

杜工部詩史舊集序

王洙原叙

叙曰杜甫字子美襄陽人徙河南鞏縣曾祖
依藝鞏令祖審言膳部員外郎父閑奉天令
甫少不羈天寶中獻三賦召試文章授河西
尉辭不行改右衛率府胄曹天寶末以家避
亂鄜獨轉陷賊中至德二載竄歸鳳翔謁肅
宗授左拾遺詔許至鄜迎家明年收京扈從
還長安房琯罷相甫上疏論琯有才不宜廢

免肅宗怒貶瑄邠州刺史出甫爲華州司功
屬關輔饑亂棄官之秦州又居成都同谷自
負薪採梠鋪糲不給遂入蜀卜居成都浣花
里復適東川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以道阻
不赴欲如荆楚上元二年聞嚴武鎮成都自
閬挈家往焉武歸朝廷甫浮遊左蜀諸郡往
來非一武再鎮兩川奏爲節度叅謀檢校工
部員外郎賜緋永泰元年夏武卒郭英乂代

武崔旰殺英乂楊子琳栢貞節舉兵攻旰蜀
大亂甫逃至梓州亂定歸成都無所依乃泛
江遊嘉戎次雲安移夔州大曆三年春下峽
至荆南又次公安入湖南泝沔湘流遊衡山
寓居耒陽嘗至嶽廟阻暴水旬日不得食耒
陽聶令知之自具舟迎還五年夏一夕醉飽
卒年五十九觀甫詩與唐實錄猶槩見事迹
比新書列傳彼爲躋駁傳云召試京兆兵曹
而集有官定後戲贈

詩注云初受河西尉辭改右衛率府胄曹傳
 云遁赴河西謁肅宗於彭原而集有喜達行
 在詩註云自京竄至鳳翔傳云嚴武卒乃遊
 東蜀依高適既至而適卒按適自東川入朝
 拜散騎常侍乃卒又集有忠州聞高常待亡
 詩傳云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乃遊襄
 衡而集有居江陵及公安詩至多傳云甫永
 泰二年卒而集有大曆五年正月追酬高蜀
 州寄詩及別題大曆年者數篇須溪先生云
 甫詩取可考而舊史疏畧至此他不可考奈
 何甫集初六十卷今秘府舊藏通人家所有
 稱大小集者皆亡逸之餘人自編撫非當時
 第叙矣蒐裒中外書凡九十九卷古本二卷蜀本二十

卷集略十五卷樊冕序小集六卷孫光憲序
 二十卷鄭文寶序少陵集二十卷別題小集
 二卷孫僅二卷除其重複定取千四百有五篇
 卷雜編三卷凡古詩三百九十有九近體千有六起太平
 時終湖南所作視居行之次與歲時為先後
 分十八卷又別錄賦筆雜著二十九篇為二
 卷合二十卷意茲未可謂盡他日有得尚圖
 益諸寶元二年十月翰林學士兵部郎中知
 制誥史館修撰王洙原叔記

杜工部詩後集序

王安石

序曰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
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
多計尚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每一篇出
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者惟其甫
也輒能辨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世
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
爲而爲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

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平
甫而後爲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
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
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皇祐壬辰五月日臨
川王安石序

成都草堂詩碑序

胡宗愈

序曰草堂先生謂子美也草堂子美之故居
因其所居而號之曰草堂先生先生自同谷

入蜀遂卜成都浣花江上萬里橋之西爲草堂以居焉唐之史記前後抵梧先生至成都之年月不可考其後先生寄題草堂云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然則先生之來成都殆上元之初乎嚴武入朝先生送武至巴西遂如梓州蜀亂乃之閬州將遊荆楚會武再鎮兩川先生乃自閬州挈妻子歸草堂武辟先生爲參謀武卒蜀又亂先生去之東川移居

夔州遂下荆渚泝沅湘上衡山卒於耒陽先生以詩鳴於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懽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於詩讀之可以知其世學士大夫謂之詩史其所遊歷好事者隨處刻其詩於石及至成都則闕然先生之故居松竹荒涼略不可記今丞相呂公鎮成都復作草堂於先生之舊址繪先生之像於其上宗愈假符於此乃錄先生之詩刻

石置於草堂之壁間先生雖去此而其詩之意有在於是者亦附其後庶幾好事者於以考先生去來之迹云元祐庚午資政殿學士中大夫知成都軍府事胡宗愈序

杜工部草堂詩箋跋

蔡夢弼

少陵先生博極羣書馳騁今古周行萬里觀覽謳謠發爲歌詩奮乎國風雅頌不作之後比興相伴哀樂交貫揄揚叙述妙達乎真機

美刺箴規該具乎衆體自唐迄今餘五百年爲詩學之宗師家傳而人誦之故元微之誌其墓曰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信斯言矣况我國家祖宗肇造以來設科取士詞賦之餘繼之以詩詩之命題主司多取是詩惜乎世本訛舛訓釋紕繆有識恨焉夢弼因博求唐宋諸本杜詩十門聚而閱之重復叅校仍用嘉興魯氏編次先生作詩歲月之先後以

爲定本每於逐句本文之下先正其字之異
同次審其音之反切方作詩之義以釋之復
引經子史傳記以證其用事之所從出離爲
若干卷目曰草堂詩箋几校讎之例題曰樊
者唐潤州外史樊冕小集本也題曰晉者晉
開運二年官書本也曰歐者歐陽永叔本也
曰宋者宋子京本也王者乃介甫也蘇者乃
子瞻也陳者乃無已也黃者乃魯直也刊云

一作某字者係王原叔張文潛蔡君謨冕以
道及唐之顧陶本也又如宋次道崔德符鮑
欽止暨太原王禹玉王深父薛夢符薛蒼舒
蔡天啓蔡致遠蔡伯世皆爲義說其次如徐
居仁謝任伯呂祖謙高元之暨天水趙子櫟
趙次翁杜脩可杜立之師古師民瞻亦爲訓
解復叅以蜀石碑諸儒之定本各因其實以
條紀之至於舊德碩儒間有一二說者亦兩

存之以俟博識之決擇是集之行俾得之者
手披目覽口誦心惟不勞思索而昭然義見
更無纖毫凝滯如親聆少陵之謦欬而熟覩
其眉宇豈不快哉大宋嘉泰天開甲子正月
穀旦建安三峯東塾蔡夢弼傳卿謹識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目錄

卷之一

遊龍門奉先寺

贈李白

望嶽

石門宴集

尋范十隱居

題張氏隱居二首

贈李白

登兗州城樓

對雨書懷

已上人茅齋

房兵曹胡馬

畫鷹

寄臨邑舍弟

冬日懷李白

龍門

假山植慈竹

春日憶李白

李監宅二首

與許主簿遊南池

過宋貞外舊莊

夜宴左氏莊

鄭駙馬宅宴洞中

重題鄭氏東亭

陪李北海宴歷下

亭

登歷下貞外新亭

嶧山湖亭懷李貞外

行次昭陵

飲中八仙歌

贈汝陽王

贈蕭郎中

今夕行

寄河南韋尹丈人

贈韋左丞丈濟

贈韋左丞丈

高都護駟馬行

謁玄元皇帝廟

贈衛八處士

贈張學士

重經昭陵

故武衛將軍挽詞

三首

兵車行

登慈恩寺塔

簡成華兩縣諸子

杜位宅守歲

寄元逸人

樂遊園歌

贈鄭諫議

送韋書記

贈太常張卿

贈鮮于京兆

貧交行

白絲行

卷之二

贈哥舒翰

送高書記

贈崔于二學士

遊何將軍山林十

首

醉時歌

上韋左相

麗人行

重過何氏五首

漢陂行

漢陂西南臺

城西陂泛舟

送張參軍

寄高書記

喜雨

丈八溝納涼二首

送裴虬

秋雨歎三首

苦雨寄隴西公

贈陳二補闕

贈田舍人

寄沈東美

崔駙馬山亭宴集

九日寄岑參

楊奉先會崔明府

歎庭前甘菊

示從孫濟

東靈湫作

橋陵詩

過王倚飲

沙苑行

送蔡希魯

贈田判官

陪李金吾飲

醉歌行

簡鄭廣文

夜聽許十一誦詩

夏日李公見訪

宴漢陂

九日曲江

自京赴奉先詠懷

劉少府山水障歌

天育驃騎歌

驄馬行

官定後戲贈

卷之三

簡薛華醉歌

崔少府高齋

三川觀水漲

贈高式顏

彭衙行

得舍弟消息二首

哀王孫

月夜

遣興

曲江三章

悲陳陶

悲青坂

對雪

寄韋氏妹

春望

憶幼子

寒食夜對月

哀江頭

送孔巢父

贊公房四首

雨過蘇端

喜晴

鄭駙馬池臺飲

達行在所三首

述懷

得家書

送從孫侍御

送樊侍御

送從弟亞

送韋評事

送郭中丞

送楊六判官

哭長孫侍御

贈嚴八閣老

留別賈嚴二閣老

晚行口號

獨酌

徙步歸行

玉華宮

九成宮

羌村三首

北征

月

聞官軍臨賊境

收京三首

潼關吏

留花門

塞盧子

送鄭虔

瘦馬行

卷之四

畫鷁行

臘日

和賈至早朝

晚出左掖

紫宸殿退朝

晚出左掖

題省中壁

春宿左省

送賈閣老

送翰林張司馬

陪鄭南史飲

曲江二首

曲江對酒

曲江值雨

尋崔戢李封

送程錄事

題松障

陪鄭駙馬韋曲二

首

荅岑參

贈王維

送許拾遺

寄旻上人

憶弟二首

得舍弟消息

送李校書

偏側行

題鄭著作

得舍弟消息

贈畢四曜

義鶻行

胡馬行

端午日賜衣

酬孟雲卿

移華州椽

題鄭縣亭子

望嶽

早秋苦熱

雨晴

初月

觀安西兵赴關中二首

九日藍田

崔氏東山草堂

寄高詹事

遣興八首

六朝集目錄
貽阮隱居

至日遣興二首

劉顥宅宴飲

姜少府設餽

贈秦少府

呈楊綰

卷之五

洗兵馬

觀兵

不歸

獨立

所思

不見

新安吏

石壕吏

新婚別

垂老別

無家別

夏日歎

夏夜歎

立秋後題

赤谷西崦

昔遊

佳人

懷鄭司戶

遣興五首

遣興二首

秦州雜詩二十首

野望

天河

東樓

山寺

阮隱居致薤

從人覓胡孫

蕃劍

銅鑊

寓目

即事

歸燕

促織

螢火

蒹葭

苦竹

日暮

夕烽

秋笛

擣衣

月夜憶弟

遣興

夢李白二首

遣興三首

天末懷李白

卷之六

喜薛璩畢曜遷官

寄高使君岑長史

寄李白

寄賈司馬嚴使君

寄張山人

前出塞九首

後出塞五首

示姪佐

佐還山後寄三首

宿贊公房

遣懷

廢畦

除架

西枝村二首

寄贊上人

太平寺泉眼

空囊

病馬

送人從軍

送李判官

送遠

別贊上人

吳侍御江上宅

發秦州

赤谷

鐵堂峽

鹽井

寒峽

法鏡寺

青陽峽

龍門鎮

石龕

積草嶺

泥功山

鳳凰臺

同谷縣七歌

萬丈潭

發同谷

木皮嶺

白沙渡

水會渡

飛僊閣

五盤

龍門閣

石櫃閣

桔栢渡

劍門

鹿頭山

成都府

散愁二首

恨別

卷之七

酬高適

酬李都督

卜居

王司馬弟遺草堂

貲

堂成

遊修覺寺

後遊

賓至

狂夫

有客

蜀相

石筍行

漫興九首

題新津北橋樓

雲山

杜鵑行

為農

梅雨

甲舍

江村

江漲

題韋偃畫馬

題王宰畫山水

戲韋偃為雙松圖

寄陶王二少尹

過常少僊

丈人山

出郭

泛溪

贈閻丘

野老

一室

北鄰

南鄰

村夜

簡高使君

寄楊譚

西郊

和裴迪

覓桃栽

覓檀木栽

覓松栽

於韋少府乞瓷盤

早起

琴臺

漫成二首

客至

江畔尋花七首

春水生二首

春夜喜雨

遣意二首

春水

江亭

徐步

寒食

石鏡

少年行二首

花卿歌

高榭

惡樹

戲為六絕

卷之八

寄杜位

送裴王

送韓十四

送劉主簿弟

和裴迪登新津寺

簡王明府

重簡王明府

寄高適

聞斛斯六官未歸

徐卿二子歌

贈花卿

百憂集行

石犀行

江漲

朝雨

晚晴

病栢

病橘

枯櫟

枯栴

所思

進艇

草堂卽事

徐少尹見過

寄范貞外吳侍郎

請王侍御邀高使

君

王携酒同高見過

寄別馬巴州

觀造竹橋

觀橋成呈李司馬

高使君成都回

詣徐卿覓果子栽

奉待嚴大夫

江頭五詠

野望

三絕句

畏人

可惜

落日

獨酌

寄楊長史

寄張判官

送段功曹

魏侍御就弊廬別

從韋明府覓竹栽

贈別何邕

贈鄭鍊

重贈

嚴中丞見過

酌嚴公

遭田父泥飲

野人送朱櫻

寄嚴公

舟前小鵝

官池春鴈二首

和嚴中丞

短歌行

入奏行

荅嚴公見憶

詰王錄事

謝嚴中丞送酒

江上值水

戲贈二友二首

水檻遣心二首

屏跡二首

絕句四首

大麥行

嚴公枉駕草堂

卽事

少年行

詠蜀道畫圖

大雨

溪漲

寄高適

送嚴公入朝

送嚴侍郎

重寄嚴公

送李使君

苦戰行

去秋行

觀打魚歌

又觀打魚

卷之九

越王樓歌

海棕行

畫角鷹歌

宗武生日

光祿坂行

悲秋

客夜

客亭

寄漢中王三首

贈韋贊善別

九日登梓州城

九日寄嚴武

題玄武師屋壁

翫月望漢中王

相從行

嚴氏溪放歌

述古三首

秋盡

野望

陳拾遺學堂

故宅

贈李四丈

謁文公上方

早發射洪縣

通泉驛

過郭代公故宅

薛稷書畫壁

薛稷畫鶴

陪王侍御宴

登東山

建都

遠遊

聞官軍收河南北

梓州登樓二首

花底

柳邊

題郝使君兄

送人赴成都

郭明甫茅屋

送崔都水翁

陪四使君登寺

送韋班

香積寺

送竇九

送路侍御

泛江送客

上牛頭寺

望牛頭寺

上堯率寺

望堯率寺

送魏倉曹

登牛頭山亭

送何侍御

陪李梓州泛江二首

送王少尹

送韋司直

絕句

短歌行

送辛負外

又送

江漲呈竇使君

又呈竇使君二首

行次鹽亭縣

倚杖

泛房公西池

得房公池鵝

荅楊梓州

甘園

題江外草堂

宴南樓

臺上

送王判官

餞崔都督

隨章留後送諸君

餞竇少尹

章梓州水亭

寄漢中王二首

櫻拂子

送元二

送路使君

簡梓州幕府

客舊館

卷之十

九日

薄暮

薄遊

酌十一舅

送二十四舅

送十一舅

南池

放船

與嚴二別

贈裴南部

對雨

警急

王命

征失

漁陽

西山三首

遣憂

巴山

早花

城上

送李卿擘

發閬中

歲暮

舍弟占歸草堂

桃花杖引

東狩行

山寺

留別章使君

收京

贈別賀蘭鈺

有感五首

寄賀蘭鈺

愁至

避地

閬山歌

閬水歌

送班司馬

送司馬入京

泛江

送辛別駕

陪二使君泛江二首

傷春五首

釋悶

餞蕭遂州

滕王閣

玉臺觀

滕王亭

玉臺觀

渡江

暮寒

憶昔二首

寄章侍御

逃難

寄別李劍州

遊子

雙燕

百舌

赴蜀山行三首

別房太尉墓

寄嚴鄭公五首

卷之十一

春歸

歸來

草堂

四松

水檻

破船

絕句六首

題桃樹

登樓

朱山人水亭

故斛斯校書莊首二

寄崔錄事

寄司馬山人

贈王侍御

別唐十五誠

長吟

歸鴈

絕句二首

曹將軍畫馬圖引

送韋諷

丹青引

寄李真外

寄董嘉榮

青絲

黃河二首

揚旗

寄沈八劉叟

立秋日雨

和嚴鄭公

晚晴

到村

村雨

倦夜

遣悶

宿府

樹間

送弟穎三首

嚴鄭公塔下松

竹

岷山施江圖

摩訶池泛舟

北池臨眺

初冬

張舍人遺襦段

至後

山水圖三首

哭鄭司戶蘇少監

去矣行

卷之十二

正月歸溪上

營屋

寄高常侍

春日江村五首

春遠

四安寺

絕句三首

屏跡

天邊行

柟樹爲風雨所拔

歎

喜雨

莫相疑行

赤霄行

去蜀

宿青溪驛

狂歌行

喜雨

宴楊使君東樓

候嚴侍御

撥悶

聞高常侍亡

宴忠州使君姪宅

禹廟

題龍興寺壁

哭嚴僕射

放船

旅夜書懷

懷舊

茅屋為秋風所破

八月十五日夜月二首

九日陪諸公宴 雨

長江二首

奉漢中王手札

石硯

三韻三篇

諸將五首

聞房相公靈輓歸

二首

別常徵君

近聞

遣憤

鄭典設自施州歸

寄裴施州

趙公大食刀歌

王兵馬使角鷹

賀陽城王

冬深

將曉二首

十二月一日三首

又雪

送王侍御

卷之十三

立春

懷錦水居止二首

老病

雨

南楚

子規

簡嚴雲安

往在

客居

客堂

杜鵑

贈鄭賁

別蔡著作

荅鄭十七郎

寄王承俊

寄韋有夏

杜鵑行

八哀詩

王思禮

張九齡

汝陽王璣

蘇源明

卷之十四

移居夔州郭

船下夔州郭

漫成

上白帝城

謁先主廟

武侯廟

八陣圖

贈崔公輔

曉望鹽山

陪宴越公堂

白帝城最高樓

上白帝城二首

古柏行

負薪行

最能行

愁

遣悶

覽柏中丞除官制

詞

遣懷

王十五前閣會

暮雲

寄常徵君

園官送菜

課伐木

除草

引水

園人送瓜

信行遠脩水筒

催宗文樹雞柵

示獠奴阿段

貽柳少府

峽中覽物

憶鄭南珣

寄李文蕤二首

雷

火

熱三首

終明府水樓二首

呈元曹長

牽牛織女

毒熱

雨三首

種蒿苳

晚晴

宿江閣

白鹽山

灑瀕堆

瞿塘懷古

黃草

柏中丞宴將士二首

奉漢中王手札

覽鏡

聽楊氏歌

夔府懷古

存歿口號二首

送十五弟侍御

送李功曹

別崔湜

贈四舅

簡蘇僊

贈蘇僊

別蘇僊

卷之十五

壯遊

白帝

雨

雨晴

垂白

洞房

宿昔

能畫

鬪雞

歷歷

洛陽

驪山

提封

偶題

吾宗

寄弟豐二首

送田將軍

解悶十二首

哭王掄

覆舟二首

峽口二首

秋風二首

西閣二首

社日二首

江月

吹笛

孤鴈

遣愁

夔府書懷

十六夜翫月

贈李十五丈別

送覃判官

江上

寄崔評事

西閣雨望

吳郎見過

九日諸人集于林

夜

題鄭監湖亭三首

秋興八首

寄柏學士

詠懷古跡五首

張旭草書圖

畫鷹

送楊監赴蜀

卷之十六

孟冬

悶

雷

朝二首

南極

晚

西閣夜

月圓

中宵

不寐

鷗

猿

黃魚

白小

麕

鸚鵡

雞

昔遊

寄杜位

送鮮于萬州

西閣期嚴明府

西閣曝日

小至

縛雞行

玉腕騶

黑白鷹二首

送柏別駕

閣夜

灤西寒望

送十七舅

送三判官

不離西閣二首

謁真諦寺禪師

赤甲

入宅

江雨懷鄭典諶

雨不絕

崔評事許迎不到

晝夢

熟食日示兩兒

又示

晴二首

雨

卜居

題灤西賃屋五首

諸節度入朝十二

首

得弟觀書

喜觀卽到二首

寄薛郎中

卽事

懷灤上遊

月

晚登灤上堂

李潮八分小篆歌

醉爲馬墜

卷之十七

豎子至

槐葉冷淘

園

歸

上後園山脚

諸葛廟

弟觀歸藍田二首

張望補稻畦水歸

返照

灑澗

送弟韶

夔州十絕

請卿翁修武侯廟

又上後園山脚

夜雨

更題

峽隘

東渚耗稻

阻雨

柴門

甘林

小園散病

月

見螢火

寄劉伯華

草閣

月

十七夜對月

白露

孟氏

摘蒼耳

同元使君春陵行

寄狄博濟

寄韓諫議

寄岑嘉州

魏將軍歌

秋峽

日暮

月

曉望

別李秘書

九月一日

過客相尋

孟倉曹惠酒醬

移牀三首

溪上

中夜

復愁十二首

搖落

九日五首

季秋江村

江樓宴三首

暮歸

送孟倉曹

覓舊莊

耳聾

小園

夜

酌薛十二丈

送李秘書

贈李秘書

送韋中丞

聞惠子過東溪

太覺高僧蘭若

卷之十八

移居東屯四首

簡吳司法

又呈

柏太兄弟山居二

首

覃山人隱居

柏學士茅屋

東屯月夜

東屯北崦

夜三首

收稻二首

秋野五首

傷秋

雨

秋清

瞿唐兩崖

暝

雲

晨雨

天池

卽事

獨坐二首

雨四首

返照

向夕

九月三十日

十月一日

俳諧體遣悶二首

復至東屯三首

往白帝還東屯

刈稻了

柳司馬至

自平

期王將軍

虎牙行

寫懷二首

舞劔器行

有歎

園樹

白鳧行

冬至

寄弟觀三首

別李義

送高司直

錦樹行

白帝城樓

呈元曹長

西閣口號

寄從孫崇簡

送卿翁還江陵

白帝樓

夜歸

夜聞簫箎

前苦寒行一首

晚晴

復陰

後苦寒行三首

元日示宗武

又示

懷弟穎觀等

太歲日

聞賊退口號五首

得觀書

人日二首

江梅

庭草

贈南卿兄果園

送大理封主簿

白帝城放舩

汾州唐使君宴別

田侍御津亭宴

寄唐使君

松滋江亭

行次古城

入行軍六弟宅

上巳日宴集

宴胡侍御書堂

月下賦絕句

逢李龜年

南征

地隅

歸夢

送李長史

送馬大卿

泛鄭監湖亭

蠶穀行

三絕句

和宋太少府

重泛鄭監前湖

惜別行

送崔侍御常正字

送宇文石首

懷李尚書

水宿遣興

江陵望幸

虢國夫人

遣悶

陽城三新樓

奉衛王

江邊星月二首

舟月對驛近寺

舟中

荆南述懷

江漢

遠遊

折檻行

送薛明府

哭李尚書

重題

獨坐

哭李常侍二首

宴王使君宅二首

久客

卷之十九

寄鄭少尹

移居公安

簡顏少府

醉歌行

贈衛太郎

送韋少府

贈虞司馬

公安懷古

呀鶻行

送李晉肅

北風

憶昔行

送顧八分

別公安大易沙門

曉發公安

歲晏行

發劉郎浦

別董頰

幽人

岳陽城下

纜船苦風

登岳陽樓

送魏少府

送長孫漸

登岳陽樓

送王砭

入洞庭湖

宿青草湖

白沙驛

上水遣懷

湘夫人祠

祠南夕望

遣遇

解憂

鑿石浦

早行

過津口

次空靈岸

花石戍

早發

次晚洲

登白馬潭

歸鴈

野望

入喬口

銅官渚

北風

詠懷二首

望嶽

清明二首

客從

發潭州

雙楓浦

酌郭判官

送李大夫

回棹

餞裴端公

送王信州

哭韋大夫

江閣卧病

送韋貞外

酌韋韶州

樓上

卷之二十

千秋節

蘇侍御訪江浦

可歎

贈盧參謀

送劉僕射

送劉十弟判官

登舟適漢陽

送敬使君

寄蘇侍御

贈李判官

送殷參軍

別張建封

送盧侍御

舟中伏枕

夜雪懷盧侍御

對雪

送蘇僊

酌高蜀州

贈蕭使君

送二十三舅

送魏司直

送趙明府

貽李真外子斐

歸鴈二首

燕子來舟中

小寒食

清明

贈韋贇善

看舟前落花

岳麓道林

酌寇侍御

白馬

入衡州

呈陽中丞

懷裴端公

文宣王廟

朱鳳行

呈聶耒陽

送李銜

留別湖南親友

過洞庭湖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目錄

畢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一



大明嘉靖丙申明易山人校刻

遊龍門奉先寺

魯嘗曰龍門在東都河南縣地志云關塞

山一名伊闕而俗名龍門黃鶴曰唐

志河南自龍門山東抵天津有伊水

然後漢志唐志俱云馮翊有龍門山

按馮翊與河中府為鄰而河中有龍

門縣又有龍門山志云即導河至龍

門之地土記云梁山北有龍門並在

河中之境故河中有龍門關龍門倉

九域志云河南縣有龍門鎮又有關

塞山云即龍門薛仁貴傳云絳州龍

門人則絳州亦有龍門公自秦赴同

谷道經龍門鎮則秦成間又有龍門
嘗考絳至河中不滿三百里焉
河中不滿百里兩地相接按地理河
南即春秋時屬魏地後魏兼置雍州
乃屬秦州宜此山之跨數郡是詩
乃公開元二十四年後遊東都作

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陰壑生靈籟月林

散清影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

闕語渾若天闕天欲覺聞晨鍾令人發深省

闕豈不牽強耶師古曰釋書招提菩薩皆古佛號故寺謂之

招提或名伽藍或名道場其實一也靈籟即
風也猶雨曰靈雨蔡夢弼曰本一作虛籟蔡
條西清詩話荆公云天闕當作天闕對雲卧

為親切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
對峙若天闕焉此龍門詩也用闕字無疑

贈李白夢弼曰時李白將為梁宋之

有梁宋遊當是開元二十四年下考

功第後遊齊趙時作按公壯遊詩云

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快意八九

年西歸到咸陽則歸京師在天寶四

五載而李白傳云天寶初已到剡中
則此詩當在於開元二十四五載作
蓋公詩云二年客東都又有梁宋遊
殆是初遊齊趙時梁權道編在十二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羶腥蔬食

常不飽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苦乏大藥

資山林跡如掃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亦

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野人所喜者蔬食第

耳使有大藥資隱山林絕人跡豆願見此機

巧者乎舊解屑屑難合此其至淺者王彥輔

曰東都洛陽也學林新編云陶隱居登真訣

有乾石青精餽飯餽音迅謂食也其法即南

燭草木浸米蒸飯暴乾其色青如蠶珠食之

延年此子美所謂青精飯也杜修可曰丹書

抱陽山人藥證曰夫大藥者須鍊沙中汞能

取鉛底金黃芽為根蒂水火鍊功深王洙曰

江文通別賦金閨之諸彥注金閨金馬門也

鮑彪曰白嘗供奉翰林故云趙次公曰梁謂

望嶽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望嶽而言即齊魯

一世。青未了語好夫字誰何造化鍾神秀

陰陽割昏曉盪賀生層雲對下句苦。盪賀

意豁自決皆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

見其趣小鄭昂曰岱宗泰山也今屬兗州升中告代

陽割昏曉如史記言崑崙日月所相避隱其
先明也割者分也洙曰張衡南都賦洧水盪
其胷鄭曰盪他浪切師曰曾與層通趙曰皆
目睫也音牆細切司馬相如賦弓不虛發中
必決眦此借用其字

劉九法曹鄭取丘石門宴集鶴曰按

丘縣本魯負瑕邑屬
兗州石門屬齊州

秋水清無底蕭然淨客心掾曹乘逸興鞍馬
到荒林能吏逢聯璧華筵直一金晚來橫吹
好泓下亦龍吟無可取洙曰漢制以曹官
為掾如屋之掾也言其有所

負荷晉潘岳夏侯湛美容觀每同行人謂之
連璧張詠曰史記注占人以一鑑為一金一
鑑三十兩也沈括曰漢書班超傳注胡樂有
橫吹之名洙曰馬融長笛賦近世雙笛從羌
起羌人截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已截竹
吹之聲相似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余亦東蒙客憐君
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更想幽期
處還尋北郭生入門高興發下注脚不得終
待親見自喻耳
侍立小童清落景聞寒杵屯雲對古城向來

吟橘頌誰欲討葦羹誰恐是惟字不願論簪笏悠

悠滄海情洙曰陳書陰鏗字子堅善五言詩

洙曰後漢姜肱兄弟同被而寢趙曰北郭生

指言范十隱居修可曰楚詞有橘頌趙曰晉

張翰在齊王問府見秋風起思吳

中菰菜蓴羹鱸魚膾遂命駕而歸

題張氏隱居二首鶴曰按舊唐書李

諸生張叔明等隱於徂徠山號為竹

溪六逸又子美雜述云魯有張叔卿

意叔明叔卿止是一人卿與明有一

誤耳不然亦兄弟也是詩題張氏隱

居豈其人歟詩中不貪遠害

之句與白傳及雜述意頗合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澗道餘

寒歷冰雪石門斜日到林丘不貪夜識金銀

氣遠害朝看糜鹿遊乘興杳然迷出處對君

疑是泛虛舟鶴曰石門見前注洙曰史天官

皆有氣今詩意謂不貪故夜識其氣也師曰

虛舟喻虛已以遊世洙曰莊子方舟而濟於

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

怒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之子時相見邀人晚與留濟潭鱸發發春草

鹿吻吻杜酒偏勞勸張梨不外求前村山路

險歸醉每無愁

洙曰濟濟作霽杜康善造酒潘岳間居賦張公大谷之梨

贈李白

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飲狂

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飛揚跋扈亦謂太白耳正是妙

意舊注以為祿山且沒交涉。趙曰晉書葛洪字稚川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勾漏令此史

齊高祖謂世子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常有飛揚跋扈之志

登兗州城樓

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野

入青徐俯仰海槩語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

餘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洙曰兗州漢之

父開嘗為兗州司馬公時省侍之故云趨庭是時張玠亦客兗州有分好玠子乃建封也

王禹偁曰海岱東海泰山也青徐二州也皆與兗相接洙曰史記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

山刻石頌功德李斯作文唐志兗州魯郡也王文考魯靈光殿賦序魯靈光殿者漢恭王

餘所立也遭漢中微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悉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

對雨書懷走邀許主簿鶴曰兗州任

東嶽雲峯起溶溶滿太虛震雷翻幕燕驟雨

落河魚座對賢人酒門聽長者車相邀愧泥

淳騎馬到階除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魏略

魏太祖時酒禁人竊飲之故難言酒以清者

為聖人濁者為賢人漢書陳平家以席為門

門外多長者車轍

已上人茅齋歐陽公曰僧齊已也

留客遲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空忝許詢

輩難酬支遁詞殊曰白羽謂扇也學林新編

云天棘蔓青絲蓋天門冬亦

名天棘其苗蔓生好纏竹木上葉細如青絲

寺院庭檻中多植之可觀後人改蔓字為夢

又釋天棘為柳皆非也趙曰歐陽公善本夢

作蔓字夢弼曰博物志抱朴子皆言天門冬

一名顛棘蓋顛天聲相近也趙曰晉支

遁字道林講維摩經許詢常設問難

房兵曹胡馬

胡馬大宛名鋒稜瘦骨成竹批雙耳峻風入

四蹄輕所向無空闊真堪託死生彷彿老成

亦無 駢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亦無玄黃

北壯 趙曰相馬經耳欲銳而小如削筒洙曰漢伐大

年赭白馬賦
品藝驍騰

畫鷹

素練風霜起

素練如霜謂未畫時綃色耳注誤

蒼鷹畫作殊

攬身思狡兔側目似愁胡

以碧眼言之

條鋌光堪

摘軒楹勢可呼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

鄭曰

攬荀勇切朱曰攬身猶竦身也隋魏彥深鷹賦立如植木望似愁胡鄭曰條他刀切編絲繩也鋌徐釗切圓轆轤也黃山谷曰勢可呼謂可呼以獵也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

之患簿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

鶴曰按唐地理志臨邑縣屬齊州河南道又按五行志開元二十九年七月伊洛及支川皆溢是秋

河南河北二十四郡水

二儀積風雨百谷漏波濤

大家數語

聞道洪

河坼遙連滄海高職司憂悄悄郡國訴嗷嗷

舍弟卑棲邑防川領簿曹尺書前日至版築

不時操難假黿鼉力空瞻烏鵲毛燕南吹吠

畝濟上沒蓬篙螺蚌滿近郭蛟螭乘九臯徐

關深水府碣石小秋毫白屋留孤樹青天失

萬艘隨事有氣吾衰同泛梗利涉想蟠桃倚

賴天涯釣猶能掣巨鼈洙曰漢書考城令王

棘非鸞鳳所棲趙曰汲冢紀年周穆王東至

九江以龜鼉為橋梁朱曰淮南子烏鵲填河

成橋鶴曰齊地紀云渤海東有碣石徐關亦

齊地也洙曰山海經東海度索山有大桃屈

盤三千里名曰蟠桃列子龍

伯之國有大人釣而連六鼈

冬日有懷李白

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更尋嘉樹傳不忘

角弓詩此與出處別謂他種樹為隱者之裋

褐風霜入還丹日月遲未因乘興去空有鹿

門期洙曰左傳昭公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

氏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

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漢書貢禹裋褐不

完注云裋者謂僅豎所著布長襦也褐毛布

也鄭曰裋臣庾切褐胡葛切師曰還丹九轉

丹也九遍循環然後成就洙曰晉王子猷雪

夜乘興訪戴安道後漢龐德公携妻子登鹿

龍門鶴曰龍門在河南此詩云往來

初東
都作

龍門橫野斷驛樹出城來氣色皇居近金銀

佛寺開公自注山有佛寺金碧照耀最為勝槩往來時屢改川

陸日悠哉相閱征途上生涯盡幾回曾南豐曰皇居

謂洛邑也洪覺範曰佛地有金色世界銀色世界

天寶初南曹小司寇舅與我太夫人

堂下累土為山一匱盈尺以代彼朽

木承諸焚香瓷甌甌甚安矣旁植慈

竹蓋茲數峯嶽岑嬋娟宛有塵外數

致乃不知興之所至而作是詩鶴曰按唐

志吏部員外郎二人一人判南曹為尚書侍郎之貳蓋在選曹之南故謂之南曹今題曰南曹小司寇則小司寇為刑部侍郎而唐未聞以侍郎判南曹豈郎亦得稱為小司寇耶太夫人乃公之祖母盧氏按年譜天寶三載盧氏卒

一匱功盈尺三峯意出羣望中疑在野幽處

欲生雲慈竹春陰覆香爐曉勢分惟南將獻

壽佳氣日氛氲

洙曰書為山九功虧一匱

南方生子母竹今慈竹是也又謂孝竹述異

記漢章帝三年子母竹頌

孝竹羣臣作孝竹頌

朱曰詩如南山之壽

春日懷李白

鶴曰按舊史李白天寶初客遊會稽與吳筠隱

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俊逸

鮑參軍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

酒重與細論文鄭曰庾信字子山在周為車

遠為宋臨海王參軍漸齋閑覽云或問王荆

公云編四家詩以子美為第一太白為第四

豈白之才格詞致不逮子美耶公曰白之歌

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

不知變也至於子美則悲懽窮泰發歛抑揚

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

有綺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

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者有淡泊閑靜若

山谷隱士者有風流醜籍若貴介公子者蓋

其詩緒密而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闡奧未

陰鏗鏗之詩又在鮑庾下矣李秦伯云渭北子美所居江東白之所在也

李監宅二首

趙曰按靈怪錄李令問開元中為秘書監好美

服珍饌以奢聞於天下有炙驢鬻鷺之屬慘毒取味今詩有異味重之句

豈令問乎

尚覺王孫貴豪家意頗濃屏開金孔雀褥隱

繡芙蓉且食雙魚美誰看異味重門闌多喜

色女婿近乘龍

洙曰唐高祖皇后竇氏父殺

曰此女有奇相何可妄與人畫二孔雀屏間請昏者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閱數十皆

不合高祖寂後射中各一目遂歸于帝師曰隱如隱几之隱黃希曰異味字見左傳薛夢符曰楚國先賢傳孫雋李元禮俱娶太尉桓玄之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俱乘龍言得婿如龍也

華館春風起高城煙霧開雜花分戶映嬌燕

入簷迴

點綴纖媚

一見能傾座虛懷只愛才鹽官

雖絆驥名是漢庭來

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

鮑曰任城縣屬兗州

秋水通溝洫城隅集小船晚涼看洗馬森木

亂鳴蟬菱熟經時雨蒲荒八月天晨朝降白

露遙憶舊青氈洙曰晉王獻之夜開齋中有人盜入屋獻之語云青氈我家

舊物可特置之

過宋負外之問舊莊公自注負外季弟執金吾見知

於代故有下句鶴曰按史宋之問號

雖在號而有莊在首陽之問弟之梯

以躋勇聞又按中宗時增置修文館

學士擇朝中文學之士之問與杜審

言首膺其選故之問有送審言詩云

財病人事絕嗟君萬里行審言死

之問有祭文公與之蓋有世契也

宋公舊池館零落首陽阿枉道祇從入吟詩

許更過謂之問往矣一任作詩過之尊慕淹前輩自教之詞趙注何足以知

留問耆老寂寞向山河他人閑花野草之感真不知其可厭耳

更識將軍樹悲風日暮多夢弼曰河南郡境界薄城東北十里

首陽山上有首陽祠趙曰凡枉道而遊者猶

任其入况能詩者而不許其過乎公自負可

知也洙曰後漢馮異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

功異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師曰將

軍樹美負外弟執金吾也

夜宴左氏莊

風林纖月落興起衣露淨琴張暗水流花逕

春星帶草堂景語檢書燒燭短看劍引杯長

詩罷聞吳詠扁舟意不忘豪縱自然結趣蕭

說劍鶴曰公未鄉貢之前遊吳越下第之後

遊齊趙此詩云詩罷聞吳詠扁舟意不忘謂

因吳音而思其地也

鄭駙馬潛宴洞中鶴曰按鄭潛曜尚

廣文學士虔之姪也史稱潛曜有孝

行又按臨晉公主皇甫淑妃所生公

與潛曜有舊天寶四載間嘗為作皇

甫淑妃碑詳此詩在其先後也。天

寶四載東都作

主家陰洞細煙霧留客夏簾青琅玕春酒杯

濃琥珀薄冰漿椀碧碼碯寒悞疑茅堂過江

麓已入風磴霾雲端自是秦樓壓鄭谷如此

鄭谷亦時聞雜佩聲珊珊鄭曰磴丁鄧切磴

是割見秦女弄玉吹簫於樓上鄭

谷謂鄭子真耕於谷口也

重題鄭氏東亭公自注在新安界鶴

前篇宴洞中是夏作此

華亭入翠微秋日亂清暉崩石歆山樹清漣

曳水衣紫鱗衝岬躍蒼隼護巢歸向晚尋征

路殘雲傍馬飛沫曰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

衣也準驚鳥也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公自注時邑人蹇處士等在鶴

曰李北海即李邕也按唐史天寶初邕為汲郡北海二郡太守歷下亭在

齊州以有歷山故名又按邕天寶五載奸賊事發此詩當作於天寶四載

東藩駐皂蓋北渚凌清河海右此亭古濟南

名士多

題詩適當如此

雲山已發興玉佩仍當歌修

竹不受暑交流空湧波蘊真愜所遇落日將

如何貴賤俱物役從公難重過

夢弼曰青齊皆山東之國

故稱東藩北渚即北海郡清河乃濟河郡北渚與清河蓋相近也沫曰後漢志中二千石

皆皂蓋朱兩幡夢弼曰曹大家東征賦望河濟之交流沫曰謝靈運詩表靈物莫賞蘊真

誰為傳江淹詩悠悠蘊真趣

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負外新亭

新亭結構罷隱見清湖陰跡籍臺觀舊氣溟

海岳深此籍此溟亦為北海牽帥圓荷想自昔遺堞感至

今芳宴此時具哀絲千古心主稱壽尊客筵

秩宴北林不阻蓬華興得兼梁甫吟師曰清湖指鵲

湖也今齊州廨舍中大地是也按地理志歷下亭在清湖之北跡籍臺觀舊謂此亭有圖

籍載後齊所築今之芳因其舊跡啟新亭也

氣溟海岳深謂此城憑岳帶海海岳之氣溟濛然深濶也鄭曰堞徒協切城上垣也具本

一作堤趙曰禮記絲聲哀深曰詩賓之初筵左右秩秩蜀志諸葛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甫吟

登歷下古城負外孫新亭亭對鵲湖

時李之芳自尚書郎出齊州製此亭

北海太守李邕

吾宗固神秀體物寫謀長形制開古跡曾

冰延樂方太山雄地理巨壑眇雲莊高興

泊煩促永懷清典常含弘知四大出入見

三光負郭喜粳稻安時歌吉祥邕詩殆不可曉師曰

曾冰延樂方謂此亭夏月陰涼如積冰然可以延引歡樂之方耳方讀如方術之方

也洙曰易既有典常又含弘光大老子域中有四大此借用言四方廣大無所不見

也

暫如臨邑至嵒山湖亭奉懷李負外

率爾成興

鶴曰臨邑縣屬齊州嵒山湖亭豈即李白詩題所謂

鵲湖耶嵒與鵲必有一誤魯曰嵒按玉篇助麥切

野亭逼湖水歇馬高林間鼉吼風奔浪魚跳

日映山暫遊阻詞伯却望懷青關藹藹生雲

霧唯應促駕還

趙曰李負外應在青關故有却望之句

行次昭陵

夢弼曰唐太宗陵在醴泉縣西鶴曰按天寶五載詔

天下通一藝者詣京師公自東都西歸應詔故道經昭陵也。天寶五載長安作

舊俗疲庸主羣雄問獨夫

有典識歸龍鳳質有則

威定虎狼都天屬尊堯典神功協禹謨風雲

隨絕足日月繼高衢

狀他父子間意

文物多師古朝

廷半老儒直詞寧戮辱賢路不崎嶇往者災

猶降蒼生喘未蘇指揮安率土盪滌撫洪鑪

壯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玉衣晨自舉鐵馬

汗常趨上句寂寥下句清松柏瞻虛殿塵沙

立暝途寂寥開國日流恨滿山隅宋曰庸主

羣雄謂李密之流也按唐紀太宗方四歲有

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蘇秦傳秦

虎狼之國也今云威定虎狼都謂先定關中

也天屬父子也謂高祖禪位于太宗也希曰

高祖謚神堯又遜位如堯太宗有九功之德

可歌如禹也師曰風雲隨絕足謂李靖之輩

從高祖而起也趙曰魏文帝與孫權書中國

雖饒馬其知名絕足亦時有之歐曰盪滌撫

洪鑪謂陶成天下如洪鑪爾宋曰漢書黃帝

鑄鼎於荆山下鼎成而仙去後人名其地為

鼎湖修可曰玉衣梓官歌秉死亦賜玉衣夢

官帝賜霍光玉衣梓官歌秉死亦賜玉衣夢

獨曰漢武故事高皇廟中御衣自篋中出舞

於殿上冬衣自下在席上平帝時哀帝廟衣

自在匣外

飲中八仙歌宋曰按唐史李白自知

不修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璣崔

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酒八仙修可

曰蔡條云此歌重疊用韻古無其體

嘗質之叔父元度云此歌分八篇人

亦三百篇分章之意也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浙人不

而喜乘船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

杜蓋廟之

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
 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避賢宗之蕭灑美
 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對臨風前蘇
 晉長齋綉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一斗
 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
 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
 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焦遂五斗方卓
 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不倫不理各極其平生醉趣古無此體無此妙

謂為八仙甚稱。八篇近之吾意復如題畫
 人目一二語集之成歌像其醉中出口而成
 更見佳趣第難為拘檢者道耳洙曰賀知章
 會稽人少為秘書監汝陽王璿睿宗之孫讓
 皇帝憲之子師曰唐史拾遺汝陽王璿嘗於明
 皇前醉不能下殿上遣人掖出之璿謝罪曰
 臣以三斗壯膽不覺至此地理志酒泉今肅
 州漢福祿縣地武帝開之置酒泉郡城下有
 泉味甘如酒洙曰唐史李適之雅好賓客飲
 酒一斗不亂天寶初代牛仙客為左丞相後
 為李林甫所中罷政賦詩云避賢初罷相樂
 聖且銜杯試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晉何曾
 日食萬錢容齋三筆云杜子美入仙歌銜杯
 樂聖稱避賢正用適之詩語今所行本誤以
 為世賢絕無意義兼世字是太宗諱豈敢用
 哉洙曰侍御史崔宗之謫金陵與白詩酒唱

和嘗月夜乘舟自采石至金陵白衣宮錦袍
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毛曾與夏侯玄
共坐時人謂之兼葭倚玉對修可曰蘇晉頽
之子也學浮屠術嘗得胡僧慧澄綉彌勒佛
一本寶之嘗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
吾願事之他佛不愛也彌勒佛即布袋和尚
也常於市中飲酒食豬頭時人無識之者定
功曰范傳正作白墓碑曰玄宗泛白蓮他召
李白作序時已被酒命高將軍扶以登舟或
云蜀人謂衣領為船妄也洙曰張旭善草書
每大醉呼叫狂走迺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
及醒自以為神因呼曰顛後漢張芝好草書
韋仲將謂之草聖師曰唐史拾遺云焦遂口
吃酒對客不出一言醉後酬酢如注射時目為
吃酒

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

彦輔曰按史睿宗長子憲

本名成器立為皇太子以玄宗有討
平韋氏之功成器懇讓儲位封為寧
王薨謚曰讓皇帝長子
進封汝陽郡王加特進

特進羣公表天人夙德升霜蹄千里駿風翮
九霄鵬服禮求毫髮推忠忘寢興聖情常有
眷朝退若無憑言其不藉貴
勢語獨精嫩仙醴來浮蟻奇
毛或賜鷹清關塵不雜中使日相乘晚節嬉
遊簡平居孝義稱自多親棣萼誰敢問山陵

山陵指祖宗此十字
學業醇儒富辭華哲匠

能筆飛鸞聳立章罷鳳騫騰語亦健壯精理通談

笑忘形向友朋寸腸堪繾綣一諾豈驕矜已

忝歸曹植何知對李膺招要恩屢至崇重力

難勝披霧初歡夕高秋爽氣澄樽壘臨極浦

鳧鴈宿張燈花月窮遊宴炎天避鬱蒸硯寒

金井水簷動玉壺冰瓢飲唯三逕巖栖在百

層謬持蠡測海況挹酒如澠鴻寶寧全祕丹

梯庶可陵淮王門有客終不愧孫登上下不

押韻見意後來陳黃祖述皆過。宋曰漢官儀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

進在三公下特進漢官也兩漢魏晉以加官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又鵬之徒於南溟也

搏扶搖而上九萬里劉孝標論不雜風塵魏志邯鄲淳嘆曹植之才謂之天人今云已忝

歸曹植公以況已之與汝陽王也後漢杜密李膺俱坐黨錮而名行相次時人亦稱李杜

以前有李固杜喬今云何知對李膺公謙辭也晉衛瓘奇樂廣曰見此人瑩然若披雲霧

而覩青天夢弼曰陳無已本作巖栖異一陸

窺天以蠡測海注蠡瓢也漢東方朔論曰以管

侯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注澠食陵切水名

出齊國漢書劉向傳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注云鴻寶苑祕書並道術篇名藏在枕中不漏泄也謝靈運詩躡步陵丹梯漢淮南王安好古愛士招致賓客有八公之徒晉書隱逸傳孫登好讀易撫一絃琴嵇康從之遊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

刑部屬

有美生人傑由來積德門漢朝丞相系梁日帝王孫蘊藉為郎久魁梧秉哲尊詞華傾後

輩風雅藹孤騫宅相榮姻戚兒童惠討論見知真自幼謀拙愧諸昆漂蕩雲天闊沉埋日月奔致君時已晚懷古意空存中散山陽鍛

愚公野谷村寧紆長者轍歸老任乾坤

相蕭何梁武帝姓蕭東觀漢紀桓榮温恭有蘊藉周勃傳勃魁梧奇偉晉魏舒少孤為外家審氏所養審起宅相者云當出貴甥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嵇康為中散大夫居山陽性絕巧而好鍛鄭曰鍛都玩切修可曰韓葦子齊威入山問父老此何谷曰臣舊畜牛生犢以子買駒少年謂牛不生駒遂持而去傍鄰以臣為愚遂名為愚公公谷洙曰長者轍

注見前

今夕行

今夕何夕歲云徂更長燭明不可孤咸陽客
 舍一事無相與博塞為歡娛馮陵大叫呼五
 白袒跣不肯成梟盧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
 豈即非良圖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
 儋石輸百萬不深不淺語。洙曰說文曰博局戲六著十二碁古者烏曹作
 博尹文子曰博盡關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說苑曰塞行棋相塞謂之塞也莊子問毅奚事

則博塞以遊塞先代切夢弼曰左傳馮陵故
 邑洙曰宋玉招魂成梟而牟呼五白注云五
 白博齒也宋劉毅於東府聚樗蒲大擲一判應
 子數也宋劉毅於東府聚樗蒲大擲一判應
 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唯劉裕及毅在
 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牀叫謂同坐曰
 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援五木久之
 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
 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毅意殊不快也
 又慕容寶與韓黃李根等樗蒲誓之曰世云
 樗蒲有神若富貴可期願得三盧於是三擲
 盡盧袒跣大叫師曰梟盧博采也如今之博
 采有豬有豹是也洙曰南史桓玄聞劉毅起
 兵曰毅家無儋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共舉
 大事何謂無成漢蒯通傳守儋石之儲者闕
 卿相之位應劭云齊人名嬰為儋石受二斛

上三六一

上三

美

晉灼云石斗石也師古云儋者一

人之所負儋也音義云儋丁濫切

奉寄河南韋尹丈人公自注甫故廬

頻有訪問故有下句鮑曰韋濟韋嗣立子自河南尹遷尚書左丞天寶

七載在長安作有客傳河尹今人稱河南尹曰逢人問孔融

青囊仍隱逸章甫尚西東鼎食為門戶詞場

繼國風尊榮瞻地絕踈放憶途窮濁酒尋陶

令丹砂訪葛洪江湖漂裋褐霜雪滿飛蓬牢

落乾坤大周流道術空謬慙知薊子真怯笑

揚雄盤錯神明懼謳歌德義豐尸鄉餘土室

難說祝雞翁趙曰漢李膺為河南尹而孔融

公得以孔融為比洙曰晉郭璞妙於陰陽筭

曆嘗受業於鄭公得青囊中書九卷孔子居

宋冠章甫之冠趙曰鼎食者列鼎而食以言

也晉陶淵明字元亮性嗜酒嘗為彭澤令葛

洪字稚川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勾漏令宋曰

漢書貢禹裋褐不完詩首如飛蓬後漢薊子

訓有神異之道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

坐上常數百人後因遁去遂不知所止揚雄

傳雄草太玄或嘲雄以玄尚白雄作解嘲曰

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螻蛄而嘲龜龍
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
病甚虞詡傳詠曰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
器乎治政咸稱神明漢地理志偃師有尸鄉
列仙傳祝雞翁居尸鄉上下養雞
百餘各有名字呼名則種別而至

贈韋左丞丈濟公自注濟之兄
洹亦為給事中

左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相門韋氏在經術

漢臣須時議歸前列天倫恨莫俱鷓原荒宿

草鳳沼接亨衢兩語叙其兄弟世美有前
後賀之意而讀之亦自可傷

有客雖安命衰容豈壯夫家人憂几杖甲子

混泥途自謂。用事不用事不謂矜餘力還來謁大巫

歲寒仍顧遇日暮且踟躕老驥思千里飢鷹

待一呼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蕪修可曰唐
六典左右

丞掌管轄省事糾舉憲章殊曰漢韋賢及子
玄成皆以經術為相詩脊令在原兄弟急難

檀弓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晉荀勗自
中書監遷尚書令有賀之者曰奪我鳳皇池

諸君賀我耶中書凝遂晉人比天上鳳皇池
月令養衰老授几杖襄三十年傳絳縣老人

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
子矣趙孟召而謝過焉曰使吾子辱在泥塗

久矣乃武之罪也吳志陳琳答張紘書曰小
巫見於大巫神氣盡矣魏武樂府云老驥伏

檣志在千里魏志陳登謂呂布曰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鷹飢則為用飽則揚去孫楚鷹賦飢則易呼夢弼曰按唐書韋思謙高宗時為尚書左丞子承慶嗣立代承慶為鳳閣舍人承慶嗣立武后時亦代為天官侍郎及知政事嗣立二子洹濟洹終陳留太守濟天寶中授尚書左丞三世並為省轄世罕與比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鶴曰此詩前後乃陳

情也公以開元二十四年預京兆貢舉而不第遂困長安故云早充觀國賓旅食京華春至天寶六載玄宗詔天下有一藝者赴轍下公自東都歸應詔而林甫忌人斥已建言乞先下尚書省試遂無一中者公由是退下

故云王上頃見徵青冥却垂翅末云况懷辭大臣公明年果又有東都之遊也

純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丈人試靜聽賤子

請具陳

骭麟悲憤具見起語

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此語本誇大但得破字猶言近萬

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

料他人不能敵看惟子建或近下

又用同時前輩二人英氣橫出

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隣自

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

俗淳此意竟蕭條行哥非隱淪騎驢三十載
 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墓隨肥馬塵殘杯
 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主上頃見徵欬然欲求
 伸青冥却垂翅蹭躑無縱鱗甚愧丈人厚甚
 知丈人真入得磊落每於百寮上猥誦佳句新竊
 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焉能心怏怏祗是走
 跋跋今欲東入海卽將西去秦尚憐終南山
 回首清渭濱常擬報一飯况懷辭大臣白鷗

沒浩蕩沒字本不如波字之趣但以萬里誰

能馴此起結皆可慨然非乞怜語也韋自知

之嘆未止如此悲壯未衰。洙曰前漢班氏

叙傳班伯與王許子弟為羣在於綺襦紈袴

之間非其所好也易師貞丈人吉注丈人嚴

莊之稱也夢弼曰漢樓護傳王邑居尊下稱

賤子上壽趙曰易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前

漢揚雄傳雄好詞賦每作賦擬相如黃曰魏

曹植字子建善屬文著責躬公讌等詩後人

謂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獨得八斗師曰唐李

邕有才名後進想慕求識其面以至道塗聚

自振客齊趙吳越間李邕奇其才先往見之
洙曰前漢王吉字子陽與貢禹為友世稱王
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史記仲尼
弟子傳原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取之曰
夫子豈病乎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
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憲貧也非病也終南
山長安南山一名中南言在天之中都之
南修可曰潘安仁西征賦言長安之境曰南
有玄灞素滻北有清渭濁涇洙曰史記范雎
傳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東坡志林
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
然見山初不用意而境與意會故可喜也今
皆作望南山子美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
蓋滅沒於烟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余云鷗不
解沒改作波字二詩改此
兩字便覺一篇神氣索然

高都護驄馬行

鶴曰按新舊史高仙芝開元末為安西副

都護舊注以為高適非也

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欵然來向東此馬

臨陣久無敵與人一心成大功亦是功成惠

養隨所致飄飄遠自流沙至雄姿未受伏櫪

恩猛氣猶思戰場利此氣骨腕促蹄高如踣

鐵交河幾蹴曾冰裂五花散作雲滿身萬里

方看汗流血長安壯兒不敢騎走過掣電傾

城知青絲絡頭為君老何由却出橫門道只

此語絕是。洙曰唐安西郡東至烏著鎮去

交河郡七百里南隣吐蕃西連疏勒去葱嶺

七百餘里北拒突厥貞觀中初置安西都護府

於西州顯慶中移於龜茲城欵許勿切忽也

天馬歌天馬來賦願終惠養蔭本枝兮劉曰

曰相馬經馬腕欲促促則健蹄欲高高則耐

險峻蹄匍覆切踏也曾水層積之米也曾與

層同孝祥曰西域傳大宛國多善馬嶠山上

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牝馬置其下與集生

駒號天馬子洙曰天馬歌體容與兮馳萬里

又曰雷赤汗兮沫流楮宋曰馬善行者追風

追電走過如掣電言其疾也夢弼曰古樂府

青絲纏馬尾黃金絡馬頭三輔黃圖長安城

北出西頭第一門曰橫門門之外有橋曰橫橋如淳曰橫音光

冬日洛城北 謁玄元皇帝廟公自

有吳道子畫五聖圖趙曰玄元皇帝

李老君也洙曰天寶初玄元皇帝降

于丹鳳門之通衢告錫靈符在尹喜

之故宅上遣使得之乃置玄元廟於

天寧坊二年追尊太聖祖玄元皇帝

仍詔天下諸郡建紫極宮。天寶八

載自長安復

配極玄都閔憑高禁籞長守祧嚴具禮掌節

鎮非常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金莖凡

上句政欲如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仙李

此清映耳耳盤根大猗蘭奕葉光世家遺舊史道德寸今

王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移地軸妙

絕動官墻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冕旒俱

秀發旌旆盡飛揚翠栢深留景紅梨迥得霜

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牀身退卑周室經傳

拱漢王在周時為柱史卑矣然能使谷神如

不死養拙更何鄉趙曰以廟在洛城之比故

所也故以言廟深曰漢書音義禁苑之禦折

竹以懸繩連之使人不得往來也周禮分官

守祧注遠廟曰祧遷主之所藏也又地官掌

節注節猶信也琪曰碧瓦疏離瓦也深曰班

孟堅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謂雙立也金莖

注金莖銅柱也定功曰老子生指李樹為姓

而唐以為聖祖故曰仙李盤根大深曰漢孝

景皇后夢日入其懷以七月七日生武帝於

猗蘭殿奕葉猶累世也世家遺舊史謂太史

公不作老子世家而置於列傳道德付今王

謂老子道德經明皇親注也吳道子陽翟人

畫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像於玄元廟天

寶間五帝皆加大聖皇帝之字風箏謂掣筆

挂之風際風至則鳴也銀床井欄也古詩後

園鑿井銀作床金瓶素縷汲寒漿史記老子

周守藏室之史也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

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師曰經傳拱漢皇謂漢文景皆崇尚黃帝老子之術也洙曰老子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贈衛八處士

師曰按唐史拾遺公與李白高適衛實相友善

時賓年最少號小友○天寶九載自東都復歸長安作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
燈燭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為
鬼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
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

何方問荅未及已兒女羅酒漿夜雨剪春韭

新炊間黃梁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十觴

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

茫陽關之後此語為暢○洙曰昭元年傳高辛氏二子闕伯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

后帝遷闕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故參為

晉星曹子建詩王稱千金壽古詩會面安可知

贈翰林張四學士垞

師曰垞張說之子尚寧親公主

明皇眷之即禁中置內宅

翰林逼華蓋鯨力破滄溟兩截不天上張公

子官中漢客星賦詩拾翠殿佐酒望雲亭紫

詰仍兼縮黃麻似六經兼縮六經高鳳內分

金帶赤恩與荔枝青無復隨高鳳謂鳳飛於

見政是用人名戲筆與桃紅李白驥子鶯歌

等其親狎怨別不見痕跡轉換而故人厚者

自知耳空餘泣聚螢此生任春草垂老獨漂萍

儻憶山陽會悲歌在一聽夢弼曰晉天文志

覆帝座天子之華蓋象之遍華蓋言密邇帝

座也漢成帝微行常與張放俱時童謠云燕

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洙曰漢光武與嚴

光共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趙曰拾翠殿在

東內景福殿之東南望雲亦在西內景福殿

之西鶴曰制誥本集賢學士領之今翰林學

士得分掌故云兼縮洙曰以紫泥封誥故曰

紫詰寫詰辭於黃麻紙上訓辭謹嚴如六經

翰林拜命日賜金荔枝帶高鳳後漢逸民也

車胤囊螢照書晉嵇康阮籍為竹林之會山

陽康所居也向秀後重經昭陵
草昧英雄起謳歌曆數歸風塵三尺劔社稷
一戎衣翼亮貞文德丕承戢武威聖圖天廣

太宗祀日光輝陵寢盤空曲熊羆守翠微再

窺松柏路還見五雲飛師曰草而不齊昧而

深曰書予欲左右有民汝翼又使宅百揆亮

采惠疇又不承哉武王烈陵山陵也寢寢廟

也熊羆守陵寢之兵也翠微山抄也夢弼曰

符瑞圖京房易飛候云大明八年宣太后陵

前後數有光及五色雲又有

五綵雲在松下如車蓋焉

故武衛將軍挽詞三首

嚴警當寒夜前軍落大星壯夫思敢決哀詔

惜精靈上下含蓄王者今無戰借用書生已

勒銘封侯意踈闊編簡為誰青洙曰晉陽秋

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于諸葛亮營俄而亮

卒鍾士季檄蜀文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後漢

吳祐傳青簡注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汗簡

舞劍過人絕鳴弓射獸能銛鋒行愜順猛噬

失躑騰赤羽千夫膳指鴈黃河十月冰橫行

沙漠外神速至今稱夢弼曰銛思廉切利也

然效順者躑音喬壯貌言如猛虎之齧噬而

躑騰者為之失喪其性命也修可曰家語赤

哀挽青門去新阡絳水遙路人紛雨泣天意

颯風颯部曲精仍銳匈奴氣不驕匈奴尚畏其部曲則

逝者可知書無由覩雄略大樹日蕭蕭頌者得是

○希曰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

門曰霸城門或曰青門絳水指絳州而言

曰漢光武紀注大將軍營有五部三校尉部下

功異常獨屏樹下軍

中號曰大樹將軍

車麟麟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孃妻子

兵車行師曰此詩為唐玄宗用兵吐蕃而作託漢武以風刺也

走相送公自注云占樂府不聞耶孃哭塵埃

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

雲霄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

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

與裏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

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見漢家山東二百州

千村萬落生荆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

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

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
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
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隣生男埋
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入收
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洙曰秦
車麟麟注衆車聲車攻詩蕭蕭馬鳴注言不
誼譁何覬曰咸陽橋卽長安城外橋師曰點
行者漢中謂之更行以丁藉點照上下更換
差役防河謂築隄備河水泛決營田如漢趙
充國獻營田之策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寓兵
於農之意洙曰里正一里之長也嚴助傳武

帝好征伐四夷開置邊郡夢弼曰隋西域傳
吐谷渾城在青海西四十里唐哥舒翰傳築
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攻破之又築城於青
海中趙曰時有事于吐蕃乃青海之地哥舒
翰所立
功處也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公自注時高適

洙曰西京雜記西京外郭城進業坊

慈恩寺隋無漏寺之故地武德初廢

貞觀中高宗在春宮爲文德皇后立

故以慈恩爲名寺西院浮圖六級高

高標跨蒼穹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茲

翻百憂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龍蛇窟始出枝撐幽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羲

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破碎秦樊察序本如

此近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

迴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惜哉瑤池飲日晏

崑崙丘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

鴈各有稻梁謀洙曰王筠棲頭陀寺碑正法既沒象教陵夷注謂為形象

以教人孫興公天台賦非夫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有遐想而存之鄭曰仰穿龍蛇窟

謂塔間磴道屈曲而升也撐抽庚切邪柱也塔每級之下蓋多枝撐至其盡級高處則為

出枝撐幽矣鶴曰寺在長安塔高三百尺則

泰山居東且遠自應不能爭高涇渭雖為大

川亦以塔高而水不可見也宣和間樊察序

鴈塔題名亦云杜詩所謂泰山忽破碎涇渭

不可求蓋言其高遠洙曰山海經南方蒼梧

之川其中九疑山舜所葬也穆天子傳周

穆王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又曰天子升于崑崙之丘以觀皇帝之宮趙曰此暗記慈恩寺之事南望蒼梧託虞舜以思高宗西望瑤池托西王母以思文德皇后也洙曰韓詩外傳夫黃鵠一舉千里禹貢陽鳥攸居注隨陽之鳥鴻鴈之屬也希曰鴻鴈事多用稻梁本出戰國策

投簡成華兩縣諸子

鶴曰舊本次此詩為成都作是

以成華為成都華陽兩縣今以詩考之乃在長安作疑是咸陽華原二縣

咸誤作咸也

赤縣官曹擁材傑軟裘快馬當米雪長安苦
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南山豆苗早荒
穢青門瓜地新凍裂鄉里兒童項領成朝廷
故舊禮數絕自然棄擲與時異况乃踈頑臨
事拙饑臥動即向一旬弊裘何啻聯百結君

不見空墻日色晚此老無聲淚垂血

補曰京邑屬縣

有赤有畿其浩穰者為赤珠曰杜陵野老公自稱也杜陵乃公所居之地前漢地理志杜陵屬長安古杜伯國宣帝葬此因曰杜陵楊惲傳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被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項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陶潛詩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蕭何傳召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城東之門謂之青門董京威衣百結之衣

杜位宅守歲

鮑曰時公在長安從弟杜位宅守歲是年公四

十歲

守歲阿咸家椒盤已頌花盍簪喧櫪馬列炬

散林鴉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誰能更拘

東拘束接爛醉是生涯結貴類暢能自言則

得慷慨日晉王戎字濬仲阮藉與戎父渾為友嘗謂

渾曰共卿語不如與何戎談鶴曰杜位乃公

之從弟不應用父子事善本作阿咸東坡與

子由詩云頭上銀幡笑阿咸又云欲喚阿咸

來守歲林烏櫪馬間諠譁正用公此詩也夢

弼曰晉劉綦妻元日獻椒花頌度信詩椒花

逐頌來易勿疑朋盍簪此言朋友會宴也

列炬散林鴉言燭炬之明鴉鵲驚飛也

玄都壇七言六韻寄元逸人夢弼曰

漢武帝所築在長安南山子午谷中師曰元逸人隱道士也有神仙之術
。天寶十一
載在長安作

故人昔隱東蒙峯已佩含景蒼精龍故人今

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屋前太古玄都

壇青石漠漠常風寒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

晝下雲旗翻知君此計誠長往芝草琅玕日

應長鐵鑠高垂不可攀致身福地何蕭爽宋

東蒙以蒙山在東曰東蒙地理志屬兗州道曰蒼精龍劍也蔡曰春秋繁露云劍佩於左

蒼龍之象宋曰後漢公孫端劍銘含景吐商
夢弼曰三秦記子午長安正南也山名秦嶺
谷名褒斜長安志王莽有意篡漢通子午道
時名為子午谷劉曰周穆王與王母會於瑤
池雲旗霓裳擁簇自天而下夢弼曰漢武內
傳王母曰太上之藥有廣庭芝草碧海琅玕
按道藏經晉時有戍卒屯於子午谷入谷之
西澗水窮處忽見鉄鎖下垂約百有餘丈戍
卒欲挽引而上
有虎蹲踞焉

樂遊園歌

公自注晦日賀蘭揚長史

記樂遊園漢宣帝所立亘長安中太
平公主於原上置亭遊賞其地四望
寬敞每上巳重陽士女於此被襪登
高車馬填塞朝士詞人賦詩翌日傳

於京師鶴曰唐志德宗時李泌請廢
正月晦以月朔為中和節乃著令
與上巳九日為三令節即是
前此以正月晦日為節也

樂遊古園萃森爽煙綿碧草萋萋長公子華

筵勢最高勢字似無見秦川對酒平如掌長生木

瓢示真率更調鞍馬狂歡賞青春波浪芙蓉

園白日雷霆夾城仗閭闔晴開詆蕩蕩曲江

翠幕排銀牘拂水低迴舞袖翻綠雲清切歌

聲上婉約有態却憶年年人醉時只今未醉已先

悲數莖白髮那拋得百罰深杯亦不辭語達自別

聖朝亦知賤士醜一物自荷皇天慈此身飲

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每誦此結不自堪。吾嘗墮淚

於此萃昨沒反山貌詆本作映趙使定作詆

鶴曰三秦記長安正南秦嶺嶺根水流為秦

川趙曰長生木瓢乃木瓢修長而生者用之

以酌酒夢弼曰西京記唐玄宗開元間築夾

城自大明宮至西江芙蓉園仗天子來幸之

儀也洙曰漢禮樂志遊閭闔觀玉臺應劭曰

閭闔天門也又天門開詆蕩蕩如淳曰詆讀

如迭詆蕩蕩天體堅清之狀晉潘尼洛水詩

翠幕映洛湄沈炯林屋館記崑山平圃銀紈

相輝夢符曰西京記高帝令戚夫人歌出塞

望歸之曲後宮齊唱聲入雲霄

敬贈鄭諫議十韻

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破的由來事先鋒

孰敢爭思飄雲物外律中鬼神驚毫髮無遺

恨波瀾獨老成野人寧得所天意薄警浮生

多病休儒服冥搜信客旌築居仙縹緲旅食

歲崢嶸使者求顏闔諸公厭彌衡將期一諾

重欵使寸心傾君見途窮哭宜憂阮步兵夢

曰破的先峰皆以比諫議之詩筆也。鮑明遠舞鶴賦：歲崢嶸而催暮。宋曰：莊子魯君聞顏闔得道之士也，使人以幣先焉，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漢禰衡字正平，有才辨氣，剛傲好矯時慢物。曹操怒之，送與劉表。表恥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後竟為祖所殺。季布傳：辨士曹丘生謂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晉阮藉為步兵校尉，率意命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

送韋書記赴安西

夫子欲通貴，雲泥相望懸。白頭無藉在，藉在如聊

賴語爾謂無人復慰藉如韋也。故與哀憐為對，以為通藉殊舛。朱紱有哀憐書記赴三捷公車留二年欲浮江海去此別

意茫然。夢弼曰：晉丁彬書雲泥異途邈矣。懸必恃其老無有藉在。希曰：唐志元帥節度使有掌書記一人。宋曰：詩一月三捷。漢東方朔待詔公車師古曰：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請。

奉贈太常張卿均二十韻

唐書張說按

二子均均明皇時說在中書均自翰林學士遷太常卿均亦供奉翰林此篇兼美其父子兄弟也。鶴曰：舊本題作贈均非。

方丈三韓外崑崙萬國西建標天地闊詣絕

古今迷言其出使荒遠絕跡特非常語故未易諭耳舊註皆誤也建標猶立柱彷彿其持節之意氣得神仙迥恩承雨露低公子如此想像出塵

相門清議衆儒術大名齊軒冕羅天闕琳琅

識介珪伶官詩必誦夔樂典猶稽健筆凌鸚

鵡銛鋒瑩礪鵝友于皆挺拔公望各端倪通

籍踰青瑣亨衢照紫泥靈虬傳夕箭歸馬散

霜蹄能事聞重譯嘉謨及遠黎弼諧方一展

班序更何躋適越空顛躓游梁竟慘悽謬知

終畫虎微分是醯雞萍泛無休日桃陰想舊

蹊吹噓人所羨騰躍事仍睽碧海真難涉青

雲不可梯顧深慙鍛鍊才小辱提攜檻束哀

猿叫枝驚夜鵲棲幾時陪羽獵應指釣潢溪

洙曰漢郊祀志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在渤海中魏志三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為限

有馬韓辰韓弁韓三種故曰三韓禹貢注崑崙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太常卿掌樂者也

故用伶官夔樂事漢禰衡在黃祖座上作鸚鵡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鵞鵝水鳥也膏中

上集卷之三

瑩刀藝苑雌黃云昔人文文章多以兄弟為友
于日月為居諸黎民為周餘子孫為詒厥新
昏為燕爾類皆不成文理雖杜子美韓退之
亦有此病豈非徇俗之過耶子美云山鳥山
花吾友于又云友于皆挺拔退之云豈謂詒
厥無基趾又云為汝惜居諸後漢史弼傳云
陛下隆於友于不忍恩絕曹植求通親親表
云今之否隔友于同憂晉史贊論中此類尤
多洪駒父云此歌後語也夢弼曰晉唐驥傳
驥乃虞潭之兄子王導謂驥曰孔愉有公才
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
在卿乎莊子不知端倪注端緒也倪畔也洙
曰漢元帝紀令從官給事官司馬中者得為
大父母父母兄弟通藉應劭曰藉者為二尺
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案省相
應乃得入也青瑣戶邊青鏤天子制也後漢

志天子信璽六璽皆以武郡紫泥封梁陸倕
新漏刻銘云靈虬承注言漏刻之體以龍承
之也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漢紀重譯師古
曰譯謂傳言也趙曰適越游梁公自謂也公
本傳少貧客吳越又公贈李白詩亦有梁宋
遊是也洙曰馬援戒兄子書云畫虎不成反
類狗也莊子孔子見老聃出謂顏回曰丘之
道其猶醯雞歟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
天地之大全也田曰張景陽七命曰楚之陽
劍歐冶所管乃鍊乃錄萬辟千灌注云鍛鍊
刻苦成材之義此言張卿恩顧我雖深而自
慙鍛鍊之未至爾夢弼曰楊雄從孝成帝羽
戴因作賦以風呂望釣於磻溪得玉璜遇文
王載與俱立以為師公意蓋有望於張卿之
也薦已

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

鮑曰鮮于仲通也

王國稱多士賢良復幾人異才應間出爽氣
必殊倫始見張京兆宜居漢近臣驕驪開道
路雕鶚離風塵意氣自得非獨贈人以此侯伯知何算文
章實致身奮飛超等級容易失沉淪脫略蟠
溪釣操持郢匠斤雲霄今已逼台袞更誰親
鳳穴雛皆好龍門客又新義聲紛感激敗績
自逡巡途遠欲何向天高難重陳學詩猶孺

子鄉賦念嘉賓不得同晁錯吁嗟後却詵計

踈疑翰墨時過憶松筠

流落無所可入故知此言之悲獻納

紆皇眷中間謁紫宸且隨諸彥集方覲薄才

伸破膽遭前政陰謀獨秉鈞微生霑忌刻萬

事益酸辛交合丹青地恩傾雨露辰有儒愁

餓死早晚報平津

洙曰漢張敞字子高守京兆尹元帝即位待詔鄭明

薦敬先帝名臣宜傳輔皇太子趙曰語何足算也此言侯伯之人多矣至於無算而鮮于之致身則實以文章也洙曰莊子郢人堊漫其鼻端使匠石斲之山海經丹穴之山有名

鳳後漢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詩鹿鳴宴嘉賓也漢晁錯晉都說皆舉賢良高第公嘗舉進士不第故有此嘆夢弼曰兩都賦序言語侍從之臣朝夕論思日月獻納紫宸殿名時明皇詔天下有一藝詣闕就選李林甫恐士或斥已建言請委尚書先試問遂無一中者公應詔退下是為林甫所沮故下有破膽陰謀之語也趙曰蓋鐵論公卿者神化之丹青洙曰東方朔傳臣朔飢欲死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俸祿皆以給之

貧交行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

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只從俗諺略證古意。洙

曰史記管仲少時與鮑叔牙游鮑叔終善遇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白絲行

縹絲須長不須白越羅蜀錦金粟尺象牀玉手亂殷紅萬草千紅動凝碧已悲素質隨時染裂下鳴機色相射美人細意熨帖平裁縫滅盡針線跡春天衣看為君舞蛺蝶飛來黃鸝語落絮遊絲亦有情隨風照日宜輕舉佳處

。適得香汗清塵汚顏色開新合故置何許

君不見才士汲引難恐懼棄捐忍羈旅此殆

賓主間意不合無限慨嘆。鄭曰啟烏閑切赤黑色射食亦切熨紆物切火展布也

補遺

贈韋左丞范元實詩眼云山谷謂文章必謹

曲折後予以此槩考古人法度如子美贈韋

左丞詩云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此一篇

立意也故使人靜聽而具陳之耳自甫昔少

年日至再使風俗淳皆言儒冠事業也自此

意竟蕭條至踏蹬無縱鱗言誤身如此也則

意舉而文備故已有是詩矣然必言其所以

見韋者於是有厚愧真知之語所以真知者

謂傳誦其詩也然宰相職在薦賢不當徒愛

人而已士固不能無望故曰竊效貢公喜難

甘原憲貧果不能薦賢則去之可也故曰焉

能心怏怏祗是走跋跋又將入海而去秦也

然其去也必有遲遲不忍之意故曰尚憐終

南山回首清渭濱然所不知不可以不別故曰

常擬報一飯况懷辭大臣夫如是可以相忘

於江湖之外雖韋亦不得而見矣故曰白鷗

波浩蕩萬里誰能馴終焉此詩前賢錄為壓

卷其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舍

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

典蓋如此其他皆謂之變體可也又云詩有

一篇命意有句中命意如老杜贈韋詩前後

布置是一篇命意也至其道遲遲不忍去之

意則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其道欲與

韋別則曰常擬報一飯况懷辭大臣此句中
命意也蓋如此然後可謂頌挫高雅矣東臯
雜錄云有問荆公老杜詩何故妙絕古今公
曰老杜固嘗言之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奉寄韋尹蔡興宗正異云尸鄉餘土室誰話
正文作難說乃字之訛也
呪一作罌音州又音祝
謁玄元廟復齋謾錄云國史補云唐人燕集
公主盛集李端壇場送別相巡江淮錢起擅
揚乃知子美詩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唐
人素有此語山谷簡王立之曰凡作詩賦要
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為師略依放其步驟
乃有古風杜詩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
蓋古人於能事不獨求誇時輩須要於前輩

中擅
場耳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一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二

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

鄭曰哥舒翰其先蓋

突騎施酋長哥舒部之裔也鶴曰翰自隴右節度使加開封府儀同三司又加河西節度進封西平郡王○天寶十三載在長安作

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駕馭

必英雄

頌贊存體得故事外意

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

風先鋒百勝在略地兩隅空青海無傳箭天

山早挂弓廉頗仍走敵魏絳已和戎每惜河

湟棄新兼節制通智謀垂睿想出入冠諸公

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此語在投贈中有氣若鋪寫官闕則

俗矣作者胡人愁逐北宛馬又從東輕新受

命邊沙遠歸來御席同軒墀曾寵鶴此語深媿士大

夫畋獵舊非熊謂得之微賤詩中開合茅土

加名數山河誓始終策行遺戰伐契合動昭

融勲業青冥上交親氣槩中未為珠履客已

見白頭翁壯節初題柱生涯獨轉蓬幾年春

草歇今日暮途窮軍事留孫楚行間識呂蒙

防身一長劍將欲倚崆峒歸倚語不儉相麟

麟閣以畫功臣像高祖論功行封以蕭何功

為第一師曰兩隅謂北征突厥西伐吐蕃洙

曰翰築城青海中吐蕃不敢近趙曰胡人每

起兵則傳箭為號洙曰天山即祁連山匈奴

謂天為祁連夢弼曰廉頗趙之良將伐齊攻

魏皆破之襄四年傳魏絳勸晉侯和戎有五

利吐蕃本西羗屬散處河湟江嶧間以翰兼

河西節度欲得其收復之洙曰漢伐大宛國

得天馬乃作歌閔二年傳狄人伐衛懿公好

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

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邵氏聞見錄云左傳

注軒大夫車也非軒墀之軒或以為病惟知

李

詩者能辨之洙曰文王將出獵卜之曰所獲
非熊非羆非虎非貉乃霸王之輔也於是果
遇太公於渭之陽載歸以爲師禹貢註王者
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
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苞以白茅茅取其潔黃
土取王者覆四方名數謂等其爵位輕重而
爲之名數也高祖封功臣爲之誓曰使黃河
如帶太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春申君
上客皆躡珠履成都有昇遷橋司馬相如初
西去題其柱曰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晉
孫楚字子荆自負材氣多所凌敖參石苞驪
騎將軍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
參卿軍事吳呂蒙字子明隨姊夫鄭當擊賊
職吏輕之蒙殺吏因校尉袁雄承間言於孫
策策奇之引置左右師曰崆峒
山在西北正當吐蕃所入之道

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

鮑曰高適字達夫渤

海人調封丘尉不得志去客河西哥舒翰表爲掌書記

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忠愛興至但四句後全不相涉○

峒指闊遠而言猶言溟滓非必其地也洙曰一大地麥熟豈欠少許王師徒妨刈麥耳洗

蘇注更杜撰可笑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爲

飢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杜詩每以飢附爲

以况高生跨鞍馬有似并州兒脫身簿尉中

始與捶楚辭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答云

一書記所媿國士知人實不易知更須慎其
儀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達足
以慰所思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常恨結
驩淺各在天一涯又如參與商慘慘中腸悲
驚風吹鴻鵠不得相追隨黃塵翳沙漠念子
何當歸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洙曰飢鷹
注見前曹

子建詩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晉山簡遊
高陽池有童兒歌曰時時能騎馬到著白接
籬舉鞭問葛強何如并州兒鮑曰捶楚言屈
有罪者或謂唐時參軍簿尉受杖非也昌黎

赴江陵詩云栖栖法曹掾何處事卑陬何况
親行獄敲榜發奸偷此豈身受杖如漢諸署
郎耶師曰武威即涼州洙曰豫讓云智伯以
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王仲宣有從軍詩

奉留贈集賢院崔國輔于休烈二學

士鶴曰公以天寶九載獻三大禮賦
明皇奇之俾待詔集賢院召學官

試文章崔于二學士
當是試文之學官也

昭代將垂白途窮乃叫闈氣衝星象表詩感
帝王尊天老書題目春官驗討論倚風遺鴟
路隨水到龍門竟與蛟螭雜寧無燕雀喧青

雲猶契闊陵厲不飛翻儒術誠難起家聲庶

已存家聲庶已存此語可故山多藥物勝槩

憶桃源欲整還鄉旆長懷禁掖垣謬稱三

在難述二公恩夢弼曰天老指宰相也春官

都風也鴟與鷓同劉敞曰龍門在封州魚登

者化為龍夢弼曰杜陵者南北杜皆名家公

詩有云名家莫出杜陵人故山指襄陽之峴

山公本襄陽人桃源在鼎州襄陽至鼎無三

百里師曰禁中有東西兩掖垣乃禁墻也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

魯曰鄭虔

鄭州人

不識南唐路今知第五橋便自名園依綠水

野竹上青霄谷口舊相得濠梁同見招平生

為幽興未惜馬蹄遥趙曰第五橋在長安萬

曰谷口鄭子真與王鳳有舊洙

曰莊子與惠子同遊濠梁之上

百頃風潭上千章夏木清看起兩卑枝低結

子接葉暗巢鷺鮮鯽銀絲鱠香芹碧澗羹翻

疑拖樓底晚飯越中行字字形容趙曰漢食

章曰

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異花開絕域滋蔓

匪清池漢使徒空到神農竟不知露翻兼雨

打開圻漸離披吾讀此再四感歎甚多以其首尾備至故也○趙曰戎王

子或以為月支之花名月支西域國漢使空到謂張騫至西域止得安石榴種神農不知

謂本草不載此花也

旁舍連高竹踈籬帶晚花碾渦深沒馬藤蔓

曲藏虵又極幽僻詞賦工無益山林跡未賒盡拾

書籍賣來問爾東家

子美因羨何林之趣至欲賣書結茅甚形容其

志願也。洙曰碾渦碾磴間水渦漩也。鄭曰拾正作拈如兼切廣韻指取物也。

剩水滄江破殘山碣石開

剩水謂引江作池。殘山謂破石作洞。

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銀甲彈箏用金魚

換酒來

五字足以狀其好事而貧亦可見以客故貧

興移無洒掃

五字隨意坐莓苔

鶴曰漢武紀至碣石注此自真。洙曰古詩十五學彈箏銀甲不曾。卸晉阮孚為常侍以金貂換酒。

風磴吹陰雪雲門吼瀑泉酒醒思卧篔簹衣冷

欲裝綿野老來看客河魚不取錢只疑淳朴

處自有一山川趙曰磴石梯之道也師曰雲門謂雲梯翼山門

棘樹寒雲色茵蔯春藕香脆添生菜美陰益

食單涼野鶴清晨出山精白日藏各一趣石林

蟠水府百里獨蒼蒼趙曰生菜得茵蔯春藕愈添其美食單鋪於棘

樹之下陰益其涼也

憶過楊柳渚走馬定昆池醉把青荷葉狂遺

白接羅刺船思郢客解水乞吳兒坐對秦山

晚江湖興頗隨希曰唐安樂公主請昆明池為私沼不得乃自鑿定昆明池

言勝昆明也師曰青荷葉酒盃也白接羅巾也洙曰郢楚都也吳楚之人善操舟與泳水

也乞丘既切與也

床上書連屋階前樹拂雲將軍不好武稚子

總能文言外亦變醒酒微風入倒語聽詩靜夜

分締衣挂蘿薜涼月白紛紛不之趙曰白紛紛言其在薜蘿

之問如此也

幽意忽不愜歸期無柰何出門流水住水自無住

但出何氏林便覺境
別如此家是妙意
回首白雲多自笑燈前

舞誰憐醉後歌祇應與朋好風雨亦來過

醉時歌

公自注贈廣文館學士鄭虔
夢弼曰按虔本傳玄宗愛其

才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
虔在官貧約甚澹如也

諸公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

紛厭梁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義

皇先生有文過屈宋德尊一代常轆軻名垂

萬古知何用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鬢

如絲日糴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襟期得

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真

吾師

但能痛飲即為
吾師非謂鄭也

清夜沉沉動春酌燈前

細雨簷花落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

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終投閣先

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儒術於我

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愴

生前相遇且銜盃

開闔動盪讀之至老不厭
不憾。希曰漢高祖詔列

侯食邑皆賜大第室注云有甲乙次第故曰
第夢弼曰義皇謂伏羲氏也屈宋謂屈原宋
王也軾音坎說文車不平也軻音可又苦賀
反折軸車也一曰軾軻失志也或作坎坳義
同鶴曰按舊史天寶十二載八月京城霖雨
米貴令出大倉米十萬石減價糶與貧人公
困於長安故亦在日糶之數洙曰糶與孔
融作爾汝交司馬相如與文君俱之臨卞賣
車騎置酒舍乃令文君當壚相如親滌器於
市中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王棻立棻以獻
符命被流竄辭所連及便收不能請時雄校書
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雄恐不能自免乃從
閣上自投下幾死

上韋左相二十韻鶴曰韋見素襲父

左相此詩乃初拜同中書門下平章
時投下題或後來追書○天寶十三
載在長安作

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八荒開壽域一氣
轉洪鈞頌相業多矣未有霖雨思賢佐丹青
憶老臣應圖求駿馬驚代得騏驎沙汰江河
濁調和鼎鼐新韋賢初相漢范叔已歸秦盛
業今如此傳經固絕倫豫樟深出地滄海闊
無津北斗司喉舌東方領搢紳持衡留藻鑒

聽履上星辰獨步才超古餘波德照隣聰明

過管輅尺牘倒陳遵遵長尺牘與驚坐倒迎本不相涉此其用事之

化豈是池中物由來席上珍廟堂知至理風

俗盡還淳才傑俱登用愚蒙但隱淪長卿多

病父子夏索居貧回首驅流俗生涯似眾人

巫咸不可問鄒魯莫容身感激時將晚蒼茫

與有神為公歌此曲涕淚在衣巾洙曰昭十七年傳鳳

鳥氏曆正也注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曆正之官史記黃帝名軒轅龍飛謂玄宗即位以來

也書高宗命傳說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漢

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官成帝時

西羌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楊

雄即充國圖像而頌之此謂見素之父湊也

梅福傳欲以三代之法取當世之士猶以伯

樂之圖求騏驎於市此言見素以材見用也

韋賢字長孺授昭帝詩宣帝即位為丞相史

記范睢字叔更姓名曰張祿入秦昭王說之

拜為客卿封應侯相秦傳經即韋賢父子皆

以經術相繼為漢相也李固傳陛下之有尚

書猶天下之有北斗也此斗為天之喉舌尚

書亦為陛下喉舌師曰書畢公率東方諸侯

入應門右見素時為相率百官故云領縉紳

又先為吏部侍郎銓序平允故云持衡留藻

鑑洙曰漢鄭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數求見

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時見素兼

兵部尚書故云夢弼曰魏志管輅字公明明
周易無不精微按見素傳肅宗時有星犯昴
言祿山將死皆驗洙曰前漢陳遵字孟公與
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吳志周瑜云恐蛟
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記儒有席上之珍
以待聘司馬相如字長卿嘗有消渴病檀弓
子夏曰吾難羣索居久矣列子有神巫曰季
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莊子孔子再逐
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厄於陳
蔡不容身於天下又豈足貴耶

麗人行

鶴曰明皇時楊國忠與虢國朝及夫人從車駕幸華清宮會于國忠第此麗人行之所以作也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

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

第三第四語便爾親切蓋身親

見之自與想像次第不同耳此亦所當識也

繡羅衣裳照暮春感

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為盃葉垂鬢

唇背後何所見

樂府體

珠壓腰袂穩稱身就中

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號與秦紫駝之峯出

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

語特迭蕩稱前魚肉互見

犀筋厭

飫久未下鑿刀縷切空紛紛黃門飛鞚不動

塵

形容驕貴至黃門飛鞚不動塵自是氣象後來東坡借用貼出得又明

御厨

絲絡送八珍簫鼓哀吟感鬼神賓從雜選實
要津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入錦茵楊

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街紅巾畫出次第宛然楊花

青鳥兩語極當時擁從如雲衝拂開合綺麗駿捷之盛作者之意自不必人人能識也

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此兩語結上明

後來鞍馬又丞相所寵嬖者又過秦號也意極可想○趙曰晉宋諸人侍宴曲水皆以三

月三日為題唐開元中曲江遊賞莫盛於中和上巳此所以水邊多麗人也○夢弼曰匭葉

婦人鬢邊花以翠羽鋪飾其狀輕微也腰袂即今之裙帶綴珠其上壓而不垂也匭鳥合

反袂居業反雲幕謂鋪設幕次如雲霧之垂也洙曰漢書皇后稱椒房取其蕃實之義也

唐書貴妃三姊封韓虢秦三國為夫人○夢弼曰馳謂橐駝其脊上肉高如峯者味最美○洙

曰詩執其鑿刀注刀有鑿者言割中節也○希曰漢書師古曰禁中黃門謂闈人居禁中在

黃門之內給事者○洙曰周禮膳夫珍用八物注謂淳熬丹炮豚炮牂珍漬熬肝膋也○山

海經注青鳥主為西王母取食者丞相指楊國忠也

重過何氏五首

問訊東橋竹將軍有報書倒衣還命駕高枕

乃吾廬謂得其報書即顛倒而前既至花安

鷲捎蝶溪喧獺趁魚此與蜻蜒立釣絲開趣畫景兩極自然重

來休沐地真作野人居猶吾廬也

山雨樽仍在沙沉榻未移犬迎曾宿客鷓護

落巢兒雲薄翠微寺天清皇子陂向來幽興

極步履向東籬夢弼曰翠微寺在終南山之上皇子陂在萬年縣西南以

秦葬皇子起塚陂北原上得名

落日平臺上春風啜茗時石欄斜點筆桐葉

坐題詩翡翠鳴衣桁蜻蜒立釣絲自今幽興

熟來往亦無期

頗怪朝參懶應耽野趣長雨拋金鑲甲苔卧

綠沈槍手自移蒲柳家纔足稻梁看君用幽

意白日到羲皇白曰不待夜夢而見○師曰

謂以金線連鎖之也槍言綠沈謂以綠色之物沈沒其柄也陸放翁老學菴筆記云王逸

少筆經曰有人以綠沈漆竹管及鏤管見遺老杜所謂苔卧綠沈槍蓋謂是也洙曰陶潛

夏日虛閑高卧北窓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

到此應嘗宿相留可判年蹉跎暮容色悵望

好林泉何日霑微祿歸山買薄田斯遊恐不
遂把酒意茫然師曰判年謂半年也

漢陂行趙曰按長安志漢陂在鄠縣西十道志云陂魚甚美因名

之漢音美鶴曰以水味美故配水以為名

岑參兄弟皆好奇攜我遠來游漢陂天地黯

慘忽異色漢陂下語輒如此其闊可想波濤萬頃堆琉璃

琉璃漫汗泛舟入接疊兩字語如樂府事殊興極憂思

集鬣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何嗟及主人

錦帆相為開舟子喜甚無氛埃鳧鷖散亂棹

謳發絲管啁啾空翠來沉竿續蔓深莫測菱

葉荷花靜如拭宛在中流渤澥清下歸無極

終南黑半陂已南純浸山動影裊窈冲融間

船舫暝憂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寫景入微煙波

遠近變態具足此時驪龍亦吐珠馮夷擊鼓群龍趨

湘妃漢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無咫尺但

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慘愴之容窈眇之思尋常賦

遊西湖遇風雨誦此語如同舟同時少壯

幾時柰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希曰終南長

曰木玄虛海賦冲融混養趙曰雲祭山名在

鄠縣東南有大定寺藍田關在藍田縣東南

焉夷河伯也鄭曰舜二妃以舜南巡不反沉

湘而死列仙傳鄭交甫游漢江見二女解佩

與之洙曰漢禮樂志

金支秀華赤旄翠旌

漢陂西南臺

高臺面蒼陂六月風日冷蒹葭離披去天水

相與永去意寫懷新目似擊接要心已領仿

像識鮫人空蒙辨魚艇錯磨終南翠顛倒白

閣影嶺翠增光輝乘凌惜俄頃勞生愧嚴鄭

外物慕張邴世復輕驂騶吾甘雜鼃鼃知歸

俗可忽取適事莫並身退豈待官老來苦便

靜况資菱芡足庶結茅茨迥從此具扁舟彌

年逐清景洙曰莊子曰擊而道存搜神記南

績時從水中出寄人家賣綃趙曰蒙與濛字

同洙曰終南白閣並山名鄭曰嵩與濛字

上慈由切下子恤切夢弼曰嚴君平隱於成

都鄭子真耕于谷口皆修身自保張子房願

棄人間事邴曼容
免官養志自修

城西陂泛舟鶴曰城西陂也

青蛾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春風自

信牙檣動佳遲日徐看錦纜牽魚吹細浪搖

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不有小舟能盪槩百

壺那送酒如泉夢弼曰檣帆柱也古詩象牙

曰以扇自障而歌故謂之歌扇

送張二十參軍赴蜀州因呈楊五侍

御

好去張公子通家別恨添兩行秦樹直萬點

蜀山尖隨意點染御史新驄馬參軍舊紫髯

皇華吾善處於汝定無嫌沐曰後漢桓典拜

時人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常乘驄馬

寄高三十五書記

歎息高生老新詩日又多美名人不及佳句

法如何主將收才子崆峒足凱歌聞君已朱

紱且得慰蹉跎

趙曰主將哥舒翰也崆峒隴右山也

白水明府舅宅喜雨得過字

夢弼曰白水縣

屬左馮翊同州舅氏崔十九翁時為白水縣尉

吾舅政如此古人誰復過碧山晴又濕白水

雨偏多

正晴又濕所以見此

精禱既不昧歡

娛將謂何湯年旱頗甚今日醉弦歌

洙曰湯之時大

旱七年

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晚際

遇雨二首

溝曰丈八溝意是韋堅所通之漕渠大曆初京兆尹

奏開漕渠入苑闊八尺深一丈豈素有是渠至是又開歟

落日放船好輕風生浪遲竹深留客處荷淨

納涼時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片雲頭上

黑應是雨催詩

蒼舒曰家語黍以雪桃注雪拭也

雨來霑席上風急打船頭越女紅裙濕燕姬

翠黛愁纜侵堤柳繫幔卷浪花浮歸路翻蕭

颯陂塘五月秋

送裴二虬作尉永嘉夢弼曰裴虬字深原永嘉温州

也

孤嶼亭何處天涯水氣中故人官就此絕境

與誰同隱吏逢梅福遊山憶謝公扁舟吾已

就把釣待秋風洙曰漢梅福字子真九江人為南昌尉王莽專政棄妻子

去九江傳以為仙其後有見福於會稽變姓名為吳市門卒趙曰謝靈運為永嘉守好遊山水時號謝公今

其地有謝公岩

秋雨歎三首

鶴曰按是年秋大霖雨六旬不止帝憂之楊國

忠取禾之善者以獻曰雨雖多不害稼也

雨中百草秋爛死堦下決明顏色鮮著葉滿

枝翠羽蓋開花無數黃金錢涼風蕭蕭吹汝

急恐汝後時難獨立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

三嗅馨香泣修可曰本草云決明夏初生苗七月有花黃白色東坡志林杞

人馬正卿作太學正清苦有氣節學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余偶至其齋中書杜子美秋

雨歎一篇壁上初無意也而正卿即日辭歸不復出至今白首寒餓守節如故

闌風伏雨秋紛紛伏疑仗或又疑四海八荒

同一雲去馬來牛不復辨濁涇清渭何當分
禾頭生耳黍穗黑農夫田父無消息城中斗

米換衾稠相許寧論兩相直荆公曰伏當作仗山谷口當作

長趙曰闌珊之風沈伏之雨言其風雨之不

已也洙曰莊子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

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趙曰

朝野僉載秋雨甲子禾頭生耳

長安布衣誰比數反鎖衡門守環堵老夫不
出長蓬蒿稚子無憂走風雨雨聲颼颼催早

寒胡鴈翅濕高飛難秋來未曾見白日泥汚

后土何時乾洙曰詩衡門之下注橫木為門

堵也五版為堵宋玉九辨皇天淫溢而

秋霖兮后土何時兮得乾走讀作奏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公自隴

西公即漢中王瑀

王徵士琅琊王徵

今秋乃淫雨仲月來寒風羣木水光下萬家

雲氣中所思礙行潦九里信不通悄悄素澹
路迢迢天漢東願騰六尺馬背若孤征鴻劃
見公子面超然懽笑同奮飛既胡越局促傷

樊籠一飯四五起憑軒心力窮嘉蔬沒溷濁
時菊碎榛叢鷹隼亦屈猛鳥鳶何所蒙式瞻
北鄰居取適南巷翁掛席釣川漲焉知清興
終希曰按唐志漣為關內大川漣素簡切趙
渡以法牽牛夢弼曰周禮六尺為馬沫曰莊
子澤雉不斲畜乎樊中注樊中所以籠雉也
師曰雨潦阻礙所式瞻取適者
止於北鄰南巷耳掛席掛帆也

贈陳二補闕

世儒多汨沒夫子獨聲名獻納開東觀君王

問長卿

語自風致

皂鵬寒始急天馬老能行自到

青冥裏休看白髮生

希曰後漢圖書在東觀

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
時揚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
上驚乃召問相如師曰皂鵬御史以比補闕
補闕諫官也修可曰大宛馬乃天馬之種也
夢弼曰始音試

贈獻納起居田舍人澄

洙曰武后初

方之書設理廳使
玄宗改為獻納使

獻納司存雨露邊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

食收封事却是要要 官女開函近御筵曉漏追

趨青瑣闥晴牕點檢白雲篇白雲篇不必所出著晴窓字更

別揚雄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洙曰劉公

幹詩拘限清切禁夢弼曰詩退食自公漢儀

密奏皂囊封版故曰封事青瑣注見前范彦

龍詩攝官青瑣闥漢成帝時有薦揚雄文似

相如者上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從祭后土還

上河東賦此蓋公托雄以自况時公既獻三

賦又作封西岳賦欲奏正有望於田君之吹

也噓

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郎阻雨

未遂馳賀奉寄此詩公自注府掾四

今日西京掾多除南省郎通家惟沈氏謁帝

似馮唐詩律群公問儒門舊史長清秋便寓

直列宿頓輝光未暇申安慰安慰唐人必時

俗甚含情空激揚司存何所比膳部默悽傷貧

賤人事略經過霖潦妨禮同諸父長恩豈布

衣忘天路牽騏驥雲臺引棟梁徒懷貢公喜

颯颯鬢毛蒼夢弼曰長安即漢之西京言西

京假漢以美唐也希曰南省郎

謂禮部夢弼曰馮唐為郎中署長事文帝帝
輦過問唐曰父老何目為郎具以實言此以
比東美晚年除郎也希曰宋之問傳魏建安
後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及
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學宗之號為沈宋
此以譽東美長於詩也趙曰唐沈既濟有良
史才為史館修撰今詩謂儒門舊史長則東
美乃其胄也夢弼曰寓寄也直謂直舍也晉
潘岳秋興賦序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
直手散騎省漢明帝館陶公主為子求郎帝
不許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趙曰公大
父審言嘗為膳部員外郎故云司存何所比
而默有感傷也修可曰劉孝標
廣絕交論王陽登而貢禹喜

崔駙馬山亭宴集

蕭史幽棲地林間踏鳳毛
沃流何處入亂石
閉門高客醉揮金
枕詩成得繡袍
清秋多宴

會終日困香醪

師曰蕭史乃秦女弄玉之婿
以比崔駙馬踏鳳毛即吹簫

隨鳳去之意也
夢弼曰沃房六切
洄流也海賦潮波汨起洄沃萬里
趙曰唐武后使東方
蚪宋之問賦詩詩
先成者得錦袍

九日寄岑參

出門復入門雨脚但仍舊
所向泥活活
思君令人瘦沉吟坐西軒
飯食錯昏晝寸步

情宛然

曲江頭難為一相就吁嗟乎蒼生稼穡不可
救安得誅雲師疇能補天漏大明韜日月曠
野號禽獸君子強逶迤小人困馳驟維南有
崇山恐與川浸溜是節東籬菊紛披為誰秀
岑生多新語性亦嗜醇酎采采黃金花何由

滿衣袖

古意○師曰列子女媧氏鍊五色石

近漏天終歲雨洙曰漢制以正月旦
造酒八月成名曰九醞一名醇酎

九日楊奉先會白水崔明府

夢弼曰奉先縣

屬京兆府

今日潘懷縣同時陸浚儀坐開桑落酒來把

菊花枝天宇清霜淨公堂宿霧披晚酣留客

舞鳧鳥共差池

洙曰潘岳自河陽轉懷縣陸雲出補浚儀令此以指楊奉

先與崔白水也世說桑落河多美酒趙曰有
劉墮善釀酒熟於桑落之辰因得名庾信從
蒲州守乞酒詩蒲城
桑落酒灞岸菊花秋

歎庭前甘菊花

庭前甘菊移時晚青蘂重陽不堪摘明日蕭

條盡醉醒殘花爛熳開何益籬邊野外多衆
芳采擷細瑣升中堂念茲空長大枝葉結根
失所纏風霜師曰甘谷名漢武帝西置甘京瓜沙等州其谷產菊可以入藥

示從孫濟夢弼曰濟字應物終給事中京兆尹

平明跨驢出未知適誰門蕭條轉折權門多噂沓

且復尋諸孫諸孫貧無事宅舍如荒村堂前

自生竹堂後自生萱好萱草秋已死竹枝霜

不蕃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

放手傷葵根淘米刈葵教其為人少阿翁懶

墮久覺兒行步奔所來為宗族亦不為盤飧

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具論勿受外嫌猜同姓

古所敦洙曰詩噂沓背憎箋噂沓猶相對談語背則相憎也傳饋盤飧易自求口

實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鶴曰靈湫在驪山湯

泉之東洙曰漢郊祀志湫淵也注水清徹可愛不容穢濁龍所居也

東山氣鴻濛宮殿居上頭君來必十月君來語輕

樹羽臨九州陰火煮玉泉噴薄漲巖幽有時
浴赤日光抱空中樓閣風入轍跡廣原延冥
搜拂天萬乘動觀水百丈湫幽靈斯可恠王
命官屬休初聞龍用壯擘石摧林丘中夜窟
宅改移因風雨秋倒懸瑶池影屈注滄江流
味如甘露漿揮弄滑且柔翠旗淡偃蹇雲車
紛少留簫鼓蕩四溟異香泱泱浮鮫人獻微
綃曾祝沉豪牛百祥奔盛明古先莫能儔坡

施金蝦蟆出見蓋有由至尊顧之笑王母不
遣收復歸虛無底化作長黃虬飄飄青瑣郎
文采珊瑚鉤浩歌綠水曲清絕聽者愁希曰

校獵賦鴻濛沈茫師古曰廣大貌鴻胡孔切
濛其孔切趙曰長安志云開元後玄宗嘗以
十月幸溫泉歲盡而歸詩崇牙樹羽洙曰木
玄虛海賦陽水不洽陰火潛然趙曰崑崙一
名閩風周穆王欲使車轍馬跡遍於天下洙
曰廣原乃崑崙東北鄉名也天台賦遠寄冥
搜海賦洪漭滄汙鮫人水居織綃者夢弼曰
曾重也祝史也穆天子傳天子至河宗奉璧
曾祝佐之祝沉牛馬羊豕又文山之民獻物
牛天子與之豪馬豪牛注云似麓牛也此言

玄宗幸溫泉至靈湫駐車祭龍蛟人獻綃以爲幣曾祝沉牛以爲牲也趙曰唐五行志有載蝦蟆色如金者或云驪山上有古碑載之矣洙曰漢制給事中黃門侍郎日暮入對青瑣門拜謂之夕郎洙曰馬季良長笛賦中取度於白雪綠水注二曲名

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

鶴曰橋陵

唐睿宗陵在奉先縣之西北豐山也
趙曰本同州蒲城縣建橋陵改爲奉先又昇爲赤
希曰舊史奉先縣以管橋陵制官員同赤縣

先帝昔晏駕茲山朝百靈崇岡擁象設沃野
開天庭即事壯重險論功超五丁坡陁因厚

地却略羅峻屏雲闕虛冉冉風松蕭泠泠石
門霜露白玉殿莓苔青宮女曉知曙祠官朝
見星空梁簇畫戟陰井敲銅餅中使日夜繼
惟王心不寧豈徒卹備享尚謂求無形孝理
敦國政神疑推道經瑞芝產廟柱好鳥鳴巖
局高嶽前嶽萃洪河左溼滌金城蓄峻趾沙
苑交迴汀永與奧區固川原紛眇冥居然赤
縣立臺榭爭岩葦官屬果稱是聲華真可聽

筆不停味無遣辭必中律利物常發矧綺繡相

展轉琳琅愈青熒側聞魯恭化秉德崔瑗銘

太史候鳧影王喬隨鶴翎朝儀限霄漢客思

迴林垆輶軻辭下杜飄颻凌濁涇諸生舊禩

褐旅泛一浮萍荒歲兒女瘦暮途涕泗零主

人念老馬廨宇容秋螢流寓理豈愜窮愁醉

未醒何當擺俗累浩蕩乘滄溟殊曰漢書官車晏駕注天

子初崩臣子之心猶謂官車晚出也楚辭招
魂象設君室靜安間些易習坎重險也蜀王
本紀天為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山修可曰

孫綽詩遠山却略羅峻屏希曰自唐以來內

官謂之中使趙曰禮記備物之享又視於無

形趙曰高岳謂嵩山洪河謂黃河也崔呂卹

切萃昨沒切山高貌澄烏定切滌于局切小

水也修可曰金城地名在唐為蘭州郡鶴曰

金城乃京兆屬縣兼州亦有金城官此與橋

陵近沙苑隸左馮翊洙曰西都賦防禦之阻

則天地之奧區焉岩崱高也莊子刀刃若發

於矧奚京切砥石也後漢魯恭為中牟令專

以德化為理崔瑗高於文辭有座右銘傳於

世王喬為葉令入朝數帝令大史伺望言有

雙鳧飛來乃舉羅得隻焉劉向列仙傳王

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七月七日乘白鶴於

緱氏山頭舉手謝時人而去漢書師古曰下
杜即今之杜城韓詩外傳田子方出見老馬
於野喟然問於御者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
為用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
不為也束帛而贖之

病後過王倚飲贈歌

麟角鳳觜世莫識煎膠續弦竒自見尚看王

生抱此懷在於甫也何由羨

謂我看王生如麟如鳳生又羨

我初讀再讀皆不可曉

且遇王生慰疇昔素知賤子甘

貧賤酷見凍餒不足耻多病沉年苦無健王

生怪我顏色惡荅云伏枕艱難遍瘡癘三秋
孰可忍寒熱百日相交戰頭白眼暗坐有胝
肉黃皮皴命如綫惟生哀我未平復為我力
致美肴膳遣人向市賒香粳喚婦出房親自
饌長安冬菹酸且綠金城土酥淨如練兼求
畜豕且割鮮密沽斗酒諧終宴故人情味晚
誰似令我手脚輕欲旋老馬為駒總不虛
讀

得詩別謂老馬反如駒之健啖不顧其後耳上下亦通有味

當時得意况

深眷但使殘年飽喫飯只願無事長相見此

創造亦合自然○情懷傾寫正欲如此非餅

也蒼舒曰東方朔十洲記鳳麟洲在西海中

央其上多麟鳳仙家煮鳳喙麟角合煎作膠

名曰續弦膠一名連金泥此物能續弓弩斷

弦及斷折之金以膠連使力折擊它處乃斷

續處不復斷也鄭曰抵丁尼反皮厚也夢弼

曰菹酢菜也酥羊乳所為也色白如練次公

曰土酥者謂彼土之酥也或注為蘆葦非夢

弼曰割鮮謂新殺者西都賦割鮮野食旋辭

癡切謂手脚輕欲旋舞也或作旋洙曰詩老

馬反為駒不顧其後

沙苑行鶴曰按寰宇記沙苑一名沙阜在同州馮翊縣南唐置沙

苑監掌牧養此詩當是其年奉
敕都使奏就羣校中點馬時作

君不見左輔白沙如白水繚以周牆百餘里

龍媒昔是渥洼生汗血今稱獻於此苑中駉

牝三十匹豐草青青寒不死食之豪健西域

無每歲攻駒冠邊鄙王有虎臣司苑門入門

天廐皆雲屯驪驪一骨獨當御春秋二時歸

至尊至尊內外馬盈億伏櫪在垆空大存逸

群絕足信殊傑個儻權竒難具論纍纍埏阜

藏奔突往往坡陁縱超越賦沙苑至角壯翻

同麋鹿遊浮深簸蕩鼃鼃窟兩語泉出巨魚

長比人丹砂作尾黃金鱗豈知異物同精氣

雖未成龍亦有神言其浴之感龍精氣往往

氣勦捷又勝寶劍篇語○夢弼曰前漢京兆

尹左馮翊右扶風謂之三輔同州昔為馮翊

郡故謂之左輔在州西北有白水縣以水白

故名白沙即沙苑也自沙苑至白水有百餘

里以墻圍遶牧馬監于此洙曰漢禮樂志天

馬徠龍之媒又馬生渥洼水中渥音握注於

佳切西域大宛馬日行千里至日中汗血詩

駉牝三千周禮夏官庾人掌攻駒注攻駒乘

其蹄齧者閑之左傳唐成公如楚有兩驪驪

馬馬融曰驪驪馬也馬似之驪息逐切驪色

莊切魏武樂府老驥伏櫪詩在坰之野顏延

年楮白馬賦雄志倜儻精權奇倜它歷切儻

它朗切夢弼曰埶阜言苑中山塢可以藏馬

之奔突坡陀言苑中沙汀可以縱馬之超越

也埶都回切洙曰顏延年楮白馬賦角壯永

深埶夢弼曰浮深謂馬浴於冰也海賦戲廣浮

送蔡希魯都尉還隴右寄高三十五

書記公自注時哥舒翰入奏勒蔡子

蔡子勇成癖寧弓西射胡健兒寧闔死壯士

耻為儒官是先鋒得材緣挑戰須身輕一鳥

過非闕字非歐語殊不覺其異槍急萬人呼雲幕隨開府

春城趕上都馬頭金匱匹駝背錦糶糊咫尺

雪山路歸飛西海隅上公猶寵賜突將且前

驅漢水黃河遠涼州白麥枯因君問消息好

在阮元瑜洙曰漢書注挑戰擿撓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挑徒了切夢弼曰金

匱匹謂金絡頭也上口答切下作荅切趙曰

馳背負物而以錦帕蒙之故曰糶糊洙曰西

域有白山通歲有雪亦名雪山漢張騫傳漢

使窮河源夢弼曰隴西記諸州深秋採白麥

釀酒洙曰魏志陳留阮瑀字元瑜都護曹洪

欲使管記室瑀不為屈師曰公欲因問高適

故以元瑜比之歐公詩話云陳舍人從易偶

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送蔡都尉詩身輕一

鳥其下脫一字陳公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

或云疾或云落或云下莫能定後得一善本

乃是過字陳公歎服以為

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

贈田九判官梁丘

鶴曰梁丘為哥舒翰府判官時從翰

朝入

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欵聖朝宛馬揔

肥春首宿將軍只數漢嫖姚陳留阮瑀誰爭

長京兆田郎早見招麾下賴君才並入獨能

無意向漁樵趙曰使節指哥舒翰降王謂吐蕃納欵也洙曰大宛馬嗜苜蓿

草宛於爰切夢弼曰漢書霍去病為嫫姚校尉服虔曰嫫姚音飄搖勁疾兒陳留阮瑀注

見上漢田鳳為郎容儀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之曰堂堂乎京兆田郎也邵氏聞見錄子

美詩霍嫫姚對春首苜蓿姚字如律當讀平聲退之云凡為文辭宜畧識字有以也夫又

云子美以鄭季對文章春首苜蓿對霍嫫姚或以為病惟知詩者能辨之

陪李金吾花下飲鶴曰金吾李嗣業漢唐六典金吾將

軍掌宮中及京城晝夜巡警

勝地初相引徐行得自娛見輕吹鳥毳隨意

數花鬚取其不經意。即事描寫如拂石細吹絮之類武人重客往往盡興

草稱偏坐香醪懶再沽醉歸應犯夜可怕李

金吾夢弼曰世說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著勝地毳充芮切細毛也

醉歌行公自注從姪勤落第歸作此以別之

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更小年能綴文總角草

書又神速世上兒子徒紛紛驩駟作駒已汗

血鷲鳥舉翮連青雲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

獨掃千人軍只今年纔十六七射策君門期
第一舊穿楊葉真自知暫蹶霜蹄未為失偶
然擢秀非難取會是排風有毛質汝身已見
唾成珠汝伯何由髮如漆春光淡沲秦東亭
渚蒲牙白水荇青風吹客衣日杲杲樹覺離
思花冥冥酒盡沙頭雙玉鉞衆賓已醉我獨
醒乃知貧賤別更苦吞聲躑躅涕泣零

寫得不濃至而止。洙曰晉陸機字士衡作
文賦馬二歲曰駒夢弼曰鷲鳥擊鳥也修可

曰三峽明月峽巫山峽廣澤峽洙曰漢蕭望
之以射策甲科為郎史記楚有養由基者去
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莊子馬蹄可以
踐雪霜夢弼曰漢趙壹傳咳唾成珠玉何曰
秦東亭即京城門外
東亭送別多於此處

戲簡鄭廣文 兼呈蘇司業 源明

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即騎馬歸頗遭

官長罵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賴有蘇司

業時時與酒錢趙曰唐史稱鄭虔在官貧約

年坐客寒無氈則
知公之詩真史矣

夜聽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鶴曰許

是居五臺學佛者

許生五臺賓業白出石壁余亦師粲可身猶
縛禪寂何階子方便謬引為匹敵離索晚相
逢包蒙欣有擊誦詩渾游衍四座皆辟易應
手看捶鈎清心聽鳴鏑清心語好精微穿溟滓飛
動摧霹靂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
超詣翠駁誰剪剔皆極形容君意人莫知人間夜

寥閔鄭曰河北有五臺山即文殊師利鎮毒

黑夢彌曰高僧傳曇鸞住汾州石壁玄中寺

寺近五臺山趙曰粲則僧粲可則慧可佛書

貪着禪味是菩薩縛夢彌曰維摩經一心禪

寂攝諸亂惡洙曰記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

亦已久矣易九二包蒙上九擊蒙項羽傳人

馬俱驚辟易數里夢彌曰莊子大馬之捶鈎

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洙曰前漢匈奴傳

冒頓作鳴鏑應劭曰骹箭也趙曰帝系譜曰

天地初起溟滓濛濛洙曰陶謂陶潛謝謂玄

暉靈運惠連也項籍傳諸將讐服莫敢枝梧

注小柱為枝斜柱為梧西京雜記文帝良馬

名紫燕爾雅駁如馬鋸牙食虎豹渾一作混

夢彌曰燕舊作

鸞歐公定作燕

上集卷之三

三

素

夏日李公見訪

公自注李時為太子家令鶴曰按宗室世

系表李公當是李炎

遠林暑氣薄公子過我遊貧居類村塢僻近
城南樓傍舍頗淳朴所願亦易求隔屋喚西
家借問有酒不墻頭過濁醪實事它人以展
席俯長流清風左右至自得客意已驚秋巢
多衆鳥喧葉密鳴蟬稠苦遭此物聒孰謂吾
廬幽水花晚色靜庶足充淹留預恐樽中盡

更起為君謀

趙曰城南樓長安城南公之所居也洙曰古今注蓮花亦名水

與鄠縣源大少府宴漢陂得寒字

鄠縣屬京兆陂在其境

應為西陂好金錢罄一餐飯抄雲子白

雲子終不

可解瓜嚼水精寒無計迴船下空愁避酒難主

人情爛熳持荅翠琅玕

趙曰雲子指言菰米飯也師曰漢武內傳

王母曰太上之藥乃有風實雲子夢彌曰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我青琅玕

九日曲江

夢弼曰西京記曲江以流水屈曲故名

綴席茱萸好浮舟菡萏衰百年秋已半九日

意兼悲江水清源曲荆門此路疑晚年高興

盡搖蕩菊花期

洙曰桓温九日宴龍山其地在荆州門外公疑龍山景物

與曲江相似也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夢弼曰奉先屬

京兆時公妻子在奉先按是年十一月安祿山反於范陽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

稷與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

已此志常覬豁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取

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非無江海志瀟洒送

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

構厦豈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顧惟

螻蟻輩但自求其穴胡為慕大鯨輒擬偃溟

渤以茲悟生理獨耻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

為塵埃沒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沉飲聊

自遣放歌頗愁絕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裂
天衢陰崢嶸客子中夜發霜嚴衣帶斷指直
不得結凌晨過驪山御榻在嵒岨蚩尤塞寒
空蹴踏崖谷滑瑤池氣鬱律羽林相摩戛君
臣留歡娛樂動殷膠葛賜浴皆長纓與宴非
袒裼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
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
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

慄况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中堂有神仙煙

霧蒙玉質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馳

蹄羹霜橙壓香橘

雜見風味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

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北轅就涇渭

官渡又改轍羣水從西下極目高崒兀疑是

崆峒來恐觸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撐聲憲

率行旅相攀援川廣不可越老妻旣異縣十

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徃共飢渴入門聞

號咷幼子飢已卒吾寧捨一哀里巷亦嗚咽
所媿爲人父無食致天折豈知秋禾登貧窶
有倉卒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迹猶酸
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
端齊終南瀕洞不可掇洙曰莊子瓠落無所容注猶廓落也詩注
契闊勤苦也潘曰劉毅云丈夫蓋棺事方定矣趙曰明皇開元天寶間無歲不幸驪山故
云御榻在巒嶂巒嶂徒結切嶂音齧山高皃趙曰蚩尤乘輿前導之旗羽林皃駕之軍也夢
洙曰膠葛之寓注曠遠深貌殷讀作隱按唐

書天子幸温泉賜從臣浴趙曰彤庭天子庭以丹飾之洙曰內金盞尚方器用也趙曰衛
霍皆以后戚而貴此以比楊國忠輩也洙曰
官渡即曹操袁紹相持之處崒兀高峻貌崒
藏沒切列子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
不周山折天柱絕地維夢弼曰憲宰聲不安
也上息七切下蘇骨切趙曰淮南子曰未有
天地鴻濛瀕洞上胡孔切下徒揔切夢弼曰
撥都活切拾也魏武詩明明如月何時可掇
東坡志林子美自許稷與契人未必許也然
其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
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稷契輩人口中語也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希曰奉

故蒲城縣劉爲奉先尉以其邑之山水爲障

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聞君掃
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畫師亦無數好
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豈但祁
岳與鄭虔筆跡遠過楊契丹得非玄圃裂無
乃瀟湘翻悄然坐我天姥下耳邊已似聞清
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元氣
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還雜
花遠漁翁暝踏孤舟立滄浪水深青冥闊欵

岸側島秋毫末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
臨江活劉侯天機精愛畫入骨髓自有兩兒
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
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若耶溪雲
門寺吾獨胡爲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

景情

玄淡脫活自在○夢弼曰祁岳鄭虔皆善畫

隋楊素畫傳於契丹故以爲號洙曰玄圃在

崑崙瀟湘二水名黃曰吳越志天姥山與括

蒼山相連夢符曰張華博物志舜死二妃淚

下染竹竹斑妃死爲湘水神貌莫角切十朋

曰南史何胤字子季隱居不仕以會稽山多

靈異往遊焉居
若耶山雲門寺

天育驃騎歌

洙曰天育廐名驃匹妙切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今之畫圖無乃是自便
踈是何意態雄且傑駿尾蕭梢朔風起毛爲
綠縹兩耳黃眼有紫焰雙瞳方矯矯龍性合
變化卓立天骨森開張伊昔大僕張景順考
牧收駒闕清峻遂令大奴字天育字即養也別養
驥子憐神俊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歎其材

盡下

如第

故獨寫真傳世人見之座右久更

新年多物化空形影嗚呼健步無由騁如今

豈無駿裏與驂騮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

夢弼

曰穆天子傳天子之馬走千里師道曰蕭梢者搖尾之貌鄭曰縹普沼切青黃色趙曰唐

兵志監牧之制其官領以太僕張景順開元時人爲監牧都副使大奴王毛仲也其父高

麗人坐事沒爲官奴時毛仲領內外廐按張說作隴右監牧頌德碑序云開元初牧馬二

十四萬後乃至四十三萬上顧謂張景順曰吾馬蕃育卿之力也對曰帝之力也仲之令

也臣何力之有焉周禮庾人掌攻駒洙曰世說支道林嘗養馬曰貧道重其神俊耳騷於

皎切裏奴了切神馬也驂騮色如
華而赤王良善御伯樂善相馬

詩 驄馬行公自注云太常良卿勅賜馬也李鄧公愛而有之命甫製

鄧公馬癖人共知初得花驄大宛種夙昔傳
聞思一見牽來左右神皆竦雄姿逸態何嶄
崒顧影驕嘶自矜寵隅目青熒夾鏡懸肉駿
礮礮連錢動朝來少試華軒下未覺千金滿
高價赤汗微生白雪毛銀鞍却覆香羅帕無緊

要有卿家舊物公能取天廐真龍此其亞晝

洗須騰涇渭深夕趨可刷幽并夜吾聞良驥
老始成此馬數年人更驚豈有四蹄疾於鳥
不與八駿俱先鳴時俗造次那得致雲霧晦
冥方降精近聞下詔喧都邑肯使麒麟地上

行洙曰晉王濟解相馬杜預嘗稱濟有馬癖

曰張衡西京賦隅目高睨注隅目謂目有角也顏延年赭白馬賦雙瞳夾鏡夢弼曰肉驥者肉突起礮礮然也礮烏罪切礮力罪切連錢謂馬文點綴如連錢也東坡志林余在岐

下見秦州進一馬驥如牛領下垂毛生肉端
蕃人云此肉驥馬也乃知鄧公驄馬行云肉
驥礮連錢動當作肉驥洙曰西域傳武帝
遣使者持千金以請宛善馬夢弼曰涇渭二
水在西幽并二州在北相去幾千里晝洗涇
渭夜刷幽并言其疾也洙曰顏延年賦旦刷
幽燕晝秣荆楚穆天子傳乘八駿之馬春秋
考異記曰地生月精為馬月數十二故馬十
二月而生

官定後戲贈

公自注時免河西尉為

進三大禮賦上使待制集賢院令宰
相陳希烈試文章為希烈所忌試後
止送有司參列選序擢河西
尉不拜改授右衛率府參軍

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老夫怕趨走率府

且逍遙耽酒須微祿狂歌託聖朝風刺故山

歸興盡回首向風颺洙曰陶潛為彭澤令郡

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
拳拳事鄉里小兒即解印賦歸去來

杜工部詩二卷補遺

漢陂行山谷曰艾葉荷花靜如拭拭訓

秋雨歎漫叟詩話云禾頭生耳黍穗黑今所

云秋雨甲子禾頭生耳木當作禾也

示從孫濟山谷曰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

放手字意

湯東靈湫蔡興宗正異云拂天萬乘動觀

詩有云翠華拂天來向東正文作沸非也

簡鄭廣文山谷曰廣文到官舍置馬堂階下

之語時時乞酒錢乞與也丘既切

赴奉先縣詠懷山谷曰朱門酒肉臭路有凍

宋厨有臭肉尊有餘酒而二軍有飢色舊引孟子殊非蔡興宗正異云豈知秋禾登貧窶

有倉卒別本未字一作禾今從之按此詩十一月作禾字明矣昌黎謂年登而妻啼飢實

此意也

山水障歌誠齋詩話云詩有驚人句老杜山

山起煙霧又對月云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曰樂天云遙憐天上桂華孤為問姮娥

要無月中幸有閑田地上何不中央種兩株東坡云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此類是也

驄馬行王彥輔曰古之善賦詩者工於用人

顏延年赭白馬賦曰且刷幽燕晝秣荆楚子美驄馬行曰晝洗須騰涇渭深夕趨可刷幽

并夜太白天馬歌曰雞鳴刷燕暮秣越蓋皆用顏賦也韓退之曰李杜文章在光艷萬丈

長信
哉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二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三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天寶十五
載自奉先

挈家避地鄜州
及陷賊中作

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復得之名譽早

第能此
起不患

辭窮愛客滿堂盡豪傑開筵上日思芳草安得

健步移遠梅亂插繁花向晴昊千里猶殘舊

冰雪百壺且試開懷抱垂老惡聞戰鼓悲急

觴為緩憂心擣少年努力縱談笑看我形容

已枯槁座中薛華善醉歌歌辭自作風格老

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此老歌行之妙

有不自知其所至者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

倒諸生頗盡新知樂萬事終傷不自保可氣

酣日落西風來願吹野水添金杯如澠之酒

常快意亦知窮愁安在哉忽憶雨時秋井塌

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豪俠趙曰書

正月上日注上日朔日也故玉燭寶典以正月一日為上日朱曰詩我心憂傷惄焉如擣

何劉沈謝謂何遜劉孝綽沈約謝朓也鮑照

字明遠修可曰宋景文公筆錄今人多誤鮑

照為鮑昭李商隱詩有肥烹鮑照葵之句昔

金陵人有得池中石刻作鮑照蓋武后名照

唐人讀照為昭爾洙曰晉衛玠

談道平子絕倒左傳有酒如澠

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

鶴曰時公自奉先來依舅氏崔少府

詩中云相公軍指哥舒翰時祿山反

客從南縣來浩蕩無與適旅食白日長況當

朱炎赫高齋坐林杪信宿遊衍聞清晨陪躋

攀傲睨俯峭壁崇岡相枕帶曠野懷咫尺始
智賢主人贈此遣愁寂危堦根青冥曾冰生
浙瀝上有無心雲下有欲落石泉聲聞復息
動靜隨所激鳥呼藏其身有似懼彈射吏隱
適情性茲焉其窟宅白水見舅氏諸翁乃仙
伯杖藜長松陰作尉窮谷僻爲我炊雕胡適
遙展良覲坐久風頗怒晚來山更碧相對十
丈蛟欵翻盤渦拆何得空裏雷殷殷尋地脉

蛟圻地亦實事非必寓言也空雷如此安得
入地尋之用此起興說到時事凡作詩皆然
豈有解詩專作
寓言使人厭見煙氛藹茜翠颺颺森慘戚崑

崙崕峒巔迴首如不隔前軒頽反照巉絕華
嶽赤兵氣漲林巒川光雜鋒鏑知是相公軍
鐵馬雲霧積玉觴淡無味胡羯豈強敵長歌
激屋梁淚下流在席人生半哀樂天地有順
逆慨彼萬國夫休明備征狄猛將紛填委廟
謀畜長策東郊何時開帶甲且未釋欲告清

宴罷難拒幽明迫三嘆酒食傷何由似平昔

幽明迫酒食傷皆俚拙。洙曰傳再宿曰信

宋玉招魂曾水峩峩希曰汝南先賢傳郭欽

夷隱于蟻陂之陽洙曰天台賦靈仙之所窟

宅夢弼曰雕胡菰米也宋玉賦主人之女為

臣炊雕胡之飯洙曰謝靈運詩引領與良覲

海賦盤渦谷轉渦鳥禾切水坳也殷於謹切

齒自秋切翠昨律切高峻貌希曰同州西與

南至華州皆不滿百里故華岳見於前軒趙

曰黃香天子頌曰獻萬年之玉觴本中曰此

言至尊盱食雖御酒而無味然有相公之軍

胡羯亦不足敵也洙曰書命畢公保釐東郊

又徐夷並與東郊不開史帶甲百萬罷一作

疲程曰左氏傳魏子曰惟食

忘憂吾子置食間三嘆何也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

鶴曰三川縣屬

黑水洛水會同得名華原指華原郡

豈非公自白水經華原而後至鄜州

我經華原來不復見平陸北上惟土山連天

走窮谷火雲無時出飛電常在目自多窮岫

雨行潦相逐感蒼甸川氣黃羣流會空曲清

晨望高浪忽謂陰崖踣恐泥竄蛟龍致遠恐

引繼登危聚麋鹿枯查卷拔樹礪硯共充塞如此

聲吹鬼神下勢閱人代速狀意不刻更高不更險與寄浩然
 有萬穴歸何以尊四瀆及觀泉源漲反懼江
 海覆漂沙坼岸去漱壑松栢禿乘陵破山門
 迴幹裂地軸交洛赴洪河及關豈信宿應沉
 數州沒如聽萬室哭穢濁殊未清風濤怒猶
 蓄何時通舟車陰氣不黤黠浮生有蕩汨吾
 道正羈束人寰難容身石壁滑側足雲雷屯
 不已艱險路更躅普天無川梁欲濟願水縮

因悲中林士未脫衆魚腹舉頭向蒼天安得

騎鴻鵠鄭曰歷呼回切水相擊也翁鬱也夢弼曰踣

蒲北切言浪高陰崖爲之沉澱也泥乃計切

查與槎同礪洛罪反硯口罪反礪硯沙石也

言水勢漂蕩枯查與沙石同共隘塞也薛曰

江河淮濟是謂四瀆鄭曰漂匹妙切浮也夢

弼曰華原縣有三門山洙曰春秋括地象云

地有三千六百軸夢弼曰寰宇記鄆州洛交
水在縣南乃洛水交會之所及關謂潼關
也鄭曰黤千敢切黤徒十切黤黠垢黑也
 昔別是何處相逢皆老夫使在晚唐則故人

還寂寞削迹共艱虞自失論文友空知賣酒

壚平生飛動意見爾不能無語見曾次實主

世說晉王戎過黃公壚謂後車客曰吾昔與

稽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壚自嵇阮云亡以

來便為時所羈繼今視此雖近邈若山河師

曰公少與高適李白常入酒壚論文酣詠自

亂離以來相失今見式顏則

平生飛動之意不能自已也

彭衙行夢弼曰左傳晉侯及秦師戰

在彭衙漢為彭衙縣其故城

在同州白水縣東北

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月照

白水山盡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顏參差谷鳥

吟不見遊子還十字最癡女饑咬我啼畏猛

虎聞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嗔小兒強解事

故索苦李餐一旬半雷雨泥濘相攀牽既無

禦濕備徑滑衣又寒有時經契闊竟日數里

間野果充糗糧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

宿天邊煙少留同家窪欲出蘆子關故人有
孫宰高義薄曾雲延客已曛黑張燈啓重門

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從此出妻孥相視
涕闌干衆雛爛熳睡喚起霑盤殮誓將與夫
子永結爲第昆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歡誰
肯艱難際豁達露心肝別來歲月周胡羯仍
構患何當有翅翎飛去墮爾前彭衙行是痛
定思痛非紀
行比也。洙曰書顏厚有忸怩濼乃定切糲
乾食也夢弼曰同家窪即同州同谷窪鳥瓜
切蘆子關在延州延昌縣北希曰孫宰當是
三川之宰鶴曰漢息夫躬絕命辭云涕泗流
兮萑蘭瓚曰萑蘭涕泣闌干也夢
弼曰夫子指孫宰也患胡官切

得舍弟消息二首

近有平陰信遙隣舍弟存側身千里道寄食
一家村烽舉新酣戰啼垂舊血痕不知臨老
日招得幾時魂鮑曰平陰屬河南郡
洙曰烽燧有寇則舉

汝懦歸無計吾衰往未期浪傳烏鵲喜深負
鵲鴿詩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兩京三十
口雖在命如絲洙曰西京雜記乾鵲噪而行
人至棠棣詩鵲鴿在原兄弟

難急

哀王孫

王深父曰時安祿山驚潼關

門諸嗣王及公主之在外者皆不及

從其後多為祿山所屠鮮有脫者此

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

家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起如童謠金鞭

斷折九馬死骨肉不待同馳驅腰下寶玦青

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

道困苦乞為奴已經百日竄荆棘身上無有

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

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長

語臨交衢且為王孫立斯須昨夜春風吹血

腥東來橐駝滿舊都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

勇銳今何愚竊聞太子已傳位聖德北服南

單于花門務面請雪恥慎勿出口他人狙哀

哉王孫慎勿踈五陵佳氣無時無忠臣之盛

隱語備盡情態。悲。鮑曰延秋門京城之西

駝謂賊自東都進也舊都謂長安宋曰史思明傳祿山陷南京以駝運兩京御府珍寶於范陽不知紀極師曰朔方健兒指哥舒翰領朔方兵守潼關也翰昔禦吐蕃稱精兵而今為賊所敗故云何愚也宋曰太子謂肅宗即位於靈武師曰南單于即回紇也回紇以花門白號勞面謂披其面度示誠恫也宋曰時回紇舉兵助順夢符曰漢耿秉卒匈奴聞之舉國號哭或至梨面流血梨即勞字勞利也古通用師曰狙竊聽也宋曰五陵漢五陵也趙曰後漢蘇伯阿望春陵城曰氣佳哉鬱鬱葱葱

月夜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

憶長安

愈緩愈悲 俛仰只是

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

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

鄭曰鄜州今陝西路鄜芳無切幌戶

廣切 帷也

遣興

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問知人客姓誦得

老夫詩

最是 真意

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鹿門

攜不遂鴈足繫難期天地軍麾滿山河戰角

悲儻歸免相失見日敢辭遲

落魄怨極能自道者。語少意

多善自寬。洙曰：驥子公之子宗武也。後漢龐德公携妻子隱鹿門山。蘇武傳：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仰魚向切。

曲江三章章五句

曲江蕭條秋氣高，菱荷枯折隨風濤。遊子空嗟垂二毛，白石素沙亦相蕩。哀鴻獨叫求其

曹洙曰：傳君子不禽二毛。注：頭白有二色。

即事非今亦非古，長歌激越梢林莽。比屋豪華固難數，吾人甘作心似灰。弟姪何傷淚如

雨謂聞此歌也。洙曰：宋玉風賦：感石伐木，梢殺林莽。莽，莫補切。宿草也。

自斷此生休問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南山邊，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

年雄豪放蕩，語盡氣盡。宅人稱豪說霸，更不足道。洙曰：杜曲在長安之南，公之所居也。漢李廣屏居藍田南山中，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没羽，視之石也。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

悲陳陶鮑曰：是年十月辛丑，房琯及

琯又以南軍戰敗績。希曰：陳陶斜在咸陽縣而公止云陳陶，蓋斜者山澤

之名故又曰陳陶澤東坡志林悲陳陶云四萬義軍同日死此房瑄之敗也唐書作陳濤不知孰是時瑄臨敗猶欲持重以有所伺而中人邢延恩促戰遂大敗故次篇悲青坂云焉得附書與我軍思待明年莫倉卒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

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羣胡歸來雪洗

箭仍唱胡歌飲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

更望官軍至洙曰漢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趙曰羣胡指朔方安西

回紇大食兵相助討賊然夷狄之性不無殘擾故房瑄雖喪兵而都人不願胡兵討賊只

望官軍至也

悲青坂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黃頭奚

兒日向西數騎彎弓敢馳突山雪河水晚蕭

颺青是烽煙白人骨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

明年莫倉卒夢弼曰地理志伊吾郡有太白山青坂去太白凡五里唐書志

太白山在岐州郿縣按房瑄時起軍於太白古樂府飲馬長城窟希曰奚兒謂祿山所發

同羅奚契丹室韋之衆黃頭謂以黃蒙其頭也晚一作野颺色檨切

對雪

戰哭多新鬼，愁吟獨老翁。亂雲低薄暮，急雪

舞回風。瓢棄樽無綠，爐存火似紅。一字數州

消息斷，愁坐正書空。杜曰：酒曰綠。酒沈休文

說殷浩被黜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

元日寄韋氏妹

至德二載在賊中作

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郎伯殊方鎮京華，

舊國移春城。迴北斗，郢樹發南枝。不見朝正

使啼痕滿面垂

洙曰：鍾離縣屬濠州。夢弼曰：郎伯乃妹之郎伯，謂韋氏也。

趙曰：長安上直北斗，故謂之北斗城。希曰：秦城疑是秦城。夢弼曰：郢楚地也。言郢乃紀妹

氏之所寓也

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

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

短，渾欲不勝簪。收得是如此。更深更長乃

墳首三星在，留言不可久也。古人為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

之者足以戒近世唯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
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
別鳥驚心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深明無
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
悲則時可知矣它
皆類此不可徧舉

憶幼子

洙曰公之幼子宗武小名驥子

驥子春猶隔鶯歌暖正繁別離驚節換聰慧
與誰論澗水空山道柴門老樹村憶渠愁只
睡炙背俯晴軒

趙曰澗水柴門指言鄆州羌村寄家之地

一百五日夜對月

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

應更多

語貴不犯。怨而不傷狂

此離放紅

藥五字本想像嘖青蛾牛女漫愁思秋期猶

渡河

洙曰漢郊祀歌月穆穆以青波顏師古云言月光穆穆如金之波流也

此離別離也此匹婢切詩有女此離紅藥桂花也
趙曰青蛾或作娥非本作蛾翠眉之謂也
洙曰牽牛織女三星世說牛女隔河而居七夕則渡河而會

哀江頭

夢弼曰曲江為京都勝賞之地遭祿山焚劫之後荒涼公

故有感也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頭宮
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憶昔霓旌下南
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
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
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墮雙飛翼明
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
無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
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

南忘城北

如何一句道盡第常謂之云耳○

旁有殿宇安史亂後其地盡廢文宗覽子美詩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因建紫雲樓落霞亭歲時賜宴又詔有司於兩岸建亭館焉洙曰南苑在曲江池坊南昭陽漢殿名李白詩漢宮誰第一飛燕在昭陽此以喻楊貴妃也唐制內官才人七人射食亦切趙曰血污遊魂謂車駕次馬嵬賜貴妃自盡夢弼曰渭水在京城劔閣在蜀時明皇西幸尚留蜀也蘇穎濱曰大雅絲九章頌太王遷幽建都邑管宮室而已至其八章廼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始及昆夷之怒尚可也至其九章廼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跡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棄侮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雖相去絕

遠而氣象聯絡觀者知其脉理之為一也蓋
附離不以鑿柄此最為文之高致耳若杜陷
賊時有哀江頭詩予愛其詞氣如百金戰馬
注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
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
恐失之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洙曰孔巢父字弱翁兖州人少與李
白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隱於徂徠
山號竹溪六逸永王璘赴江淮以從
事辟之巢父察其必敗側身潛遁由
是知名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長

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

遠春寒野陰風景暮不必有所從來不必有

上字浩然以蓬萊織女回雲車指點虛無引

歸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

君只欲苦死留兩君具富貴何如草頭露蔡

侯靜者意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罷琴惆悵

月照席幾歲寄我空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

道甫問信今何如其跌蕩創體類自得意故

成一家言。洙曰莊子鴻

濛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希曰淵明詩彭祖愛永年掉頭不可住夢弼曰巢父善屬文吟詩有徂徠集行於世趙曰珊瑚樹生海底石上見晉書深曰左氏傳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有子謂其子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吾惧其生龍蛇以禍女夢弼曰靜者謂蔡侯之為人恬靜而其歎意有餘也除庭除也空中書謂鴈傳書也趙曰禹穴在會稽山上深曰南尋禹穴見李白一若逢李白騎鯨魚希曰法華經問訊如來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魯豈曰大雲寺在長安贊公為

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便爾夜深殿突兀

大雲寺主

風動金琅璫天黑閉春院地清棲暗芳玉繩

回斷絕鐵鳳森翺翔梵放時出寺鍾殘仍殷

牀明朝在沃野苦見塵沙黃如此自好修

薩各坐香樹下聞斯妙香即獲得藏三昧希

曰琅璫字見漢書皆以為長鎖公今所用蓋指為鈴鐸故東坡有風動琅璫月向西洪龜

父有琅璫鳴佛屋之句皆木此珠曰玉繩星

名趙曰陸倕石闕銘銅爵鐵鳳之工蓋施爵鳳於屋脊上者梵放蓋佛事至梵音必唱而

史記沃野千里珠曰

兒童汲井華慣捷餅在手霑灑不濡地埽除

似無箒明霞爛復閣霽霧塞高牖側塞被徑

花飄飄委墀柳艱難世事迫隱遁佳期後晤

語契深心那能揔鉗口閑情磊落奉辭還杖策暫

別終回首泱泱泥污人狎狎國多狗既未免

羈絆時來憩奔走近公如白雪執熱煩何有

修可曰本草井花水謂平旦第一汲者夢弼曰復重也塞拓開也狎魚斤切按字當作狎

犬吠聲也又狎與信通宋玉九辨猛犬信信而近吠

心在水精域衣霑春雨時洞門盡徐步深院

果幽期果知所願與愜幽期同但果字到扉

開復閉撞鍾齊及茲醍醐長發性飲食過扶

衰把臂有多日開懷無愧辭要此黃鸞度結

構紫鴿下呆愚愚意會所適花邊行自遲湯

休起我病微笑索題詩趙曰江揔大莊嚴寺碑云光遍水精之城

齊一作齋洙曰釋經言聞正法如食醍醐然

覺範曰世說云淳酪養性人無妬心則醍醐

之能發性抑可知已此釋經所以取喻正法

也洙曰絕交論把臂之英余曰漢書音義呆

惠休姓湯氏善屬文

細軟青絲履光明白氎巾深藏供老宿取用

及吾身亦自宛轉自顧轉無趣交情何尚新道林

才不世惠遠德過人雨瀉暮簷竹風吹青井

芹天陰對圖書最覺潤龍鱗索意寫景俱異想見其處。鄭

曰氎達協切毛布也時可曰南史高昌國有草實如繭其中絲如細纒名為白氎國人取

之織以為布洙曰晉沙門支遁字道林有才辨高僧惠遠有宿德夢弼曰青井芹謂青泥

坊芹菜集有贈崔氏草堂詩飯煮青泥坊裏芹是也

雨過蘇端公自注端置酒下園曰端時自依按唐科名記端來

春始及第

雞鳴風雨交久旱雨亦好杖藜入春泥無食

起我早諸家憶所歷一飯跡便掃人情有此蘇侯

得數過歡喜每傾倒也復可憐人呼兒具梨

棗濁醪必在眼盡醉攄懷抱紅稠屋角花碧

委墻隅草親賓縱談詭喧鬧慰衰老況蒙需

澤垂糧粒或自保妻孥隔軍壘撥棄不擬道

喜晴

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出郭眺西郊蕭蕭
春增華青熒陵陂麥窈窕桃李花春夏各有
實我饑豈無涯善自寬干戈雖橫放慘淡鬪龍
蛇甘澤不猶愈且耕今未賒丈夫則帶甲婦
女終在家力難及黍稷得種菜與麻千載商
山芝往者東門瓜其人骨已朽此道誰疵瑕
英賢遇軼軻遠引蟠泥沙顧慙昧所適迴首

白日斜漢陰有鹿門滄海有靈查焉能學衆

口咄咄空咨嗟

朱曰西都賦琳珉青熒莊子青青之麥生於陵陂橫戶孟

切四皓避秦入商雒山採芝以食隱而不出邵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史記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朽矣賈誼傳鳳縹縹而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楊子龍蟠于泥希曰鹿門龐德公隱地在漢水之陰趙曰張華博物志天河與海通世有人居海渚年年八月見浮槎去來不失期查與槎同洙曰世說殷浩被黜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

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

夢弼鄭

駙馬名潛曜尚臨晉公主廣文名虔

駙馬乃虔之姪也

鶴曰鄭駙馬池臺

不謂生戎馬何知共酒杯不一吐吐然臍郿塢敗

經死地披寫忽登臺是是重對秦簫發俱過阮

宅來醉留春夜舞淚落強徘徊洙曰老子天

生於郊漢董卓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萬歲

城及呂布殺卓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

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

曙蘇武為漢中郎漢使匈奴單于使武牧羶

北海上武仗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毛盡落

留十九年而還鶴曰是年正月祿山為安慶

緒所弒故有然臍之喻又公與鄭時同在賊

中故相期為漢臣之回也夢弼曰列仙傳蕭

史善吹簫秦繆公以女弄玉妻焉晉阮咸與

叔父籍為竹林之遊居道之比此以秦簫美

駙馬又以二阮比其叔姪也

喜達行在所三首夢弼曰肅宗即位

西憶歧陽信無人遂却迴眼穿當落日心死

著寒灰霧樹行相引蓮峯望或開荒村歧路

而往並山曲折或見其背或見其所親驚老

瘦辛苦賊中來趙曰岐陽乃鳳翔也著陟略

愁思胡笳夕不待淒涼漢苑春生還今日事

間道暫時人五字可傷即旦暮司隸章初覩

此情如何南陽氣已新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

此豈隨人憂樂語沈曰胡笳胡人捲蘆葉

吹之以作樂洙曰後漢班超妹昭上書請超

曰可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間道言伺

師曰暫時人言不敢保其性命也夢弼曰後

漢光武紀更始將北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

校尉使前修整官府於是致僚屬作文移一

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

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繡鬢莫不笑之或有

畏而走者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

吏或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宮威儀謝玄

暉詩還覩司隸章又庾信哀江南賦反舊章

於司隸洙曰光武紀望氣者蘇伯阿為王莽

使至南陽遙望見春陵郭喏曰氣佳哉鬱鬱

葱蔥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獨行中路間關憂

者一見猶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影靜千官

裏心蘇七校前只影靜心蘇字每日跋涉擾

喜亦未易自言它人無此苦有此今朝漢社

苦無此言又不知前人已言爾

稷新數中興年鶴曰太白山在鳳翔武功縣

師有南北軍屯武帝內增七校注中壘屯騎

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八校尉胡

也騎不常置故言七

也鄭曰中竹仲反

述懷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

得西走詩中未見有為賊所得一節豈非以

脫身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慙生還

也

親故傷老醜涕淚受拾遺流離主恩厚柴門

雖得去未忍即開口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

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山中漏茅屋誰

復依戶牖摧頽蒼松根地冷骨未朽幾人全

性命盡室豈相偶嶽峯猛虎場鬱結回我首

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

亦何有極一時憂傷之懷賴自能賦毫漢運

初中興生平老耽酒沈思歡會處恐作窮獨

叟鄭曰潼從紅切水名出廣漢上有關名潼關關懿眉殞切鶴曰通典云唐武后垂拱中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以來尤為清選寓三川嶽去金切峯魚音切山貌中興竹伴反

得家書

去憑遊客寄來為附家書今日知消息他鄉
且舊居熊兒幸無恙驥子最憐渠臨老羈孤
極傷時會合踈二毛趨帳殿一命侍鸞輿北
關妖氛滿西郊白露初涼風新過鴈秋雨欲

生魚農事空山裏眷言終荷鋤

師曰熊兒即宗文驥子即

宗武公之子也鶴曰風俗通云噬虫曰恙古者人多野宿為恙所嚙故早相見必勞問曰無恙乎洙曰傳君子不禽二毛注頭白有二色帳殿言天子行幸所在以帳為殿也師曰周有一命再命之士洙曰時公至行在授左拾遺故有一命之語北關妖氛謂京師尚未收復也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鶴曰涼州漢武

威郡唐屬隴右乃河西節度治所

驄馬新鑿蹄銀鞍被來好

鮮麗稱事非繡衣衰颯老人語

黃白郎騎向交河道問君適萬里取別何草
草天子憂涼州嚴程到須早去秋羣胡反不
得無電掃此行牧遺昨風俗方再造族父領
元戎名聲閣中老奪我同官良飄飄按城堡
使我不能餐令我惡懷抱若人才思闊溟漲
浸絕島罇前失詩流塞上得國寶皇天悲送
遠雲雨白浩浩東郊尚烽火朝野色枯槁西
極柱亦傾如何正穹昊

師曰漢桓典為御史常乘驄馬時人語曰

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洙曰漢侍御史有繡衣直指持斧捕盜唐安西去交河郡七百里以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希曰去秋指至德元載時吐蕃陷隴右宕鄯郭涼等州涼州為節度之所治不可使失故天子憂之正後詩所謂須存武威郡之意也鶴曰族父謂杜鴻漸按本傳至德二載遷河西節度使慶弼曰公時為拾遺長孫為侍御史皆諫官故云同官東郊謂史思明西極謂吐蕃也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鶴曰漢中

唐興元府本梁州

威弧不能弦自爾無寧歲川谷血橫流豺狼

沸相噬天子從北來長驅振凋敝頓兵岐梁
下却跨沙漠裔二京陷未收四極我得制蕭
索漢水清緬通淮湖稅使者紛星散王綱尚
旒綴南伯從事賢君行立談際坐知七曜曆
手畫三軍勢冰雪淨聰明雷霆走精銳幕府
輟諫官朝廷無此例至尊方盱食仗爾布嘉
惠補闕暮徵入柱史晨征憩正當艱難時實
藉長久計回風吹獨樹白日照執袂慟哭蒼

烟根山門萬里閉居人莽牢落遊子方迢遰

徘徊悲生離局促老一世陶唐歌遺民後漢

更列帝我無匡復資聊欲從此逝洙曰易弦

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揚雄河東賦覆

天狼之威弧黃曰天子從北來言肅宗即位

於靈武洙曰頓兵岐梁下言肅宗移兵鳳翔

也詩為下國綴旒又公羊傳君若贅旒處趙

曰南伯謂漢中王將也修可曰漢志注日月

五星謂之七躍洙曰左傳伍奢曰楚君大夫

其盱食乎注盱晏也鶴曰補闕掌供奉諷諫

又御史在殿柱之間亦謂之柱下史此謂樊

以侍御史為判官也洙曰左傳吳季札來聘

請觀於周樂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

何

氏之遺民乎夢弼曰後漢更列帝謂光武建中興之業也漢紀高帝曰吾亦從此逝矣

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

鮑曰亞字次公肅宗在靈

武上書論當時事擢校書郎時杜鴻漸節度河西奏署幕府

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盛夏鷹隼擊

杜亞何如

發語怪怪深似有足望者時危異人至今弟草中來蒼然

請論事詔書引上殿奮舌動天意兵法五十

家爾腹為篋笥應對如轉丸踈通略文字經

綸皆新語足以正神器宗廟尚為灰君臣俱

下淚崆峒地無軸青海天軒輊西極最瘡痍

連山暗烽燧帝曰大布衣

曰字恐誤

藉卿佐元帥

坐看清流沙所以子奉使歸當再前席適遠

非歷試須存武威郡為畫長久利孤峯石戴

驛快馬金纏轡黃羊飫不羶蘆酒多還醉踴

躍常人情慘澹苦士志安邊敵何有反正計

始遂吾聞駕鼓車不合用騏驎龍吟迴其頭

孤峯石戴驛龍吟迴其頭皆奇語

夾輔待所致

夢弼曰老子天下神器不

何

可爲也崆峒山在西博物志地有三千六百
軸此言吐蕃入寇也青海在東乃哥舒翰戰
處詩如輕如軒此言山東危而不安也彥輔
曰邊方有警晝則燔燧夜則舉烽宋曰書西
被于流沙漠漢文帝前席賈生夢弼曰武威郡
卽安西都護府也羶羊臭也大觀三年郭隨
使虜將舉黃羊飫不羶蘆酒多還醉以問虜
使時立愛立愛云黃羊野物可獵取食之不
羶蘆酒糜谷醞成可撥醅取不醉也但力微
飲多卽醉二物皆北方所有信子美之言驗
矣蘆蔡肇本作虜引虜酒千杯不醉人爲證
希曰漢高帝紀撥亂世反之正修可曰漢書
光武時異國有獻名馬日行千里詔
以馬駕鼓車宋曰左傳夾輔周室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防禦判官

夢

曰同谷郡今成州晉仇池郡

昔沒賊中時潛與子同遊今歸行在所王事
有去留偏側兵馬間主憂急良籌子雖軀幹
小老氣橫九州挺身艱難際張目視寇讎朝
廷壯其節奉詔令參謀鑿輿注鳳翔同谷爲
咽喉西扼弱水道南鎮抱罕陬此邦承平日
剽劫吏所羞況乃胡未滅控帶莽悠悠府中
韋使君道足示懷柔令姪才俊茂二美又何

齊

求受詞大白脚走馬仇池頭古色沙土裂積
雪陰雲稠羗父豪豬鞞羗兒青兕裘吹角向
月窟蒼山旌旆愁鳥驚出死樹龍怒拔老湫
古來無人境今代橫戈矛傷哉文儒士憤激
馳林丘中原正格鬪後會何緣由百年賦命
定豈料沉與浮且復戀良友握手步道周論
兵遠壑淨亦秀亦可縱冥搜題詩得秀句札
翰時相投洙曰天子行幸所在曰行在孝祥

面皆有弱水遶之洙曰唐安昌郡河州里枹
罕縣枹罕故羗侯也枹音孚本枹鼓字也太
白山在鳳翔郿縣仇池在成州上祿縣山上
有池夢弼曰山海經注豪豬能以頸上豪射
人也說文兕如野牛青色皮厚可為鎧秦伯
曰樂錄云蚩尤率魍魎與黃帝戰于涿鹿帝
乃命吹角為龍以禦之洙曰月窟西極也格
鬪相抗而殺之曰格魯曰詩有扶之杜生于
道周釋文
周曲也

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

使三十韻洙曰郭中丞英乂也郭知

英乂以將門子特見任用

詔發西山將秋屯隴右兵淒涼餘部曲燁赫
 舊家聲鷓鴣乘時去驂驪顧主鳴艱難須上
 策容易即前程斜日當軒蓋高風卷旆旌松
 悲天水冷沙亂雪山清松沙皆屬點綴和虜猶
 懷惠防邊詎敢驚上句有風下句傷時古來於異域鎮
 靜示專征燕薊奔封豕周秦觸駭鯨中原何
 慘黷餘孽尚縱橫箭入昭陽殿笳吟細柳營
 內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宸極妖星動園陵

殺氣平空餘金枕出無復總帷輕如箭入昭陽至總帷

金枕愈甚矣非所忍言毀廟天飛雨焚宮火徹明杲恩

朝共落榆桷夜同傾三月師逾整羣胡勢就

烹瘡痍親接戰勇決冠垂成妙譽期元宰殊

恩且列卿幾時回節鉞戮力埽撓捨圭竇三

千士雲梯七十城語不必屬隨意描畫恥非齊說客甘

似魯諸生通籍微班忝周行獨坐榮隨肩趨

漏刻短髮寄簪纓徑欲依劉表還疑厭禰衡

漸衰那此別忍淚獨含情廢邑狐狸語空村
虎豹爭人頻墜塗炭公豈忘精誠元帥調新
律前軍壓舊京安邊仍扈從莫作後功名

西山將謂英又先為秦州都督詔還加隴右節度也

指西山也 洙曰左傳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

幽州陷河北及洛陽長安此所謂奔突幽薊而觸冒周秦也

祿山既殺慶緒為寇此所謂餘孽尚縱橫也

洙曰箭檄書箭也昭陽漢殿名趙曰漢周亞夫細柳營在長安笳吟細柳言胡人之笳乃

在漢營也王子白衣行言王子以避亂之故

隱迹為白衣而行也 夢弼曰南史沈炯字初明為魏所虜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

之陳巳思鄉之意云甲帳朱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盃遂出人間或引孔氏志怪漢盧充家

西有崔少府暮充與崔女為婚得金盃一枚事非也 洙曰罕恩漢書注連闕連閣也

釋文妖星也 上初銜下楚耕切記儒有華門圭竇注門旁窬穿墻為竇如圭墨子楚王令

公輸作雲梯以攻宋漢酈食其傳韓信東擊齊齊軍歷下以拒漢食其說齊王田廣罷歷

下守備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度兵襲齊叔孫通傳臣願徵魯諸生與臣

弟子共起朝儀通籍通朝籍也 微班公自謂為拾遺也 詩寘彼周行箋云周之列位也

漢宣秉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

號曰三獨坐此以美英乂也魏志王粲以西
京擾亂皆不就辟乃之荊州依劉表漢彌衡
注凡前夢弼曰時朝廷以廣平王淑為元帥
李嗣業為前軍收復長安新律謂師律也扈
從謂扈駕
復還闕也

送楊六判官使西番

鶴曰是年吐蕃遣使來請討賊

且修好肅宗遣給事中南巨川往報聘楊蓋贊巨川以行者

送遠秋風落西征海氣寒帝征氛祲滿人世
別離難絕域遙懷怒和親願結歡勅書憐贊
普兵甲望長安宣命前程急惟良待士寬子

雲清自守今日起為官垂淚方投筆傷時即
據鞍儒衣山鳥怪漢節野童看邊酒排金盃
夷歌捧玉盤草肥蕃馬健雪重拂廬乾慎爾
參籌畫從茲正羽翰歸來權可取九萬一朝

搏權可取稍碍不是氣象。趙曰往吐蕃當

謂京師尚未收復也贊普叶蕃君長名洙曰

漢楊雄字子雲三世不徙官草太玄有以自

守泊如也班超家貧為官傭書久勞苦投筆

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馬援

老未許之援據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趙曰吐蕃聯毳帳以居號大小拂盧也莊子鵬之徙於南冥也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哭長孫侍御鶴曰前有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當是得

武威之命未到而死

道為詩書重名因賦頌雄禮闈曾擢桂憲府

舊乘驄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唯餘舊臺

栢蕭瑟九原中洙曰禮闈禮部所設以取士

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憲府御史所居之署也漢栢典拜侍御史常乘驄馬趙

曰漢朱博傳御史府中列栢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檀弓注卿大夫之墓地左九原

奉贈嚴八閣老鮑曰嚴武時為給事中夢弼曰按李肇國

史補宰相相呼為堂老兩省相呼為閣老公時為左拾遺與武正聯兩省也

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蛟龍得雲雨鷓鴣

在秋天客禮容踈放官曹可接聯新詩句句

好應任老夫傳鶴曰漢舊儀丞相聽事閣曰

登黃閣蓋給事中屬門下省其長曰侍中與中書令參摠而顯判省事即宰相也給事掌

分判省事故
得同登黃閣

留別賈嚴二閣老兩院補闕得聞字

鶴曰時賈至為中書舍人嚴武為給事中又按公是年六月薦岑參狀左補闕乃韋少遊裴薦也

田園須暫住戎馬惜離羣去遠留詩別愁多
任酒醺一秋常苦雨今日始無雲山路晴吹
角那堪處處聞

晚行口號

鮑曰公時家在鄜州有墨制許往省視。八月自鳳

三川不可到歸路晚山稠落鴈浮寒水饑烏

荆還鄜州及扈從還京作

集成樓市朝今日異喪亂幾時休遠愧梁江

揔還家尚黑頭

人知江令自陳入隋不知其自梁時已達官矣自梁入陳

又自陳入隋歸尚黑頭其人物心事可知者

一梁字而不勝其媿矣詩之妙如此豈待罵

哉。趙曰三川鄜州縣名也。夢弼曰江揔自揔持在陳掌東宮管記與太子為長夜之飲

後主即位授尚書令京城陷入隋為上開府復歸老江南

獨酌成詩

燈花何太喜酒綠正相親醉裏從為客詩成

覺有神至淺淺者亦自喻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

苦被微官縛低頭愧野人洙曰西京雜記陸賈曰目矚得酒食

燈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微大亦宜然

徒步歸行公自注贈李特進自鳳翔赴鄜州途經邠州作魯豈

巨特進李嗣業也時守邠州公經途作此贈之就其借乘馬代勞住鄜州也

明公壯年值時危經濟實藉英雄姿國之社

稷今若是武定禍亂非公誰鳳翔干官且飽

飯衣馬不復能輕肥青袍朝士最困者白頭

拾遺徒步歸人生交契無老少論交何必先

同調妻子山中哭向天須公櫪上追風驃謂家

人望其歸須借馬馳去。洙曰論交一作論心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師曰

櫪馬槽也修可曰崔豹古今注始皇有七馬一曰追風廣韻馬黃白色曰驃希曰按李嗣

業傳嗣業至鳳翔上謁肅宗喜曰卿至賢於數萬眾以為前軍收長安嗣業忠毅憂國不

計居產前後賞賜皆以助軍有死馬千疋

玉華宮

夢弼曰按唐志玉華宮在坊州宜君縣之鳳皇谷寰宇記

正殿覆瓦餘皆葺茅當時以為清涼勝於九成宮也師曰自此詩以下至

羗村乃公趨鄜路紀所經見兼述抵家情況

溪回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

絕壁下

哀思苦語轉換簡遠有長篇餘韻未更自傷非意所及

陰房鬼

火青壤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色正瀟灑

美人為黃土況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

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

間誰是長年者

起結淒黯讀者殆難為情。悔聖俞曰玉華宮近有晉符

堅墓前右溪曰醺醺蓋取溪色如酒色之碧也溪回言回遠也惟回遠故松風不歇夢弼

曰淮南子人血為燐許慎注兵死之血為鬼火燐者鬼火之名深曰莊子子綦曰汝聞人

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

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巳也注籟籟也夢弼曰美人言殉葬木偶也公詩末

意蓋傷符堅安在美人已化為黃土是以憂來浩歌揮淚盈把又自傷在征途間豈能長

平久者

九成宮

夢弼曰按唐志九成宮在鳳翔府麟遊縣西五里本隋仁

更名焉山有九重故有九成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并畫地形曾宮憑風迥

岌業土囊口立神扶棟梁鑿翠開戶牖雄二語

其陽產靈芝其陰宿牛斗紛披長松倒揭嶂

怪石走哀猿啼一聲客淚迸林藪荒哉隋家

帝製此今頽朽向使國不亡焉為巨唐有雖

無新增修尚置官居守巡非瑤水遠跡是雕

墻後感嘆之九我來屬時危仰望嗟嘆久天

得感嘆之九

王守太白駐馬更回首夢弼曰曾與層同迥

逆怯切岌業山貌張衡西京賦狀巍峩以岌

業宋玉風賦夫風起於青蘋之末盛怒於土

囊之口魯靈光殿賦神靈扶其棟宇又飛陛

揭嶂魚列切鶴曰唐志云九成宮寺等太宗高宗堂

臨幸舊史志云九成宮勅監一人副監一人

丞一人錄事一人府三人史五人洙曰周穆

王遊於崑崙山見西王母與宴於瑤池之上

峻宇雕墻趙曰守音狩太白山名守之為義

羗村三首

夢弼曰鄜州圖經州治洛交縣羗村洛交村墟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烏雀噪歸客

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

蕩生還偶然遂隣人滿墻頭感嘆亦歔歛夜

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更字正合反聲。當時適然千載之淚常

在人目詩三百不多見也。

馮曰赤雲西峰

返照雲漢皆赤色洙曰班孟堅西都賦巖峻

峭崿金石崢嶸

注崢嶸高秀也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

復却去憶昔好追涼故遶池邊樹蕭蕭北風

勁撫事煎百慮賴知禾黍收已覺糟牀注如

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

洙曰禾黍一作黍秫又黍稌魯曰糟牀即

酒醉也

羗雞正亂叫客至雞鬪爭驅雞上樹木始聞

扣柴荆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

攜傾榼濁復清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

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為父老歌艱難媿

深情歌罷仰天歎四坐淚縱橫

北征鶴曰公自鳳翔還廊州此詩述

東坡曰北征詩識君臣之大體忠義

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詩眼曰孫

莘老嘗謂老杜北征詩勝退之南山

詩王平甫以謂南山勝北征終不能

相服時山谷尚少乃曰若論工巧則

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

國風雅頌相為表裏則北征不可無

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論遂

定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

問家室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慙恩私

被詔許歸蓬華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

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緯固

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揮涕戀行在

道途猶恍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

踰阡陌人煙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

血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

得飲馬窟邠郊入地底涇水中蕩潏猛虎立

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轍
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
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
濡甘苦齊結實長篇自然不可無此。愁結
中得從容風刺語此大篇興
致緬思桃源內益嘆身世拙坡陀望廊時谷
巖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鴟鳥鳴
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
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

爲異物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茅
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泉共幽咽平
生所驕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脚
不鞵牀前兩小女補綻纔過膝海圖坼波濤
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老夫
情懷惡嘔泄臥數日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
慄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
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爲曉粧隨手抹移時施

朱鈞狼籍畫眉闊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饑渴
問事競挽鬚誰能即噴喝翻思在賊愁甘受

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北征精神全得一段

畫意他人寤態有甚不能自言又羞置勿道至尊尚蒙塵幾日休

練卒仰看天色改旁覺祆氛豁陰風西北來

慘澹隨回紇其王願助順其俗喜馳突送兵

五千六萬匹一萬匹此輩少為貴四方服勇

決所用皆鷹騰破敵過箭疾聖心頗虛佇時

議氣欲奪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軍請

深入蓄銳伺俱發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恒碣

昊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

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憶昨狼狽

初事與古先別姦臣競殖醢同惡隨蕩折不

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周漢獲再興宣光果

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

于今國猶活淒涼大同殿寂寞白獸闥都人

望翠華佳氣向金闕園陵固有神埽洒數不

闕數音朔謂每有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夢弼曰東胡指安慶緒也時慶緒弒其父祿

山而襲偽位矣詩行邁靡靡注猶遲遲也

謂邵州地乃涇水之所通也

檠實也希曰桃源在鼎州夢弼曰檠音孚

公夢黃蛇自天而下屬於地止於廊於志秦文

廊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沫曰潼關哥舒翰

所守師敗而降夢弼曰公言妻子寒凍以海

圖舊繡為小兒短衣故波濤為之圻繡紋為

之移天吳及紫鳳之類或顛或倒也趙曰天

吳海圖所畫之物紫鳳所繡之物也山谷云

天吳水獸八首入足尾背青黃見山海經

弼曰至尊謂肅宗也左傳天子蒙塵于外回

紇或作回鶻非蓋德宗時方請易為回鶻也

洙曰送兵五千于時回紇以兵五千助順趙

曰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言回紇助順王

上雖虛心以待其破賊然時議恐畢竟為害

所以氣欲奪也希曰書太行恒山至于碣石

夢弼曰青恒碣石皆東北之地言自此可以

略定矣定功曰酉陽雜俎云狼狽是兩物俱

前足絕短每行駕兩狼失狼則不能動故言

世事乖者稱狼狽洙曰褒姒已也此

言誅楊貴妃也魏泰道輔曰唐人詠馬嵬之

事尚矣世所稱者劉白禹錫云官軍誅佞幸

天子捨妖姬樂天云六軍不發無柰何宛轉

蛾眉馬前死此乃歌詠祿山能使官軍皆叛

逼迫明皇明皇不得已而誅貴妃也豈特不

濟

曉文章體裁而造語蠢拙亦失事君之禮老
 杜則不然北征詩曰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
 別姦臣竟菹醢同惡隨蕩折不聞夏商衰中
 自誅褒姒乃明皇鑒夏商之敗畏天悔禍賜
 妃子以死無預官軍也胡仔元任曰褒姒周
 幽王后也夏字疑誤當作商周魯曰宣光指
 周宣王漢光武中興也東坡志林曰北征詩
 云桓桓陳將軍杖鉞奮忠烈此謂陳元禮也
 元禮佐玄宗平內難又從幸蜀首建誅國忠
 之策洙曰大同白獸闢之名豈假漢白虎門
 曰考之唐志無白獸闢之名豈假漢白虎門
 而言之乎鶴曰漢有白虎殿唐高祖名虎故
 改曰獸洙曰司馬相如賦建翠
 華之旗園陵天子所葬之處也

月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入河蟾不沒搗藥

兔長生只益丹心苦能添白髮明干戈知滿

地休照國西營洙曰時官軍營於長安之西
言休照為征夫見月而感也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鶴曰按
史是年

九月丁亥以廣平王俶為元帥司空

郭子儀副之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

域之衆發鳳翔壬寅至長安城西陳
於香積寺之北灑水之東與賊戰斬
首六萬賊大潰癸卯大軍
入京師甲辰捷書至鳳翔

胡虜潛京縣官軍擁賊壕鼎魚猶假息穴蟻

欲何逃帳殿羅玄冕轅門照白袍秦山當警
蹕漢苑入旌旄路失羊腸險雲橫雉尾高五
原空壁壘五丈本不可入水散風濤今日看
天意遊魂貸爾曹乞降那更得尚詐莫徒勞
元帥歸龍種司空握豹韜前軍蘇武節左將
呂虔刁兵氣回飛鳥威聲沒巨鼇戈鋌開雪
色弓矢向秋毫天步艱方盡時和運更遭誰
云遺毒螫已足沃腥臊睿想丹墀近神行羽

衛牢花門騰絕漠拓羯渡臨洮此輩感恩至

羸俘何足操鋒先衣染血騎突劍吹毛喜覺

都城動悲連子女號家家賣釵釧準擬獻香

醪獨欲一日親見不可得想像欲狂。本作

只待獻香醪先生與觀序本定作準擬

曰京縣者京師之縣也時王師至安慶緒奔

於陝郡趙曰南史丘遲與陳伯之書將軍魚

遊於鼎沸之中與苑栢謙太元中見有人皆

長寸餘被鎧持槊從塢中出緣机登竈蔣山

道士令以沸湯澆所入處寂不復出因掘之

有斛許大蟻死在穴中希曰後漢第五倫使

謝夷吾收烏程長按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

望閣伏哭而還白倫曰竊以音候知長當死

遊蒐假息非刑所加至月餘長果暴卒鶴曰
舊史御帳殿受朝賀蓋行幸時以幄帟為殿
也趙曰玄冕卿大夫之服沈曰周禮以車轅
為門梁陳慶之所統之兵悉著白袍前漢書
出稱警入稱蹕止行人也洙曰羊腸坂在太
行天下之險也崔豹古今注高宗有雉尾扇長安近
祥服章多用翟羽故天子有雉尾扇長安近
地有五丈原時賊退敗故云壁壘空也關內
入水涇渭產灞澤高澧瀉散風濤言寇亂漸
平也趙曰元帥司空詳見題下注夢弼曰漢
蘇武使匈奴杖節牧羝北海上晉呂虔有佩
刀相者曰必三公可佩時王師長安以李
嗣業為前軍又嗣業嘗為左右陌刀將花門
謂回紇也按唐志甘州有花門山堡東北干
里至回紇衙帳拓羯謂安西也按西域傳安
西者即康居小君長鬬王故地募勇健者為

拓羯猶言戰士也漢志臨洮縣屬隴西郡時
用朔方等兵故云爾洙曰劔吹毛言其利也
古云吹毛之劔漢董卓傳呂布殺董卓百姓
歌舞於道長安士女賣其珠玉衣裳市酒肉
相慶者填
滿街肆

收京三首

仙仗離丹極妖星帶玉除須為下殿走舊嘗

此語以收京不可好樓居暫屈汾陽駕聊飛

燕將書依然七廟略更與萬方初洙曰須為

可好樓居一作得非羣盜起難作九重居慶
弼曰說文除殿陛也洙曰世說樊惑入斗天

子下殿走漢武紀公孫卿曰仙人可見但仙
 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蜚廉桂觀甘泉
 作延壽觀焉師曰玄宗好神仙故有此句
 曰莊子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
 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焉喪其天下焉
 史記魯仲連傳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
 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
 攻聊城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
 射城中遺燕將燕將見書泣而自殺聊城亂
 田單遂屠聊城王制天子七廟趙曰兵謀謂
 之廟略蓋謀於七廟之中也夢
 廟曰更平聲與民更始之義也

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聞哀痛詔又下
 聖明朝沈痛敦厚羽翼懷商老文思憶帝堯

叨逢罪已日霑灑望青霄希曰稽康養生論

白從白得老洙曰漢武帝末年下哀痛之詔

鶴曰是年十二月戊午朔肅宗御丹鳳門下

制太赦洙曰商老商山四皓也漢高祖時戚

夫人以寵將移動太子吕后用張良計召四

皓使侍太子朝高祖見而問之四人各以姓

名對上曰煩公調護太子四人趨去上指示

戚夫人曰彼羽翼已成難動矣書昔在帝堯
聰明文思光澤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
鮑曰羽翼懷商老謂裴冕杜鴻漸等輔相肅宗
猶商山四皓輔漢太子也文思憶帝堯謂玄
宗禪位猶堯授舜也洙曰傳臧
文仲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

汗馬收官闕春城鏜賊壕賞應歌杖杜歸及

薦櫻桃不言宗廟而顛覆之感收復之幸具見非強點綴者雜虜橫戈

數功臣甲第高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情至

詣然喜未有極。願幸捷書同日助喜之及語尤有味。洙曰漢蕭何傳未有汗馬之勞

鄭曰鏗楚酸切平也。洙曰詩杖杜勞還役也禮月令仲夏之月天子乃羞以含桃先薦寢

廟漢叔孫通傳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鶴

曰雜虜橫戈數謂回紇吐蕃諸外夷叛服不常也。洙曰漢武帝為霍去病治第第宅也。甲

第甲猶言甲乙之次第謂第一之第

潼關吏鶴曰潼關在華州華陰縣祿山反詔哥舒翰守潼關翰失

守為賊所敗暨收復長安增修死險焉是詩乃公歸京時作也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

萬丈餘借問潼關吏修關還備胡要我下馬

行為我指山隅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胡

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丈人視要處窄狹容

單車艱難奮長戟千古用一夫哀哉桃林戰

百萬化為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夢弼曰草

草勞苦貌詩勞人草草薛曰世說云若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夢弼曰列戰格即列柵也

深曰蜀都賦一夫守隘萬夫莫向夢弼曰哥舒翰與賊戰於桃林官軍恃險固不力戰遂為賊所乘自相踐蹂是以敗績書武成注桃林在華山東左氏傳晉使詹嘉守桃林之塞注今潼關是也要我之要音於宵切

留花門

鶴曰按唐志甘州有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紇衙帳今

言花門正指回紇也時用朔方吐蕃回紇諸兵以討賊既收長安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其兵於沙苑自歸取馬還為掃除范陽餘孽沙苑在同州同州為京師近輔故公詩云連雲屯左輔而深言其為農桑害也

北門天驕子飽肉氣勇決高秋馬肥健挾矢

射漢月自古以為患詩人厭薄伐修德使其
來羈縻固不絕胡為傾國至出入暗金闕中
原有驅除隱忍用此物公主歌黃鵠君王指
白日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長戟鳥休飛
哀笳曉幽咽田家最恐懼麥倒桑枝折沙苑
臨清渭泉香草豐潔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撤
烈胡塵踰太行雜種抵京室花門既須留原
野轉蕭瑟朱曰前漢匈奴傳單于遺漢書曰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

子也又云匈奴居北邊君王以下咸食畜肉
衣其皮革夢弼曰匈奴舉事常隨日月盛壯
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前漢匈奴傳贊曰周懿
王時戎狄交侵暴虐中國詩人所作疾而歌
之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
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言逐之
而已贊又曰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
羈縻不絕應劭漢官儀故事云馬曰羈牛曰
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洙曰前漢西
域傳漢建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烏
孫昆莫為夫人昆莫年老公主悲愁作歌曰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穹
廬為室兮旃為墻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
憂思兮心內傷願為黃鵠兮歸故鄉天子聞
而憐之趙曰乾元初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
嫁回紇可汗洙曰詩謂子不信有如曠日今

言指白日以為盟約也鶴曰左輔注見前題
夢弼曰灑元水經太白山在武功之南夏宿
雪其上今花門屯左輔近于太白山矣或謂
回紇兵被白練猶積雪然也樓大防曰杜詩
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讀者謂止言其多
爾如此則上句足矣何用積雪之語惟能知
回紇之人衣冠皆白然後少陵之意渙然夢
弼曰撤匹茂切上林賦奔騰撤烈本一作滅
沒正異作撤洙曰太行山名
丘希範書姬漢舊邦無取雜種

寒蘆子

鶴曰蘆子關在延州延昌縣

秦地之北門去州百八十里門山
或云蘆子蓋兩山特立如門其形若
葫蘆也鶴曰時官軍止知東討收復
河洛而不知蘆子之可塞公懼有乘

隙而入者故有此作又按是年冬史思明帥高秀巖以所部來降是詩乃作於未降之前也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邊兵盡東征城內空荆杞思明割懷衛秀巖西未已迴略大荒來嶠函蓋虛爾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焉得一萬人疾驅塞蘆子歧有薛大夫芻制山賊起近聞昆戎徒為退三百里蘆關扼兩寇深意實在此誰敢叫帝閣胡行速如鬼

鶴曰張說

嘗為朔方軍節度往巡五城措置兵馬按唐舊史注朔方節度所管有定遠城西受降城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及豐官軍唐開拓邊境連西域皆置都護府州縣又置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為戍卒時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所留兵單弱竟召吐蕃之禍焉洙曰史思明雜種胡人也時隨安祿山反河陽據懷衛二州高秀巖哥舒翰麾下將也時為史思明偽河東節度將兵西嚮山海經大荒之野雍州有嶠函之固謂嶠山函谷即長安也鶴曰薛大夫當是御史大夫薛景仙以檢校戶部尚書兼尹鳳翔嘗敗安祿山遊軍慶弼曰昆戎即吐蕃也兩寇謂思明及吐蕃也時連結入寇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

陷賊之故闕為面別情見于詩趙曰

史虔以祿山反陷賊偽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與王維等並囚宣陽里以善畫崔圓使繪齋壁虔即祈解於圓

卒免死貶台州司戶參軍

鄭公擣散鬢如絲酒後常稱老畫師萬里傷

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蒼惶已就長途

往邂逅無端出餞遲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

泉路盡交期洙曰擣散之材言不合世用也擣散字見莊子

瘦馬行師曰此詩為房瑄作瑄喪師陳濤斜羅相出為邠州刺史

時論多惜之謂其可以用也

東郊瘦馬使我傷骨骼磔兀如堵墻絆之欲

動轉欹側此豈有意仍騰驤細看六印帶官

字衆道三軍遺路傍皮乾剝落雜泥滓毛暗

蕭條連雪霜去年奔波逐餘寇驂騑不慣不

得將士卒多騎內癡馬惆悵恐是病乘黃當

時歷塊誤一蹶委棄非汝能周防見人慘澹

若哀訴失主錯莫無晶光天寒遠放鴈為伴

日暮不收烏啄瘡哀窮悼屈亦誰家且養願

終惠更試明年春草長展轉沉著忠厚惻怛

江賦巨石碑砢以前却記觀者如堵墻沈曰

碑兀骨高貌碑郎兀切洙曰唐令諸掌牧馬

以小官字印印右膊以年辰印印右髀以監

名依左右廂印印尾側至二歲起春量強弱

漸以飛字印印左廂髀膊駟馬俱以龍形印

印項左官馬賜人者以賜字印印配諸軍及充

傳送驛者以出字印並右頰夢弼曰六印一

作火印三軍一作官軍洙曰乘黃亦名飛黃

神馬也龍翼馬身昔黃帝乘之登仙芻曰王

褒聖主得賢臣頌過都越國蹶如歷塊洙曰

顏延年赭白馬賦願
終惠養蔭本枝兮

畫鵲行

高堂見生鶻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攣何得

立突兀乃知畫師妙巧刮造化窟寫此神俊

姿充君眼中物鳥鵲滿樛枝軒然恐其出側

腦看青霄寧為衆禽沒長翮如刀劒人寰可

超越乾坤空嶢嶢粉墨且蕭瑟緬思雲沙際

自有烟霧質吾今意何傷顧步獨紆鬱夢弼曰拘

攀謂以條拘繫之宋曰支道林好畜馬云貧道重其神俊舞鶴賦歸人家之宜早又云煙交霧凝若無毛質陸士衡詩紆鬱游子情

臘日

臘日常年暖尚遙今年臘日凍全消侵陵雪

色還萱草漏洩春光有柳條小兒語縱酒欲

謀良夜醉還家初散紫宸朝口脂面藥隨恩

澤翠管銀罌下九霄宋曰萱草乃忘憂草今

鄭曰長安志宣政殿趙曰唐制臘日宣賜口脂

面藥翠管銀罌所以盛之也

杜工部詩三卷補遺

悲陳陶葛常之詩話杜子美陳陶詩云野曠

瑄之敗也瑄臨敗尤特重而中人邢延恩

促戰遂大敗故子美深悲之子美為右拾

遺會瑄罷相上疏力救瑄肅宗大怒詔三

司推問宰相張鎬救之獲免故洗兵馬行

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蓋

感其救已也張無盡孤憤吟云房瑄未相

日所談皆臯夔一朝陳陶下覆沒十萬師

中原已紛潰老杜尚嗟咨則老杜救瑄之

章豈亦出

於私情乎

上三三三甫貴

送孔巢父歸江東

葛常之詩話云安祿山反永王璘有窺江左之意李

白嘗受璘辟為府僚璘敗白流夜郎孔巢父亦為永王所辟巢父察其必敗潔身潛

遁由是知名使白如巢父之計則安得有夜郎之謫哉老杜送巢父歸江東云巢父

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其序云兼呈李白恐不能無微意也

送從弟亞赴河西

黃常明詩話云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蓋用易雷

風相薄左氏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軍志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

哭長孫侍御

按唐高仲武編中興間氣集以此詩為杜誦作詩中賦頌作雅

舊乘驄作屢乘驄蕭瑟作蕭颯

玉華宮

容齋隨筆曰張文潛暮年在宛丘何大上方弱冠往謁之凡三日見其吟

哦老杜玉華宮詩不絕口大圭請其故曰此章乃風雅鼓吹未易為子言大圭曰先

生所賦何必減此曰平生極力模寫僅有一篇稍似之然未可同日語也遂誦其離

黃州詩偶同此句曰扁舟發孤城揮手謝送者山回地勢卷天豁江面寫中流望赤

壁石脚插水下昏昏烟霧嶺歷歷漁樵舍居夷實三載鄰里通假借別之豈無情老

淚為一灑蒿工起鳴舫輕櫓健於馬聊為過江宿寂寂樊山夜此其音響節奏固似

之矣讀之嘿諭也

北征

唐子西語錄云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事以陳辭如北征一篇直紀

行役耳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
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卽
如人作家
書乃是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三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四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公自注舍人先

世掌絲綸夢獨曰賈至字幼鄰父曾嘗於開元間掌制誥至從玄宗幸蜀為中書舍人帝傳位至當讓冊既進藁帝曰昔先帝誥命乃父為之辭今茲命冊又爾為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謂繼美矣鶴曰長安志東內有大明宮會要云貞觀間營永安宮後改名大明宮又改名蓬萊宮咸亨初改蓬萊宮為含元殿復改為大明宮乾元元年春至夏五月在諫省作

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

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壯麗自是若非

癡肥矣謾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

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于今有鳳毛顏氏

家訓或問一夜五更何所訓荅曰漢魏以來

謂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謂之五更皆

以五為節也希曰漢儀中黃門持五夜師曰

箭乃漏箭軍中傳箭以直更洙曰天子之門

九重晷曰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

其出如綸時可曰宋書謝鳳子超宗有文辭

補新安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

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東坡

志林七言之偉麗者杜子美云旌旗日煖龍

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

峽星何影動搖爾後寂寞無聞焉直至歐陽

永叔云蒼波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閑

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可以並

驅爭先矣小生亦云令嚴鍾鼓三更月野宿

獵狝萬竈煙又云露布朝馳玉關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寮友 賈至

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

弱柳垂青鎖百轉流鶯繞建章劔佩聲隨

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

裏朝朝染翰侍君王

王維和

絳幘雞人送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
闈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
仙掌動香煙欲傍袞龍浮朝罷須裁五色
詔佩聲歸到鳳池頭

岑參和

雞鳴紫陌曙光寒鸞轉皇州春色闌金鑠

曉鍾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花迎劔佩
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

客陽春一曲和皆難

若溪胡仔曰老杜早朝大明宮詩賈至為

唱首王維岑參皆有之四詩佳絕今蘇臺
闈中杜工部集本不附此三詩惟錢塘舊
本有之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夢弼曰長安志唐內大明

宮正殿曰含元元元日冬至受華夷萬
國大明會宣政殿朔望御紫宸殿日
御宣政殿東有東上閣門西有西上
閣門故以掖稱鶴曰舊史含元殿之

後曰宣政宣政左右有中書門下二
省公為左拾遺屬門下故曰左掖

天門日射黃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宮草霏

霏承委佩爐煙細細駐遊絲雲近蓬萊常五

色雪殘鳩鵲亦多時佳處自侍臣緩步歸青

瑣退食從容出每遲洙曰赤羽旗以赤鳥羽

曲禮士珮垂則臣珮委蓬萊宮名即大明宮

趙曰漢有鳩鵲觀在甘泉宮蓋借以比當時

紫宸殿退朝口號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飄合

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春容晝漏稀聞

高閣報天顏有喜近臣知意外宮中每出歸

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稀聞本作聲聞先生

制昭容正二品係九嬪趙曰唐制左拾遺隸

門下省而門下在東故曰東省時公為左拾

遺夢弼曰夔龍舜之二臣也晉荀勗罷中書

監云奪我鳳皇池蓋晉人以中書疑遂北天

上鳳凰池謝玄暉直中書省詩茲言翔鳳池

鳴佩多清響文曰雜錄唐制天子坐朝宮人

引至殿上故子美詩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

御座引朝儀天祐間詔曰宮嬪女職本備內

任今後每遇延英坐日只令小黃門祇候引
從宮人不得出內自此始罷也又云香飄合
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退朝花底散
歸院柳邊迷乃知唐朝殿多種花柳今殿廷
惟植槐楸鬱鬱然
有嚴毅之氣也

晚出左掖

晝刻傳呼淺春旗簇仗齊退朝花底散歸院

柳邊迷濃麗樓雪融城濕宮雲去殿低避人

焚諫草焚諫草者不欲人知也然使人知其
焚藁是猶欲知也雖焚藁亦避人政

是點破古事無限懇騎馬欲雞栖數過款款

忠實謂為日夕淺耳亦未嘗非日夕意也○
洙曰新漏刻銘云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
詳注衛宏著漢儀使夜漏起宮衛傳呼以為
備也趙曰傳呼淺謂傳呼在晝不若夜之遠
也洙曰高士廉每有獻納必焚其藁夢弼曰
晉羊祜皆傳嘉言讜議焚其藁夢聞希
曰唐馬周焚章表魏陳羣每上封事輒削其
藁洙曰文選雞登栖而歛翼師曰詩雞棲于
埘日之夕矣公言騎馬出
左掖之時乃日將夕也

題省中壁

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雪常陰陰落花遊

絲白日靜鳴鳩乳鷺青春深老健有情此非
旌旗日暖宮殿

風微兩腐儒衰晚謬通籍退食遲回違寸心

句比風微兩腐儒衰晚謬通籍退食遲回違寸心

袞職曾無一字補許身愧比雙南金夢弼曰

切又皮靡切掖乃省中左右掖也垣垣皆長十

也高曰垣低曰埤謂垣之竹埤之梧皆長十

尋也師曰董賢傳重殿洞門注洞門謂門之

相當也山谷曰唐省中皆青壁畫雪洙曰腐

儒字見漢書通籍注見前詩退食自公又袞

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趙曰公時為拾遺故用

補袞事洙曰古詩美人贈我

綠綺琴何以報之雙南金

春宿左省鶴曰公為左拾遺屬門下

省省而門下省在東故曰左

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風連

動二動字相近星動較奇月傍九霄多不寢聽金鑰因風

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夢弼曰漢

章宮有千門萬戶本草珂具類可以為馬飾

通俗文曰馬勒飾曰珂按唐車服志五品以

上有珂傘凡車之制三品以上珂九子四品

送賈閣老出汝州

鮑曰賈至為中書

時公為左拾遺

送賈閣老出汝州

舍人出守汝州按

肅宗紀二年九節度師潰汝州刺史賈至奔于襄鄧而傳不書隱之也

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同省送艱難歸故里

去住損春心宮殿青門隔雲山紫邏深人生

五馬貴莫受二毛侵趙曰賈歷中書舍人而

掖鶴曰艱難歸故里蓋賈乃河南洛陽人而

汝州唐屬河南道與河南府又為鄰紫邏汝

州山也洙曰青門長安東城門也邵平種瓜

而諸侯五馬師曰昔王羲之出守永嘉庭

列五馬後人遂援為太守事二毛注見前

宋集卷四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公自注相

冠冕通南極大體文章落上台語壯詔從三殿

去碑到百蠻開優柔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

驛程旅館又喜又悲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迴愛之望

願之趙曰冠冕指言張司馬南極指言南海

也洙曰文章落上台謂相國製文也夢弼曰

南部新書大明宮中有麟德殿其殿三百亦

以三殿為名李肇翰林志翰林院在麟德殿

西廂重廊之後門東向白樂天為翰林學士

有詩云三殿角頭宵直人是也詔從三殿去

上集卷四

七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雀啄江頭黃柳花
鷓鴣鷓鴣滿晴沙起隊仗自

知白髮非春事
且盡芳樽戀物華
近侍即今

難浪跡此身那得更無家
丈人才力猶強健

豈傷青門學種瓜夢弼曰鷓鴣古肴切鷓子盈切鷓取力切正切鷓苦奚切鷓取力切正切

作身那得更無家謂前此轉從賊中寄家鄜州嘗有詩云無家對寒食今既復聚故喜而言也丈人謂鄭八丈也才力本作文力卜園刊

鄭丈出仕未可學種瓜而隱也

鄭丈出仕未可學種瓜而隱也

曲江二首

一片花飛減却春鍾情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

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脣小縱繩墨最是傾倒

律詩不甚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臥麒麟警策之至可以動已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

浮名絆此身趙曰富貴之家塚前有石麒麟

樹下有石麒麟一枚各刊其脇為文字是秦

始皇驪山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五尺左脚折

奈曰絆音半馬繫也

朝回日日典春衣

高創出

每日江頭盡醉歸酒

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穿花蛺蝶

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傳語風光共流轉

暫時相賞莫相違

落落酣暢如不經意而首尾圓活生意自然有不可

名言之妙洙曰孫濟權之叔也嗜酒不治產業常醉欠人酒緡人皆笑之濟怡然自若謂

人曰尋常行坐處欠人酒債欲質此緡袍償

之古詩云典盡春衣無可奈尋常行處欠人

錢鶴曰賈誼傳彼尋常之汗漬兮應劭曰八

尺曰尋倍尋曰常故以對七十然江南逢李

龜年詩云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

聞又未嘗拘以數對也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

希

曰詩老夫灌灌毛傳云灌灌猶款款也洙曰

馬少伶春日詩云傳語春光道先歸何處邊

公蓋用之言相與賞翫莫相違疾此得非語

同舍郎乎王彥輔塵史曰杜審言子美之祖

也則天時以詩檀名與宋之問相唱和其詩

有縮霧青條弱牽風紫蔓長寄語洛城風月

道明年春色倍還人之句若子美林花著雨

臘脂落水荇牽風翠帶長又云傳語風光共

曲江對酒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精春殿轉霏微桃花細

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四句亦縱飲久

判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吏情笑覺滄洲

遠老大悲傷未拂衣春殿一作宮殿趙曰苑外者芙蓉苑之外也曲

江在苑北夢弼曰第二三句楊自對桃白自對黃謂之自對格鄭曰判普官切正作拚夢

弼曰世說王子敬拂衣而去李商老曰嘗見徐師川說一士大夫家有老杜墨迹其初云

桃花欲共楊花語自以淡墨改三字乃知古人詩不厭改也

曲江值雨

城上春雲覆苑牆江亭晚色靜年芳林花著雨燕支落水荇牽風翠帶長龍武新軍深駐

輦芙蓉別殿謾焚香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

佳人錦瑟傍洙曰開元間析左右羽林軍置

焉芙蓉城連曲江師曰唐諱虎故改龍虎軍為龍武鶴曰如舊注則不見新軍別殿之義

案志至德三載左右神武兩軍賜名天騎今詩作於次年故曰新軍又志云芙蓉園在京

城南內築夾城入園中有殿而曲江又連芙蓉苑駕常遊幸其中亦有殿故曰別殿公詩

云江頭宮殿鎖千門是也鶴曰按貞元間中書門下奏云中和節初賜宴錢給百官宰臣

已下於曲江合宴此賜金錢會也漢紀注凡言黃金者真金止言金者錢也趙曰醉佳人

傷者蓋曲江宴時賜大常教坊樂也樂器有名錦瑟者猶寶瑟瑤瑟之謂也

晦日尋崔戢李封

鶴曰正月晦日也唐貞元前以正月

晦日為令節詳見樂遊園題注

朝光入甕牖尸寢驚弊裘起行視天宇春氣
漸和柔興來不暇懶今晨梳我頭出門無所
待徒步覺自由杖藜復恣意免值公與侯晚
定崔李交會心真罕儔每過得酒傾二宅可
淹留喜結仁里懽況因令節求李生園欲荒
舊竹頗修修引客看埽除隨時成獻酬崔侯

初筵色已畏空樽愁

寫得濃至

未知天下士至性

有此不草牙既青出蜂聲亦暖遊思見農器

陳何當甲兵休上古葛天民不貽黃屋憂至

今阮籍等熟醉為身謀威鳳高其翔長鯨吞

九州地軸為之翻百川皆亂流當歌欲一放

淚下恐莫收濁醪有妙理

閑處復得一語

庶用慰沉

浮

夢弼曰記儒有環堵之室蓬戶甕牖音義曰陶潛夜行途中詩昭昭天宇濶夢弼曰出門無所待謂不待車從也趙曰張平子思玄

賦匪仁里其焉宅夢弼曰帝王世紀女媧氏
庖犧氏之號曰炎帝漢書音義黃屋車上之
蓋天子之儀以黃繒為裏也洙曰晉阮籍傳
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
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鍾
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則致之罪以
酣醉獲免漢紀南郡獲威鳳為寶晉灼注鳳
之有威儀者也夢弼曰崔豹古今注鯨海魚
也大者長千里水族畏之張華博物志地有
三千六百軸
互相牽也

送率府程錄事還鄉

公自注程攜酒

曰按唐六典太子左右衛率府有錄事參軍二人掌監印發付勾稽本隋

置唐因之

鄙夫行衰謝抱病昏忘集常時往還人記一
不識十程侯晚相遇與語才傑立薰然耳目
開頗覺聰明入便識千載得鮑叔末契有所
及意鍾老栢青義動脩蛇蟄若人可數見慰
我垂白泣告別無淹晷百憂復相襲內愧突
不黔庶羞以期給素絲挈長魚碧酒隨玉粒
途窮見交態世梗悲路澁東風吹春冰泮

后土濕念君惜羽翮既飽更思戢莫作翻雲

鶻聞呼向禽急甚自矜重相愛至此

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

鶴曰按詩李尊師玄都道

士也長安子午谷有玄都壇又會要云京城朱雀街有玄都觀

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握手呼

兒延入戶手持新畫青松障障子松林靜杳

冥憑軒忽若無丹青陰崖却承霜雪幹偃蓋

反走虬龍形老夫平生好奇古對此興與精

靈聚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松

下丈人中屨同偶坐似是商山翁悵望聊歌

紫芝曲時危慘淡來悲風

邵伯温聞見錄云歐陽公於詩主退

之不主子美劉仲原父每不然之公曰子美

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有俗氣

退之决不道也仲原父曰亦退之昔在四門

館晨有僧來謂之句之類耳公賞其辯東坡

志林故入董傳善論詩嘗云杜子美詩不免

有凡語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

上集卷四

理度之知其言之信也杜子美論畫云更覺
良工心獨苦用意之妙有舉世莫知之者此
其所以獨苦也又云管子曰事無終始無多
事業此言學者貴能成就也唐人為詩皆量
已力以致功常積情思數十年然後各自名
家今人不然未有小得於已高視前人自以
為無敵然知音之難萬事悉然杜工部云更
覺良工心獨苦用意之妙舉世莫知者此所
以為獨苦歟夢弼曰前漢王貢傳序漢興有
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當
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又
皇甫謐高士傳四皓見秦亂作歌曰漠漠高
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
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留人
不如貧賤而肆志

奉陪鄭駙馬韋曲二首

鶴曰鄭駙馬
即荅曜韋曲

地在
長安

韋曲花無賴家家惱殺人淶樽須盡日白髮

好禁春反覆有味石角鈎衣破藤枝刺眼新何時

占叢竹頭戴小烏巾鄭曰淶龍玉切本作醪
美酒也趙曰沈休文詩

憂來命淶樽鄭曰禁車
吟切勝也刺七亦切

野寺垂楊裏春畦亂水間美花多映竹好鳥

不歸山城郭終何事風塵豈駐顏誰能共公

子薄暮欲俱還

奉答岑參補闕見贈

鶴曰岑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

史公同遺補薦其識度清遠議論雅正時輩所仰宜克近侍當是薦後除

參補闕也

窈窕清禁闕罷朝歸不同君隨丞相後我住

日華東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藥紅故人得佳

句獨贈白頭翁

一作往師曰參為補闕屬中書居右署公為拾遺屬門

下居左署左為東而右為西故云歸不同也趙叟曰唐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

裴炎為中書令乃徙政事堂於中書省參時補闕在右掖故云隨丞相後也長安志含元殿前有日華門東有門下省公自拾遺在左闕故云住日東華也

寄左省杜拾遺

岑參

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曉隨天仗入暮

惹御香歸白髮悲花落青雲美鳥飛聖朝

無闕事自覺諫書稀

奉贈王中允維

夢弼曰王維字摩詰累遷給事中祿山反

陷長安迎置洛陽迫為給事中祿山大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工

皆泣維聞甚悲作詩悼痛賊平下獄
以詩聞行在肅宗冷之下遷太子中
允自中允三遷尚書右丞維有別業
在輞川鶴曰唐志左春林中允二人
掌侍從贊相
駁正啓奏

中允聲名久如今契闊深共傳收庾信不比

得陳琳陳琳猶有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

大家數時時有窮愁應有作試誦白頭吟趙

之政愛其朴侯景之亂梁簡文帝使庾信率宮中文武千

餘人營於朱雀橋及景至信以衆奔江陵梁

元帝承制除信御史中丞此言王維初以保

山之脅受偽命肅宗冷之釋其死下遷中允

以告劉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反議曹公

父子後紹敗曹公得琳愛其才不之責趙曰

此言王維在賊中祿山大宴梨園樂工皆泣

維賦詩痛悼則異乎曹公之得陳琳矣鶴曰

新舊史皆載玄宗出幸維扈後不及為賊所

得維服藥取痢為稱瘴病今日一病者正言

維也師古注以為公自言得肺疾只因思君

之故非也自維陷賊中至此已三年言維戴

君之心未嘗有二故終以白頭吟喻其不改

節也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子為

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感之乃止

其詞云淒淒重淒淒嫁女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觀省甫昔時嘗

客遊此縣於許生處乞瓦棺寺維摩

圖樣志諸篇末鶴曰江寧郡唐為昇州公開元末嘗遊此

夢弼曰瓦棺寺乃薦福寺也晉時有僧嗜誦法華經及終以瓦棺葬之後

生蓮花二朶於墓其根自舌頭而出因號瓦棺寺京師寺記曰興寧中瓦

棺寺初置僧眾設齋請朝賢注疏顧長康注百萬及請勾疏長康曰宜備

一壁遂閉戶往來月餘盡維摩一軀工畢欲將點眸子乃謂寺僧曰第一

日開看者請施十萬第二日開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請施及開戶光照

一寺施者填壹俄而果得百萬也

詔許辭中禁慈顏赴北堂慈顏赴北堂不成語聖朝新

孝理祖席倍輝光內帛擎偏重宮衣著更香

淮陰新夜驛京口渡江航春隔雞人晝秋期

燕子涼賜書誇父老壽酒賽城隍賽城隍俗禮賦亦及

此若非別注樂城隍亦不可解看畫曾飢渴追蹤恨森茫虎

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沫曰一云天語辭中禁家榮到此堂鄭曰

淮陰楚州也京口潤州也沫曰雞人宮中司

曉者言許歸江寧隔離人之聞矣秋期燕子涼相期秋時而還也一云竹引趨庭曙山添

扇枕涼十年過父老幾日賽城隍夢弼曰張

彦遠歷代名畫記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
晉陵無錫人多才氣尤工丹青傳寫形勢莫
不絕妙曾於瓦棺寺北殿畫維摩詰畫訖光
耀月餘發迹經曰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
來阿含經曰金沙地下便是金粟如來今云
金粟影即維摩圖也維摩居士乃是過去金
粟如來。賽城隍本作
樂城隍先生定作賽

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

不見旻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潺湲舊來好
事今能否老去新詩誰與傳棊局動隨幽澗
竹袈裟憶上泛湖船聞君話我為官在頭白

昏昏只醉眠

幽一作尋夢弼曰釋氏要覽袈

曳華言不正正色四分律云一切上色衣不
得蓄當壞作迦沙葛洪撰字苑始添衣字言
道服也

憶弟二首

公自注時歸南陸渾莊
夢弼曰陸渾屬洛陽

喪亂聞吾弟飢寒傷濟州人稀書不到兵在

見何由憶昨狂催走無時病去憂謂其弟如

也其時其弟必病當其憂我即今千種恨惟

共水東流師曰濟州屬山東鄭曰禹
貢有濟河此因水名州

且喜河南定不問鄴城圍百戰今誰在三年

望汝歸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斷絕人煙

久東西消息稀洙曰河南東都也時安慶緒棄走河南已復

相州也為安慶緒所據九節度以兵圍之鶴曰以弟在濟陽故喜河南之定也

得舍弟消息

亂後誰歸得他鄉勝故鄉卒然喜恨之意備此兩言弟言他鄉

之勝而故鄉之亂可知直為心厄苦久念與存亡汝書

猶在壁汝妾已辭房舊犬知愁恨垂頭傷我

牀謂妻去室也夢弼曰晉陸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機在洛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乃為書以竹筒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

送李校書二十六韻夢弼曰按唐書西人父岑嘗為水部郎官柳宗元先友記舟有文學俊辯高志氣以尚書郎使危疑反側者再不辱命其道大顯被讒妬出為刺史廢痼卒李肇國史補李舟嘗與妹書曰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

信

信

信

信

代北有豪鷹生子毛盡赤渥洼騏驎兒尤異
是龍脊李舟名父子清峻流輩伯人間好妙
年不必須白哲十五富文史十八足賓客十
九授校書二十聲輝赫衆中每一見使我潛
動魄自恐二男兒辛勤養無益乾元元年春
萬姓始安宅舟也衣綵衣告我欲遠適倚門
固有望歛衽就行役南登吟白華已見楚山
碧藹藹咸陽都冠蓋日雲積何時太夫人堂

上會親戚汝翁草明光天子正前席歸期豈

爛漫

爛漫似
是汗漫

別意終感激顧我蓬屋姿謬通

金門籍小來習性懶晚歲慵轉劇每愁悔吝
作如覺天地窄美君齒髮新行已能夕惕臨
歧意頗切對酒不能喫迴身視綠野慘澹如
荒澤老鴈春忍飢哀號待枯麥時哉高飛燕
絢練新羽翮長雲濕裛斜漢水饒巨石無令
軒車遲衰疾悲宿昔

夢弼曰代山名豪大也
渥於角切注於瓜切水

名漢禮樂志馬生渥注水中趙曰左傳冉豎
 曰有君子白哲鬚秦曰二男兒公自言其子
 宗文宗武也鶴曰是年京師始收復詔免陷
 賊州三歲稅天下非租庸無輒役使故云萬
 姓安宅也趙曰列女傳老萊子孝養二親著
 五色綵衣臥地為小兒啼戰國策齊王孫賈
 之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
 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洙曰詩白華
 孝子之潔白也夢弼曰咸陽即長安也太夫
 人謂舟之母也汝翁謂舟之父也趙曰後漢
 尚書郎直宿於建禮門奏事明光殿下筆為
 詔詰出語為詰令在唐則中書舍人也晁曰
 凡掌制詰必有草故謂之起草夢弼曰公時
 為左拾遺得通籍禁省通籍義注見前洙曰
 易繫辭吉凶悔吝生乎動乾卦夕惕若厲無
 咎黃常明詩話數物以箇謂食為喫甚近鄙

俗獨杜屢用峽口驚猿間一箇兩箇黃鸝鳴
 翠柳却遶井邊添箇箇送李校書云臨岐意
 頗切對酒不能喫又樓頭喫酒樓下卧但使
 殘年飽喫飯梅實許同朱老喫酒樓下卧但使
 奇特可以映帶者也洙曰老鴈公自喻時燕
 喻李校書也趙曰赭白馬賦別輩超羣絢練
 夔絕注絢練疾也修可曰褒斜漢中谷名谷
 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首尾七百餘里鄭子真耕
 谷口在此漢順帝罷子午道通褒斜路斜余
 遮切鶴曰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注泉始
 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
 漢水洙曰古詩思君令人瘦軒車來何遲

偁側行

公自注贈畢曜彥輔曰一云
 偁側行詩中亦作偁側

字出西京賦駢闐偁及夢弼曰畢曜
 有文集行于世與公相善為詩酒之

交上林賦偏側
沁齋注相迫也

偏側何偏側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憐鄰里間
十日不一見顏色自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
行澁如棘我貧無乘非無足昔者相過今不
得實不是愛微軀又非關足無力徒步翻愁
官長怒此心炯炯君應識曉來急雨春風顛
睡美不聞鍾鼓傳東家蹇驢許借我泥滑不
敢騎朝天已令請急會通籍男兒性命絕可

憐焉能終日心拳拳憶君誦詩神凜然辛夷
始花亦已落況我與子非壯年街頭酒價常
苦貴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飲一斗恰

有三百青銅錢

希曰實不是愛微軀又非關

二字夢彌曰請急謂請假也朝省官出入於

禁門首有簿藉載姓名掌門者會驗名籍得

以通出入也洙曰韓集感春詩注辛夷樹最

高江南地暖花正月開此地寒二月開初發

如木筆北人呼為木筆南人呼為迎春夢彌
曰莊子彼遊方之外者也趙曰真宗問近臣
唐酒價幾何衆莫能對丁晉公奏曰每斗三
百文上問何以知之丁引此詩以對上大喜

日子美詩真可為一代之史也

題鄭十八著作丈

鶴曰虔以至德二載各貶台州司戶

傷悼之作謂之題何也

台州地闊海冥冥雲水長和鳥嶼青亂後故人雙別淚春深逐客一浮萍酒酣懶舞誰相拽詩罷能吟不復聽第五橋東流恨水皇陂岸北結愁亭舞相拽蓋實事恨賈生對鵬傷王傅蘇武看羊陷賊庭可念此公懷直道也

霑新國用輕刑禰衡實恐遭江夏方朔虛傳

是歲星

此語深悲

窮巷悄然車馬絕案頭乾死讀

書螢

宋曰第五橋皇子陂皆在長安城外乃會別之地也夢弼曰漢賈誼為長沙王

太傅有鵬飛入誼舍誼自傷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此以比虔之遷謫也漢蘇武為中郎將使匈奴單于使武牧羝北海上武杖漢節牧羊留十九歲而還此以比虔為賊臣所劫而不附賊也下園曰也霑新國用輕刑也音夜宋曰周禮秋官大司寇之職一曰刑新國用輕典夢弼曰漢禰衡有才辨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後為江夏太守黃祖所殺注詳見前按鄭虔初有告其私撰國史坐謫十年至於賊中被囚幾死而又貶故憂其如禰

衡之遭殺也神仙傳傳說上據箕尾為歲星降東方朔傳說死後有此宿東方朔生無歲星武帝內傳西王母使者至朔死上問使者對曰朔是木帝精為歲星下游以觀天下非陛下臣也此言以虔之才而不見用於當時也
洙曰晉車胤貧不得油夏月囊螢照書讀

得舍弟消息

風吹紫荆樹色與春庭暮花落辭故枝風回

反無處苦心怨調使人凄然終鮮之痛憐憫者非深痛春令死喪之喻。未有如此句之苦不能道

骨肉恩書重漂泊難相遇猶有淚

成河經天復東注洙曰周景式孝子傳曰古有兄弟念欲分異出門見

三荆同株接葉連陰嘆曰木猶欣聚况我而殊茂又陸士衡豫章行三荆歡同株注昔有田廣田真田慶兄弟三人欲分其夜庭前三荆便枯兄弟感嘆遂不分樹復榮茂世說人問顧長康哭桓宣武之狀如何曰鼻如廣莫風眼如懸河决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贈畢四曜

才大今詩伯家貧苦宦卑飢寒奴僕賤顏狀

老翁為同調嗟誰惜論文笑自知流傳江鮑

體相顧免無兒洙曰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夢弼曰江淹字

文通鮑照字明遠皆有詩名按玉嘉後集有
羅詩二首趙曰唐中宗嘗曰蘇藥有子李嶠
無兒公蓋用此言已與畢各有子以
傳其家學也舊注引伯道無兒事非

義鶻行

陰崖有蒼鷹養子黑栢巔白蛇登其巢吞噬
恣朝餐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強不可
制黃口無半存其父從西歸翻身入長煙斯
須領健鶻痛憤寄所宣斗上捩孤影噉哮來
九天修鱗脫遠枝巨頰坼老拳此奇事適使
子美聞之

高空得蹭蹬短草辭蜿蜒折尾能一掉飽腸
已皆穿生雖滅衆雛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
復快意貴目前茲實鷲鳥最急難心炯然功
成失所往用捨何其賢近經滴水湄此事樵
夫傳飄蕭覺素髮凜欲衝儒冠人生許與分
亦在顧眄間聊為義鶻行永激壯士肝趙曰

孔子見羅者所得雀皆黃口也鄭曰捩練結
切拗捩也數古弔切深聲也哮許交切時可
曰石勒與李陽隣居爭漚麻池日相歐擊及
貴乃召陽與酣諱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

老奉卿亦飽孤毒手夢弼曰劉禹錫嘗曰作
 詩用僻字須有出處嘗讀杜貞外巨類折老
 奉意恐無據及讀石勒傳乃知子美豈難虛言
 哉宋曰鷲擊鳥鷹鷗類也詩兄弟急難鶴曰
 瀟水在長安杜陵瀟以律
 切宋曰蘭相如怒髮衝冠

李鄠縣丈人胡馬行

鄭曰鄠縣屬長安鄠侯古切

丈人駿馬名胡騮前年避胡過金牛迴鞭却

走見天子朝飲漢水暮靈州自矜胡騮奇絕

代乘出千人萬人愛一聞說盡急難材轉益

愁向駑駘輩自傷所乘皆駑駘也頭上銳耳批秋竹脚

下高蹄削寒玉始知神龍別有種不比俗馬
 空多肉洛陽大道時再清累日喜得俱東行

鳳臆龍鬣未易識側身注目長風生余曰秦欲伐蜀

而無路遣人告蜀王曰秦有金牛其糞成金
 使蜀迎與之蜀王命五丁力士開山取金牛
 路纔通遂伐蜀取其國因號所開之山曰金
 牛希曰按唐志金牛漢中縣名余注乃楊雄
 蜀土記所云也趙曰肅宗即位靈武故迴鞭
 見天子則自漢水而來靈州急難材如劉備
 之的盧一躍三丈過檀溪以免劉表之追劉
 牢之馬跳五丈澗以脫慕容容垂之逼也伯樂
 相馬經耳欲銳而小如削筒洛陽大道時再
 清謂已收復東京矣沈曰相馬經鳳臆龍鬣

言馬曾如鳳馬鬣如龍真良馬也

端午日賜衣

宮衣亦有名謂亦與賜衣之字也端午被恩榮細

葛含風軟香羅疊雪輕自天題處濕當暑著

來清意內稱長短賜衣孰非如此別是看得好寫得著故自濃厚耳

終身荷聖情夢弼曰說文絺粗葛也給細葛也漫叟詩話杜詩自天題處濕

當暑著來清自天當暑乃全話也東坡詩云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可謂青

出於藍矣

酬孟雲卿夢弼曰袁劉甘澤謠陶峴山豐田疇遊江湖製三舟一自載二

賓客三飲饌與進士孟彥深樊口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人置僕妾女樂

一部奏清商曲於江湖中時號水仙按公集有解悶詩孟子論文更不疑

自注云校書郎孟雲卿即是也又有湖城遇孟雲卿詩鶴曰時公自為

華州司功是詩蓋別雲卿而作也

樂極傷頭白更深愛燭紅相逢雖袞袞告別

莫忽忽但恐天河落寧辭酒盞空明朝牽世

務揮淚各西東趙曰袞袞相繼之意字出晉書張華讀史袞袞可聽魯曰

張芳云忽忽不暇草書

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間道歸

鳳翔乾元自從左拾遺移華州椽與

親故別因出此門有悲往事下園曰西京記

長安西域有門三中日金光門公去長安日陷賊中繼竄歸鳳翔謁肅宗

行在拜左拾遺餘歲以直言出為華州司功參軍鶴曰按史雖不載移椽

月日而公集有七月代華州郭使君進滅寇狀矣。乾元元年夏六月出

為華州司功冬以事之東都以來所作

此道昔歸順西郊胡正煩至今猶破膽應有

未招魂近侍歸京邑移官豈至尊無才日衰

老駐馬望千門題曰公昔由此道而歸鳳翔是為歸順時正值胡在西郊

也夢弼曰近侍歸京邑公言為左拾遺從還京師移官豈至尊言移官非天子意乃讒邪

毀傷之也師曰漢武帝宮中有千門萬戶

題鄭縣亭子鶴曰鄭縣隸華州

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憑高發興新雲斷嶽

蓮臨大路天晴宮柳暗長春巢邊野雀羣欺

燕花底山峰遠趁人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

幽獨恐傷神夢弼曰岳蓮謂西岳蓮花峰也

因名華山陝華間有地名大路晉書檀道濟

從劉裕伐姚泓至潼關姚鸞屯大路以絕道

濟糧道是也長春謂長春宮在同

州朝邑縣去鄭亭子才一舍耳

望嶽鶴曰西岳

西嶽峻嶒竦處尊諸峯羅立似兒孫奇安得

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車箱入谷無

歸路箭括通天有一門稍待秋風涼冷後高

尋白帝問真源夢弼曰峻力膺切增才登切

老人九節蒼藤竹杖行地馬不能追三峰記

華山雲臺上有石盆可容水數斛明瑩如玉

俗呼為玉女洗頭盆寰宇記華陰縣有車箱

谷深不可測又華山記山下西南入谷口至

天井天井纜容人上可長六丈餘出井望空

視明如在室窺牖趙叟曰華山記箭筈峯上

有穴纜見天攀緣自穴中而上有至絕頂者

洙曰白帝西方之帝趙曰梁昭明太子詩降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七月六日苦炎熱此與天曆三年對食暫食

還不能每愁夜中自足蝸況乃秋後轉多蠅

本屬無稽束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相

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層冰

趙曰蔡琰詩曰飢當食兮不能食蝸者蝨虫中原有之南中無有韓退之謫南方及其歸也有詩曰照壁喜見蝸則每以得歸為念故喜蝸許蝸切一作長愁夜來皆是蝸

見漢書(夢弼曰東方朔神異經北方有層冰萬里

雨晴

天際秋雲薄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久雨

不妨農塞柳行疎翠山梨結小紅胡笳樓上發一鴈入高空

初月

光細弦欲上影斜輪未安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

凡詩未嘗無所託河漢不改色關山空自寒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園

却如何處此結句夢弼曰微升古塞外喻肅宗即位於靈武也已隱暮雲端喻肅宗為張皇后李輔

國所蔽也魏泰曰夏鄭公疎評老杜初月詩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以為意主肅宗鄭

公善評
詩者也

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鶴曰時安

西節度李嗣業也通監是年八月命朔方節度郭子儀淮西魯靈鎮西北庭李嗣業等七節度將步騎二十萬討安慶緒以李光弼王思禮助之時安西又更名鎮西夢弼曰關中即長安也春秋元命苞秦川西以隴關為限東以函谷為界謂之關中

四鎮當精銳摧鋒皆絕倫還聞獻士卒足以
靜風塵老馬夜知道蒼鷹飢著人臨危經久

戰用意始如神鶴曰舊史地理志安西節度

疎勒四國故謂之四鎮夢弼曰韓非子管仲從齊桓公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洙曰晉載記慕容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則高飛著直略切

奇兵不在衆萬馬救中原談笑無河北心肝

奉至尊孤雲隨殺氣飛鳥避轅門第言令肅亦不足道

竟日留歡樂城池未覺喧

九日藍田崔氏莊鶴曰藍田在長安之東南華州去八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

髮還吹帽笑倩傷人為正冠藍水遠從千澗

落玉山高並兩峰寒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

茱萸子細看此詩經誠齋說盡舊曾手寫誤

妙。洙曰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夢弼

曰列子孔子見榮啓期鼓琴而歌曰善乎能

自寬者也洙曰晉孟嘉為桓温參軍九日從

温宴龍山風吹嘉帽落温命孫盛為文嘲之

三秦記藍田有洲方三十里其水北流合溪

谷之水為藍水地理志藍田山出美玉因名

玉山晏曰兩峯指秦山華山謂玉山與此二

峰峙立也夢符曰西京雜記漢武帝宮人賈

佩蘭九日佩茱萸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後

山詩話孟嘉落帽前世以為勝絕子美九日

詩云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傷人為正冠其

文雅曠達不減昔人故謂詩非力學可致正

須曾中度世耳誠齋詩話唐律七言八句一

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古今

作者皆難之惟杜子美九日東坡煎茶二詩

耳如子美九日詩云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

今日盡君歡不徒入句便字字對屬又第一

句頃刻變化才說悲秋忽又自寬以自對君

自者我也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傷人為正

冠將一事番騰作一聯又孟嘉以落帽為風

流少陵以不落為風流番盡古人公案最為

人至此筆力多衰今方且雄傑挺拔喚起一篇精神非筆力拔山不至於此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則意味深長幽然無窮矣

崔氏東山草堂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有時自

發鍾磬響落日更見漁樵人

漸覺渾成天趣自見。杜詩七

言每縱亦是一體

盤剝白鷗谷口栗飯煮青泥坊底

芹何為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閉鎖松筠

因草堂念

維本是藹然情語少放若弔古耳。夢弼曰長安志藍田縣東有白鷗谷谷有翠微寺谷口

出栗又縣南有青泥水魏署青泥軍水經注

青泥驛在縣郭下鶴曰王給事王維也舊史

載維為太子中允復拜給事中晚年得宋之

問藍田別墅在桐川詩意謂維有此別墅却再仕朝廷遂令門鎖松筠不如我之放蕩也

寄高三十五詹事

鶴曰高適肅宗奇之除揚州大都督

府長史李輔國惡其才毀之下除太子少詹事

安穩高詹事兵戈久索居時來知宦達歲晚

莫情踈天上多鴻鴈池中足鯉魚相看過半

百不寄一行書

洙曰記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夢弼曰李令伯

陳情表臣本圖宦達洙曰蘇武傳天子射上林得鴈足上有繫書古詩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遣興五首

朔風飄胡鴈慘澹帶沙礫長林何蕭蕭秋草

淒更碧北里富薰天高樓夜吹笛焉知南隣

客九月猶絺綌洙曰左太冲詩南隣擊鍾磬吹笙竽葛之細曰絺綌

日給

長陵銳頭兒出獵待明發駢弓金瓜鏑白馬

蹴微雪未知所馳逐但見暮光滅歸來懸兩

狼門戶有旌節洙曰秦武安君白起長陵人頭小而銳趙曰詩明發不寐

夢弼曰詩駢人角弓一作解思營切角貌鏑丁歷切矢鋒也金瓜鏑言箭鏃之利如金瓜然

詩並驅從兩狼兮

漆以用而割膏以明自煎蘭摧白露下桂折

秋風前府中羅舊尹沙道尚依然赫赫蕭京

兆今為時所憐前列其才後惜其勢洙曰莊子人間世山木自寇也膏火

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前漢兩龔

傳勝不受王莽召不飲食而死有老父來弔
哭甚哀既而曰嗟虜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
銷龔生竟天其年非吾徒也洙曰故事凡拜
相府縣載沙填路自宮城至其第名沙堤東
坡志林明皇雖誅蕭至忠然常懷之侯君集
云蹭蹬至此至忠亦蹭蹬者邪故杜子美亦
哀之云赫赫蕭京
兆今為時所憐

猛虎馮其威往往遭急縛雷吼徒咆哮枝撐

已在脚忽看皮寢處無復晴閃爍人有甚於

斯足以勸元惡洙曰曹操縛呂布布曰縛太

急操曰縛虎不得不急也
之曰左傳譬之禽
獸吾寢處之矣

朝逢富家葬前後皆輝光共指親戚大總麻
百夫行送者各有死不須羨其強君看束縛

去亦得歸山岡曠然世外之見沈著痛快

夢
殺恪以韋席裹其身而築粟
其腰投之於長陵石子岡

遣興三首

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

歸本叢客子念故宅三年門巷空悵望但烽

火戎車滿關東生涯能幾何常在羈旅中

洙曰

曹子建詩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何意迴
騰舉吹我入雲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
顧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

我今日夜憂諸弟各異方不知死與生何況
道路長避寇一分散飢寒永相望豈無柴門
歸欲出畏虎狼仰看雲中鴈禽鳥亦有行
昔在洛陽時親友相追攀送客東郊道遨遊
宿南山煙塵阻長河樹羽成臯間迴首載酒
地豈無一日還丈夫貴壯健慘戚非朱顏
是結

意愈寬意愈痛夢弼曰烟塵阻長河屯兵
鞏洛也樹羽旗旄也漢志成臯屬洛陽

貽阮隱居 助

陳留風俗衰人物世不數塞上得阮生迥繼
先父祖貧知靜者性自益毛髮古車馬入鄰
家蓬蒿翳環堵清詩近道要識字用心苦尋
我草逕微褰裳踏寒雨更議居遠村避喧甘

猛虎足明箕穎客榮貴如糞土
夢弼曰晉阮藉字嗣宗陳

雷尉氏人其族系盛號為南北阮當世惟為
人物第一鶴曰陳留乃汴州塞上謂秦隴今

阮昉居于塞上而陳其父祖之所出也夢弼曰高士傳張仲蔚之所居蓬蒿没人記儒有環堵之室公詩意謂車馬往來唯入鄰家而昉之室但環翳蓬蒿耳洙曰劉棻從楊雄學作奇字劉歆觀之曰空自苦夢弼曰唐人詩多綺麗惟昉詩有理趣蒙曰昉善篆隸故云識字用心苦字一作子洙曰箕山潁水許由巢父隱處也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

人二首

一作奉寄兩院遺補

去歲茲辰捧御牀五更三點入鵷行欲知趨走傷心地正想氤氳滿眼香無路從容陪語

笑有時顛倒著衣裳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

愁隨一線長

鶴曰杜審言守歲侍宴應制詩季冬除夜接新年帝子王臣捧

御筵此用其意與字余曰唐上官儀傳遙羽鵷鷺洙曰欲知趨走傷心地言為華州椽趨走參謁郡將也趙曰詩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公言之香烟也趙曰詩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公言行後之遽也山谷曰至日詩愁日愁隨一線長釋者謂歲時記云宮中以紅線量日影至日日影增一線而唐雜錄謂宮中以女工揆日之長短冬日後日畧增長比常日增一線之功此說為是

憶昨逍遙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龍顏麒麟不

憶一作認

動爐煙上孔雀徐開扇影還玉几由來天北
 極朱衣只在殿中間孤城此日堪腸斷愁對
 寒雲白滿山趙曰唐拾遺掌供奉諷諫洙曰
衛志朝日殿上設黼扆躡席熏爐香案御史
大夫領屬官至殿西廡從官朱衣傳呼促百
官就班趙曰時公在外不得預至日朝賀思
憶去年為拾遺供奉故為之腸斷也詩說雋
永云王性之常見唐本杜詩愁
對寒雲雪滿山乃白滿山也

冬末以事之東都湖城遇孟雲卿復
 歸劉顥宅宿宴飲散因為醉歌夢弼曰按

唐志湖城縣屬鄆州地有鼎湖即黃
 帝鑄鼎于此也趙叟曰公昔冬涉春
 出潼關東征洛陽道而
 史不書豈以公事行耶

疾風吹塵暗河縣行子隔手不相見湖城城
 北一開眼駐馬偶識雲卿面向非劉顥為地
 主嬾廻鞭轡成高宴劉侯歡我携客來置酒
 張燈促華饌且將款曲終今夕休語艱難尚
 酣戰照室紅爐促曙光縈窻素月垂文練天
 開地裂長安陌寒盡春生洛陽殿豈知驅車

復同軌可惜刻漏隨更箭人生會合不可常

庭樹雞鳴淚如綫趙曰左傳地主致饋淮南

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夢弼曰是年

九月九節度兵伐賊安慶緒于鄴故云趙曰

寒盡春生洛陽殿使謝惠連春生鳩鵲句法

夢弼曰長安乃西京有九衢三陌洛陽乃東

都也洙曰張衡古別離曲雞鳴庭樹枝客子

振衣起別淚落如綫相顧不能止夢弼曰綫

霰

一作

閩鄉姜七少府設餼戲贈長歌

夢弼曰唐

志閩鄉縣屬陝州潼關在其邑閩音文又音民字正作閩後漢建安中跋

作閩趙使云閩鄉度湖城兩舍經閩鄉湖城公日南邁也

姜侯設餼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河凍未

漁不易得鑿冰恐侵河伯宮饕人受魚鮫人

手洗魚磨刀魚眼紅無聲細下飛碎雪有骨

已剝紫春葱偏勸腹腴愧年少軟炊香飯綠

老翁落碁何曾白紙濕放筯未覺金盤空新

權便飽姜侯德清觴異味情屢極東歸貪路

自覺難欲別上馬身無力可憐為人好心事

於我見子真顏色不恨我衰子貴時悵望且

為今相憶情致婉然。漫叟詩話子美詩姜

侯設贈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乃知怪風

謂腹魚腹下肥處也。夢弼曰抱朴子馮夷華

陰人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周禮天官有

內饗外饗掌割烹述異記南海有鮫人室水

居如魚善織綃剝都唾切斫也。紫平聲又

即委切。洙曰七命云范公之鱗出則九溪楨

尾丹腮紫翼青鬢命支離飛霜鏤紅肌綺散

素膚雪落。希曰禮記冬魚腴說者謂冬時陽

氣下在魚腹凡陽氣所在之處肥美故云腴

燕人膾臠方寸切其腴以獻貴者蓋古風也

夢弼曰偏勸腹腴愧年少詩意謂少府獨以

戲贈閔鄉秦少府短歌

去年行宮當太白朝迴君是同舍客同心不

減骨肉親每語見許文章伯今日時清兩京

道相逢苦覺人情好昨夜邀懽樂更無多才

依舊能潦倒謂不如去年之樂。鮑曰至德

鄆縣有太白山。秦曰乾元元年建宗叔復兩

腹腴為公勸而公食腹腴愧不及於年少也

洙曰詩既飽以德。大臨曰左傳必嘗異味。師

曰真顏色謂非僞也

謂非僞也

謂非僞也

謂非僞也

謂非僞也

陋乃魏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蘊藉者為
潦倒出此也夢弼曰北史崔瞻傳瞻質白善
容止神采巖然自天保以後重吏事謂
容止蘊藉者為潦倒而瞻終不改焉

路逢襄陽楊少府入城戲呈楊四負

外綰

公自注甫赴華州日許寄負外
茨苓鶴曰綰字公權華州華陰

人建宗即位綰自賊中冒難赴行在
除起居舍人知制詔歷司勳負外郎

寄語楊負外山寒少茨苓歸來稍暄暖當為

斲青冥翻動神仙窟封題鳥獸形兼將老藤

杖扶汝醉初醒

率然語不可俗。夢弼曰本
草揆苓二月採斲揆玉切以

錐刺地也師曰史記龜策傳茨苓在菟絲之
下狀如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
悄兔絲去之即籍燭此地火滅記其處明日
乃掘取入地四尺至七尺得矣唐曰本草茨
苓以鳥獸
形者為尚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四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五

洗兵馬

公自注收京後作。乾元二年春自東都回華州以後所作

作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報清晝同河廣傳
聞一葦過胡危命在破竹中秣殘鄴城不日
得獨任朔方無限功京師皆騎汗血馬回紇
餒肉蒲萄宮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
崆峒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

悲壯

及少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
 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為
 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東走無復憶鱸魚南
 飛覺有安巢鳥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
 煙花繞鶴駕通宵鳳輦備雞鳴問寢龍樓曉
 不如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煙花繞有氣象有風韻攀龍附鳳勢莫
 當天事外句外下盡化為侯王汝等豈知蒙帝力時來
 不得誇身強常有餘力關中既留蕭丞相幕

下復用張子房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
 鬚眉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
 青袍白馬更何有後漢今周喜再昌寸地尺
 天皆入貢奇祥瑞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
 環復道諸山得銀甕隱士休歌紫芝曲詞人
 解撰河清頌每有風韻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處
 處催春種淇上健兒歸莫嬾城南思婦愁多
 夢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此詩對律

甚嚴而春 ○ 趙曰 山東乃河北也祿山反先
 容醞藉 ○ 趙曰 河北諸郡至肅宗復兩京進
 收山東以建中與之業 下園曰 唐都長安自
 太行以東皆山東也 夢弼曰 夜報本奏
 荆公定作夜報 洙曰 詩誰謂河廣一葦杭之
 晉杜預傳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
 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矣 希曰 河廣指河北
 衛州時子儀破賊十萬於衛州獲安慶緒弟
 慶和鄴城乃相州時安慶緒據相州王師圍
 之未下 夢弼曰 自陳濤斜之敗帝唯倚朔方
 軍為根本時朔方節度使乃郭子儀也 趙曰
 汙血馬出大宛國 沈曰 張耳傳如以肉餵虎
 何益 夢弼曰 時回紇送兵五千助帝討賊及
 師還帝就蒲萄宮宴勞之前漢匈奴傳元帝
 元壽中單于來朝舍之于上林蒲萄宮長安
 志有東西蒲萄園 洙曰 莊子廣成子在崆峒

山黃帝順下風膝行進而問道 夢弼曰 海謂
 山東岱謂河北崆峒山在西仙仗謂玄宗儀
 仗詩意謂雖喜肅宗已清海岱而常思玄宗
 避賊幸蜀之際也 鮑曰 收復京師以廣平王
 淑為元帥後封楚王又徙封成王 夢弼曰 郭
 相子儀也司徒李光弼也尚書王思禮也時
 子儀為中書令光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思
 禮遷兵部尚書當收復京師元師為中軍子
 儀副之王思禮為後軍李光弼為河東節度
 使詔以兵赴靈武 彥輔曰 晉張翰見秋風起
 思吳中葦菜羹鱸魚膾命駕東歸 趙曰 曹孟
 德詩月中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
 依 夢弼曰 謝希逸宣貴妃誅收華紫禁李善
 注王者之宮象紫微故謂宮中為紫禁 魯曰
 劉向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
 笙作鳳鳴七月七日於緱氏山頭乘白鶴舉

手謝時人而去故後世稱太子之駕曰鶴駕
 宮曰白鶴禁曰鶴禁趙曰文王為世子雞初
 鳴至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
 如夢弼曰漢成帝為太子元帝嘗急召太子
 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張晏注門樓上有銅
 龍若白鶴飛廉之為名也陳後山曰文選王
 元長曲水詩序儲后睿哲在躬出龍樓而問
 豎入虎闈而齒胄注龍樓漢太子門名也洙
 曰揚子攀龍鱗附鳳翼夢弼曰京師既平以
 蕭華留守故比之蕭何復以張鎬為幕府參
 謀故比之子房也漢高祖紀上曰運籌帷幄
 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
 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東坡志
 林老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
 蒼謂張鎬也蕭嵩薦之云用之為帝王師不
 用則窮谷一叟爾夢弼曰張鎬儀狀瓌瑋性

簡重好霸王霸大略始擢為拾遺房瑋罷鎬遂
 為相蔡寬夫詩話老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
 身長九尺鬚眉蒼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
 知籌策良說者以為張公鎬也鎬雖史稱有
 王霸大略然當為相收復兩京時不聞別有
 奇功但有策史思明欲以范陽歸順為偽知
 許叔與臨難必變二事耳然當時亦不果用
 也豈史氏或有遺耶夢弼曰青袍白馬更何
 有言祿山之亂已平矣後漢今周喜再昌謂
 肅宗如漢光武周宣王之中興也南史侯景
 傳大景乘白馬青絲為轡欲以應識庾信哀
 之敗景乘白馬青袍如草白馬如練顏延年歌
 江南賦青袍如草白馬如練顏延年歌亘地
 稱皇蓋天作主月毳來賓日際奉土帝王世
 紀西王母慕舜之德來獻白環洙曰丘希範
 書白環西獻栝矢東來禮運山出器車注器

車謂若銀甕丹甕夢弼曰顧野王瑞應圖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人不為非則銀甕出四皓紫芝歌注見前歐陽公曰宋文帝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瑞鮑照作河清頌趙曰此紀實事也至德三年七月黃河三十里清如井水四日而變蓋收京之祥也希曰按史乾元二年春旱故有田家望望惜雨乾之句沫曰布穀乃鳴鳩催耕之鳥也晁曰時思明餘黨未殄衛相等州尚留兵屯故有淇上健兒之句夢弼曰城南謂長安之城南也東山詩序二章言室家之望女也詩婦歎于室後漢李尤歌安得壯士翻日車後梁沈約詩安得壯士馳奔波劉向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諫曰此非妖歟王曰非也天洗兵也先生嘗手寫此詩改祗殘作惟殘崆峒作空同

觀兵

鶴曰去年八月命朔方節度郭子儀會九節度師討安慶緒於鄴城有觀安西兵赴關中待命詩至是年三月鄴城師潰此詩當作於未

前潰之

北庭送壯士貔虎數尤多精銳舊無敵邊隅
今若何妖氛擁白馬元帥待彫戈有莫守鄴

城下斬鯨遼海波夢弼曰北庭謂回紇也時送兵五千助討賊書如虎

如貔妖氛指言吐蕃時乘隙為亂也南史侯景乘白馬青絲為轡以應識元帥謂廣平王俶待彫戈謂待天子賜以彫戈而後往征也趙曰古鼎銘云王命虎臣賜汝和鸞黼黻彫

戈鄴城指相州海鯨喻吐蕃公謂鄴城可緩
圖當以討吐蕃為急也鶴曰吐蕃自至德初
陷威戎神威等軍石堡石谷等城二載又陷
西平乾元初又陷河源其侵陵之氣方張故
公欲先以討吐蕃為事也

不歸

鶴曰按唐志瀛州為河間郡屬河北當祿山自范陽反河北諸

郡望風瓦解公之從弟死於城中至此已經三年公有感而作此詩

河間尚征伐汝骨在空城從弟人皆有終身

恨不平數金憐俊邁總角愛聰明面上三年

土春風草又生

夢弼曰數金謂從弟幼時識錢數也數所具切詩總角州

兮注聚兩髦也

獨立

鶴曰時公遲回於華州賦此

空外一鷺鳥河間雙白鷗飄飄搏擊便容易

往來遊草露亦多濕蛛絲仍未收

此必有幽人受禍而

羅織仍未已者如太白鄭虔輩人

天機近人事獨立萬端憂

所思

公自注得台州鄭司戶消息趙曰虔以祿山之汚貶台州司戶

鄭老身仍竄台州信始傳為農山澗曲臥病
海雲邊世已踈儒素人猶乞酒錢徒勞望牛

斗無計斲龍泉

洙曰公嘗贈虔詩云賴得蘇

弼曰晉張華傳吳未滅時乞酒錢乞音氣夢

氣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要煥登樓仰

觀問其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

耳華因問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即補

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得一石函中

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大阿今公取

以喻虔之貶台州如劍之埋於土但遠望其

有衝斗之氣無計出之也按台州屬吳吳乃

牛斗之分野也

斲株玉切掘也

不見

公自注近無李白消息鶴曰公

乾元初白流夜

郎故有此作

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

獨憐才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匡山讀書

處頭白好歸來

趙曰箕子被髮佯狂按唐史

赦放還潯陽坐事下獄此世人欲殺之證也

修可曰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之先客居

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

小匡山白讀書於大匡山有讀書臺尚存其

宅在清廉鄉後廢為僧房號隴西院蓋以太

白得名此言匡山乃彰明之大匡山非潯陽

廬江郡之匡廬山也鶴曰按李白集有望廬

山五老詩云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地巢

雲松又望廬山瀑布云而我遊名山對之心

益閒且諧宿所好永願辭人間又南康軍圖

經云李白性喜名山飄然有物外志以廬阜
水石佳處遂往遊焉至五老峰愛其險峭奇
勝曰天下之壯觀也卜築於此吾將老焉今
峰下有書堂舊基白後北歸猶不忍去乃指
廬山曰與君再會不敢寒盟丹崖綠壑神其
鑒之又白送姪嵩遊廬山序云慚未歸於名
山然則匡山指潯陽匡廬山而言亦未
必不是元和丁酉白樂天有祭匡山文

新安吏

(公自注)收京後作雖收兩京
賊猶充斥(鶴曰)按唐志新安

縣屬河南府又按九域志云縣有二
鄉(王深父云)時郭子儀等九節度之
師圍安慶緒於鄴師潰于城下諸節
度各還本鎮子儀保河陽詔留守東
都此詩蓋哀出兵之役(師曰)從新安
吏以下至無家別蓋紀當時鄴師之

敗朝廷調諸郡兵益急雖次
于盡行秦之謫戍無以加此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
更無丁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
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
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
縱橫眼枯却見骨天地終無情我軍收相州
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就糧
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

輕况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

射如父兄（沫曰）伶俜無成單孤貌伶音零俜

依舊京此言子儀退軍修備也就糧言就賊

之糧故壘即舊禦祿山之壘言雖取糧於敵

亦不深入但近故壘而已練卒謂訓練其卒

舊京即東都時子儀保河陽詔留守東都鄭

曰僕射郭子儀也趙使曰至德二載子儀授

左僕射冬拜司徒乾元初進中書令而此詩

猶云僕射者蓋功賞著於

僕射時言者不移其初也

石壕吏

（夢弼曰）石壕屬邠州宜保縣

王於此築城壕以禦之因名石壕（下

園曰）石壕陝東戍也其地在新安西

即西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墻走老婦

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

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

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

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

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

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

別希曰時鄴城師潰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東京士民驚駭散奔山谷子儀在河陽將謀城守人又驚奔諸將繼至衆及數萬議還東京退保蒲陝都虞侯張濟曰蒲陝荐饑不如守河陽子儀從之用濟役所部兵築南北兩城而守之

新婚別

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結髮為妻子席不暖君牀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忽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養我時日夜令

我藏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君今死生地沉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往形勢反蒼黃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

錯迕與君永相望

曲折詳至縷縷凡七轉微顯條達

○朱曰詩葛

與女蘿施于松柏毛傳葛寄生也蘿兔絲松蘿也陸機草木疏兔絲連草上生其色黃赤今藥中兔絲子是也在草曰兔絲在木曰松蘿古詩云與君為新婚兔絲附女蘿趙曰今

公詩意謂兔絲當附松柏而乃附蓬麻為不
得其所矣洙曰蘇武詩結髮為夫妻恩愛兩
不疑夢弼曰文子墨無黔突孔無暖席又淮
南子云墨子無暖席希曰守邊赴河陽注詳
見前詩夢弼曰婦姑之夫也婦人嫁三月告
廟上墳始謂之成婚禮既明白然後稱姑
嫜正名也今嫁未成婚而別故曰妾身後分
明何以拜姑嫜呂曰陳琳飲馬長城窟行善
事新姑嫜此姑嫜字所出也夢符曰前漢廣
川王去為幸姬陶望卿作歌曰昔尊章標以
忽顏注尊章言舅姑也洙曰生女有所歸蓋
婦人謂嫁曰歸也夢弼曰孫武兵書置之死
地而後生鮑照詩生驅陷死地洙曰北山移
文蒼黃反覆蒼舒曰漢李陵與單于戰陵曰
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
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徙邊者隨軍為卒

妻婦大匡軍中陵搜得皆斬之鄭曰襦沙朱
切短衣也夢弼曰左傳施氏婦曰鳥獸猶不
失儷子將若何趙曰宋玉風賦迴穴錯迕注錯離交迕也

垂老別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
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幸有牙齒
存所悲骨髓乾男兒既介胄長揖別上官老
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
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土門壁甚堅

杏園度亦難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人生
 有離合豈擇衰盛端憶昔少壯日遲迴竟長
 歎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
 血川原丹何鄉為樂上安敢尚盤桓棄絕蓬
 室居塌然摧肺肝夢弼曰長安地有杏園土
 門去京城七十里時史思
 明殺安慶緒自立為帝土門杏園皆嚴備以
 待故公謂其不比九節度之師潰於鄴城也
鶴曰土門與杏園俱在長安按舊史志土門
 縣舊屬宜州後廢宜又改為美原屬京兆杏
 園如史稱乾元元年十月郭子儀引兵自杏
 園濟河東至獲嘉者是也至如史稱哥舒翰

至土門軍入洛溝疾及李光弼以朔方兵五
 千出土門東救常山此在河北鎮州常山郡
 獲鹿縣有上門關即舊井陘關是也公詩
 多用土門名雖同而地異常以詩意詳之

無家別

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
 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賤子因陣
 敗歸來尋舊蹊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
多矣無如此語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四
之在目前者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戀本枝安辭且

窮棲方春獨荷鋤日暮還灌畦縣吏知我至

召令習鼓鞞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攜近行

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盪盡遠近理亦

齊寫至此亦無復餘恨此其泣鬼神者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

谿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

以為蒸黎夢彌曰安史之亂自天寶十四年

之師潰也夢彌曰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

言戌卒歸來雖閭巷蕭條然人情之於鄉土

猶鳥之戀故枝不以窮棲而為辭也鞞與鼙

同戰鼓也鶴曰五年委溝谿殆謂天寶十四

載祿山反時調役到今乾元二年是為五年矣

夏日歎鶴曰按史是年三月丁亥以

月癸亥以久旱徙市雩祭祈雨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中街朱光徹厚地鬱蒸

何由開上蒼久無雷無乃號令乖雨降不濡

物良田起黃埃飛鳥苦熱死池魚涸其涯萬

人尚流冗舉目唯蒿萊至今大河北盡作虎

與豺浩蕩想幽薊王師安在哉對食不能食

我心殊未諧，眇然貞觀初。難與數子偕，夢弼曰：夏

日出良正東北也。中街黃道之所經也。趙曰：楚辭：陽杲杲其朱光。夢弼曰：萬人尚流冗。冗

散也。光武詔曰：流冗道路，朕甚愍之。和帝遣使分行貧民舉實流冗。洙曰：當祿山反，首陷

河北諸郡，祿山為范陽節度使，幽州薊門即范陽郡，是其節制之地也。師曰：太宗貞觀初

輔相得房杜王魏之賢，以致太平。公蓋傷今思古也。

夏夜歎

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腸。安得萬里風，飄颻吹我裳。昊天出華月，茂林延踈光。仲夏苦夜

短，開軒納微涼。虛明見纖毫，羽蟲亦飛揚。物

情無巨細，自適固其常。念彼荷戈士，窮年守

邊疆。何由一洗濯，執熱互相望。竟夕擊刁斗，

喧聲連萬方。青紫雖被體，不如早還鄉。北城

悲笳發，鶴鶴號且翔。况復煩促倦，激烈思時

康。洙曰：漢李廣傳注：刁斗以銅作，鑊受一斗。書：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鶴曰：通鑑

云：至德二載四月，郭子儀軍屯潯西，與安守忠戰，敗。後府庫無積蓄，朝廷專以官爵賞功

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馬魯曰：張茂先詩：煩促每

有餘陶潛詩簡棄煩促
蘇子卿詩長歌正激烈

立秋後題

鶴曰按公傳為華州司功
屬關輔饑棄官去客秦州
是詩欲棄官時作也。乾元二年
秋七月棄官之秦州以後所作

日月不相饒節叙昨夜隔玄蟬無停號秋燕

已如客平生獨往願惆悵年半百罷官亦由

人名

何事拘形役

鶴曰是年公四十八今
云半百舉成數而言也
朱曰陶淵明歸去來辭既自
以心為形役奚悵悵而獨悲

赤谷西崦人家

崦衣檢切師曰按地
理志秦州有崦崦山

在赤谷之西昔曹操與劉備戰于此
谷川水為之丹因號曰赤谷公棄官
之秦州宿于赤谷西
崦人家因有此作

躋險不自安出郊已清目溪迴日氣暖逕轉

山田熟鳥雀依茅茨藩籬帶松菊如行武陵

暮欲問桃源宿

洙曰晉陶淵明桃花源記晉
大康中武陵人捕魚沿溪而

行忽逢桃花夾岸漁人異之復行窮林見一
山便從山口入土地平廣邑屋連接黃髮垂

髻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邀還
家設酒食自云先世避秦亂來此不知有漢

無論晉魏也漁人數日
辭去既出迷不復得路

昔遊

鶴曰按此詩殆是記昔時遊齊宋間事而詩末云胡為客關塞道意久衰薄乃之秦州時作也

昔謁華蓋君綠袍崑玉脚人棺已上天白日
亦寂寞暮升艮岑頂巾几猶未却弟子四五
人入來淚俱落余時遊名山發軔在遠壑良
覲違夙願含淒向寥廓林昏罷幽磬竟夜伏
石閣王喬下天壇微月映皓鶴晨溪嚮虛駛
歸徑行已昨豈辭青鞋胝悵望金七藥東蒙

赴舊隱尚憶同志樂伏事董先生於今獨蕭
索胡為客關塞道意久衰薄妻子亦何人丹
砂負前諾雖悲髮鬢變未憂筋力弱杖藜望

清秋有興入廬霍

夢弼曰華蓋山在伊洛間神仙傳昔周王子喬養道

于華蓋山後昇仙號華蓋君天降玉棺于堂上喬遂沐浴臥其中由是尸解又漢方術傳王喬有神術嘗為葉令後天降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耶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為立廟號葉君祠或云卽古仙人王子喬又劉向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

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
接上嵩山後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
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至山頂舉手謝時人
而去洙曰艮岑東北之岑也離騷朝發軔於
蒼梧謝靈運詩引嶽良覲駛疾也爽士切
又疏吏切胠足病也張尼切莊子手足胼胝
夢弼曰東蒙魯地山名按公有寄元逸人詩
故人昔隱東蒙峰已佩含景蒼精龍董先生
謂董京威即衡陽董鍊師也行吟常宿白社
之中乞市肆得碎繒結以自覆焉漢武帝曰
吾得如黃帝棄妻如脫屣耳又費長房棄妻
子從壺公晉葛洪求勾漏令以鍊丹砂鬢真
忍切密也一作髮變鬢詩鬢髮如雲謝元暉
詩有情知望鄉誰能鬢不變希曰廬山在九
江霍山在衡陽爾雅霍山
為南嶽又云衡山一名霍

佳人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
依草木關中昔喪亂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
論不得收骨肉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
壻輕薄兒新人美如玉閒中冷語無不可感
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聞
舊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
迴牽蘿補茅屋似悲似訴自言自誓矜持慄

所不及摘花不插髮采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

日暮倚脩竹字字矜到而不○歌北李延年

人絕代而獨立詩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夢弼

曰石季倫王昭君詞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

以後宮良家子配焉關中即長安謂經祿山

之亂也洙曰沈休文詩長安輕薄兒古詩燕

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定功曰本草云合歡

即夜合也人家多植庭除間一名合昏陳藏

器云其葉至昏即合故曰合昏天覺曰周處

風上記云合昏權也孝祥曰陸倕刻漏銘曰

合昏暮捲萸莢朝開趙曰崔豹古今注鴛鴦

鳥類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思而死

故謂之匹鳥洙曰東方朔傳董偃母

以賣珠為事詩終朝采緜不盈一掬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

州司戶

公自注虔時坐汚賊貶台

天台隔三江風浪無晨暮鄭公縱得歸老病

不失路便不堪昔如水上鷗今如且中兔性命

由他人悲辛但狂顧山鬼獨一脚蝮蛇長如

樹呼號旁孤城歲月誰與度從來禦魑魅多

為才名誤夫子嵇阮流更被時俗惡海隅微

小吏眼暗髮垂素黃帽映青袍非供折腰具

平生一杯酒見我故人遇相望無所成乾坤

莽迴互師曰天台山在台州三江一錢塘二

江所出峽山中江所出岷山北江所出東注

大子斜切兔罟也希曰鮑照詩昔如講上鷹

今如檻中猿公蓋用其律洙曰博物志一足

曰夔魁魁也夢符曰屈原九歌有山鬼夢弼

曰復音覆大蛇也山海經復蛇色如綬文大

者百餘斤左傳舜流四凶投諸四裔以禦魑

魅魍魎山林異氣所生為害人害者夢弼曰按

公集有贈虔詩云才名四十年今其遭貶豈

非為才名所誤乎洙曰嵇阮晉嵇康阮籍也

嵇康書云阮嗣宗為禮法之士所繩故疾之

為仇夢弼曰海隅微小吏蓋台州在海之隅

遣興五首

司戶乃小吏矣師曰黃帽乃竹籜冠也洙曰

陶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

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

鄉里小兒夢弼曰平生一杯酒見我故人遇

蓋虔為人放蕩性頗嗜酒按公集有贈虔

醉時歌云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是也

蟄龍三冬臥老鶴萬里心昔時賢俊人未遇

猶視今嵇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又如壠底

松用舍在所尋大哉霜雪幹歲久為枯林上

反覆可念○夢弼曰晉嵇康傳康字叔夜嘗

足達前意○著養生論鍾會以舊憾言於文

帝曰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
康為慮耳因譖康欲助母丘儉帝遂害之刑
於東市蜀志諸葛亮傳亮字孔明躬耕隴畝
徐庶言於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宜
枉駕顧之先主遂
請亮凡三往乃見

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

節獨苦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羅罟林茂鳥有

歸水深魚知聚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洙

後漢逸民傳龐公者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
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
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謂曰夫保全一身
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

之上暮而得所栖龜鼃穴於深淵之下夕而
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
其栖而已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
指而問曰先生良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
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
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
表歎息而去後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
藥不反秦曰襄陽記云鹿門山舊名蘇嶺山
襄陽侯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
道山口俗因謂之鹿門廟又以名其山焉

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

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

愚何其掛懷抱夢弼曰按陶淵明集有責子

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入懶
 情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
 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
 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又有命子詩云夙
 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馬哉趙曰
 公因陶潛而有所悟故於此詩非直詆陶也
 陶集中如楚詞詩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
 飲酒詩顏淵故為仁長饑至于老雖留身後
 名一生亦枯槁是豈不謂之亦枯槁乎山谷
 曰觀淵明責子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
 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肯而淵明愁歎
 見於詩耳又云杜子美遣興詩蓋子美嘗困
 於三川為不知者詎病以為拙於生事又往
 往譏議宗文宗武失學公故寄之淵明以解
 嘲耳其詩名曰遣興可解也俗人不領便
 以為譏病淵明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賀公雅吳語在位常清狂上疏乞骸骨黃冠
 歸故鄉爽氣不可致斯人今則亡山陰一茅

宇江海日清涼洙曰唐賀知章字季貞越州

季貞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開

元間遷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一日併謝宰

相嘗稱曰賀公兩命之榮足為光寵晚節尤

誕放自號四明狂客為秘書外監天寶初夢

游帝居寤乃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
 為千秋觀賜鏡湖一曲夢淵曰世說劉真長
 見王丞相既出人問見王公云向荅曰未見
 他異唯聞作吳語耳孝祥曰語林真長云丞
 相何奇止能作吳語及細唾也洙曰晉王徽
 之為桓冲參軍冲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

比當相料理微之初不酬荅直高視以手版
挂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夢弼曰山陰
越州也在會稽之北故名

吾憐孟浩然裋褐卽長夜賦詩何必多徃徃

凌鮑謝清江空舊魚春雨餘甘蔗春雨餘甘蔗近禪

每望東南雲令人幾悲吒鶴曰唐舊史孟浩然襄陽人隱鹿門

山以詩自適年四十遊京師應進士不第張

九齡署爲從事與之唱和不顯達而卒按賦

詩何必多徃徃凌鮑謝乃浩然詩也公就舉

之魯言曰浩然峴潭詩云試垂竹竿釣果得

槎頭鱸王士源爲浩然詩集序曰灌園蔬圃

以全高公又舉此以想其魚釣灌蔬之舊處

也夢弼曰浩然襄陽人襄陽在秦州之東南
公寓秦州故望東南之雲而悲吒耳趙曰南
史范曄在獄中爲士題扇曰卽長夜之悠悠
夢弼曰鮑謂明遠謝謂三謝乃玄暉靈運惠
連也吒陟駕切
叱怒也正作咤

遣興二首

天用莫如龍有時繫扶桑頓轡海徒涌神人

身更長性命苟不存英雄徒自強吞聲勿復

道真宰意茫茫夢弼曰漢志天用莫如龍地

以御天也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兩樹同根
更相依倚故曰扶桑楚辭劉向九歎維六龍

於扶桑曹植書日不我與思
仰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

地用莫如馬無良復誰記此日千里鳴追風

可君意君看渥洼注種態與駑駘異不雜蹄齧

間逍遙有能事易坤卦牝馬地類行地無疆
良謂良馬也崔豹古今注始

皇有馬曰追風漢書馬生渥洼水中

秦州雜詩二十首

夢弼曰唐志秦州天水郡屬隴右道

又州記云前臨湖水夏不溢冬不縮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遲迴度隴怯浩蕩

及關愁只作及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西

征問烽火心折此淹留夢弼曰三秦記隴西

幾百丈望秦川長安如帶洙曰秦有魚龍川

鳥鼠谷鳥鼠即禹貢鳥鼠同穴之地沈曰水

經注一水發源天水縣其水出五色魚俗以

為龍而莫敢捕因謂之魚龍水又上下通謂

之魚龍川東坡曰倦遊錄云隴州地名魚龍

出石魚掘地破石得之多鯁鯽之形鱗鬣皆

具一如描畫魚龍古之陂澤也豈非魚生其

秦州城北寺傳是隗囂宮苔蘚山門古丹青

野殿空月明垂葉露雲逐度溪風風逐雲詩本不須清渭無情極愁時獨向東風不可言雲逐

如此評以諭兒輩城北寺一作山北寺傳是一作勝跡先主定

郡今城北寺即隗囂故居也囂五高切城與傳是三字洙曰後漢隗囂據隴西天水

曰後漢志隴西郡首陽山渭水所出寺枕秦山下接渭趙叟曰

水渭水東流長安州圖領同谷驛道出流沙降虜兼千帳居人

有萬家馬驕朱汗落胡舞白題斜年少臨洮

謂圖志也流沙即書所謂西赤嶺分界牌即經莫

者使吐蕃過鄯州之西赤嶺分界牌即經莫

離那錄驛又至衆龍驛劉驛婆驛之類其名

非一近贊普牙帳曰勃令驛故曰驛道子西來亦自誇鶴曰秦州都督府督天水隴

曰唐吐蕃貴人處于大羶帳正異曰馬驕朱

汗落胡舞白題斜朱汗已見他詩舊作珠乃

羨文也白題從一作西漢云斬白題將勃義

與雕題同正文作蹄非也子野傳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入貢莫知所出

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

云白題胡名也題者額也其俗以白塗聖其

額也洙曰洮州為臨洮郡亦屬隴右洮人勇勁可備守禦如通鑑載大曆間李抱

玉使右軍都將臨洮李晟擊吐蕃晟將千人

出大震關至臨洮
屠定秦堡是也

鼓角緣邊郡川原欲夜時秋聽殷地發

殷字切近

悲壯似題殷上聲猶隱也

風散入雲悲抱葉寒蟬靜歸山

獨鳥遲

真賦鼓角景句

萬方聲一槩吾道竟何之

南使宜天馬由來萬匹強浮雲連陣沒秋草

徧山長聞說真龍種仍殘老驪驪哀鳴思戰

鬪迴立向蒼蒼

趙曰漢書張騫使西域初天

北來騫還得鳥孫馬名曰天馬左傳唐成公如楚有兩驪驪馬唐人語以餘為殘今公蓋

言仍餘驪驪而不為用也鶴曰秦州有馬池源出嶓冢山又開山圖云隴西神馬山有泉乃龍馬所生此篇公或指此而賦也希曰或云真龍種喻元帥廣平王俶也老驪驪公自也喻

城上胡笳奏山邊漢節歸防河赴滄海奉詔

發金微士苦形骸黑林踈鳥獸稀那堪往來

戍恨解鄴城圍

恨復以○鶴曰滄海本號勃

舒曰按續唐通典羈縻州有金微隸振武軍趙曰此言防河之士自金微而發也沫曰鄴

城時為史思明所據

莽莽萬重山孤城山谷間無風雲出塞妙處

得不夜月臨關屬國歸何晚樓蘭斬未還煙

塵一長望衰颯正摧顏全首可觀○趙曰今秦州

夜城乃後人因杜詩而為之名也邵氏聞見

綠無風塞不夜城西夏有其地王韶經略西

邊親至其處或曰不夜蓋月如書也田曰齊

地記齊有不夜城蓋古者有日夜中照於東

境萊子立此城以不夜為名洙曰漢蘇武使

匈奴歸拜為典屬國傅介子傳先是龜茲樓

蘭嘗殺使者介子持節至樓蘭刺樓

蘭王持首還詔封介子為義陽侯

聞道尋源使從天此路回牽牛去幾許宛焉

至今來無緊要有風制○一望幽燕隔何時

郡國開似謂不得東征健兒盡羗笛暮吹哀洙

張騫傳騫使西域窮河源夢弼曰荆楚歲時

記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

至一處見女織於室丈夫牽牛飲河問此是

何處荅曰可問嚴君平夢弼曰漢書張騫使

西域言大宛多善馬武帝求馬於死不肯與

乃以李廣利伐宛遂出其馬洙曰時安史

之亂幽燕諸郡未平也鶴曰天寶十四載冬

京師召募十萬號天武健兒時祿山反兵籍

今日明人眼臨池好驛亭叢篁低地碧高柳

半天青稠疊多幽事喧呼閱使星此語可媿

媿素老夫如有此不異在郊垆李邵善河圖

餐者風星和帝遣使者微服單行觀採風謠使者

當到益部投邵候舍時夏夕露坐邵因仰觀

問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使耶二人驚

問何以知之邵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

分野故知之耳（洙曰）晉

天文志流星天使也

雲氣接崑崙淅淅塞雨繁羗童看渭水使客

向河源煙火軍中幕牛羊嶺上村所居秋草

靜正閉小蓬門鶴曰爾雅崑崙之墟方八百

注泮鋤

蕭蕭古塞冷漠漠秋雲低黃鶴翅垂雨蒼鷹

饑啄泥薊門誰自北漢將獨征西不意書生

耳臨衰厭鼓鞞夢弼曰幽州薊門時為史思

也或曰言無人北還也鮑照有出自北門行

云募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投軀報明主身

死為國殤征西指當時討吐

蕃也漢岑彭為征西將軍

山頭南郭寺水號北流泉老樹空庭得寫影

清渠一邑傳傳者所在秋花危石底晚景臥

鍾邊俛仰悲身世溪風為颯然夢弼曰秦州

無山有水一派北流入長道縣界

傳道東柯谷深藏數十家對門藤蓋瓦映竹

水穿沙瘦地翻宜粟陽坡可種瓜船人相近

報但恐失桃花一樣事寫○趙叟曰秦州枕

谷曰西枝村公姪佐先卜築東柯谷集中有

佐還東柯谷詩及有西枝村宿贊公土室詩

天水圖經載秦州隴城縣有杜工部故居及

工部姪佐草堂在東柯谷之南麥積山瑞應寺上夢弼曰末句借用桃源

事或引三月桃花水誤矣

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神魚久不見福地

語真傳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茅

屋送老白雲邊佛記其一二鮑曰按唐志

成州同谷縣有仇池與秦城接壤東坡曰趙

德麟曰仇池小有洞天附庸也王仲至謂

余曰吾嘗奉使至仇池有九十九泉而萬山

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洙曰世傳仇池有地

穴通小有洞中出神魚食之者

仙師曰末句公有卜居之意也

未暇泛滄海悠悠兵馬間塞門風落木客舍

雨連山對得阮籍行多興龐公隱不還東柯

遂踈嬾休鑷鬢毛斑

夢弼曰晉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

窮輒慟哭而反後漢龐德公登鹿門山採藥不返東柯見前詩注

東柯好崖谷不與衆峰羣落日邀雙鳥

何足急歸

道有此好語

晴天卷片雲野人吟險絕水竹會平

分採藥吾將老童兒未遣聞

夢弼曰水竹會平分謂谷中之

人以竹筒引水也

邊秋陰易夕不復辯晨光簷雨亂淋慢山雲

低度墻鷓鴣窺淺井蚯蚓上深堂車馬何蕭

索門前百草長

地僻秋將盡山高客未歸塞雲多斷續邊日

少光輝警急烽常報傳聞檄屢飛西戎外甥

國何得近天威

客或作夜鶴曰漢書注邊方備胡寇夜然火以相告曰烽

師曰說文檄以木簡為書長尺二以徵軍也若有急則插以雞羽謂之羽檄

書貞觀間以文成公主景龍問以金城公主下嫁吐蕃乾元初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下

帝舅顯親也又贊普遣名悉臘奉表言甥先

鳳林戈未息魚海路當難候火雲峰峻懸軍

幕井乾風連西極動此動字與星臨萬戶月

過北庭寒故老思飛將何時議築壇鶴曰唐

有鳳林縣北有鳳林關夢弼曰魚海縣名郭

子儀取魚海五縣是也洙曰候火言斥候烽

燧之火也懸軍如鄧艾伐蜀懸軍深入夢符

曰周禮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注謂為軍

穿井井成挈壺懸其上令軍中士衆皆望見

知屯下有井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趙曰

易井收勿幕注井口曰收勿幕則勿遮幕之

彥輔曰李廣為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

軍魯曰漢高祖築壇

拜韓信為大將軍

唐堯真自聖野老復何知曬藥能無婦應門

亦有兒藏書聞禹穴讀記憶仇池為報駕行

舊鷓鴣在一枝趙曰唐堯謂肅宗野老公自

謂也逸曰君自聖則忠諫不

聞公微言以託諷也洙曰李令伯陳情表內

無應門五尺之童夢弼曰括略云會稽山有

石穴委曲黃帝藏書於此禹得之又吳越春

秋禹藏書之所故謂之禹穴也仇池記云仇

池百頃周回九千四百步東西二門上則岡

阜低昂泉流交灌趙曰駕行指當日同在禁

省之輩莊子鷓鴣

野望

清秋望不極迢遞起曾陰遠水兼天淨屯畫

百孤城隱霧深葉稀風更落山迥日初沉獨
鶴歸何晚昏鷓已滿林不必自來處自是好

天河

常時任顯晦秋至最分明縱被微雲掩終能

永夜清

甚似忠愛

含星動雙闕伴月落邊城牛女

年年度何曾風浪生

句意渾渾稱題

○

趙曰齊諧記桂陽成武丁

有仙道謂其弟曰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荅曰織女暫詣牽牛

東樓

萬里流沙道征西過此門但添新戰骨不返

舊征魂樓角凌風迥城陰帶水昏傳聲看驛

使送節向河源

鶴曰流沙在西之極乃吐蕃所居之域趙曰征西泛言西

行之人也時遣使與吐蕃和好故末句借張騫奉使尋河源事

山寺

夢弼曰按天水圖經隴城縣東柯谷之南麥積山有瑞應寺山

形如積麥佛龕刻石閣道縈旋上下千餘尺山下水縱橫可涉又玉堂間

話隴城縣東柯僧院甚有幽致高檻可以眺遠虛窓可以來風遊人如市

也

野寺殘僧少山園細路高麝香眠石竹鸚鵡

啄金桃不論如何亂水通人過懸崖置屋牢

上方重閣晚百里見織毫麝蜀曰麝香小鳥

鶴或云鹿也石竹繡竹花也僧舍多種之鶴

曰按補衡鸚鵡賦命虞人於隴坻又按公秦

州詩屯下有隴俗輕鸚鵡之句則知鸚鵡隴

右所產也金桃色如杏七八月熟定功曰爾

雅釋水正絕流曰亂書

亂于河詩涉渭為亂

木集卷之三

三

秋日阮隱居致薤三十束

鶴曰阮隱居名昉

隱者柴門內畦蔬遶舍秋盈筐承露薤不待

致書求束比青芻色圓齊玉筋頭衰年關鬲

冷味暖併無憂夢弼曰南隱居木

從人覓小胡孫許寄

人說南州路山猿樹樹懸舉家聞若歎為寄

小如拳預晒愁胡面初調見馬鞭許求聰慧

者童稚捧應癩此等甚無取者亦在卷中

趙曰晉傳玄鷹賦狀如愁胡復齋謾錄云

蕃劍

上集卷之三

三

致此自僻遠又非珠玉裝如何有奇怪每夜

吐光芒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風塵苦未

息持女奉明王趙曰晉張華與雷煥共尋天

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即補煥為豐城令掘

縣獄基得雙劍留一自佩送一與華華誅失

劍所在煥卒其子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

腰間躍出墮水但見兩龍各長數丈於是失

銅餅

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銅餅未失水百丈

有哀音側想美人意應悲寒甃沉蛟龍半缺

落猶得折黃金八句意 ○ 夢弼曰風俗通甃

救切末句謂井中或得斷 聚磚修井也甃側

寓目

一縣蒲萄熟秋山苜蓿多二物皆遠致今溢

至羌女胡 關雲常帶雨塞水不成河羌女輕

兒者矣 烽燧胡兒制駱駝自傷遲暮眼喪亂飽經過

洙曰西域人好飲蒲萄酒馬食苜蓿二師伐

宛將種歸中國沈曰永徽圖經曰蒲萄生隴

西五原燉煌山谷今處處有之趙曰邊方燃火曰烽舉煙曰燧蓋寇至以相告也山谷曰制讀為掣同浴音作徹耳

卽事

趙曰回紇助討祿山收長安有功請婚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可汗死公主以無子得還鶴曰公主自回紇歸乃是年八月也

聞道花門破和親事却非人憐漢公主生得

渡河歸秋思拋雲髻腰支賸寶衣

腰支語不典豈所以

賦漢公

羣凶猶索戰迴首意多違

鶴曰花門謂回紇也

注詳見前夢弼曰時回紇為史朝義誘之而為寇故云回首意多違也

歸燕

不獨避霜雪其如儔侶稀四時無失序八月自知歸春色豈相訪衆雛還識機故巢儻未毀會傍主人飛

促織

促織甚微細哀音何動人草根吟不穩牀下夜相親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晨悲絲與急管感激異天真結得灑落更自可悲

螢火

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
點客衣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
重飄零何處歸

蒹葭

摧折不自守便秋風吹若何暫時花載雪幾
處葉沉波體弱春苗早叢長夜露多江湖後
搖落亦恐歲蹉跎

苦竹

青真亦自守軟弱強扶持味苦夏蟲避叢卑
春鳥疑軒墀曾不重剪伐欲無辭幸近幽人
屋霜根結在茲

日暮

日落風亦起城頭烏尾訛黃雲高未動白水
已揚波羗婦語還哭胡兒行且歌將軍別上
馬夜出擁彫戈

修可曰漢桓帝時京師童謠云城上烏尾畢逋後山曰訛

以言驚動也夢弼曰
毛萇詩傳訛動也

夕烽

夕烽來不近每日報平安塞上傳光小雲邊
落點殘照秦通警急過隴自艱難聞道蓬萊
殿千門立馬看夢弼曰唐六典唐鎮戍烽候
所至大率相去三十里每日
初夜放煙一炬謂之平安火鶴曰烽有報平
安火如哥舒翰潼關之敗翰麾下來告急上
遣李福等將藍牧兵赴潼及
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懼是也

秋笛

清商欲盡奏笛外奏苦血霑衣他日傷心極
征人白骨歸相逢恐恨過故作發聲微不見
秋雲動悲風稍稍飛

擣衣

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已近苦寒月况經
長別心寧辭擣衣倦一寄塞垣深用盡閨中
力君聽空外音此晚唐極力○夢弼曰垣邊

垣云秦築長城漢起塞
垣所以別內外置殊俗

月夜憶舍弟

鶴曰時公之三弟在河南齊許二州

戍鼓斷人行秋邊一鴈聲露從今夜白月是

故鄉明淺淺語使人愁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寄

書長不達况乃未休兵

遣興

干戈猶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淚霑襟血梳頭

滿面絲地卑荒野大天遠暮江遲衰疾那能

久應無見汝期

夢李白二首

趙曰白坐永王璘事當誅郭子儀請解官贖罪

詔長流夜郎會赦還潯陽復坐事下獄潯陽郡今江州屬江南道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使其死耶當不復

忘者生別故也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

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

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今君在羅網何以有

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偶然實境不可更過水

深波浪濶無使蛟龍得洙曰楚辭湛湛江水

賦其始來也耀平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
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彦輔曰西清詩話云
太白歷見司馬子微謝自然賀知章或以為
可與神遊八極之表或以為謫仙人其風神
超邁英爽可知後世詞人狀其風貌者多矣
亦間於月青見之俱不若少陵云落月滿屋
梁猶疑照顏色熟味之百世之下
想見風采此與李太白傳神詩也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此兩詩起語三夜

頻夢君情親見君意人情鬼語告歸常局促

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出門

搔白首苦負平生志夢中賓主冠蓋滿京華

斯人獨顛顛詔出情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

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結極慘黯情至

不甚切摘看又別○洙曰古詩浮雲蔽白日
遊子不顧反老子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晉張
翰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
酒阮籍詩千秋百歲後榮名安所之

遣興三首

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風悲浮雲去黃葉

墜我前朽骨穴螻蟻又為蔓草纏故老行歎

息今人尚開邊漢虜互勝負封疆不常全安

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

修可曰莊子在上為鳥為食在下為螻蟻

食洙曰江淹恨賦蔓草縈骨拱木斂魂

曰史記廉頗者趙之良將也○本一作廉耻

高秋登寒山南望馬邑州降虜東擊胡壯健

盡不留穹廬莽牢落上有行雲愁老弱哭道

路願聞甲兵休鄴中事反覆死人積如丘諸

將已茅土載驅誰與謀

鶴曰按唐州羈縻州內有馬邑州在秦成

二州山谷間洙曰降虜東擊胡謂當時回紇助順收復京師遂進收東都漢書匈奴傳注

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然故曰穹廬趙曰時

兩京雖收復安慶緒據鄴城王師圍之未幾

豐年孰云遲甘澤不在早耕田秋雨足禾黍

已映道春苗九月交顏色同日老勸汝衡門

士勿悲尚枯槁時來展材力先後無醜好但

訝鹿皮翁忘機對芳草

鶴曰按史乾元二年春旱故有甘澤不在

早之句而因以興衡門之士也洙曰列仙傳

鹿皮翁菑川人少為府小吏機巧舉手成器

工斤斧作轉輪懸閣數十日梯道四門成上

其巔作茅舍留止食芝草飲
神水百餘年下賣藥於市

天末懷李白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鴻鴈幾時到江湖

秋水多

四句自不可讀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

謂不

魑魅喜人尉其寂寞乃魑魅猶能知此人之

來以為喜則朝廷之士不如魑魅亦多矣觀

上憎字便見作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

者之意痛快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五

陸士衡詩借問欲何為涼風起

天末楚屈原自沉汨羅而死

希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六

秦州見勅目

勅一作除

薛三璩授司議郎

畢四曜除監察與二子有故遠喜遷

官兼述索居三十韻

乾元二年秋秦州作

大雅何寥濶斯人尚典刑交期余潦倒材力
爾精靈二子陞同日諸生困一經文章開突
與遷擢潤朝廷舊好何由展新詩更憶聽別
來頭併白相見眼終青伊昔貧皆甚同憂歲



不寧棲遑分半菽浩蕩逐流萍俗態猶猜忌
妖氛逐杳冥獨慚投漢閣俱議哭秦庭還蜀
祇無補囚梁亦固扃華夷相混合宇宙一羶
腥帝力收三統天威總四溟舊都俄望幸清
廟肅惟馨雜種難高壘長驅甚建瓴焚香淑
景殿漲水望雲亭法駕初還日羣公若會星
宮臣仍點染柱史正零丁官忝趨棲鳳朝回
歎聚螢傷舊日讀書之勤喚人看騶褭不嫁惜娉婷

兩句開合調異 兩句開合調異 丐相邀自惜過時也 掘劍知

埋獄提刀見發矧侏儒應共飽漁父忌偏醒

旅泊窮清渭長吟望濁涇羽書還似急烽火

未全停帥老資殘寇戎生及近垞忠臣辭憤

激烈士涕飄零上將盈邊鄙元勳溢鼎銘仰

思調玉燭誰定握青萍隴俗輕鸚鵡原情類

鵝鴿秋風動關塞高臥想儀形洙曰嵇康絕

文章深遠也 文章深遠也 突烏弔切荀子突與之內突字

正作突爾雅室西南隅謂之與東南隅謂之
 突釋文音要洙曰劉孝標絕交論莫肯費其
 半菽罕自落其一毛趙曰半菽字祖出項羽
 傳歲饑人貧卒食半菽洙曰楊雄傳王莽誅
 甄豐連及楊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
 者來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投下幾死吳
 入郢中包胥求救於秦秦兵未出包胥哭於
 秦庭者七日勺水不入於口司馬相如蜀人
 也後富貴還蜀梁孝王怒鄒陽下獄吏將殺
 之陽從獄中上書王立出之夢弼曰還蜀囚
 梁公自喻也時謫為華州司功夢符曰漢書
 三統謂天統地統人統為夏商周之正三也
 趙曰舊都指長安鶴曰漢書注引蔡邕云天
 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為僥倖故曰幸洙曰漢
 書羗胡雜種類不一也高帝紀地勢便利其
 以下兵於諸侯警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建居偃切瓴盧經切夢弼曰長安志淑景殿
 望雲亭皆在西內洙曰宮臣謂薛受司議郎
 屬東宮柱史誦畢受監察御史漢宮儀侍御
 史在周官為柱下史趙曰點染為文字也零
 丁介獨之貌夢弼曰宮忝趨栖鳳公自叙曩
 為拾遺在諫省時也晉車胤家貧夜囊螢火
 以照書驥襄良馬也娉婷佳人也皆公自喻
 也洙曰晉張華見斗牛問有紫氣補雷煥為
 豐城令掘獄基得雙劍莊子庖丁解牛十九
 年而刀刃若新發於剞劂音刑砥石也漢東
 方朔傳武帝令待詔公車俸祿薄朔給侏儒
 曰上欲盡殺若曹侏儒為朔對曰侏儒長三
 端召問朔何恐侏儒為朔對曰侏儒長三尺
 餘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為朔對曰侏
 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為朔對曰侏儒長
 死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遂稍死臣朔饑欲

馬屈原既放行吟澤畔漁父問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此屈原曰衆人皆醉我獨醒漁父曰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醢(夢弼曰後漢志隴西郡渭水所出東流長安今云旅泊窮清渭長吟望濁涇蓋公在秦州而憶長安也)朱曰羽書者以鳥羽插檄書上馳告四方示其速疾也鼎銘者銘功於鍾鼎也爾雅曰四時調謂之玉燭青萍劔名也禰衡鸚鵡賦命虞人於隴坻冠雲霓而張羅蓋鸚鵡乃隴右所出(夢弼曰鄭氏詩箋云鵲鴝水鳥而在高原失其常處則飛鳴求其類此)公自况有望於薛畢二子也

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

十七長史參三十韻

公自注時患瘡病夢弼曰高適

由太子詹事出刺彭州岑參由補闕左遷虢州長史

故人何寂寞今我獨淒涼老去才難盡秋來

興甚長物情尤可見詞客未能忘物情往往見棄惟詞

客未忘耳海內知名士雲端各異方高岑殊

有味其言即子美自道緩步沈鮑得同行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

可為悟入舉天悲富駱近代惜盧王似爾

官仍貴前賢命可傷其不足可見然少露上

也子美豪放諸侯非棄擲半刺已翱翔詩好

磊落如此

幾時見書成無使將男兒行處是客子鬪身
 強實語羈旅推賢聖沉綿抵咎殃三年猶瘡疾
 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
 潛隙地有覩屢鮮粧何大龍鍾極于今出處
 妨無錢居帝里盡室在邊疆劉表雖遺恨龐
 公至死藏心微傍魚鳥即小心也肉瘦怯豺
 狼隴草蕭蕭白洮雲片片黃彭門劔閣外號
 略鼎湖傍荆玉簪頭冷巴牋染翰光鳥麻蒸

續曬丹橘露應嘗豈異神僊宅俱兼山水鄉
 竹齋燒藥竈花嶼讀書牀更得清新否遙知
 對屬忙舊官寧改漢淳俗本歸唐濟世宜公
 等安貧亦士常蚩尤終戮辱胡羯漫猖狂會

待祆氛靜論文暫裹糧夢弼曰晉江淹嘗夢

美句人謂才盡朱曰潘安仁有秋興賦沈鮑

謂沈約鮑照也趙曰沈佺期祭文思含飛動

才冠卿雲夢弼曰富嘉謨駱賓王盧照鄰王

勃皆文章之伯洙曰刺史古之諸侯也庾亮

書別駕任居刺史之半諸侯謂適也半刺謂

岑也羈旅推賢聖言孔孟尚羈旅也夢弼曰

昔穎帝有二子生而亡去為鬼一居江水為瘡鬼朱曰俗言辟瘡鬼必伏於幽隙之地不爾即畫易容貌趙與時賓退錄云世人瘡疾將作謂可避之他所間巷不經之說也然自唐已不然高力士流巫州李輔國授謫制時力士方逃瘡功臣閣下杜子美詩三年猶瘡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醜屢鮮粧則不特避之而復塗抹其面矣蒼舒曰按廣韻龍鍾竹名世言龍鍾謂其年老者如竹之枝葉搖拽不能自禁持取此義趙曰後漢龐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竟隱於鹿門山不返魯曰嵇康遊山澤觀魚鳥而心甚樂之夢弼曰隴草洸雲公言其客居之景物也彭門劔閣俱在蜀左傳西盡號略即號州而號之湖城縣有鼎湖此言高岑二子居官

之地也洙曰荆玉出號巴賤蜀賤也夢弼曰陶隱居本草云胡麻當九蒸九曝熬搗充餌注胡麻烏者良今言烏麻川橘亦彭號二州所出也後漢岑彭傳彭惡所營地名彭亡欲徙之今云舊官寧改漢或用此師曰號本晉地詩晉國風此管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洙曰史記黃帝擒殺蚩尤胡羯指安史也葛常之詩話云詩人讚美同志詩篇之善多此珠幾壁玉錦繡花草之類至杜子美則豈肯作此陳腐語耶如寄岑參云意慙關飛動篇終接混茫夜聽許十誦詩云精微穿溟溟飛動摧霹靂靈贈盧瑀云藻翰惟牽率湖山合動搖贈陳諫議云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寄李白云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贈高適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視餘子其神芝之與腐菌

哉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古今詩話云老杜贈太白二十

韻備叙白事盡得其故迹矣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僊人筆落驚風雨詩成
泣鬼神彼此客稱○自喻適聲名從此大汨
沒一朝伸文彩承殊渥流傳必絕倫龍舟移
棹晚獸錦奪袍新白日來深殿青雲滿後塵
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未負幽棲志兼全

寵辱身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醉舞梁園

夜行歌泗水春才高心不展道屈善無鄰字

可謂善無鄰最切當

處士禰衡俊諸生原憲貧稻梁求

未足蕙苾謗何頻五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

幾年遭鵬鳥獨泣向麒麟此用夫子事蘇武

先還漢黃公豈事秦楚筵辭醴日看他用意梁

獄上書辰巳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老吟秋

月下病起暮江濱莫怪恩波隔乘槎與問津

朱曰賀知章號四明狂客見太白文章歎曰
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奏頌一
篇有詔供奉翰林趙曰太白墓碑云玄宗泛
白蓮池召白作序時白被酒命高力士扶以
登舟夢弼曰白外傳云白作樂章賜錦袍今
云獸錦蓋錦織成獸文也奪字如宋之問傳
武后遊龍門詔從臣賦詩東方朔詩先成后
賜錦袍之問俄頃獻后覽之嗟賞更奪袍以
賜朱曰白為高力士所請自不知不為親近所
容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夢弼曰按公傳嘗
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
太白集有梁園醉歌汴州即梁園故地謝惠
連雪賦梁王不悅遊於兔園是也又公與太
白嘗同遊山東故云行歌泗水春朱曰後漢
二補衡字正平孔融上疏薦之曰憲貧也非病
二十英才卓礫莊子原憲曰憲貧也非病

也夢弼曰後漢馬援征交趾載蕙以種還人
謗之以為明珠大貝此以喻白之遇讒永王
璘反謂白為叅屬與謀也希曰大庾始安臨
賀持陽揭陽為五嶺書注三危西裔白以永
王璘之累流夜郎五嶺三危與夜郎鄰境也
朱曰賈誼為長沙王傳不得志有鵬飛入誼
舍自傷以為壽不能長乃為賦以自廣趙曰
孔子見麟而泣曰出非其時吾道窮矣蘇武
在匈奴十九年而還黃公乃四皓避秦居商
山申公見楚元王不設醴酒而辭行鄒陽見
怒於梁王下獄遂從獄中上書此皆以比白
之不從王永璘而璘本待白之薄當時不見
察已施之於法誰
能為陳此義也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

兩閣老五十韻

鶴曰賈至由中書舍人出守汝州坐小法

貶岳州司馬嚴武由給事中拜京兆尹坐瑄事貶巴州刺史公嘗為左拾

遺兩省相呼為閣老也

衡岳啼猿裏巴州鳥道邊故人俱不利謫宦
兩油然開闢乾坤正榮枯雨露偏長沙才子
遠釣瀨客星懸憶昨趨行殿殷憂捧御筵討
胡愁李廣奉使待張騫無復雲臺仗虛修水
戰船蒼茫城七十流落劔三千畫角吹秦晉

畫角吹秦晉奇怪不恨

旄頭俯澗瀦小儒輕董卓有識

笑符堅

其用事如此

浪作禽填海那將血射天萬

方思助順一鼓氣無前陰散陳倉北晴熏太

白巔亂麻屍積衛破竹勢臨燕法駕還雙闕

王師下八川此時霑奉引佳氣拂周旋

描摸老成

○亂來讀此十字哀痛來生

貌虎間金甲麒麟受玉鞭侍

臣諳入仗廐馬解登僊

淺事不俗

花動朱樓

雪城凝碧樹煙衣冠心慘愴故老淚潺湲哭

廟悲風急朝正霽景鮮月分梁漢米春給水
衡錢內藥繁於纈宮花軟勝綿恩榮同拜手
出入最隨肩晚著華堂醉寒重繡被眠轡齊
兼秉燭書在滿懷牋纔復京便有此樂是此時殘破巡幸尚自庶幾
每覺昇元輔深期列大賢秉鈞方咫尺鍛翮
再聯翮禁掖朋從改微班性命全青蒲甘受
戮白髮竟誰憐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師
資謙未達鄉黨敬何先舊好腸堪斷新愁眼

欲穿翠乾危棧竹紅膩小湖蓮

此紅翠在新舊下別是凄

斷

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

使衆人傳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絃浦鷗防

碎首霜鶻不空拳

寓

地僻昏炎瘴山稠隘石

泉且將棋度日應用酒爲年

甚言避禍之道可念

典郡

終微眇治中實棄捐安排求傲吏比興展歸

田

此展字屬治中

去去才難得蒼蒼理又玄古人稱

逝矣吾道卜終焉

三見焉字惟此可耳

隴外翻投迹漁

陽復控弦笑為妻子累甘與歲時遷親故行
稀少兵戈動接聯他鄉饒夢寐失侶自迤邐
多病加淹泊長吟阻靜便如公盡雄俊志在
必騰騫泊語如此使人意盡○趙曰南中志
之道耳洙曰漢賈誼洛陽人披羊裘釣澤中光
沙王太傅嚴子陵變名姓披羊裘釣澤中光
武徵之因共偃臥子陵以足加帝腹上太史
奏客星犯帝座除為諫議不屈後人名其釣
處為嚴陵瀨夢弼曰憶昨趨行殿公自叙謁
肅宗於行在也趙曰無復雲臺仗言當時行
宮草創不復嚴整法仗也庾信哀江南賦猶
有雲臺之仗洙曰漢酈食其馮軾下齊七十

餘城莊子趙文王喜劔劔士夾門而客三千
餘人夢弼曰蒼茫城七十謂祿山反河北十
餘郡皆棄城而走也劔指蜀之劔閣言玄宗
幸蜀流落有三千里之遠近秦晉之間皆吹
畫角聲以節用兵也澗瀝之水隱映胡星言
東都為賊所陷也前漢志昂為旄頭胡星也
洙曰漢董卓傳卓廢立凶暴無道忍性矯情
擢用羣士以韓馥等為刺史馥等到官各興
義兵同盟討卓秦符堅違眾伐晉遂至破敗
撫畜鮮卑符融諫不聽後為鮮卑所亡夢弼
曰董卓符堅以喻思明祿山之必亡也洙曰
山海經赤帝之女嬉遊東海溺而死不返化
為冤禽名曰精衛常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
商本紀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
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趙曰此皆言安史之
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趙曰此皆言安史之

不知量也晏曰左傳曹劇曰夫戰氣也一鼓
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夢弼曰陳倉大白俱在
鳳翔此言肅宗時駐蹕鳳翔也按志鳳翔府
寶雞縣又更名陳倉縣縣有寶雞山按列異
傳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以獻諸公道
名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為媪媪復曰彼二童
逐二童子童子化爲雉飛入平林陳倉人告
穆公穆公發徒大獵果得其雉又化爲石置
之汧渭之間至文公爲立祠名陳寶祠又按
志鳳翔之郿縣有太白山按水經注山上夏
宿雪故名錄異記金星之精下墜化爲白石
狀如美玉故名洙曰衛河北也燕范陽也時
祿山反於范陽陷河北諸郡漢書死如亂
麻晉杜預傳今兵威已振勢如破竹數節之
後皆迎刃而解關中記關內八水王師下八

不
本
集
卷
八

二

川謂長安收復矣趙曰時公爲左拾遺扈從
還京朱曰光武紀望氣者見春陵郭惜曰氣
佳哉鬱鬱葱蔥夢弼曰職儀云黃帝駕乘黃
而仙去後因以名廐王隱晉書宣帝內廐馬
一日風靜天霽有羽鶴飛至廐化爲青衣童
子騎二大馬乘空而去梁漢所貢
賦之米水衡掌山澤之賦謝承後漢書章帝
分梁漢儲米給民又宣帝本始二年春以水
衡錢爲平陵徙民起第宅注云水衡與少府
皆天子私藏也魯曰內菜宮花也洙曰顏延
年詩鸞翮有時鍛注鍛殘也所介切夢弼曰
漢元帝寢疾史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
以諫注以蒲青爲席用蔽地也時公任拾遺
故云前漢儒林傳伏生年九十餘以書教子
齊魯洙曰詩成是貝錦戕云喻讒人集作已
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趙

上
集
卷
八

二

曰鵑鷹屬也謂兩閣老如浦鷗讒言如霜鷗
鷗不空拳則鷗有碎首之防矣洙曰晉職官
志州置別駕治中從事趙曰治讀作平聲洙
曰謝靈運詩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安功
曰郭景純詩漆園有傲吏注莊子嘗為漆園
吏楚威王聘之欲以為相謂使者亟去無汗
我故曰傲吏夢弼曰時史思
明復作亂於漁陽乃薊州也

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

獨臥高陽客三違潁水春艱難隨老母慘澹
向時人謝氏尋山屐陶公漉酒巾羣兇彌宇
宙此物在風塵歷下辭姜被關西得孟鄰早

通交契密晚接道流新靜者心多妙先生藝
絕倫草書何太古詩興不無神曹植休前輩
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將恐
曾防寇深潛託所親寧聞倚門夕盡力潔飡
晨踈懶為名誤驅馳喪我真索居猶寂寞相
遇益愁辛流轉依邊徼逢迎念席珍時來故
舊少亂後別離頻世祖修高廟文公賞從臣
商山猶入楚渭水不離秦存想青龍祕騎行

白鹿馴耕岳非谷口結草即河濱肘後符應
驗囊中藥未陳旅懷殊不愜良覲眇無因自
古皆悲恨浮生有屈伸此邦今尚武何處且
依仁鼓角凌天籟關山倚月輪官場羅鎮磧
賊火近洮岷蕭瑟論兵地蒼茫鬪將辰大軍
多處所餘孽尚紛綸高興知籠鳥斯文起獲
麟窮秋正搖落回首望松筠鶴曰嵩陽潁水
皆在河南洙曰
謝靈運好登陟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
山則去後齒陶淵明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

畢還復着之黃曰此物指彪也夢弼曰歷下
關西公言昔與彪相聚之地趙曰後漢姜肱
有兄弟四人居貧作一布被而共之洙曰列
女傳孟子之母凡三徙而舍學宮之旁孟子
嬉戲於是為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
居吾子矣夢弼曰魏曹植字子建能詩漢張
芝字伯英好草書洙曰薛包事母至孝凡出
入必有時未嘗違也至期母必倚門望之包
必至矣東廣徵補亡南咳詩馨爾夕膳潔爾
晨食邊徼邊境也禮記儒有席上之珍潔爾
聘後漢志光武立高廟于洛陽四時禘祀高
帝為太祖一歲五祀夢弼曰此喻肅宗重建
七廟也洙曰左傳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
言祿祿亦不及青龍乃道家存想之術周真
義入龍嶠山見羨門子乘白鹿而行揚子谷
口鄭子真耕于岳石之下漢文帝時河上公

結草為菴于河濱讀老子帝駕往詣之晉葛
洪有肘後方數卷趙曰四鎮皆置官場收賦
歛以供軍須也鶴曰鎮磧如北庭都護府有
神仙鎮及有小磧是也夢弼曰洗岷言臨洗
岷山也彥輔曰潘岳秋興賦猶池魚籠鳥而
有江湖山藪之思夢弼曰孔子春秋起於獲
麟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詩以後二句續
前二句處甚多如寄張山人詩曹植休前輩
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喜仕
觀到詩云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鵲鵲枝間喜
不去原上急曾經晴詩云啼烏爭引子鳴鶴
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臥病詩云
滑憶彫菰飯香聞錦帶羹溜匙兼暖腹誰欲
致杯鬕如此之類多矣此格起於謝靈運廬
陵王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
解劔竟何及撫墳徒自傷李太白亦時有此

格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
信誤公子投杼感慈親是也
前出塞九首鶴曰前後出塞詩乃乾
元時公在秦州思天寶

間事
而作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
嬰禍羅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

恩吞聲行負戈修可曰按唐西州交河在伊
州西七百里河水分流繞城

下因以名之劉曰漢書竇榮亡命山林
頗注云命名也謂脫其名籍而逃亡也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如親歷甘苦○極
征行孤往之意人

所不能自道詩必如此序
情閱勞之際其庶幾乎
骨肉恩豈斷男兒

死無時走馬脫轡頭手中挑青絲捷下萬仞

岡俯身試搴旗賦至此極可壯可傷。洙曰

玉韉又宛轉青絲鞵曹子建詩仰手接飛猿

將身散馬蹄左大冲賦振身千仞岡又云斬

磨刀嗚咽水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

錯已久又緩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

圖麒麟戰骨當速朽夢弼曰三秦記隴山天

流水嗚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故名嗚咽水漢武帝獲白麟作麒麟閣以繪功臣像

送徒既有長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

吏怒嗔即不受徒旅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

親哀哉兩决絕不復同苦辛洙曰送徒字如

縣送徒驪山是也

迢迢萬里餘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

寧盡聞眼前語意中事通透自別○隔河見

胡騎倏忽數百羣我始為奴僕幾時樹功勳

夢弼曰漢衛青少時父使牧羊皆奴畜之有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後拜為車騎將軍

挽弓當挽彊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

先擒王用諺語或自諺語皆是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

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此其自負經濟者軍中常有此人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

曾冰間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

征可望不可攀作者緩急自合○修可曰漢書高祖將兵擊匈奴會冬雨

雪士卒墮指者十二三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劍四五動彼軍

為我奔虜其名王歸繫頸授轅門千載不死

潛身備行列一勝何足論修可曰列士傳眉

鄒之子楚王夫人常於夏納涼而抱鐵柱心

有所感遂懷孕後產一鐵楚王命鑄為

雙劍一雌一雄鑄鄒乃留雄而以雌進楚王

劍在匣中常悲鳴楚王問羣臣對曰劍有雌

雄鳴者雌憶其雄也王大怒收鑄殺之眉

間尺乃為其父殺楚王黃曰越絕書曰楚王

作鐵劍二枚晉鄭聞而求之不得與師圍楚

之城三年不解楚引大阿之劍登城而麾之

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修可曰漢書
霍去病衛青擊匈奴虜名王貴人以百數唐
日漢紀注名王謂有大名以別諸小王也韓
日周禮設車宮轅門注云次車以為藩則仰
車以其轅表門

從軍十年餘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

羞雷同乃併與軍中妬忌之中原有鬪爭況

在狄與戎謂爭功者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

後出塞五首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

守舊丘召募赴薊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

鞍百金裝刀頭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班

白居易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别有贈含笑看

吳鈞呂曰召募字出吳志中郎將周祗乞於

募也趙曰詩生于道周周曲也修可曰吳王

闔閭命國中作金鈞令曰善者賞之百金有

貪王之重賞者殺其二子以血統金遂成二

鈞獻而求賞王曰為鈞者衆子獨求賞何以

異作鈞者曰吾之作鈞也殺二子統成二鈞
於是向鈞而嘖二子之名曰我在此王不知
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鈞俱飛著父之胸王
大驚曰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

離身見吳越春秋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

風蕭蕭復欲一語似此殆千古不可得其時

意贊說不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

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

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此詩之妙可以招魂復起○夢弼曰

東門洛都之門也鄭曰河陽洛邑也宋曰詩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毛傳云言不謹譁也荆

軻歌風蕭蕭兮易水寒趙曰士卒之多則將各有一幕故一部伍之人至日暮各相招詔

以居其幕也若溪胡仔曰後出塞詩云借問

大將誰恐是霍嫖姚陪柏中丞觀宴將王詩

云漢朝頻選將應拜霍嫖姚按漢書霍去病

為嫖姚校尉服虔曰音飄搖師古曰嫖顏妙

反姚羊召反嫖姚勁疾之貌也又按荀悅漢

紀作票鷓字云今讀者為飄遙不當其義余

謂子美以平聲用此兩字蓋取服虔音耳王

荆公嘗有詩云莫教空說霍嫖姚亦承襲子

美而用也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勲此義亦人豈知英

雄主出師亘長雲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

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拔劔擊大荒日收

胡馬羣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

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

練照耀輿臺軀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

人不敢議議者死通衢希曰兩蕃謂吐蕃與

也也洙曰左太冲詩南鄰擊鍾磬北里吹笙竽

左傳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師曰主將謂祿山也祿山兵還玄宗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

不足論解事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

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中夜間道歸故里但空

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寫至退軍人則

漢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余

曰左傳晉政多門洙曰時祿山自幽州起兵

陷河洛希曰漢高紀從間道走歸師古曰間

空也投空隙而行不公顯也東坡志林詳味

此詩蓋祿山反時其將校有脫身歸國而示姪佐公自注佐草堂在東柯谷鶴

中侍御史中侍御史諱之子

多病秋風落君來慰眼前自聞茅屋趣只想
竹林眠滿谷山雲起侵籬澗水懸嗣宗諸子
姪早覺仲容賢師曰七月秋風起八月風高
九月風落洙曰晉阮咸字仲容任達不拘與叔
父籍爲竹林之遊

佐還山後寄三首

鶴曰還山謂歸東柯谷也

山晚黃雲合歸時恐路迷澗寒人欲到林黑
鳥應棲野客茅茨小田家樹木低舊諳踈嬾
叔須汝故相攜趙曰嵇康絕交書性復踈嬾

白露黃梁熟分張素有期已應春得細頗覺
寄來遲味豈同金菊香宜配綠葵老人他日
愛正想滑流匙

幾道泉澆圃交橫落慢坡歲蕤秋葉少隱映
野雲多隔沼連香芰通林帶女蘿甚聞霜薤
白重惠意如何洙曰分引泉水以灌園故交橫而落慢坡言坡中青翠如

也慢

宿贊公房

公自注贊京師大雲寺主

瑄遊從瑄既得罪贊
公亦被謫於秦州也

杖錫何來此秋風已颯然雨荒深院菊霜倒
半池蓮放逐寧違性虛空不離禪相逢成夜
宿隴月向人圓

遣懷

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天風隨斷柳客淚

墮清笳水淨樓陰直寫景貴得自然山昏塞日斜夜

來歸鳥盡啼殺後棲鷓葛常之韻語陽秋曰老杜寄身於兵戈騷

屑之中感時對物則悲傷係之如感時花濺
淚是也故作詩多用一自字田父泥飲詩云
步屨隨春風村村自花柳遣興詩云愁眼看
霜露寒城菊自花憶弟詩云故園花自發春
日鳥還飛日暮詩云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
園滕王亭子詩云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
言人情對景自有悲喜而
初不能累無情之物也

廢畦

秋蔬擁霜露豈敢惜凋殘暮景數枝葉天風
吹汝寒綠霑泥滓盡香與歲時闌生意春如
昨悲君白玉盤

除架

瓜架也

束薪已零落瓠葉轉蕭疎幸結白花了寧辭
青蔓除秋蟲聲不去暮雀意如何寒事今牢
落人生亦有初

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

二首

鶴曰西枝村在秦近郭有巖竇
之勝杉漆之利贊常稱之公自

華至秦意欲居之
故尋置草堂地焉

出郭眄細岑披榛得微路溪行一流水

細字

皆可

曲折方屢渡贊公湯休徒好靜心迹素

昨在霞上作盛論巖中趣怡然共攜手恣意

同遠步捫蘿澁先登陟巘眩反顧要求陽岡

暖苦陟陰嶺沍惆悵老大藤

與細字一
字相似

沉吟

屈蟠樹卜居意未展杖策迴且暮層巔餘落

日草蔓已多露

洙曰趙景真書涉澤求蹊披
榛覓路夢弼曰湯休乃僧惠

休也姓湯能詩故公以此贊公也贊嘗以詩
約公為鄰居盛稱巖中之景公謂其才思挺

出煙霞之外故云霞上作也師曰山南曰陽
山北曰陰山南向陽故暖山北背陽故沍寒

也

天寒鳥已歸月出山更靜自然境土室延白

光松門耿踈影躋攀倦日短語樂寄夜永明

然林中薪暗汲石底井大師京國舊德業天

機秉從來支許遊興趣江湖迥數奇謫關塞

道廣存箕穎何知戎馬間復接塵事屏幽尋

豈一路遠色有諸嶺晨光稍矇矓更越西南

頂夢弼曰大師指贊公也京國舊謂是京師

頂上刹禪宿也晉許詢嘗與道人支遁遊山
谷曰漢書李廣數奇師古以為命隻不耦合
則數乃命數之數非疏數之數也因此詩注
仍舊音
故辨之

寄贊上人

一昨陪錫杖卜鄰南山幽年侵腰脚衰未便

陰崖秋重岡北面起竟日陽光留茅屋買兼

土斯焉心所求近聞西枝西有谷杉漆稠亭

午頗和暖石田又足收當期塞雨乾宿昔齒

疾瘳徘徊虎穴上面勢龍泓頭柴荆具茶茗

徑路通林丘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

太平寺泉眼

招提憑高岡疎散連草莽出泉枯柳根汲引
歲月古石間見海眼天畔縈水府廣深丈尺
間宴息敢輕侮青白二小蛇幽姿可時覩如
絲氣或上爛熳為雲雨山頭到山下鑿井不
盡土取供十方僧香美勝牛乳北風起寒文
弱藻舒翠縷明涵客衣淨細蕩林影趣何當

宅下流餘潤通藥圃三春濕黃精一食生毛

羽

夢弼曰增輝記招提者梵言拓闢提奢唐言四方僧物後人傳寫之誤以拓為招又

省去闢奢二字止稱招提今十方寺院是也廣雅黃精龍銜草也本草黃精久服輕身延年

空囊

鶴曰空囊詩所賦卽史稱公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以自給之意

翠柏苦猶食明霞高可餐世人共鹵莽吾道
屬艱難不爨井晨凍無衣牀夜寒囊空恐羞

澁留得一錢看

修可曰列仙傳仙人偓佺食松柏之實趙曰楚辭漱正陽

而餐朝霞注陵陽子明經云春食朝霞者日始出赤氣也後漢趙壹云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希曰梁武帝評羊欣書似婢作夫人舉止羞澁

病馬

乘爾亦已久天寒關塞深塵中老盡力歲晚

病傷心毛骨豈殊衆馴良猶至今物微意不

淺感動一沉吟

趙曰此暗使田子方事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野喟然問於

御者曰此何馬也對曰故公家畜也罷而老能為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

棄其身仁者之所不為也命束帛贖之

送人從軍

公自注時有吐蕃之役

弱水應無地陽關已近天今君渡沙磧累月

斷人煙好武寧論命封侯不計年

意氣浩然可以勸忠

非淺淺者馬寒防失道雪沒錦鞍韉

鶴曰禹貢導弱水至

于合黎而唐志合黎山在甘州弱水則柳子厚所謂西海之山有水敗渙無力不能負芥

者陽關唐志云在沙州二地乃備吐蕃之所也沙磧自是兩名禹貢弱水餘波入于流沙

楚辭西方之害流沙千里注沙流而行言西

方之地厥土不毛流沙滑滑晝夜流行縱橫

千里磧則如西州有磧石磧
北庭都護府有小磧是也

送靈州李判官

羯胡腥四海回首一茫茫
血戰乾坤赤氛迷
日月黃時軍專策略幕府盛才良
近賀中興
主神兵動朔方

送遠

帶甲滿天地胡為君遠行
親朋盡一哭鞍馬
去邊城如畫出塞圖矣
草木歲月晚關河霜雪清
別

離已近日因見古人情

兩語兩意別離則時日矣往往古人亦如

我也自怪其情之悲也

別贊上人

百川日東流客去亦不息
我生苦漂蕩何時
有終極贊公釋門老放逐來上國
還為世塵
嬰頗帶憔悴色楊柳晨在手
豆子雨已熟是
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
異縣逢舊友初欣寫
胸臆天長關塞寒歲暮
饑凍逼野風吹征衣

欲別向曛黑馬嘶思故櫪歸鳥盡歛翼古來
聚散地宿昔長荆棘相看俱衰年出處各勞
力〔定功曰〕釋氏書手把青楊枝徧灑甘露之
來秦州而忽見豆熟之際矣〔夢弼曰〕雨或作
兩豆子兩已熟言來秦州已經兩年矣〔蘇曰〕
崔玄見習鑿齒曰豆子熟矣張巨曰豆子眼
中黑精也言無邪視也〔阮宏休詩總曰〕東坡
送小木禪師赴法雲云是身如浮雲安可限
南北此二句乃老杜別贊上人詩中全語豈
偶然用之耶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俯曰〕按地理志鳳州

兩當縣以大散關與嘉陵地勢險隘
相當故名〔鶴曰〕趙清獻公自成都被
召還朝宿兩當縣廣鄉驛有詩云被
詔趨都景物疎兩當中夜宿中途注
云圖經云東京西蜀至此
道里均焉故縣名兩當

寒城朝煙淡

五字妙在目前○世間

山谷落

葉赤陰風千里來吹汝江上宅鷓鴣號在渚

日色傷阡陌

兩語復稱

借問持斧翁幾年長沙客

哀哀失木狃矯矯避弓翮亦知故鄉樂未敢

思宿昔昔在鳳翔都共通金閨籍天子猶蒙

塵東郊暗長戟兵家忌間謀此輩常接跡臺
中領舉劾君必慎剖析不忍殺無辜所以分
黑白上官權許與失意見遷斥仲尼甘旅人
向子識損益朝廷非不知閉口休歎息余時
忝諍臣丹陛實咫尺相看受狼狽至死難塞
責行邁心多違出門無與適於公負明義惆
悵頭更白子美心事如此固宜一出言而傳
賦亂鴟雞注云鴟雞似鶴黃白色敏功曰陸
雲詩通波激在渚注云在渚曲渚也夢弼曰

阡陌田間道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持斧翁
指吳侍御也前漢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
衣持斧逐捕羣盜長沙郡潭州也洙曰西都
賦猿狖失木狖余救切趙曰淮南子鴈銜蘆
而翔以避弋繳以比吳之失所也夢弼曰鳳
翔府至德二載號西京寶應元年號西都金
闈金馬門也公與吳侍御昔同在鳳翔各居
諫官之職故云共通籍也洙曰書東郊不開
夢弼曰間謀軍中反間也洙曰王弼曰仲尼
師曰上官言宰相也洙曰王弼曰仲尼旅人
也修可曰後漢向子平潛隱於家讀易至損
益卦喟然漢曰吾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未
知死何如生耳師曰公言往時為拾遺見吳
之斥而不能言深自責其非義也趙曰詳味
詩意吳侍御遷謫之因為辨論良民
不是姦細以此忤權貴而得罪耳

上三六

三

詞

發秦州

趙使曰日在房公起秦亭十月

谷登劍門其在同谷茅茨蓋不盈月

耳崔德符曰兩紀行時發秦州至鳳

凰臺發同谷縣至成都二十四首詩

皆以紀行爲先後無復差舛昔韓子

蒼嘗論此詩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

諸贊方駕學者宜常諷誦之朱文公

語錄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曠逸不

可當如自秦川入蜀諸詩分明如畫

乃其少作也鶴曰按九域志秦州西

南至成州二百六十五里同谷其附

邑也○乾元二年冬自秦州

如同谷至成都紀行所作

我衰更懶拙生意不自謀無食問樂土無衣

思南州漢源十月交天氣涼如秋草木未黃

落况聞山水幽栗亭名更佳下有良田疇充

腸多薯蕷崖蜜亦易求密竹復冬笋清池可

方舟雖傷旅寓遠庶遂平生遊此邦俯要衝

實恐人事稠應接非本性登臨未銷憂谿谷

無異石塞田始微收豈復慰老夫惘然難久

留日色隱孤戍烏啼滿城頭中宵驅車去飲

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蒼茫雲霧浮大哉乾

坤內吾道長悠悠

師曰同谷在京之南時不

楚辭嘉南州之炎德今言無衣而思南州以南

南州之氣暖故也鮑曰漢源成州屬縣夢弼

曰成州有栗亭川魏置栗亭縣在唐為栗亭

館希曰崔蜜乃蜂於崖石上所

所產也趙曰方舟並兩船也洙

口王粲登樓賦聊暇日以消憂

赤谷

鶴曰赤谷有亭當是在秦州近

谷西

崦詩

天寒霜雪繁遊子有所之豈但歲月暮重來

未有期晨發赤谷亭險艱方自茲亂石無改

徹我車已載脂山深苦多風落日童穉饑悄

然村墟迫煙火何由追貧病轉零落故鄉不

可思常恐死道路永為高人嗤夢弼曰按地

城縣有大隴山亦曰隴首三秦記云其坂九

回上者七日乃越又云上有清水四注而下

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見秦川肝腸

斷絕按公集前有赤谷西崦詩云躋險不自

安此云險艱方自茲蓋是登大隴歷

鐵堂峽

山風吹遊子縹緲乘險絕硤形藏堂隍壁色

立積鐵徑摩穹蒼蟠石與厚地裂修織無限
竹嵌空太始雪威遲哀壑底徒旅慘不悅水
寒長冰橫我馬骨正折生涯抵弧矢盜賊殊
未滅飄蓬踰三年迴首肝肺熱立之曰破形
臺如堂隍破藏于兩山之間也夢弼曰嵌空
太始雪謂破中常有雪自鑿開混沌以來其
雪未消也趙曰抵者逢抵之
抵抵弧矢則遭用兵之時也

鹽井

鶴曰食貨志唐有鹽井六百四

成州鹽井

鹵中草木白青者官鹽煙官作既有程煮鹽
煙在川汲井歲搨搨出車日連連自公斗三
百轉致斛六千君子慎止足小人苦喧闐我

何良歎嗟物理固自然

夢弼曰鹵說文鹹地

謂之鹵草木白言生鹽花也修可曰許慎說

文曰鹵鹽池也漢書宣帝常困於蓮勺鹵中

注蓮勺縣有鹽池廣十數里其鄉人名鹵中

夢弼曰搨戶骨切用力貌字從木非莊子

貢見漢陰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
甕而出灌搨搨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洙曰
莊子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夢弼曰
官賣鹽每斗錢三百商轉販一石得六千言

利也 倍獲其

寒峽

行邁日悄悄山谷勢多端雲門轉絕岸積阻
 霾天寒寒硤不可度我實衣裳單況當仲冬
 交泝泐增波瀾野人尋煙語行子傷水餐此
 生免荷及未敢辭路難怨傷中厚得詩人之
 正○洙曰爾雅釋雨

法鏡寺

土為霾夢弼曰及庸朱切古今
 注戟之遺象也詩荷戈與及

身危適他州勉強終勞苦神傷山行深愁破

崖寺古嬋娟碧鮮淨蕭撼寒籟聚洄洄山根

水冉冉松上雨洩雲蒙清晨謂泉行高山下
 如雨冷氣四散

為雲也初日翳復吐朱薨半光烟戶牖粲可數

拄策忘前期出蘿已亭午冥冥子規叫微徑

不復取語自老意○洙曰左太冲吳都賦其
 竹則檀藥嬋娟玉潤碧鮮趙曰唐孟

郊有三嬋娟詩謂竹嬋娟月嬋娟人嬋娟也
 鄭曰撼子六切又所隔切田曰洩與泄同泄

猶出也洙曰公在道中是仲冬之交
 而聞子規蓋入南州地氣之暖故也

青陽峽

塞外苦厭山南行道彌惡岡巒相經亘雲水
氣參錯林迥硤角來天窄壁面削磈西五里
石奮怒向我落仰看日車側俯恐坤軸弱魑
魅嘯有風霜霰浩漠漠昨憶踰隴坂高秋視
吳岳東笑蓮花卑北知崆峒薄超然侔壯觀
已謂殷寥廓突兀猶趨人謂前險已盡至此
依然相隨來也
及茲歎冥冥鄭曰磈苦奚切今作溪泰伯曰
周禮雍州其山鎮曰岳山注云

吳岳也彭曰國語謂之西吳秦都咸陽以為
西岳夢弼曰唐隴州吳山縣西四十里有吳
山其頂有五峰是也洙曰華山有
蓮華峰崆峒山在隴右殷音隱

龍門鎮

細泉兼輕冰沮洳棧道濕不辭辛苦行迫此
短景急石門雲雷隘古鎮峰巒集旌竿暮慘
澹風水白刃澁胡馬屯戍臯防虞此何及也

成臯而此防龍門豈
相及哉非後時也嗟爾遠戍人山寒夜中
泣洙曰漢高紀棧道注云棧即閣也今謂之
閣道棧土諫反又土版反夢弼曰編竹為

閣道謂之棧道歐公曰短景急言日短急於
奔程也趙曰成臯乃鞏洛之地胡馬指言安
史之兵耳洙曰防虞
此何及言已後時矣

石龕

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
狨又啼天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
下仲冬見虹霓伐竹者誰子悲歌上雲梯為
官采美箭五歲供梁齊苦云直籥盡無以充
提攜奈何漁陽騎颯颯驚蒸黎夢弼曰狨音

趙曰此詩起句連四我字乃公之新格劉琨
扶風歌止曰鹿遊我前猴戲我側兩句而已
夢弼曰仲冬見虹霓紀異也趙曰爾雅東南
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此摘用其字梁者沐
州齊指山東皆安史之兵所在此言采箭以
輸官也鄭曰籥古旱切亦作荷洙曰祿山之
亂所領皆漁
陽突騎也

積草嶺公自注同谷界

連峰積長陰白日遞隱見颼颼林響交慘慘
石狀變山分積草嶺路異明水縣旅泊吾道
窮衰年歲時倦卜居尚百里休駕投諸彥邑

有佳主人情如已會面來書語絕妙遠客驚
深眷食薇不願餘茅茨眼中見相去尚百里
休馬息馬之志也○夢弼曰明水縣屬興州
唐志明作鳴言路異者自此嶺之外東西別
行東則同谷西則明水也趙曰謝靈運鄴中
詩序云二三諸彦左太冲詠史詩飲河期滿
腹貴足不願餘鶴曰邑有佳
主人當是指同谷縣宰也

泥功山

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濘非一時版築
勞人功不畏道途永反將汨沒同白馬爲鐵

驪小兒成老翁哀猿透却墜死鹿力所窮寄

語北來人後來莫忽忽

夢弼曰白馬爲鐵驪
言白馬經此泥濘中

亦將爲黑色之驪也
玉篇驪馬深黑色

鳳凰臺

夢弼曰成州東南十二里有
鳳凰山卽秦弄玉與蕭史吹

簫之地

亭亭鳳凰臺北對西康州西伯今寂寞鳳聲
亦悠悠山峻路絕蹤石林氣高浮安得萬丈
梯爲君上上頭恐有無母雛饑寒日啾啾我

能剖心血飲啄慰孤愁心以當竹實炯然忘
外求血以當醴泉豈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
敢辭微命休坐看綵翮長舉意八極周自天
街瑞圖飛下十二樓圖以奉至尊鳳以垂鴻
猷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深衷正爲此羣
盜何淹留武德初以同谷置西康州貞觀初
廢謂之西康者蓋嶺南亦有康州所以自別
也洙曰文王爲西伯時鳳鳴于岐陽夢弼曰
莊子南方有鳥其名鵷雛夫鵷雛非梧桐不
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又韓詩外傳黃

帝致齋于宮鳳乃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
竹實長讀當如字夢符曰瑞應圖曰鳳王者
之嘉瑞夢弼曰春秋合識圖曰黃帝坐元扈
洛水之上與大司馬容光等臨觀鳳凰街圖
置帝前黃帝再拜受圖注元扈石室名也漢
郊祀志黃帝爲五樓十二城以候神人漢
鴻猷大道也鳳垂鴻
猷所以表大道也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李薦師友

記聞李太白遠離別蜀道難與子美

寓居同谷七歌風騷之極致不在屈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歲拾橡

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

得手脚凍皴皮肉死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

風為我從天來（夢弼曰）橡似兩切標實也狙

子狙公賦茅茅即橡子也

長鑱長鑱白木柄一歌喚子美二歌我生託

子以為命黃精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

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嗚呼

二歌兮歌始放閭里為我色惆悵色字下得

人為我惆悵而有其色○（鄭曰）鑱鋤銜切吳

人云犁鐵說文銳也（夢弼曰）按顏之推訓俗

音字鑱仕衫切即銳也俗謂之地鑱又仕鑿

切（夢弼曰）廣雅黃精龍銜草也本草黃精義

服輕身延年或曰黃精當作黃獨黃獨俗謂

之士芋根惟一顆而色黃故謂之黃獨饑歲

土人掘食以充糧余謂此非當以黃精為正

公嘗屢用黃精字按集中有太平寺泉眼詩

云三春斲黃精一

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強生別展

轉不相見胡塵暗天道路長東飛駕鵝後鵝

鷓安得送我置汝傍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

歸何處收兄骨

趙曰公四弟曰穎曰觀曰豐曰占各在他郡惟占從公入

蜀公在劔外有占歸草堂詩云久客應吾道相隨獨爾來

朱曰後漢趙孝弟禮為賊所得將食之孝自縛詣賊曰禮瘦不如孝肥賊感

其意俱舍之樂府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

夢弼曰陶隱居本草駕鵝大於鴈似人家蒼鵝耳鵝鶴惡禽也鶴九頭詩有鵝在梁毛萇

傳秃鵝也朱曰左傳余收爾骨焉

有妹有妹在鍾離良人早歿諸孤癡長淮浪

高蛟龍怒十年不見來何時扁舟欲往箭滿

眼杳杳南國多旌旗嗚呼四歌兮歌四奏林

猿為我啼清晝

夢弼曰地理志濠州治鍾離縣春秋時為鍾離子國楚地

漢縣也按公集中有近聞章氏妹迎在漢鍾離之句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颯枯樹濕

是此景

黃蒿古城雲不開白狐跳梁黃狐立我生胡為

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嗚呼五歌兮歌正

長魂招不來歸故鄉

何其魂招不來耶歸故鄉也○夢弼曰古城即

是指同谷舊為西康州也楚屈原放逐宋玉作招魂辭

南有龍兮在山湫古木龍從枝相樛木葉黃

落龍正蟄蝮蛇東來水上遊我行怪此安敢
 出拔劍欲斬且復休嗚呼六歌兮歌思遲溪
 壑為我迴春姿獨此歌迴春姿者顧車駕反
 正之辭也心所同然千載如

對。逸曰湫龍潭也夢弼曰劉安招隱士云
 山氣寵從兮石嗟峨洪慶善補音龍力孔切
 從音惣敏功曰樛乃枝曲下垂
 貌夢弼曰蝮方六切大蛇也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饑走荒山道長
 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山中儒生
 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情終

曲仰視皇天白日速聲氣俱盡

萬丈潭夢弼曰同谷縣有鳳凰潭一
 名萬丈潭蓋兩山危立其下

泓澄
 萬丈

青溪合冥冥神物有顯晦便合龍依積水蟠
 改視

窟壓萬丈內跼步凌垠堦側身下煙靄前臨

洪濤寬却立蒼石大山危一徑盡岸絕兩壁

對削成根虛無倒影垂澹瀨黑如灣潭底清

見光爛碎孤雲倒來深飛鳥不在外高蘿成

帷幄寒水壘旌旆遠川曲通流嵌竇潛洩瀨

造幽無人境發興自我輩告歸遺恨多將老

斯遊最閉藏修鱗蟄出入巨石礙造意何事

炎天過快意風雨會在彼靈園之中前後無

有垠鰐淮南子出於無垠鄂之間許慎注垠

鄂端崖也字或作鄂亦作鰐通用鄭曰瀨徒

對切猶澹池也水帶沙往來貌漢郊祀志登

遐倒景如淳注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

景倒修可曰康協終南

行楓丹杉碧壘旌立旆

發同谷縣

公注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隴右赴劍南紀行

賢有不黔突聖有不暖席況我饑愚人焉能

尚安宅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奈何迫物

累一歲四行役忡忡去絕境杳杳更遠適停

驂龍潭雲迴首虎崖石臨岐別數子握手淚

再滴交情無舊深窮老多慘感平生嬾拙意

偶值棲遁迹去住與願違仰慚林間翮洙曰

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暖席師曰公以昨歲

自諫省出為華州掾今夏棄官發華州秋客

秦州冬離秦州至同谷又發同谷而赴成都

是一歲四行役也夢弼曰龍潭在同谷公七

歌云南有龍兮在山湫是也虎崖山名亦在同谷

木皮嶺

首路栗亭西尚想鳳凰村季冬攜童稚辛苦
赴蜀門南登木皮嶺艱險不易論汗流被我
體祈寒為之暄遠岫爭輔佐千巖自崩奔始
知五嶽外別有他山尊仰干塞大明俯入裂
厚坤再聞虎豹鬪屢躅風水昏高有廢閣道
摧折如短轅下有冬青林石上走長根西岸

特秀發煥若靈芝繁潤聚金碧氣清無沙土

痕憶觀崑崙圖目擊玄圃存對此欲何適默

傷垂老魂

洙曰首音狩謂命車向西行也鶴曰栗亭鳳凰村皆在成州之境魯

曰蜀門即劔門也洙曰閣道即棧道也冬青

今之梗柁也左太冲蜀都賦金馬馳光而絕

景碧雞倏忽而曜儀炎曰莊子目擊而道存

白沙渡

畏途隨長江渡口下絕岸差池上舟楫杳窈

入雲漢天寒荒野外日暮中流半我馬向北
嘶山猿飲相喚水清石礪礪沙白灘漫漫迫
然洗愁辛多病一踈散高壁抵嶽峯洪濤越
凌亂臨風獨回首攬轡復三歎（洙曰莊子夫
畏途者十殺
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鄭曰礪
魯水切嶽峯山貌上音欽下音吟
水會渡（魯曰）一云
水回渡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微月没已久崖傾
路何難大江動我前洶若溟渤寬篙師暗理

楫歌笑輕波瀾霜濃木石滑風急手足寒入

舟已千憂陟嶽仍萬盤回眺積水外始知衆

星乾窮而遠遊令人瘦衰疾慚加餐

飛僊閣

（夢弼曰）華陽國志諸葛亮相
蜀鑿石駕空為飛梁閣道又
酈元水經注云大劔戍至小劔三十
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謂之閣道

土門山行窄微徑綠秋毫棧雲闌干峻梯石

結構牢萬壑欹踈林積陰帶奔濤寒日外澹

泊長風中怒號歇鞍在地底始覺所歷高往

來雜坐臥人馬同疲勞浮生有定分饑飽豈
可逃歎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

五盤

魯曰謂棧道盤屈有五重

五盤雖云險山色佳有餘仰凌棧道細俯映
江木踈地僻無網罟水清反多魚好鳥不妄
飛野人半巢居喜見淳朴俗坦然心神舒東
郊尚格鬪巨猾何時除故鄉有弟妹流落隨
丘墟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

趙曰楊維云水至清則無

魚公據所見而反用之也

龍門閣

清江下龍門絕壁無尺土長風駕高浪浩浩
自太古危途中縈盤仰望垂線縷滑石歆誰
鑿浮梁梟相柱目眩隕雜花頭風吹過雨百
年不敢料一墜那得取飽聞經瞿塘足見度
大庾終身歷艱險恐懼從此數

趙曰史心亂目眩魏太祖

讀陳琳檄愈頭風此借用其字瞿塘峽名大庾嶺名皆艱險之處也

石櫃閣

季冬日已長山晚半天赤蜀道多草花江間

饒竒石石櫃曾波上臨虛蕩高壁清暉迴羣

鷗迴字欲稱暝色帶遠客羈棲負幽意感歎向絕

跡信甘孱孺嬰不獨凍餒迫優游謝康樂放

浪陶彭澤吾衰未自由謝爾性有適唐子西語錄云

子美紀行詩如江間饒竒石未為極勝到暝色帶遠客則不可及已修可曰謝玄暉封康樂公孫靈運襲其封與何長瑜等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遊詩家稱康樂乃靈運非玄

也暉

桔柏渡鄭曰桔居屑切

青冥寒江渡駕竹為長橋竿濕煙漠漠江水

風蕭蕭連竿動嫋娜征衣颯飄飄急流鶉鷁

散絕岸龜鼉驕西轅自茲異東逝余可要高

通荆門路闊會滄海潮孤光隱顧眄遊子悵

寂寥無以洗心胸前登山椒鄭曰竿側柏切沫曰連竹

索而為梁謂之竿鶴曰成都之竿橋是也魯曰鴛鴦喻舟船也龜鼉喻橋梁也驕壯也蒼

舒曰釋文山頂
曰巔亦曰椒

劔門

夢弼曰按地理志劔州劔門縣有梁山亦名大劔山自蜀出漢

中道一由此故以門名

惟天有設險劔閣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
皆北向兩崖崇墉倚刻畫城郭狀一夫怒臨
關百萬未可傷珠玉走中原岷峨氣悽愴三
皇五帝前雞犬莫相放後王尚柔遠職貢道
已喪至今英雄人高視見霸王并吞與割據

極力不相讓吾將罪真宰意欲鏟疊嶂恐此

復偶然臨風默惆悵

歎地險而惡負固者也散文有所不能及矣

○劔閣天下壯閣一作門鶴曰劔門背有閣道張孟陽劔閣銘云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

曰劔閣壁立萬仞洙曰劔山生石皆北向如拜伏狀趙曰劔門山雖抱西南而石角北向

有面內之義蓋地形雖險而趨中原自然之勢也詩其崇如墉張協玄武館賦云崇墉四

匝洙曰蜀都賦云一人守隘萬夫莫向趙曰珠玉之於中原必著走字者或曰古之言珠

玉謂無翼而飛無脛而行非謂人之所携持若飛走也岷山在成都之西青城山是也峨

山在成都之西南峨嵋山是也遠人困於誅求而悽愴之氣見於岷峨以二山無情之物

猶且悽愴則有情之民可知矣夢弼曰蜀舊為西蠻之地自三皇五帝以前雞犬之聲不聞乎中國至秦鑿岷峨以通蜀務在懷柔遠人遠人雖修職貴而太古淳朴之道已喪矣至今英雄人謂如公孫述劉備李雄孟知祥之徒皆乘中國有亂起而據蜀也趙曰鏗楚產切韻書云平鐵也

鹿頭山

夢弼曰唐志漢州德陽縣有鹿頭山高崇文擒劉闢處又

有鹿頭關

鹿頭何亭亭是日慰饑渴連山西南斷俯見千里豁遊子出京華劔門不可越及茲險阻

盡始喜原野闊殊方昔三分霸氣曾間發天下今一家雲端失雙闕悠然想楊馬繼起名碑兀有文令人傷何處理爾骨紆餘脂膏地慘澹豪俠窟杖鉞非老臣宣風豈專達冀公柱石姿論道邦國活斯人亦何幸公鎮踰歲

月

洙曰自秦入蜀山嶺重複及下鹿頭關東望成都千里豁然也夢弼曰公歷陟險阻

至此豁然足慰饑渴之望趙曰天下一家皆為臣屬所僭擬宮闕已不復見故云失雙闕

也夢弼曰楊馬謂子雲相如也二子皆蜀人也趙曰成都富饒之地故指為脂膏也豪俠窟

見郭僕云京華遊俠窟而變其字耳夢弼曰
冀公謂僕射冀國公裴冕也時為劔南節度
使陸凱傳宰
相國之柱石

成都府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有何深意我行山

川異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見故鄉

大江東流去遊子去日長曾城填華屋季冬

樹木蒼喧然名都會吹簫聞笙簧信美無與

適側身望川梁鳥雀夜各歸中原杳茫茫憤怨

悲感讀之默然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語次寫景注者屑屑

附會可厭自古有羈旅我何苦哀傷朱曰淵明歸去來辭景翳

翳以將入趙曰桑榆晚日也鄭曰填陟刀切定也夢弼曰曾與層同填或音田滿也朱曰

王粲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久留

散愁二首

久客宜旋旆興王未息戈蜀星陰見少江雨

夜聞多五字偏盡蓋是江南又是夜百萬轉

深入寰區望匪他司徒下燕趙收取舊山河

〔希曰〕深入用孔明表中語司徒謂李光弼也
時乾元二年七月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兵
馬元帥八月為幽州長史河北節度以敗賊
將留希德及收清夷橫野等軍加檢校司徒
聞道并州鎮尚書訓士齊幾時通薊北當日
報關西戀闕丹心破霑衣皓首啼老魂招不
得歸路恐長迷〔洙曰〕并州太原也時王思禮
為帥〔鶴曰〕思禮以收東京戰
數有功遷兵部尚書鄴城師潰惟李光弼王
思禮軍獨完尋破思明別將萬餘眾暨光弼
徙河陽思禮代為河東節度治太原持法嚴
整人不敢犯〔洙曰〕薊北乃范陽盧龍等處安
史之巢穴也關西者長
安以西皆謂之關西也

恨別

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草木變
衰行劔外兵戈阻絕老江邊思家步月清宵
立憶弟看雲白日眠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
急為破幽燕〔洙曰〕宋玉九辨草木搖落兮變
衰〔趙曰〕是年十月司徒李光弼
敗史思明於河陽
幽燕思明窟穴也

喜薛璩畢曜遷官

〔東坡別集詩評云〕別來頭
併白相見眼終青此老杜

句也讀書頭欲白相對眼終青身更萬事已
頭白相對百年終眼青看鏡白頭新知我老平
生青眼為君明故人相見尚青眼新貴即今
多黑頭江山萬里俱頭白骨肉十年終眼青
白頭逢國士青眼酒
樽開此坡谷所為也

寄賈岳州嚴巴州兩閣老

黃常明詩話云老

十處不易者如緣江路熟俯青郊傲睨俯峭
壁展席俯長流杖藜俯沙渚此邦俯要衝四
顧俯層巔苑頭俯澗灑層臺俯風渚遊目俯
大江江檻俯鴛鴦其餘一字屢用若此類者
甚多不可具述復齋謾錄云唐六典左右拾
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
合於道者小則上封事大則廷諍子美以至
德二載拜左拾遺故寄賈司馬云法駕還雙

闕工師下八川此時霑奉引佳氣拂周旋奉
酬嚴公題野亭云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
來水竹居奉引監騎沙苑馬幽棲真釣錦江
魚此兩詩所以言供奉也春宿左省云明朝
有封事數問夜如何晚出左掖云避人焚諫
草此兩詩所以言小則上封事大則廷諍也
誠齋詩話詩有實字而善用之者以實為虛
子美云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老字蓋用
趙充國請
行上老之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六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七

酬高使君鶴曰公初到成都寓居於浣花溪寺時高適為彭州

刺史以詩寄贈○上元元年成都府作

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祿米鄰舍

與園蔬雙樹容聽法三車肯載書草玄吾豈

敢賦或似相如夢弼曰涅槃經云世尊在雙樹間演說如是大經又法華

經火宅喻三車牛車羊車鹿車也洙曰漢揚雄作太玄經又每作賦擬相如本傳云哀帝

時丁傅董賢用事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又云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

者容齋隨筆云古人酬和詩必答其來意非
若今人為次韻所局也觀文選所編何劭張
華盧誼劉琨二陸三謝諸人贈答可知已唐
人尤多姑取杜集畧紀之高適寄杜公云媿
爾東西南北人杜則云東西南北更堪論高
又有云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言杜則云草
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嚴武寄杜云興發會
能馳駿馬終須重到使君灘杜則云休沐旌
麾出城府草茅無徑欲教鋤杜公寄嚴詩云
何路出巴山重巖細菊斑遙知簇鞍馬回首
白雲間嚴荅云臥向巴山落月時籬外黃花
菊對誰跋馬望君非一度嶺猿秋鴈不勝悲
杜送韋迢云洞庭無過鴈書疏莫相忘迢云
相憶無南鴈何時有報章杜云雖無南去鴈
看取北來魚郭受寄杜云春興不知凡幾首
杜荅云藥裏關心詩摠廢皆如鍾磬在簾扣

之則應往來反覆
於是乎有餘味矣

○贈杜二拾遺

高適

傳道招提客詩書自討論佛香時入院僧

飯屢過門聽法還應難尋經剩欲翻草玄

今已畢此後更何言

洙曰招提謂佛寺也
注詳見前支遁與許

詢同講維摩經互
設難焉翻譯也

奉酬李都督表文早春作

力疾坐清曉來詩悲早春轉添愁伴客更覺

老隨人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望鄉猶未

已四海尚風塵起十字盡與故接得荏弱有

如行文不得不爾後人堆實軟乏皆未喻

卜居鮑曰公到成都之日劔南節度使裴冕為公卜成都西郭浣花

溪作草堂趙曰楚辭屈原

浣花溪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已知出

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蜒齊上

下一雙鷓鴣對沉浮盤渦鷺浴底心性伯仲

之問見伊呂岐王宅裏

崔九堂前巴峽穿巫峽襄陽向洛陽九江日

落一柱觀頭遂有馮夷始知羸女無數一雙

三寸兩箇一行自去自來相親相近生憎不

分自今以後此等皆肆筆縱橫有疎野氣大

家數不可無俗眼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

陰上小舟鶴曰寰宇記浣花溪在成都西郭

外地屬犀浦縣主人指裴冕也

曰謝玄暉詩澄江淨如練蜀有萬里橋在浣

花溪之東昔孔明送吳使至此曰萬里之行

從此始矣因是得名乘興謂欲效王子猷月

夜泛舟謁戴安道也山陰王子猷所居之地

詩體云引韻便失粘既失粘則若不拘聲律

然其對偶精到謂之骨格蘇李體老杜卜居

是也

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草堂贊

客裏何遷次江邊正寂寥肯來尋一老愁破是今朝憂我營茅棟攜錢過野橋他鄉唯表弟還往莫辭遙

堂成

背郭堂成蔭白茅綠江路熟俯青郊橙林礙日吟風葉公自注橙木名不材可充薪而已惟蜀地最宜種籠竹和

煙滴露梢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

巢旁人錯比揚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蜀蜀

中記玉壘以東多橙木易成而可薪美蔭而不害然余嘗歷攷韻書無橙字詢之蜀人相

傳以為丘宜切後見王荆公集中有薛秀才

橙木詩云濯錦江邊木有橙小園封殖佇華

滋地偏幸免桓魋伐歲晚聊同庾信移則知

丘宜切為是也又蜀有竹名籊籊籠籠力鍾切

沐曰揚雄傳雄有田一廛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雄方草太玄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左太冲詠史詩寂寂揚子宅門無卿相輿

遊修覺寺

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詩應有神助吾得
及春遊徑石相縈帶川雲自去留禪枝宿衆

鳥漂轉暮歸愁夢弼曰庾信安昌寺碑云禪

禪枝怖
鴿棲

後遊

寺憶曾遊處橋憐再渡時江山如有待花柳

更無私必如此可以野潤煙光薄沙暄日色

遲客愁全為減捨此復何之

賓至

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豈有文

章驚海內謾勞車馬駐江干此與後文竟日

淹留佳客坐百年麤糲腐儒餐不嫌野外無

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沫曰詩寘之河之干

詩江干遠樹浮麤糲衣糲食也茗溪胡元

任曰李濟翁資暇集謂園庭中藥欄即藥

未御者假與貧民誤以籩為藥遂穿鑿為說

以解子美詩中云常苦沙崩損藥欄及乘興
還來看藥欄之意復齋謾錄又從而信之皆

過矣愚謂子美詩云藥
欄者直花藥之欄檻耳

狂夫

萬里橋西一草堂
百花潭水即滄浪
風含翠篠娟娟靜
雨裊紅蕖冉冉香
厚祿故人書斷絕
恒饑稚子色淒涼
欲填溝壑唯踈放

極無可奈

何之意

自笑狂夫老更狂

洙曰蜀有萬里橋注見前鶴曰按寰宇記

公之宅接浣花溪地名百花潭上今公言潭水之清可比之滄浪也洙曰唐舊史言公於嚴武過之有時不冠而見則狂可知矣

有客

患氣經時久
臨江卜宅新
喧卑方避俗
踈快頗宜人
有客過茅宇
呼兒正葛巾
自鋤稀菜甲
小摘為情親

師曰公嘗有肺疾故云患氣經時久也夢弼曰謝靈運永

嘉記以小摘供日

蜀相

夢弼曰諸葛武侯廟在成都西南

丞相祠堂何處尋
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堦碧草自春色
隔葉黃鸝空好音
三顧頻繁天下

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

英雄淚滿襟全首如此一字一淚矣○寫得

遺下此語使人意傷○孫季昭曰按蜀本杜

詩並作錦官城注云成都府城亦呼為錦官

城以江山明麗錯雜如錦也趙云或以其有

錦官如銅官鹽官之類其說亦是不然止取

錦而巳何以更有官字乎余觀范至能參政

為詩每官成一集所著錦官集蓋鎮成都府

時作也則身親見成都為錦官城故取以名

之況杜子美嘗卜居成都浣花里其用官字

必無誤當以蜀本為正洙曰廟有古柏乃武

侯手植也荆公語錄映塔碧草自春色隔葉

黃鸝空好音此止詠武侯廟而託意在其中

矣誠齋詩話句有偶似古人者亦有述之者

杜子美武侯廟詩云映塔碧草自春色隔葉

黃鸝空好音此何遜行孫氏陵云山鷺空樹

響龍月自秋暉也杜云薄雲巖際宿孤月上

中翻此庾信白雲巖際出清月波中上也出

上二字勝矣陰鏗鸞隨入戶樹花逐下山風

地日江入度山雲此一聯勝庾信云永韜三

尺劍長捲一戎衣杜云風塵三尺劍社稷一

戎衣亦勝庾矣洙曰本傳徐庶謂先主曰諸

葛孔明臥龍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

亮凡三往乃見兩朝言先主及其子禪後主

也夢弼曰庾亮表頻繁省闕出摠六軍洙曰

本傳亮悉大衆由斜谷出據武功五丈原與

司馬懿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疾卒于軍

石笋行田曰按石笋在成都西門外

二株雙蹲一南一北北笋長

恩

上三

上三

上三

上三

上三

上三

上三

一丈六尺圍極於九尺五寸南笋長
一丈三尺圍極於一丈二尺蓋南笋
公孫述時折故
長不逮北笋

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笋雙高蹲古來
相傳是海眼苔蘚食盡波濤痕雨多往往得
瑟瑟此事恍惚難明論恐是昔時卿相墓立
石為表今仍存惜哉俗態好蒙蔽亦如小臣
媚至尊政化錯迕失大體坐看傾危受厚恩
嗟爾石笋擅虛名後生未識猶駿奔安得壯

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本根

率然兩語補拾

尊第言其石狀蒙蔽不足指某事某事之牽
合譬喻也○鶴曰成都府舊為益州田曰杜
光庭石笋記云舊傳石笋之名有六曰石笋
曰蜀妃闕曰沉犀石曰魚鳧仙壇曰西海之
眼曰五丁石門又成都記云距石笋二三尺
每夏月大雨往往陷作土穴泓水湛然凡三
五日忽然不見故有海眼之說彦輔曰成都
記石笋及林亭池石之地雨過必有小珠或
青黃如粟者亦有細孔可以絲貫夢弼曰蜀
都故事石笋真珠樓基也昔有胡人於此立
寺為大秦寺其門樓十間皆以真珠翠碧貫
之為簾後摧毀墮地唯故基在每有大雨其
前後人多得真珠瑟瑟金翠異物等蒼舒曰
按博雅瑟瑟碧珠也杜陽雜編有瑟瑟幕其

色輕明虛薄無與為比洙曰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為女子蜀王納以為妃無幾物故葬於成都郭中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又華陽國志云妃死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作冢立其石因名石笋希曰寰宇記望帝禪位於相號開明帝開明下五葉復稱王始立宗廟時天生五丁力士能徙山每一士死輒為立人石長三丈重千鈞為墓誌趙曰小臣媚至尊譏李輔國也時輔國離間二宮擅權之跡甚彰也

漫興九首

眼見客愁愁不醒無賴春色到江亭
即遣花開深造次便教鷺語太丁寧
即遣便教正是詩意

手種桃李非無主野老牆低還是家
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

王元之在商州嘗賦詩云兩株桃杏映籬斜裝點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風容不得和鷺吹折數枝花其子嘉祐云老杜嘗有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之句語頗相似因請易之元之忻然曰吾詩精詣遂能暗合子美耶更為詩曰本與樂天為後進敢期杜甫是前身卒不復易蓋元之詩本學樂天也

熟知茅齋絕低小江上燕子故來頻
銜泥點

汚琴書內更接飛蟲打著人

其閨情院體又如此

仁

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莫思身
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揔如此則樂天

杜詩只一字出奇便有過人處如二月已破
三月來一片花飛減却春朝罷香煙携滿袖
生僧柳絮白於綿何用浮名絆此身則下
得減字破字携字於字絆字皆不可及

腸斷春江欲盡頭杖藜徐步立芳洲顛狂柳
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

懶慢無堪不出村呼兒自在掩柴門蒼苔濁
酒林中靜碧水春風野外昏善自遣
如此

糝徑楊花鋪白氈點溪荷葉疊青錢筍根稚

子無人見沙上鳧雛傍母眠平常景多少幽
意為小儒牽強

解事讀
之可惜

舍西柔桑葉可拈江上細麥復纖纖人生幾

何春已夏不放香醪如蜜甜

隔戶楊柳弱嫋嫋恰似十五兒女腰誰謂朝

來不作意狂風挽斷最長條野人漫興深入
倩盡豈復有能

老注

題新津北橋樓得郊字

鶴曰新津縣在蜀州公居

成都嘗暫如新津故有題北橋樓詩

望極春城上開筵近鳥巢白花簷外朶青柳

檻前梢

此梢朶却全嫩故轉入老語生強

池水觀為政厨煙

覺遠庖西川供客眼唯有此江郊

雲山

京洛雲山外音書靜不來神交作賦客力盡

望鄉臺

此神交力盡亦開合展轉盡是無可奈何者多看過了

衰疾江

邊臥親朋日暮迴白鷗元水宿何事有餘哀

夢弼曰京言長安西都也洛言洛陽東都也賦張衡作西東京賦洙曰晉嵇康與阮籍

山濤為神交成都記有望鄉臺隋蜀王秀所築鄭曰益州記昇仙亭夾

路有二臺一曰望鄉臺

杜鵑行

夢弼曰成都記杜宇亦曰杜

教人務農治郫城時荆人鼈令死其尸沂江而上至文山下復生見望帝

望帝因以為相號曰開明會巫山江壅人遭洪水開明為鑿通流有大功

望帝因以其位禪之望帝死其魂化為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鶴曰寰宇

記望帝以德不如鰲令因禪位于鰲
令號開明遂自亡去化為杜鵑鳥故
蜀人聞杜鵑鳴
曰是我望帝也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為杜鵑似老鳥寄巢
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為哺雛雖同君臣有
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業工竄伏深樹裏四
月五月偏號呼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何事
常區區爾豈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愚
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萬事反

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羣臣趨

夢弼曰博物志

他巢百鳥為飼之蔡寬夫詩話云鮑照行路
難云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北門舉頭四顧望
但見松柏荆棘鬱蹲蹲中有一鳥名杜鵑言
是古時蜀帝魂聲音哀苦鳴不息羽毛憔悴
似人髣飛走樹間逐蟲蟻豈憶往日天子尊
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中心惻愴不能言與
子美杜鵑行語意極相類或云子美
此詩為明皇遷居西內有感而作也

為農

錦里煙塵外江村八九家圓荷浮小葉細麥
落輕花卜宅從茲老為農去國賒遠慚勾漏

令不得問丹砂

呂氏童蒙訓曰潘邠老云七

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是響

字也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

麥落輕花浮字落字是響字也所謂響者致

力處也予竊以為字字當活活則字字自響

出丹砂求為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

非欲為榮以有

丹耳帝從之

梅雨

趙曰周處風土記云夏至前雨名黃梅雨

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真真

細雨來

與乾坤萬里眼

茅茨踈易濕雲霧密

難開竟日蛟龍喜盤渦與岸回

洙曰玄宗幸蜀還至德二

載改成都府置尹視二京號為南京希曰成

都府有犀浦縣蓋李冰嘗以石犀壓水怪犀

浦之名或本此洙曰郭璞

田舍

田舍清江曲柴門古道傍草深迷市井地僻

嬾衣裳檉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鸕鷀西日

照曬翅滿漁梁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
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爲碁
局稚子敲針作釣鉤語意近放多病所須惟藥物
微軀此外更何求全首高曠真野人之能言者

江漲

江漲柴門外兒童報急流下牀高數尺倚杖
沒中洲細動迎風燕輕搖逐浪鷗漁人縈小
楫容易拔船頭

題壁上韋偃畫馬歌

夢弼曰朱景玄畫斷云韋偃京

北人寓居于蜀工畫馬居間常以越筆點簇鞍馬或斲或飲或驚或正頭或點尾曲盡其妙宛全其真實韓幹之亞也

韋侯別我有所適知我憐君畫無敵戲拈秃

筆掃驊騮歛見騏驎出東壁一匹斲草一匹

嘶坐看千里當霜蹄當字好。佳處正在當字以爲丁浪切謬矣

時危安得真致此與人同生亦同死容齋隨筆云江

山登臨之美泉石賞翫之勝世間佳境也觀者必曰如畫至於丹青之妙好事君子嗟歎

之不足者則又以逼真目之如老杜人間又見真乘黃時危安得真致此悄然坐我天姥下斯須九重真龍出憑軒忽若無丹青高堂見生鷗直訝松杉冷兼疑菱荇香之句是也以真為假以假為真均之為妄境耳人生萬事如是特此耶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夢弼曰畫斷云王宰家于

西蜀能畫山水意出象外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

王宰始肯留真跡

戲語多言

壯哉崑崙方壺圖

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

銀河通

他句法別謂具或似洞庭與日本與赤岸然下語荒忽如此自是老氣逼

人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淞山木

盡亞洪濤風句好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

論萬里馬得并州快剪刀翦取吳松半江水

洙曰巴陵岳陽也洞庭在其左海東有日本國本中曰赤岸在廣陵南兗州記曰瓜步山東五里江有赤岸山南臨江中濤水自海入江衝激六七百里至此岸側其勢始衰郭景純江賦鼓洪濤於赤岸夢符曰南史齊武帝孫賁字文真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趙曰吳松言吳地之松江也蔡條西清詩話云

蕭文負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
便覺萬里為遙老杜戲題山水圖云尤工遠
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乍讀似非用事
如男兒既介胄長揖別上官用介胄之士不
拜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用軍中
豈有女子乎皆用事而隱其語

戲韋偃為雙松圖歌

夢弼曰名畫記
韋偃作老松異

右筆力勁健人知其善
畫馬不知松石更工也

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偃少磊落絕

筆長風起織末滿堂動色嗟神妙兩株慘裂

苔蘚皮屈鐵交錯迴高枝白摧朽骨龍虎死

黑入大陰雷雨垂冥思玄構畫松根胡僧戲

寂寞厖眉皓首無住著偏袒右肩露雙腳葉

裏松子僧前落韋侯韋侯數相見我有一匹

好東絹重之不減錦繡段已令拂拭光凌亂

請公放筆為直幹此起此結吞吸傾倒○夢

為給事中畫松石於左省廳壁好事者皆詩
誄之其畫擅名當代修可曰楞嚴經名無住

行名無著行公取而合用之也殊曰金剛經
偏袒右肩右膝着地鶴曰梓州鹽亭縣出絹

甚良時人謂之鵝溪絹即東絹也誠齋詩話
云麒麟圖畫鴻鴈行紫極出入黃金印又白

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大陰雷雨垂又指揮能
蓬鬢天入滄浪一釣
舟此杜子美詩體也

赴青城縣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鶴曰

青城縣屬蜀州在成都之西按成都府有少尹二人掌貳府州之事歲次則更次入計

老被樊籠役貧嗟出入勞客情投異縣詩態

憶吾曹東郭滄江合西山白雪高文章差底

病文章濟甚迴首興滔滔洙曰蜀城之東二水合流而南下士

人謂之合水西山上有積雪經夏不消相接青城趙曰差病校也

野望因過常少僊鶴曰少府當是常徵君公後有寄常

徵君詩云徵君晚節旁風塵豈晚年却出仕耶

野橋齊度馬可畫他人以秋望轉悠哉竹覆

青城合江從灌口來入村樵徑引嘗果栗園

開落盡高天日幽人未遣回洙曰青城山名灌口地名俱在

蜀灌口昔秦守季冰疏鑿離堆以灌蜀土因而得名

丈人山彥輔曰青城山記云此山為五岳之長故名丈人有丈人

自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

磊磊落落

為愛丈人山

丹梯近幽意丈人祠西佳氣濃綠雲擬住最高峰
掃除白髮黃精在君看他時冰雪容

出郭

霜露晚淒淒高天逐望低遠煙鹽井上斜景
雪峰西故國猶兵馬他鄉亦鼓鼙江城今夜
客還與舊鳥啼

立之曰蜀有鹽井遠煙謂煮
鹽也洙曰雪峰即西山也上

有積雪經夏不消

泛溪

鶴曰即浣花溪

落景下高堂進舟泛迴溪誰謂築居小未盡
喬木西遠郊信荒僻秋色有餘淒練練峰上
雪纖纖雲表霓童戲左右岸罟弋畢提攜翻
倒荷芰亂指揮逕路迷得魚已割鱗採藕不
洗泥人情逐鮮美物賤事已睽吾村靄暝姿
異舍雞亦棲蕭條欲何適出處庶可齊衣上

見新月霜中登故畦濁醪自初熟東城多鼓

鼙馬曰練練白貌趙曰江淹麗色賦色練練而欲奪吳筠詩練練波中月皆取白之義

也莊子曰畢弋多鳥亂於上網罟多魚亂於下蓋網罟以取魚畢弋以取鳥今謂畢提攜者又畢盡之義言兒戲至盡攜罟弋以取魚鳥也希曰史思明是年入東京故云東城多

也鼓鼙也

也

贈蜀僧閻丘師兄公自注太常博士均之孫

大師銅梁秀籍籍名家孫嗚呼先博士炳靈

精氣奔惟昔武皇后臨軒御乾坤多士盡儒

冠墨客藹雲屯當時上紫殿不獨卿相尊此語

最得大意世傳閻丘筆峻極逾崑崙鳳藏丹霄暮

龍去白水渾青熒雪嶺東碑碣舊製存斯文

散都邑高價越瑛璠晚看作者意妙絕與誰

論吾祖詩冠古同年蒙主恩豫章夾日月歲

久空深根小子思踈闊豈能達詞門窮愁一

揮淚相遇卽諸昆我住錦官城兄居祗樹園

地近慰旅愁往來當丘樊天涯歇滯雨粳稻

臥不翻漂然薄遊倦始與道侶敦景晏步脩
 廊而無車馬喧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漠
 漠世界黑驅驅爭奪繁惟有摩尼珠可照濁
 水源夢弼曰銅梁山名在劔南合州銅梁縣
 揚子雲長楊賦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
 卿以風班孟堅西都賦琳珉青瑩田曰東蜀
 牛頭山下有閭丘均撰瑞聖寺磨崖碑嚴政
 書寺今為天寧羅漢禪院鶴曰公之祖杜審
 言也按本傳武后召審言將用之問卿歡喜
 否審言蹈舞謝后令賦歡喜詩歎重其文授
 著作郎遷膳部員外郎時與均同朝也後山
 詩話云魯直言杜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

信但又過耳茗溪胡元任曰老杜亦自言吾
 祖詩冠古則其詩法乃家學所傳云夢弼曰
 豫章大木也生七年乃可知洙曰金剛經佛
 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夢弼曰華嚴經菩
 薩摩訶薩有十種語一者柔軟語能使一切
 衆生得安穩故維摩經常以軟語眷屬不離
 拈虱新話陶淵明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
 山采菊之際無意於山而景與意會此淵明
 得意處也而老杜亦曰夜闌接軟語落月如
 金盆予愛其意度間雅不減淵明而語句雄
 健過之每詠此二詩便覺當時清景盡在日
 前而二公寫之筆端殆若天成茲為可貴田
 曰圓覺經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
 方各現宜室志云馮翊嚴生家漢南峴山得
 一珠如彈丸色胡人曰此西國清
 水珠也若至濁水冷然洞徹矣

野老

野老籬前江岸迴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

集澄潭下賈客船隨返照來洗削句長路關心

悲劔閣片雲何意傷琴臺此等亦與王師未

報收東郡城闕秋生畫角哀公自注得稱城

志成都有琴臺即相如與文君貫酒處夢弼

曰趙清獻公玉壘記相如琴臺在浣花溪北

然東州是年六月日神功破思明之兵於鄭州

然東州是年六月日神功破思明之兵於鄭州

也後漢志東郡治濮陽杜預曰古衛地趙曰

一室

一室他鄉遠空林暮景懸正愁聞塞笛獨立

見江船只當巴蜀來多病荆蠻去幾年應同

王粲宅留井峴山前洙曰成都記其西即隴

巴接復曰巴蜀夢弼曰荆蠻楚也峴山在襄

陽有王粲故宅粲字仲宣宅前有井人呼為

北鄰

明府豈辭滿藏身方告勞也青錢買野竹

謂上築之意白幘岸江臯愛酒晉山簡能詩何水

曹時來訪老疾步履到蓬蒿傳明府注郡所

居曰府明府者尊高之稱鶴曰公詩多以縣

令為明府此詩云明府者其王明府歟王從

公遊公亦有詩與之夢弼曰辭滿謂任滿辭

去也謝靈運詩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趙

曰青錢蜀人語謂見錢也洙曰劉隗岸幘大

言意氣自若夢弼曰晉山簡鎮襄陽于時四

方寇亂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每出游多之

習氏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洙曰何

遜入歲能賦詩為名流所稱仕梁為木部員

外郎孫曰稌悉協切復薦也洙曰張仲蔚所

居蓬蒿
没人

南鄰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不全貧慣看賓

客兒童喜得食堦除鳥雀馴秋水纔深四五

尺野航恰受兩三人淺溪小艇本是實景白

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看幾過後

舉此倍覺有懷有濃有淡當由實歷故見范

元實詩眼云工部有所喜用字如脩竹不受

暑野航怡受兩三人吹面受和風輕燕受風

上集卷之二

星

燕迎風低飛乍前乍却非受字不能形容也
至於能事不受相促迫莫受二毛侵雖不及
前句警策要
自穩愜爾

村夜

風色蕭蕭暮江頭人不行村春雨外急鄰火
夜深明自然胡羯何多難漁樵寄此生中原有
兄弟萬里正含情

奉簡高三十五使君

鶴曰高適時為蜀州刺史

當代論才子如公復幾人驂騑開道路鷹隼

出風塵行色秋將晚交情老更親天涯喜相
見披豁對吾真

寄楊五桂州譚

公自注因州參軍段

廣州段功曹到寄楊五長史詩時揚長史必自桂而徙廣州也

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梅花萬里外雪片
一冬深聞此寬相憶為邦復好音江邊送孫

楚遠附白頭吟

夢弼曰陳藏器云桂林桂嶺

有八桂在番禺東注八樹成林言其大也鶴曰桂林雖居嶺外然治古始安隸荆州之

陵非鬱林州之桂林故白樂天亦云桂林無
瘴氣茲所以宜人也嶺南無雪獨桂林有之
范成大云靈州興安之間兩山蹲踞中容一
馬謂之嚴關朔雪至關輒止大盛則度關至
桂州城下不復南矣北城舊有樓曰雪觀所
以夸南州也夢弼曰大庾嶺謂之梅嶺去長
安萬里洙曰晉孫楚字子荆嘗為驃騎將軍
石苞參軍夢弼曰古樂府有白頭吟言交情
多喜新而厭故也

西郊

時出碧雞坊西郊向草堂市橋官柳細江路
野梅香風韻閒淡傍架齊書帙看題減藥囊看有無減

去無用作無人覺來往荆公看踈嬾意何長

檢字淺近無人覺來往得好看踈嬾意何長
洙曰成都碧雞坊按漢郊祀志宣帝時或
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
遣王褒持節而求之夢弼曰按寰宇記市橋
在州之西趙曰荆公本作覺來往甚善余嘗
讀梁徐姚婦題甘蔗示人曰夕泣已非踈夢
啼真大錯唯當夜枕知過此無人覺舊本作
競誤矣荆公語錄老杜云無人覺來往下得
覺字大好暝色赴春愁下得赴字大好若非
覺字赴字即小兒言語足
見吟詩要一字兩字工夫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起得此稱情

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來

傷歲暮若為看去亂鄉愁亦宛變江邊一樹

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夢弼曰何遜嘗為廣陵記室按集有

揚州早梅詩曰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街

霜當路發映雪凝寒開枝橫却月觀花遶凌

風臺朝灑長門泣夕驅臨叩

杯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

蕭八明府寔處覓桃栽

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為送浣花村河陽縣

裏雖無數濯錦江邊未滿園夢弼曰晉潘岳字安仁為河陽

縣令滿縣種桃李人號曰河陽一縣花今公以河陽比蕭明府所治之邑也

憑何十一少府邕覓橙木數百栽鶴

何邕為利州綿谷縣尉與公為鄉人後有贈別何邕詩可考也

草堂暫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心飽聞橙

木三年大公自注蜀人以橙為薪二年可燒與致溪邊十畝

陰子美自是遭楊子琳之亂又之蜀之綿之梓未嘗得橙用也

東坡次介甫韻詩所竹穿花破綠苔小詩端為覓橙栽又送戴蒙赴玉局觀詩芋魁徑尺

誰能盡橙木三年已足燒又後山詩三頃良田不難買三年橙木行可植橙字遍尋字書無之論之蜀人則相傳以為丘宜切及按介甫絕句以橙字為韻與移字同押則知丘宜切為是也老杜有覓橙木栽詩飽聞橙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注蜀人以橙為薪三年可燒又堂成詩橙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梢注橙木名不材可充薪而已惟蜀地最宜種

憑韋少府班覓松樹子栽

鶴曰後有涪江泛舟

送韋班詩韋當是為涪江尉

落落出羣非檉柳青青不朽豈楊梅欲存老

蓋千年意為覓霜根數寸栽

夢弼曰抱朴子有天陵偃蓋之

松西陽雜俎世傳松千歲方頂平偃蓋

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盃

公自注大邑在臨邛

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君家白
盃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

早起

上元二年成都作

春來常早起幽事頗相關帖石防隕岸開林
出遠山一丘藏曲折緩步有躋攀童僕來城

市餅中得酒還

趙曰漢書班固書曰夫嚴子若棲遲於一丘天下不易其

樂

琴臺

夢弼曰按十道志成都有琴臺即相如與文君貫酒處又成都

記琴臺在沅花溪之北梁蕭藻鎮蜀增建樓臺以備遊觀元武代蜀下營

於此掘得大壘二十餘口蓋所以響琴也隋蜀王秀更增五臺并舊臺為

六馬

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酒肆人間世琴臺

日暮雲

長卿懷抱俯仰見之

野花留寶壓蔓草覓羅裙

歸鳳求凰意寥寥不復聞

洙曰司馬相如字

渴病事武帝為郎後病免家居茂陵初相如嘗過臨邛臨邛富人卓王孫為具召相如及

臨邛令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

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文君不樂謂長卿第俱如臨

邛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為生相如乃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置酒舍令文君當爐相如親

滌器於市中鄭曰屬益涉切頰輔也修可曰徐陵玉臺新詠載相如琴歌曰鳳兮鳳兮歸

故鄉遊四海求其凰時未通兮無所將何悟今日登斯堂有艷淑女在此芳室邇從遐

愁我腸何緣交頸為鴛鴦又歌曰鳳兮鳳兮從我棲得托字尾求為妃交情通體心相怡

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羽俱起
翔高飛無感我心使予悲

漫成二首

野日荒荒白春流泯泯清兩語皆傷心而荒

○泯言其無聲也渚蒲隨地有村徑逐門成無緊要語而盡

鄰曲橫斜之態只作披衣慣却是暗用莊子披衣注又不曉

常從漉酒生眼邊無俗物多病也身輕雪浪齋日

記古人下連綿字不虛發如老杜野日荒荒

白江流泯泯清退之云月吐窓間問問皆造微

入妙洙曰陶潛以葛巾漉酒王直方詩話老

杜云眼邊無俗物多病也身輕樂天亦有眼

前無俗物身外即僧居之句然不為人所稱也

江臯已仲春花下復清晨仰面貪看鳥回頭

錯應人偶然語偶讀書難字過真率有味對酒滿

壺頻近識峨眉老公自注東知余懶是真洙曰

楚詞朝馳予馬兮江臯師曰臯緩也江岸其土性緩故云江臯石曰峨嵋山在蜀

客至公自注喜崔明府相過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又是花

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盤餐市遠

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肯與鄰翁相對飲
隔籬呼取盡餘杯

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

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

鄰愛酒伴（公自注）解斯（融）吾酒徒（融）經旬出飲獨空牀（每）

數過可歌可舞能使老人復少○（洙曰）按集

有聞解斯六官未歸詩云老罷休無賴歸來

省醉眠即解斯融也

稠花亂藥果江濱行步歌危實怕春（怕春）詩

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

江深竹靜兩三家多事紅花映白花報荅春

光知有處應須美酒送生涯

東望少城花滿煙百花高樓更可憐誰能載

酒開金盞喚取佳人舞繡筵（豪直是豪放直）

情事開口亦難○（洙曰）梁益記云少城張儀

所築（蒼舒曰）左太冲蜀都賦亞以少城接乎

其西注云少城小城也

黃師塔前江水東春光懶困倚微風桃花一

簇開無主可愛深紅愛淺紅放翁曾用此句格似以可字作

取字肯字看極是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

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是子美借四娘

耳豈無似此無此英氣○若溪胡元任曰齊魯大臣二人而史失其名黃四娘者獨何人哉因託此詩以得不朽

世間幸不幸類如此

不是愛花即欲死只恐花盡老相催繁枝容

易紛紛落嫩藥商量細細開

春水生二絕

二月六夜春水生門前小灘渾欲平鷓鴣瀉

鶉莫漫喜吾與汝曹俱眼明

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

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籬傍此八九絕皆放蕩自然足洗凡

陋何必竹枝樂府哉

春夜喜雨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

細無聲

有善歌詩者以此為相業亦有味乎其言之至也造次敷露與雨露之所

濡甘苦齊結實兩句同真有德者氣象

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

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

遣意二首

轉枝黃鳥近泛渚白鷗輕一徑野花落孤村

春水生衰年催釀黍細雨更移橙

自然知是好語釀黍

移橙不無點檢幽興亦稱

漸喜交游絕

怨調

幽居不用名

簷影微微落津流脉脉斜野船明細火宿鴈

起圓沙雲掩初弦月香傳小樹花鄰人有美

酒稚子也能賒

放翁以也字作夜音最得村意

春水

三月桃花浪江流復舊痕朝來沒沙尾碧色

動柴門接縷垂芳餌連筒灌小園已添無數

鳥

添無數謂一春生

爭浴故相喧

趙曰韓詩

成也最是樂意 渙渙兮注謂三月桃花水盛顏師古注曰月仲春

之月始雨水桃花始華蓋桃方華時既有雨水 川谷冰泮眾流猥集波瀾盛長故謂之桃花

水趙曰古詩寄
語故林無數鳥

江亭

坦腹江亭暖長吟野望時水流心不競雲在

意俱遲閒言閒語非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

私更無私自好自私又好實一意也人故林

歸未得排悶強裁詩張子韶曰陶淵明云雲

知還杜子美云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若

淵明與子美相易其語則識者往往以謂子

美不及淵明矣觀其云雲無心鳥倦飛則可

知其本意至於水流而心不競雲在而意俱

遲則與物初無間斷
氣更混淪難輕議也

徐步

整履步青蕪荒庭日欲晡芹泥隨鷺紫菊花藥

上蜂鬚把酒從衣濕吟詩信杖扶敢論才見

忌實有醉如愚

寒食

寒食江村路風花高下飛歐公意此汀煙輕冉

冉竹日淨暉暉田父要皆去鄰家問不違地

偏相識盡雞犬亦忘歸

石鏡

誅曰成都記武都山精化為女
子蜀王開明納為妃無幾物故
王哀之取武都山上築為塚
蓋地數畝以石鏡表其門

蜀王將此鏡送死置空山冥冥憐香骨提攜

近玉顏衆妃無復歎千騎亦虛還獨有傷心

石埋輪月宇間

少年行二首

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

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

巢鷺養雛渾去盡江花結子也無多黃衫年

少來宜數不見堂前東逝波

此少年行四句
耳然極動盪為
勸甚遠○趙曰黃衫想唐人貴遊之服也鶴
曰唐高祖武德間勅庶人服紬絁布其色通

黃用

戲作花卿歌

夢弼曰花卿名敬定劍
南節度崔光遠之末將

也時梓州副使段子璋反東川節度
李真敗走於是光遠率敬定討之子
璋既誅敬定恃功大掠肅宗聞之怒
由是不見擢用公作花卿歌蓋痛惜

之也鶴曰按史上元二年四月壬午段子璋反

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

鶻風火生見賊唯多身始輕綿州副使着柘

黃我卿掃除即日平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

擲還崔大夫麓言鄙語李侯重有此節度人

道我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

守京都蒼舒曰南史曹景宗謂所親曰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

拓弓弦作磬礮聲放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麋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胃甜如甘露

漿覺耳後生風鼻尖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鶴曰按舊史東川節度治梓州

管縣劍榮遂等州此云絳州副使者蓋是時子璋適治絳州也洙曰着柘黃言其僭乘輿

服色也夢弼曰李侯謂負也子璋反負敗走及花卿誅子璋負得歸本鎮故云重有此節

度也重平聲山谷曰子美作花卿歌雄壯激昂讀之想見其人也楊明叔為余言花卿塚

在丹稜之東館鎮至今有英氣血食其鄉見封為忠應公

高柎鄭曰柎那含切木名俗作楠

柎樹色冥冥江邊一蓋青近根開藥圃接葉

製茅亭落景陰猶合微風韻可聽尋常絕醉

困臥此片時醒上殊曰蜀志先主舍東南角籬
蓋車
見童童如小

惡樹

獨遶虛齋徑常持小斧柯幽陰成頗雜惡木
翦還多枸杞固吾有雞棲奈汝何方知不材
者生長謾婆娑趙曰惡木不蔽障故枸杞可

栖耳莊子此木以
不材得終其天年

戲爲六絕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今人嗤
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

楊王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
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龍文虎
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

才力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羣雄或看翡
翠蘭若上未掣鯨魚碧海中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竊攀屈
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偽

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語意甚悲正是有所激發託於

庾信與後來作者如楊王盧駱亦豈易及哉

爾曹輕薄不見稱數第三詩又只借盧王反

復言之以為縱使不及漢魏風騷畢竟皆異

材也爾曹自負不淺然過都歷塊乃可見耳

所以極形容前輩之未易貶也注謂盧王為

爾曹是全失先後語意故又曰才力應難跨

數公數公謂上所指也翡翠蘭茗極絕巧之

態我不是薄他他自謂可方屈賈却恐更墮

數公後耳其不及則斷斷不及矣然不放他

人出已上則更自謂與三百篇相近不知愈

合師前人也○洙曰周書庾信字子山有盛

才文章綺麗為世人所尚謂之庾體作哀江

南賦尤見稱焉唐武后初楊炯王勃盧照鄰

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內呼為楊王盧駱號

為四傑漢魏兩漢及曹魏也過都過古禾切

屈宋屈原宋玉也齊梁詩體格輕麗議者以

文之失始

齊梁也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七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八

寄杜位

公自注位京中有宅近西曲江詩尾有述

近聞寬法離新州想見歸懷尚百憂逐客雖
皆萬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干戈况復塵隨
眼鬢髮還應雪滿頭玉壘題書心緒亂何時

更得曲江遊

夢弼曰新州屬廣南道公之姪杜位貶新州時朝廷寬其罪移

之於近郡按集有杜位宅守歲詩當是明年
位即被謫故云已十年流也沫曰玉壘蜀
之坊名趙曰玉壘在蜀州青城縣公時自城
都過青城因寄此詩夢弼曰曲江在長安為

勝遊之地杜
位有宅近焉

送裴五赴東川

故人亦流落高義動乾坤何日通燕塞相看
老蜀門東行應暫別北望若銷魂凜凜悲秋
意非君誰與論

送韓十四江東省觀

兵戈不見老萊衣歎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
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黃牛峽靜灘聲

轉白馬江寒樹影稀此別應須各努力故鄉

猶恐未同歸

此子美自謂深悲極怨。○洙曰：荆州西陵峽中有黃牛山江陵

縣有白馬州鶴曰白馬江黃牛峽皆出峽之所經也

逢唐興劉主簿弟

鶴曰：遂州唐興縣也。屬劔南道。按唐

志莫台道遂四州皆有唐興縣今詳此詩當是遂州唐興雖天寶初已改為蓬溪乃因其舊名耳

分手開元末連年絕尺書江山且相見戎馬
未安居劔外官人冷關中驛騎踈輕舟下吳

會主簿意何如

洙曰劍外謂蜀也關中謂長安也希曰地理志吳亦江東

之一都會也

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

王公自注

蜀牧鶴曰蜀州有新津縣則新津寺必在蜀州夢弼曰王侍郎乃王維之弟縉也維有別業在輞川裴迪從之遊輞川荆林迪從縉來蜀縉守蜀州

蓋在高適之後

然鳥

何恨倚山木吟詩秋葉黃蟬聲集古寺

然鳥

影度寒塘風物悲遊子登臨憶侍郎

官人侍郎皆故

用俗故不俗

老夫貪佛日隨意宿僧房

夢弼曰古話貪佛不

貪僧田曰金光明經佛日大悲滅一切闇

敬簡王明府

鶴曰王明府當時遂州唐興縣宰王潛也前有

逢唐興劉主簿弟詩此殆因劉而簡之公又嘗為王作唐興縣客館記同

是年作也

葉縣郎官宰周南太史公神仙才有數流落

意無窮驥病思偏秣鷹秋怕苦籠看君用高

義耻與萬人同

他人用衆人字。洙曰後漢王喬為葉令有神術或曰即

古仙人王子喬也明帝云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前漢司馬遷傳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

重簡王明府

甲子西南異冬來只薄寒江雲何夜靜蜀雨

幾時乾行李須相問窮愁豈有寬君聽鴻鴈

響恐致稻梁難夢弼曰甲子記時節也西南謂蜀地也洙曰楚詞泥汚后

上兮何時乾左傳注行李行人也

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適一絕

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飢寒為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

聞斛斯六官未歸

鶴曰斛斯六名融按公江畔尋花詩

有自注云斛斯融吾酒徒者是也

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為活翻令

室倒懸荆扉深蔓草土銼冷踈煙老罷休無

賴歸來省醉眠

鄭曰銼粗卧切鶴曰蜀人以銼為銼王褒土銼無煙是也

徐卿二子歌

鶴曰公在成都時徐知道為西川兵馬使今題

云徐卿無乃是知道也

君不見徐卿二子生絕竒感應吉夢相追隨
孔子釋氏親抱送並是天上麒麟兒大兒九
齡色清澈秋水為神玉為骨小兒五歲氣食
牛滿堂賓客皆回頭吾知徐公百不憂積善
衮衮生公侯丈夫生兒有如此二雛者名位

豈肯卑微休

洙曰徐凌年數歲家貧携見寶誌上人誌以手摩頂曰天上石

麒麟也尸子虎豹之駒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

贈花卿

鶴曰花卿即敬定也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祇

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趙曰古歌辭載林鍾官水調入

破第二云錦庭絲管曉紛紛半入靈山半入雲此曲多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百憂集行

鶴曰王筠行路難云百憂俱集斷人腸

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
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迴即今倏忽已五
十坐卧只多少行立強將笑語供主人悲見

生涯百憂集入門依舊四壁空老妻覩我顏

色同癡兒未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鶴曰

公生於壬子至是年恰五十山谷曰即今條忽已五十舊本云只今年纔五六十此語似

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也鶴曰主人指成都尹也按公以乾元二年冬至成都時裴冀公為

尹次年三月李若幽代是年二月崔光遠代光遠尋以討段子璋軍大掠乃罷以高適攝

冬嚴武至此云主人又當是指崔李也漫叟詩話云叫怒索飯啼門東又云用激壯士肝

說者謂庖厨之門在東肝又云用激壯士肝怒非偶就韻也可謂至論

石犀行李冰為蜀守冰作石犀五頭

以厭水怪鶴曰按是年秋八月霖雨不止灌口水損戶口公故有是詩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

雖有厭勝法天生江水向東流蜀人矜誇一

千載泛溢不近張儀樓今年灌口損戶口此

事或恐為神羞終藉隄防出衆力高擁木石

當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詭怪何得參人謀

嗟爾三犀不經濟缺訛只與長川逝但見元

氣常調和自免波濤恣彫瘵安得壯士提天

綱再平水土犀奔浩洙曰石犀五今云三犀

三犀豈據所見乎按犀道元水經所載後轉

犀牛二頭在府中一頭在市橋二頭沉之深

淵水又自前堰上三分穿羊摩江灌口西於王

女房下自涉郵作三石人立水中與江神要

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迄今蒙福厭勝字見

漢書厭壹涉切洙曰成都記及圖經所載秦

張儀築少城於大城西屢壞不能立忽有

一龜周旋巫依龜行巡築遂得立於是又作

樓以定南北樓高一百尺至今傳云張儀樓

夢弼曰寰宇記彭州有灌口鎮鎮西有玉女

祠祠西有李水廟孫季昭曰杜公詩或以安

得二字為結句蓋切有望於天下後世者不

淺也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曰安得廣厦千萬

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洗兵馬云安得壯

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石犀行云安得壯士提天網再平水土犀奔浩石笋行云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本根凡此皆含不盡之意

江漲

江發蠻夷漲山添雨雪流大聲吹地轉吹字

高浪蹴天浮魚鼈為人得蛟龍不自謀輕帆難下

好去便吾道付滄洲洙曰蜀水之源皆出夷地鶴曰蜀山高而陰長

年雪不消故今云江漲而有雨雪流也

朝雨

涼氣曉蕭蕭江雲亂眼飄風鴛鴦藏近渚雨燕
集深條黃綺終辭漢巢由不見堯草堂樽酒
在幸得過清朝洙曰秦四皓夏黃公綺里季
隱於商山夢弼曰逸士傳巢父聞許由之為
堯所讓也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由悵然
不自得乃遇清
冷之水洗其耳

晚晴

村晚驚風度庭幽過雨霑夕陽薰細草江色
映疎簾書亂誰能帙杯乾自可添時聞有餘

論未怪老夫潛

夢符曰后漢王符著潛夫論

病柏

有柏生崇岡童童狀車蓋偃蹇感龍虎姿主當
風雲會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豈知千年
根中路顏色壞出非不得地蟠據亦高大歲
寒忽無憑日夜柯葉改丹鳳領九雛哀鳴翔
其外鴟鴞志意滿養子穿穴內客從何鄉來
竚立久吁怪靜求元精理浩蕩難倚賴十朋
曰蜀

志先主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高丈餘遙望
童童如小車盖洙曰建康實錄鳳將九雛再
見於豐城衆鳥從之蘇曰東海何承天除著
作年已萬諸佐郎並年少荀伯呼為妳母承
天云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妳母何言耶趙
曰元精字出后漢書元精所生王之佐臣

病橘

羣橘少生意雖多亦奚爲惜哉結實少酸澁
如棠梨剖之盡蠹蟲采掇爽其宜紛然不適
口豈止存其皮蕭蕭半死葉未忍別故枝玄
冬霜雪積况乃迴風吹嘗聞蓬萊殿羅列瀟

湘姿此物歲不稔玉食失光輝寇盜尚憑陵

當君減膳時汝病是天意吾愁罪有司憶昔

南海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

悲夢弼曰昔漢武帝會羣臣於蓬萊殿羅列

每歲入貢也希曰書惟辟玉食又漢書注玉

食謂美食如玉也洙曰天子徹樂減膳示自

責也吾愁罪有司愁一作諗田曰漢和帝時

南海獻龍眼花十里一置五里一墩奔騰
險阻死者繼路唐羌爲臨武長上書言狀和
帝罷之洙曰唐書貴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
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其味未變已至於京
師也脩可曰唐之時乃涪州貢荔枝今公言

南海者蓋借漢時事以譏也

枯櫟

蜀門多櫟樹高者十八九其皮割剥甚雖衆亦易朽徒布如雲葉青青歲寒后交橫集斧斤凋喪先蒲柳傷時苦軍乏一物官盡取嗟爾江漢人生成復何有有同枯櫟木使我沉歎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嗷嗷黃雀啅側見寒蓬走念爾形影乾摧殘沒藜莠宋曰蜀人

取櫟皮以充用當軍興誅求尤急鄭曰取此苟切啅竹角切字又作啄

枯枿

梗枿枯崢嶸鄉黨皆莫記不知幾百歲慘慘無生意上枝摩皇天下根蟠厚地巨圍雷霆折萬孔蟲蟻萃凍雨落流膠衝風奪佳氣白鴿遂不來天雞為愁思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裊裊不自畏趙曰楚辭

使東雨兮洒塵郭璞爾雅注江東夏月暴雨
呼為東雨衝風隧風也楚辭衝風至兮水揚
波鶴曰爾雅輪一名天雞赤羽之鳥也夢
曰漢武帝於建章宮作承露盤銅柱高二十
丈上有仙人
以手掌承露

所思

苦憶荊州醉司馬公自注崔吏部倚謫官樽酒定常

開九江日落醒何處一柱觀頭眠幾回語頗

可憐懷抱向人盡欲問平安無使來故憑錦

水將雙淚好過瞿唐灩澦堆甚是鍾情○夢

吏部而謫荊州司馬也洙曰九江在潯陽郡
其江各有名晁氏志一水而曰九江尚書注
江於此分九道也復齋謾錄云老杜詩中屢
用一柱觀按張華博物志江陵有臺甚大而
唯有一柱衆梁皆共此柱后土人呼為木履
觀或曰一柱觀梁劉孝綽江津寄劉之遴云
經過一柱觀出入三休臺是也洙曰瞿唐峽
名灩澦石名荊州記云灩澦如馬瞿塘莫下
灩澦如象瞿塘莫上
蓋舟人以爲水則也

進艇

南京父客耕南畝北望傷神坐北窓晝引老
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飛蛺蝶元相

逐並蒂芙蓉本自雙亦觀物自得之意反語如此茗飲蔗

漿携所有瓷甕無謝玉為缸洙曰時明皇幸蜀后號成都為

南京置尹比兩都

草堂即事

荒村建子月獨樹老夫家是第二句雪裏江船渡

風前逕竹斜寒魚依密藻宿鷺起圓沙蜀酒

禁愁得無錢何處賒

徐九少尹見過

晚景孤村僻行軍數騎來交新徒有喜禮

媿無才賞靜憐雲竹忘歸步月臺何當看花

藥欲發照江梅魯曰唐以少尹為行軍長史也

范二負外邈吳十侍御郁特在駕闕

展待聊寄此作

暫往此鄰去空聞二妙歸幽棲誠簡略衰白

已光輝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文或不

重肯款柴扉洙曰晉尚書令衛瓘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為

臺妙

王十七侍御掄許携酒至草堂奉寄

此詩便請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鶴曰

王侍御終於彭州刺史按公集有哭

王彭州掄詩柳芳歷曰高適乾元初

刺彭州明年公客秦州嘗有寄彭州

高使君詩上元初適移刺蜀州而公

至成都嘗燕公于浣花溪之草堂夢

弼曰按房琯作蜀州先主廟碑載州

將高適建而亦叙其自彭而遷蜀也

鶴曰時成都尹崔光遠罷以高適攝

故適在成都

老夫卧穩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開江鶴巧

當幽徑浴鄰雞還過短牆來繡衣屢許携家

醞皂盖能忘折野梅戲假霜威促山簡霜威

簡語殊不佳須成一醉習池迴洙曰漢侍御

亦自俗見指使又漢二千石皂盖朱兩幘夢弼曰繡衣

指言王侍御皂盖指言高使君也趙曰霜威

言御史霜臺之威也晉山簡鎮襄陽時荆土

豪族習郁有佳園池山簡每出遊多之池上

置酒輒醉而歸夢弼曰霜威言

上集卷八

三

言

王竟携酒高亦同過共用寒字

卧病荒郊遠通行小徑難故人能領客携酒

重相看自愧無鮭菜空煩卸馬鞍移時勸山

簡頭白恐風寒公自注高每云汝年幾小且不必小於我此句戲之也。

夢弼曰鮭戶佳切又居諧切集韻吳人魚菜

揔稱南史庾杲之清貧自業食惟有韭菹淪

韭生韭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奉寄別馬巴州公自注時甫除京兆

公傳云公流落劔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

度劔南東西川往依焉又按唐紀云上元二年建丑月以嚴武為成都尹

以是知公之除功曹在是年冬也時草堂方成道路多梗而嚴武又來是

以不赴也

勲業終歸馬伏波功曹非復漢蕭何扁舟繫

纜沙邊久南國浮雲水上多獨把魚竿終遠

去難隨鳥翼一相過知君未愛春湖色興在

驪駒白玉珂謂不能就別知必為我來也春湖豈所居或巴州景物耶。

曰馬伏波謂馬巴州也蕭何公自謂也後漢馬援少有大志以功名自許封伏波將軍修

可曰劉貢父詩話云杜詩功曹非復漢蕭何
按曹參嘗為功曹非蕭何也王定國云高祖
紀何為主吏孟康注曰主吏功曹也貢父之
言誤矣二說皆非按吳志虞翻為孫策功曹
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
吾蕭何守會稽耳洙曰前漢王式傳注驪駒
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其辭云
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珂
者馬勒飾也

陪李七司馬阜江上觀造竹橋即日

成往來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題短作

簡李公

鶴曰此詩當是公在蜀州作
詳見後篇高使君自成都回

題下

代木為橋結構同褰裳不涉往來通天寒白

鶴歸華表日落青龍見水中顧我老非題柱

客知君才是濟川功合歡却笑千年事如此

歡字誰曉驅石何時到海東夢弼曰橋前二

頗疑其誤馬青龍以喻橋影然朝野僉載河

白鶴為言也青龍甚工則天時默啖破趙州

北道趙州有石橋甚工則天時默啖破趙州

至石橋馬跪地不進但見青龍卧橋上奮迅

而怒乃遁去洙曰成都有昇遷橋相如初西

上集卷八

三

表

成而歡飲因笑往事之勞徒驅石以下海也
洙曰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輒鞭之石皆流血

觀作橋成月夜舟中有述還呈李司馬

把燭橋成夜迴舟客坐時天高雲去盡江迥
月來遲衰謝多扶病招邀屢有期異方乘此
興樂罷不無悲

李司馬橋了承高使君自成都回

鶴曰

時高適守蜀州而攝成都故云自成
都回按九域志成都在蜀州之東故
詩中云橋東待使君又
知公是詩在蜀州作也

向來江上手紛紛三日成功事出羣已傳童

子騎青竹揔擬橋東待使君洙曰後漢郭汲為并州牧始至

行部有童兒數百
騎竹馬道次迎拜

詣徐卿覓果子栽鶴曰集有徐卿二子歌

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梅石筍街
中却歸去果園坊裏為求來鶴曰果園坊乃徐卿所居處

奉待嚴大夫

鶴曰按唐紀上元二年

尹今公待其至詩云不知旌節隔年

回乃次年正月也又按舊史武出為

中丞上皇詔以劍南兩川合為一拜

武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

此當在乾元二年裴冕為尹之前蓋

上皇以上元元年七月移居西內已

不復預國事矣武嘗三鎮蜀在乾元

裴冕之前為一是年為二廣德二年

表公為參謀時為三也。寶應元年

成都

殊方又喜故人來重鎮還須濟世才常怪偏

裨終日待不知旌節隔年回欲辭巴徼啼鶯

合遠下荆門去鷁催身老時危思會面一生

襟抱向誰開洙曰偏裨謂諸將校也希曰偏

南子注鷁大鳥也畫其象著船首以禦水患

夢弼曰公聞嚴武至欲辭蜀之巴峽下楚之

荆門以

江詠五首

丁香

丁香體柔弱亂結枝猶墊細葉帶浮毛踈花

披素艷深栽小齋後庶近幽人占晚墮蘭麝
中休懷粉身念鄭曰葦都念切下也凍曰未
間而有粉
身之患也

麗春

百草競春華麗春應最勝少須好顏色多漫
枝條剩紛紛桃李枝處處總能移如何貴此
重却怕有人知

梔子

梔子比衆木人間誠未多於身色有用與道

氣傷和

花外義外忽得精語

紅取風霜實青看雨露柯

無情移得汝貴在映江波

夢弼曰名山志諛石山多梔子其色

可以染帛其性極冷其實經霜則紅此物最有用也

鷓鴣

故使籠寬織須知動損毛看雲莫悵望失水
任呼號六翮曾經翦孤飛卒未高且無鷹隼
慮留滯莫辭勞

花鴨

花鴨無泥滓，堦前每緩行。羽毛知獨立，黑白大分明。可以不覺羣心妬，休牽衆眼驚。稻梁霑汝在，作意莫先鳴。

野望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遥。唯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消埃答聖朝。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

人事日蕭條

洙曰按高適傳上皇還京復

而西山三城列戍適上疏論之不納

三絕句

楸樹馨香倚釣磯，斬新花蘂未應飛。不如醉

裏風吹盡可忍醒，時雨打稀

鍾情自道風味宛然○本作春

風先生定作風吹盡

門外鷓鴣久不來，沙頭忽見眼相猜。自今已後知人意，一日須來一百迴。

無數春筍滿林生

得興之始

柴門密掩斷人行會

須上番看成竹客至從噴不出迎

趙曰上番乃川語上

番則成竹故謂上篋竹

畏人

早花隨處發春鳥異方啼萬里清江上三年

落日低畏人成小築福性合幽棲

五字極善自喻

門

逕從榛草無心待馬蹄

夢弼曰按公自乾元二年冬來成都至寶

應元年春是歷三年矣

可惜

花飛有底急

起語盡精

老去願春遲可惜歡娛地

都非少壯時

四句情景蕭然

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

詩此意陶潛解吾生後汝期

落日

落日在簾鉤

又別

溪邊春事幽芳菲綠岸圍樵

爨倚灘舟

且樵且爨真倚灘之景

啁雀爭枝墜飛蟲滿

院遊濁醪誰造汝一酌散千憂

語自放蕩

獨酌

步彙深林晚開樽獨酌遲仰蜂粘落絮行蟻

上枯梨北人元遺山云薄劣慙真隱幽偏得

自怡本無軒冕意不是傲當時行蟻行列之

運詩彼美丘園道喟然傷薄劣希曰宋向尚

之致仕著退居賦以明所守後還攝職素淑

廣州段功曹到得楊五長史書功曹

却歸聊寄此詩

衛青開幕府楊僕將樓船漢節梅花外春城

海水邊銅梁書遠及珠浦使將旋貧病他鄉

老煩君萬里傳洙曰李廣傳注云衛青伐匈

軍於幕中故曰幕府幕府之名始於此武帝

征南越以楊僕為樓船將軍夢弼曰衛青以

比廣之府帥楊僕以比楊長史也趙曰廣州

得廣州張判官叔卿書使還以詩代

意下園曰按公文集有雜

述為張叔卿孔巢父作

鄉關胡騎遠宇宙蜀城偏忽得炎州信遙從

月峽傳雲深驃騎幕夜隔孝廉船却寄雙愁

眼相思淚點懸

洙曰廣在南故謂之炎州趙

曰漢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晉張憑嘗謁丹陽

尹劉惔惔留宿明日乃還船須臾出傳教

送段功曹歸廣州

南海春天外功曹幾月程峽雲籠樹小湖日

落船明交趾丹砂重韶州白葛輕幸君因估

客時寄錦官城

夢弼曰交趾郡及韶州俱屬廣南道丹砂白葛其地所出

也估一作旅

魏十四侍御就弊廬相別

有客騎驄馬江邊問草堂遠尋留藥價惜別

到文場

留藥價甚雅文場過矣

入幕旌旗動歸軒錦繡

香時應念衰疾書跡及滄浪

趙曰漢桓典為侍御史常乘驄

馬時人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鶴

是也洙曰書跡及滄浪公詩所謂百花潭下即滄浪

從韋二明府續處覓綿竹三數叢

曰按唐志漢州有綿竹縣縣有紫巖山綿竹蓋產於此山也

華軒藹藹他年到綿竹亭亭出縣高江上舍前無此物幸分蒼翠拂波濤

贈別何邕

鶴曰何邕時為利州縣谷縣尉蓋與公為鄉人按前有憑何十一少府覓檜木栽詩

生死論交地何由見一人悲君隨燕雀薄宦走風塵
縣谷元通漢沱江不向秦傷心語別五陵

花滿眼傳語故鄉春

鶴曰縣谷屬利州而通漢水此言何邕得歸漢

上也沱江在蜀水不入秦禹貢云岷山導江東別為沱者此公自喻在蜀不得歸秦也五陵在長安故云故鄉也

贈別鄭鍊赴襄陽

戎馬交馳際柴門老病身把君詩過日念此

別驚神地闊峨眉晚天高峴首春為於耆舊

內試覓姓龐人

洙曰峨眉山在蜀晚一作曉趙曰峴山在襄陽羊叔子墮

淚碑所在也洙曰龐德公隱於鹿門山屬襄陽

重贈鄭鍊絕句

鄭子將行罷使臣囊無一物獻尊親江山路

遠羈離日裘馬誰為感激人師曰公言鄭鍊

也囊無一物清潔如此彼乘肥衣輕之人有誰感激而憐之也

嚴中丞枉駕見過公自注嚴自東川

都節制

元戎小隊出郊垆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

西瞻使節地分南北任流萍扁舟不獨如張

翰平據此阜帽應兼似管寧寂寞江天雲霧

裏何人道有少微星洙曰蜀分東西兩川趙

安為北而蜀為南也洙曰晉張翰字季鷹會稽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閶門於船中彈琴翰

初不相識乃就循言大相欽悅問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而去不告家

人後齊王問辟為東曹掾因見秋風起思吳中尊羹鱸魚膾遂命駕而歸夢弼曰阜帽一

作白帽流傳之誤也按魏志管寧字幼安徵命不就居海上常着阜帽布裙又按杜佑通

典魏管寧在家常着阜帽洙曰隋志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士大夫之位也一名處士星明

黃則處士舉矣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
奉引濫騎沙苑馬，幽棲真釣錦江魚。
謝安不倦登臨費，阮籍焉知禮法踈。
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逕欲教鋤。
趙曰：公嘗為左拾遺，按唐十遺職掌諷諫及供奉。又按後漢劉聖公傳：李松奉引馬驚，則奉引之有馬可證也。師曰：唐於沙苑置坊監養馬。夢弼曰：成都號錦里，錦江錦水錦城錦官城，故公詩用之不一也。按華陽國志：錦江織錦濯其巾，色鮮明，濯他江不如，故得名。趙曰：晉謝安於上山營墅，樓館竹林竹甚盛，子姪往來游集，肴膳亦

屢費百金。洙曰：晉阮籍性踈懶，至為禮法之士，疾之如讐。馬屈原卜居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

寄題杜二錦江野亭

嚴武

漫向江頭把釣竿，懶眠沙草愛風湍。
莫倚善題鸚鵡賦，何須不著駁驥冠。
腹中書籍幽時曬，肘後醫方靜處看。
興發會能馳駿

馬，終須直到使君灘。

洙曰：後漢禰衡字正平，氣尚剛傲，好矯時

慢物，見曹操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送與劉表。表重之，衡復每慢

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
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祖長子射為章陵
太守尤善於衡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鷄
鷄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
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
祖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竟殺之射音
亦前漢佞倖傳孝惠時侍中皆冠駿驥
帶傳脂粉化閱籍之屬也注云駿音峻驥
音儀即驚鳥也以毛羽飾冠海貝飾帶
曰嚴武以子美之才如禰衡之剛直應不
肯為侍中冠駿驥廁迹佞臣之列也夢
曰孔毅夫續世說嚴武為成都尹與子美
世舊待遇甚隆子美於浣花里種竹植木
結廬枕江縱酒吟詠與田唆野老相狎蕩
武過之有時不冠故武此詩譏子美自倚
能文而不冠又繼言幽時靜處欲其謙明

也故子美和詩云阮籍焉知禮法跡以解
嘲也容齋續筆云新唐書嚴武傳云房瑁
以故宰相為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
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為蜀道難者
為房與杜危之也甫傳云武以世舊待甫
甫見之或時不巾嘗醉登武床瞪視曰嚴
挺之乃有此兒武街之一日欲殺甫冠鈞
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舊史但云
甫性褊躁嘗憑醉登武床斥其父名武不
以為忤初無所謂欲殺之說蓋唐小說所
載而新書以為然予按李白蜀道難本以
譏章仇兼瓊前人所嘗論之矣子美集中詩
凡為武者幾三十篇送其還朝者曰江村
獨歸處寂寞養殘生喜其再鎮蜀曰得歸
茅屋赴成都真為文翁再剖符此猶武在
時語至哭其歸櫬及八哀詩記室得何遜

韜鈴延子荆蓋以自傷若果有欲殺之怨必不
媿簪纓又以自傷若果有欲殺之怨必不
應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詩有莫倚善
題鸚鵡賦之句故用證前說引黃祖殺禰
衡為喻殆是痴人面前不得說夢也武肯
以黃祖自比乎夢彌曰世說郝隆七月七
日出日中仰卧人問其故曰我晒腹中書
也晉葛洪好神仙導養之法自號抱朴子
著肘後要急方四卷水經魚復縣有羊腸
虎臂灘楊亮為益州經此而舟覆至今名
為使君灘也

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

步屣隨春風村村自花柳

語有天趣政爾田
苦索不能及

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酒酣誇新尹畜眼未
見有迴頭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飛騎籍
長番歲時久前日放營農辛苦救衰朽差科
死則已誓不舉家走今年大作社拾遺能住
否叫婦開大餅盆中為吾取感此氣揚揚須
知風化首語多雖雜亂說尹終在口朝來偶
然出自卯將及酉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鄰叟
高聲索果栗欲起時被肘指揮過無禮未覺

村野醜月出遮我留仍嗔問升斗

夢弼曰集韻

屣也履中薦也趙曰宋書袁粲為丹陽尹嘗

步履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

飲朱曰指大男為弓弩手謂籍民丁為兵也

飛騎軍名也長番猶長在直也言無更代也

夢弼曰放營農謂放歸農耕使之營生也救

衰朽謂子弟得奉養其長上之衰老者也

如史記魏威子肘韓康子於車上

曰郡守縣令風化之首夢弼曰肘字

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

寫愁仍破萬顆勻圓訝許同憶昨賜霑門下

省退朝擎出大明宮金盤玉筋無消息此日

嘗新任轉蓬脩可曰唐李綽歲時記四月一

日內園進櫻桃寢廟薦訖頒賜

各有弊廬遣興奉寄嚴公

野水平橋路春沙映竹村風輕粉蝶喜花暖

蜜蜂喧把酒宜深酌題詩好細論府中瞻暇

日江上憶詞源邀其過我語涉跡忝朝廷舊

情依節制尊還思長者轍恐避席為門趙曰

藝傳云筆有餘力詞無竭源鶴曰嚴武時尹成都節制兩川洙曰陳平家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趙曰公欲在嚴公之駕故用陳平事以激之

舟前小鵝兒

公自注漢州城西北角官池作夢弼曰漢州城

西池乃房琯罷相後歷漢州刺史日所鑿也琯既死名之曰房公湖此詩與後篇官池春鴈共三首公暫之漢州作也鶴曰按九域志成都北至漢州不滿

百里

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引頸嗔船逼無行
亂眼多翅開遭宿雨力小困滄波客散層城

暮狐狸奈若何

官池春鴈二首

自古稻梁多不足至今鷓鴣亂為羣且休悵
望看春水更恐歸飛隔暮雲

青春欲盡急還鄉紫塞寧論尚有霜翅在雲

天終不遠力微繒繳絕須防

句意緊嚴後山槩得之故節度

森整○夢符曰班固兩都賦撫鴻量御繒繳
夢弼曰本一作繒繳音憎短矢也繳音灼
生絲縷也言以絲繩繫矢而射之也

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

汲黯匡君切廉頗出將頻直詞才不世雄略
動如神政簡移風速詩清立意新層城臨媚
景絕域望餘春旗尾蛟龍會樓頭燕雀馴地
平江動蜀天闊樹浮秦動字最佳長篇著兩語如此豈不軒豁浮
動二字相若而動為勝帝念深分閫軍須遠筭縉花羅
封蛟蝶瑞錦送麒麟辭第輸高義觀圖憶古
人征南多興緒事業閫相親閫相親者深欲倚以成功業也

惜哉○洙曰前漢汲黯字長孺武帝召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史記廉頗為趙將伐齊攻魏禮蛟龍為旂軍須師旅之費也漢書武帝初筭縉錢注縉絲也以貫錢也謂有儲積錢者計其縉貫而稅之蛟蝶麒麟羅錦上絲綉也師曰筭縉衰世之法今蜀貢花羅瑞錦以應軍須與筭縉者遠矣洙曰霍去病傳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由此上益重愛之馬援傳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不及馬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夢弼曰晉杜預開府荊州贈征南將軍公嘗譜預為祖而公與嚴武有世舊故以預之事業言與武相近也興緒者謂興况也緒意也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鶴曰王司直時為蜀中刺史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

磊落之竒才豫樟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

溟開且脫劍佩休徘徊西得諸侯棹錦水

諸侯以下謂王司直欲向何門取珠履仲宣

樓頭春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

老矣豪氣激人堂堂復堂堂○洙曰豫樟木名材之美者鯨海之大魚也○夢弼曰跋

先答切進足也○洙曰春申君上客皆躡珠履王粲字仲宣以西京擾亂依劉表於荊州嘗

登樓而賦因名仲宣樓晉阮籍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嵇康齋酒挾琴造焉乃見青眼

入奏行贈西山檢察使竇侍御

夢弼曰時

吐蕃分三道入寇欲取成都為東府竇公以御史出檢校諸州軍儲器械

得以便宜入奏公作是詩以贈之

竇侍御驥之子鳳之雛年未三十忠義俱骨

鯁絕代無炯如一段清冰出萬壑置在迎風

寒露之玉壺蔗漿歸厨金盃凍洗滌煩熱足

以寧君軀政用踈通合典則戚聯豪貴耽文
儒兵革未息人未蘇天子亦念西南隅吐蕃
憑陵氣頗麤竇氏檢察應時須運糧繩橋壯
士喜斬木火井窮猿呼八州刺史思一戰三
城守邊却可圖此行入奏計未小密奉聖旨
恩應殊綉衣春當霄漢立綵服日向庭闈趨
省郎京尹必俯拾江花未落還成都肯訪浣
花老翁無爲君酤酒滿眼酤與奴白飯馬青

芻

趙曰骨鯁者剛正之謂若肉之有骨而魚

瑩

若玉壺水言清澈也趙曰宋玉招菟云燿

歌

泰尊柘漿析朝醒注取甘柘汁以爲飲可

解

醒也柘音蔗鶴曰繩橋在成都即笮橋蓋

蜀

人以竹索爲橋也師曰蜀有火井縣屬中

州

夢弼曰按蜀都賦注火井欲出其火先以

家

火投之須臾隆隆如雷聲焰出爛然以竹

筒

盛之接其光而無灰也夢弼曰按唐志劔

南

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都督松維恭蓬

雅黎姚悉入州西山三城謂姚維松也皆當
吐蕃之要衝洙曰漢暴勝之衣綉衣持斧出
使老萊子綵服以娛親夢弼曰漢夏侯勝曰
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江花未落還成都一
有重句說者謂蜀人酤酒挈以竹筒竹筒上

有穿繩眼其酤酒者曰滿
眼酤言其滿迫筒眼也

中丞嚴公雨中垂寄見憶一絕奉荅

二絕

雨映行宮辱贈詩

行宮實指所過贈詩之處

元戎肯赴野

人期江邊老病雖無力強擬晴天理釣絲

山谷

曰只此雨映兩字寫出一時景物句便雅健鶴曰明皇嘗幸成都故得用行宮

何日雨晴雲出溪白沙青石洗無泥只須伐

竹開荒徑拄杖穿花聽馬嘶

王錄事許修草堂貲不到聊小詰

為嗔王錄事不寄草堂貲昨屬愁春雨能忘

欲漏時

其題可備口實其詩可刪

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餅

山餅乳酒下青雲氣味濃香幸見分鳴鞭走

送憐漁父洗盞開嘗對馬軍

公自注軍州謂驅使騎為馬軍

趙曰漁父公自謂也洙曰時嚴公以騎兵送酒也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

篇渾漫興自負甚奇春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

供垂釣故著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謝手

令渠述作與同遊亦自有趣趙曰耽佳句

今老矣所為詩則漫興而已無復著意於驚

人也故寄語花鳥無用深愁耳鶴曰公所居

草堂有水檻謂之新添則水檻初成也洙曰

陶謝謂陶淵明謝玄暉靈運惠連輩也楊龜

山詞宗會盟曰東坡云詩須有為而作當以

故為新以俗為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柳子

厚詩晚年極似淵明知詩病也予謂此東坡

救時之弊猶曰以故為新以俗為雅即非黜

新鄙雅區區守故常而流於俗者也學者宜

審而思之蔡條嘗謂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

伯夷誠為確論也然則集大成手當還子美

子美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嘗

曰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又曰

詩清立意新蓋異乎東坡所云且淵明詩意

趣真古寔青淡之宗其格極難到苟未能如
東坡深造閩闕而妄曰我學淵明是猶索隱
行怪之士未嘗求仁得仁徒高論怨誹而已

戲贈友二首鶴曰焦校書意是焦遂與李白號為酒中八仙

者王司直即前詩有短歌行贈王郎司直者

元年建巳月郎有焦校書自誇足膂力能騎

生馬駒一朝被馬踏脣裂板齒無壯心不肯

已欲得東擒胡洙曰肅宗上年號稱元年以十一月為

歲首月以斗所建辰為名師曰年號自漢武帝方有之肅宗欲法上古之制也公詩特著

元年建巳月者蓋記錄於此不然何以謂之詩史乎

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馬驚折左臂骨折

面如墨駑駘漫染泥何不避雨色勸君休歎

恨未必不為福趙曰淮南子云塞上翁馬亡

居數月其馬引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曰何知非禍及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

又弔之曰何知非福居一年胡人大入丁壯戰死者十九其子獨以跛故父子得獲相保

水檻遣心二首鶴曰公所居草堂有水檻集有水檻詩云

茅軒駕巨浪是也

去郭軒楹敞無村眺望賒澄江平少岸幽樹

晚多花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城中十萬

戶此地兩三家

蜀天常夜雨江檻巳朝晴葉潤林塘密衣乾

枕席清不堪祗老病何得尚浮名淺把涓涓

酒深憑送此生

結細潤有味。尹曰蜀中雅州常多陰雨號曰漏天

屏跡二首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

半生成

字字句稱

村鼓時時急漁舟箇箇輕

此兩句語

無深趣而亂離奔走自歎多累誦之可傷

杖藜從白首心迹喜雙

清

羅大經鶴林玉露云杜陵詩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后山詩輟耕扶日月起廢極

吹噓或謂虛實不類殊不知生為造成為化吹為陰噓為陽氣勢力量與雨露日月字正

也相配

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團野色

畫外意

舍影漾江流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

渾得醉一月不梳頭

趙曰一月不梳頭暗使

一月十五日不洗也

絕句四首

堂西長筍別開門塹北行椒却背村

宛曲梅有

熟許同朱老喫松高擬對阮生論

公自注朱阮劍外相

知○趙曰行椒蓋成行者

欲作魚梁雲覆湍因驚四月雨聲寒青溪先

有蛟龍窟竹石如山不敢安洙曰覆一作復去聲趙曰魚梁

乃劈竹積石橫截中流以取魚而溪下有蛟龍窟故未敢安也

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窓含西

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此千秋萬里是甚氣槩非苟也

洙曰西嶺即西山也冬夏常積雪鶴曰公在浣花未嘗不繫舟也趙曰公之志每欲南

下今言所泊門外之船乃欲往東吳萬里之船也漫叟詩話云詩中有拙句不失為奇作

若退之逸詩云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兩三杯子美詩云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

鷺上青天是也

藥條藥甲潤青青色過棕亭入草亭苗滿空山慙取譽根居隙地怯成形

大麥行

大麥乾枯小麥黃婦女行泣夫走藏東至集

壁西梁洋問誰腰鎌胡與羗豈無蜀兵三千

人部領辛苦江山長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

白雲還故鄉夢弼曰黃童謠云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夫何

在西擊胡每句中函問答之詞公是詩句法
蓋原於此鶴曰按集壁梁洋四州屬山南道
又按是年羌渾奴刺寇梁洋等州吐蕃陷成
都此正言吐蕃羌渾奴刺之亂也師曰時杜
鴻漸以蜀兵三千遏賊充突江山險澁士卒
至有介胄生蟻虱而不得休息故云部領辛
苦江山長也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携酒饌得寒
字

竹裏行厨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
者徵求急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闢柴門

迥五月江深草閣寒清健看弄漁舟移白日

老農何有罄交歡

即事鶴曰為舞者作

百寶裝腰帶真珠絡臂鞬笑時花近眼舞罷

錦纏頭洙曰鞬臂衣也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見漢馬后紀注錦纏頭以賞歌舞

者開元時王元寶賞會賓客元寶富於財而
無文采親友問昨日高會有何佳談元寶望

屋良久曰但費錦纏頭耳

少年行

馬上誰家白面郎臨堦下馬坐人床不通姓
字麤豪甚指點銀餅索酒嘗寧可取此公少
然已不為少。鶴曰
床謂胡床之類也。

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得空字

日臨公館靜畫列地圖雄劔閣星橋北松州

雪嶺東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開闢古今

畫不足興與煙霞會清樽幸不空夢弼曰劔

閣道也星橋在成都李冰守郡植栢七上應

斗魁七星松州在蜀雪嶺冬夏積雪即西山

也

大雨鶴曰按是年公有說早上嚴武

雩之時奈久旱何麥者百姓之本百
役是出况冬麥黃枯春種不茂公誠
能暫輟諸務疏决囚徒使囹圄一空
必甘雨大降但沴氣消則和氣應矣

西蜀冬不雪春農尚嗷嗷上天回哀眷朱夏

雲鬱陶執熱乃沸鼎纖絺成緼袍風雷颯萬

里霈澤施蓬蒿敢辭茅葦漏已喜黍豆高三

日無行人二江聲怒號流惡邑里清矧茲遠

江臯荒庭步鶴鶴隱几望波濤沉痾聚藥餌
頓忘所進勞則知潤物功可以貸不毛陰色
靜壠畝勸耕自官曹四鄰出耒耜何必吾家
操希曰寰宇記秦李冰穿二江於成都城中
皆可行舟今謂內江外江是也蜀都賦云
帶二江之雙流故成都流有雙流縣趙曰左傳
汾澮流其惡今言大雨流出穢惡邑里為之
清潔也又公以沉痾而得雨涼於是頓忘進
藥之勞矣趙曰言雨潤之功雖不毛之地亦
假貸而生也

溪漲

當時浣花橋溪水纔尺餘白石明可把水中
有行車秋夏忽汎溢豈唯入吾廬蛟龍亦狼
狽况是鱉與魚茲晨已半落歸路跬步踈馬
嘶未敢動前有深填淤青青屋東麻散亂床
上書不意遠山雨夜來復何如我遊都市間
晚憇必村墟乃知久行客終日思其居趙曰
狼與

狽本二獸名半其體相附而行苟失其一則
無據矣故倉皇失據者謂之狼狽音丘一則
切舉一足也荀子云不積跬步無以致
千里田曰漢溝洫志注填淤謂壅泥也

寄高適

鶴曰是年四月代宗即位高適官於蜀召還

楚隔乾坤遠難招病客魂詩名唯我共世事與誰論北闕更新主南星落故園定知相見日爛熳倒芳樽

奉送嚴公入朝十韻

夢弼曰是年四月代宗即位召

嚴武還朝寶應元年秋自成都往綿州至梓州所作

鼎湖瞻望遠象闕憲章新四海猶多難中原憶舊臣與時安反側自昔有經綸感激張天

步從容靜塞塵南圖回羽翮北極捧星辰漏鼓還思畫宮鸞罷囀春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閣道通丹地江潭隱白蘋此生那老蜀不死會歸秦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

趙曰前漢

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篲下迎黃帝帝騎龍以上天故后世因名其處曰鼎湖鶴曰此言肅宗晏駕也夢弼曰周禮縣治象之法于象魏故闕或謂之象闕或謂之魏闕南史何胤曰闕者謂之象魏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也鶴曰此言代宗踐祚法度日新也夢弼曰光武紀令反側予自安趙曰唐藝文志有玉帳經

一卷蓋兵書也（夢弼曰）漢典職儀以丹漆地
故稱丹墀（三山老人語錄）子美送嚴武還朝
詩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
身是勸以仗節死義也

送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

宴得心字

（夢弼曰）是年秋武赴召
東上公送之別於巴西

野興每難盡江樓延賞心歸朝送使節落景
惜登臨稍稍煙集渚微微風動襟重船依淺
瀨輕鳥度層陰檻峻背幽谷窻虛交茂林燈
光散遠近月彩靜高深城擁朝來客天橫醉

後參

落落有
豪氣

窮途衰謝意苦調短長吟此會

共能幾諸孫賢至今

（公自注）杜使
君乃宗人也

不勞朱戶

閉自待白河沈

（師曰）城擁朝來客言滿城擁
送嚴公早間之來也參西方

之宿蜀在西以江樓之高逼於參星也（趙曰）
白河謂銀河也（師曰）不勞閉戶坐待白河之
沈謂天
將曙也

酬別杜二

嚴武

獨逢堯典日再覩漢官時未效風霜勁空
慙雨露私夜鍾清萬戶曙漏拂千旗並向

殊庭謁俱承別館追斗城憐舊路渦水惜
歸期峯樹還相伴江雲更對垂試回滄海
棹莫妬敬亭詩祇是書應寄無忘酒共持
但令心事在未肯鬢毛衰最悵巴山裏清
猿惱夢思武自注昔會秦關今別巴嶺○
于虞舜作堯典蓋引此謂代宗踐祚也十
道志長安故城形南似南斗北似北斗魏
文帝至譙兄弟渦水駐馬書鞭以賦敬亭
在宣城謝眺敬亭詩云此山百里合沓雲
齊獨鶴朝唳飢麗夜啼
行雖紆組得踐幽棲

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

鶴曰奉濟驛在綿州

遠送從此別青山空復情幾時盃重把昨夜

月同行餘情別恨列郡謳歌惜三朝出入榮

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

感知已之辭○洙曰嚴武歷明皇肅

宗朝今代宗即位
赴召是三朝也

送梓州李使君之任

公自注故陳拾遺射供人也篇

末有云洙曰拾遺陳子昂當為縣令
段簡收繫憂憤死獄中射洪梓州之

屬縣也

籍甚黃丞相能名自穎川近看除刺史還喜
得吾賢五馬何時到雙魚會早傳老思筇竹
杖冬要錦衾眠不作臨歧恨唯聽舉最先火
雲揮汗日山驛醒心泉遇害陳公殞于今蜀
道憐君行射洪縣為我一潸然洙曰漢黃霸
為穎川太守
治為天下第一後代丙吉為丞相趙曰漢官
儀太守五馬蓋天子六馬而諸侯五馬也古
樂府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
中有尺素書筇竹與錦皆蜀中所出公從李
使君求此二物也洙曰京房
傳舉最當遷徙以課最被舉

苦戰行

苦戰身死馬將軍自云伏波之子孫于戈未
定失壯士使我歎恨傷精魂去年江南討狂
賊臨江把臂難再得別時孤雲今不飛時獨

看雲淚橫臆

鶴曰馬將軍疑是謂馬巴州也

馬伏波矣蓋去年段子璋反陷遂州縣州意
馬巴州領兵會攻之為子璋所勝死於遂州
故是詩云去年江南討狂賊以遂在涪江之
南也又後篇去秋行云遂州城中漢節在遂
州城外巴人稀以此
知其為馬巴州而作

去秋行

去秋涪江木落時臂槍走馬誰家兒到今不知白骨處部曲有去皆無歸遂州城中漢節在遂州城外巴人稀戰場冤冤每夜哭空令野營猛士悲

觀打魚歌

綿州江水之東津魴魚鱗鱗色勝銀漁人漾舟沈大網截江一擁數百鱗衆魚常才盡却

棄赤鯉騰出如有神

賦得事外

潛龍無聲老蛟怒

迴風颯颯吹沙塵饗子左右揮霜刀鱸飛金

盤白雪高徐州秃尾不足憶漢陰槎頭遠遁

逃魴魚肥美知第一既飽驩娛亦蕭瑟君不

見朝來割素髻咫尺波濤永相失

脩可曰陸機疏魴魚

廣而薄肌肥甜而少肉細鱗之美者也洙曰陶隱居本草鯉最爲魚中之王形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越山湖所以琴高乘之秃尾

槎頭皆魚名洙曰漢中鱖魚肥美襄陽禁捕

遂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縮項鱖

又觀打魚

蒼江漁子清晨集設網提網萬魚急能者操
舟疾若風撐突波濤挺义入小魚脫漏不可
紀半死半生猶戢戢大魚傷損皆垂頭屈強
泥沙有時立東津觀魚已再來主人罷鱸還
傾盃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鱸鮓隨雲雷干
戈兵革鬪未已鳳凰麒麟安在哉吾徒胡為
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

兩篇皆主愛物此篇賦得又自在末

意不如蕭瑟沉著○定功曰莊子津人之操
舟若神潘安仁西征賦垂餌出入挺义往來
鄭曰屈改作倔渠勿切夢弼曰崔豹古今注
鯉之大者曰鱣鱣之大者曰鮪廣雅曰鮪仲
春從河西上得過龍門化為龍否則點額而
還張平子賦王鮪岫居盖鮪居山岫間而能
變化故有山根風雷之句也洙曰春秋繁露
曰恩及蟲魚則麒麟至孝經援神鶴曰德至
鳥獸則鳳凰翔希曰書暴殄天物
害虐烝民用此以喻取魚之虐也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八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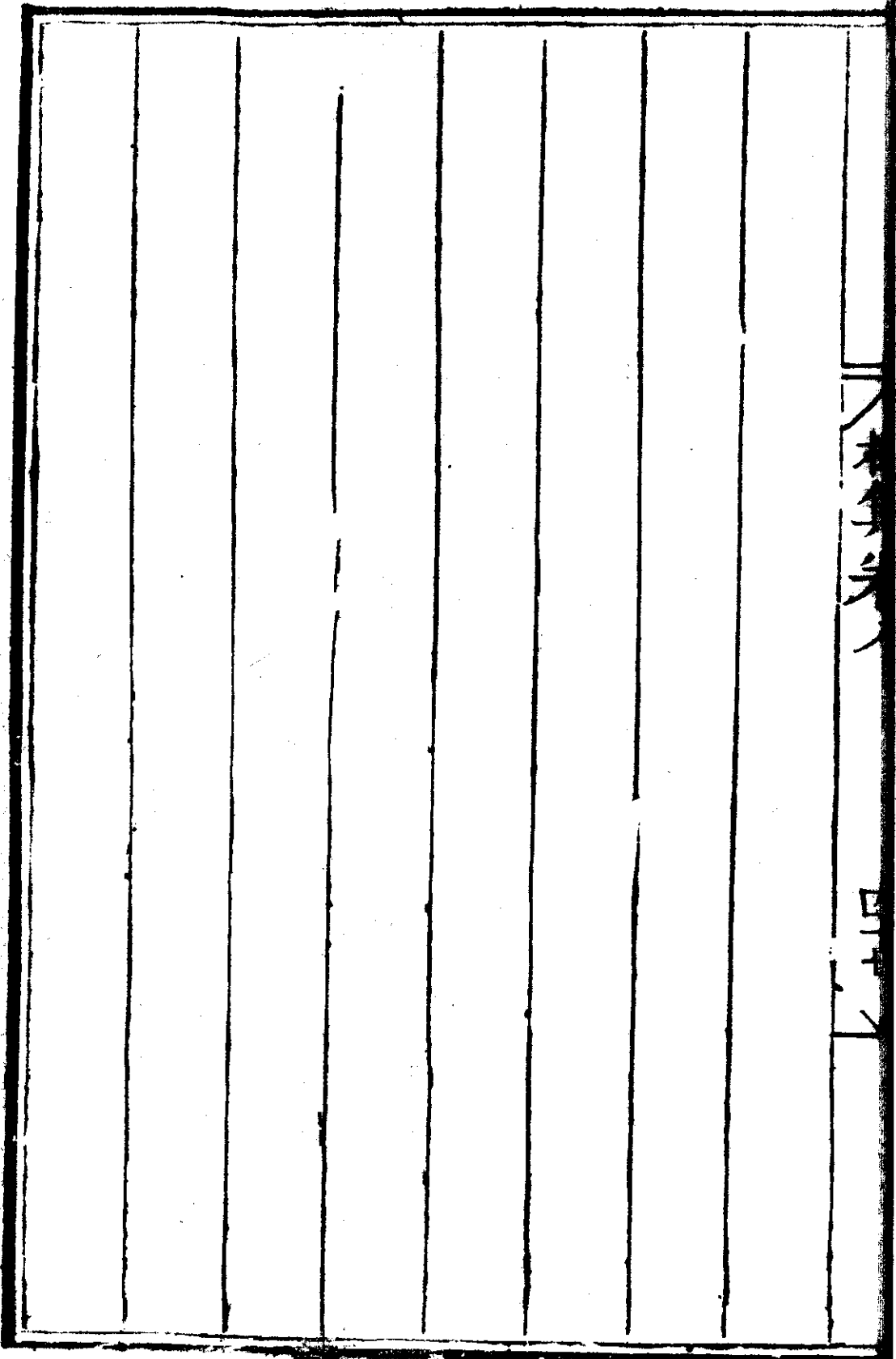
越王樓歌

洙曰越王太宗之子貞也中宗時為綿州刺史嘗創

樓於江濱鶴曰按新舊史越王貞未嘗刺綿州且顯慶亦非中宗年號乃高宗年號今詳詩末君王舊跡之句意是中宗或睿宗曾受此封及刺此

州蓋史失書也

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
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郭樓下長江百丈
清山頭落日半輪明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



集千家註

卷之九

集千家註

卷之九

周

千秋萬古情

海棕行

鄭曰棕字以意逆之當作子

公云花木以海為名者悉從海上來

鶴曰唐子西遊治平院詩云江邊勝

事略尋遍不見海棕高入雲注云即

左綿公館清江濱海棕一株高入雲龍鱗犀

甲相錯落蒼稜白皮十抱文自是衆木亂紛

紛海棕焉知身出羣感慨情移栽北辰不可

得時有西域胡僧識

結更落落○師曰綿州

居其左故曰左綿蜀都賦於東則左綿巴中

鶴曰北辰以喻京師帝居言欲移其種於京

師而不可得也漢武帝穿昆明池池底皆黑

灰問東方朔朔曰不知可問西域胡法蘭法

蘭蓋博物者也公以當時不識其為何物故及之

姜楚公畫角鷹歌

夢弼曰名畫記姜

在藩邸皎為尚衣奉御有先識之明

楚公畫鷹鷹戴角殺氣森森到幽朔觀者貪

愁掣臂飛畫師不是無心學此鷹寫真在左

綿却嗟真骨遂虛傳梁間燕雀休驚怕亦未

搏空上九天自負愈高

宗武生日鶴曰宗武小名驥子公之子也時公送嚴公至縣旋

有徐知道之亂因入梓州而家在成都也

小子何時見高秋此日生自從都邑語已伴

老夫名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熟精文選

理休覓綵衣輕凋瘵筵初秩欹斜坐不成流

霞分片片涓滴就徐傾

瑞溪集云文選者文章之祖也自兩漢而

下至魏晉宋齊文之精粹者萃而成編子美大率宗法文選據其英華旁羅曲探咀嚼為我語故又用以訓其子焉及唐文弊尚文選大過李衛公德裕云吾家不蓄文選此蓋有激而言也
夢符曰抱朴子項曼卿修道山中自言至天上遊紫府遇仙人以流霞一杯飲之輒不飢渴

光祿坂行

夢弼曰光祿坂在梓州銅山縣

山行落日下絕壁西望千山萬山赤樹枝有

鳥亂鳴時暝色無人獨歸客馬驚不憂深谷

墜草動只怕長弓射安得更似開元中道路

即今多擁隔

洙曰一云開元初玄宗勵精理道天下

大治安西諸國悉更爲郡縣行者不齋糧上

猶惕厲未已鮑曰按崔寧傳寶應初蜀亂山

悲秋

涼風動萬里羣盜尚縱橫家遠傳書日秋來

爲客情愁窺高鳥過老逐衆人行始欲投三

峽何由見兩京

鶴曰羣盜尚縱橫蓋指當時

客夜

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入簾殘月影高枕

遠江聲

凡言動盡靜靜中動意皆謬

計拙無

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

希曰葉挺嘗云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工在不肯字入簾一作捲簾

客亭

秋窻猶曙色木落更天風日出寒山外江流

宿霧中聖朝無棄物老病已成翁多少殘生

事飄零任轉蓬

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

公自注時王在梓州初至

斷酒不飲篇中有戲鶴曰漢中王名瑀讓皇之子汝陽王之弟按本傳肅宗詔收羣臣馬助王瑀與魏少遊持不可帝怒貶蓬州長史

西漢親王子成都老客星百年雙白鬢一別

五秋螢忍斷盃中物祇看座右銘不能隨阜

蓋自醉逐浮萍趙曰客星用嚴子陵事乃公

杯中物涿曰崔瑗有座右銘趙曰皂蓋指漢

中王也漢二千石朱轡阜蓋鶴曰按史云漢

不能隨阜蓋及奉漢中王手扎詩云剖符來

蜀道皆太守事疑史誤當是貶蓬州刺史也

策杖時能出王門異昔遊已知嗟不起未許

醉相留蜀酒濃無敵江魚美可求終思一酪

酹淨掃鴈池頭師曰嗟不起言漢中王以酒

孝王苑有鴈池趙曰天后時諸御大夫晦日

宴高文學林亭各賦詩高矯詩云駕言尋鳳

侶乘歡俯鴈池則前此素有鴈池

羣盜無歸路衰顏會遠方尚憐詩警策猶憶

酒顛狂魯衛彌尊重徐陳略喪亡魯衛對偶然貴介之思

盛賓客之感意度之美典
刑森然其自敘亦壯哉
復著枚叟但應念早升堂
取稱意而已〔芻云〕語云魯衛之
與兄璉俱領重鎮〔洙曰〕魏文帝與王粲書云
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何數年之間零落略盡
趙曰謝惠連雪賦梁王遊於兔園乃置旨酒
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此乃公以枚叟自喻
也

贈韋贊善別

〔鶴曰〕按唐志東宮官左贊善大夫五人掌傳令

諷過失贊禮儀又按韋贊善當是韋見素之後也

扶病送君發自憐猶不歸祇應盡客淚復作

掩荆扉江漢故人少音書從此稀往還二十載歲晚寸心違

九日登梓州城

伊昔黃花酒如今白髮翁追歡筋力異望遠
歲時同弟妹悲歌裏朝廷醉眼中兵戈與關
塞此日意無窮〔鶴曰〕兵戈與關塞此日意無窮蓋指史朝義之亂未已而

西域党項又入寇也

九日奉寄嚴大夫

〔夢弼曰〕公九日在梓州登臨時嚴武

還朝尚在蜀
棧道中也

九日應愁思經時冒險艱不眠持漢節何路
出巴山小驛香醪嫩重巖細菊斑遙知簇鞍
馬迴首白雲間

巴嶺荅杜二見憶

嚴武

臥向巴山落月時兩鄉千里夢相思可但
步兵偏愛酒也知光祿最能詩江頭赤葉
楓愁客籬外黃花菊對誰跋馬望君非一

度冷猿秋鴈不勝悲

洙曰晉阮籍聞步兵
厨管人善釀有貯酒

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宋謝莊
字希逸善屬文仕至光祿大夫

題玄武禪師屋壁

夢弼曰按梓
州有玄武縣

何年顧虎頭滿壁畫滄洲赤日石林氣青天
江海流錫飛常近鶴杯渡不驚鷗似得廬山

路真隨惠遠遊

修可曰顧愷之小字虎頭尤
善丹青圖寫特妙趙曰世說

載顧愷之嘗為虎頭將軍舊注以為僧相誤
矣復齋謾錄云子美詩何年顧虎頭滿壁畫
瀛洲瀛字乃滄字故王介甫云畫史雖非顧
虎頭還能滿壁畫滄洲子美又有山水障歌

云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輿遣畫滄洲趣乃滄
字無疑也田曰圖經載舒州潛山最奇絕而
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欲之同謀於梁
武帝帝以二人悉其靈通俾各以物識其地
得者居之道人云其以鶴止處為誌公云
某以卓錫處為記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
忽聞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遂卓於山麓道
人不擇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識之處
築室焉洙曰高僧傳杯渡者不知其姓名常
乘木杯渡河因名焉趙曰不驚鷗乃列子海
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從之遊借用此意沈
曰晉陶淵明與惠遠遊從在廬山結白蓮社
趙曰公言壁間所畫似是廬
山路可以尋訪惠遠之遊也

翫月呈漢中王

夜深露氣清江月滿江城浮客轉危坐歸舟
應獨行關山同一照烏鵲自多驚欲得淮王
術風吹暈已生夢弼曰以淮南王比漢中王

注云以蘆草灰隨牖下月光令園畫缺其一
面則月暈亦缺於上也鄭曰暈正問切日月
旁氣希曰照或作點嘗見善本
如此故東坡有一點明月之詞

相從行贈嚴二別駕

我行入東川十步一回首成都亂罷氣蕭索
浣花草堂亦何有梓州豪俊大者誰本州從

事知名久把臂開樽飲我酒酒酣擊劍蛟龍
吼烏帽拂塵青螺粟紫衣將炙緋衣走銅盤
燒蠟光吐日夜如何其初促膝黃昏始扣主
人門誰謂俄頃膠在漆萬事盡付形骸外百
年未見歡娛畢神傾意豁真佳士久客多憂
今愈疾高視乾坤又可愁一軀交態同悠悠
垂老遇君未恨晚似君須向古人求師曰梓
州屬東

川嚴二乃梓州人為梓州別駕夢弼曰時徐
知道反八月伏誅而劔南大亂也鶴曰于定

國條州大小為設吏負治中別駕諸郡從事
秩六百石又續通典云唐以堂吏朱儉為華
州別駕給事郎蕭傲駁曰別駕古為治中從
事與刺史別乘則別駕稱從事其來尚矣夢
弼曰青螺粟帽之紋也言舞劍時袖拂帽紋
之塵也紫衣緋衣指言當時執事者也趙曰
後漢雷義與陳重為友時人語曰膠漆自謂
堅不如雷與陳逢原曰翟公云一貧一富乃
知交態悠悠泛泛交也此謂視乾坤之內雖大
而相知者皆泛泛爾洙曰魏志劉備曰若元
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晉武帝問王戎
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
中求耳

嚴氏溪放歌

天下兵馬未盡銷豈免溝壑常漂漂劔南歲月不可度邊頭公卿仍獨驕費心姑息是一役肥肉大酒徒相要肥肉大酒徒相要其嗚憤憾不平語特未悉嗚呼古人已糞土獨覺志士甘漁樵况我飄轉無定所終日憾憾忍羈旅秋宿霜溪素月高喜得與子長夜語東遊西還力實倦從此將身更何許知子松根長茯苓遲暮有意來同煮趙曰邊頭公卿謂居邊之守臣也獨驕謂有跋扈之意也其費心姑息特一役耳何

補於事哉禮記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務以自強

述古三首

赤驥頓長纓非無萬里姿悲鳴淚至地為問馭者誰鳳凰從天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飢古來君臣合可以物理推賢人識定分進退固其宜夢弼曰列子周穆王

洛詩頓主倚舊巖李善注頓猶舍也戰國策夫驥之服鹽車而上太行漉汗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轅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紆衣以羃之驥於是俛而噴仰

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也韓詩外傳
黃帝即位鳳乃蔽日而至止帝東園集帝桐
樹食帝竹實

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置膏烈火上哀哀
自煎熬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所務穀為
本邪羸無乃勞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

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洙曰易日中為市夢
彌曰左傳錐刀之末

將盡爭之阮籍詠懷詩膏火自煎熬趙曰張
衡西京賦商賈百族禪馭夫婦鬻技雜苦蚩
眩邊鄙何必昏於作勞邪羸優而足恃注云
邪偽也欺偽之事自餘羸豐饒足恃也洙曰

左傳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人謂之
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人謂之八
元此十六族也堯不能舉而舜舉之天下如
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故也
商君傳衛之庶公子名鞅姓公孫相秦十年
封之商於十五邑號為商君商君天資刻薄
少恩變秦法令宗室貴戚多怨望者告商君
欲反遂滅商君之家唐子西語錄云舜舉十
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
法令如牛毛其於治道深矣

漢光得天下祚永固有開豈惟高祖聖功自
蕭曹來經綸中興業何代無長才吾慕寇鄧
勲濟時信良哉耿賈亦宗臣羽翼共徘徊休

運終四百圖畫在雲臺

師曰禮云國之將興

與使國祚永長實自高祖有開必先漢光武中興亦由寇恂鄧禹耿弇賈復輩相與經綸收復土宇及功成名遂光武不任以吏事俾之各遂朝請善得御功臣之術是以漢運終四百餘年而二十八將得繪像於南宮雲臺也肅宗中興是亦光武之比奈何諸將邀功養寇其與寇鄧耿賈輩遠矣是詩子美蓋傷肅宗無駕馭英豪之策也

秋盡

鶴曰是年秋公自梓州歸成都迎家冬再往梓州

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寄在少城隈籬邊老

却陶潛菊江上徒逢袁紹杯雪嶺獨看西日

落劔門猶阻北人來不辭萬里長為客懷抱

何時獨好開

鶴曰成都大城西有少城洙曰典略云劉松袁紹在河朔於三

伏之際酣飲避暑號為河朔飲

野望

金華山北涪水西仲冬風日始淒淒山連越

嶠蟠三蜀水散巴渝下五溪

自然壯麗

獨鶴不知

何事舞飢鳥似欲向人啼射洪春酒寒仍綠

目極傷神誰為攜趙曰金華山涪水皆屬梓
屬越嶠郡有越水嶠水三蜀初秦置蜀郡漢
高祖置廣漢郡武帝又分置捷為郡故後人
謂之三蜀鄭曰嶠悉委切巴渝二州名希曰
通典黔中謂之五溪注云酉辰巫武沅等溪
也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

堂遺迹

夢弼曰按本傳陳子昂字伯

華山尤善屬文唐興文章承徐庾餘
風子昂始變雅正初為感遇詩二十
入章王適見之曰是必為海內文宗
初舉進士武后時擢麟臺正字遷右

拾遺解官歸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
欲害之捕送獄中憂憤死大曆中東
川節度使李叔明為立旌德
碑於梓州而學堂至今猶存

涪右衆山內金華紫崔嵬上有蔚藍天垂光

抱瓊臺繫舟接絕壁杖策窮縈迴四顧俯層

巔淡然川谷開雪嶺日色死霜鴻有餘哀焚

香玉女跪霧裏仙人來陳公讀書堂石柱仄

青苔悲風為我起激洌傷雄材

希曰梓州在涪江之右故

曰涪右師曰蔚藍天乃洞天賦變臺中天而懸
觀故云涑曰孫綽遊天台賦變臺中天而懸

居趙曰蔚藍者茂蔚之藍今詩人言水曰接
藍然則天之青亦可言蔚藍近世韓子蒼出
汴州即事詩云恍然不悟身何處水色山光
盡蔚藍夢弼曰寰宇記射洪縣南有懸巖山
遠望皎如白雪焉下云王女仙人又皆指觀
中之景也宋曹植遠遊詩靈輦戴萬丈禪
嶽儼嵯峨仙人翔
其隅玉女戲其阿

陳拾遺故宅

鶴曰拾遺故宅當與書

詩中及同遊英俊人按拾遺嘗有序
送公之祖審言照吉州司戶云羣公
愛禰衡之俊留在京師則當
時審言亦與拾遺為交遊矣

拾遺平昔居大屋尚脩椽悠揚荒山口慘淡

故園煙位下曷足傷所貴者聖賢有才繼騷
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揚馬後名與日月懸同
遊英俊人多秉輔佐權彥昭超玉價郭振起
通泉到今素壁滑灑翰銀鈎連盛事會一時
此堂豈千年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編洙曰

司馬相如皆蜀人按本傳子昂輕財好施篤
朋友與陸餘慶王無競房融崔泰之盧藏用
趙元最厚鶴曰郭震字元振舉進士授通泉
尉通泉梓州屬邑趙彥昭字與然與元振嘗
同為太學生故宜同游壁有題字也趙彥昭
景龍中又與公大父審言同在修文館夢弼

曰趙彥昭以權幸進後為刑部侍郎封耿國
公趙曰子昂有感遇詩曰吾觀龍變化曰聖
人不利已曰金鼎合還丹等篇者是也洙曰
傳言子昂死有文集十卷盧藏用為之序盛
代行于

謁文公上方

野寺隱喬木山僧高下居石門日色異絳氣
橫扶踈窈窕入風磴長蘿紛卷舒庭前猛虎
臥遂得文公廬俯視萬家邑煙塵對階除吾
師雨花外不下十年餘長者自布金禪龕只

晏如大珠脫玷翳白月當空虛甫也南北人
蕪漫少耘鋤久遭詩酒污何事忝簪裾王侯
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迴向心地
初金篦刮眼膜價重百車渠無生有汲引茲

理儻吹噓

洙曰江文通詩絳氣下縈薄注云

石梯曰澄洙曰高僧傳僧惠永感虎來馴又

高僧傳講經而天雨花夢彌曰釋書舍衛國

給孤長者側布黃金買祇陀太子園建精舍

洙曰大珠白月言其性之圓明也故佛書有

謂性地荒而不修也夢弼曰第一義言其教
無上也梁武帝問達摩如何是聖諦第一義
又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華嚴經有十回
向東坡志林子美詩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
芝又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
義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外別有事在也
鶴曰予家有石刻東坡帖云子美此四句感
慨通達其於道必有得也庖丁以牛入輪扁
以輪入子美蓋以詩入也耶捫蝨詩話老杜
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如諸子之流也杜
詩有高妙語如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
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可謂深入理窟晉
宋以來詩人無此句也心地乃莊子所謂游
心於淡合氣於漠之義也洙曰涅槃經一具
盲人為治目故造治目良醫其時良醫即以
金篦刮其眼目法華經或有行施金銀珊瑚

真珠摩尼碑礫瑪瑙夢弼曰
華嚴經一切法本來無生

奉贈射洪李四丈

鶴曰射洪縣屬梓州縣東有射江

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人生意氣豁不在

相逢早南京亂初定所向色枯槁遊子無根

株茅齋付秋草東征下月峽挂席窮海島萬

里須十金妻孥未相保蒼茫風塵際蹭蹬騏

驎老志士懷感傷心曾已傾倒

脩可曰尚書大傳武王登

夏臺以臨殷民周公曰臣聞之愛其人者愛其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憎其儲胥趙曰南京

指成都府也亂初定指去年段子璋反崔光遠討平之洙曰木玄虛海賦維長綃挂帆席謝靈運詩泛舟采石華挂席拾海月晁曰漢書百金中人十家之產注云古者一两金直十千今言十金則知為百千矣

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

將老憂貧窶筋力豈能及人有此歎十字盡之又起語如此故別征途乃侵星得使諸病入鄙人寡道氣在困無獨立俶裝逐徒旅達曙陵險澁寒日出霧遲清江轉山急僕夫行不進駑馬若維繫

汀洲稍踈散風景開快悒空慰所尚懷終非

曩遊集衰顏偶一破勝事難屢挹茫然阮籍

途更灑楊朱泣洙曰鮑明遠詩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脩可曰張平子

思玄賦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充辰而俶裝注俶始也洙曰阮籍常不由徑路而行途窮則泣多岐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

魯曰地理志梓州通泉縣去縣十五里有佳山水諺號沈家坑

溪行衣自濕亭午氣始散冬温蚊蚋集人遠

鳥鳴亂登頓生曾陰歆傾出高岸驛樓衰柳
側縣郭輕煙畔一川何綺麗盡日窮壯觀山
色遠寂寞江光夕滋漫傷時愧孔父去國同
王祭我生苦飄零所歷有嗟嘆脩可曰孔子
傷時也趙曰王祭字仲宣漢獻帝時西京擾
亂乃之荊州依劉表有七哀詩云西京亂無
家豺虎方遘患復棄
中國去身遠適荆蠻

過郭代公故宅

夢弼曰郭震字元振
泉尉任俠使氣撥去小節嘗盜鑄及
掠賣部中口以餉遺賓客百姓歌謠

武后召欲詰既與語奇之索其文章
上寶劍篇后覽嘉歎遂得擢用景雲
二年進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誅太
平公主睿宗尙承天門諸宰相走伏
外省獨元振摠兵扈從事定宿中書
省一十四日以功封代國公鶴曰代
公魏州也宅在宣陽里今云故
宅當是指作尉通泉時所居也

豪雋初未遇其跡或脫落代公通泉尉放意
何自若及夫登袞冕直氣森噴薄磊落見異
人豈伊常情度定策神龍後宮中翕清廓俄
頃辨尊親指揮存顧託羣公見慙色王室無

削弱迫出名臣上丹青照臺閣我行得遺跡

池館皆䟽鑿壯公臨事斷顧步涕橫落高詠

寶劍篇神交付冥漠洙曰江淹賦脫略公卿

噴薄沸騰趙曰按先天二年郭元振以兵部

尚書復同中書門下竇懷貞等附太平公主

潛謀不順玄宗發羽林兵睿宗聞變登承天

門樓元振躬率兵侍衛奏上前奉詔誅懷貞

等又按神龍乃中宗即位改元元元去先天

二年凡八年今公詩云定策神龍後學者每

疑之嘗論之曰太平擅寵自中宗而末則禍

胎在神龍而下也俄頃辨尊親指揮存顧託

謂太平公主既誅則君臣之間玄宗得尊位

父子之間玄宗得親傳所以成睿宗付託之

意矣定功曰元振寶劍歌云君不見昆吾鐵

冶飛炎煙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鍊凡幾

年鑄作寶劍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

嗟咨歎奇絕琉璃玉匣吐蓮花錯鏤金環生

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相逢君子身精

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

遊俠子亦曾親近英雄人何言中路遭棄捐

零落飄淪古獄邊雖復埋沉無所用猶能夜

夜氣衝天脩可曰文選潘安仁作夏侯湛誅

曰心照神交唯我與子南史劉評字彥度阮

觀薛稷少保書畫壁

古博雅貞觀永徽間虞世南褚遂良以書顯家後莫能繼稷外祖魏徵當

國圖籍多藏虞褚舊跡稷銳精模倣
結體道麗遂以書名天下畫又絕品
睿宗在藩留意文學嘗喜之及踐作
稷於是時見擢用遷黃門侍郎參知
機務歷太子少保會竇懷貞以附太
平公主伏誅稷坐知謀賜死萬年獄
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惜哉功名忤但見
書畫傳我遊梓州東遺跡涪江邊畫藏青蓮
界書入金榜懸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騫鬱
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又揮西方變發地扶
屋椽慘澹壁飛動到今色未填此行疊壯觀

郭薛俱才賢不知千載後誰復來通泉

夢弼曰按

稷有秋日還京陝西十里作云驅車越陝郊
北顧臨大河此行見鄉邑秋風水增波西望
咸陽途日暮憂思多傳巖旣紆鬱首山亦差
戎操築無昔老采薇有遺歌客遊節向換人
生知幾何又按梓州通泉縣有慈覺寺其額
乃稷所書洙曰漢曹嘉工篆隸變懸針垂露
之法趙曰按稷書慧普寺碑三字字方徑三
尺許今在通泉縣慶壽寺聚古堂其字乃真
書而公有蛟龍之喻余嘗到慶壽觀之三字
之傍有鼻鼻纏捧此其蛟龍岌相纏也詩人
道實事為壯觀之句耳稷所畫西方變相則
元洙曰郭薛謂郭代公薛少保夢弼曰按郭
元振傳元振與薛稷趙彥昭同為太學生
豈郭與薛舊為同舍後嘗會於通泉耶

通泉縣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

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畫色久欲盡蒼然
猶出塵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長此志氣
遠豈惟粉墨新萬里不以力羣遊森會神威
遲白鳳態非是倉庚隣高堂未傾覆幸得慰
佳賓曝露牆壁外終嗟風雨頻赤霄有真骨
耻飲洿池津冥冥任所往脫略誰能馴夢弼
畫聞見誌今世所謂薛稷八鶴後人多效之
然子美詩云薛公十一鶴不知三鶴何在也

洙曰晉永嘉記青田有雙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

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

江水東流去清樽日復斜異方同宴賞何處
是京華亭景臨山水村煙對浦沙狂歌遇形
勝得醉即為家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

泉晚攜酒泛江

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邑中上

客有柱史多暇日陪驄馬遊東山高頂羅珍
 羞下顧城郭銷我憂清江白日落欲盡復攜
 美人登綵舟笛聲憤怒哀中流妙舞逶迤夜
 未休燈前徃徃大魚出聽曲低昂如有求三
 更風起寒浪湧取樂喧呼覺船重滿空星河
 光破碎四座賓客色不動請公臨深莫相違
 迴船罷酒上馬歸人生歡會豈有極無使霜
 露霑人衣洙曰後漢陳寔字仲弓為太丘長世說陳元方嘗候袁紹紹問曰卿

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
 父在太丘強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
 其所安久而益敬夢弼曰此以美姚之為通
 泉縣也洙曰老子為柱下史後漢桓典為侍
 御史常乘驄馬京師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
 驄馬御史夢弼曰此以美王侍御也洙曰荀
 子瓠巴鼓瑟游魚出聽脩可曰末句倣謝希
 逸月賦月既及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
 佳期可以還
 微霜霑人衣

建都十二韻

鮑曰寶應元年建五都

府為東都鳳翔府為西都江陵府為
南都太原府為北都鶴曰上元元年
初建五都二年
停是年復建也

蒼生未蘇息胡馬半乾坤議在雲臺上誰扶
黃屋尊建都分魏闕下詔闕荆門恐失東人
望其如西極存時危當雪耻計大豈輕論雖
倚三階正終愁萬國翻六句宛牽裾恨不死
漏網辱殊恩永負漢庭哭遙憐湘水魂窮冬
客江劔隨事有田園風斷青蒲節霜埋翠竹
根衣冠空穰穰關輔久昏昏願枉長安日光
暉照北原洙曰後漢議功於雲臺黃屋天子
車蓋也鶴曰下詔闕荆門指江陵

府為南都也洙曰東方朔傳願陳泰階六府
注云泰階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
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三階平正是
謂太平魏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戶實河南辛
毘諫帝不納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前漢刑
法志網漏吞舟之魚夢弼曰公為拾遺時上
疏言房琯不宜廢肅宗怒宰相張鎰救之故
有牽裾漏網之句洙曰賈誼上疏論政事曰
切惟事勢可為痛哭屈原見讒於楚沉湘水
而死穰穰衆多貌史記貨殖傳天下穰穰皆
為利往夢弼曰關中三輔謂左扶風右馮翊
與京兆也長安日蓋用晉明帝幼時元帝問
日與長安遠近北原
言太原河北之地也

遠遊

廣德元年梓州作

賤子何人記迷方著處家竹風連野色江沫
擁春沙種藥扶衰病吟詩解嘆嗟似聞胡騎
走失喜問京華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夢弼曰按唐史廣德元年正月

甲申史朝義自殺其將李懷仙以幽州降田承嗣以魏州降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
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寫喜意真切愈朴而近白
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

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公自注余田園在東川○自然是喜

意流動得人結復何等句然喜願之極誠有如此他語不足易也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

行路難如此登樓望欲迷身無却少壯

橫絕太息

跡有但羈栖江水流城郭春風入鼓鞞雙雙
新燕子依舊已銜泥

天畔登樓眼隨風入故園戰場今始定移柳
更能存厭蜀交遊冷

以子美交遊當時獨盛猶厭其冷豈非人情又

客未有不相視落落者乎其思吳勝事繁應

後又有厭就成都卜之句趙曰時史朝義已滅

須理舟楫長嘯下荆門戰場始定公念故園

舊所移柳更能存乎更疑辭也定功曰荆門

山其峯對起如門唐貞元間始立荆門縣屬

府江陵

花底

紫萼扶千藥黃鬚照萬花忽疑行暮雨何事

入朝霞恐是潘安縣堪留衛玠車深知好顏

色莫作委泥沙夢弼曰晉潘岳字安仁為河

陽令植桃李花入號曰河陽

滿縣花衛玠字叔寶風神秀異總

柳邊

只道梅花發那知柳亦新枝枝總到地葉葉

自開春紫燕時翻翼黃鸝不露身漢南應老

盡灞上遠愁人鶴曰漢南應老盡公自喻時

在梓州也夢弼曰灞上遠愁

人公懷

長安也

春日戲題惱郝使君兄

使君意氣凌青霄憶昨歡娛常見招細馬時

鳴金驀裏佳人屢出董嬌饒東流江水西飛

燕可惜春光不相見願携王趙兩紅顏豈獨黃四

娘哉此王趙第再騁肌膚如素練通泉百里

近梓州請公一來開我愁舞處重看花滿面

樽前還有錦纏頭洙曰嬌饒名姬也朱子侯

水西飛燕可惜春光不相見以興見招之後

不復見其姬也故下句有願携之詩焉句法

則用古樂府云東飛百勞西飛燕黃姑織

女時時見端本曰王趙亦通泉之妓也

鄴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

成都府鄭曰鄴縣屬梓州鄴上稽切

憑高送所親父坐惜芳辰遠水非無浪他山

自有春謂成都好吾別不足惜野花隨處發

官柳著行新天際傷愁別離筵何太頻

題鄴原郭三十二明府茅屋壁

江頭且繫船為爾獨相憐雲散灌壇雨春青

彭澤田頻驚適小國一擬問高天別後巴東

路逢人問幾賢夢弼曰博物志太公為灌壇

之曰吾是東海神女嫁於西海神童我行必
有大風疾雨今為灌壇令當道廢我行武王
覺召太公問之果有疾風大雨從太公邑外
過晉陶潛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稻

奉送崔都水翁下峽

無數涪江筏鳴橈總發時別離終不父宗族

忍相遺白狗黃牛峽朝雲暮雨祠所過憑問

訊到日自題詩鄭曰十道志開州有白狗峽

峽高崖上有石色黃如牛夢弼曰宋玉高唐賦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巫

山之女也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旦朝視之如言故為立廟號曰朝雲

陪李梓州王閬州蘇遂州李異州四

使君登惠義寺夢弼曰按地理志惠

義寺長平山在梓州北鄭縣

春日無人境虛空不住天鶯花隨世界樓閣

倚山巔遲暮身何得登臨意惘然誰能解金

印瀟洒共安禪語各典刑○覺範曰不住者

所以諷四使君也希曰法華經偈安禪各掌

涪江泛舟送韋班歸京得山字鶴曰涪江

州在梓

追餞同舟日傷春一水間飄零為客久衰老
羨君還花雜重重樹雲輕處處山天涯故人
少更益鬢毛斑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迥添愁含風翠
壁孤雲細背日丹楓萬木稠小院回廊春寂
寂浴鳥飛鷺晚悠悠諸天合在藤蘿外昏黑

應須到上頭

蘇曰常琮侍煬帝遊寶山帝曰
幾時到上方琮曰昏暗應須到
上頭左右失笑帝
曰淳古君子也

送竇九歸成都

文章亦不盡好竇子才縱橫非爾更苦節何
人符大名讀書雲閣觀問綃錦官城我有浣
花竹題詩須一行

送路六侍御入朝

童稚情親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更為後

會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別筵不分桃花紅勝
錦生憎柳絮白於綿劍南春色還無賴觸忤
愁人到酒邊孫季昭曰杜子美善以方言里
諺點化入詩句中詞人墨客口
不絕談其曰吾家老孫子質朴古人風客睡
何曾著秋天不肯明棗熟從人打葵荒欲自
鋤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不分
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負鹽出井此
溪女打鼓發船何
郡郎此類甚多

泛江送客

二月頻送客東津江欲平煙花山際重舟楫

浪前輕淚逐勸杯落愁連吹笛生離筵不隔
日那得易為情

上牛頭寺

夢弼曰寰宇記牛頭山在
梓州郪縣南四面孤絕俯
臨州郭上自長樂寺樓
閣煙花為上方之勝槩

青山意不盡袞袞上牛頭無復能拘礙真成
浪出遊花濃春寺靜境意竹細野池幽何處
鶯啼切移時獨未休

望牛頭寺

牛頭見鶴林梯逕繞幽深春色浮山外天河

宿殿陰傳燈無白日布地有黃金休作狂歌

老回看不住心邁曰鶴林即靈仙觀也趙曰

故云無白日此言長明燈也借傳燈字洙曰

給孤長者以黃金側布于祇園地夢弼曰金

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又

衆香偈轉不住心退無因果

上兜率寺

夢弼曰按圖經兜率寺在梓州郪縣南

兜率知名寺真如會法堂江山有巴蜀本謂

無巴蜀耳棟宇自齊梁與前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同而蕭然感愴特異

庾信哀雖久何顥好不忘

似謂好佛豈誤記

味周顥勸之食菜應白牛連遠近且欲上慈

作周顥緣出處姓誤

航石林葉夢得詩話云詩人以一字為工世

可以形迹捕詰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

則其遠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

字之間吞吐山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有見

於言外也趙曰庾信作哀江南賦以金陵瓦

解而身竄荒谷也夢弼曰何顥疑是周顥蓋

望堯率寺

樹密當山徑江深隔寺門霏霏雲氣重閃閃

浪花翻不復知天大

謂樹密故耳昨見王安石中引此又別有謂斷章

何所不可亦詩之妙

空餘見佛尊

見宜音現見在佛

時應清盥

罷隨喜給孤園

洙曰釋書有給孤園又有給孤長者

泛江送魏十八倉曹還京因寄岑中

允參范郎中季明

鶴曰是年岑參自號州長史入為太

子中允

遲日深江水輕舟送別筵帝鄉愁緒外春色

淚痕邊見酒須相憶將詩莫浪傳若逢岑與

范為報各衰年

鶴曰帝鄉愁緒外春色淚痕也邊謂玄宗肅宗是年三月葬

登牛頭山亭子

路出雙林外亭窺萬井中江城孤照日山谷

遠含風兵革身將老關河信不通猶殘數行

淚忍對百花叢

送何侍御歸朝公自注李梓州

舟楫諸侯餞車輿使者歸山花相映發水鳥

自孤飛春日垂霜鬢天隅把繡衣故人從此

去寥落寸心違洙曰前漢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綉衣持斧督課郡國

數陪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戲

為豔曲二首

上客迴空騎佳人滿近舩江清歌扇底野曠

舞衣前玉袖凌風並金壺隱浪偏競將明媚

色偷眼豔陽天

容齋三筆云唐李義山有詩云縷月為歌扇裁雲作舞衣

同時人張懷慶竊為已作各增兩字云生情縷月為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致有生吞活

剥之請予又見劉希夷代閨人春日一聯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絕相似老杜亦云

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儲光羲云竹吹留歌扇蓮香入舞衣然則唐詩人好以歌扇舞

衣為對也夢弼曰梁簡文詠內人詩風吹玉袖香鮑照詩朔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茲辰

自為美當避豔陽年

白日移歌袖青霄近笛牀翠眉縈度曲雲鬢

儼分行立馬千山暮迴舟一水香携妓不必稱此留語

後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鮑曰古詩云度

前漢元帝紀自度曲應劭曰自隱度作新曲

贊曰謂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脩可曰古

樂府羅敷作陌上桑之歌又秦氏有美女自

名為羅敷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

致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

夫時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公用此以諷之

寂此別惜相從

惠義寺送王少尹赴成都分得峯字

冉冉谷中寺娟娟林表峯欄干上處遠結構

坐來重騎馬行春徑衣冠起暮鍾雲門春寂

送韋郎司直歸成都

竄身來蜀地同病得韋郎天下兵戈滿江邊

歲月長別筵花欲暮春日鬢俱蒼為問南溪

竹抽梢合過墻公自注余草堂在成都西郭

故言同病夢弼曰吳越春秋子胥曰子不聞

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趙曰南溪即

浣花溪之南也

絕句

江邊踏青罷迴首見旌旗風起春城暮高樓

鼓角悲

趙曰三月二日出郊踏青或云乃成都事也

短歌行送邛州錄事

一作送歸合州

因寄蘇使君

前者途中一相見人事經年記君面後生相

勸何寂寥君有長才不貧賤君今起拖春江

流余亦沙邊具小舟幸為達書賢府主江花

未盡會江樓

呂氏童蒙訓曰前人文章各自一種句法如老杜君今起拖春

江流予亦沙邊具小舟同心不減骨肉親每語見許文章伯如此之類老杜句法也東坡

秋水今幾竿之類自是東坡句法魯直夏扇自在搖行樂亦云聊此魯直句法也

送辛負外二首

朱櫻此日垂朱實

永徽圖經櫻桃洛中者勝深紅色曰朱櫻明黃色曰

蠟郭外誰家負郭田萬里相逢貪握手高才

仰望足離筵

雙峯寂寂對春臺萬竹青青照客杯

照一送細

草留連侵坐軟殘花悵望近人開同舟昨日

何由得並馬今朝未擬迴直到綿州始分首

江邊樹裏共誰來

江漲呈竇使君

綿州巴西郡

宿雨南江漲波濤亂遠峯孤亭凌噴薄

噴薄言江

水之漲也

萬井逼春容霄漢愁高鳥

鳥愁言不泥得其食也

沙困老龍天邊同客舍携我豁心胷

楊子龍蟠于泥

又呈竇使君二首

新添

轉驚波作惡即恐岸隨流賴有杯中物還同海上鷗關心小刻縣傍眼見揚州為接情人

飲朝來減片愁

夢弼曰晉謝安與孫綽泛海風轉急即迴列子黃帝篇海

上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其父曰汝取來吾觀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刻溪在會稽之南禹貢淮海惟揚州

向晚波猶綠連空岸脚青日兼春有暮愁與

醉無醒漂泊猶柁酒踟躕此驛亭相看萬里

別同是一浮萍

行次鹽亭縣題四韻奉簡嚴遂州蓬

州兩使君咨議諸昆玉

馬首見鹽亭高山擁縣青雲溪花淡淡一作淡

漢春郭水泠泠全蜀多名士嚴家聚德星長

歌意無極好為老夫聽夢弼曰地理志鹽亭

美嚴氏也以引下句蜀都賦近則江漢炳靈

世載其英鬱若相如矚若君平王褒擘擘而

秀發揚雄含章而挺一德星復以比嚴氏也

異苑陳寔字仲弓與諸子姪季和父子討論

于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人聚

或云嚴氏見唐書嚴震字遐聞梓州鹽亭人

本養家子以財役閭里至德乾元中數以貲

助邊得為州長史嚴武知其才署押衙未知

是否為州長史嚴武知其才署押衙未知

于偽切

倚杖鹽亭縣作

看花雖郭內倚杖即溪邊山縣早休市江橋

春聚船狎鷗輕白浪歸鴈喜青天物色兼生

意淒涼憶去年夢弼曰浪一作日謂可知狎之

景之可重也列子黃帝篇海上之人有好

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鴈一作鳥

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池房

相肅宗後謫官為漢州刺史西池乃瑄所鑿

舊相思追後春池賞不稀闕庭分未到舟楫

有光輝豉化尊絲熟刀鳴鱠縷飛使君雙阜

蓋灘淺正相依舊相言房瑄也指言於恩追

追道其實也又言闕庭未到之間且於此湖

遊而當承恩命時則舟楫為有光輝也豉是

義切尊音純凡煮尊須用鹽豉以物性相宜

也世說王武子前有羊酪問陸機吳中何以

敵此機曰千里湖名也

下鹽豉千里湖名也

得房公池鵝

房相西池鵝一群眠沙泛浦白於雲鳳凰池

上應回首為報籠隨王右軍夢弼曰公以自

書令為尚書人賀之曰奪我鳳凰池也王羲之為右將軍性愛鵝山陰有道士好養鵝羲之為寫道德經籠鵝而歸甚以為樂

荅揚梓州

閱到楊公池水頭坐逢楊子鎮東州東州梓州路也

却向青溪不相見回船應載阿戎游夢弼曰

之先人昔嘗守梓州鑿池一百頃引水為農田之利在青溪之西號楊公池今乃子又守

此州故有載阿戎之句晉阮籍謂王渾曰與卿語不若與阿戎談阿戎謂渾之子王戎

柑園

春日清江岸千柑二頃園青雲羞葉密白雪
避花繁結子隨邊使開筒近至尊後於桃李
熟終得獻金門洙曰蜀柑也入貢

寄題江外草堂

公自注梓州作寄成都故居

我生性放誕雅欲逃自然嗜酒愛風竹卜居
此林泉遭亂到蜀江卧痾遣所便誅茅初一
畝廣地方連延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敢
謀土木麗自覺面勢堅臺亭隨高下敞豁當

清川雖有會心侶數能同釣船于戈未偃息
安得酣歌眠蛟龍無定窟黃鵠摩蒼天古來
賢達士寧受外物牽顧惟魯鈍姿豈識悔吝
先偶携老妻去慘澹凌風煙事迹無固必幽

貞愧雙全

幽貞愧雙全流離困走中常有失身之懼非經歷變態不知此言之

悲也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堪長永

為鄰里憐

本作難欲逃自然先生定作雅欲洙曰屈原卜居將誅鋤草茅以力

耕乎記儒有一畝之宮趙曰公以乾元二年十二月至成都明年為上元元年乃公建草

堂之始又二年為寶應元年乃公成草堂之日也唐高祖勅云使至知玄堂已成不知諸作早晚得斷手凡營造了當言斷手者矣常之詩話老杜當干戈騷屑之時間關秦隴於是入蜀始有草堂之居觀其經營往來之勞備載於詩乞樹本於何少府乞果栽於徐少卿以至詰王錄事許修草堂費不到蓋其流離貧窶之餘不能以自給皆因人而成也然未及黔突避成都之亂入梓居閬其心則未嘗一日不在草堂遣弟檢校草堂云鵝鴨宜長數柴荆莫浪開寄題草堂云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送韋郎歸成都云為問南溪竹抽梢合過墻每致意如此成都亂定再依嚴武為節度參謀復歸草堂云不忍竟捨此復來理榛蕪入門四松在步堞萬竹踈則其喜可知矣未幾嚴武卒復捨之而去以史及

公詩汝之草堂斷手於寶應之初而永泰元年四月嚴武卒是年秋公已在雲安此草堂終始得四載而其間居梓閬三年公詩所謂三年奔走空皮骨是也則安居草堂僅閱歲而已其起居寢興之適不足以償其經營往來之勞可謂一世之羈人也然自唐至今已數百載而草堂之名與其山川草木托公詩以為不朽之傳蓋公之不幸而其山川草木之幸也趙曰秦本紀幽而不正非君子之幽也易幽人之貞吉

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得風字

鶴曰章留

後章彝也時為梓州刺史是年春是李梓州夏是章彝繼之也明年嚴武再鎮成都因小忿召章彝殺之又按唐節度有留後長慶間留後始改為

知院

絕域長夏晚茲樓清宴同朝廷燒棧北鼓角
漏天東屢食將軍第仍騎御史驄本無丹竈
術那免白頭翁寇盜狂歌外形骸痛飲中野
雲底渡水簷雨細隨風出號江城黑題詩蠟
炬紅此身醒復醉不擬哭途窮趙曰公因宴
南樓而望長
安也燒棧字出漢書張良說高祖燒絕棧道
洙曰雅州在蜀之西地多雨名漏天鶴曰是
年吐蕃陷隴右諸州詔焚大散關時公在蜀
之梓州梓為東川雅州之漏天屬西川公猶

言朝廷在燒棧之北鼓角在漏天之東耳朱
文公語錄杜詩最多誤字蔡典宗王異固好
而未盡其嘗欲廣之作杜詩考異未暇也如
風吹蒼江樹雨洒石壁來樹字無意思當作
去字無疑去字對來字又如蜀有漏天以其
西北陰盛常雨如天之漏也故杜詩云鼓角
漏天東後人不曉其義遂改漏字為滿似此
類極多夢符曰漢霍去病為驃騎大將軍上
為治第洙曰後漢桓典為侍御史常乘驄馬
唐曰屢食將軍第仍騎御史驄公自叙得章
留後禮遇之隆也趙曰出號謂
夜傳號令此節度府之事也

臺上得涼字

改席臺為迥留門月復光雲霄遺暑濕山谷

進風涼老去一盃足誰憐屢舞長何須把官

燭似惱鬢毛蒼趙曰臺高遺暑濕言臺之高

氣洙曰詩屢舞傿傿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得開字

大家東征逐子回風生洲渚錦帆開青青竹

筓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宦遊迎養離別

不堪無限意艱危深仗濟時才黔陽信使應

稀少莫怪頻頻勸酒杯趙曰大家指言王判官母以班氏比之也

洙曰後漢曹世叔妻班彪之女名昭字惠姬

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焉號曰大

家子穀為陳留長垣縣長大家隨至官作東

征賦以叙行李顏師古注家音姑修可曰楚

國先賢傳孟宗字恭武至孝母好食笋冬月

無之宗入林中哀號笋為之生後漢列女傳

姜詩及妻龐氏至孝母好飲江水嗜魚鱸又

不能獨食夫婦嘗力作鱸呼鄰母共之舍側

忽有泉湧味如江水每日輒出雙鯽常以

供二母之膳鄭曰寰宇記黔州為黔陽郡

陪章留後惠義寺餞嘉州崔都督赴

州

中軍待上客令肅事有恒前驅入寶地祖帳

飄金繩南陌既留歡茲山亦深登清聞樹杪
磬遠謁雲端僧迴策匪新岸所攀仍舊藤耳
激洞門飈目存寒谷冰出塵悶軌躅畢景遺
炎蒸永願坐長夏將衰樓大乘羈旅惜宴會
艱難懷友朋勞生共幾何離恨兼相仍趙曰中軍
指章留後上客指崔都督也夢弼曰恒胡登
切常也久也趙曰漢踈廣傳設祖道供張洙
曰法華經國名離垢琉璃為地有八交道黃
金為繩鮑明遠詩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
師曰釋氏有大乘有小乘如來謂
之大乘教羅漢果謂之小乘教

隨章留後新亭會送諸君

新亭有高會行子得良時日動映江幕風鳴
排檻旗絕葦終不改勸酒欲無詞已墮峴山

淚因題零雨詩

夢弼曰晉羊祜卒襄陽百姓於峴山祐平生游憩之所建

碑立廟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詩東山零雨其濛

章梓州橘亭餞成都竇少尹

秋日野亭千橘香玉杯錦席高雲涼主人送
客何所作公自注行酒賦詩殊未央衰老應

為難離別賢聲此去有輝光預傳籍籍新京

兆青史無勞數趙張希曰成都前號南京故

張敞為京兆尹吏民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章梓州水亭

公自注時漢中王兼道士席謙在會同用荷字

韻夢弼曰枝唐奕家小堂圖有肅明觀道士席謙奕棋第一品又按公集

有存沒口號云席謙不見近彈棋是也

城晚通雲霧亭深到芟荷吏人橋外少秋水

席邊多近屬淮王至高門薊子過荆門愛山

簡吾醉亦長歌

如此用事自是點綴得人事好○洙曰淮南王劉安以此

漢中王也趙曰後漢薊子訓有神異之道到京師公卿以下皆候之此以席道士也晉

山簡鎮襄陽每出嬉遊多之習氏園池置酒輒醉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

日夕倒載歸醉間無所知此以山簡比章梓州也

戲作寄上漢中王二首

公自注王新誕明珠

雲裏不聞雙鴈過掌中貪見一珠新秋風嫋

嫋吹江漢只在他鄉何處人

夢弼曰鴈喻兄弟也漢中王兄

乃汝陽王璡時已卒故公有是句洙曰漢孔融見韋元將仲將與其父書曰不意雙珠生

於老蚌趙曰佛書
示如掌中之珠

謝安舟楫風還起梁苑池臺雪欲飛杳杳東

山携漢妓泠泠脩竹待王歸洙曰謝安嘗與

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為

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耶

舟人承言即回衆咸服其雅量謝惠連雪賦

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遊

於兔園俄而微霰零密雪下趙曰謝安居東

山每遊賞必以妓女從脩可曰脩竹梁孝王

園名也續漢書梁王兔園多植竹即所謂脩

竹園地志云孝王東苑方三百里苑中有鴈

池脩園

櫻拂子

櫻拂且薄陋豈知身效能不堪代白羽有足

除蒼蠅熒熒金錯刀擢擢朱絲繩非獨顏色

好亦用顧盼稱吾老抱疾病家貧臥炎蒸咂

膚倦撲滅賴爾甘服膺物微世競棄義在誰

肯徵三歲清秋至未敢闕絨滕夢弼曰白羽

嘗進白羽扇賦以見志云肅肅鳥羽穆如清

風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時李林甫

代其為相也尹曰李善注文選金錯刀引續
漢書云佩刀諸侯王黃金錯環謝承後漢書

云詔賜應奉金錯把刀又漢食貨志新室鑄錢更造錯刀以黃金錯其文一刀直五千此焚焚徒鑿乃乃佩刀之屬也如對雪詩云金錯囊徒鑿乃是錢刀而以金錯之也虎牙行金錯旌竿滿雪霜謂以黃金錯而錯纒旌竿也大抵古人之於器物以黃金錯之皆謂之金錯不可以名同而不究其實馬夢弼曰朱絲繩乃中琴瑟之用也鮑照詩直如朱絲繩作蒼切字當作嗜齧也莊子蛟虹嗜膚則通夕不寐矣

送元二適江左公自注元結也

亂後今相見秋深復遠行風塵為客日江海送君情晉室丹陽尹公孫白帝城事語自別

室語其忠公孫白經過自愛惜取次莫論兵帝城則僭為也戒其經過論兵豈非藩鎮節度有難言者乎能如此讀方有少進此等結語熟味最是深厚夢弼曰東晉江左以丹陽為重溫嶠嘗為丹陽尹漢公孫述僭偽以魚復縣為白帝城

送陵州路使君之任

王室比多難高官皆武臣幽燕通使者岳牧用詞人國待賢良急君當拔擢新佩刀成氣象行蓋出風塵戰伐乾坤破瘡痍府庫貧衆

寮宜潔白萬役但平均霄漢瞻佳士泥塗任

此身秋天正搖落回首大江濱洙曰幽燕通

之亂已平晉書呂虔為刺史有佩刀相者以為必三公可服此刀虔乃以贈別駕王祥曰

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程曰行蓋言太守阜蓋也

投簡梓州幕府兼簡韋十郎官

幕下郎官安穩無從來不奉一行書因知貧

病人須棄能使韋郎跡也踈別一小說載云

事更似有味○希曰韋以郎官而入梓州幕蓋唐時多以朝士入州幕如韋應物寄洪州

幕府盧侍御是也趙曰佛書問世尊安穩否

客舊館

陳跡隨人事初秋別此亭重來梨葉赤依舊

竹林青風慢何時卷寒砧昨夜聲無由出江

漢愁緒日冥冥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九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

九日

廣德元年秋閬州冬梓州作鶴曰是年秋公自梓暫往閬州冬

復至梓州

去年登高鄴縣北今日重在涪江濱苦遭白髮不相放羞見黃花無數新世亂鬱鬱久為客路難悠悠常傍人酒闌却憶十年事腸斷

驪山清路塵

鶴曰鄴縣屬梓州涪江水東南合梓州之射江孫曰驪山指舊

日明皇遊幸也

薄暮

江水最深地山雲薄暮時寒花隱亂草宿鳥

擇深枝寒花隱亂草似鄭谷亂後牡丹云懶是蓬蒿力遮藏見太平意也兩語甚

傷舊國見何日高秋心苦悲人生不再好鬢

髮白成絲

薄遊

浙浙風生砌團團月隱牆遙空秋鴈滅半領

暮雲長病葉多先墜寒花只暫香巴城添淚

眼今夕復秋光

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浮舟出郡郭別酒

寄江濤良會不復久此生何大勞窮愁但有

骨羣盜尚如毛吾舅惜分手使君寒贈袍沙

頭暮黃鶴失侶亦哀號後山詩話杜牧云南

高最爲警絕而子美纔用一句云千崖秋氣

高語益工鶴曰時吐蕃虎項與僕固懷恩之

亂方殷故有羣盜尚如毛之句

閬州奉送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

城鶴曰青城縣屬蜀州

聞道王喬鳥名因太史傳如何碧雞使把詔

紫微天秦嶺愁回馬涪江醉泛船青城漫污

雜吾舅意淒然洙曰漢王喬為葉令每朔望自縣詣臺朝明帝怪其來數

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有雙鳧飛來於是舉羅張之得一隻焉馬定功曰漢書方士言

益州有金馬碧雞可祭祀致也宣帝使王褒往祀焉鄭曰秦嶺在秦州

閬州東樓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縣

得昏字

曾城有高樓制古丹雘存迢迢百餘尺豁達

開四門雖有車馬客而無人世喧遊目俯大

江列筵慰別魂是時秋冬交節往顏色昏天

寒鳥獸伏霜露在草根今我送舅氏萬感集

清罇豈伊山川間回首盜賊繁高賢意不暇

王命久崩奔臨風欲慟哭聲出已復吞

南池夢弼曰十道志閬州有南池

嶢嶢巴閬間所向盡山谷安知有蒼池萬頃
浸坤軸呀然閬城南枕帶巴江腹芟荷入異
縣秔稻共比屋皇天不無意美利戒止足高
田失西成此物頗豐熟清源多衆魚遠岸富
喬木獨歎楓香林春時好顏色南有漢王祠
終朝走巫祝歌舞散靈衣荒哉舊風俗高堂
亦明王魂魄猶正直不應空陂上縹緲親酒
食淫祀自古昔非惟一川瀆干戈浩茫茫地

僻傷極目平生江海興遭亂身局促駐馬問

漁舟躊躇慰羈束

夢弼曰昔項羽封高祖於漢中漢中與閬皆屬利州

路故此地之南有漢王祠在焉四時巫祝奔走以祭之乃其俗也靈衣謂神衣是曰呀虛

加切張口貌

放船

送客蒼溪縣山寒雨不開直愁騎馬滑故作

泛舟迴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江流大自

在坐穩興悠哉

鮑曰唐志蒼溪縣屬閬州屬常之曰五言律詩於對聯中

十字作一意詩家謂之十字格如老杜放船
詩云直愁騎馬滑故作泛州迴對雨詩云不
愁巴道路恐失漢旌旗江月詩云天邊長作
客老去一霜巾是也鮑曰青惜峯巒過黃知
橘柚來舟行湍移景物如畫雖速而不言速
也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錢起云山來指樵
火峯去惜花林不若子美
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

興嚴二歸奉禮別鶴曰按唐志太常寺奉禮郎二人掌

君臣版位以奉朝會祭祀之禮

別君誰暖眼反冷眼為將老病纏身出涕同

斜日臨風看去塵商歌還入夜巴俗自為鄰

六句字 尚愧微軀在遙聞盛禮新山東羣盜

散闕下受降頻諸將歸應盡題書報旅人鶴曰

山東羣盜謂來與自襄陽朝京師分諸將戍福昌南陽填誅戍者潰是時李懷仙以幽州降田承嗣以魏州降及薛嵩張忠志等以諸州降故云受降頻其降在去年冬是年春也

贈裴南部聞袁判官自來欲有按問

鶴曰南部縣屬閩州

塵滿萊蕪甌堂橫單父琴人皆知飲水公輩

不偷金梁獄書應作公自注秦臺鏡欲臨獨

醒時所嫉羣小謗能深即出黃沙在應須白

髮侵使君傳舊德已見直繩心夢彌曰後漢范丹字史雲

嘗為萊蕪長窮居自若問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呂氏春秋宓子

賤為單父宰彈琴身不下堂而治漢鄒陽之梁從孝王遊羊勝等讒毀之下陽吏陽從獄

中上書書奏孝王出之卒為上客史記秦始皇有方鏡照見人心膽

對雨

莽莽天涯雨江邊獨立時不愁巴道路恐失

漢旌旗雨失舊作濕失字好謂雪嶺防秋急繩

橋戰勝遲西戎甥舅禮未敢背恩私洙曰雪嶺西山

也西山有松州正控吐蕃鶴曰高適傳適上疏言西山三城列戍民罷于役是也唐志注

唐興有羊灌田朋竿繩橋三城今指繩橋蓋三城之一非謂岷江以竹繩為橋也趙曰吐

蕃本西羌屬太宗中宗時以公主妻之

警急公自注時高適領西川節度使

除西川節度其在上元二年代崔光遠正是攝也夢彌曰按史是年吐蕃

寇隴右適出兵南鄙以牽制之既無功遂亡松維保三州及雲山城公是

詩作於松維未陷之前漢書邊防備警急

才名舊楚將妙略擁兵機玉壘雖傳檄松州
會解圍和親知計拙公主漫無歸青海今誰
得西戎實飽飛飽飛語強○夢弼曰高適嘗為揚
度故言舊楚將也玉壘山名在蜀州青城縣
趙曰言青海為吐蕃所有其勢如鷹之飽而
飛颺不就繫繼也

王命

漢北豺狼滿巴西道路難血埋諸將甲骨斷
使臣鞍鐵堂峽詩云我馬骨正折牢落新燒棧蒼茫舊築

壇深懷喻蜀意慟哭望王官

趙山按史肅宗時吐蕃數來請

和雖知其許姑務紓患是年使李之芳崔倫
往聘吐蕃留不遣十月破邠州入奉天代宗
幸陝十二月陷松羅保三州鶴曰是年吐蕃
入寇詔焚大散關及逼京畿旋命郭子儀禦
敵子儀久閑廢纔得二十騎而行趙曰司馬
相如有喻巴蜀檄公止取喻蜀字以言蜀父
老望王官之至也

征夫

鶴曰警急王命征夫三首皆為

征夫防守卒陷松維等州故首篇有
才名妙畧之稱而其下皆敗北之事
所以諷之也

十室幾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唯見哭城市
不聞歌漂梗無安地銜枚有荷戈官軍未通
蜀吾道竟如何

漁陽鶴曰按史是年十月吐蕃寇奉天京師戒嚴以雍王适為關內

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趙曰漁陽指雍王所統之兵也

漁陽突騎猶精銳赫赫雍王都節制猛將飄
然恐後時本朝不入非高計祿山北築雄武
城舊防敗走歸其營繫書請問燕耆舊今日

何須十萬兵

鮑曰光武曰吾聞漁陽上谷突騎天下精兵趙曰按編年通載

十月薛嵩等以五州降公聞雍王出師之勝而尚聞河北猶有負固者故言諸將飄然而來已為後時而乃不入本朝豈高計乎洙曰按史祿山反時築壘范陽比號雄武以峙兵聚糧趙曰此舉往事以懲警之也言祿山初為走計而竟不保耳繫書用魯仲連為書約之矢以射聊城也

西山三首

洙曰按史明皇還蜀後復分東西兩川為兩節度西

山列防秋三戎民罷于役高適嘗上疏論之不聽又按西山有松州正當吐蕃要衝也

夷界荒山頂蕃州積雪邊築城依白帝轉粟

上青天蜀將分旗鼓羗兵助鎧鋌西南背和

好殺氣日相纏希曰築城依白帝言西山築

粟之難如上青天非指公孫迷特借用其字

耳高適上疏所謂平戍以西數城邈在窮山

之巔蹊隧險絕運糧於束馬之路坐甲於無

人之鄉也趙曰時吐蕃圍松州勢迫近蜀故

云蜀將分旂辛苦三城戍長防萬里秋煙塵侵火井雨雪

閉松州風動將軍幕天寒使者裘漫山賊營

壘迴首得無憂

鶴曰蜀有火井在邛州故邛有火井縣

子弟猶深入關城未解圍蠶崖鐵馬瘦灌口

米船稀辨士安邊策元戎決勝威今朝烏鵲

喜欲報凱歌歸

洙曰蚕崖灌口並西山隘口地名趙曰言戰馬不是充戰

而瘦米船以運多不繼而稀也

遣憂

鶴曰是年十月吐蕃陷京師代宗出幸陝州蓋由宦官程元振

輩在朝專權遂致召亂太常博士柳

仇上疏其詞切直豈虛言哉公至是亦有受諫無今日之

句可謂憂國之言也

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真受諫無今日臨危
憶古人如此苦語無限哀怨。忠臣更紛紛

乘白馬壞壞著黃巾隋氏留宮室焚燒何太

頻夢弼曰南史侯景傳先是童謠云青絲白

馬壽陽來至渦陽之敗景乘白馬青絲為

善以應讖後漢靈帝時鉅鹿人張角自稱黃

巴山

巴山遇中使云自峽城來盜賊還奔突乘輿

恐未迴天寒邵伯樹地闊望仙臺狼狽風塵

裏羣臣安在哉夢弼曰三輔黃圖望仙臺漢

早花

西京安穩未不見一人來是起臘月巴江曲

山花已自開盈盈當雪杏豔豔待香梅直苦

風塵暗誰憂客鬢催

城上

草滿巴西綠空城白日長風吹花片片春動

水茫茫漸近自然八駿隨天子羣臣從武皇遙聞

出巡狩早晚遍遐荒洙曰周穆王巡行天下

幸汾陰至洛陽侵尋於泰山其所巡幸周萬

八千里趙曰京師陷代宗如陝州此姑以巡

狩而言也

送李卿鶴曰按宗室世系擘大鄭王

王子思歸日長安已亂兵霑衣問行在走馬

向承明暮景巴蜀僻春風江漢清晉山雖自

棄晉山魏闕尚含情趙曰承明漢殿名夢弼

字隱續山是日晉山又地理志闕州有晉安縣本

晉城時公與李擘俱在闕故也莊子身在江

湖之上心遊魏闕之下魏闕者謂雉

門之外兩觀闕高巍巍然故云魏闕

發闕中鶴曰是年冬公

前有毒蛇後猛虎溪行盡日無村塢江風蕭

蕭雲拂地山木慘慘天欲雨女病妻憂歸意

速秋花錦石誰能數別家三月一得書避地

何時免愁苦

歲暮

歲暮遠為客邊隅還用兵煙塵犯雪嶺鼓角

動江城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濟時敢愛

死寂寞壯心驚

洙曰漢終軍請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致之闕下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久客應吾道

猶云我道蓋是

相隨獨爾來孰知江路

近頻為草堂迴鵝鴨宜長數柴荆莫浪開

佳語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

東坡志林柳子厚詩云盛時一

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為何物偶閱方言簞宋魏之問謂

之笙方悟桃笙以桃竹為簞也梁簡文答湘南王獻書云五離九所出桃

枝之翠笋乃謂桃枝竹篔也桃竹出巴渝間杜子美有桃竹杖引又東坡

跋桃竹杖引後桃竹葉如櫻身如竹密節而實中犀理瘦骨蓋天成拄杖

也嶺外人多種此而不知其為桃竹流傳四方蓋自東坡出也

江心蟠石生桃竹蒼波噴浸尺度足斬根削

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梓潼使君開一

東滿堂賓客皆歎息憐我老病贈兩莖出入
瓜甲鏗有聲老夫復欲東南征乘濟鼓柂白
帝城路幽必為鬼神奪杖劍或與蛟龍爭又玄
玄怪又怪然不可復進進則劉義矣重為告曰杖兮杖兮爾之
生也甚正直慎勿見水踴躍學變化為龍使
我不得爾之扶持滅跡於君山湖上之青峯
噫風塵瀕洞兮豺虎咬人忽失雙杖兮吾將
曷從鶴曰東坡在廣州贈蒲礪信長老詩已從子美得桃竹不向安期覓棗瓜自注

云此山有桃竹可作杖而土人不識子美詩遺之夢弼曰使君指章彝也彝時為梓州刺史鶴曰梓州為梓潼郡以東倚梓林西枕潼水得名洙曰白帝城在魚復縣趙曰神仙傳費長房從壺公遊壺公與一竹杖騎而歸即以杖投葛陂中顧視乃青龍也洙曰君山在洞庭湖中鄭曰瀕胡孔切交古交切

冬狩行

公自注時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史留後東川夢弼曰時

章彝大開東川公以此詩諷其多殺仍勉其攘夷狄以安王室也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似觀成功
夜發猛士三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語有禽

獸已斃十七八殺聲落日迴蒼穹幕前生致
九青兕駝駝轟崑崙垂玄熊東西南北百里間
鬚髯蹴踏寒山空有鳥名鸚鵡力不能高飛
逐走蓬肉味不足登鼎俎胡為見羈虞羅中
春蒐冬狩侯得同使君五馬一馬驄况今攝
行大將權號令頗有前賢風飄然時危一老
翁十年厭見旌旗紅起得凌駕有氣喜君士卒甚整
肅為我回轡擒西戎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

不在咸陽宮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
再蒙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夢弼曰校獵謂

多寡以賞功也漢書音義又云校獵者以木
相貫為闌校遮止禽獸而獵取之也脩可曰
上林賦天子校獵注云以五校兵出獵洙曰
禮記天子不合圍夢弼曰公詩意蓋深譏章
彝以諸侯而合圍不合古制步驟同謂兵卒
練習也鄭曰崑落猥切崑五毀切高貌趙曰
周禮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本天子之事而諸
侯同之乃深譏章彝也洙曰章彝兼侍御史
故云一馬驄夢弼曰老翁公自謂也趙曰是
年吐蕃入寇十月陷邠州及奉天車駕幸陝
又三月吐蕃陷京師故云天子不在咸陽宮
也洙曰史申侯與西夷犬戎殺幽王驪山下

趙曰昔明皇以祿山之禍蒙塵於外故云得不哀痛塵
又吐蕃之亂蒙塵於外故云得不哀痛塵
再蒙朱曰時代宗在陝詔徵天下兵而程元
振用事煤孽大臣皆疑懼不進天下無一人
應召者故此詩末章大有感激也孫季昭示
見編云歐陽公傷五季之離亂故作五代史
也序論則盡以嗚呼冠其篇首杜公傷唐末
之離亂故作詩史也於歌行間以嗚呼結其
篇末如折檻行白馬詩冬狩行茅屋為狄風
所破歌天育驃騎歌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
歌七首是也前此詩人用嗚呼二字寓
於歌詩者稀公獨有傷今思古之意焉

山寺

公自注章留後同遊得開字

野寺根石壁諸龕遍崔嵬前佛不復辨百身

一莓苔

老語古意

唯有古殿存世尊亦塵埃如聞

龍象泣足令信者哀

語得深淺

使君騎紫馬捧擁

從西來樹羽靜千里臨江久徘徊山僧衣藍

縷告訴棟梁推公為顧兵徒咄嗟檀施開吾

知多羅樹却倚蓮花臺諸天必懽喜鬼物無

嫌猜以茲撫士卒孰曰非周才窮子失淨處

高人憂禍胎

似是章留後厚施就使兵徒為之故曰以茲撫士卒然穢雜紛

擾方自此始故窮子高人共憂之但語不甚曰而意已具矣

歲晏風破肉

荒林寒可迴思量入道苦自哂同嬰孩

結語

知及此殊有態味。黃常明詩話子美詩雖

有古殿存世尊亦塵埃山僧衣藍縷告訴棟

梁推本即所賦自然及於乘輿蒙塵股肱非

材之意忠義所激一飯不忘君耶趙曰詩崇

牙樹羽希曰佛書注梵語檀波羅蜜華言布

施合華梵之言而云檀施夢彌曰酉陽雜俎

云多羅西域樹名如棕攔樹也法華經譬如

有人年幼捨父逃逝困窮父求不得窮子傭

賃遇到父所受雇除穢糞行穢不淨其父宜

言爾是我子今我所有一切財物皆是子有

窮子聞言即大歡喜枚乘

傳福生有基禍生有胎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

諸公得柳字韻

我來入蜀門歲月亦已久豈惟長兒童自覺

成老醜常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近辭痛飲

徒折節萬夫後昔如縱壑魚今如喪家狗既

無遊方戀行止復何有相逢半新故取別隨

薄厚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寫得眷眷章

梓州開筵俯高柳樓前出騎馬帳下羅賓友

健兒斲紅旗此樂幾難朽日車隱崑崙鳥雀

噪戶牖波濤未足畏三峽徒雷吼所憂盜賊
多重見衣冠走中原消息斷黃屋今安否終
作適荆蠻安排用莊叟隨雲拜東皇挂席上
南斗有使即寄書無使長回首洙曰王褒聖
主得賢臣頌
沛平如巨魚縱大壑家語孔子纍纍然若喪
家之狗趙曰曲禮所遊必有方言父母在不
遠遊公已無父母故無此戀矣夢弼曰青草
湖在巴陵三峽謂巫峽黃牛峽明月峽趙曰
時吐蕃陷京師代宗幸陝黃屋指言天子車
蓋也莊子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屈原九
歌有東皇太一東皇所以言楚春秋
說題南斗吳地也云將適吳楚故云

收京鶴曰按史是年十月癸巳鄆子
儀復京師十二月車駕至自陝
州

復道收京邑兼聞殺犬戎衣冠却扈從只一
却字

便見前此當扈從而不可扈從與收京後再見
官儀之喜流落自還種種有之此詩之妙不
可勝舉車駕已還宮剋復誠如此扶持在數公

莫令回首地慟哭起悲風

贈別賀蘭鈺

黃雀飽野粟羣飛動荆榛今吾抱何恨寂寞

向時人老驥倦驤首蒼鷹愁易馴高賢世未
識固合嬰飢貧國步初返正乾坤尚風塵悲
歌鬢髮白遠赴湘吳春我戀岷下芋君思千
里尊生離與死別自古鼻酸辛謂將不復相見故生離即
死別耳老人評態。趙曰暗使戰國策驥服
鹽車而上太行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驥
於是俛而噴仰而鳴今云倦驤首則以無伯
樂故也晉載記權翼曰慕容垂尤鷹也飢則
附人飽便高颺今云愁易馴得非苟於食養
而然鶴曰國步返正時初復京師代宗自陝
回乾坤風塵拍土蕃之亂未息也朱曰漢貨
殖傳蜀卓氏曰吾聞嶧山之下沃墜下有駘

鴟至死不飢顏注云跋鴟謂芋也其根可食
以充糧故無飢年夢弼曰世說陸機云千里
葦羹但未下鹽鼓耳千里吳石塘湖名也
曰晉張翰在洛忽思吳中葦菜遂去官而歸
有感五首

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
報皇天樸而不與易者情事藹白骨新交戰
雲臺舊拓邊此五字有日乘槎斷消息無處
覓張騫容齋續筆云前輩謂少陵當流離顛
頻送喜無乃聖躬勞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
天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天子

鶴亦應厭奔走諸公固合思升平皆是心也
鶴曰按史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
皆置府州縣是年吐蕃入寇盡有隴右之地
故有雲臺舊拓邊之感又按是年遣御史大
夫李之芳等使吐蕃為虜所留明年
乃得歸故用漢使張騫乘槎為喻也

幽薊餘蛇豕乾坤尚虎狼諸侯春不貢使者

日相望慎勿吞青海無勞問越裳大君先息

戰歸馬華山陽趙曰左傳吳為封豕長蛇吞

蓋是年正月史朝義雖滅而尚有未臣服者

青海謂西羌越裳謂東夷戒之以無事於被

也洙曰書偃武修文

歸馬于華山之陽

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日聞紅粟腐寒待

翠華春莫取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

德盜賊本王臣趙曰洛陽為天地中貢賦之

史朝義既滅道路亦不阻絕也洙曰漢文帝

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趙曰上林賦建翠

華之旗蓋天子之旗也

丹桂風霜急青梧日夜凋由來疆幹地未有

不臣朝受鉞親賢往卑宮制詔遙終依古封

建豈獨聽簫韶趙曰丹桂耐風霜之物青梧

幹則枝無勝幹之理夢弼曰光武紀丁恭議曰古者封建諸侯不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為治也又章帝性寬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宋意上疏諫曰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洙曰左傳分茅列土親賢並建親賢同姓也鶴曰是年十月以雍王适為關內兵馬元帥又當時諸將後於居弟嘗下詔禁止之

胡滅人還亂兵殘將自疑登壇名絕假報主

爾何遲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此無色有詞正合直

述願聞哀痛詔端拱問瘡痍趙曰安史既滅後僕固懷恩以

疑而叛李光弼以疑而沮洙曰漢高設壇拜韓信為大將軍趙曰名絕假則真拜之非持假節而已言諸將蒙寵如此故責以下句之報主也洙曰時縉紳皆重內官而不樂外任故子美有無色有詞之譏也
漢武帝末年下哀痛之詔

寄賀蘭二銛

朝野歡娛後乾坤震蕩中相隨萬里目摠作

白頭翁歲晚仍分袂江邊更轉蓬勿云俱異

域飲啄幾回同洙曰張景陽詠史詩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

愁坐

高齋常見野愁坐更臨門十月山寒重孤城
水氣昏葭萌氏種迥左檐犬戎屯終日憂奔
走歸期未敢論鮑曰葭萌屬利州見唐志
左檐當作武檐見成都記

避地

避地歲時晚竄身筋骨勞詩書遂牆壁奴僕
且旌旄行在僅聞信此生隨所遭神堯舊天
下會見出腥臊

閬山歌

廣德二年閬州作鶴曰是年
公自梓挈家再往閬冬又自

閬歸
成都

閬州城東靈山白閬州城北玉臺碧松浮欲
盡不盡雲江動將崩已崩石那知根無鬼神
會已覺氣與嵩華敵中原格鬪且未歸應結
茅齋看青壁希曰唐志閬州有靈山又有玉
臺觀洙曰兩相敵曰格鬪。一

作未
崩石

閬水歌

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憐日

破浪花出更復春從沙際歸巴童蕩槳歌側

過水雞銜魚來去飛景少閩中勝事可腸斷

閩州城南天下稀洙曰嘉陵江源出散關而

極秀麗人謂之錦屏山

巴西聞收京闕送班司馬入京鶴曰

為巴西郡公是年自梓州挈家往閩

州豈道經縣州而有此詩耶班司馬

意是班宏按舊史宏為高適劔南判

官累拜大理司直攝監察御史必誤

以司直為司馬也又必與

後篇同時作當合為一題

聞道收宗廟鳴鑾自陝歸傾都看黃屋正殿

引朱衣劔外春天遠巴西勅使稀念君經世

亂匹馬向王畿

送司馬入京

羣盜至今日先朝忝從臣歎君能戀主久客

羨歸秦黃閣長司諫丹墀有故人向來論社

稷為話涕霑巾

泛江

方舟不用楫極目摠無波長日容盃酒深江

淨綺羅亂離還奏樂飄泊且聽歌故國流清

渭如今花正多趙曰方舟並船也字出爾雅大觀曰深紅淨綺羅言江花

色淨如綺羅也夢弼曰末句公思長安之景物也

江亭送眉州辛別駕昇之得蕪字

柳影含雲幕江波近酒壺異方驚會面終宴

惜征途沙暖低風蝶天晴喜浴鳧別離傷老

大意緒日荒蕪趙曰曹子建詩終宴不知疲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

首鶴曰王使君謂閬州守也唐以正月晦日為令節

山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稍知花改岸始驗

鳥隨舟結束多紅粉歡娛恨白頭非君愛人

客晦日更添愁

有徑金沙軟無人碧草芳野畦連蛺蝶江檻

俯鴛鴦日晚煙花亂風生錦繡香不須吹急

管衰老易悲傷

傷春五首

公自注巴閬僻遠傷春罷始知春前已收宮闕

天下兵雖滿春光日自濃西京疲百戰北闕

任羣克關塞三千里煙花一萬重蒙塵清露

急御宿且誰供殷復前王道周遷舊國容蓬

萊足雲氣

蓬萊足雲氣語緩而傷

應合摠從龍

夢弼曰去年吐

蕃陷京師代宗如陝州蒙塵清露謂天子蒙

風塵出幸涉露而行以急故也鶴曰通鑑上

至陝百官稍有至者郭子儀引二牙驍自御

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將士逃潰

者多在商州今速往收之夢弼曰蔡邕曰御

者進也夫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

於寢者皆曰御沐曰殷本紀武王修政行德

殷道復興周本紀平王東遷于維趙曰易

雲從龍雲以比羣臣龍以比

天子蓋言羣臣皆當從駕也

駕入新年語此五字起花開滿故枝天青風

卷幔草碧水通池上句有託牢落官軍遠蕭

條萬事危鬢毛元自白淚點向來垂不是無

兄弟其如有別離巴山春色靜北望轉逶迤

希曰巴與蜀自別巴指梓閬而言也

日月還相鬪星辰屢合圍不成誅執法焉得

變危機大角纏兵氣鈎陳出帝畿煙塵昏御

道耆舊把天衣行在諸軍闕來朝大將稀賢

多隱屠鈎王肯載同歸洙曰漢天文志注星相擊為闕又晉天文

志癸亥日闕漢高祖七年月暈圍參畢七重是歲上至平城為單于所圍趙曰廣雅熒惑

謂之罰星或謂之執法今以熒惑而言則指程元振謂其熒惑人主以召亂時柳伉上疏

論之代宗還京元振流係州死洙曰漢天文志大角者天王帝座庭魏都賦兵纏紫微西

都賦注鈎陳王者法之主行宮也趙曰大角纏兵氣言京師兵又滿矣夢弼曰鈎陳出帝

畿言乘輿出幸也趙曰耆舊把天衣言父老不欲車駕之出皆牽挽帝衣也洙曰時代宗

幸陝諸鎮畏程元振魚朝恩讒構莫肯奔命朝廷所恃者郭子儀一人而已公又傷賢者多隱於屠鈎今車駕之出故以文王載呂望之事望之

再有朝廷亂難知消息真近傳王在洛復道

使歸秦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此等殆蕭不忍寫

關迷北上滄海欲東巡敢料安危體猶多老

大臣感諷不迫豈無嵇紹血霑灑屬車塵洙曰

漢武帝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北出蕭關秦始皇東巡海上銘石勒功勞民動眾此以徵諷代宗迷於北却東行而至陝也唐志關內道有蕭關縣晉惠帝北征百官待御莫

不散潰唯嵇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
輦紹被害血濺御服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
曰此嵇侍中血勿去司馬相
如諫獵書犯厲車之清塵

聞說初東幸孤兒却走多難分大倉粟競棄

魯陽戈胡虜登前殿王公出御河得無中夜

舞誰憶大風歌春色生烽燧幽人泣薛蘿君

臣重修德猶足見時和洙曰漢紀注取從軍

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少壯令從軍漢

忘大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魯陽公與韓邁

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晉祖

逖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而

寢中夜聞雞鳴因起舞漢高帝擊黥布還置

釋悶

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復臨咸京失道非

關出襄野揚鞭忽是過湖城豺狼塞路人斷

絕烽火照夜屍縱橫天子亦應馱奔走羣公

固合思升平但恐誅求不改轍聞道嬖孽能

全生江邊老翁錯料事眼暗不見風塵清芻

后京謂咸陽西京也蒼舒曰莊子黃帝將見
大隗乎其茨之山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
無所問塗脩可曰世說晉王敦作逆明帝騎
巴滇馬齋一金鞭至湖陰察軍形敦晝夢日
遠其城忽然驚覺曰營中黃鬚鮮卑奴來
何不縛取命騎追之不及矣趙曰時代宗車
駕雖歸長安而有乞遷洛巡海之說故云獸
奔走也宋曰髮孽指程元振時公未聞元振
貶後死故謂其猶能全生也鶴曰
公時在閩州故以江邊老翁自稱

江亭王閩州筵餞蕭遂州

離亭非舊國春色是他鄉老畏歌聲短愁從
舞曲長二天開寵餞五馬爛生光川路風煙

接俱宜下鳳凰

洙曰後漢蘇章遷冀州刺史

其姦賊乃請太守設酒肴陳平生之好太守
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師曰閩與遂
皆屬蜀道故云川路風煙接昔蕭史跨鳳而
去王喬乘雙鳧飛來皆神仙入故云俱宜下
鳳凰以美二公不凡也洙曰賈誼賦鳳凰翔
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漢黃霸為潁川太
守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
尤多此以美二公為郡之治効也

滕王亭子

公自注亭在玉臺觀內王

嬰高祖之子也調露年間任閩州刺
史在閩州有亭洪州有閣又有碧落
碑

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脩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以亭在觀內故有下句清江碧石傷心麗嫩藥濃花滿目斑人到于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

玉臺觀

公自注滕王造趙曰觀在高處其中有臺號曰玉臺也

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

夷來擊鼓始知羸女善吹簫

雖是江境語有神雋以觀內

有滕王亭子故有鼓簫之句

江光隱見鼉鼉窟石勢參差

烏鵲橋更有紅顏生羽翰

翰作去聲今人以爲訝未必敢用也

便應黃髮老漁樵

洙曰列子周穆王築臺號

闔觀玉臺注上帝之所居脩可曰顏延年詩攢素旣森靄積翠亦葱菁注松柏重布曰積翠洙曰曹植洛神賦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馮夷乃何伯列仙傳蕭史教秦女弄玉吹簫作鳳凰鳴羸秦姓也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

滕王亭子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鳥雀荒村暮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

入千騎把霓旌

葉夢得詩話老杜滕王亭子詩云粉牆猶竹色虛閣自松

聲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餘八字凡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

玉臺觀

浩劫因王造平臺訪古遊綵雲簫史駐文字

魯恭留

又極典重

宮闕通羣帝乾坤到十洲

水心觀宇

人傳有笙鶴時過北山頭

趙曰道書惟有元始浩劫之家梁孝

王有平臺又以魯恭比滕王也以詩意推之滕王必有文書遺跡在焉洙曰道書中有十

洲記皆言神仙境界土列仙傳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鳴嘗乘白鶴駐緱氏山頭

渡江

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舟楫歎斜疾魚龍

偃卧高渚花張素錦汀草亂青袍戲問垂綸

客悠悠見汝曹

暮寒

霧隱平郊樹風含廣岸波沉沉春色靜慘慘

暮寒多戍鼓猶長擊林鶯遂不歌忽思高宴

會朱袖拂雲和洙曰周禮大司樂奏雲和之材而中為琴瑟也

憶昔二首

憶昔先皇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陰山驕子汗血馬長驅東胡胡走藏鄴城反覆不足怪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后不樂上為忙至今今上猶撥亂勞心焦思補四方我昔近侍叨奉引出兵整肅不可當為留猛士守未央致

使岐雍防西羌犬戎直來坐御牀百官跣足

隨天王願見北地傳介子老儒不用尚書郎

出於胃臆聲氣自異。趙曰先皇言肅宗也肅宗當祿山之亂即位靈武遂入收長安洙

曰漢書胡者天之驕子趙曰驕子指言回紇也當時收長安回紇兵最有功東胡指安慶

緒時戰敗走後賊復振據鄴城王師圍之不

下東坡志林老杜憶昔詩云關中小兒壞紀綱謂李輔國也張后不樂上為忙謂肅宗張

皇后也為留猛士守未央謂郭子儀專兵柄

入宿衛也趙曰按張后能固寵干預政事後與李輔國謀徙上皇又屢欲危太子皆張后之惡也洙曰今上代宗也自為太子授天下兵馬元帥及即位內平張后越王之難外經

管河朔田曰子美謂肅宗於鳳翔時授左拾遺後扈從還長安蓋拾遺掌供奉扈從也希
曰祿山之亂盡發邊兵入討賊所以吐蕃乘
虛而來西羌謂吐蕃也岐雍當西蜀河北之
地洙曰百官疏足隨天王謂吐蕃陷長安天子奔陝趙曰守未央東坡以為郭子儀按史
程元振以子儀有天下功醜為詆譖肅宗不
納其語然猶留守京師明年吐蕃入寇陷長
安洙曰前漢傳介子北地人也持節斬樓蘭王歸懸其首於北闕封介子為義陽侯木蘭
行云飲與木蘭賞不用尚書郎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
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

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紉魯縞車班班男耕
女桑不相失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

膠漆好意象非公真能為此言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

樂蕭何律書聞一綃直萬錢有田種穀今流

血洛陽宮殿燒焚盡宗廟新除狐兔穴傷心

不忍問耆舊復恐初從亂離說小臣魯鈍無

所能朝廷記識蒙祿秩周宣中興望我皇灑

血江漢長衰疾洙曰按唐書稱至治者以開元貞觀為首夢弼曰玄宗紀

開元間京師米直錢不滿二百緡匹亦如之
海內富安行者雖萬里不待寸刃饒曰齊統
魯縞車班班謂山東出厚繒商販不絕也
粥曰前漢志齊俗作米紉綺繡純麗之物韓
非子魯人善織屨妻善織縞後漢志桓帝初
京師童謠曰車班班入河間洙曰周禮大司
樂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後漢陳重與同
郡雷義為友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
如雷與陳歐陽公曰以信義相交也師曰
漢叔孫通制禮蕭何定律令以開元之治比
漢世之隆也

奉寄章十侍御

公自注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將赴

朝廷鶴曰按唐史是年嚴再鎮蜀因
小忿召梓州刺史章彝殺之公是詩

却言其罷梓州將赴朝廷豈非將行
時為武所殺又按彝去年夏方守梓
未應得代當是其時欲入奏也

淮海惟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指麾能

事回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湘西不得歸關

羽此人所河內猶宜借寇恂朝覲從容問幽

側勿云江漢有垂綸耒曰章彝揚州人趙曰

亦可回誇大言之歐公曰時段子璋反章討

平之故云洙曰蜀將關羽字雲長先主收江
南諸郡拜羽為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
先主西定益州拜羽督荊州事後漢寇恂字

子翼光武收河內拜恂為太守後移穎川又
移汝南太守穎川盜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從
至穎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
借寇君一年廼留恂黃曰美章彝善守東川
恐如關羽寇恂不得去也希曰文選沈約恩
倅論明揚幽側惟才是與晁曰江漢垂綸公
自言也

逃難

五十白頭翁南北逃世難踈布纏枯骨奔走
苦不暖已衰病方入四海一塗炭乾坤萬里
內莫見容身畔妻孥復隨我回首共悲歎故

國莽丘墟鄰里各分散歸路從此迷涕盡湘

江岸

夢弼曰暖讀去聲故國指長安也

將赴荆南寄別李劔州弟

鶴曰公仕蜀連年往

來梓闔間將欲出峽遊荆楚後竟不果

使君高義驅今古寥落三年坐劔州但見文

翁能化俗焉知李廣未封侯路經灑灑雙蓬

鬢天入滄浪一釣舟

語特懷愴

戎馬相逢更何日

春風回首仲宣樓

洙曰蜀郡

前漢循吏傳文翁為太守仁愛好教化見

蜀地僻陋有蠻夷風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宮弟子繇是大化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李廣傳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為郎蔡積功武帝封為樂安侯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士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言之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之所以不得侯者也趙曰灑灑堆在巫峽之口滄浪則漁父所歌滄浪之水在楚地公時欲南下也洙曰魏王粲字仲宣以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嘗登城樓作賦故云仲宣樓

遊子

趙曰公時欲南下而尚在巴蜀故是篇有留滯之嘆

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九江春草外三峽暮帆前馱就成都卜休為吏部眠蓬萊如可

到衰白問羣仙

趙曰九江三峽正是南下之所歷也洙曰史記嚴君平避

世賣卜於成都市中晉書畢卓為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趙曰公意已厭住成都言休為酒而眠更留滯於此非止南下遊吳而已蓬萊

雙燕

禹偁曰此詩子美托物比已意鶴曰公有意於出峽

旅食驚雙燕銜泥入此堂應同避燥濕喻自且

復過炎涼養子風塵際來時道路長今秋天

地在吾亦離殊方夢符曰左傳子罕曰吾儕

暑寒

百舌十朋曰百舌者反舌也能反覆其舌隨百鳥之音春轉夏止

百舌來何處重重祇報春知音兼衆語整翮

豈多身花密藏難見枝高聽轉新過時如發

口君側有讒人山谷曰余讀周書月令云反舌有聲倭人在側乃解老杜

百舌詩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鮑曰按周書月令乃周公時訓也云芒種之日蟬娘生又五日鳴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是謂陰息反舌有聲倭人在側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鶴

公出峽之計未遂開巖武再鎮威都遂歸草堂

汨汨避羣盜悠悠經十年不成向南國復作

遊西川物役水虛照魂傷山寂然我生無倚

著盡室畏途邊趙曰物役水虛照言身為物所役水亦徒相照不得優游

觀賞之也洙曰漢書注地著謂安土也趙曰左傳盡室以行莊子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

父子兄弟相戒也

長林偃風色迴復意猶迷衫裛翠微潤馬銜

青草嘶棧懸斜避石橋斷却尋溪宛轉何日

兵戈盡飄飄愧老妻洙曰棧謂蜀中閣道也行色遞隱

見人煙時有無得高下僕夫穿竹語稚子入

雲呼轉石驚魑魅抨弓落狔懸直供一笑樂

似欲慰窮途洙曰莊子車馬有行色趙曰抨披耕切訓彈也洙曰狔猿屬魑

也鼠

別房大尉墓

夢弼曰房瑋字次律玄宗幸蜀拜為相因陳濤斜之敗出守邠州歷晉漢二州去年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於閬州僧舍

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近淚無乾土低空

有斷雲鍾情苦語著低近二字惟孟東野有之對碁陪謝傅把

劍覓徐君唯見林花落鶯啼送客聞好景淒絕

曰晉謝安當符堅入寇次于淮淝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安夷然無懼色旋命駕出

山墅親朋畢集至夜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既而兄子女等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

碁看書既竟便揖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安薨贈太

傳史記吳季札聘魯過徐徐君愛其寶劍弗
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而
徐君已死遂解劍繫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
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始吾以心許之
豈以死背
吾心哉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

公五首

鶴曰寶應元年代宗即位嚴武自成都召還拜京兆尹明年葬玄宗肅宗為二聖山靈橋道使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是年復節度

劍南未幾破吐蕃收塩川加檢校吏部尚書

得歸茅屋赴成都真為文翁再剖符但使閭

閭還揖讓敢論松竹久荒蕪魚知丙穴由來

美酒憶郫筒不用酤五馬舊曾諳小徑幾回

書札待潛夫

洙曰漢循吏傳文翁為蜀郡太守以比嚴武也漢文帝紀初與

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下注云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

之洙曰左大冲蜀郡賦嘉魚出於丙穴注云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常以二

八月取之丙地名也曾達臣獨醒志曰鄒善

良云丙穴之魚不獨漢中有之栢枝山有丙

穴方數丈有嘉魚常以春末遊渚冬入穴丙

魚何能擇日出入耶鶴曰邛州大邑縣有嘉魚穴又萬州梁山縣栢枝山有丙穴出嘉魚

興州順政縣丙水出丙穴魚也洙曰成都記郡縣嘉魚然則蜀多丙穴魚也因水得名風俗錄郫人剝竹之大者便春釀於筒閉以藕絲苞以蕉葉信宿馨香達於筒外然後斷之以獻俗號為郫筒酒也脩可曰郫出大竹土人截以盛酒故號郫筒至今如此非傾釀於筒候其香而斷之也故李商隱詩云錦石為棋子郫筒當酒壺則郫筒為盛酒器可知矣趙曰後漢王符隱居著書號潜夫論

處處青江帶白蘋故園猶得見殘春雪山斤
候無兵馬錦里逢迎有主人休怪兒童延俗
客不教鵝鴨惱比鄰習池未覺風流盡况復

荆州賞更新

洙曰雪山斤候無兵馬時西山罷三城戍也師曰嚴武昔嘗訪

草堂酣飲賦詠故比之晉山簡習池之遊布曰風流字見南史張緒傳斤候見賈誼傳及西域傳誼傳云斤候望烽燧不得卧

竹寒沙碧浣花溪橘刺藤梢咫尺迷過客徑
須愁出入居人不自解東西書籤藥裹封蛛
網野店山橋送馬蹄肯籍荒庭春草色先判

一飲醉如泥

洙曰梁益記溪水出湔江居人多造綵牋故號浣花公之別館

後為崔寧宅捨為寺今尚在焉後漢周澤為大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嘗卧疾齋宮其妻

闕問所苦澤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詔獄時
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大常妻一歲三百
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
夢弼曰按稗官小說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
在水中則活失水
則醉如一塊泥然

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

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生理祇憑黃閣

老衰顏欲付紫金丹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

人間行路難夢弼曰公於草堂嘗手植四松
按集有四松詩云霜骨不甚長

斬竹則集有詩云今晨去千竿又云步堞萬
竹踈是也黃閣老指嚴武國史補兩省相呼

爲閣老武至德間爲給事中
時公爲左拾遺正聯兩省也

錦官城西生事微烏皮儿在還思歸昔去爲

憂亂兵入今來已恐鄰人非側身天地更懷

古回首風塵甘息機歷練慷慨
無限言外共說總戎雲

鳥陣不妨遊子芟荷衣洙曰烏皮儿也
趙曰謝朓詠

鳥皮隱几詩云蟠木主附枝刻削豈無施曲
躬奉微用聊承終宴疲洙曰馬援回首往事

甘自息機田曰太公六韜以車騎分爲鳥雲
之陣所謂鳥雲者鳥散而雲飛變化無窮者

也趙曰揔戎以言嚴公遊子公自謂也夢弼
曰離騷製芟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一

春歸

趙曰題云春歸言歸當春時也。廣德二年成都作。

苔徑臨江竹茅簷覆地花別來頻甲子歸到
忽春華倚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水
靜輕鷺受風斜態有世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
此身醒復醉乘興即為家

歸來

客裏有所適歸來知路難開門野鼠走散帙

壁魚乾洗杓開新醞低頭著小冠憑誰給麪

藁細酌老江干本作低頭著小冠一作著小冠

玄暉詩散帙問所知注帙書衣也沈曰郭璞注衣書中蟲今人謂之壁魚定功曰壁魚白

魚也俗傳壁魚入道經函中因蠹食神仙字身有五色人得而吞之可致神仙

草堂鶴曰公昔去成都因送嚴武入

以吐蕃入寇陷松維州勢迫近蜀此詩首言成都之亂似專指羗胡而羣

小賊臣因之為亂者也

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今我歸草堂成都

適無虞請陳初亂時反覆乃須臾大將赴朝

廷羣小起異圖中宵斬白馬盟軟氣已麤西

取邛南兵北斷劔閣隅布衣十數人亦擁專

城居其勢不兩大始聞蕃漢殊兩卒却倒戈

賊臣互相誅焉知肘腋禍自及梟鏡徒義士

皆痛憤紀綱亂相踰一國實三公萬人欲為

魚唱和作威福孰肯辯無辜眼前列柎械背

後吹笙等談笑行殺戮濺血滿長衢到今用

鉞地風雨聞號呼鬼妾與鬼馬色悲充爾娛
國家法令在此又足驚吁賤子且奔走三年
望東吳弧矢暗江海難為遊五湖不忍竟舍
此復來雜榛蕪入門四松在步屨萬竹踈舊
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鄰里喜我歸沽酒攜
葫蘆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
賓客隘村墟天下尚未寧健兒勝腐儒飄飄
風塵際何地置老夫於時見疣贅骨髓幸未

枯飲啄媿殘生食薇不敢餘

鶴曰大將赴朝廷卽是指嚴武

當時入朝也 洙曰漢高祖刑白馬盟穀梁傳

齊桓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歎血之盟 鶴

曰邛南謂邛州劔閣在劔州皆蜀道也專城

謂為刺史也 洙曰左傳物莫能兩大漢書兩

大不相事 夢弼曰戰國策趙報魏滅智伯禍

起肘腋 洙曰前漢郊祀志梟鳥名食母破鏡

獸名食父 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

左傳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趙曰左傳微禹吾

其魚乎 光武紀決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為

魚 洙曰左傳至於用鉞 趙曰已殺其主故謂

之鬼妾 鬼馬如匈奴以亡者之妻為鬼妻也

鄭曰雜他計切除草也 堞徒協切矮牆也

曰大官謂嚴武 趙曰莊子附贅懸疣古詩食

糜不願餘 後村詩話 子美草堂詩大官喜我

吳

上集卷十一

三

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賓客隘村墟其
體蓋用木蘭詩云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持
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粧小
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猪羊

四松

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歲離立
如人長會看根不拔莫計枝凋傷幽色幸秀
發踈柯亦昂藏所挿小藩籬本亦有隄防終
然振撥損得愧千葉黃敢為故林主黎庶猶
未康避賊今始歸春草滿空堂覽物歎衰謝

及茲慰淒涼清風為我起灑向若微霜足以

送老姿聊待偃蓋張我生無根蒂配爾亦茫

茫此語本極悲有情且賦詩事迹兩可忘勿

矜千載後慘澹蟠穹蒼趙曰禮記離坐離立

鄭曰振直庚切撥北末切趙曰抱朴子天陵

偃蓋之松容齋五筆曰古今詩人懷想故居

形之篇詠必以草木為比與杜公寄題草堂

云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甚長永

為鄰里憐讀之淒然及歸草堂詩曰四松初

水檻

蒼江多風颺雲雨晝夜飛茅軒駕巨浪焉得
不低垂遊子久在外門戶無人持高岍尚為
谷何傷浮柱欹扶顛有勸誠恐貽識者嗤既
殊大厦傾可以一木支臨川視萬里何必欄
檻為人生感故物慷慨有餘悲洙曰大厦將
傾非一木可
支

破船

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豈惟清溪上日傍

柴門遊蒼惶避亂兵緬懷邈舊丘鄰人亦已

非野竹獨脩脩船舷不重扣埋沒已經秋仰

看西飛翼下愧東逝流故者或可掘新者亦

易求所悲數奔竄白屋難久留師曰船傷
也叩之以節

歌趙曰晉夏統以
足叩船而歌吳曲

絕句六首

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南泥竹高鳴翡翠沙僻

舞鷓鴣

夢弼曰：翡翠羽，雀翠青羽，雀上林賦注：鷓鴣，雞黃白色，長頸赤喙。

藹藹花藥亂飛飛，蜂蝶多幽棲。身懶動客至，

欲如何。

鑿井交機葉，開渠斷竹根。扁舟輕裊纜，小徑

曲通村。

急雨捎溪足，斜暉轉樹腰。隔巢黃鳥並，翻藻

白魚跳。

舍下筍穿壁，庭中藤刺簷。地晴絲冉冉，江白

草纖纖。

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鳥棲知故道，帆過

宿誰家。

題桃樹

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高秋總

餽貧人實來，歲還舒滿眼花。簾戶每宜通乳

鷺，兒童莫信打慈鴟。寡妻羣盜非今日，天下

車書正一家。

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父吟謂先主廟中乃亦有後主此亡國者何足祠徒使人思諸葛梁父之恨而已梁父吟亦興廢之感也武侯必之○洙曰蜀有玉壘山夢弼曰西山寇盜謂吐蕃也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自然幽花歆滿樹小水細通池四句描摸幽興歸客村非遠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

過故斛斯校書莊二首

公自注老儒艱難時病於

庸蜀歎其歿後方授一官鶴曰即斛斯六乃草堂之鄰公所謂酒伴者

此老已云歿鄰人嗟未休竟無宣室召徒有

茂陵求極是恨意後來作者皆妻子寄他食

園林非昔遊空餘總帷在浙浙野風秋洙曰漢文

帝召賈誼於宣室司馬相如病免家居茂陵
武帝使所忠性取其書至則相如已死問其
妻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言有使來求書
奏之於是所忠奏焉天子異之其遺書言封
禪事謝玄暉詩

茂陵將見求
燕入非傷舍鷗歸祗故池斷橋無復板臥柳

自生枝又悲於遂有山陽作多慚鮑叔知素

交零落盡白首淚雙垂殊曰向秀與嵇康為

嵇康之居作思舊賦鮑叔與管仲交管仲曰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劉孝標絕交論素

交盡利交興

寄邛州崔錄事

邛州崔錄事聞在果園坊久待無消息終朝
有底忙應愁江樹遠怯見野亭荒浩蕩風塵
外誰知酒熟香殊曰果園坊在成都

寄司馬山人十二韻

關內昔分袂天邊今轉蓬驅馳不可說談笑
偶然同道術曾留意先生早擊蒙家家迎薊
子處處識壺公長嘯峨眉北潛行玉壘東有

時騎猛虎虛室使仙童髮少何勞白顏衰肯
更紅望雲悲轆軻畢景羨冲融喪亂形仍役
淒涼信不通懸旌要路口倚劔短亭中永作
殊方客殘生一老翁相哀骨可換亦遣馭清
風洙曰後漢方術傳蒯子訓有神異之道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常數百人費長房為市椽市中有一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翁乃與俱入壺中趙曰史記云搖搖懸旌無所終薄曰莊子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

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

往往雖相見飄飄媿此身只是一句不關輕

紱冕俱是避風塵一別星橋夜三移斗柄春

敗亡非赤壁敗亡自謂親涉是境方會奔走為黃巾子去

何瀟灑余藏異隱淪書成無過鴈衣故有懸

鶉恐懼行裝數伶俜臥疾頻曉鶯工併淚秋

月解傷神會面嗟鰲黑含悽話苦辛接輿還

入楚王粲不歸秦錦里殘丹竈花溪得釣綸

消中祇自惜晚起索誰親伏柱聞周史乘槎
似漢臣鴛鴻不易狎龍虎未宜馴客卽挂冠
至交非傾蓋新由來意氣合直取性情真浪
跡同生死無心恥賤貧偶然存蔗芋五字亦
生語
幸各對松筠麤飯依他日窮愁怪此辰女長
裁褐穩男大卷書勻謂各有一
卷書耳 溯口江如練
蠶崖雪似銀名園當翠巘野棹沒青蘋屢喜
王侯宅時邀江海人追隨不覺晚欵曲動彌

旬但使芝蘭秀何須棟宇鄰山陽無俗物鄭

驛正留賓出入並鞍馬光輝忝席珍重遊先

主廟更歷少城闔石鏡通幽魄苦語琴臺隱絳

脣送終惟糞土結愛獨荆榛十字是上意愴
甚不可復味

置酒高林下觀碁積水濱區區甘累趼稍稍

息勞筋網聚粘圓鮒絲繁煮細蓴長歌敲柳

瘦小睡凭藤輪凭則非蒲團矣似
謂侍御所乘也 農月須知

課田家敢忘勤浮生難去食良會惜清晨列

國兵戈暗今王德教淳要聞除狻猊休作畫

麒麟畫麒麟但好看耳不洗眼看輕薄虛懷

任屈伸莫令膠漆地萬古重雷陳守蜀造橋

七上應斗魁七星吳周瑜與曹操戰于赤壁

敗之漢靈帝時鉅鹿人張角所部眾皆着黃

巾同日反叛荀子子夏貧衣若懸鶉趙曰春

鶯秋月人所賞翫而鶯所工者在於迸人之

淚月所解者在於傷人之神則以亂離疾病

之所感也後山詩話云東坡居穎春夜對月

王夫人曰春月可喜秋月使人愁耳坡笑謂

子誠知言遂作詞曰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

斷腸而老杜云秋月解傷神語簡而益工也

宋曰語楚狂接輿漢末王粲以兩京擾亂乃

去而依劉表於荆州趙曰消中公自言有消

渴病也洙曰嵇康絕交書隊喜晚起趙曰索

誰親言為況蕭索無親之者又音求索之索

言將求誰親我乎亦通洙曰老子為周柱下

史王康据詩老聃伏柱史漢使張騫乘槎事

見荆楚歲時記晉葛洪挂冠不仕鄒陽傳白

頭如新傾蓋如故蜀都賦其圃則有瓜疇芋

區甘蔗辛薑溯口岷江所經也蠶崖關名在

西山趙曰淵明苔龐參軍詩歡心孔洽棟宇

惟鄰洙曰晉嵇康居山陽又阮籍謂王戎曰

俗物復來敗人意趙曰漢鄭當時為太子舍

人常置驛馬於長安諸郊請謝賓客洙曰禮

記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少成石鏡琴臺竝

注見前鄭曰躡古典切胙也夢弼曰柳夔謂

樽也曹植詩我有柳瘦瓢藤輪謂車也謝鮑

詩花蔓引藤輪鄭曰狻猊入切猊勇主切獸

濟

名夢弼曰淮南子獫狁為害幸使羿殺之萬民皆喜洙曰漢畫功臣於麒麟閣陳雷為友如膠漆之堅並詳注見前

別唐十五誠因寄禮部賈侍郎

鶴曰按史

賈至貶岳州司馬寶應初召復故官是年轉禮部侍郎

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復為萬里別送子山之阿白鶴久同林潛魚本同河未知棲集期衰老強高歌罷兩悽惻六龍勿蹉跎相視髮皓白況難駐羲和胡星墜燕地漢將仍

橫戈蕭條四海內人少豺虎多少人慎莫投

多虎信所過饑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子負

經濟才天門鬱嵯峨飄飄適東周來往若崩

波南宮吾故人白馬金盤陀雄筆映千古見

賢心靡他念子善師事歲寒守舊柯為吾謝

賈公病肺臥江沱

洙曰義和以六龍御日蹉跎言遲暮也師曰漢天文

志旄頭胡星也洙曰左傳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夢弼曰虞羅謂虞人之羅設以捕獸也余曰古今詩話云梅聖俞愛杜詩蕭條四海內人少虎狼多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饑有

易子食獸猶畏虞羅如此等句含蓄深矣殆不可模倣趙曰漢官儀曰泰山東上七十里至天門洙曰南宮禮部也夢弼曰昔賈逵為禮部侍郎常乘白馬故於賈至亦云金盤陀未詳或曰山名屬東都念子善師事勉唐生事賈至也師曰病肺公自謂也

長吟

江渚翻鷗戲官橋帶柳陰江飛競渡日草見
踏青心已撥形骸累真為爛熳深賦詩新句
穩不覺自長吟

歸鴈

東來萬里客亂定幾年歸腸斷江城鴈高高
正北飛

絕句二首

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鷺子沙暖

睡鴛鴦

富貴氣象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然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

鶴

韋諷居在成都時爲閬州錄事趙曰

曹將軍名霸明皇雜錄云陳人馮紹

正曹霸鄭虔皆善

繪畫時稱神妙

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
名三十載人間又見真乘黃曾貌先帝照夜
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瑪瑙盤婕妤
傳詔才人索盤賜將軍拜舞歸輕紈細綺相
追飛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昔
日太宗拳毛騮近時郭家獅子花今之新圖

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此皆騎戰一敵萬

縞素漠漠開風沙其餘七疋亦殊絕迥若寒

空動煙雪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廐養森成

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借問

苦心愛者誰後有韋諷前支遁

以主人對支遁豪氣橫出

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

落三萬疋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

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

裏龍媒去盡鳥嘯風長篇意外淪痛險絕

霍王元軌之子多材藝畫鞍馬擅名鄭曰莫角切下屢貌同夢彌曰明皇有馬名照夜

白嘗命曹將軍畫以為圖蒼舒曰按唐會要

明皇在藩邸居興慶里宅有龍池湧出日以

浸廣至開元中為興慶宮趙曰言曹將軍所

畫之馬神妙乃真龍也故能感動龍池如此

鄭曰殷烏間切婕妤上即葉切下汝諸切婦

官也夢彌曰唐制內宮婕妤好才人各九人此

言天子遣婕妤好傳詔令才人取瑪瑙盤賜將

軍將軍拜舞而歸輕統細綺言從者也鄭曰

駟胡華切太宗有六駿皆平盜時所乘秦毛

師代宗以九花虬賜之一名獅子驄師曰縞

素漠漠開風沙言雖畫縞素之上而有開拓

沙漠之態定功曰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維

摩經龍象蹴踏非驢所堪洙曰曹子建詩走

馬長楸間鄭曰廐息移切趙曰世說支遁字

道林嘗養馬人有譏之者答曰貧道愛其神

駿聊復畜爾今公以支遁養馬韋諷藏畫馬

宗橋陵見金粟山岡有龍盤虎踞之勢謂侍
臣曰吾千秋萬歲後葬此暨升遐羣臣遵先
旨葬焉洙曰漢禮樂志天馬徠龍之媒

送韋諷上閩州錄事參軍

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衰息萬方哀噉噉十載
供軍食庶官務割剝不暇憂反側誅求何多
門賢者貴為德韋生富春秋洞徹有清識操
持紀綱地喜見朱絲直當令豪奪吏自此無
顏色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蝥賊揮淚臨大江

高天意悽惻行行樹佳政慰我深相憶

洙曰春秋

富出漢書注云言年幼也此之於財方未價竭故謂之富希曰喬琳歷四川刺史嘗謂錄事參軍曰子綱紀一郡能劾刺史乎故六帖亦謂之綱紀洙曰鮑明白頭吟直如朱絲繩趙曰管子曰凡輕重散歛以時平準故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人也洙曰詩去其螟螣及其蝥賊馬曰樹立也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起語激昂慷慨
及此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今尚存接

又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丹青

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突兀四語能事志意畢竟

往復浩蕩只在裏許○自開元之中常引見是筆意至此非思致所及

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

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

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先帝

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

墀下迥立閭闔生長風迥立意從容詔謂將軍拂

絹素意匠慘淡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

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

屹相向相向語識密至尊含笑催賜金圍人太僕

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

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驂騮氣凋喪名將軍言

盡善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真謂未遇佳士故即今

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返遭俗

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

日坎壈纏其身首尾悲壯動盪皆名言○趙

乃操之後其門地最清高玄宗末年得罪削

籍為庶人宋曰左傳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

所知也葛常之詩話子美丹青引云將軍魏

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元微之去杭州

詩亦云房杜王魏之子孫雖及百代為青門

則知子美當時已為詩人所欽服如此殘膏

餘馥沾丐後人宜哉故微之云詩人已來未

有如子美者也夢弼曰晉李夫人名衛善書

嘗云有一弟子號王逸少用筆咄咄逼人

呂氏童蒙訓云謝無逸語汪信民云老杜有

自然不做底語到極至處者有雕琢語到極

至處者如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

雲此自然不做底語到極至處者也如金鍾

大鏞在東序冰壺玉衡懸清秋此雕琢語到

極至處者也宋曰唐貞觀中畫李靖等二十

四人於凌煙閣太宗為序趙曰凌煙畫像

色已暗而曹將軍重為之畫故云開生面用

字所出則左傳狄人歸先軫之元而面如生

也宋曰後漢志進賢冠古緇布冠文儒者之

服也太宗嘗自製長弓大羽箭皆倍常制以

旌武功褒公段志玄鄂公尉遲敬德也趙曰

酣戰字出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戰酣日暮

援戈而揮之夢弼曰謂觀襄公鄂公之像若

有當日酣戰氣象也貌莫角切下同鶴曰明

皇別錄上乘照夜白玉花驄趙曰閻闔天門

也夢弼曰陸機文賦意同契而為匠古樂府

不知理何事踐立經營中容齋五筆云韓公

人物畫記其叙馬處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

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馬秦少游謂

其叙事該而不煩故倣之而作羅漢記坡公

賦韓幹十四馬詩誦之蓋不待見畫也詩之
與記其體雖異其布置鋪寫則同老杜觀曹
將軍畫馬圖引視東坡似若不及至於丹青
獨步也杜又有畫馬讚云韓幹畫馬毫端有
神驥驅老大驥裏清新及四蹄雷電一日天
地瞻彼駿骨實惟龍媒之句坡公九馬讚言
薛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子美所為作詩
者也其辭云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為作頌
偉哉九馬讀此詩文數篇直能使入方寸超
然意氣橫出可謂妙絕動宮牆矣夢弼曰圍
人掌養馬太僕掌車駕容齋續筆云老杜丹
青引至尊含笑催賜金圍人太僕所不樂不
以為畫馬奪真圍人太僕所不樂不然而黃
太僕蓋牧養官曹及馭者而黃金之賜乃畫
史得之是以惆悵杜公之意深矣又觀曹將

軍畫馬圖云內府殷紅瑪瑙盤婕妤好傳詔才
人索亦此意也夢弼曰韓幹大梁人善寫貌
人物尤工鞍馬初師曹霸王右丞維見其畫
推獎之官至寺丞楚詞志坎壈而不違注不
遇貌壘
盧感切

寄李十四員外布十二韻公自注新除同議郎

萬州別駕雖尚伏枕已聞理裝

名參漢望苑職述景題輿巫峽將之郡荆門
好附書遠行無自苦內熱比何如正是炎天
闊那堪野館踈黃牛平駕浪畫鷁上凌虛試

待盤渦歇方期解纜初悶能過小徑自爲摘
嘉蔬渚柳元幽僻村花不掃除宿陰繁素柰
過雨亂紅渠寂寂夏先晚泠泠風有餘江清
心可瑩竹冷髮堪梳直作移巾几秋帆發弊
廬洙曰漢博望苑武帝爲戾太子置之使通
賓客從其所好夢弼曰司議太子武官也
以李布新除司議郎故用博望苑事洙曰後
漢周景爲豫州刺史辟陳蕃爲別駕蕃不就
景題別駕輿曰陳仲舉座也洙曰內熱字出
莊子黃牛峽名修可曰畫鷁者船頭畫爲鷁
以厭水神洙曰郭璞江賦盤渦谷轉

寄董卿嘉榮十韻

聞道君牙帳防秋近赤霄下臨千雪嶺却背
五繩橋海內久戎服京師今晏朝犬羊曾爛
熳宮闕尚蕭條猛將宜嘗膽龍泉必在腰黃
圖遭污辱月窟可焚燒謂宮殿會取干戈利無

令斥候驕居然雙捕虜自是一嫖姚落日思
輕騎秋天憶射鵰雲臺畫形像皆爲掃氛妖

洙曰牙帳則元帥建牙旗於帳前也鶴曰防
秋近赤霄言列戍西山三城之高也洙曰雪

嶺卽西山繩橋在岷江史記越王勾踐反國
 苦身勞思飲食嘗膽不忘會稽之耻龍泉楚
 王劔名也趙曰書有三輔黃圖言秦漢宮苑
 制度洙曰長楊賦西壓月窟西域傳斥候百
 人五分之夜擊刁斗自衛漢光武拜馬武捕
 虜將軍明帝初復拜武捕虜將軍霍去病爲
 嫖姚校尉修可曰北史斛斯光工騎射嘗射
 一大禽形如車輪而下乃鵬也邢子高曰此
 真射鵬手當時號爲落鵬都督趙曰
 漢明帝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

青絲

鶴曰此詩言僕固懷恩反以兵合吐

蕃入寇趙曰南史侯景傳初童謠云

青絲白馬壽陽來及景之叛乘白馬
 應識

青絲白馬誰家子
 麤豪且逐風塵起
 不聞漢

主放妃嬪近靜潼
 關掃蜂蟻殿前兵
 馬破汝

時十月卽爲壑粉期
書生張皇軍國願幸功

始祖也至未如面縛歸金闕
 萬一皇恩下玉

墀傷哉希曰肅宗復京師出宮女三千人

故借漢主爲言也不聞謂豈不聞乎鶴曰

殿前兵馬謂神策軍趙曰十月卽爲壑粉期

告以必破亡之證也洙曰萬一皇恩下玉墀

時降者皆受節鎮河
 北之患自此起矣
 黃河二首鮑曰是詩前篇謂吐蕃入

是年鄭公復節度劔南破吐蕃七萬衆于當狗城遂收益川加檢校吏部尚書

黃河北岍海西軍椎鼓鳴鐘天下聞鐵馬長鳴不知數胡人高鼻動成羣

黃河西岍是吾蜀欲須供給家無粟願驅衆庶戴君王混一車書棄金玉

揚旗

公自注二年夏六月成都尹鄭公置酒公堂觀騎士試新旗幟

夢弼曰按元稹誌公墓云劔南節度使嚴武狀爲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

又按嚴武是年九月與吐蕃戰于當狗城敗之故公初在幕中因觀揚旗而作此詩

江雨颯長夏府中有餘清我公會賓客肅肅

有異聲初筵閱軍裝羅列照廣庭庭空六馬

入駝駝揚旗旌迴迴偃飛蓋熠熠迸流星來

纏風颯急去擘山嶽傾材歸俯身盡

前言俯身試塞

旗妙取略地平虹蜺就掌握舒卷隨人輕三

州陷犬戎但見西嶺青公來練猛士欲奪天

邊城此堂不易升庸蜀日已寧吾徒且加餐

休適蠻與荆鄭曰駢馬搖頭也上布可切下五可切趙曰三州陷犬戎言

去年冬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軍中醉飲寄沈八劉叟

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軟沙歌坐穩冷石

醉眠醒野膳隨行帳華音發從伶數杯君不

見醉已遣沈冥

立秋日雨院中有作

廣德三年秋成都府幕中作

山雲行絕塞大火復西流飛雨動華屋蕭蕭

梁棟秋竊途愧知己暮齒借前籌已費清晨

謁那成長者謀解衣開北戶高枕對南樓樹

濕風涼進江喧水氣浮禮寬心有適節爽病

微瘳主將歸調鼎吾還訪舊丘洙曰張良願借前箸以籌

之趙曰公謂晚年得預嚴府參謀也趙曰禮

寬心有適謂嚴武待以禮數之寬病微瘳公

素朝秉政日吾當遂歸計矣希曰舊丘指長

居也

奉和嚴鄭公軍城早秋

夢弼曰按編年通載是年

九月嚴武破吐蕃于當狗城遂收塩川城

秋風嫋嫋動高旌玉帳分弓射虜營已收滴

博雲間戍欲奪蓬婆雪外城希曰抱朴子外

帳之中不可攻也鶴曰滴博西山城名雲間以言其高也高適上疏所謂在窮山之巔公

西山詩轉粟上青天是也蓬婆乃吐蕃城名在雪山之外故云幾欲奪之矣

軍城早秋 鄭國公嚴武

昨夜秋風入漢關朔雲邊雪滿西山更催

飛將追驕虜莫遣沙場匹馬還洙曰漢匈奴號李廣

為飛將軍修可曰公羊傳匹馬隻輪無返者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幕府秋風日夜清澹雲踈雨過高城葉心朱

實堪時落甚者不階面青苔先自生復有樓

臺街暮景不勞鐘鼓報新晴浣花溪裏花饒

笑肯信吾兼吏隱名趙曰汝南先賢傳鄭欽

曰晉山濤吏非吏隱非隱

到村

碧澗雖多雨秋沙先少泥蛟龍引子過荷芰
逐花低老去叅戎幕歸來散馬蹄稻梁須就
列榛草卽相迷蓄積思江漢頑踈惑町畦有久
意出蜀不曉人事分爾暫酬知己分還入故
我殆幕中不合故林棲鄭曰先見切洙曰曹子建詩俯身散
馬蹄蒼舒曰莊子彼且爲無町畦亦與
之爲無町畦

村雨

雨聲傳兩夜寒事颯高秋挈帶看朱紱開箱
覩黑裘世情只益睡盜賊敢忘憂松菊新霑
洗茅齋慰遠遊洙曰公爲尚書員外郎服
緝故用赤紱也挈一作攬

倦夜

竹涼侵臥內野月滿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
乍有無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噓萬事干戈
裏空悲清夜徂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噓以
爲賦景則淺以爲興比則長
作者於景未有不兼也王直方詩話東坡
云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爲得味外味綠樹

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碁聲花
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獨遊五老峰入白鶴
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碁聲然後知此
句之工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
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啼四更山吐月殘夜
水明樓則才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

白水魚竿客

此魚竿自太公

清秋鶴髮翁胡爲來幕

下祗合在舟中

仕官失志不能決絕如此

黃卷真如律青

袍也自公老妻憂坐痺幼女問頭風平地專
歌倒分曹失異同禮甘衰力就義忝上官通

疇昔論詩早光輝仗鉞雄寬容存性拙翦拂

念途窮露裊思藤架煙霏想桂叢信然龜觸

網直作鳥窺籠

不得志之語

西嶺紆村北南江繞

舍東竹皮寒舊翠椒實雨新紅浪簸船應坼

杯乾甕卽空藩籬生野徑斤斧任樵童束縛

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稍

信憂讒之態可念

大簡遂忽忽曉入朱扉啓昏歸畫角終不成

尋別業未敢息微躬烏鵲愁銀漢鴛鴦怕錦

蒙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但即據槁梧而

趙曰上官指嚴武公在幕府得關通於上

官矣洙曰龜觸網用史記龜策傳神龜抵網

而遭漁者得之鳥窺籠用潘岳秋賦池魚

籠鳥而有江湖山藪之思師曰西嶺南江述

浣花里之景也洙曰束縛者言性木疎散也

天觀曰別業指草堂也夢弼曰物色謂形容

之老公有望於嚴武俾得遂倚梧之適也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永夜角
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上下風塵

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已忍伶俜十年事
強移棲息一枝安

樹間

岑寂雙甘樹婆娑一院香交柯低几杖垂實
礙衣裳滿歲如松碧同時待菊黃幾回霜葉
露乘月坐胡牀

送舍弟穎赴齊州三首

岷嶺南蠻北徐關東海西此行何日到送汝

萬行啼絕域惟高枕清風獨杖藜危時暫相見衰白意都迷

趙曰徐關齊地言弟自岷蜀起發而之齊耳

風塵暗不開汝去幾時來兄弟分離苦形容老病催江通一柱觀日落望鄉臺客意長東

北齊州安在哉

鄭曰荊州有一柱觀土人呼為木履觀洙曰成都有望鄉

臺乃隋蜀王秀所創也

諸姑今海畔兩弟亦山東去傍干戈覓來看道路通短衣防戰地匹馬逐秋風莫作俱流

落長瞻碣石鴻

鶴曰按公作范陽太君盧氏墓誌盧氏所出有適會稽賀

搗會稽瀕於海也趙曰齊州近海則是山東矣洙曰趙武靈王好胡服士皆短衣洙曰劉孝標廣絕交論附騏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注海畔山也

嚴鄭公堦下新松得霑字

弱質豈自負移根方爾瞻細聲聞玉帳踈翠近珠簾未見紫煙集虛蒙清露霑何當一百丈歌蓋擁高簷

嚴鄭公宅同詠竹得香字

綠竹半含籜新梢纔出牆色侵書帙晚陰過
酒罇涼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但令無翦

伐會見拂雲長孫季昭示兒編云花竹亦有無香者世所共知櫻桃初無

香退之云香隨翠籠擎初重則以香言之竹與枇杷本無香子美云風吹細細香枇杷樹

樹香則皆以香稱之至於太白又以柳為有香其曰白門柳花滿店香是也若夫荆公梅

詩有云少陵為爾添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豈謂海棠無香而不賦乎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十

韻得忘字

沱水臨宁座岷山赴此堂白波吹粉壁青嶂

插雕梁直訝杉松冷兼疑菱荇香雪雲虛點

綴沙草得微茫嶺鴈隨毫末川蜺飲練光霏

紅洲蘂亂拂黛石蘿長暗谷非關雨丹楓不

為霜秋成玄圃外景物洞庭傷繪事功殊絕

幽襟興激昂從來謝太傅丘壑道難忘夢弼曰禹

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寰宇記沱水在成都府新繁縣誠齋詩話云老杜山水圖云沱水

臨中座岷山赴此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此以畫為真也曾吉父云斷崖韋偃樹小

雨郭熙山此以真為畫也洙曰秋成一作秋
城太傅謝安也安雖受朝寄東山之志始末
不

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得溪字

公自注池在府內蕭摩訶所開因是得名

湍駛風醒酒船回霧起隄高城秋自落雜樹
晚相迷坐觸鴛鴦起巢傾翡翠低莫須驚白

鷺為伴宿清溪

鄭曰駛苦史切疾貌也趙
曰清溪公指浣花溪爾

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

鶴曰公在嚴武幕中自遣

悶有作奉呈後如詠竹泛舟觀岷池
畫圖至比池臨眺皆分韻賦詩其情
分稠密如此而史謂嚴武中
頗銜之不知何所本而云

北池雲水闊華館闢秋風獨鶴先依渚衰荷

且映空采菱寒刺上踏藕野泥中素楫分曹

往金盤小徑通萋萋露草碧片片晚旗紅杯

酒霑津吏衣裳與釣翁異方初豔菊故里亦

高桐搖落關山思淹留戰伐功嚴城殊未掩

清宴已知終何補參軍乏歡娛到薄躬

本中何

補參軍身乏一作參軍事

初冬

垂老戎衣窄歸休寒色深漁舟上急水獵火
著高林日有習池醉愁來梁甫吟干戈未偃
息出處遂何心鶴曰按是年十月嚴武攻吐蕃鹽川城克之公在幕府故亦衣戎衣也趙曰日有習池醉謂陪嚴武出也愁來梁甫吟公以諸葛亮自比也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客從西北來遺我細織成開緘風濤湧中有

掉尾鯨透迤羅水族瑣細不足名客云充君
褥承君終宴榮空堂魑魅走高枕形神清領
客珍重意顧我非公卿留之懼不祥施之混
柴荆服飾定尊卑大哉萬古程今我一賤老
短褐更無營煌煌珠宮物寢處禍所嬰歎息
當路子干戈尚縱橫掌握有權柄衣馬自肥
輕李鼎死岐陽實以驕貴盈來瑱賜自盡氣
豪直阻兵却其贈錦復引近年李昔聞黃金鼎來瑱為戒非無為者

多坐見悔吝生奈何田舍翁受此厚貺情錦
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振我麤席塵媿客茹

藜羹

本一作翠織成 [夢弼曰] 廣雅天竺出細
織成 [洙曰] 中有掉尾鯨至水族瑣細皆

言織紋也 [韓曰] 大哉萬古程程謂法度 [趙曰]

珠宮指言龍宮也楚辭具闕兮珠宮 [希曰] 按

舊史李鼎嘗代崔光遠為鳳翔尹充本府及

秦龍觀察使 [洙曰] 來瑱嘗為襄陽節度使裴

茂稱瑒倔強難制宜早除之後貶播州尋賜

死左傳州吁阻兵而安忍 [洙曰] 蘇季子位高

金多 [趙曰] 莊

子藜羹不糝

至後

冬至至後日初長遠在劔南思洛陽青袍白

馬有何意金谷銅駝非故鄉梅花欲開不自

覺棗萼一別永相望 語極有興 愁極本憑詩遣興

詩成吟詠轉淒涼 夢弼曰金谷園銅駝陌豈

乎劉禹錫楊柳詞云金谷園中

鷲亂飛銅駝陌上好風吹是也

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三首
簡易高人意匡牀竹火爐寒天留遠客碧海
挂新圖雖對連山好貪看絕島孤羣仙不愁

思有味冉冉下蓬壺夢弼曰淮南子匡牀弱席非不寧許慎注匡安也

方丈渾連水天台總映雲人間長見畫老去

恨空聞自傷足力之不能繼也上句亦足媿人之不能往者范蠡舟偏

小王喬鶴不羣此生隨萬物何處出塵氛夢弼

曰孫綽天台賦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古聖之所由化神仙之所窟

宅洙曰范蠡為越破吳功名遂乃乘扁舟泛江湖變姓名適齊為鳴夷子趙曰其圖必畫舟與鶴故以范蠡王喬

比之王喬鶴事注見前

高浪垂翻屋崩崖欲壓牀野橋分子細沙岼

繞微茫紅浸珊瑚短青懸薜荔長浮查並坐

得僊老暫相將總是好語○夢弼曰王子年拾遺記堯時有巨查浮于西

海查上有光若星月查浮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名曰貫月查又曰挂星查羽仙棲息其上

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鶴曰鄭虔蘇源明是年相繼而亡八哀蘇源明詩中云榮

陽復寂寞此詩云凶問一年俱

故舊誰憐我平生鄭與蘇存亡不重見喪亂

獨前塗是中有甚悲者豪俊人誰在文章掃地無羈

遊萬里闊凶問一年俱白日中原上清秋大
海隅夜臺當北斗泉路著東吳得罪台州去
時危棄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歿潛夫流慟
嗟何及銜冤有是夫道消詩發興心息酒爲
徒許與才雖薄追隨跡未拘班揚名甚盛嵇
阮逸相須會取君臣合寧詮品命殊賢良不
必展廊廟偶然趨勝決風塵際功名造化鑪
從容詢舊學慘淡閱陰符擺落嫌疑久哀傷

志力輸俗依綿谷異客對雪山孤童稚思諸
子交情列友于情乖清酒送望絕撫墳瘳瘡

病餐巴水瘡痍老蜀都飄零迷哭處天地日

榛蕪鶴曰蘇鄭之死適值歲歉按舊史廣德二年自秋及冬斗米千錢故詩中云穀

貴歿潛夫八哀源明詩亦云嗚呼子逝日始

未云俗依綿谷異客對雪山孤瘡病餐巴水

瘡痍老蜀都蓋公自叙此時展轉歷綿梓閬
間而復來
成都也

去矣行鶴曰公在嚴武幕中賦去矣

行明年正月果歸溪上鮑注

以為天寶間公在率府數上賦頌不蒙采錄欲辭職而賦此非

君不見鞞上鷹一飽則飛掣焉能作堂上鸞

銜泥附炎熱野人曠蕩無覩顏豈可久在王

侯間未試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興託

矯矯今人必以一飽為諱所謂掇皮皆真○

涖曰鮑明遠詩昔如鞞上鷹今似檻中猿魏

志呂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布怒登喻之

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鷹饑則附人

飽則颺去史滑稽傳注鞞臂捍也前漢志藍

田山出美玉長安魏書李預傳預居長安每

羨上古人餐玉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

得若環璧者百餘皆光潤可玩預乃以為屑

日服食之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一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二



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

永奉元年成都作鶴曰時
公自嚴武幕中歸浣花溪

野外堂依竹籬邊水向城蟻浮仍臘味鷗泛
已春聲藥許鄰人斲書從稚子擎白頭趨幕
府深覺負平生夢弼曰釋名酒有沉齊浮蟻
在上汎汎然洙曰庾信詩浮

蟻對
春開

營屋

我有陰江竹能令朱夏寒陰通積水內高入
浮雲端甚疑鬼物憑不顧翦伐殘東徧若面
勢戶牖永可安愛惜已六載茲晨去千竿蕭
蕭見白日洶洶開奔湍度堂匪華麗養拙異
考繁草茅雖雉葺衰病方少寃洗然順所適
此足代加餐寂無斤斧響庶遂憩息懽曰度
堂之度徒洛切趙曰詩考繁在澗考成也繁
樂也今公言養拙而已非有在澗之繁樂也
灑洗音

奉寄高常侍

鶴曰高適為西川節度

維等州以嚴武代還用為
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

汶上相逢年頗多飛騰無那故人何
蜀應全未方駕曹劉不啻過今日朝廷須汲
黯中原將帥憶廉頗天涯春色催遲暮別淚
遙添錦水波涿曰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
蜀亦有汶川出西山趙曰高適
先除淮南節度後為西川節度故言總戎楚
蜀修可曰方駕並駕也與方舟之方同廣絕
交論適文麗藻方駕曹王今言曹劉乃曹植
劉楨也涿曰不啻猶過多也家語何翅惠哉

漢書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言黯之材足以折衝千里也史記廉頗趙之良將也漢文帝嘗嘆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

春日江村五首

農務村村急春流岸岸深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使人無復思致故不可及茅屋還堪賦桃源自可尋艱難昧生理飄泊到如今

迢遞來三蜀蹉跎又六年客身逢故舊發興自林泉過懶從衣結頻遊任履穿藩籬頗無

限恣意向江天

趙曰蜀郡廣漢郡捷為郡為三蜀鶴曰公以乾元二年冬

入蜀至是六年矣洙曰董京威衣百結衣夢彌曰莊子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本一作藩籬無限景恣意買江天

種竹交加翠栽桃爛熳紅經心石鏡月到面

雪山風赤管隨王命銀章付老翁豈知牙齒

落名玷薦賢中

洙曰石鏡雪山皆在蜀中注見前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

月給赤管大筆一雙公時為檢校尚書工部郎故云鶴曰公為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考漢表銀章青綬注銀印背紐其文曰章謂刻曰某官之章唐雖無賜印者公謂銀章特指

魚袋而言耳趙曰銀章方賜來故次篇有垂朱紱之句

扶病垂朱紱歸休步紫苔郊扉存晚計幕府

媿羣材燕外晴絲卷鷗邊水葉開鄰家送魚

鼈問我數能來宋曰紱古蔽膝也象冕服以韋為之希曰漢韋賢傳黼衣

朱紱師古注云朱紱為朱裳畫為亞文也亞古弗字故因謂之紱又作黻

羣盜哀王粲中年召賈生羣盜中年皆不必事實政是作者

登樓初有作前席竟為榮宅入先賢傳才高

處士名異時懷二子春日復含情宋曰漢末王粲以西

京擾亂之荆州嘗思歸作登樓賦故先賢傳載荆州有王粲宅漢文帝以賈誼為長沙王太傅歲餘思誼徵至宣室因問以鬼神事帝不覺前席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春遠

蕭蕭花絮晚菲菲紅素輕日長唯鳥雀春遠

獨柴荆語近數有關中亂何曾劍外清故鄉

歸不得地入亞夫營鶴曰按史是年吐蕃雖退而二月党項羌寇京

兆之富平縣故云數有關中亂趙曰亞夫營在長安公之故鄉也漢文帝時周亞夫軍細

柳以備胡

暮登四安寺鍾樓寄裴十迪

四一作西

暮倚高樓對雪峰僧來不語自鳴鍾孤城返
照紅將斂近市浮煙翠且重多病獨愁常聞
寂故人相見未從容知君苦思緣詩瘦太向
交游萬事慵

絕句三首

聞道巴山裏春船正好行都將百年興一望

九江城

水檻溫江口茅堂石荀西移船先主廟洗藥

浣花溪

謾道春來好狂風大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却

釣魚船

屏跡

衰年甘屏跡幽事供高臥鳥下竹根行龜開
萍葉過年荒酒價乏日併園蔬課猶酌甘泉

歌歌長擊樽破

鶴曰按史是年荐饑京師斗米千錢趙曰公以年荒乏酒

價之故乃併課園蔬賣以充沽直也修可曰世說王大將軍每酒後輒詠魏武樂府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子美歌長擊樽破類此

天邊行

天邊老人歸未得日暮東臨大江哭隴右河源不種田胡騎羗兵入巴蜀洪濤滔天風拔木前飛秃鶩後鴻鵠九度附書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

趙曰連年吐蕃寇隴右河源蕭條又陷松維保三州故云胡騎

羗兵入巴蜀也鶴曰按史永泰元年三月辛亥大風拔木公有風拔木之句當是紀實也

柎樹為風雨所拔歎

倚江柎樹草堂前故老相傳二百年誅茅卜

居總為此五月髣髴聞寒蟬東南飄風動地

至江翻石走流雲氣幹排雷雨猶力爭根斷

泉源豈天意滄波老樹性所愛浦上童童一

青蓋野客頻留懼雪霜行人不過聽竽籟復

有虎倒龍顛委榛棘淚痕血點垂曾臆我有

新詩何處吟草堂自此無顏色

宋玉高堂賦織條悲鳴聲似箏籟

桑對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趙曰

喜雨

鶴曰按史永泰元年春大旱四月始雨七月又旱乃遣近臣錄

囚蓋是年自春至秋多旱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農事都已休兵戎

況騷屑巴人困軍須慟哭厚土熱滄江夜來

雨真宰罪一雪穀根小蘇息沴氣終不滅何

由見寧歲解我憂思結崢嶸羣山雲交會未

斷絕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

公自注時聞浙右多盜賊

希曰巴人困軍須當是去年嚴武敗吐蕃于

當狗城又克鹽川城時尚未撤其備也滄江

指夔州雲安而言按公有雷詩云巫峽中宵

動滄江十月雷又云霹靂楚王臺以此知滄

江指雲安也深曰國語自子之行晉無寧歲

此

莫相疑行

鶴曰此詩與後篇赤霄行

四月嚴武薨五月以郭英又為成都尹公與英又雖有舊然志不相合遂

起去草
堂之興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憶
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集賢學士
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彩動人主
此日飢寒趨路傍晚將末契託年少當面輸
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
疑寫得徹至懷抱如洗洙曰天寶中公獻三
大禮賦明皇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
試文章今雲中書堂即宰相所坐之堂也記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墻趙曰陸機

歎逝賦託末
契於後生

赤霄行

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飲寒泉逢觝觸造意甚奇赤

霄玄圃須往來翠尾金花不辭辱江中淘河

嚇飛燕淘河飛燕本不相步用鷓鴣銜泥却落

羞華屋皇孫猶曾蓮勺困衛莊見貶傷其足

老翁慎莫怪少年葛亮貴和書有篇丈夫垂

名動萬年記憶細故非高賢名言偉度趙曰

飛燕從江上來為淘河所疑意謂爭其魚而
赫之燕歸華屋之上負此羞恥街泥而却落
也蓋用莊子鳴得腐鼠鷓鴣雖過之仰面視之
曰嚇注云嚇音赫又音赫口拒人也宋曰漢
紀宣帝初為皇孫高材好學亦喜遊俠常困
於蓮勺鹵中注云為人所困辱也蓮勺縣名
鹵中鹽池也蓮音輦勺音灼左傳齊靈公伐
鄭高無咎鮑牽處守及還孟子訴之曰高鮑
將不納君秋則鮑牽而逐高無咎仲尼曰鮑
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衛當作鮑
趙曰老翁公自謂少年有所指也諸葛亮集
有貴和篇此蓋託言不能和則必召辱矣漢
文帝與匈奴書朕與單于
指細故注細故小事也

去蜀

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

瀟湘遊萬事已黃髮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

在何必淚長流

鶴曰安危大臣在謂吐蕃入寇有郭子儀諸公可恃也

宿青溪驛奉懷張貞外十五兄之緒

鶴曰青溪驛在嘉州犍為縣時公去成都經嘉戎而至忠渝也

漾舟千山內日入泊荒渚我生本飄飄今復

在何許石根青楓林猿鳥聚儔侶月明遊子

靜畏虎不得語中夜懷友朋乾坤此深阻浩

蕩前後間佳期付荆楚

荒渚一作在渚

狂歌行贈四兄

與兄行年校一歲賢者是兄愚者弟兄將富
貴等浮雲弟竊功名好權勢長安秋雨十日
泥我曹鞞馬聽晨雞公卿朱門未開鎖我曹
已到肩相齊吾兄睡穩方舒膝不鞞不巾踏
曉日男啼女哭莫我知身上須繒腹中實今
年思我來嘉州嘉州酒重花滿樓樓頭喫酒

樓下臥長歌短詠還相酬四時八節還拘禮
女拜弟妻男拜弟幅巾鞞帶不掛身頭脂足
垢何曾洗吾兄吾兄巢許倫一生喜怒長任
真日斜枕肘寢已熟啾啾唧唧爲何人

夢弼曰鞞

皮視切說文車鞞也

喜雨

南國旱無雨今朝江出雲入空纔漠漠洒迥
已紛紛巢燕高飛盡林花潤色分晚來聲不

絕應得夜深聞趙曰南國指荆楚也安石曰

可言江出雲也

宴戎州楊使君東樓

勝絕驚身老情忘發興奇座從歌妓密樂任

主人為今人雖褻語不能道無曾次故重碧拈春酒輕紅擘

荔枝亦風韻樓高欲愁思橫笛未休吹宋曰曹

啓云春清縹酒注縹深碧也山谷曰拈春酒

本作酤非按元稹元日詩羞看弟子先拈酒

白樂天詩歲酒先拈辭不得然則拈酒乃唐

人之語也荔子雖有數種而膜皆帶粉紅山
谷在戎州詩云王公權家荔子綠寥致平家
綠荔枝試傾一杯重碧色快擘千顆輕紅肌
鶴曰山谷在戎州有廖致平送綠荔枝詩云
誰能同此絕勝味唯有老杜東樓詩謂此詩
也希曰唐志戎州貢荔枝煎九域志戎州有
荔枝園

渝州候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

聞道乘驄發沙邊待至今不知雲雨散虛費

短長吟山帶烏蠻闊江連白帝深船經一柱

觀留眼共登臨立之曰漢桓典號驄馬御史

詩風流雲散一別如雨古詩有長短吟鄭曰
梁益記舊州舊山其地接諸蠻部有烏蠻狄
蠻洙曰白帝指夔州因漢公孫述
僭偽號白帝城一柱觀在江陵

撥悶一作贈嚴

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卽醺人乘舟取

醉非難事下峽銷愁定幾巡長年三老遙憐

汝揆施開頭捷有神已辦青錢防顧直當令

美味入吾脣夢弼曰雲安縣屬夔州今為雲

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

有郢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榮陽之士窟春富

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杜子美亦云聞道
雲安麴米春才傾一盞卽醺人裴劍作傳奇
記裴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
多以春則拋青春亦必酒名也趙曰東坡詩
麴米春香並舍聞蓋出於此長年三老川中
呼舟師之名夢弼曰峽中以篙師為長年拖
工為三老今俗謂之翁洙曰開頭一作鳴鏡
皆行船貌初行船曰開頭鄭曰揆練結切拗
揆也趙曰川人不可以隼
折一色見錢為青錢

聞高常侍亡公自注忠州作鶴曰按

侍高適卒又按公前有寄高常

侍詩意是寄詩未久而適已卒

歸朝不相見蜀使忽傳亡虛歷金華省何殊

地下郎致君丹檻折哭友白雲長獨步詩名

在祇令故舊傷夢弼曰按唐志門下省左散騎常侍二人掌規諷過失侍

從顧問又按漢官闕記金華殿在未央宮白

虎觀右祕府圖書皆在焉故王思遠遜侍中

表云奏事金華之上進議玉臺之下後世以

門下名金華省蓋出此也洙曰世說顏回為

地下修文郎前漢朱雲上書願斬佞臣張禹

成帝怒曰小臣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

雲下雲攀殿檻折夢弼曰按唐新書高適

負氣敢言權貴側目公故有丹檻折之句

宴忠州使君姪宅

鶴曰詩云出守吾家姪則為杜使君

也

出守吾家姪殊方此日歡自須遊阮舍不是

怕湖灘樂助長歌送杯饒旅思寬昔曾如意

舞牽率強為看洙曰晉阮咸與叔父籍為竹

居道北湖灘中州下惡灘也

禹廟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

畫龍蛇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早知乘四

載疏鑿控三巴洙曰宋玉招魂仰觀刻桷畫

橋抽古屋畫龍蛇蓋橋抽錫貢駟龍蛇皆禹
之事公因見此有感也洙曰孔氏書傳四載
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輻山乘櫟郭璞江賦
巴東之峽夏后疏鑿趙曰三巴記云閬水東
南流三折如巴字故曰三巴鄭曰十
道志渝州巴縣并巴東西是為三巴

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

忠州三峽內井邑聚雲根小市常爭米孤城
早閉門空看過客淚莫覓主人恩淹泊仍愁

虎深居賴獨園

花溪獨園與馬卿丁令同洙
曰蜀都賦三峽注巴東永安
縣有高山相對相去可二十丈左右岸甚高
謂之峽江水過其中趙曰雲根言石也張協

詩雲根臨八極蓋取五岳之雲觸石而出
則石者雲之根也洙曰佛書有給孤獨園

哭嚴僕射歸櫬

鶴曰按史嚴武年四
十薨贈尚書左僕射

素幔隨流水歸舟返舊京老親如宿昔部曲

異平生風送蛟龍雨

謂其化為蛇龍而風送
之雨情境慘然與下天

長意

天長驃騎營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

趙曰老親如宿昔言嚴公之母尚健如宿昔
耶後村詩話云故人感知已之遇季布奏事

彭越頭下臧洪盧諶皆不以主公成敗而二
其心叔季所謂賓客方翁翁熱時則趨附恐

後及時異事改則掉臂而去至有射羿者世
傳嚴武欲殺子美殆未必然觀老親如宿昔

部曲異平生之句極其悽愴至置武於八哀詩中忠厚藹然異於幕府少年今白髮之作矣李義山過舊府有寄諸掾詩云莫憑無鬼論終負託孤心猶有門生故吏之情可以矯俗

放船

收帆下急水卷幔逐回灘江市戎戎暗山雲
淄淄寒此戎戎淄淄亦不必所出偶荒林無
徑入獨鳥怪人看已泊城樓底何曾夜色闌

旅夜書懷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隨平野闊月湧
大江流等閑星月著一湧字復覺不同名豈文章著官應老
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懷舊鶴曰蘇源明天寶間為國子司業以廣德二年終於秘書少監

地下蘇司業親情獨有君那因喪亂後便有
死生分老罷知明鏡悲來望白雲自從失詞

伯不復更論文落句不忍讀師曰老罷知明鏡言覽鏡知其衰老也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鶴曰公在成都時嚴武死欲依

英又而英又驕縱不可託故舍之而去所以託言茅屋為秋風所破蓋深有所感傷也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
江灑江郊高者挂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
坳南村羣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
公然抱茅入竹去脣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
杖自歎息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
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裏裂牀牀

屋漏無乾處雨脚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
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安得廣厦千萬間大
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
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

足

宋曰罥古犬切趙曰白樂天詩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然近乎戲語豈

有萬丈之裘乎若公言千萬間之廣厦自有深旨碧溪詩話云孟子七篇論君與民者居半其欲得君蓋以安民也觀杜陵詩云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又云誰能扣君門下令減征賦寄柏學士云幾時高議排金門長使蒼生有環堵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寧令吾廬

獨破受凍死亦足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其
仁心廣大異夫求穴之螻蟻輩真得孟子之
所存矣東坡問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馬遷
但能名其詩耳吾謂老杜似孟子蓋原其心
也東坡志林僕嘗問荔枝何所似或曰荔枝
似龍眼坐客皆笑其陋荔枝實無所似也僕
云荔枝似江瑤斟應者皆憮然僕亦不辨昨
日見畢仲游僕問杜子美何似人仲游曰似
司馬遷僕喜而不
荅蓋與曩言會也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

永泰元年秋雲安作

成都秋至雲安明年春晚遷居于夔州城

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轉蓬行地遠攀桂

仰天高水路疑霜雪林棲見羽毛此時瞻白

兔直欲數秋毫

洙曰古樂府藁砧今何在硤砧喻夫也山上復有山出也

何當大刀頭刀頭有環言還也破鏡飛上天月半也

稍下巫山峽猶銜白帝城氣沉全浦暗輪側

半樓明刁斗皆催曉蟾蜍且自傾張弓倚殘

魄不獨漢家營

張弓謂月如弓倚殘魄望其滿也思歸之望歸士亦然趙

曰稍下猶銜皆言月也夢弼曰白帝城夔州也漢公孫述僭偽號白帝城 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遂託身於月是為蟾

蝮鶴曰按史是年八月僕固懷恩及吐蕃回紇入寇故有刁斗及漢營之句趙曰時與吐蕃交兵則張弓於夜皆倚曉月之殘魄不獨漢營爲然虜營亦然倚字使宋玉長劍倚天倚外之

雲安九日鄭十八攜酒陪諸公宴

寒花開已盡菊蕊獨盈枝舊摘人頻異只一頻字

而上下二三十年無不可感與去年明輕香

猶暫隨地偏初衣袷山擁更登危萬國皆戎

馬酣歌淚欲垂夢弼曰袷古合切說文無絮衣也秋興賦御袷衣深曰風

俗記九日登高以禳災厄鶴曰萬國皆戎馬謂其時僕固懷恩及吐蕃回紇入寇也

雨鶴曰按史是年春旱四月始雨七月又旱自春無雷六月始雷

行雲遞崇高飛雨藹而至古意潺潺石間溜

汨汨松上駛元陽乘秋熱百穀亦已棄皇天

德澤降焦卷有生意前雨傷卒暴今雨喜容

易不可無雷霆間作鼓增氣佳聲達中宵所

望時一致清霜九月天髣髴見滯穗郊扉及

我私我圃日蒼翠恨無抱甕力庶減臨江費

謂臨江而費抱甕之力鄭曰駃踈吏切馬行疾也趙曰應璩與岑瑜書云頃者炎旱日更甚沙磧銷燼草木焦卷也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莊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方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

長江二首

衆水會涪萬瞿唐爭一門朝宗人共挹盜賊

爾誰尊孤石隱如馬高蘿垂飲猿歸心異波

浪何事即飛翻洙曰涪萬峽中二郡名瞿唐為三峽之門師曰巴東有灩

灩石高二十丈許及秋至則絕如馬

浩浩終不息乃知東極臨衆流歸海意萬國

奉君心色借瀟湘闊聲驅灩澦深未辭添霧

雨接上遇衣襟接上不可曉趙曰瀟湘在潭川三峽之水下入洞庭與瀟

湘相遠故云色借也洙曰遇一作過

奉漢中王手札

鶴曰漢中王貶蓬州刺史今出峽將歸因

作書報公而公投以此詩詩中云主人留上客避暑得名園淹泊俱崖口

東西異石根當是王在歸州爲太守留度夏而公在雲安適相望也

國有乾坤大王今叔父尊剖符來蜀道歸蓋

取荆門峽險通舟峻江長注海奔主人留上
客避暑得名園前後緘書報分明饌玉恩天
雲浮絕壁風竹在華軒已覺良宵永何看駭
浪翻入期朱邸雪朝旁紫微垣枚乘文章老
河間禮樂存悲秋宋玉宅失路武陵源淹泊
俱崖口東西異石根夷音迷咫尺鬼物傷黃
昏大馬誠為戀狐狸不足論從容草奏罷宿
昔奉清罇希曰左思吳都賦矜其宴居則朱
服玉饌洙曰唐制諸侯各置邸京

師故有邸吏朱邸言邸有朱戶以冬為入期
故言雪晉志紫宮垣一曰紫微大帝之座天
子之所居也趙曰梁孝王時枚乘在諸文士
之間年最高洙曰漢景帝十三王河間獻王
德修禮樂被服儒術趙曰宋玉宅在歸州洙
曰武陵源在鼎州楚俗語言多夷音曹子建
表不勝犬馬戀主之情張綱傳豺狼當道安
問狐狸趙曰公言漢中王有懷君之心今入
朝草奏既罷必將侍
宴以奉宿昔之歡也

石硯

公自注平侍
御者之硯也

平公今詩伯秀發吾所羨奉使三峽中長嘯
得石硯巨璞禹鑿餘異狀君獨見其滑乃波

濤其光或雷電聯坳各盡墨多水遞隱見揮
酒容數人十手可對面比公頭上冠貞質未
為賤當公賦佳句況得終清宴公含起草姿
不遠明光殿致于丹青地知汝隨顧眄夢弼曰郭璞
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今疑此石乃禹
所鑿之餘也詠曰坳硯宥也聯坳謂雙宥相
並各盡墨謂盡墨力所謂發墨是也趙曰多
水遞隱見謂硯石溫潤出水也趙曰平公為
侍御頭上冠獬豸乃一角獸而能觸邪此石
質剛正可以比之也夢弼曰起草謂知制誥
也漢官儀尚書郎主作文章起草修可曰明
光漢殿名三秦記明光殿以金為殿以玉為

階夢弼曰末句謂此硯致之于明光禁中
丹青之地得天子之顧眄恩遇非常也

三韻三篇

高馬勿捶面長魚無損鱗辱馬馬毛焦困魚
魚有神君看磊落士不肯易其身

蕩蕩萬斛船影若搖白虹起檣必椎牛挂席
集衆功自非風動天莫置大水中趙曰椎牛

功或謂以牛祭非

烈士惡多門小人自同調名利苟可取殺身

傷權要何當官曹清爾輩堪一笑夢弼曰多門謂所交

不一左傳晉政多門趙曰同調字出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

諸將五首鶴曰五首乃言天寶以來諸將之事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昨日玉

魚蒙葬地早時金盃出人間見愁汗馬西戎

逼曾閃朱旗北斗閑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

且莫破愁顏沐曰西京雜記長安大明宮宣政殿初就每夜見數騎遊往其

間高宗敕巫祝劉明奴問其所由鬼云我是漢楚王戊太子死葬於此明奴曰按漢書戊

與七國反誅死無後焉得其子葬於此鬼曰

我當時入朝以路遠不從坐後病死天子於

此葬我漢書自有遺誤耳明奴因宣詔與改

葬鬼喜曰若改下極為幸甚今在殿東北入

地丈餘我死時天子飲我玉魚一雙今猶未

朽必以此相送勿見奪也明奴遂奏聞有勅

改葬苑外及發掘玉魚宛然見在棺柩之屬

朽爛已盡自是其事遂絕田曰南史沈炯傳

炯自初明為魏所虜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

為表奏之陳已思鄉之意其畧曰甲帳珠簾

一朝零落茂陵玉盃遂出人間今公用此但

金玉字異爾舊引孔氏志怪乃女子之事也

夢弼曰詩首句言漢朝陵墓則是用茂陵玉

盃事以避玉魚字改作金盃或引盧充幽婚

事蓋但見其有金盃字耳嚴有翼藝苑雌黃

曰后山詩云初聞橋山送弓劍寧知玉盃人

間見蓋亦用沈炯事趙曰此詩所以激諸將謂漢朝陵墓自以對南山有千秋之固及胡虜入關不無發掘者今河隴繼有吐蕃之難而諸將曾不知速來長安為禦戎之圖也長安號北斗城夢弼曰或云閑字作殷謂子美父名閑不應用閑字然按集又有翩翩戲蝶閑過慢之句豈非臨文不諱乎洙曰漢書材官蹶張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胡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水清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希曰景龍間韓國公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蓋欲絕虜道

也其後反與回紇和親資其兵同討安史公所以致諸君何以答升平之恨趙曰漢書匈奴自稱為天之驕子而回紇者匈奴之種也故亦得稱天之驕子而回紇者匈奴之種也安西回紇等兵討安慶緒其後回紇恃功侵擾中國此公所以嘆也胡謂祿山當時哥舒翰失守祿山陷潼關龍喻肅宗河北晉地也此謂肅宗起於靈武而河北復清也

洛陽宮殿化為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滄海未

全歸禹貢薊門何處覓堯封朝廷衮職誰爭

補天下軍儲不自供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

金甲事春農趙曰漢紀秦得百二焉注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

滄海指山東薊門言河北洙曰相國謂王縉也希曰王縉由侍中拜河南副元帥又拜盧龍節度使故此篇首以洛陽言河南即洛陽時為安史所破

迴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全銷越裳翡

翠無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殊錫曾為大司

馬總戎皆插侍中貂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

忠臣翊聖朝趙曰後漢馬援南征建銅柱標以勒功深曰前漢西域傳贊孝

武之世觀犀布玳瑁則建朱崖七郡自是之

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注云昔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又後漢賈琮傳交趾土多珍異產明璣翠羽犀

象玳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師曰子美嘗有自平宮中呂太一南海收珠之句蓋廣

德元年呂太一為廣州使舉兵叛故翡翠明珠久不貢朝廷說者多引此詩以解太一之

事洙曰東晉石勒侵阜陵詔加王導大司馬假以黃鉞出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餞于郊漢

侍中冠武弁大冠亦曰惠文冠加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也趙曰殊錫總戎之句乃深責

諸君徒享高爵厚祿而不能輸忠者也故有下句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

時巖僕射共迎中使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

節軍令分明數舉杯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

須仗出羣材

趙曰此篇專言嚴武也望鄉臺在成都之比公憶往時曾隨嚴

武登此臺以迎中使洙曰按武傳兩鎮蜀刺綿州趙曰嚴武鎮蜀以寶應元年正月權

令兩川都節制為一六月專以節制西川阻徐知道反不得進為二廣德二年朝廷正以

西川合一節度而武以黃門侍郎來為三也鶴曰按舊史武出為綿州刺史劔南東川節

度使兼御史中丞上皇詔以劔南兩川合為一拜武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劔南節度此

當是在乾元二年裴冕為尹之前蓋玄宗以上元元年七月移居西內已不復干預國事

矣而武是時鎮蜀止是節制也合以此為一寶應元年為二廣德二年為兩川節度為三

也趙曰安危謂安其危也

承聞故房相公靈櫬自閬州啓殯歸

葬東都有作二首

鶴曰房瑄河南人罷相後歷漢州刺

史廣德元年元赴召道病卒於閬州時權瘞於彼後贈太尉

遠聞房太守

以其照漢州刺史稱之曰房太守正是恨意五字能言人所難

言改為太尉誤矣

歸葬陸渾山一德興王後

豈元齡後耶

孤魂久客間孔明多故事安石竟崇班他日

嘉陵淚仍霑楚水還

宋曰伊洛間有陸渾山蜀志陳壽與荀勗等定

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二十四篇以進晉謝安薨帝臨于朝堂賜東園祕器朝服贈太傅

及葬加殊禮依大司馬桓温故事師曰孔明多故事喻房公奏議可為朝廷典故安石竟崇班喻房公死後竟追贈褒崇之也蔡寬夫詩話云唐書房琯傳上皇入蜀琯建議請諸王分鎮天下其後賀蘭進明以此諛之肅宗琯坐是卒廢不用世多憫之予讀司空圖房太尉漢中詩云物望傾心久兇渠破膽頻注謂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嘆曰吾不得天下矣非琯無能畫此計者蓋以乘輿雖播遷而諸子各分鎮天下兵柄則人心固所繫矣未可以強弱爭也今唐史乃不載此語圖博學多聞嘗位朝廷且修史其言必有自來夫琯雖不見用而當時建言有關於利害豈可廢哉惜乎史臣不能為一白之也後村詩話子美與房琯善共居諫省也坐抹琯後為哀挽方之謝安投贈哥舒翰詩盛有稱許然陳

濤斜潼關二詩直筆不少恕或疑與素論相反余謂翰未敗非子美所能逆知琯雖敗猶為名相至於陳濤斜潼關之敗直筆不怨所以為詩史也何相反之有趙曰房公之喪自閬州起發則由嘉陵江而下也

丹旒飛飛日初傳發閬州風塵終不解江漢忽同流死生成敗難言之情劍動親身匣書歸故國樓盡哀知有處為客恐長休

別常徵君

兒扶猶杖策臥病一秋強白髮少新洗寒衣

寬總長白髮少寒故人憂見及此別淚相忘

各逐萍流轉來書細作行趙曰雖別而俱不能淚所以成相忘也

近聞鶴曰按史是年十月吐蕃及回紇入寇京城震恐郭子儀乘間

與回紇定約共擊吐蕃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

近聞犬戎遠遁逃牧馬不敢侵臨洮清水逶

迤白自靜隴山蕭瑟秋雲高崆峒五原亦無

事北庭數有關中使似聞贊普更求親舅甥

和好應難棄鶴曰唐隴右道洮州是臨洮郡關內道鹽州是五原郡崆峒山

古隴右岷州關內原州此皆指關隴而言也

夢符曰吐蕃號君長曰贊普趙曰先帝昔常和親以公主嫁贊普矣

遣憤鶴曰郭子儀使白元光與回紇將藥葛羅合兵追吐蕃大破之

於是回紇等入見贈賚繒帛前後十八萬府藏空竭稅百官俸以給之此

以爲可憤也

聞道花門將論功未盡歸自從收帝里誰復

總戎機蜂蠱終懷毒雷霆可震威莫令鞭血

地再濕漢臣衣

洙曰花門即回紇也左傳君無謂邾小蜂蠆有毒况國乎

漢賈山傳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師曰鞭血地指禁中也漢書云禁中非刑人鞭血之地

鄭典設自施州歸

鶴曰按唐志東宮官典設郎四人掌

太子湯沐汎埽鋪陳之事裴施州裴冕也以附李輔國貶施州

吾憐滎陽秀冒暑初有適名賢慎出處不肯

妄行役旅茲殊俗遠竟以屢空迫南謁裴施

州氣合無險僻攀援懸根本登頓入矢石

意別入矢石謂石之如虎也暗用李廣事青不言虎而言入矢政是詩中用事之妙

山自一川城郭洗憂感聽子話此邦令我心

悅憚其俗則純朴不知有主客温温諸侯門

禮亦如古昔勅厨倍常羞盃盤頗狼藉時雖

屬喪亂事貴賞匹敵中宵愜良會襄鄭非遠

戚羣書一萬卷博涉供務隙他日辱銀鈎森

踈見矛戟倒屣喜旋歸畫地來所歷乃聞風

土質又重田疇闢刺史似寇恂列郡宜競借

北風吹瘴癘羸老思散策渚拂蒹葭寒嶠穿

葛蘿羃此身仗兒僕高興潛有激孟冬方首
路強飯取崖壁歎爾疲駑駘汗溝血不赤終

然備外飾駕馭何所益我有平肩輿前途猶

準的忽轉入車馬翩翩入鳥道庶脫蹉跌厄

夢弼曰滎陽鄭氏之郡洙曰史滑稽傳履舄

交錯杯盤狼藉事貴賞匹敵賞一作當夢弼

曰晉索靖論草書狀婉若銀鈎又書花歐陽

詢工行書森然如武庫矛戟洙曰蔡邕倒屣

而迎王粲趙曰倒屣不上鞋踵也鄭曰畫去

聲洙曰後漢寇恂從光武至穎川百姓遮道

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鄭曰借讀作咨

昔切鶴曰詩注葛一名女蘿故合而言之曰

葛蘿洙曰顏延年詩首路踟險艱修可曰馬

援銅馬相法曰汗溝欲深長漢書大宛馬汗

血

寄裴施州鶴曰按史裴冕廣德初充

烜為判官烜抵法

冕坐降施州刺史

廊廟之具裴施州宿昔一逢無此流若無第

三四句

金鍾大鏞在東序冰壺玉衡縣清秋

乍讀兩語必笑

物色品目自高語亦

分憂幾度寄書白鹽北

接一句未了

苦寒贈我

青羔裘霜雪迴光避錦袖蛟龍動篋蟠銀鈎

紫衣使者辭復命再拜故人謝佳政將老已

矢子孫憂後來況接才華盛

夢符曰詩注鏞大鍾也書天球

河圖在東序文選清如玉壺米書在璇璣玉衡夢弼曰四岳義仲義叔和仲和叔堯掌四

岳之官也朱曰漢宣帝曰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乎趙曰白鹽夔州山名此言裴寄書

來夔與公又贈之以羔裘也

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

鶴曰是年冬崔旰反蜀中大亂故趙公刮寇至夔夔隸荆南節度也夔弼

曰大食國名

太常樓船聲嗷嘈問兵刮寇超下牢救出令

奔飛百艘

牧出令奔語嚴

猛蛟突獸紛騰逃白帝寒

城駐錦袍玄冬示我胡國刀壯士短衣頭虎

毛憑軒拔鞘天為高翻風轉日木怒號冰翼

雲淡傷哀猱鑄錯碧鬕鷓鴣膏鋸鐔已瑩虛

秋濤鬼物撒捩亂坑壕蒼水使者捫赤條

注引

搜神記 龍伯國人罷釣鼇芮公迴首顏色勞

非也 龍伯國人罷釣鼇本不切直形容此刃一出海怪盡絕然芮公回首又顏色為勞語殊佳

分闔救世用賢豪趙公玉立高歌起攬環結

佩相終始萬歲持之護天子得君亂絲與君

理蜀江如線針如水即水荆岑彈丸心未已

賊臣惡子休干紀魑魅魍魎徒為耳妖腰亂

領敢欣喜用之不高亦不痺不似長劍須天

倚吁嗟光祿英雄拜光祿未喻必別大食寶

刀聊可比丹青宛轉麒麟裏光芒六合無泥

滓夢滿曰十道志三峽口地曰峽州上牢下

牢楚蜀分畛趙曰由此而上至夔故曰超

下牢夢符曰牧州牧也令縣官也牧出令奔

言同赴軍事也鄭曰鞘所交切洙曰爾雅注

礪鞞似鳧而小膏中瑩刀鄭曰撒匹蔑切揆

練結切洙曰搜神記秦時有人夜渡河見一

人丈餘手橫刀而立叱之乃曰吾蒼水使者

也列子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鼇洙

曰芮公荆南節度使也鶴曰按史荆南自廣

德至大曆皆為衛伯玉為節度使則衛公非

亦云疑衛詭為芮也然王兵馬使二角鷹詩

公未如何所本洙曰左傳眾仲曰以德和民

不聞以亂猶治絲而勞之也蜀水至瞿唐則

星

為峽所束如線焉夢弼曰王粲登樓賦取荆山之高岑後漢隗囂將王元說囂曰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鄭曰痺音婢又音卑夢弼曰潘岳射雉賦揆懸刀騁絕伎知轉如軒不高不埤埤與痺字通用修可曰荆楚故事襄王謂左右曰能為大言者乎宋玉曰方地為輿圓天為蓋彎弓掛扶桑長劍倚天外王曰善洙曰末句謂趙公必用此刀立大功畫像於麒麟閣也

王兵馬使二角鷹

鶴曰按史大曆初

衛伯玉荆南節度使此王兵馬使得非昂乎

悲臺蕭瑟石龍從哀壑杈枒浩呼洵中有萬

里之長江迴風滔日孤光動

起得森聳賦二

此悲臺字便從呼鷹來哀壑則夔峽間意也讀至迴風滔日豈可以逐字逐句某地某事意之哉語有神助正在此角鷹翻倒壯士

臂將軍玉帳軒勇氣二鷹猛腦條徐墜目如

愁胡視天地杉雞竹兔不自惜孩虎野羊俱

辟易韞上鋒稜十二翮將軍勇銳與之敵將

軍樹勳起安西崑崙虞泉入馬蹄白羽曾肉

三後猊敢決豈不與之齊荆南芮公得將軍

亦如角鷹下翔雲惡鳥飛飛啄金屋安得爾

輩開其羣驅出六合梟鸞分鄭曰龍力空切

潘岳西征賦龍從逼迫注龍從高大貌鄭曰

杖初牙切柯五加切不齊貌夢彌曰臨海異

物志杉雞黃冠青綾常在杉樹下竹兔小如

野兔食竹葉孩虎一作溪虎鄭曰辟易音壁

亦趙曰漢書注辟易謂開張而易其本處夢

彌曰崑崙虞泉皆在西泉本作淵公避唐諱

也朱曰白羽箭也後魏獅子

也鄭曰後先九切魏五弓切

奉賀陽城郡王太夫人恩命加鄧國

太夫人公自注陽城王衛伯玉也鶴

曰按本傳廣德元年代宗幸

次以伯玉有幹略乃拜荆南節度使

尋封陽城郡王當是伯玉封王時母

同受封也

衛幕銜恩重潘輿送喜頻濟時瞻上將錫號

戴慈親富貴當如此尊榮邁等倫郡依封土

舊國與大名新紫誥鸞回紙清朝燕賀人遠

傳冬笋味更覺綵衣春弈葉班姑史芬芳孟

母鄰義方兼有訓詞翰兩如神委曲承顏體

騫飛報主身可憐忠與孝雙美畫麒麟夢符

書注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
幕中故曰幕府趙曰衛幕衛青之幕也以陽
城王姓衛用之尤切洙曰潘安仁閑居賦太
夫人乃御籃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
趙曰紫詰紫錦之詰也鸞回紙則紙上之字
有回鸞之勢也洙曰楚國先賢傳孟宗至孝
母好食笋冬月無之宗入林中哀號笋為之
生後漢列女傳曹世叔妻班處之女名昭字
惠姬博學高才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
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踵而成之
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
家家音姑劉向列女傳鄒孟軻母三徙而舍
學宮之傍軻嬉游乃設俎豆揖遜孟母曰真
可以居吾子矣左傳愛子教之以義方麒麟
閣名也

冬深

花葉隨天意江溪共石根早霞隨類影

類字難下

寒水各依痕易下楊朱淚難招楚客魂風濤

暮不穩捨棹宿誰門

趙曰早霞隨類影言其變態不常隨所類之影

而呈現也洙曰楊朱泣歧路謂其可以南可以比宋玉哀屈原作招魂

將曉二首

石城除擊拆鐵鎖欲開關鼓角悲荒塞星河
落曉山巴人常小梗蜀使動無還垂老孤帆

色飄飄犯百蠻夢弼曰蜀使動無還蓋謂上元

間劍南東川節度兵馬使段子璋反伏誅寶

應初劍南西川兵馬使徐知道反伏誅明年

劍南西山兵馬使崔旰反

殺成都節度使郭英乂也

軍吏回官燭舟人自楚歌寒沙蒙薄霧落月

去清波壯惜身名晚衰慙應接多歸朝日簪

笏筋力定知何早憂及此

十二月一日三首

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一聲何

處送書鴈百丈誰家上瀨船子美七言律每

差竹枝之比未將梅蘂驚愁眼更取椒花媚

三首皆然遠天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邊趙

百丈者牽船筏希曰漢書下瀨將軍注引伍

子胥有下瀨船此故反用之本一作上水船

洙曰明光殿名也漢王商借明光殿起草作

制詰夢弼曰子美素有消渴疾趙曰晉明帝

云只聞人自長安來不聞人自寒輕市上山煙碧日滿樓前江霧黃負鹽出

日邊來故後人以日邊為帝都井此溪女打鼓發船何郡郎新亭舉目風景

切茂陵著書消渴長春花不愁不爛熳楚客

唯聽棹相將好語鶴曰夔州奉節大昌二縣皆有鹽井趙曰晉王導傳洛京

傾覆中州士人避亂江左每至暇日邀出新亭飲宴周覲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

江河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

耶衆收淚而謝之夢弼曰漢司馬相如傳相如口吃而善著書有消渴病既病免家居茂

陵子美有渴疾故以自比也

卽看燕子入山扉豈有黃鸝歷翠微短短桃

花臨水岸輕輕柳絮點人衣春來準擬開懷

久老去親知見面稀自他日一杯難強進重

嗟筋力故山違趙曰十二月一日作詩而有燕于桃花之句何也義在末

句所謂他日一杯難強進者也蓋逆道其事耳

又雪

南雪不到地青崖霑未消微微向日薄脉脉

去人遙冬熱鴛鴦病或語是峽深豺虎驕愁邊

有江水焉得北之朝

送王侍御往東川放生池祖席

東川詩友合此贈怯輕為況復傳宗近空然
惜別離梅花交近野草色向平池儻憶江邊
臥歸期願早知夢弼曰東川梓州路也

補遺

禹廟芷堂劉光庭自昭云嘗侍須溪先生論及禹廟詩早知乘四載疏鑿三巴先

生云此言禹功疏鑿自三巴而始禹廟在上流故控持也言三巴皆控持於此早知言其

氣力盛壯之時也他人禹廟詩落句句不能如此力量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二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三

立春大曆元年雲安作

春日春盤細生菜忽憶兩京梅發時盤出高
門行白玉菜傳纖手送青絲巫峽塞江那對
眼杜陵遠客不勝悲此身未知歸定處呼兒

覓紙一題詩推愁浩蕩極勝趙曰齊人月令

鷄曰汲黜傳見高門注云三輔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鮑宣傳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

重高門之地哉注亦云殿名今公用高門蓋憶為拾遺時也趙曰行白玉盤也

懷錦水居止二首

軍旅西征僻風塵戰伐多猶聞蜀父老不忘
舜謳歌天險終難立柴門豈重過朝朝巫峽
水遠逗錦江波鶴曰軍旅西征僻風塵戰伐
多蓋指吐蕃之亂及張獻誠

相茂林楊子琳共起兵
討崔旰是時蜀中大亂

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層軒皆面水老樹

飽經霜雪嶺界天白錦城曛日黃惜哉形勝

地回首一茫茫深曰萬里橋百花潭在成都
公所居草堂之近注詳見前

張孟陽劔閣銘形
勝之地匪親勿居

老病

老病巫山裏稽留楚客中藥殘他日累花發

去年叢夜足霑沙雨春多逆水風合分雙賜

筆猶作一飄蓬趙曰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
月給赤管大筆一雙公嘗為

尚書工部
郎故云

雨

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時輕箠煩相向織絺

恐自疑煙添纔有色風引更如絲直覺巫山

暮兼催宋玉悲趙曰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

春甲子雨赤地千里鶴曰按舊史是年春旱

至六月庚子始雨沫曰公言扇可相向則織

緜疑其可著矣宋玉高唐賦妾在巫山之陽

南楚

南楚青春異暄寒早早分無名江上草隨意

嶺頭雲正月蜂相見非時鳥共聞杖藜妨蹀

馬不是故離羣

子規

峽裏雲安縣江樓翼瓦齊兩邊山木合終日

子規啼眇眇春風見蕭蕭夜色淒客愁那聽

此故作傍人低

水閣朝霽奉簡雲安嚴明府

東城抱春岑江閣鄰石面崔嵬晨雲白朝旭

射芳甸雨檻臥花叢風牀展書卷鈎簾宿鷺

起丸藥流鶯囀

比於青山捫蝨坐黃呼婢取鳥抱書眠更自清切

酒壺續兒誦文選晚交嚴明府矧此數相見

忽及晚交嚴明府如此而止且喜沒干涉
曰謝玄暉詩雜英滿芳甸沈約詩雨檻雲欄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詩善用文選語故
宗武亦習之不置所謂熟精文選理休覓綵
衣輕又云呼婢取酒壺續兒誦文選是也

往在

往在西京時胡來滿彤宮中宵焚九廟雲漢
為之紅解尾飛十里總惟分曾空疚心惜木

主一一灰悲風合昏排鐵騎清旭散錦幪賊

臣表逆節相賀以成功是時妃嬪戮連為糞

土叢當宁陷玉座白間剥畫蟲不知二聖處

私泣百歲翁車駕既云還楹角歛穹崇故老

復涕泗祠官樹椅桐宏壯不如初已見帝力

雄前春禮郊廟祀事親聖躬微軀忝近臣景

從陪羣公登塔捧玉冊裁冕聆金鍾侍祠慙

先露媿死也掖垣邇濯龍天子惟孝孫五雲起

九重鏡奩換粉黛翠羽猶葱隴前者厭羯胡
後來遭犬戎俎豆腐臙肉杲恩行角弓安得
自西極申命空山東盡驅詣闕下士庶塞關
中主將曉逆順元元歸始終一朝自罪已萬
里車書通鋒鏑供鋤犁征戍聽所從冗官各
復業土著還力農君臣節儉足朝野懽呼同
中興似國初繼體如太宗端拱納諫諍和風
日冲融赤墀櫻桃枝隱映銀絲籠千春薦靈

寢永永垂無窮京都不再火涇渭開愁容歸

號故松栢老去若飄蓬趙曰彤宮天子之宮也天子七廟而王莽

時爲九廟以其盛者言之也此篇首述明皇

天寶間安祿山陷長安洙曰木主神主也史

記武王伐紂載木主而行修可曰錦幪鞍帕

也鄭曰一作驟說文驢子也趙曰禮記天子

當宁而立師曰白間黼辰也畫蟲畫雉以飾

之定功曰何平叔景福殿賦皎皎白間注云

白間黼也以白塗之洙曰二聖謂玄宗肅宗

師曰祠官守祠之官也種椅桐之木將以興

禮樂也趙曰前春禮郊廟此述乾元元年朝

享于太廟有事于南郊黃曰公時爲拾遺諫

官故稱近臣鶴曰按舊史乾元元年夏四月

辛亥九廟成備法駕迎神主入新廟甲寅上

親享九廟遂有事于圓丘新史同而今云前
 春殆與史異又在夏四月不應言春疑有誤
 也洙曰廣德二年春享廟及郊而是年公在
 閩中無容更預陪祀鄭曰景於景切從才用
 切夢弼曰東都賦天官景從趙曰史有先朝
 露以言臣之不幸也濯龍池名也見洛陽圖
 經鏡奩乃供后廟神御之物也翠羽乃飾神
 御之物也出曹子建詩或拾翠羽洙曰前者
 厭羯胡謂明皇時祿山陷長安也夢弼曰俎豆腐
 謂代宗時吐蕃又陷長安也夢弼曰俎豆腐
 膾肉謂汗漫祭器愚行角弓謂操弓矢狼
 籍宮廟也蒼舒曰漢紀注果愚屏也希曰漢
 書注以木曰弧以角曰弓鶴曰按史永泰元
 年正月下制有罪已之念故公時云一朝自
 罪已萬里車書通蓋述當時之事也夢弼曰
 漢食貨志安民之道士著為本定功曰月令

仲夏之月蓋以含桃之薦寢廟注櫻桃也漢
 惠帝出離宮叔孫通曰古者春秋嘗菓方今
 櫻桃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歐曰
 京都奠安涇渭之民頓豁愁容得以歸號墳
 墓惟子美衰老若飄蓬然
 不獲還故鄉故自傷也

客居

客居所居堂前江後山根下塹萬尋岸蒼濤
 鬱飛翻葱青衆木梢邪豎雜石痕子規晝夜
 啼壯士斂精魂峽開四千里水合數百源人
 虎相半居相傷終兩存蜀麻久不來吳鹽擁

荆門西南失大將商旅自星奔今又降元戎
已聞動行軒舟子候利涉亦憑節制尊我在
路中央生理不得論臥愁病脚癢徐步視小
園短畦帶碧草悵望思王孫鳳隨其皇去籬
雀暮喧繁覽物想故園十年別鄉村日暮歸
幾翼北林空自昏安得覆八溟爲君洗乾坤
稷契易爲力犬戎何足吞儒生老無成臣子
憂四藩篋中有舊筆情至時復援趙曰峽開
四千里千

字疑誤豈自渝州明月峽至夔州西陵峽而
下水路有四千里乎夢弼曰蜀出麻布吳中
出塩兩相貿易以兵亂水陸不通故蜀布不
來而吳塩擁塞也鮑曰西南失大將謂鄭公
卒也修可曰劉孝標廣絕交論靡不望影星
奔鶴曰今又降元戎已聞動行軒謂杜鴻漸
按史是年二月以鴻漸爲山南西道劔南東
西川副元帥以平蜀亂也修可曰劉安招隱
辭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
萋萋洙曰思王孫謂嚴武也

客堂

憶昨離少城而今異楚蜀捨舟復深山窅窕
一林麓栖泊雲安縣消中內相毒舊疾甘載

來衰年得無足死為殊方鬼頭白兔短促老
馬終望雲南鴈意在北別家長男女欲起慙
筋力客堂叙節改具物對羈束石暄蕨芽紫
渚秀蘆筍綠巴鶯紛未稀徼麥早向熟悠悠
日動江漠漠春辭木臺郎選才俊自顧亦已
極前輩聲名人埋没何所得居然縮章紱受
性本幽獨平生憩息地必種數竿竹事業只
濁醪營葺但草屋上公有記者累奏資薄祿

主憂豈濟時身遠彌曠職循文廟筭正獻可
天衢直尚想趨朝廷毫髮裨社稷形骸今若

是進退委行色

趙曰少城成都小城也注見前巴鶯一作巴鶯為是漢書

劉章云深耕穡種立苗欲疏公言紛未稀則苗豈多耶趙曰臺郎為省郎也公時為尚書工部員外郎故稱臺郎深曰上公謂嚴武也武嘗表公為劔南參謀左傳獻可替否

杜鵑

洙曰成都記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教人務

農後以其位禪開明望帝死其魂化為鳥名曰杜鵑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

有杜鵑正是突兀奇怪欲啓後人之疑作此

作者當自知之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

餘喬木上參天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

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鳥巢百鳥不

敢嗔仍為餒其子禮若奉至尊鴻鴈及羔羊

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如知恩聖賢

吾法則付與後世傳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

鵑今忽暮春間值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

下如逝泉

此起此結皆出意表東坡志林南

季兵火多舛缺奇異雖經其祖父公所理尚

有疑闕者誼伯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

倍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蓋是題下注斷自

我昔遊錦城為首句誼伯誤矣且子美詩備

諸家體非必牽合程度俾俾者然也是篇前

前九五杜鵑豈後以文害辭辭害意耶原予

美之意類有所感托物以發者也亦六義之

比興離騷之法歟按傳物志杜鵑生子寄之

濟

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耳其不尊王命
負固以自抗擅軍旅絕貢賦如杜克遜在梓
州為朝廷西顧憂是東川無杜鵑耳至於浩
萬雲安刺史微不可攷凡其尊君者為有也
懷貳者為無也不在夫杜鵑真無也詎伯
以為來東川聞杜鵑聲煩而急乃始疑子美
詩跋畫紙上語又云子美不應疊用韻子美
自我作古疊用韻無害於詩僕所見如此誼
伯博學強辯殆必有以折衷之深曰晉羊祜
鴈賦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絕貫後不越
序董仲舒春秋繁露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
者修可曰劉越石扶風歌據鞍長嘆息下淚
泉如流

贈鄭十八賁

鶴曰按集有荅鄭十七
即詩云把文驚小陸郎

是謂
賁也

温温士君子令我懷抱盡靈芝冠衆芳安得
闕親近遭亂意不歸竄身跡非隱細人尚姑
息吾子色愈謹高懷見物理識者安肯哂卑
飛欲何待捷徑應未忍示我百篇文詩家一
標準羈離交屈宋牢落值顏閔水陸迷畏途
藥餌駐修軫古人日已遠青史字不泯步趾
詠唐虞追隨飯葵堇數杯資好事異味煩縣

尹心雖在朝謁力與願矛盾抱病排金門衰

容豈為敏趙曰禮記細人之愛人也所以姑息

洙曰捷徑應未忍謂不欲枉尺而直尋也修

可曰張衡應問曰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

干進苟容我不忍以歛肩夢弼曰屈原宋玉

言其有文章者也顏淵閔子騫言其有德行

者也江道賦駢修軫乎平

原洙曰左傳魯人以爲敏

別蔡十四著作鶴曰永泰元年成都

殺時蔡著作扶其櫬以

歸公與蔡相逢於雲安

賈生慟哭後寥落無其人安知蔡夫子高義

邁等倫獻書謁皇帝志已清風塵流涕灑丹

極萬乘為酸辛天地則創痍朝廷多正臣異

才復間出周道日惟新使蜀見知已別顏始

一伸主人薨城府扶櫬歸咸秦巴道此相逢

會我病江濱憶念鳳翔都聚散俄十春我衰

不足道但願子意陳稍令社稷安自契魚水

親我雖消渴甚敢忘帝力勤尚思未朽骨復

覩耕桑民積水駕三峽浮龍倚長津揚舲洪

東

濤間仗子濟物身鞍馬下秦塞王城通北辰
玄甲聚不散兵久食恐貧窮谷無粟帛使者

來相因若憑南轅使書札到天垠洙曰漢賈誼上政事

疏可為痛哭者一夢弼曰皇帝謂肅宗趙曰

王人指郭英又咸秦謂秦之咸陽也洙曰蜀

志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鶴曰

玄甲聚不散時崔旰反栢茂林等起兵討之

蜀中大亂故云漢霍去病傳注玄甲

謂甲之黑色也洙曰一作南轅吏

答鄭十七郎一絕

雨後過畦潤花殘步履遲把文驚小陸好客

見當時夢弼曰晉陸機為大陸陸雲為小陸

弟鄭十八之能文也漢鄭莊字當時為太子

舍人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此又以

美鄭之喜客也

寄贈王十將軍承俊

將軍膽氣雄臂懸兩角弓纏結青驄馬出入

錦城中時危未授鉞勢屈難為功賓客滿堂

上何人高義同

寄韋有夏郎中

省郎憂病士書信有柴胡飲子頻通汗懷君
 想報珠親知天畔少藥餌峽中無歸楫生衣
 臥春鷗洗翅呼猶聞上急水早作取平塗萬
 里皇華使為僚記腐儒師曰柴胡可煎為飲
 愁詩何以報之明月珠東坡題跋沈在期回
 波辭云姓名雖蒙齒錄袍笏未復牙緋子美
 以飲子對懷君亦齒錄牙緋之比也廣州
 偶得柴胡等藥因錄此詩遺懋古今詩話
 之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為主自沈約增
 崇韻學之後詩之體制漸多始有蹉對假對
 雙聲疊韻之類如自朱邪之狼狽致赤子之
 流離不惟赤對朱邪對子兼狼狽流離乃獸

名對鳥名又如厨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以
 雞對楊之類皆為假對子美以飲子對櫟君
 及惡樹詩物把因吾有雞棲奈爾何殆亦所
 謂假對也鶴曰歸楫生衣臥謂歸舟雖理而
 未動所以生衣趨曰生衣者生水
 衣於其上也洙曰左傳同官為僚

杜鵑行

古時杜宇稱望帝魂作杜鵑何微細跳枝竄
 葉樹木中捨伴警振雌隨雄毛衣慘黑貌憔悴
 衆鳥安肯相尊崇墮形不敢棲華屋短翮
 唯願巢深叢穿皮啄朽觜欲秃苦飢始得食

一蟲誰言養雖不自哺此語亦足為愚蒙聲
音咽咽如有謂號啼略與嬰兒同口乾垂血
轉迫促似欲上訴於蒼穹蜀人聞之皆起立
至今數學傳遺風迺知變化不可窮豈思昔
日居深宮嬪嬙左右如花紅

八哀詩

并序天曆元年雲安作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嘆舊懷賢
終於張相國八公前後存歿遂不詮次焉

葛常之曰曹子建王仲宣張孟陽有七哀
詩釋者謂病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
耳目聞見而哀口嘆而哀鼻酸而哀也子
建之七哀在於獨棲而思婦仲宣之哀在
於棄子之婦人張孟陽之哀在於已歿之
園寢是皆一哀而七者具也老杜之八哀
則所哀者八人也王思禮李光弼之武功
蘇源明李邕之文翰汝陽鄭虔之多能張
九齡嚴武之政事皆不復見矣故感傷而
有作也聖德符曰少陵八哀詩可以表裏
雅頌中古作者莫及也學者宜常諷誦之

贈司空王公思禮

洙曰按本傳王思禮高麗人少習戎

旅隨節度王忠嗣至河西與哥舒翰同籍麾下翰為隴右節度使思禮事

翰授右衛將軍從討九曲後朝當斬
翰釋之翰守潼關思禮充元帥府馬
 軍都將嘗密語翰表誅揚國忠又請
 以三千騎劫之翰不從遂至於敗思
 禮奔行在肅宗責其不堅守引至纛
 下將斬之會宰相房瑄在蜀奉太上
 皇冊命至諫上以為可收後效遂見
 赦尋副房瑄戰便橋不利更為關內
 行營節度守武功以控賊長安平思
 禮先入清宮收東京戰數有功遷兵
 部尚書乾元初為太原尹北京留守
 尋加司空上元二年薨贈太尉謚曰
 武烈

司空出東夷童稚刷勁翮追隨燕薊兒穎銳

物不隔服事哥舒翰意無流沙磧未甚拔行
 間犬戎大充斥短小精悍姿屹然強寇敵貫
 穿百萬衆出入由咫尺馬鞍懸將首甲外控
 鳴鏑洗劍青海水刻銘天山石九曲非外蕃
 其王轉深壁飛兔不近駕鷲鳥資遠擊言專在外
 曉達兵家流飽聞春秋癖曾襟日沉靜蕭蕭
 自有適潼關初潰散萬乘猶辟易偏裨無所
 施元帥見手格太子入朔方至尊狩梁益胡

馬纏伊洛中原氣甚逆肅宗登寶位塞望勢
敦迫公時徒步至請罪將厚責際會清河公
間道傳玉冊天子拜跪畢讜議果冰釋翠華
卷飛雪熊虎亘阡陌屯兵鳳凰山帳殿涇渭
關金城賊咽喉詔鎮雄所益禁暴靖無雙爽
氣春浙瀝巷有從公歌野多青青麥及夫哭
廟後復領太原役恐懼祿位高悵望王土窄
不得見清時嗚呼就窀穸永繫五湖舟悲甚

田橫客千秋汾晉間事與雲水白昔觀文苑
傳豈述廉藺績嗟嗟鄧大夫士卒終倒戟言甚

文史之無用豈景山代思禮乎夢弼曰史記

毛遂曰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也定

功曰漢顏延年爲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夢

弼曰馬鞍懸將首暗用後漢彭寵傳事又蔣

琰詩馬鞍懸虜頭夢弼曰漢書冒頓作鳴鏑

注髀箭也希曰哥舒翰傳翰築神威軍青海

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島由是吐蕃不

敢近青海唐志隴右道伊州西州並有天山

夢符曰唐書會要載景龍間贊普請婚以左

衛大將軍楊矩爲送金城公主使吐蕃因請

河西九曲之地以爲公主湯沐之邑矩遂奏

與之吐蕃旣得九曲其地肥良尤與唐地接

近自是復叛矩懼飲藥而死趙曰飛兔古之神馬也修可曰漢藝文志兵家者流凡百八十三家也晉杜預拜鎮南將軍嘗對武帝曰臣有左傳癖洙曰梁益蜀也潼關失守玄宗幸蜀肅宗時為太子比收兵至靈武遂即位元帥謂哥舒翰也時守潼關思禮為偏裨而謀不見從遂至於敗翰被擒趙曰翠華天子之旂上林賦建翠華之萎蕤周禮熊虎為旗巨阡陌言兵旗之多也鳳凰山鳳翔府山名時肅宗移軍鳳翔洙曰天子所在以帳為殿詔鎮雄所控謂思禮守武功以控賊也希曰前此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獲之無能禦者邊人謂之吐蕃麥莊哥舒翰嘗伏兵於其側虜至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復來今繼以王公為節度故云野多青青麥也肅宗還京素服向廟哭三日蓋是至德三年王

相集卷三

三

思禮領太原在乾元二年秋洙曰范蠡事勾踐既滅吳乘扁舟泛五湖今謂思禮有功成身退之志而未遂田橫死賓客五百餘人皆自殺趙曰前云復領太原役則思禮兩鎮太原其撫御之功深矣太原古之晉地也故云千秋汾晉間事與雲水白廉頗藺相如古之名將豈必書其文采於文苑傳乎此深譏文勝者徒以取禍洙曰鄧景山曹州人以文吏見稱亦嘗為太原尹北京留守至太原以鎮撫紀綱為已任檢覆軍吏隱沒者衆懼有一偏將抵罪當死諸將各請贖其罪景山不許其弟請以身代其兄又不許其弟請納馬一匹以贖兄罪景山許以減死衆咸怒謂景山曰我等人命輕如一馬乎軍衆憤怒遂殺景山曰按舊史思禮薨管崇嗣代為太原尹數月

上集卷三

三

周

召景山代崇嗣景山至未幾以受馬被殺皆
禮昔日撫御之功也
在上元二年公於詩未而及景山蓋益見思

故司徒李公光弼

洙曰按本傳李光弼營州人嚴毅沈

果有大略善騎射祿山反郭子儀薦
其能授河東節度肅宗卽位詔以兵
赴靈武更授戶部尚書兼太原尹尋
加檢校司徒遷司空與九節度圍安
慶緒於相州大戰鄴西破之又代子
儀爲朔方節度繼爲天下兵馬副元
帥代宗朝進封臨淮郡王宦者程元
振疾之日謀有以中傷者代宗詔入
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會
疾篤薨贈太保謚曰武穆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胡騎攻吾城愁寂
意不愜人安若泰山薊北斷右脅朔方氣乃
蘇黎首見帝業二宮泣西郊九廟起頽壓未
散河陽卒思明僞臣妾復自碣石來火焚乾
坤獵高視笑祿山公又大獻捷異王冊崇勳
小敵信所怯擁兵鎮河汴千里初妥帖青蠅
紛營營風雨秋一葉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
睫大屋去高棟長城掃遺堞平生白羽扇零

落蛟龍匣雅望與英姿惻愴槐里接三軍晦
光彩烈士痛稠疊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
吾思哭孤冢南紀阻歸楫扶顛永蕭條未濟
失利涉疲薶竟何人灑涕巴東峽趙曰光弼加檢校司
徒在至德二載尋遷司空今詩止云司徒則
據為司徒已前事而稱其官耳史云光弼授
河東節度兼太原尹洙曰至德二載史思明
等攻太原城光弼麾下眾不滿萬賊以太原
屈指可取光弼伺其怠出擊大破之是斷賊
之右臂矣又破思明于嘉山而河此歸順者
十餘郡朔方河此也師曰二宮謂肅宗與皇
后鶴曰按思明至德二載以所部來降光弼

料其終當叛去明年乾元初果分軍為三路
出唐志河北道平州有碣石山洙曰乾元二
年光弼與九節度兵圍安慶緒於相州拔有
日矣史思明自范陽來救屢絕糧道光弼力
戰勝之思明因殺慶緒即偽位縱兵河南賊
勢益熾光弼遂檄官吏引兵入三城賊憚光
弼不敢西犯宮闕遂戰于中單西大破逆黨
此光弼之獻捷而傳所謂獻俘太廟是也趙
曰高視笑祿山言思明笑祿山而自矜也夢
弼曰青蠅喻魚朝恩程元振之譖光弼也光
弼畏罪有詔入朝遷延不行素節凋零故云
風雨秋一葉也趙曰槐里豈葬地乎按本傳
詔百官送葬延平門外又按長安志延平門
在郭西而前漢槐里屬右扶風是今之鳳翔
府則正在長安之西矣魏道輔詩話李光弼
代郭子儀入其軍號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

其亡也子美哀之云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
疊此所以稱為詩史也趙曰直筆在史臣將
來洗箱篋謂史以直筆書光弼之功業不幸
遭讒致公恐懼之事將來洗濯箱篋之汗辱
矣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夢弼曰按本傳嚴武

華州華陰人挺之之子幼豪爽讀書
不甚究其義以蔭調官累遷殿中侍
御史從玄宗入蜀至德初赴肅宗行
在房琯薦為給事中收長安拜京兆
少尹坐琯事貶巴州刺史久之遷東
川節度使上皇合劍南為一道擢武
成都尹劍南節度使還拜京兆尹為
二聖山陵橋道使封鄭國公遷黃門

侍郎復節度劍南破吐蕃於當狗城
遂收益川加檢校吏部尚書永泰元
年薨年四十贈
尚書左僕射

鄭公瑚璉器華岳金天晶昔在童子日已聞

老成名嶷然大賢後復見秀骨清開口取將

相小心事友生閱書百紙盡落筆四座驚歷

職匪父任嫉邪常力爭漢儀尚整肅胡騎忽

縱橫飛傳自河隴逢人問公卿不知萬乘出

雪涕風悲鳴受詞劍閣道謁帝蕭關城寂寞

雲臺仗飄飄沙塞旌江山少使者笳鼓凝皇
情壯士血相視忠臣氣不平密論正觀體揮
發歧陽征感激動四極聯翩收二京西郊牛
酒再原廟丹青明匡汲俄寵辱衛霍竟哀榮
四登會府地三掌華陽兵京兆空柳色尚書
無履聲羣鳥自朝夕白馬休橫行諸葛蜀人
愛文翁儒化成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記
室得何遜韜鈴延子荆四郊失壁壘虛館開

逢迎堂上指圖畫軍中吹玉笙豈無成都酒
憂國只細傾時觀錦水釣問俗終相并意待
犬戎滅人藏紅粟盈以茲報主願庶或裨世
程炯炯一心在沉沉二豎嬰顏回竟短折賈
誼徒忠貞飛旄出江漢孤舟轉荆衡虛橫馬
融笛悵望龍驤瑩空餘老賓客身上媿簪纓

趙曰歷職匪父任嫉邪常力爭謂武初離蔭
補其後自致身累遷殿中侍御史所謂嫉邪
乃御史之職也洙曰傳音弧恋反趙曰飛傳
則傳遽之報也夢弼曰劔閣蜀也蕭關卽靈

武也謂嚴武從玄宗在蜀受冊命謁肅宗於靈武鶴曰唐志原州有蕭關後置武州西北與靈武為鄰時嚴武赴靈武行在故云修可曰寂寞雲臺仗言行宮儀衛之草創也夢弼曰笳鼓疑皇情言肅宗思上皇也宋曰江文通別賦刎血相視正觀太宗年號岐陽指鳳翔時肅宗理兵鳳翔以親征也趙曰匡汲謂匡行汲點以武之諫諍如匡汲既拜京兆尹尋坐瑄事貶巴州故云俄寵辱也衛霍謂衛青霍去病以衛霍之為將比武為東川及劔南節度則遷謫之中雖可哀而復榮也武為京兆少尹又為京兆尹為成都尹劔南節度又復節度劔南此為四登會府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則東川西川皆華陽也宋曰漢張敞為京兆尹走馬章臺街而唐詩有章臺柳漢哀帝每見鄭崇曳革履笑曰我識鄭尚書

履聲成帝時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栖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越曰漢張湛為光祿大夫常乘白馬光武每有異政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宋曰蜀志諸葛亮傳梁蓋之民咨述亮者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未足為過也前漢文翁守蜀召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由是大化夢弼曰自京兆空柳色至文翁儒化成以比武為京兆尹及鎮蜀兼御史中丞御史大夫時也武嘗辟公為參謀故又以記室得何遜韜鈴延子荆為比宋曰梁書何遜為建安王記室王愛文學之士日與遊宴晉孫楚字子荆參石苞驃騎軍事趙曰豈無城都酒憂國只細傾言成都雖有醇酒而憂國難不敢盛為安飲故下句言觀釣閑遊亦兼察民風也宋曰左傳晉

侯疾夢二堅子居育之上膏之下師曰以顏
回賈誼為比謂武年少而殂也宋曰馬融好
笛迨死客弔之誦靈橫笛田曰晉武帝拜王
濬龍驤將軍濬卒葬桓山大管塋域垣周四
十五里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璡

宋曰按史讓皇帝憲

睿宗長子立為皇太子以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懇讓儲位封為寧王薨謚曰讓皇帝長子汝陽郡王璡璡冒字秀整性謹潔善射玄宗眷遇之歷太僕卿加特進天寶九載卒贈太子太師

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

塞外春

語之所從生則固然矣

往者開元中主恩

視遇頻出入獨非時禮異見羣臣愛其謹潔

極倍此骨肉親從容聽朝後或在風雪晨忽

思格猛獸苑囿騰清塵羽旗動若一萬馬肅

駢駢詔王來射鴈拜命已挺身箭出飛鞚內

上又回翠麟翻然紫塞翮下拂明月輪胡人

雖獲多天笑不為新王每中一物手自與金

銀袖中諫獵書扣馬久上陳竟無銜檠虞聖

聰矧多仁官免供給費水有在藻鱗匪惟帝
 老大皆是王忠勤晚年務置醴門引申白賓
 道大容無能永懷侍芳茵好學尚貞烈義形
 必需巾揮翰綺綉揚篇什若有神川廣不可
 泝墓久狐兔隣宛彼漢中郡文雅見天倫何
 以開我悲泛舟俱遠津温温昔風味少壯已
 書紳舊遊易磨滅衰謝多酸辛洙曰太宗方
 四歲有書生
 相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許彦周詩話詩
 有力量猶如弓之十石其未挽時不知其難

也及其挽之力不及咫分寸不可強若出塞
 曲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悲笳數聲動壯
 士慘不驕又八哀詩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
 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此等力量不容
 他人到夢弼曰翠麟馬名也趙曰下拂明月
 輪言鴈下而拂弓也洙曰天笑天子之笑也
 夢弼曰仙傳拾遺木公與一玉女投壺設有
 不入者天為之嚙虛注嚙虛開口而笑也洙
 曰司馬相如諫獵疏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
 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注檠鉅月反謂車之
 鈞心也銜檠之變言馬銜或斷鈞心或出則
 致傾敗以傷人漢書楚元王敬禮穆生白生
 申公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為穆生設醴
 按進歷太僕卿與賀知章褚庭晦梁陟等善
 為詩酒之交夢弼曰道大容無能公自叙謙
 辭也洙曰璉弟璠早有聞望倬儀表從玄宗

幸蜀至漢中因封漢中王鶴曰廣德初公與漢中王嘗會于梓州有章梓州水亭詩近屬淮王至之句因懷感及之

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

洙曰按本傳李邕揚州江

都人父善注文選行於世邕少知名既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遍願一見秘書嶠曰秘閣萬卷豈時日能習耶邕固請乃假直秘書未幾辭去嶠試問驚嘆因薦之拜左拾遺坐與張東之善貶雷州未幾召還遷戶部負外郎尋又貶崖州玄宗卽位召為戶部郎中為姚崇所嫉左遷恬州司馬起為陳州刺史玄宗東封回邕謁見於汴獻詞賦稱旨頗自矜銜且云

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替千言萬恨古人不

當居相位又素輕張說為說所惡發陳州賊事抵罪會赦免貶欽州後於嶺南從中官楊思勗討賊有功轉括渭淄三州刺史上計京師以久出外不與士大夫接又後進不識既入朝阡陌聚觀以為古人或傳眉目有異衣冠望風尋訪門巷又中使臨問索所為文章且進上以諛媚不得留出為汲郡北海太守會左驍衛兵曹參軍柳勣有罪下獄邕嘗遺勣馬吉温令勣引邕嘗以休咎相語陰行賂遺宰相李林甫因傳以罪詔就郡杖殺之年七十年代宗朝贈秘書監

可見前輩復誰繼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柢
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風流散金石追琢
山嶽銳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干謁走其
門碑版照四裔各滿深望還森然起凡例蕭
蕭白楊路洞徹寶珠惠龍宮塔廟湧浩劫浮
雲衛宗儒俎豆事故吏去思計眄眊已皆虛
跋涉曾不泥向來映當時豈獨勸後世豐屋
珊瑚鈎麒麟織成罽紫駟隨劍几義取無虛

歲分宅脫驂間感激懷未濟衆歸凋給美擺
落多藏穢獨步四十年風聽九臯唳嗚呼江
夏姿竟掩宣尼袂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寵嬖
否臧太常議面折二張勢衰俗凜生風排蕩
秋旻霽忠貞負冤恨宮闕深旒綴放逐早聯
翩低垂困炎癘日斜鵬鳥入竟斷蒼梧帝榮
枯走不暇星駕無安稅幾分漢庭竹風擁文
侯篲終悲洛陽獄事近小臣斃禍階初負謗

易力何深濟易力未喻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

重叙東都別朝陰改軒砌論文到崔蘇指盡

流水逝近伏盈川雄未甘特進麗是非張相

國相扼一危脆爭名古豈然鍵捷歛不閉例

及吾家詩曠懷掃氛翳慷慨嗣真作公自注甫有和

李太咨嗟玉山桂鍾律儼高懸鯨鯢噴迢遞

坡陁青州血蕪沒汶陽瘞哀贈竟蕭條恩波

延揭厲子孫存如綫舊客舟凝滯君臣尚論

兵將帥接燕薊朗詠六公篇公自注桓彥範

東之素怨已 洎狄相也 憂來豁蒙蔽洎曰按邕傳邕之

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今公詩

自蕭蕭白楊路至向來映當時豈獨勸後世

言邕為人銘墓及記寺觀學校與守令作頌

政碑之屬能照耀今古也杜預序左氏傳發

凡以言例趙曰豐屋珊瑚鈎麒麟織成蜀與

紫騮隨劍凡此數者皆富貴之家以饋邕

求其為文新史云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

上集卷之三

藏而能擺落其穢也希曰江夏雖用天下無
雙江夏黃童然邕父善本江夏人故云
邕有批韋巨源謚議文士推重之法斷則天環奏
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法斷則天環奏
不應邕進曰環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
則天色解始允之故云否臧大常議面折二
張勢趙曰賈誼有鵬鳥賦舜葬于蒼梧之野
詩星言夙駕李斯傳吾未知所稅駕洙曰漢
制以竹使符分給郡守魏文侯擁篲以迎朋
友此言邕累為刺史在郡能好賓客也夢弼
曰後漢蔡邕傳靈帝嘗詔邕下洛陽獄劾以
仇怨遂死獄中今邕杖死北海郡故以蔡邕
洛陽獄為比小臣指吉溫事見題下斃或作
蔽非以篇末復押蔽字左傳與小臣斃
希曰唐志齊州濟南郡更名臨淄洙曰按集
公有陪李北海宴歷下亭詩今云伊昔臨淄

亭酒酣託末契正指此崔蘇謂崔信明蘇源
明盈川謂楊炯也嘗為盈川令特進李嶠也
皆有文名趙曰相國指張說也按邕素輕說
說與相惡洙曰晉郗詵對武帝云臣對策猶
桂林一枝崑山片玉今公以比歷下亭唱和
惟邕詩之美也鶴曰青州即北海郡邕就郡
杖殺之汝陽地亦屬青州邕客葬於此洙曰
邕有張相等五王洎狄相六公詩載本傳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洙曰按

源明京兆武功人少孤寓居徐兗工
文辭有名天寶中及進士第更試集
賢院累遷太子諭德出為東平太守
召為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源明以
病不受偽署肅宗復西京擢考功
郎中知制誥後以秘書少監卒

武功少也孤徒步客徐充讀書東岳中十載
考墳典時下萊蕪郭忍飢浮雲巘負米晚爲
身每食臉必泫夜字照藝薪垢衣生碧蘚庶
以勤苦志報茲劬勞願學蔚醇儒姿文包舊
史善灑落辭幽人歸來潛京輦射策君東堂
宗匠集精選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闡文章
日自負掾吏亦累踐晨趨閭闔內足踏宿昔
趺一麾出守還黃屋朔風卷不暇陪八駿虜

庭悲所遣平生滿樽酒斷此朋知展憂憤病
二秋有恨石可轉肅宗復社稷得無逆順辨
范曄顧其兒李斯憶黃犬祕書茂松意載從
祠壇墀前後百卷文枕籍皆禁齷篆刻揚雄
流溟漲本末淺青熒芙蓉劍犀兕豈獨剽反
爲後輩褻予實苦懷緬煌煌齋房芝事絕萬
手塞垂之俟來者正始徵勸勉不要懸黃金
胡爲投乳贖結交三十載吾與誰遊衍滎陽

復寂寞罪罟以橫骨嗚呼子逝日始泰則終

蹇長安米萬錢凋喪盡餘喘戰伐何當解歸

帆阻清沔尚纏漳水疾永負蒿里錢鶴曰東

俱屬兗州萊蕪兗州屬邑洙曰子路為親百

里負米源明養不及親負米自為而已故每

食必泣師曰源明嘗私著國史後史館多米

其語趙曰掾吏亦累踐謂源明累遷太子諭

德夢符曰顏延年贈阮始平詩屢薦不入官

一麾乃出守趙曰黃屋朔風卷謂明皇以祿

山反乘輿出狩不暇陪入駿虜庭悲所遣謂

源明不得扈從繫于虜庭每悲恨自遣厄入

駿周穆王事夢彌曰肅宗復兩京辨其逆順

諸偽署官者皆伏誅故有范曄顧其兒李斯

制詰故有茂松之况也趙曰宋書范曄坐謀

反誅臨刑醉其子靄亦醉取地土及果皮以

擲曄曄問曰汝嗔我耶靄曰今日何緣嗔但

父子同死不能不悲深曰史記李斯傳二出

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顧謂其中子曰吾

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

可得乎趙曰禁齋言其文之美也出晉元帝

始鎮建業每得二豚以為珍膳項上一肉尤

美輒以薦帝呼為禁齋漢楊雄以賦為童子

雕虫篆刻然竟為長楊羽獵賦見稱於時洙

曰吳越王允嘗取純鈎劍示薛燭燭曰光乎

如屈陽之華沉沉如芙蓉始生於湖王褒聖

主得賢臣頌陸剗犀兕鄭曰剗止充切截也

舉九輦切取也洙曰漢光武大興祠齋房生

芝而作歌按肅宗時宰相王與以祈禱進勸

上興祠禱事禁中稍崇淫祀源明數陳時政
得失論其不可修可曰爾雅贄有力注云出
西海大秦國似狗多力獷惡音吠又音鉉炙
穀子載贄銘曰爰有獷獸厥形似犬飢則馴
服飽則反眼出于西海名之曰吠蘇曰蘇相繼
謂鄭虔也橫戶孟切音賦鶴曰蘇鄭相繼
而死死之日適值歲歉故有長安米萬錢之
句詳見前注洙曰劉公幹詩余嬰沉痾疾竄
身清漳濱蒿里田橫門人挽歌也後村詩話
云杜八哀詩崔德符謂可以表裏雅頌中
作者莫及韓子蒼謂其筆力變化當與大史
公諸贊方駕惟葉石林謂長篇最難晉魏以
前無過十韻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叙事
傾倒為工此入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
稱不敢議其病蓋傷於多如李邕蘇源明篇
中多累句刪去其半方盡善余謂崔韓比此

詩於太史公紀傳固不易之論至於石
林之評累句之病為長篇者不可不知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

洙曰鄭虔滎州滎陽人天寶初為協
律郎著書八十餘篇有窺其橐者上
書告虔私撰國史虔蒼黃焚之坐謫
十年還京師玄宗愛其才為置廣文
館以虔為博士善圖山水好書嘗自
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
虔三絕遷著作郎安祿山反劫百官
置東都偽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緩
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免
死貶台州司戶參軍虔至台州數年
卒

鷄鷓至魯門不識鍾鼓饗孔翠望赤霄愁思
雕籠養榮陽冠衆儒早聞名公賞地崇士大

夫况乃氣清爽天然生知姿學立游夏上神

農或闕漏黃石愧師長藥纂西極名兵流指

諸掌貫穿無遺恨蒼葦最何技癢公自注公長於地理山川

險易方隅物產兵戎衆寡無不詳又圭臬星

著蒼葦最等諸書又集胡本草七卷

經奧虞善地理蟲篆丹青廣子雲窺未遍方朔諧

太枉以比東方之神翰顧不一體變鍾兼兩

變鍾外又自成一體故兩文傳天下口大字猶在榜昔獻

書畫圖新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陛寡鶴誤一

響三絕自御題四方尤所仰嗜酒益踈放彈

琴視天壤形骸實土木親近唯几杖未曾寄

官曹突兀倚書幌晚就芸香閣胡塵昏缺莽

反覆歸聖朝點染無滌盪老蒙台州掾泛泛

浙江漿履穿四明雪飢拾楸溪椽空聞紫芝

歌不見杏壇丈天長眺東南秋色餘翹翹別

離慘至今班白徒懷曩春深秦山秀葉墜清
渭朗劇談王侯門野稅林下鞅操紙終夕酣
時物集遐想詞場竟踈闊平昔濫吹獎百年
見存沒牢落吾安放蕭條阮咸在出處同世
網他日訪江樓含悽述飄蕩公自注著作與
今秘書監鄭君
審篇翰齊價謫江陵洙曰國語海鳥曰爰居
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
莊子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
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大牢以為膳鳥乃眩視
悲憂不敢食一腐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文
選鷓鴣賦彼孔雀翡翠或陵赤霄之際或託

絕垠之外翰羽足以冲天備距足以自衛然
皆負縉纓繳羽毛入貢何者用於人者然也
趙曰神農著本草黃石公授張良書一編乃
太公兵法也今鄭虔自著書外又撰胡本草
比卷故云神農或闕漏黃石魏師長高元之
茶甘錄曰子美哀鄭虔詩蒼最何技癢蒼烏
外切草多貌最在嚴切又徂外切小也虔自
謂著書雖多而皆碎小之事也後人傳寫誤
為會粹謂會集其純粹失之遠矣癢以兩切
痒也謂人有技藝不能自忍如人之癢也子
美謂虔私著國史是技癢不能自忍爾唐史
氏謂虔集當世事著書八十篇曰其書為會
粹亦承襲之誤矣趙曰圭臬言其善地理也
選言陳圭臬置臬圭者土圭以測日影臬者表
臬所以度廣狹也蟲篆言能書丹青言能畫
洙曰楊雄傳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見東方

朔贊朔誣達多端應諧似優修可曰鍾繇鍾
會父子善隸書皆盡其妙按書苑虞善草隸
呂惣云虞書如風送雲收霞催月上夢弼曰
滄洲謂虞所畫之圖也張協詩寡鶴空悲鳴
洙曰晚就芸香閣謂虞遷著作即魚豢典畧
芸香辟紙魚蠹故藏書臺稱芸臺洙曰四明
山及楮溪皆在浙江夢弼曰不見杏壇丈憶
虞為廣文館博士時也始曰天台賦始經軀
魁之塗卒踐無人之境鮑照詩無由稅歸鞅
師曰自春深秦山秀至時物集遐想公追憶
昔時與虞在關中相從之樂也趙曰梁木其
壞吾將安放晉阮籍與兄子咸共為竹林之
遊今公以阮咸比鄭審也鶴曰鄭審與虞當
是兄弟今以阮咸比之如守歲阿戎家詩杜
位亦公之從弟也東坡本此故與子由詩云
願上銀幡笑阿咸又按審謫江陵而有宅在

夔公嘗過其湖亭有詩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

江人擢進士拜校書郎玄宗即位遷
左補闕為中書舍人出為冀州刺史
復召為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遷工
部侍郎知制誥復遷中書侍郎以母
喪解未幾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令以文雅為上
所知右相李林甫忌之遂為林甫所
危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九齡嘗薦
周子諒為監察御史坐舉非其人左
遷荊州長史久之封始興縣伯請還
展墓遇病卒贈荊州大都督謚曰文
獻初安祿山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

寒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
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
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謀莊
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于
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不許赦之九齡
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卽事誅
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知石
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帝後在蜀思其
忠爲泣下且遣使祭
於韶州厚幣卹其家

相國生南紀金璞無留礦仙鶴下人間獨立
霜毛整矯然江海思復與雲路永寂寞想土
階未遑等箕穎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碣

石歲崢嶸天地日蛙黽退食吟大庭何心記

榛梗

九齡大節惟論祿山此旣不甚
白末亦不及弔祭始失畫意

骨驚畏

曩哲鬢變負人境雖蒙換蟬冠右地恧多幸
敢忘二疏歸痛迫蘇耽井紫綬映暮年荊州
謝所領庾公興不淺黃霸鎮每靜賓客引調
同諷詠在務屏詩罷地有餘篇終語清省一
陽發陰管淑氣含公鼎乃知君子心用才文
章境散帙起翠螭倚薄巫廬並綺麗玄暉擁

歲誅任昉騁自成一家則未闕隻字警千秋
滄海南名繫朱鳥影歸老守故林戀闕情延
頸波濤良史筆蕪絕大庾嶺向時禮數隔制
作難上請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煙艇師曰自
南皆謂之南紀唐天文志東循嶺徼達甌閩
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洙曰堯工階三
尺巢由隱於箕山潁水今言想土階則有致
君堯舜之心故未違於箕潁也希曰玉堂金
華皆殿名趙曰此言九齡為校書郎為中書
舍人為集賢院學士也希曰碣石歲崢嶸言
祿山也唐志河北名山曰碣石祿山反於河
比之范陽天地曰蛙龜言天下之人籍籍有

言如蛙龜而明皇獨不知也鶴曰楚辭鼃龜
游乎葦池注諛諛弄口得志也洙曰大庾古
至治之國也退食吟大庭何心記榛梗謂九
齡雖退食之間未嘗忘致治而不以嫌猜為
心也鬢黑髮也謝玄暉詩誰能鬢不變趙曰
貂蟬侍中冠今云雖蒙換蟬冠而按九齡傳
不載為侍中右地而多幸謂九齡以尚書右
丞相罷在右地已漸惡為多幸矣洙曰漢疏
廣為漢太子太傅謂兄子受曰吾聞知足不
辱知止不殆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不足
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許之公鄉設祖道供
張東都門外趙曰神仙傳蘇仙翁名耽忽辭
母去母曰使我如何存活仙翁曰明年天降
疫疾庭中水簷邊橘樹可以代養至時病者
食橘葉飲水而愈夢弼曰按本傳九齡數乞
歸養詔不許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

哀未幾奪哀入為相故云痛迫蘇耽并紫綬
太守繫印之綬謂九齡左遷荊州長史也
曰晉庾亮鎮武昌乘月至南樓謂佐吏曰諸
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漢黃霸獨用寬
和為治為穎川太守治為天下第一趙曰一
陽發陰管謂黃鍾之律淑氣含公鼎謂大烹
之和以美九齡之詩篇也趙曰散帙起翠螭
倚薄巫廬並言開散曲江文帙神物欸起其
高至並巫廬之山也洙曰謝眺字玄暉為文
綺麗任昉字彥升長於牋誄趙曰九齡韶州
人是在滄海之南朱鳥南方之宿當時謂九
齡為滄海明珠誠有名稱矣歸老守故林謂
請還展墓也鶴曰本一作蕪絕善本作無字
為是公意謂良史之筆當紀其初終無絕於
史筆也如先知祿山之反相不與林甫同惡皆
史筆所當書殆公之所望於史筆者前篇李

光弼詩云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亦此意
也趙曰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謂九齡之
死帝眷已衰難以制作上請於朝也夢澗曰
按曲江文集九齡嘗為徐孺子作墓碣其銘
曰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當時傳誦今公再
讀其碑而欲整棹以弔之其寄意深矣

補遺

贈秘書監趙明誠金石錄云唐六公詠李邕
撰胡履靈詩余初讀子美八哀詩

云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恨不見其詩晚
得石本其文辭高古其一佳作也六公者
五王各為一章
狄丞相為一章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三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四

移居夔州郭

大曆元年春晚夔州作山谷曰好作尚語自是

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
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子美到夔
州後詩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皆不
煩繩削而自合矣晦菴語錄人多說
杜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夔州却
說得鄭重煩絮不如此前有一節詩
好魯直一時固所見今人只見魯
直說好便都說好矮人看場耳

伏枕雲安縣遷居白帝城春知催柳別江與
放船清農事聞人說山光見鳥情禹功饒斷

石且就土微平

洙曰公峽皆因開鑿而成故少平土惟夔州稍平爾

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

十二判官

依沙宿舸船石瀨月涓涓風起春燈亂江鳴

夜雨懸

精章不刻

晨鍾雲外濕勝地石堂煙柔艣

輕鷗外含悽覺汝賢

趙曰石堂是夔州佳處

漫成一首

江月去人只數尺風燈照夜欲三更沙頭宿

鷺聯拳靜船尾跳魚撥刺鳴

上白帝城

彥輔曰夔州周魚復國秦置巴郡漢公孫述僭偽更

曰白帝城唐改夔州十道志述稱白帝以據西方色尚白也

城峻隨天壁樓高更女牆江流思夏后風至

憶襄王老去聞悲角人扶報夕陽公孫初恃

險躍馬意何長

趙曰天壁者天然自立之石壁也孝祥曰崔豹古今注女

牆城上小牆也亦名睥睨言於牆上睥睨人也洙曰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宋玉

風賦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後漢公孫述

字子陽更始時起兵討宗成王岑之亂破之
遂有蜀土僭立為帝都成都色尚白改成都
郭外舊倉為白帝倉築城於魚復號曰白帝
城述立十二年為光武所誅左太中蜀都賦
公孫躍馬
而稱帝

謁先主廟

鶴曰按先主章武元年屯白帝城改白帝為永安三

年殂于永安宮故夔州有先主廟

慘澹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力侔分社稷志屈

偃經綸

來得渾渾有無限可感開基季世君臣心事不分遠近不立賓主彷彿盡

之復漢留長策中原仗老臣雜耕心未已歐

血事酸辛霸氣西南歇雄圖曆數屯

寂寞語

錦江元過楚劒閣復通秦

分之未幾而復合于彼傷感無如此

兩語舊解誤甚

舊俗存祠廟空山泣鬼神虛簷交鳥

道枯木半龍鱗

寂寞語

竹送清溪月

風動竹開如送

苔移玉座春

玉座移於苔上春惟苔耳

閭閻兒女換歌

舞歲時新

觸目自然

絕域歸舟遠荒城繫馬頻如

何對搖落况乃久風塵

十字開合古今孰與關張並

功臨耿鄧清應天才不小

使其果應天運元德之才亦豈小哉

得士契無鄰謂武侯相得無比遲暮堪帷幄

飄零且鈞縉其自負向來憂國淚寂寞洒衣

巾首尾曲折句句典實有味真大手真蜀先主廟詩評意皆合○趙曰先主欲興劉氏

而稱漢以其所留之長策與後主也所留長策者欲取中原仗諸葛老臣耳洙曰蜀志後

主建興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

馬運據武功五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

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

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

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疾卒于軍又魏書亮

糧盡勢窮憂恚歐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

發病卒歐於口切趙曰夔州先主廟在山中

故云交鳥道鳥道則山中險道也鶴曰青

溪乃指豐溪也按永安宮在豐溪之側洙曰玉座玉牀也謝玄暉銅雀臺詩玉座猶寂寞况乃妾身輕趙曰如何對搖落况乃久風塵公以其身之流落因自况而感歎也洙曰關羽張飛皆蜀將耿弇鄧禹後漢之功臣也

武侯廟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

臥南陽語絕○上句想望其風采猶在也下句則傷其已死○洙曰漢晉春秋亮

家于南陽之鄧

八陣圖

東坡志林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

行相去二丈桓温征譙縱見之曰此
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識吾常過之
自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爲六十
四絕絕正園不見凹凸處如日中蓋
影及就視皆卵石漫漫不可辨甚可
怪也劉禹錫嘉話錄夔州西市俯臨
江沙下有諸葛亮八陣圖聚石分布
宛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
湧湧混濊大木十圍枯槎百丈隨波
而下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
諸葛亮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
是僅六百年迄今不動昱曰陣勢入
天地風雲飛龍翔
鳥虎翼蛇蟠也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

失吞吳

東坡志林僕嘗夢見人云是村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會余八陣圖詩以謂先主武侯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爲恨爾此理甚長子美死僅四百年而猶不忘詩區區自別其意真書生習氣耶

贈崔十三評事公輔

鶴曰崔評事公爲羽林軍師屬官

之勇氏也當是

飄飄西極馬來自渥洼池颯颯定山桂低徊
風雨枝我聞龍正直道屈爾何爲自是且有

元戎命悲歌識者誰官聯辭冗長行路洗歎
危脫劍主人贈去帆春色隨陰沉鐵鳳闕教
鍊羽林兒天子朝侵早雲臺仗數移分軍應
供給百姓日支離黠吏因封已公才或守雌
燕王買駿骨渭老得熊羆活國名公在拜壇
羣寇疑冰壺動瑤碧野水失蛟螭入幕諸彥
集渴賢高選宜騫騰坐可致九萬起於斯復
進出矛戟昭然開鼎彝會看之子貴歎及老

夫衰豈但江曾決還思霧一披暗塵生古鏡

拂匣照西施舅氏多人物無慙困翮垂漢禮曰

樂志天馬秣從西極又馬生渥洼水中彦輔曰

曰飄音習唐韵云飄飄大風也洙曰定一作

寒師曰定山當作鄧山蓋鄧林有桂夢弼曰

陰沉鐵鳳闕謂宮苑深遠也西京賦注圓闕

上作鉄鳳令張兩翼舉頭敷尾洙曰漢百官

表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

號曰羽林孤兒夢弼曰國語叔向曰引黨以

封已註封厚也洙曰老子知其雄守其雌燕

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臣聞古之

人君使涓人以千金求千里馬涓人得千里

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君怒曰所求者

生馬安用死馬涓人對曰死馬且市之况生

河

馬乎不暮年而千里馬至今王誠欲致士請
從隗始涓老得熊羆事注見前黃曰野水失
蛟螭謂寇賊將就擒也朱曰莊子搏扶搖而
上者九萬里洙曰晉衛瓘見樂廣曰若披雲
霧觀青天趙曰豈但江曾決還思霧一披謂
平昔與之談論如江河之決當此之時又懷
披霧之觀也

曉望白帝城鹽山

夢弼曰荆州記魚復有白鹽崖土人

見高大而白因以名之

徐步移斑杖看山仰白頭翠深開斷壁紅遠
結飛樓日出清江望暄和散旅愁春城見松

雪始擬進歸舟

陪諸公上白帝城宴越公堂之作公

注越公楊素也有堂在城上畫像尚存

此堂存古制城上俯江郊落構垂雲雨荒階

蔓草茅柱穿蜂溜密棧缺燕添巢坐接春盃

氣心傷艷蕊梢英靈如過隙宴衍願投膠莫

問東流水生涯未即拋

洙曰莊子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詩式

宴以衍古詩以漆投膠中誰能別離此

白帝城最高樓

城尖徑昃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峽坼雲
霾龍虎睡江清日抱鼉鼉遊扶桑西枝封斷
石弱水東影隨長流扶桑在東故曰西弱水在極西故曰東杖
藜歎世者誰子泣血迸空迴白頭

上白帝城二首

江城含變態一上一回新天欲今朝雨山歸
萬古春詩之精切者小兒之所謂對句也故當避之英雄餘事業

衰邁久風塵取醉他鄉客相逢故國人兵戈
猶擁蜀賦歛尚輸秦不是煩形勝深慙畏損

神趙曰英雄指白帝也公孫述自號白帝築城兵戈指崔旰之叛時戰于梓州敗績

白帝空祠廟孤雲自往來江山城宛轉棟宇
客徘徊勇略今何在當年亦壯哉後人將酒
肉虛殿日塵埃谷鳥鳴還過林花落又開多
慙病無力騎馬入青苔

古栢行

趙曰按成都先主廟武侯祠

各所今詩專指曰孔明廟蓋在夔州

詩中云憶昨路繞錦亭東此又追言

成都先主廟成都夔州廟皆植栢集

有夔州十絕云武侯祠堂不可忘中

有松栢參天長

此又可證也

孔明廟前有老栢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
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
會樹木猶為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
寒通雪山白憶昨路繞錦亭東先主武侯同

闕宮崔嵬枝榦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

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

神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功詩之元氣在此大厦如傾

要梁棟萬牛回首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驚

未辭翦伐誰能送苦心豈免容螻蟻香葉終

經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為

用夢弼曰憶昨路繞錦亭東此乃追言成都

祠有武侯手植古栢公有蜀相詩云丞相祠

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栢森森是也范元實云

詩有形似之語若詩人之賦蕭蕭馬鳴悠悠
旆旌是也激昂之語若詩人之賦蕭蕭馬鳴悠悠
民靡有子遺是也古人形似之語如鏡取形
燈取影激昂之語孟子所謂不以文害辭不
以辭害志者余遊武侯廟然後知古栢詩所
謂柯如青銅根如石信然決不可改此形似
語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雲來
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語
不如此則不見古栢之高也文章固多端
然警策處往往在此兩體耳昭曰君臣已與
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惜與雲來氣接巫峽
長月出寒通雪山白兩體似乎倒置氣脉不
屬嘗問須溪先生先生曰然傳寫之訛耳

負薪行魯曰峽民男為商女當門戶坐肆於市屢擔負於道路者

昔是婦人也東坡題跋云海南亦有此風每讀此詩以喻父老然亦未易變其習也鶴曰負薪行以言夔州之

女最能行以言歸州之男故一以昭君一以屈原喻之

夔州處女髮半華四五十無夫家更遭喪
亂嫁不售一生抱恨堪咨嗟土風坐男使女
立應當門戶女出入十猶八九負薪歸賣薪
得錢應供給至老雙鬟只垂頸野花山葉銀
釵並筋力登危集市門死生射利兼鹽井面

粧首飾雜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

女麤醜何得此有昭君村師曰夔有鹽井婦人或負薪販鹽以

自給蒼舒曰按歸州圖經王嬙字昭君秣歸人今興山縣有昭君村及昭君廟在焉

最能行

峽中丈夫絕輕死少在公門多在水富豪有

錢駕大舸貧窮取給行艤子小兒學問止論

語大兒結束隨商旅歌帆側拖入波濤撇旋

梢瀆無險阻朝發白帝暮江陵頃來目擊信

有徵瞿塘漫天虎鬚怒歸州長年與最能此

鄉之人氣量窄悞競南風踈北客若道士無

英雄才何得山有屈原宅最能者負船水手之稱觀長年與最

能語可見○脩可曰揚雄方言大船謂之舸

徒協切鶴曰水之回者曰旋曰渦而瀆者水

曰瞿塘峽名虎鬚灘名洙曰峽人以換舟人

累石為基見漢志注

愁公自注強戲為吳體

江草日日喚愁生巫峽泠泠非世情盤渦鷺
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頗帶十年戎馬
暗南國異域賓客老孤城渭水秦山得見否
人今罷病虎縱橫蔡寬夫詩話子美以盤渦
分明為吳體以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為
俳諧體以江上誰家桃樹枝春寒細雨出踈
籬為新句雖若為戲
然不害其格力也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鶯並

坐交愁濕白鷺羣飛大劇乾晚節漸於詩律
細誰家數去酒盃寬唯君醉愛清狂客百遍
相過意未闌

覽栢中丞兼子姪數人除官制詞因

述父子兄弟四美載歌絲綸鶴曰中

貞節時為夔州都督與栢茂林兄弟
也崔旰反茂林貞節同起兵討平之
故是詩美其一
家功名之盛也

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蜀中寇亦甚栢氏

功彌存深誠補王室戮力自元昆三止錦江
沸獨清玉壘昏高名入竹帛新渥照乾坤子
弟先卒伍芝蘭壘璵璠同心注師律灑血在
戎軒絲綸實具載紱冕已殊恩奉公舉骨肉
誅叛經寒温金甲雪猶凍朱旗塵不翻每聞
戰場說歛激懦氣奔聖主國多盜語有嫌賢臣
官則尊方當節鉞用必絕侵沴根吾病日迴
首雲臺誰再論作歌挹盛事挹亦無謂推轂期孤

騫

洙曰晉下壺傳忠孝之道萃於一門鶴曰
三止錦江沸謂上元問段子璋反竇應初
徐知道反永泰初崔旰反趙曰傳所謂以湯
止沸也玉壘蜀之山名洙曰易師出以律後
漢書贊有來羣后捷我戎軒漢顯宗圖畫二
十八將於南宮雲臺鄭當時推轂天下士

遣懷

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起得便壯名今陳留亞

劇則具魏俱邑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

半天下主客多歡娛白刃讎不義黃金傾有

無殺人紅塵裏報荅在斯須憶與高李輩自公

注高適論交入酒鑪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
李白 腹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芒碭雲一去鴈
驚空相呼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將收
西域長戟破林胡百萬攻一城獻捷不云輸
組練棄如泥尺土負百夫拓境功未已元和
辭大鑪亂離朋友盡合沓歲月徂吾衰將焉
託存歿再嗚呼蕭條益堪愧獨在天一隅乘
黃已去矣凡馬徒區區不復有顏鮑繫舟附

荆巫臨餐吐更食常恐違撫孤

鋪叙典實○

大梁也陳留屬汴州具魏二州在河北鶴曰
按新史公本傳云嘗從李白及高適過汴州
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及按九域
志吹臺即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所築在
今汴州洙曰漢紀高祖隱於芒碭山所居上
常有雲氣師曰先帝謂玄宗洙曰組組甲練
被練也元和辭大鑪謂政失其平和也鶴曰
存歿再嗚呼謂李白卒後高適又相繼而亡
趙曰又以顏延年鮑明遠比高李二公洙曰
荆巫荆州巫峽也趙曰撫孤謂高李之後也

王十五前閣會

楚岸收新雨春臺引細風情人來石上鮮鱸

出江中鄰舍煩書札肩輿強老翁病身虛後
味何幸飫兒童

暮春

卧病擁塞在峽中瀟湘洞庭虛映空楚天不
斷四時雨巫峽長吹萬里風沙上草閣柳新
暗城邊野池蓮欲紅暮春鴛鷺立洲渚挾子
翻飛還一叢

寄常徵君

鶴曰常徵君去年秋曾訪公雲安今在開州寄以詩

白水青山空復春徵君晚節旁風塵

語甚不類其譏

徵君第二句已見至階前鳴向人甚矣

楚妃堂上色殊衆海鶴

階前鳴向人萬事糾紛猶絕粒一官羈絆實

藏身開州入夏知涼冷不似雲安毒熱新

賈誼賦糾錯相紛

園官送菜

井序

園官送菜把本數日闕矧苦苾馬齒掩
乎嘉蔬傷小人妬害君子菜不足道也

比而作詩

鶴曰題曰園官指夔州公園而言故首云常荷地主恩地

主謂太守也

清晨蒙菜把常荷地主恩守者愆實數略有其名存苦苣刺如針馬齒葉亦繁青青嘉蔬色埋沒在中國園吏未足怪世事固堪論嗚呼戰伐久荆棘暗長原乃知苦苣輩傾奪蕙草根小人塞道路為態何喧喧又如馬齒盛氣擁葵荏昏點染不易虞絲麻雜羅紈牽強無味

一經器物內永掛麤刺痕志士採紫芝放歌

避戎軒哇丁負籠至感動百慮端

趙曰公言所送止苦

苣馬齒苣爾而所謂嘉蔬者未嘗摘以相遺也洙曰葵荏嘉蔬也

課伐木

并序

課隸人伯夷辛秀信行等入谷斬陰木

人日四根止維條伊枚正直佺然晨征

暮返委積庭內我有藩籬是缺是補載

截篠蕩伊仗支持則旅次于小安山有

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撞突夔
人屋壁列樹白菊鏝為墻實以竹示式
過為與虎近混淪乎無良賓客憂害馬
之徒苟活為幸可嘿息已作詩示宗武

誦

注曰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
注云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

若松栢之屬又云陽木生山南者陰木

生山北者容齋隨筆云黃魯直宿舒州

大湖觀音院詩云相戒莫浪出月黑虎
夔藩夔字甚新其意蓋言抵觸之義而
莫究所出惟杜工部課伐木詩序中云
必昏黑撞突夔人屋壁乃知魯直用此

然杜公時在夔府作詩所謂夔人者述
其土俗耳木無抵觸之義魯直蓋誤耳

長夏無所為客居課奴僕清晨飯其腹持斧
入白谷青冥曾巔後十里斬陰木人肩四根
已亭午下山麓尚聞丁丁聲功課日各足蒼
皮見委積素節相照燭藉汝跨小籬當仗苦
虛竹空荒咆熊羆乳獸待人肉不示知禁情
豈惟干戈哭城中賢府主處貴如白屋蕭蕭
理體爭蜂蠆不敢毒虎穴連里閭隄防舊風

俗泊舟滄江岸又客慎所觸舍西崖嶠壯雷
 雨蔚含蓄墻宇資屢修衰年怯幽獨爾曹輕
 執熱為我忍煩促秋光近青岑季月當泛菊
 報之以微寒共給酒一斛趙曰斬木為椿取
 竹織籬苦虛竹謂
虛心之苦竹也鶴曰賢府主當是指栢都督
 公嘗為栢都督作謝上表正是初到夔時師
 曰泛菊給酒期約
 以酬隸人之勞爾

除草公自注去藜也夢弼曰藜
 音潛又除炎切山韭也

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脩其毒甚蜂蠆其多

彌道川清晨步前林江色未散憂芒刺在我

眼焉能待高秋纏纏有味霜雪一霑疑蕙葉亦難

留荷鋤先童稚日入仍討求轉致水中央豈

無雙釣舟頑根易滋蔓敢使依舊丘自茲藩

籬曠更覺松竹幽芟夷不可闕疾惡信如讎

趙曰藜之上皆芒刺觸之能螫人也劉曰先
 童稚先者以身率晏曰周禮薙氏掌殺草有

水火之化今云轉致水中央是亦水化也洙
 曰左傳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

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
 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引水魯曰夔谷無井皆以竹引山泉而食蟠屈山腹間有至於數百

者丈

月峽瞿塘雲作頂亂石崢嶸俗無井雲安沽

水奴僕悲魚復移居心力省白帝城西萬竹

蟠接筒引水喉不乾人生留滯生理難斗水

何直百憂寬唐曰明月峽瞿唐峽皆峽名

園人送瓜夢弼曰時栢公鎮夔遣送官園中瓜也

江間雖炎瘴瓜熟亦不早栢公鎮夔國滯務

茲一掃食新先戰士共少及溪老傾筐蒲鴿

青滿眼顏色好竹竿接嵌竇引注來鳥道浮

沉亂水玉愛惜如芝草落刃嚼冰霜開懷慰

枯槁許以秋蒂除仍看小童抱東陵跡蕪絕

楚漢休征討園人非故侯種此何草草洙曰左傳

桑田巫山晉侯不食新矣師道曰共少分甘也溪老公自稱師曰蒲鴿青謂瓜色之青如

蒲鴿鄭曰嵌丘銜切師曰嵌竇岩泉也希曰木玉木精也洙曰昔秦東陵侯邵平避地長

安城東種瓜自給趙曰此兩押草字豈東坡所謂兩耳義不同故得重用邪師曰草草辛

貌勤

信行遠修木筒

公自注引泉筒也

所謂隸人伯夷辛秀信行者按姓譜有姓信得非以不茹葷而為童行耶

汝性不茹葷清淨僕夫內秉心識本源於事

少滯礙雲端水筒圻林表山石碎觸熱藉子

修通流與厨會往來四十里荒險崖谷大日

暝驚未食貌赤愧相對浮瓜供老病裂餅常

所愛於斯荅恭謹足以殊殿最詎要方士符

何假將軍蓋行諸直如筆

行諸如用意峭

外

趙曰公食餅則裂而與之乃常所私愛乎

曰最下功曰殿夢弼曰昔蘇耽開井種橘以

濟人井無水投符井中遂有水趙曰何假將

催宗文樹雞柵

吾衰怯行邁旅次展崩迫愈風傳烏雞秋外

方漫喫自春生成者隨母向百翮驅趁制不

禁喧呼山腰宅課奴殺青竹終日憎赤幘踏

藉盤按翻塞蹊使之隔墻東有隙地可以樹
高柵避熱時來歸問兒所為跡織籠曹其內
令入不得擲稀間可突過背距還汚席我寬
螻蟻遭彼免狐貉厄應宜各長幼自此均勅
敵籠柵念有修近身見損益明明領處分一
一當剖析不昧風雨晨亂離減憂感其流則
凡鳥其氣心匪石倚賴窮歲晏撥煩去冰釋
未似尸鄉翁拘留蓋阡陌宗武誦前詩宗文
樹此柵皆頗苦事

○洙曰籠柵念有修近身見損益謂樹此雞
柵物得其宜近譬諸身於損益之理亦莫不
然夢弼曰明明領處分一當剖析謂宗文
宜領吾處分明剖析以成其事此告之之辭
也洙曰祝雞翁居尸鄉山下養雞千餘皆有
名字呼名則種別而至賣雞及子得千餘萬
輒置錢去之

示獠奴阿段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郡人入
夜爭餘瀝稚子尋源獨不聞病渴三更迴白
首傳聲一注濕青雲曾驚陶侃胡奴異怪爾

常穿虎豹羣

洙曰此詩全章皆引泉事惟陶佩胡奴傳記不錄趙曰薛夢符

云晉陶侃傳家僮千餘世說謂胡奴陶範小字侃別傳曰範侃第十子也胡奴者陶侃之子名其於阿段似無相干余逆其意豈以侃奴僕之多其子胡奴必有稱異之者如今日阿段能穿虎豹羣以尋水源其在陶侃家僮千餘之中必亦有可異者意似如此以俟博聞

貽華陽柳少府

鶴曰唐志華陽縣屬成都府

繫馬喬木間問人野寺門柳侯披衣笑見我
顏色温並坐石堂下俛視大江奔火雲洗月

露絕壁上朝暎自非曉相訪觸熱生病根南
方六七月出入異中原老少多暍死汗踰水
漿翻俊才得之子筋力不辭煩指揮當世事
語及戎馬存涕淚濺我裳悲風排帝閣鬱陶
抱長策義仗知者論吾衰卧江漢但愧識璵
璠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
文章一小技甫蓋自謂歉然於柳侯之尊已也本涉用意而今為名言由不能文章者自詭有道借甫尊已亦不可不辨也
起予幸斑白因是託子孫俱客古信州結

廬依毀垣相去四五里徑微山葉繁時危挹

佳士况免軍旅喧醉從趙女舞歌鼓秦人盆

予壯顧我傷我驩兼淚痕餘生過如鳥故里

今空村趙曰東坡云火雲勢方壯未受月露

嗽他昆切日始出貌趙曰晉程曉詩可憐襍

穢子觸熱生病根喝熱病也武王下車而扇

喝世說魏文帝問鍾毓面何以汗對曰兢兢

皇皇汗出如漿鶴曰瘦在梁為信州唐初改

為夔故曰古信州趙曰古稱燕歌趙舞趙女

出李斯傳趙女立於側秦人益者又如李斯

所謂擊甕而叩缶者真秦聲也益即甕缶之

變稱耳夢弼曰蘭相如傳趙王與秦王會相

如曰切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甕

峽中覽物

曾為掾吏趨三輔憶在潼關詩興多巫峽忽

如瞻華嶽蜀江猶似見黃河舟中得病移衾

枕洞口經春長薜蘿形勝有餘風土惡幾時

回首一高歌洙曰三輔京兆扶風馮翊也趙

華為扶風希曰潼關與西岳皆在華州又黃

河亦經華而東洙曰公謂蜀中雖號形勝之

地而風土不類中原也

憶鄭南玘鄭曰玘音泚鶴曰鄭南當是華州鄭縣之南玘玉色

言石似玉也公憶之而賦

鄭南伏毒寺瀟洒到江心石影銜珠閣泉聲

帶玉琴風杉曾曙倚雲嶠憶春臨萬里蒼茫

水龍蛇只自深夢弼曰寺名伏毒在華州鄭縣劉禹錫別集云舅氏牧華

州前後由華觀謁路經伏毒寺曾題詩于梁即此是也趙曰一本一作滄浪水言滄浪之水徒為龍蛇深藏不似鄭南江心之可到

奉寄李十五祕書文嶷二首

避暑雲安縣秋風早下來暫留魚復浦同過

楚王臺猿鳥千崖窄江湖萬里開竹枝歌未

好公自注竹枝歌巴渝之遺音也惟峽人善唱畫舸且遲回洙曰高唐

賦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

行李千金贈衣冠八尺身飛騰知有策意度

不無神班秩兼通貴公侯出異人玄成負文

彩世業豈沉淪趙曰唐制祕書郎從六品上謂之通貴左傳公侯之子孫

必復其始李祕書必宗室之子洙曰漢韋賢少子玄成修父業復以明經仕至相位

雷

鶴曰按舊史是年春旱至六月庚子始雨

大旱山岳焦密雲復無雨南方瘴癘地罹此
農事苦封內必舞雩峽中喧擊鼓真龍竟寂
冥土梗空俯僂吁嗟公私病稅歛缺不補故
老仰面啼瘡痍向誰數暴疋或前聞鞭巫非
稽古請先偃甲兵處分聽人主萬邦但各業
一物休盡取水旱其數然堯湯免親覩上天
鑠金石羣盜亂豺虎二者存一端愆陽不猶

愈

謂旱愈於盜又何激也

昨宵殷其雷風過齊萬弩復

吹霾翳散虛覺神靈聚氣暍腸胃融汗滋衣

裳汚吾裘猶計拙失望築場圃

脩可曰莊子大旱金石流

土山焦洙曰易密雲不雨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神農求雨書祈而不雨則

曝巫曝巫不雨則積薪擊鼓而焚神山真龍字用葉公好龍而真龍入室土梗土龍也脩

可曰檀弓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天久不雨吾欲暴疋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

之疾子虐母乃不可與左傳僖二十一年夏旱公欲焚巫疋滅文仲曰非旱備也巫疋何

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疋者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

雨入其鼻故為之旱沫曰堯有九年之水
湯有七年之旱夢弼曰暘於敬切傷暑也

火

公自注楚俗大旱則焚山擊鼓有合神農書

楚山經月火大旱則斯舉

則斯與前散語同

舊俗燒

蛟龍驚惶致雷雨爆嵌魑魅泣崩凍嵐陰

羅落沸百泓根源皆萬古青林一灰燼雲氣

無處所入夜殊赫然新秋照牛女風吹巨焰

作河棹騰煙柱勢欲焚崑崙光彌歛洲渚腥

至焦長蛇聲吼纏猛虎神物已高飛不見石

與土爾寧要謗讟憑此近熒侮

熒侮猶威侮

薄關

長吏憂甚昧至精主遠遷誰撲滅將恐及環

堵流汗卧江亭更深氣如縷

鄭曰即侯古切日光也又文彩

趙曰宋玉高唐賦風止雨霽雲無處所鄭曰

歛香靳切灸也趙曰歛字出左傳行火所歛

熱三首

雷霆空霹靂雲雨竟虛無炎赫衣流汗低垂

氣不蘇乞為寒水玉願作冷秋菰何似兒童

歲風涼出舞雩

華曰寒水玉水精也菰蒲也成於冷秋二物皆涼故願為

之

瘴雲終不滅瀘水復西來開戶人高臥歸林

鳥却迴峽中都似火江上只空雷想見陰宮

雪風門颯踏開

孫曰瀘水出瀘州屬蜀道孝祥曰宮中暑月積雪於山取

其陰

涼

朱李沉不冷雕胡炊屢新將衰骨盡痛被嚼
味空頻歛翁炎蒸景飄飄征伐人十年可解

甲為爾一霑巾

師曰雕胡即菰米也趙曰嚼於歇切傷暑也史記禹扇暍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

大曆元年

秋夔州作

高棟層軒已自涼秋風此日灑衣裳脩然欲

下陰山雪不去非無漢署香

兩句如

絕壁過

雲開錦綉踈松隔水奏笙簧看君宜著王喬

履真賜還疑出尚方

公自注終明府功曹也兼攝奉節令故有此語

佇觀奏即真也○洙曰陰山匈奴山名其地四時常有冰雪漢制尚書郎四人口含雞舌

香以奏事趙曰署指言省署也公官為工部
負外郎而留滯於此故有不去非無漢署香
之嘆洙曰後漢王喬為葉令每月朔自縣詣
臺朝明帝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
鳧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網張之但得一雙焉
乃詔尚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
履也漢表尚方
主作禁器物

宓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承家節
操尚不泯為政風流今在茲可憐賓客盡傾
蓋何處老翁來賦詩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簾
踈簾看奕碁無一字不盡○洙曰呂氏春秋

而單父治漢書終軍步入關關吏與軍繻軍
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
丈夫西遊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師曰潘安仁
西征賦終童山東之英妙承家言終明府繼
終軍家風也洙曰鄒陽傳白頭如新傾蓋如
故注云傾蓋猶交蓋駐車也老翁公自謂

七月三日亭午已後校熱退晚加小

涼穩睡有詩因論壯年樂事戲呈元

二十一曹長

今茲商用事餘熱亦已末衰年旅炎方生意
從此活亭午減汗流北隣耐人聒晚風爽烏

八桂集卷十四 其
匱筋力蘇摧折閉目踰十旬大江不止渴退
藏恨雨師健步聞旱魃園蔬抱金石無以供
採掇密雲雖聚散徂暑終衰歇前聖脊焚巫
武王親救暍陰陽相主客時序遞回幹灑落
唯清秋昏霾一空闊蕭蕭紫塞鴈南向欲行
列斂思紅顏日霜露凍堦闐胡馬挾彫弓鳴
弦不虛發長鉞逐狡兔突羽當滿月惆悵白
頭吟蕭條游俠窟臨軒望山閣縹緲安可越

高人鍊丹砂未念將朽骨少壯跡頗踈歡樂
曾倏忽杖藜風塵際老醜難翦拂吾子得神

僊本是池中物賤夫美一睡煩促嬰詞筆

曰按公詩有曰馬頭金匱匠今謂烏匱是為
中也朱曰雨師行雨神也魃旱神也蘇曰脊
古慎字洙曰左傳魯僖公欲焚巫而臧文仲
止之世紀武王見暍人王自左擁而右扇之
趙曰鉞音批韻書六箭也突羽言箭羽奔突
而疾也當滿月言挽弓之滿如月箭當其挽
滿之間也洙曰古樂府有白頭吟定功曰郭
景純遊仙詩京華游俠窟洙曰少壯跡頗踈
踈謂縱誕也吳周瑜傳恐蛟龍得雲雨
終非池中物也張華詩煩促每有餘

牽牛織女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
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蒙朧颯然精靈
合何必秋遂通亭亭新粧立龍駕具曾空世
人亦為爾祈請走兒童稱家隨豐儉白屋達
公宮膳夫翊堂殿鳴玉婁房櫳曝衣遍天下
曳月揚微風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中初筵
滾重露日出甘所終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冲

冲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雖無舅姑事敢

昧織作功明明君臣契咫尺或未容謂近雖咫尺非

如期不合彼湍奔失身不知丈夫之見有不
然者當悔何及此十字具有其意但上面寫
不甚達其言君臣義無棄禮法恩始夫婦恭

小大有佳期戒之在至公方圓苟齟齬丈夫

多英雄洙曰周處風土記七夕祠牽牛織女
云此二星當會天漢中奕奕有白氣

光曜五色以此為徵見者便拜而有乞也脩
可曰謝眺七夕賦回龍駕之容裔趙曰白屋
貧人之屋如周公下白屋之士公宮公侯之
家出左傳有守於公宮洙曰崔寔四民月令

七月七日曝經書及衣裳又荆楚歲時記七夕婦人結綵樓穿七孔針陳瓜果於庭以乞巧有蟄子網於瓜上則以為得巧鄭曰濠乙業切潤也齟壯所切齟偶許切不相值也符曰楚詞九辨圓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齟齬而難入容齋隨筆曰宋蒼梧王當七夕夜令楊玉夫伺織女渡河曰見當報我不見當殺汝錢希白洞微志載蘇德哥為徐肇祀其先人曰當夜半可以蓋俟鬼宿渡河之後公巽作祭儀十卷云或祭於昏或祭於旦皆非是當以鬼宿渡河為候而鬼宿渡河常在夜必使人仰占以俟之葉少蘊云公巽博學多聞援證皆有据不肯碌碌同衆所見必過人予按天上經星終古不動鬼宿隨天西行春昏見於東南夏晨見於東秋夜半見於東冬昏見於東安有所謂渡河及常在夜之

理織於昏晨與鬼宿正相反其理則同蒼梧王荒悖小兒不足笑錢翟葉三公皆名儒碩學亦不深考如此杜詩云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梁劉孝儀詩云欲待黃昏至含嬌淺渡河唐人七夕詩皆有此說此自是牽俗遣詞之過故杜老又有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蒙隴蓋自洞曉其實非也

毒熱簡寄崔評事十六弟

大火運金氣荆揚不知秋林下有塌翼水中無行舟千室但掃地閉關人事休老夫轉不

樂旅次兼百憂蝮蛇暮偃蹇空床難暗投炎
宵惡明燭况乃懷舊丘開襟仰內弟執熱露
白頭束帶負芒刺接居成阻脩何當清霜飛
會子臨江樓載聞大易義諷詠詩家流蘊藉
異時輩檢身非苟求皇皇使臣體信是德業
優楚材擇杞梓漢苑歸驂騶短章達我心理
為識者籌毒熱遣此不自煩○洙曰陳孔璋檄垂頭塌翼趙曰林下有塌翼謂
鳥以熱而難飛也夢弼曰載聞大易義諷詠詩家流美崔公之通于易復長於詩也夢符

曰左傳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趙曰漢苑歸驂騶則漢有大宛之馬識者指評事也

雨三首

峽雲行清曉煙霧相徘徊風吹蒼江去雨灑
石壁來淒淒生餘寒殷殷兼出雷白谷變氣
候朱炎安在哉高鳥濕不下居人門未開楚
宮久已滅幽佩為誰哀侍臣書王夢賦有冠
古才冥冥翠龍駕多自巫山臺晦菴語錄杜詩多誤字如

風吹蒼江樹雨洒石壁來樹字無意思當作
去字無疑宋玉高唐賦云楚襄王游於
雲夢之臺望高唐有雲氣問王曰此何氣也
王曰昔者先王嘗游高唐夢其一婦人曰妾
巫山之女也旦為朝雲暮為行雨其夜王
寢與神女遇明日謂玉曰試為寡人賦之青

山淡無姿白露誰能數片片水上雲蕭蕭沙

中雨殊俗狀巢居曾臺俯風渚佳客適萬里

沉思情延佇挂帆遠色外驚浪蒲吳楚夕陰

蛟螭出寇盜復幾許趙曰白露誰能數借用
佛書雨露皆有頭數之

空山中宵陰微冷先枕席回風起清曉萬

象萋已碧落落出岫雲渾渾倚天石日假何
道行雨含長江白連檣荆洲船有士荷戈戟

南防草鎮慘霑濕赴遠役羣盜下辟山揔戎

備強敵水深雲光廓鳴鴈各有適漁艇息悠
悠夷歌負樵客留滯一老翁書時記朝夕宋

日有行黃道赤道時久陰
雨不知日所行何道也

種蒿苴

既雨已秋堂下理小畦隔種一兩席許

葛苴向二旬矣而苴不甲坼獨野莫青

青傷時君子或晚得微祿輒軻不進因

作此詩序意如此此詩亦無甚警異苴苴何足以比君子直以莫此之差

勝耳然非至論

陰陽一錯亂驕蹇不復理特似有理。種苴苴得此干涉甚大

奇怪有味枯旱於其中炎方慘如燬植物半蹉跎

嘉生將已矣雲霞歛奔命師伯集所使師伯亦可

用指麾赤白日奇却頽洞青光起雨聲先已風

散足盡西靡山泉落滄江霹靂猶在耳終朝

紆颯沓信宿罷瀟灑堂下可以哇呼童對經

始苴苴蔬之常隨事藝其子破塊數席間荷

鋤功易止兩旬不甲坼空惜埋泥滓野莫迷

汝來宗生實於此不知從何來而叢生於此此輩豈無秋

亦蒙寒露委翻然出地速滋蔓戶庭毀因知

邪干正掩抑至沒齒賢良雖得祿守道不封

已擁塞敗芝蘭衆多盛荆杞中園陷蕭艾老

圃永為耻登于白玉盤籍以如霞綺莫也無
所施胡顏入筐篚趙曰漢書嘉生之類注專指為禾師伯乃雨師風伯
摘用之端本日頽洞雲色起貌已風猶言止
風風止則雨降散足言雨散斜雨向西也脩
可曰宗生字出蜀都賦其竹則宗生
趙曰封已字出國語注云封厚也

晚晴

晚照斜初徹浮雲薄未歸江虹明遠飲峽雨
落餘飛鳧鶴終高去熊羆覺自肥鳧鶴熊羆謂無託典
則愈淺第語味無用深索
秋分客尚在竹露夕微微

宿江邊閣

暝色延山徑高齋次水門薄雲巖際宿孤月
浪中翻自是山骨鸛鶴追飛盡豺狼得食喧不眠
憂戰伐無力正乾坤鶴曰鸛鶴以喻軍士豺狼以喻盜賊是時蜀有
崔旰之亂也

白鹽山

卓立羣峯外蟠根積水邊他皆任厚地爾獨
近高天白勝千家邑清秋萬估船詞人取佳

句刻畫竟誰傳

希曰周顛刻畫無鹽公

灩澦堆

夢弼曰寰宇記夔州灩澦堆在州之西蜀江中心瞿唐峽

口終水淺出二十餘丈夏水漲半沒

如馬瞿唐莫下言其險絕舟人常以此候之

巨石水中央江寒出水長沉牛荅雲雨如馬

戒舟航天意存傾覆神功接混茫此坡賦干

戈連解纜行止憶垂堂

每以諄復見意自是家數○洙曰楚俗禱

雨必沉牛以荅神貺爰盜傳千金之子不垂堂注云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墮墜也

瞿唐懷古

西南萬壑注勅敵兩崖開地與山根裂江從

月窟來削成當白帝空曲隱陽臺疏鑿功雖

美陶鈞力大哉

本中曰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

黃草

鄭曰峽中記三峽多黃草生虎豹資之

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秦中驛

使無消息蜀道兵戈有是非萬里秋風吹錦

水誰家別淚濕羅衣

語態流麗

莫愁劔閣終堪據

聞道松州已被圍

趙曰黃草峽在涪州赤甲

蜀中多故松州被圍指往事也詩意謂勿言

已有關之險可恃而欲割據雖松州在劍閣內

陪柏中丞觀宴將士二首

鶴曰柏中丞名貞節

時為夔州都督公嘗為作謝上表

極樂三軍士誰知百戰場無私齊綺饌又坐

密金章醉客霑鸚鵡佳人指鳳凰幾時來翠

節特地引紅粧

鸚鵡自負能賦鳳凰指坐客奇端皆一時實事謂宴將士

不當爾拘哉薛夢符曰後漢黃祖之子射

大會賓客有獻鸚鵡者射舉酒於禰衡曰今

日無以娛賓願先生為之賦衡筆不停綴文

無加點師曰佳人指鳳凰疑是秦弄玉吹簫

乘鳳凰飛去事

繡段裝簷額金花帖鼓腰一夫先舞劍百戲

後歌樵江樹城孤遠雲臺使寂寥漢朝頻選

將應拜霍嫖姚

趙曰綉段指樂工之額飾金花指樂器之鼓飾歌樵謂戲

為夔峽樵歌之音也沫曰漢霍去病為嫖姚將軍

奉漢中王手札報韋侍御蕭尊師亡

秋日蕭韋逝淮王報峽中少年疑柱史多術
怪仙公不但時人惜祇應吾道窮一哀侵疾
病相識自兒童苦語畧不費思處處隣家笛飄飄客
子蓬強吟懷舊賦已作白頭翁趙曰淮南王以漢之淮南王
安比漢中王柱史言韋侍御老子為周柱下
史而韋方少年故疑之仙公言蕭尊師仙公
疑有多術以延生故怪之洙曰晉向秀聞鄰
人吹笛發聲寥亮追想曩者游讌之好感哀
而嘆曹子建詩轉蓬離木根飄飄隨長風類
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潘安仁有懷舊賦

覽鏡呈栢中丞

渭水流關內終南在日邊
膽銷豺虎窟淚入犬羊天
起晚堪從事行遲更覺仙
鏡中衰謝色萬一故人憐
趙曰渭水終南山在長安日邊言帝都

聽楊氏歌

佳人絕代歌獨立發皓齒
滿堂慘不樂響下青虛裏
江城帶素月况乃清夜起
老夫悲暮年壯士淚如水
玉盃久寂寞金管迷宮徵
勿云聽者疲愚智心盡死
古來傑出土豈待一

知已吾聞昔秦青傾側天下耳洙曰漢李延年歌曰北方

有佳人絕代而獨立趙曰玉盃寂寞言不敢為聲金管迷宮微言聲之不逮以形容歌聲聲之獨妙也脩可曰列子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

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 審李賓客

之芳 一百韻

絕塞烏蠻北孤城白帝邊飄零仍百里消渴已三年雄劍鳴開匣羣書滿繫船亂離心不展衰謝日蕭然筋力妻孥問菁華歲月遷登

臨多物色陶冶賴詩篇峽束滄江起巖排古

樹圓拂雲霾楚氣潮海蹴吳天蜀地賦此故覺雄勝煮

井為鹽速燒畬度地偏有時驚疊嶂何處覓

乎川鷄瀟雙雙舞獼猴壘壘懸碧蘿長似帶

錦石小如錢春草何曾歇寒花亦可憐獵人

吹戍火野店引山泉喚起搔頭急扶行幾屐

穿西京猶薄產四海絕隨肩幕府初交辟郎

官幸備負瓜時猶旅寓萍泛若黃綠藥餌虛

狼籍秋風洒爭便開襟驅瘴厲明目掃雲煙

高宴諸侯禮佳人上客前百韻舖舒無不有最是寂寞中迷高

宴無謂而點綴可觀轉入悲慨哀筆傷老大華屋艷神仙南

內開元曲常時弟子傳法歌聲變轉滿坐涕

潺湲公自注都督栢中丞筵弔影夔州僻回

腸杜曲煎即今龍廐水公自注西京龍廐門死馬門也渭水流苑

內門莫帶犬戎羶耿賈扶王室蕭曹拱御筵秉

威滅蜂蠆戮力效鷹鷗舊物森猶在凶徒惡

未悛國須行戰伐人憶止戈鋌奴僕何知禮

恩榮錯與權胡星一彗孛黔首遂拘孿哀痛

絲綸切煩苛法令蠲業成陳始王兆喜出于

畋宮禁經綸密台階翊戴全熊羆載呂望鴻

鴈美周宣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音徽一

柱數道里下牢千公自注鄭在江陵李在夷陵鄭李光時

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歛聯翩律

比崑崙竹音知燥濕絃風流俱善價愜當久

忘筌置驛常如此登龍蓋有焉雖云隔禮數
不敢墜周旋高視收人表虚心味道玄馬來
皆汗血鶴唳必青田羽翼商山起蓬萊漢閣
連管寧紗帽爭江令錦袍鮮東郡時題壁南
潮日扣舷遠遊臨絕境佳句染華牋每欲孤
飛去徒爲百慮牽生涯已寥落國步尚屯邅
余枕成蕪沒池塘作棄捐公自注平生多病
築遣懷因遭亂
離故寢處宴安之地皆蕪沒棄捐也別離憂怛怛伏臘涕漣漣

露菊班豐鎬秋蔬影澗漚共誰論昔事幾處

有新阡富貴空回首喧爭懶著鞭兵戈塵漠

漠江漢月娟娟局促看秋燕蕭疎聽晚蟬雕

蟲蒙記憶烹鯉問沉綿卜羨君平杖偷存子

敬羶謂空於寇盜
僅存此耳囊虛把釵釧米盡坼花鈿

甘子陰涼葉茅齋八九椽陣圖沙北岸市暨

灤西巔公自注市暨夔人語也市井泊船處
謂之市暨江水橫通止公處居人謂

之灤之羈絆心嘗折棲遲病即痊紫收岷嶺芋白

種陸池蓮色好梨勝頰穰多栗過拳勅厨唯
一味求飽或三鱸韻可據兒去看魚筍人來
坐馬韉縛柴門窄窄通竹溜涓涓塹抵公畦
稜材依野廟墻缺籬將棘拒倒石賴藤纏借
問頻朝謁何如穩晝眠誰云行不逮自覺坐
能堅霧雨銀章澁詩語下稱馨香粉署妍紫鸞
無近遠黃雀任翩翩困學違從衆明公各勉
旃聲華夾宸極早晚到星躔懇諫留匡鼎諸

儒引服虔不過輸鯁直會是正陶甄宵旰憂
虞軫黎元疾苦駢雲臺終日畫青簡為誰編
行路難何有招尋興已專由來具飛檝暫擬
控鳴弦身許雙峯寺門求七祖禪落帆追宿
昔衣褐向真詮安石名高晉公自注鄭高簡
昭王客赴燕公自注李宗親有燕途中非阮
籍查上似張騫披拂雲寧在亦可解淹留景不
延風期終破浪水怪莫飛涎他日辭神女傷

春怯杜鵑淡交隨聚散古意不銜澤國遶迴旋本

自依迦葉何曾藉俛仝鑪峯生轉眄橘井尚

高塞東走窮歸鶴南征盡跼鳶晚聞多妙教

卒踐塞前愆顧愷丹青列頭陀琬琰鑄衆香

深黯黯幾地肅芊芊勇猛為心極清羸任體

尋金篋空刮眼鏡象未離銓欲自行難以下但

惚自悼○兩旋兩銓筌銓○洙曰烏壘指舊

州以西有烏白壘也希曰夔有監井煮泉為

藍洙曰峽土瘠確居人燒地而耕謂之畚田

兩京猶薄產公自謂有田在韋杜絕隨肩謂

無故舊也曲禮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趙曰嚴

武鎮蜀辟公有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故云

交辟備員也洙曰瓜時借用左傳瓜時而往

及瓜而代鶴曰明皇開元初豈典慶宮謂之

南內上精曉音律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

於梨園謂之梨園弟子又教官女使習之趙

曰公長安杜曲人今思故鄉而為之回腸也

洙曰耿弇賈復後漢功臣也左傳見無禮於

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又祀夏配天

不失舊物漢書公孫弘贊衛青奮於奴僕今

言奴僕何知禮指當時將帥多起於微賤也

師曰胡星指安史亂也洙曰胡星見漢天文

志秦民黔首業成陳始王詩七月陳王業也

歐公曰此言肅宗成中興之業洙曰北喜出

于畋呂望事注見前趙曰江陵有一柱觀峽

州有下牢關此言鄭李所在得音問頻數而

蕭

相去千里也。下又以陰鏗何遜沈銓期宋之
問能文章比之。洙曰：前漢志黃帝使伶倫伐
竹於崑崙之陰，以作笛。脩可曰：韓詩外傳趙
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之。使者曰：可記其柱
王曰：夫時有燥濕，絃有緩急，柱有推移，不可
記也。劉孝標廣絕交論：撫絃音微，未達燥濕
變響。洙曰：漢鄭當時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
賓客，李膺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延接者，名為
登龍門。汗血馬，注見前。永嘉記：青田有雙白
鶴，年年生子，長便去。趙曰：李賓客者，太子官
也。故用四皓羽翼事。鄭監乃祕書監也。故用
蓬萊閣事後。漢書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
道家蓬萊。洙曰：魏管寧常著白帽，居海徵命
不就。趙曰：陳江揔為尚書令，而傳不載錦袍
事。其文集則有山水衲袍賦序云：皇儲監國，
餘辰勞謙，終宴有令，以衲袍降賜，何以奉揚。

卷之四

四

恩德。夢弼曰：東郡謂鄭也。集有寄題鄭監湖亭
夷陵。趙曰：南湖言鄭也。集有寄題鄭監湖亭
詩。洙曰：歲時伏臘，洛所以祭先公。客寄中故
遇伏臘而流涕，豐鎬在長安。潤漚在洛陽，公
之故鄉也。揚子或問：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
蟲篆，刻古樂府，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趙
曰：公言鄭李記憶其詩賦，又嘗致書問病。沉
綿者，久病之謂也。洙曰：漢嚴君平卜筮於城
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則閉肆下簾，而授老
子。晉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
便獨酣暢。夢弼曰：海陵卜筮，謂今世圖畫所
傳。嚴君平挾著策，携筇竹杖，亦掛百錢於杖
頭。故岑參詠君平卜肆詩云：至今杖頭錢地
上。時時有洙曰：晉王獻之字子敬，夜臥齋中，
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青氈我
家舊物，可特置之。羣盜驚走，陣圖沙北岸，謂

上集卷之四

四

禁

諸葛亮造八陣圖在魚復平沙上趙曰岷嶺
芋陸池蓮紀夔州寓居所有也洙曰漢揚震
傳三鱸一音善定功曰人來坐馬韉言貧無
席坐也借用戰國策蘇秦激張儀坐以破馬
韉洙曰市師農人指田遠近多云幾稜鄭曰
稜魯鄧切未曰公畦官園也洙曰漢晁錯傳
鑿大湖廟瑛垣注云瑛者內垣之外游地也
瑛人緣切趙曰霧雨銀章游公自謂銀章久
不服也馨香粉署妍蓋郎官握蘭含香又省
中以粉畫之公雖為工部員外郎徒想其官
署之妍美耳洙曰漢匡衡傳諸儒語曰無說
詩匡鼎來張晏注云衡少字鼎後漢服虔字
子慎見儒林傳漢明帝畫名臣烈將於雲臺
青簡殺竹青為簡史臣所以記事者也田曰
雙峯寺在韶州下有曹溪七祖坡佛書自毗
婆左佛至釋迦牟尼佛謂之七祖其所說七

偈乃禪源也師曰自達摩至慧能謂之中華
六祖由五祖而上蓋梁隋開元以前人六祖
慧能其道至肅宗時方盛肅宗嘗自曹溪請
其衣鉢歸內供養以此考之六祖與子美蓋
同時先後人也故求禪言七祖而不言六祖
也趙曰謝安字安石少有盛名燕昭王卑身
厚幣以招賢者士爭趨燕夢弼曰按廣德元
年遣李之芳等使吐蕃為虜所留二年乃得
歸故以張騫乘查事比之不是阮籍哭途窮
者也又按後有哭之芳詩云奉使失張騫亦
此意洙曰披拂雲寧在用衛瓘見樂廣曰若
披雲霧靚青天師曰風期終破浪公欲下峽
歸故里也趙曰破浪借用宗慤願乘長風破
萬里浪洙曰飛涎字出郭璞江賦夢弼曰公
自謂它日離夔過峽別巫山神女廟必在暮
春聞杜鵑時也師曰本自依迦葉言寓居僧

舍也洙曰迦葉佛大弟子也偃佺仙人名香
爐峯在廬山蘇耽橘井在彬州遼東華表柱
有鶴自言丁令威去家千歲今始歸漢馬援
南擊交趾在浪泊西里間下潦上霧毒氣薰
蒸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晉顧愷之嘗畫維
摩相王簡栖嘗作頭陀寺碑文師曰幾地釋
氏有第一地至第十地言修行有漸也洙曰
潘岳籍田賦碧色肅其芊芊釋書云勇猛精
進又云如良醫治目
即以金篦刮其眼膜

存歿口號二首

公自注四子皆遊於藝故甫志之

席謙不見近彈碁畢曜仍傳舊小詩

公自注

謙吳人善彈碁畢曜善為小詩

玉局他年無限笑白楊今日

幾人悲

山谷曰漢書梁冀能彈碁注引藝經

碁相當更相彈也古今詩話彈碁各有譜一卷

皆唐賢所為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盆其

顛為小壺四角微起李商隱詩玉作彈碁局

中心最不平洙曰玉臺集畢曜善為小詩希

曰張道陵脩道既成老君降於成都地湧玉

局洙曰陶潛挽歌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

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公自注

揚鄭虔善畫山水曹霸魏曹髦之後善畫馬天下何曾有山水人

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温飽味西風吹淚
古藤州乃用此體時少游歿而無已存也

送十五弟侍御使蜀

喜弟文章進添余別興牽數盃巫峽酒百丈
内江船未息豺狼鬪空催犬馬年歸朝多便

道搏擊望秋天

洗曰峽人以百丈繩牽船水
自渝江合者謂之内江自渝

由戎瀘止蜀者謂之外江師曰鷹
隼逢秋擊搏此喻御史之職也

送李功曹之荊州充鄭侍御判官重

贈

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此地生涯晚遙悲

水國秋孤城一柱觀落日九江流使者雖光

彩青楓遠自愁

洙曰江陵在荊州有宋玉宅
韓愈為江陵法曹有詩云宋

玉亭邊不得見是也又江山有
臺唯一柱土人呼為一性觀

別崔湜因寄薛璩孟雲卿

公自注内
弟湜赴湖

南幕
職

志士惜妄動知深難固辭

十字有則如何久磨

礪但取不磷緇夙夜聽憂主飛騰急濟時荆

州遇薛孟為報欲論詩洙曰語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巫峽弊廬奉贈侍御四舅別之澧朗

江城秋日落山鬼閉門中語不必其盡不必可解漫發此義

行李淹吾舅誅茅問老翁赤眉猶世亂青眼

只途窮未嘗白眼而亦途窮第五字宛轉可傷傳語桃源客人今

出處同洙曰誅茅謂小居也趙曰桃源在朗州故有此句

君不見簡蘇侯

君不見道邊廢棄池君不見前者摧折桐意

慷慨百年死樹中琴瑟一斛舊水藏蛟龍丈夫

蓋棺事始定君今幸未成老翁何恨憔悴在

山中深山窮谷不可處霹靂魍魎兼狂風雖語

少頓挫激越三四往返不嫌亂○夢弼曰庚信擬連珠龍門死樹尚抱咸池之曲希曰韓

詩外傳孔子曰學而不已闔棺乃定

贈蘇四侯

異縣昔同遊各云厭轉蓬別離已五年尚在

行李中戎馬日衰息乘輿安九重有才何棲
 棲將老委所窮為郎未為賤其奈疾病攻子
 何面黧黑焉得豁心胷巴蜀倦剝劫下愚成
 土風幽薊已削平荒徼尚彎弓斯人脫身來
 豈非吾道東乾坤雖寬大所適裝囊空肉食
 哂菜色少壯欺老翁况乃主客間古來偏側
 同君今下荆揚獨帆如飛鴻二州豪俠場人
 馬皆自雄一請甘飢寒再請甘養蒙洙曰為郎未為

賤公自叙嘗為檢校工部員外郎也夢弼曰
 斯人指徯也來巴蜀故云東用馬融謂門人
 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一請再請戒之
 之辭也洙曰養蒙欲其晦迹以自全也

別蘇徯赴湖南幕

故人有遊子棄擲傍天隅他日憐才命居然
 屈壯圖十年猶塌翼絕倒為驚呼消渴今如
 在提携愧老夫豈知臺閣舊洗拂鳳凰雛得
 食翻蒼竹棲枝把翠梧北辰當宇宙南嶽據
 江湖國帶煙塵色兵張虎豹符數論封內事

揮發府中趨

非揮發

贈爾秦人策莫鞭轅下駒

趙曰消渴今如在公自言有此疾提携愧老夫言不能提携蘇後為愧也洙曰詩箋鳳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夢弼曰蘇後往赴湖南幕故指其地南嶽而言也洙曰左傳秦伯使士會行繞朝贈之以策馬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注云策馬過也漢灌夫傳上怒內史曰今日廷論局促効轅下駒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四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五

壯遊

大曆元年秋夔州作夢弼曰此篇叙壯年經遊之迹按唐書公

少貧不自振客遊吳越還以進士舉不中第遂遊齊趙間凡八九年復歸

京師

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

公自注崔

鄭州尚魏

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即壯開口詠

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業嗜酒

嫉惡懷剛腸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飲酣

視八極俗物都茫茫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
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王謝風流遠闔
廬丘墓荒劒池石壁仄長洲芰荷香嵯峨閭
門北清廟映迴塘每趨吳泰伯撫事淚浪浪
枕戈憶勾踐渡浙想秦皇蒸魚聞七首除道
哂要章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剡溪蘊秀
異欲罷不能忘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氣
劇屈賈壘目短曹劉牆忤下考功第獨辭京

尹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上
冬獵青丘芴嘒鷹阜櫪林逐獸雲雪岡射飛
曾縱鞚引臂落鴉鶻蘇侯據鞍喜公自注監門曹蘇
預忽如攜葛彊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許
與必詞伯賞遊實賢王曳裾置醴地奏賦入
明光天子廢食召羣公會軒裳脫身無所愛
痛飲信行藏黑貂寧免弊斑鬢兀稱觴杜曲
晚耆舊四郊多白楊坐深鄉黨敬日覺死生

忙四句甚悲朱門任傾奪赤族迭罹殃國馬竭粟

豆官雞輸稻梁舉隅見煩費引古惜興亡河

朔風塵起岷山行幸長兩宮各警蹕萬里遙

相望崆峒殺氣黑少海旌旗黃禹功亦命子

豕鹿親戎行翠華擁吳嶽螭虎噉豺狼爪牙

一不中胡兵更陸梁大軍載草草凋瘵滿膏

肓備員竊補衮憂憤心飛揚上感九廟焚下

憫萬民瘡斯時伏青蒲廷諍守御牀君辱敢

愛死赫怒幸無傷聖哲體仁恕寓縣復小康

哭廟灰燼中鼻酸朝未央小臣議論絕老病

客殊方鬱鬱苦不展羽翮困低昂秋風動哀

壑碧蕙捐微芳之推避賞從漁父濯滄浪榮

華敵勲業歲暮有嚴霜吾觀鴟夷子才格出

尋常羣兇逆未定側佇英俊翔洙曰斯文崔

班揚謂當時崔鄭州魏豫州以公之文似

固揚雄者也姑蘇吳臺名王謝謂晉王導謝

安吳越春秋云吳王闔廬死大治丘塚葬之

三日白虎居其上故號虎丘闔廬嘗鑄劍曰

吳鈞故有劔池長洲苑名闔廬所遊獵處也
 修可曰闔廬立闔門以象天門清廟又置吳興
 帝孫和廟也子皓改葬和號明陵又置吳興
 郡太守四時奉祠立寢堂號曰清廟鶴曰蘇
 州有吳泰伯廟及勾踐廟洙曰越王勾踐臥
 則枕戈思有以報吳秦始皇浮江渡海至錢
 塘臨浙江上會稽立石刻紀秦德史刺客傳
 吳公子光欲殺吳王僚得專諸善待之於是
 具酒請王僚使專諸置匕首於魚炙之腹中
 以進而刺王僚僚死光自立為王是為闔廬
 朱買臣吳人也拜為會稽太守買臣衣故衣
 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守邸者少見其
 綬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
 邸驚有頃買臣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
 發民除道夢弼曰鏡湖刻溪俱在會稽鄭曰
 天姥山名在剡縣南洙曰屈賈謂屈原賈誼

也廟字出漢書賈山傳贊賈山自下廟上注
 云廟音摩摩勵也曹劉謂曹子建劉公幹論
 語賜之牆也及肩忤下考功第按唐武德初
 以考功郎監試貢舉人貞觀以來以員外郎
 專掌貢舉至開元中徙貢舉於禮部叢臺故
 趙王臺也青丘齊地名夢弼曰阜歷林雲雪
 岡皆齊地洙曰晉山簡鎮襄陽每出遊多之
 習氏池輒醉而歸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
 往往至高陽池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離舉
 鞭問葛疆何如并州兒疆家在并州簡愛將
 也時蘇侯與公同獵故公以葛疆為比夢弼
 曰賞遊實賢王謂如與汝陽王璉相善也洙
 曰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常
 為穆生設醴奏賦入明光即玄宗朝獻太清
 宮饗廟及郊公獻大禮三賦帝竒之蘇季子
 不用於秦而黑貂之裘弊潘岳秋興賦班鬢

彪以承弁夢弼曰杜曲在長安公之家也白
 楊乃墳上之木洙曰楊子解嘲客欲朱丹其
 穀不知一跌赤吾之族夢弼曰國馬竭粟豆
 官雞輸稻梁開元太平日又玄宗侈心自恣
 舞馬衣文采飼以粟豆又五坊有供奉鬪雞
 又有鬪雞使百姓輸納稻梁以供養雞也洙
 曰河朔風塵起謂祿山起於河朔岷山行幸
 長謂玄宗幸蜀兩宮各警蹕謂肅宗即位靈
 武修可曰東宮故事天子比大海太子為少
 海夏啓嗣禹位伐有扈之罪黃帝與蚩尤戰
 豕鹿此喻肅宗親征也洙曰翠華天子旌旂
 之飾也夢弼曰正異云吳岳在扶風下卞圖
 云在隴州洙曰爪牙一不中謂房瑄敗于陳
 濤斜韓曰大軍載草草草辛苦貌夢弼曰
 備員竊補袞公自謂為左拾遺也洙曰前漢
 史丹傳元帝欲易太子丹聞上獨寢直入內

伏青蒲上泣諫注云以青規地曰青蒲王陵
 面折廷諍晉衛瓘欲啓廢太子託醉跪帝牀
 前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范曄傳主憂臣辱
 主辱臣死檀弓申生不敢愛其死夢弼曰公
 為拾遺嘗上疏言房瑄不宜免相帝怒詔三
 司雜問張鎬救之帝遂解今詩云君辱敢愛
 死赫怒幸無傷謂此洙曰哭廟灰燼中時天
 子收復京師先素服哭廟而後受朝夢弼曰
 之推避賞從詩意謂肅宗中興公嘗扈從還
 京今日客於殊方如晉侯賞從亡者而介之
 推不言祿也滄浪水名在荊州漁父濯滄浪
 公自況也此詩兩押浪字雖同而義則異
 爾洙曰范蠡佐勾踐破吳後乘扁
 舟入海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

白帝

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
峽雷霆鬪古木蒼藤日月昏戎馬不如歸馬
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婦誅求盡慟哭
秋原何處村洙曰古木一作翠木戎馬一作去馬百家一作十家鶴曰此詩當是指崔
肝之亂

雨

萬木雲深隱連山雨未開風扉掩不定水鳥
過仍迴鮫館如鳴杼樵舟豈伐枚清涼破炎

毒衰意欲登臺

趙曰風扉謂舟中之扉也洙曰述異記南海中有鮫人室

水居如魚不廢機織

雨晴

雨晴山不改晴罷峽如新天路休殊俗秋江
思殺人有猿揮淚盡無犬附書頻故國愁眉
外長歌欲損神

垂白

垂白馮唐老清秋宋玉悲江喧長少睡樓迥

獨移時多難身何補無家病不辭甘從千日

醉未許七哀詩洙曰漢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文帝文帝輦過問唐

曰父老何自為郎趙曰宋玉九辨悲哉秋之為氣也洙曰中山有酒飲者一醉千日曹子

建王仲宣張孟陽皆有七哀詩

洞房趙曰此詩思長安而懷帝闕也

洞房環珮冷玉殿起秋風秦地應新月龍池

滿舊宮繫舟今夜遠清漏往時同何限萬里

黃山北園陵白露中此語不迫切而意獨至謂此○悲慨滿目然不低

黠故自可望○洙曰興慶宮明皇潛龍之地也

也有龍池在焉趙曰按長安志龍池本平地垂拱初因雨水流潦成小池至景龍中彌百

數頃深至數丈常有雲氣或見黃龍按傳云唐帝微行而至黃山蓋右

扶風槐里縣有黃山宮

宿昔洙曰此詩詠天寶中事

宿昔青門裏蓬萊仗數移花驕迎雜樹龍喜

出平池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見宮中行樂

秘少有外人知猥褻不凡風刺俱有○逸曰青門長安東門也蓬萊殿名

趙曰言雜樹之花則如桃李之屬沈約詩春風搖雜樹洙曰柳芳傳信記云天寶中興慶

宮小龍常遊於宮垣南溝木中衛青傳衛媼次女少兒

能畫

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

物皆春說畫意不俗政化平如水皇恩斷若

神時時用抵戲亦未雜風塵有體有理○宋

陵畫工毛延壽善為人形必得其真郭舍人

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也能激矢令還一

矢百餘反謂之驍每為武帝投壺輒賜金帛

修可曰神異傳東王公與玉女投壺而不

接天為之笑開口流光今電是也宋曰抵戲

容齋三筆云杜詩命意用事旨趣深遠若隨

口一讀往往不能解如能畫詩第三聯頗與

前語不相貫穿然按其旨本謂技藝倡優不

應蒙人主顧眄賞接然使化如水恩若神為

治大要既無所損則時或用此輩亦無害也

鬪雞

鬪雞鶴曰明皇好鬪雞又教舞馬四

鬪雞初賜錦舞馬既登牀簾下宮人出樓前

御柳長僊遊終一閱女樂久無香寂寞驪山

道清秋草木黃

趙曰明皇好鬪雞蒙寵當時為之歌

日生兒不用識文字鬪雞走馬勝讀書賈家

可知矣洙曰明皇嘗令教舞馬四百蹄目之

為其家驕其曲謂之傾杯樂奮首鼓尾無不

應節又施三層木林乘馬於上抹轉如飛命

壯士舉馬於榻上安祿山亂馬散落人間田

承嗣得之一日軍中大饗馬聞樂而舞承嗣

以為妖而殺之容齋三筆云先忠宣公在北

方得唐人畫驪山宮殿圖一軸華清宮居山

巔殿外垂簾宮人無數穴簾隙而窺一時伶

官戲劇品類雜沓皆列于下老

杜鬪雞一詩真所謂親見之也

歷歷

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眼前無端賊盜起忽已

歲時遷巫峽西江外秦城北斗邊為郎從白

首臥病數秋天

趙曰長安城謂之北斗城夢

顏駟問何時為郎何其老也夢

彌曰公為尚書員外郎故云

洛陽

洛陽昔陷沒胡馬犯潼關天子初愁思都人

慘別顏清笳去宮闕翠蓋出關山故老仍流

涕龍髯幸再攀

趙曰天寶十四載祿山陷東

翠蓋出關山謂車駕幸蜀也鶴曰龍髯再攀謂二聖還京時也趙曰黃帝鑄鼎於荆山鼎既成龍垂胡髯下迎羣臣從上七十餘人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挽龍髯髯拔墮

驪山

驪山絕望幸花萼罷登臨地下無朝燭人間

有賜金使人不忍言好鼎湖龍去遠銀海鴈飛深萬

歲蓬萊日長懸舊羽林又嘗於上都建花萼

相輝樓為諸王宴集之地黃帝鑄鼎荆山下後世名其處曰鼎湖劉向傳秦始皇葬於驪

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石椁為遊宮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趙曰何

遜經孫氏陵詩銀海終無浪金鳧會不飛洙曰蓬萊殿名羽林星名漢有羽林軍趙曰謂平時蓬萊殿中之日懸於殿間今則懸在舊羽林中羽林護陵寢者

提封

提封漢天下萬國尚同心借問懸車守何如

儉德臨時徵俊又入莫慮犬羊侵願戒兵猶

火恩加四海深洙曰漢東方朔傳提封頃畝注謂提舉四方之內總計其

數也趙曰懸車束馬言至險也詩意謂以險為守莫若臨之以儉德也易否卦象曰君子

以儉德辟難洙曰莫慮一作草竊左傳衆仲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

偶題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
豈浪垂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前輩飛騰
入餘波綺麗爲後賢兼舊例歷代各清規法
自儒家有心從弱歲疲永懷江左逸多病鄴
中竒駮驥皆良馬麒麟帶好兒車輪徒已斲
堂構惜仍虧謾作潛夫論虛傳幼婦碑緣情
慰漂蕩抱疾屢遷移經濟慚長策飛棲假一

枝塵沙傷蜂蠱江峽繞蛟螭蕭瑟唐虞遠聯
翩楚漢危聖朝兼盜賊異俗更喧卑鬱鬱星
辰劔蒼蒼雲雨池兩都開幕府萬寓插軍麾
南海殘銅柱東風避月支音書恨烏鵲號怒
怪熊羆稼穡分詩興柴荆學士宜故山迷白
閣秋水憶皇陂不敢要佳句愁來賦別離

日例一作日制趙曰心從弱歲疲公自謂也

江左指嵇阮鮑謝之作也鄴中指曹丕兄弟及當時七子之作也洙曰莊子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曰以臣之事觀之斲

輪得之于手而應之于心臣不能以喻臣之
 子臣之于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有年七十
 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
 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書若考作室
 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夢弼曰按麒
 麟帶好兒及車輪徒已斲之句公蓋自歎弱
 也宋曰後漢王符隱居著書以譏當時得失
 不欲彰顯其名號曰潛夫論語林曹操與楊
 修讀曹娥碑陰有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
 藎曰修知之操行三十里乃悟此言絕妙好
 辭陸機文賦詩綠情而綺麗張華傳寶劍之
 精上也徹于天周瑜傳蛟龍得雲雨恐非池中
 物也馬援征南立銅柱以勒功趙曰月支以
 比吐蕃也白閣乃終南山相附之
 山皇陂則皇子陂也皆在關中

吾宗

公自注衛倉曹崇簡鶴曰按世系表崇簡出襄陽房為益州司

馬參軍

吾宗老孫子質朴古人風耕鑿安時論衣冠

與世同在家常早起憂國願年豐

山林塵上婉有餘情

語及君臣際經書滿腹中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

消息覓使寄此二首

亂後嗟吾在羈棲見汝難草黃騏驎病沙晚

鵲鴿寒楚設關城險吳吞水府寬十年朝夕

淚衣袖不曾乾孫莘老云草黃騏驎病沙晚

世亂兄弟不相見也趙曰夔峽為楚地之險阻吳中則有三江震澤

聞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情素懸切風塵淹

別日江漢失清秋影著啼猿樹清魂飄結蜃

樓明年下春水東盡白雲求趙曰盧照鄰巫

猿樹洙曰史記天官書海傍蜃氣象樓臺

送田四弟將軍歸夔州柏中丞命起

居江陵節度陽城郡王衛公墓洙云

夔府送田將軍歸江陵

離筵罷多酒起地發寒塘多酒可起地不可起地發又不可

回首中丞座馳牋異姓王燕辭楓樹日鴈度

麥城霜空醉山翁酒遙憐似葛疆趙曰御史中丞謂之

獨坐漢有異姓諸侯王洙曰葛疆山簡愛將也注見前夢弼曰以山公比柏中丞以葛疆

比田將軍

解悶十二首

草閣柴扉星散居浪翻江黑雨飛初山禽引

子哺紅果溪女得錢留白魚本一作溪友先生云女字是

商胡離別下揚州憶上西陵故驛樓為問淮

東米貴賤老夫乘興欲東流

一辭故國十經秋每見秋瓜憶故丘今日南

湖采薇蕨何人為覓鄭瓜州公自注今鄭祕監審○因瓜憶

鄭審為金陵有瓜州號鄭瓜州皆詞人風流

洪蕩之態亦多類此○趙曰邵平種瓜長安

東門公長安人故感秋瓜而懷故鄉也師

瓜州金陵之別號鄭審乃公之故人也

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劉不待薛郎中獨當省

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如此作詩宜注

趙曰何水部乃何遜也早為沈約范雲所知

薛郎中薛璩也若薛郎中者恨不與曹植劉

楨同時後山詩話子美懷薛璩云獨當省署

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蓋省署開文苑滄

浪學釣翁璩之詩也夢弼曰或云公取璩

之詩廣之以美璩前在省部今在荆南也

李陵蘇武是吾師孟子論文更不疑公自注

孟子雲卿○此一飯未曾留俗客數篇今見古

人詩始於蘇武李陵

孟子亦差異世言五言詩

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卽今耆

舊無新語謾釣槎頭縮項鱖謂但有鱖魚差

詩也。洙曰孟浩然開元時人有詩云梅花

殘臘月柳色半春天鳥泊隨陽鴈魚藏縮項

鱖又云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鱖趙曰習鑿

齒襄陽耆舊傳云漢水中鱖魚甚美禁人捕

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鱖鶴曰宋張敬兒作

書與蕭道成云奉槎頭縮項鱖一千八百頭

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孰知二

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韓子蒼曰東坡

少兩句改數字蘇公下筆奇偉尚竈定如此

嘗語參寥曰如老杜言新詩改罷自長吟者

乃知此老用心甚苦後人不復見其剗剗但

稱其渾厚耳鶴曰二謝謂靈運惠連陰何謂

陰鏗何遜也

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蔓寒藤最傳秀

句寰區滿未絕風流相國能公自注右丞弟

詩晚年多倒用老態其所自得然未可盡以

為法黃山谷偏嗜此等自取成家此能字又

別本是未害其弟為能耳。洙曰按唐書王

維字摩詰與弟縉齊名肅宗時維遷尚書右

丞晚年得藍田別墅奇勝所賦詩號輞川集

代宗時縉為宰相代宗嘗求維文縉集上之

先帝貴妃俱寂寞荔枝還復入長安炎方每

五

續朱櫻獻玉座應悲白露團

櫻桃薦廟荔枝繼之故有霜露

之感但語晦然尚可曉。朱曰楊貴妃傳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數千里味

色未變至京師趙曰禮記仲夏之月天子以含桃先薦寢廟注云即櫻桃也

憶過瀘戎摘荔枝青楓隱映石逶迤京華應

見無顏色紅顆酸甜只自知謂色變。朱曰蜀中惟瀘戎二

州產荔枝

翠瓜碧李沉玉甃赤梨蒲萄寒露成可憐先

不異枝蔓此物娟娟長遠生兩語兩意。朱曰玉甃井也

曰此物指言荔枝也

側生野岼及江蒲不熟丹宮滿玉壺雲壑布

衣鮐背死勞生重馬翠眉須趙注意是如此但蒲欠自注勞

生重馬有此意未有此辭然極以重字為老頗費解說。趙曰此篇山谷云亦貢荔枝之

什蜀都賦側生荔枝江蒲則自茂燹而下例以蔽為蒲今官私契約皆然因以押韻丹宮

神仙之宮以此禁苑玉壺珍貴之器以言至尊之奉惟其不熟丹宮而滿玉壺所以求之

於遠也山谷云側生荔枝見左太冲蜀都賦雲壑布衣臨武長唐羞上書諫荔枝也見後

漢和帝紀生當作生而鄰切武后改人為生因而誤寫重當作害踈當作須別本如此翠

眉謂妃
子也

哭王彭州掄

執友驚淪沒斯人已寂寥
 新文生沈謝異骨降松喬
 北部初高選東堂早見招
 蛟龍纏倚劔鸞鳳夾吹簫
挽詩有此盛麗。此武藝此美人殊有制作挽詩出此又
 別歷職漢庭久中年胡馬驕
 兵戈聞兩觀寵辱事三朝
語有商量蜀路江干窄彭門地里遙
 解龜生碧草諫獵阻青霄
 頃壯戎麾出叨陪幕

府要將軍臨氣候壯士塞風颭

亦有氣象

井渫泉

誰汲烽疎火不燒前籌多自暇
 隱几接終朝

翠石俄雙表寒松竟後凋
 贈詩焉敢墜染翰

欲無聊再哭經過罷離魂
 去住銷之官方玉

折寄葬與萍漂曠望渥洼道
 霏微河漢橋夫

人先卽世令子各清標
 巫峽長雲雨秦城近

斗杓馮唐毛髮白歸興日蕭蕭

洙曰沈謝謂

也松喬謂赤松子王子喬也趙曰北部高選
 言王掄初官得京畿尉用曹操年二十除洛

陽北堂見招言王掄朝見也東堂亦
臨幸延見之處如晉郗詵遷刺史武帝於東
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為何如詵有桂林一
枝之對蛟龍纏劍用延平津劍躍水化龍鸞
鳳吹簫用蕭史教弄玉吹簫而鳳凰至洙曰
中年胡馬驕謂安史之亂兩觀闕也東京賦
建象魏之兩觀趙曰三朝謂明皇肅宗代宗
洙曰彭門蜀之彭州也解龜謂官滿解印也
謝靈運詩解龜在景平諫獵用司馬相如上
疏諫獵趙曰諫獵阻清霄王掄在彭州必曾
上都節度軍謀故云希曰唐人多言戍戍如杜
佑制出總戎麾洙曰易井渫不食趙曰凡軍
旅所在必先論井泉凡有警必頻舉烽火今
井泉不汲而烽火不燒則無事矣皆以王掄
參謀所致而然也洙曰張良借箸前籌莊子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趙曰再哭經過罷謂聞
掄之死已哭矣今靈輿經過夔州再哭焉洙
曰之官字用漢書蕭望之便道之官趙曰渥
注道如天馬篇天馬徠循東道河漢橋如世
傳織女渡河而烏鵲為橋此言掄之喪在道
路所歷也秦城謂長安馮唐公自喻注見前

覆舟二首

夢弼曰此詩諷玄宗好神
仙黔陽郡秋貢丹砂等物
以供燒煉之用而
使者乃沉其舟也

巫峽盤渦曉黔陽貢物秋丹砂同隕石翠羽
共沈舟羈使空斜影斜字得意龍居悶積流篙工
幸不溺俄頃逐輕鷗洙曰郭璞江賦盤渦谷
轉隕石字出左傳趙曰

羈使空斜影一作寫出押船
使者船覆而無聊之意盡矣

竹宮時望拜桂館或求僊姹女凌波日神光

照夜年徒聞斬蛟劍無復爨犀船使者隨秋

色迢迢獨上天言船已覆矣空隨秋色而去

當時求藥方士之類。洙曰前漢禮樂志武帝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昏祠至明夜

常有神光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望拜百官侍祠皆肅然動心焉郊祀志武帝時公孫卿

曰仙人好樓居於是令長安作飛廉桂館山

谷曰竹宮桂館事皆語諷玄宗好神仙夢弼曰漢真人大丹訣姹女隱在丹砂中注云姹

女真禾也又道家四象論西方庚辛金淑女

之異名故有姹女黃婆嬰兒之號洙曰曹子

建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呂氏春秋荆

人欣飛得寶劍渡江中流兩蛟繞舟幾沒飲

飛拔劍斬蛟乃得濟晉温嶠宿牛渚磯下世

云其下多怪物嶠

遂然犀角照之

峽口二首

峽口大江間西南控百蠻城歆連粉堞岼斷

更青山開闢當天險防隅一水關亂離聞鼓

角秋氣動衰顏洙曰防隅一水關蓋

時清關失險世亂戟如林去矣英雄事荒哉

割據心蘆花留客晚楓樹坐猿深疲薊煩親
故諸侯數賜金公自注主人柏中丞頻分月
之際夔峽
為要衝也

秋風二首

秋風淅淅吹巫山上牢下牢修水關吳檣楚
拖牽百丈暖向神都寒未還要路何日罷長
戟戰自青羗連白蠻中巴不得消息好暝傳
戍鼓長雲間洙曰上牢下牢皆峽內地名水
關關津也師曰春夏多雨水秋

冬多旱乾修水關必在秋時
夢符曰今胡湘
間行舟以竹相續為索以引上水舟謂之百
丈
夢弼曰按唐志光宅元年號東都曰神都
暖向神都寒未還要路何日罷長
羗謂吐谷渾嘗封青海國王
趙曰嵩州以西有烏蠻白蠻

秋風淅淅吹我衣東流之外西日微天清小

城擣練急石古細路行人稀不知明月為誰

好早晚孤帆他夜歸會將白髮倚庭樹故園

池臺今是非如竹枝樂府矯矯長句不必親

眼前之景宛轉含蓄
道不盡淒感之意

西閣二首

大曆元年秋夔州作鶴曰公時寓居夔州之西閣

巫山小搖落碧色見松林百鳥各相命孤雲

無自心

五字甚怨而不盡言開合盡之

層軒俯江壁要路亦

高深朱紱猶紗帽新詩近玉琴功名不早立

衰疾謝知音哀世非王粲終然學越吟

夢弼曰周

書時訓鴟始鳴通卦驗鴟伯勞也鳴者相命也漢末西京擾亂王粲去而依劉表於荊州

思歸作登樓賦云莊舄顯而越吟史記越人莊舄在楚有頃而病楚王使人察其意之所

向聞其越聲知其思越也

懶心似江水日夜向滄洲不道含香賤其如

鑷白休經過凋碧柳蕭瑟倚朱樓畢娶何時

竟消中得自由豪華看古往服食寄冥搜詩

盡人間意兼須入海求

田曰應劭漢官儀桓帝時侍中刀存年老

口鼻上出雞舌香與含之後尚書郎含雞舌香始於此夢弼曰公自謂為員外郎也田曰

南史鬱林王年五歲戲高帝傍帝令左右鑷白髮問王我誰耶荅曰大翁帝笑謂左右曰

豈有為人作曾祖而拔白髮乎即擲鏡鑷洙曰尚子平男女嫁娶畢斷家事勿相關趙曰

消中公素有消渴疾洙曰選服食求神仙天台賦遠寄真搜

社日二首

九農成德業百祀發光輝報效神如在馨香

舊不違南翁巴曲醉北鴈塞聲微尚想東方

朔詎諧割肉歸洙曰左傳少皞氏以九扈為

兩翁以醉而歌巴渝之曲洙曰漢武帝伏日

詔賜從官肉太官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劍

割肉謂同官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即懷肉

去太官奏之詔朔自責朔曰拔劍割肉一何

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

也鮑曰史記諸侯表秦德公二年初作伏祠

社磔狗邑四門則祠社用

伏日此詩用伏日事何疑

陳平亦分肉太史竟論功今日江南老他時

渭北童社日詩如此歡娛看絕塞涕淚落秋

風鴛鴦迴金闕誰憐病峽中洙曰漢陳平傳

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日嗟

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夢弼曰陸機

曰社之日至太史占事洙曰公生

於渭北老於江南末句蓋自傷也

江月

江月光於水高樓思殺人天邊長作客老去

一霑巾玉露團清影銀河没半輪誰家挑錦

字燭滅翠眉頰

鄭曰思息吏切夢弼曰按唐韻作字去聲藏柞切又則箇

切晉列女傳竇滔妻蘇氏織錦為迴文旋圖詩以贈滔循環讀之詞意悽惋

吹笛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

呂相和切月傍關山幾處明胡騎中宵堪北

走武陵一曲想南征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

愁中却盡生

師曰晉劉琨為并州刺史嘗為胡騎所圍琨乘月登樓清嘯賊

聞之長歎中夜吹胡笳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思遂棄圍而去夢弼曰樂府橫次笛有

關山月折楊柳又有武溪深詞解題云馬援南征所作援門人表生者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其曲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飛鳥不渡獸不臨嗟哉武溪多毒淫趙曰故園指杜陵綠笛有折楊柳之曲故思感之也

孤鴈

孤鴈不飲啄飛鳴聲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

萬重雲

亦未盡著相

望盡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

鷗無意緒鳴噪自紛紛

遣愁

養拙蓬爲戶茫茫何所開江通神女館地隔
望鄉臺漸惜容顏老無由弟妹來兵戈與人
事迴首一悲哀洙曰巫山有神女廟成都有望鄉臺

夔府書懷四十韻

昔罷河西尉初興薊北師不才名位晚敢恨
省郎遲扈聖崆峒日端居灑灑時萍流仍汲
引樗散尚恩慈遂阻雲臺宿常懷湛露詩翠
華森遠矣白首颯淒其拙被林泉滯生逢酒

賦欺文園終寂寞漢閣自磷緇病隔君臣議

慚紆德澤私揚鑣驚主辱拔劍撥年衰奇壯可尚

社稷經綸地風雲際會期血流紛在眼涕泗

亂交頤四瀆樓船泛中原鼓角悲賊壕連白

翟戰瓦落丹墀先帝嚴靈寢宗臣切受遺恒

山猶突騎遼海競張旗田父嗟膠漆此膠漆誰曉似

謂難解耳行人避蒺藜上句兵連禍結總戎存大體降將

飾卑詞楚貢何年絕堯封舊俗疑長吁翻北

寇一望卷西夷不必陪玄圃超然待具茨凶

兵鑄農器講殿闢書幃好氣象有又非

廟筭高難測天憂實在茲形容真潦倒蒼效

莫支持使者分王命羣公各典司恐乖均賦

歛不似問瘡痍萬里煩供給孤城最怨思綠

林寧小患雲夢欲難追卽事須嘗膽蒼生可

察眉老成議堂猶集鳳貞觀是元龜處處喧

飛檄家家急競錐蕭車安不定蜀使下何之

釣瀨跡墳籍耕巖進奕碁所進止此地蒸餘

破扇冬暖更織絺豺遘哀登楚麟傷泣象尼

衣冠迷適楚藻繪憶遊睢賞月延秋桂傾陽

逐露葵大庭終反樸京觀且僵尸高枕虛眠

晝哀歌欲和誰南宮載勲業凡百慎交綏交

自喻甫出蜀時時有意歸朝如合分雙賜筆

如歸朝日簪笏筋力定如何○洙曰此詩公

首叙初召試集賢院授河西尉不拜值祿山

反繼而扈從肅宗于外所謂崆峒日者蓋肅

宗嘗幸平涼郡未幾公入蜀為工部員外郎

今又居夔州故有萍流檣散之歎也夢弼曰

濟

漢司馬相如為孝文園令公嘗獻三賦故以
相如為比揚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來收
雄乃自閣上自投下公嘗言房瑄不宜罷
相忤肅宗故以揚雄事為比洙曰漢光武救
昆陽會大雷風屋瓦皆飛蕭何傳師曰先帝嚴
公孫弘傳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師曰先帝嚴
靈寢言肅宗收京修寢廟也宗臣切受遺言
受遺詔立代宗也洙曰恒山謂河北遼海謂
遼東皆史思明之窟穴也總戎謂元帥時代
宗為帥左傳齊責楚爾貢包茅不入趙曰此
寇指安史西夷指吐蕃不必陪玄圃公自喻
不必在朝列也洙曰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乎
具茨之山至于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適遇牧
馬童子問塗焉家語鑄劍戟以為農器漢文
帝集上書囊為殿幃趙曰孤城指言夔州洙
曰後漢劉玄傳諸亡命共攻離鄉聚藏於綠

林中注綠林山在今荆州韓信傳有告信欲
反上患之用陳平計偽遊於雲夢遂擒信以
歸爾雅釋地楚有雲夢詠曰綠林雲夢謂荆
楚復亂也洙曰越王思有以報吳山入嘗瞻
趙曰議堂者議政之堂議政當以貞觀為龜
鑑也洙曰江淹書競雖刀之利孝祥曰競雖
言賦歛之急也趙曰漢蕭育傳哀帝時南郡
多盜賊拜育為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
乃以三公使傳載育入殿中受策曰南郡盜
賊為害朕甚憂之太守威信素著其為民除
害安元元而巳亡拘於小文洙曰漢司馬相
如使蜀因諭巴蜀父老趙曰鈞瀨耕巖公借
以自述也巖子陵鈞處後人名為巖陵瀨鄭
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地蒸冬暖言夔之風土
也洙曰王粲七哀詩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
患又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公羊傳魯哀

上長卷二五

三

齊

公西狩獲麟孔子反袂涕下曰吾道窮矣趙
曰王粲登荊州之樓而作賦孔子之生其父
母禱於尼丘故名丘傳記又載孔子之首象
尼山莊子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
身無所用之夢弼曰三國陳孔璋為曹洪與
魏文帝書遊睢渙者學藻繪之絲注云睢渙
二木名其處人能織藻績錦綺天子御服出
焉趙曰睢木在南都宋州公少年嘗遊此洙
曰曹子建表若葵藿之傾太陽趙曰大庭氏
至德之世也洙曰左傳古者明王伐不敬取
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後
漢明帝追感前世功臣圖畫於南宮雲臺左
傳交綏而退

十六夜翫月

舊挹金波爽皆傳玉露秋關山隨地闊河漢
近人流谷口樵歸唱孤城笛起愁巴童渾不

寐半夜有行舟

洙曰漢郊祀歌月穆穆以金波希曰公於月詩多用關山

蓋本樂府有關山月又王褒詩關山夜月明鶴曰夔州古巴子國

贈李十五丈別

鶴曰李秘書文疑也公先有奉寄二首約

其來會於夔此又在夔贈別其奉寄詩中亦有玄成負文彩衣冠八尺身

之句

峽人鳥獸居其室附層巔下臨不測江中有

萬里船多病紛倚薄少留改歲年絕域誰慰
懷開顏喜多賢孤陋忝末親等級敢比肩人
生意氣合相與襟袂連一日遣兩僕三日共
一筵揚論展寸心壯筆過飛泉玄成美價存
子山舊業傳不聞八尺軀常受衆目憐且爲
苦辛行蓋被生事牽北迴白帝棹南入黔陽
天汧公制方隅公自注汧公李勉迥出諸侯
先封內如太古時危獨蕭然清高金莖露正

直朱絲絃昔在堯四岳今之黃潁川于邁恨
不同所思無由宣山深水增波解榻秋露懸
客遊雖云久亦思月再圓晨集風渚亭醉操
雲嶠篇丈夫貴知己歡罷念歸旋趙曰謝靈運詩拙疾

相倚薄洙曰漢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南北朝庾信字子山父肩吾與徐陵父子文並綺靡世號爲徐庾體鶴曰黔陽黔州也屬江南道汧公李勉也封汧國公時爲江西觀察使治在洪州今李十五文往謁之由黔陽以入豫章也故下有解榻秋露懸之句是就用陳蕃事洙曰金莖字出西都賦謂漢武帝承露盤之銅柱也鮑明遠詩直如

朱絲繩堯時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漢黃霸爲潁川太守有治狀此以美沂公也

送覃二判官

先帝弓劍遠小臣餘此生蹉跎病江漢不復
謁承明餞爾白頭日永懷丹鳳城遲遲戀屈
宋渺渺臥荆衡魂斷航舸失天寒沙水清肺
肝若稍愈亦上赤霄行趙曰先帝謂肅宗小
臣公自謂也承明殿
名丹鳳城指長安以秦
弄玉吹簫鳳集而名

江上

江上日多雨蕭蕭荆楚秋高風下木葉永夜
攬貂裘勲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時危思報
主衰謝不能休後山詩話裕陵嘗觀子美詩
勲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謂
甫之詩皆
不迨此

戲寄崔評事表姪蘇五表弟韋大少府諸姪

隱豹深愁雨潛龍故起雲泥多仍徑曲心醉
阻賢羣忍待江山麗還披鮑謝文高樓憶踈

豁秋興坐氤氳定功曰劉向列女傳陶荅子妻諫其夫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故藏以遠害也洙曰鮑謝謂鮑照謝靈運也

西閣雨望

樓雨霑雲幔山寒著水城楚楚逕添沙面出湍減石稜生菊蕊淒踈放松林駐遠情滂沱朱檻濕萬慮倚簷楹

晚晴吳郎見過北舍

圃畦新雨潤愧子廢鉏耒竹杖交頭拄柴扉隔徑開欲棲羣鳥亂未去小童催明日重陽酒相迎自醞醅

九日諸人集于林

九日明朝是相要舊俗非老翁難早出賢客幸知歸舊采黃花賸新梳白髮微謾看年少樂忍淚已霑衣梅曰賸石證切有餘也

夜

露下天高秋水清空山獨夜旅魂驚踈燈自

照孤帆宿新月猶懸雙杵鳴南菊再逢人臥

病北書不至鴈無情步蟾倚杖看牛斗銀漢

遙應接鳳城定功曰王粲七哀詩獨夜不能寐鶴曰公以去年秋至雲安故

云南菊再逢趙曰鳳城言長安

秋日寄題鄭監湖上亭三首鶴曰鄭審湖亭

在峽州

碧草違春意沅湘萬里秋池要山簡馬月靜

庾公樓磨滅餘篇翰平生一釣舟高唐寒浪

減髣髴識昭丘殊曰晉山簡庾亮事並見前注荆州有楚昭王墓王粲登

樓賦云西接昭丘

新作湖邊宅還聞賓客過自須開竹徑誰道

避雲蘿官序潘生拙才名賈誼多捨舟應卜

地鄰接意如何殊曰晉潘岳仕宦不達乃作閑居賦曰僕自弱冠涉于知

命之年入徙官而一進階再免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命抑亦拙者之

效也漢賈誼年少通諸家之書

暫住蓬萊閣終為江海人揮金應物理拖玉

豈吾身

兩語實甚造詣謂積而不散與老不知退者皆非下句更好○幾不可解

而甚有味美煑秋尊弱杯迎露菊新賦詩分氣象

佳句莫頻頻

氣象是其所長故常及之○道曰暫住蓬萊閣詣鄭監也後漢

藏書於東觀學者稱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

山桓帝時始置秘書監洙曰揮金字出張景

陽詠二疏詩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按疏

廣為太傅歸鄉里數問其家所賜金餘尚有

幾趣賣以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與相娛樂潘

岳西征賦飛翠綬施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

矣趙曰末句謂鄭監分我以賦詩之氣象則佳句莫非頻頻有之乎

秋興八首

八詩大體沉雄富麗哀傷無限盡在言外故自不厭

可彷彿耳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

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

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

城高急暮砧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華聽猿實

下三聲淚苦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違

伏枕畫省香爐雖點綴山樓粉堞隱悲笳請

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洙曰宜都山川記巴

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霑衣張華博物志止載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

月見槎來不失期遂齋糧乘之而到天河宗懷作荆楚歲時記乃傳會以為張騫事前賢

詩多據用之子美亦承襲而用之耳趙曰省中

給女侍史二人執香爐以從公為尚書員外郎自歎違去省中以多病伏枕故耳下句山

樓粉堞言在夔州也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

人還汎汎汎汎無所得也清秋鷺子故飛飛匡衡抗

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

賤五陵衣馬自輕肥洙曰漢匡衡元帝時上

悅其言遷為太子少傅劉向宣帝時初立穀梁春秋微向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

聞道長安似奕碁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

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

振征西車馬羽書遲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

平居有所思趙曰直北言夔之北乃隴右關

亂魚龍川在秦州因起故國平時之思也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

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律句有此雲移

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一臥滄江驚

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希曰南山終南山也

盤又七月七日西王母嘗降漢武帝作承露

傳老子西遊紫氣浮函谷關趙曰崔豹古今

注云商高宗有雉尾扇青瑣省中門也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起便花

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兩句寫幸

故京之思不分珠簾繡柱圍黃鶴錦纜牙檣蜀之怨懷

起白鷗對句耳不迴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

古帝王州洙曰瞿唐在夔曲江在長安玄宗

園夢弼曰珠簾繡柱言曲江宮殿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

絲虛月夜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

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

滿地一漁翁

洙曰漢紀注武帝欲征昆明夷為其地有滇池乃作池象之以

習水戰因名曰昆明池在長安西南都賦

注昆明池左右作牽牛織女以象天河西京

雜記昆明池刻玉石為鯨每至雷雨鯨常鳴

吼鬣尾皆動漢世祭之以祈雨夢弼曰菰米

蓮房皆言池中所有關塞言白帝城鳥道

道言峽中高山趙曰漁翁公自謂也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漢陂香稻啄

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語有悲念佳人拾

翠春相問僊侶同舟晚更移甚有風韻綵筆

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趙曰昆吾御

宿乃地名漢

書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

是也紫閣峰乃終南山之別峰與漢陂皆在

長安古今詩話子美詩云香稻啄餘鸚鵡粒

碧梧棲老鳳凰枝此語反而意奇退之詩云

舞鏡鸞窺沼行天馬渡橋亦效此體趙曰費

昶春郊望美人詩芳郊拾翠人夢弼曰春相

問乃詩人雜佩以問之之意也洙曰李膺郭

林宗同舟而濟人望之以為神仙夢弼曰子

美昔遊漢陂曾留篇詠集中有漢

陂行故今相望有白頭低垂之歎

寄柏學士林居

自胡之反持干戈天下學士亦奔波歎彼幽

棲載典籍蕭然暴露依山阿青山萬里靜散

地白雨一洗空垂蘿亂代飄零予到此古人

成敗子如何此自佳句。每於句內款曲至

我衰子貴時悵荆揚春冬異風土巫峽日夜

多雲雨赤葉楓林百舌鳴黃泥野岼天雞舞

盜賊縱橫甚密邇形神寂寞甘辛苦幾時高

議排金門各使蒼生有環堵殊曰天雞鳥名

詠懷古跡五首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

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羯胡事主終無

賴詞客哀時且未還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

詩賦動江關殊曰支離字見莊子注云形體

夷注云在今辰州界衣服言異制也羯胡謂

祿山詞客公自謂也周書庾信字子山雖位

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

以致其意中云壯士不還寒風蕭瑟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

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

指點到今疑

不脣脣用事結得更高○希曰

此篇詠宋玉趙曰夔州巫峽十二峰下有神女廟按宋玉高唐賦言楚王夢巫山之女此興託也故公有雲雨荒臺豈夢思之句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

起得一磊落

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識

春風面環佩空歸月夜魂千歲琵琶作胡語

分明怨恨曲中論

洙曰歸州有昭君村蒼舒曰漢元帝時宮中按圖召

幸王嬙字昭君姿容甚麗畫工乃毀其狀會單于來求美入帝以昭君當行昭君在路馬

上彈琵琶以寄其恨後昭君死葬之胡中多白草昭君塚獨青洙曰江淹恨賦若夫明妃

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夢弼曰石季倫明君詞明君本為昭君觸晉文帝諱

焉改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

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

公自注山有臥龍寺先主祠在焉

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

祠屋長鄰近

公自注殿今為一

體君臣祭祀

同

洙曰蜀先主劉備以孫權襲關羽之故東征三吳為吳將陸遜所破於秭歸步歸魚

復改爲永安遂卒於永安宮趙曰翠華天子之旗也希曰春秋繁露白鶴知夜半注鶴水鳥也夜半水位感其生氣則益喜而鳴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

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兩語氣槩別贊孔明者不能復出此也運

移漢祚終難復志决身殲軍務勞洙曰宗臣

蕭何曹參爲一代之宗臣注言爲後世之所尊仰也趙曰魏文帝典論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夢弼曰陳平傳天下指揮則定矣洙曰孔明在軍罰二十以上皆親之○運一

作福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斯人已云亡草聖祕難得寫得自在首尾渾渾老成及茲

煩見示滿目一悽惻悲風生微綃萬里起古

色鏘鏘鳴玉動落落羣松直連山蟠其間溟

漲與筆力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盡墨俊拔爲

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誰並百代則

嗚呼東吳精逸氣感清識楊公拂篋笥舒卷

忘寢食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

洙曰按本傳張旭蘇

州吳人嗜酒善草書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

筆張王謂張伯英王羲之也趙曰逸氣感清

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

近時馮紹正能畫鷲鳥樣明公出此圖無乃

傳其狀若非老筆龕踈乍見起語豈不失笑殊姿各獨立清絕

心有向疾禁千里馬氣敵萬人將憶昔驪山

宮冬移含元仗天寒大羽獵此物神俱王當

時無凡材百中皆用壯

詔勢浩然筆熟粉墨

形似間識者一惆悵干戈少暇日真骨老崖

嶂為君除狡兔會是翻鞦上

夢弼曰馮紹正開元中任少府

監善畫鷹鷲洙曰玄宗太平時常以冬十月

幸驪山溫泉宮較羽獵時寧王有高麗赤鷹

送殿中楊監赴蜀見相公

趙曰相公杜鴻漸也

是年受劍南節度使

去水絕還波洩雲無定姿興人生在世間聚

散亦暫時離別重相逢偶然豈足期送子清
秋暮風物長年悲豪俊貴勲業邦家頻出師
相公鎮梁益軍事無子遺解榻再見今用才
復擇誰況子已高位為郡得固辭難拒供給
費慎哀漁奪私干戈未甚息紀綱正所持泛
舟巨石橫登陸草露滋山門日易久當念居

者思

夢弼曰梁益劔南道也解榻用
陳蕃事山門公自謂在夔峽間

○補遺

送殿中楊監

蔡興宗正異云別離
足期足字集作定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五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六



孟冬

大曆元年冬夔州作鶴曰公時寓居夔州之西閣

殊俗還多事方冬變所為破甘霜落爪嘗稻
雪翻匙巫峽寒都薄烏蠶瘴遠隨終然減灘
瀨暫喜息蛟螭

悶

瘴癘浮三蜀風雲暗百蠻卷簾唯白水隱几
亦青山猿捷長難見鷗輕故不還

五字有味如失吾伴

無錢從滯客有鏡巧催顏趙曰夔在三蜀之下百蠻之北故云

雷

巫峽中宵動滄江十月雷龍蛇不成蟄天地
割爭迴每有氣鬼變化目前却碾空山過深蟠絕壁來
何須妬雲雨霹靂楚王臺

朝二首

清旭楚宮南霜空萬嶺含野人時獨往雲木
曉相參俊鷲無聲過飢鳥下食貪病身終不

動搖落任江潭趙曰郭璞江賦視雲侵於清旭庾信枯樹賦昔年移柳依

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

浦帆晨初發郊扉冷未開村踈黃葉墜寒風踈草

木兩踈字不如此有畫色野靜白鷗來礎潤休全濕雲晴

欲半迴巫山冬可怪昨夜有奔雷趙曰帆扶泛切夢符

曰淮南子山雲蒸柱礎潤

南極

南極青山衆西江白谷分古城踈落木荒戍

密寒雲歲月蛇常見風颺虎忽聞近身皆鳥
道殊俗自人羣睥睨登哀柝蝥弧照夕曛亂
離多醉尉愁殺李將軍夢彌曰睥睨城上女
之旗蝥弧深曰漢李廣屏居藍田南山中射
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
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
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

晚

杖藜尋晚巷炙背近牆暄人見幽居僻吾知
拙養尊朝廷問府主欲知朝廷則問府主是
野人之意但語朴又可

兩耕稼學山村歸翼飛棲定寒燈亦閉門

西閣夜

恍惚寒山暮逶迤白霧昏山虛風落石樓靜
月侵門擊柝可憐子無衣何處村時危關百
慮盜賊爾猶存

月圓

孤月當樓滿寒江動夜扉委波金不定照席
綺逾依未缺空山靜高懸列宿稀故園松桂

發萬里共清輝

洙曰漢郊祀歌月穆穆以金波江淹詩綺席生浮埃

中宵

西閣百尋餘中宵步綺疏飛星過水白落月

動沙虛

語無詭特寫景入微

擇木知幽鳥潛波想巨魚

親朋滿天地兵甲少來書

夢弼曰後漢梁冀窓牖皆有綺疏注

縷為綺文也

不寐

瞿唐夜水黑城內改更籌翳翳月沉霧輝輝

星近樓氣衰甘少寐心弱恨容愁

寫得熈至亦自知之

耳弱本不多何所容之多也

多壘滿山谷桃源無處求

洙曰

禮記四郊多壘

鷗

江浦寒鷗戲無他亦自饒却思翻玉羽隨意

點春苗雪暗還須落風生一任飄幾羣滄海

上清影日蕭蕭

子美賦物別自為體異於唐人纖巧

猿

裊裊啼虛壁蕭蕭挂冷枝艱難人不免隱見

爾如知可感慣習元從衆五字似率然亦有見後又云後挂時相學

乃全生或用奇前林騰每及父子莫相離夢

曰見賢

黃魚

日見巴東峽黃魚出浪新脂膏兼飼犬長大

不容身筒筩相泐久風雷肯為神泥沙卷涎

沫回首怪龍鱗謂不容其長大語恨風雷肯為神惜其不容以自脫然以

此魚視泥沙涎沫之變又未必不怪其言也。三句迂闊有味。蒼舒曰：鹽鉄論江陵之人以魚飼犬。沫曰：筒筩捕魚器也。

白小

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霑水族風俗

當園蔬入肆銀花亂傾箱雪片虛生成猶拾

外盡取義何如賔退錄云：靖州置經載其俗。居喪不食酒肉，鹽酪而以魚。

為蔬。今湖北多然，謂之魚菜，不特靖也。老杜

白小詩云：白小羣分命天然。三寸魚細微霑。楚而此詩則嘉興魯氏定為夔門所作。夔亦

與湖北相鄰故也注杜詩者皆不及此深曰
易係辭物以羣分張子平西京賦獲胎拾卵
盡取

麕

永與清溪別蒙將玉饌俱十字無無才逐仙

隱不敢恨庖厨又是亂世輕全物非熟語寇

易為此言微聲及禍樞又衣冠兼盜賊號餐

養用斯須又一意衣冠兼盜賊號餐

鸚鵡

鸚鵡含愁思聰明憶別離翠衿渾短盡紅紫

謾多知未有開籠日空殘宿舊枝世人憐復

損何用羽毛奇委折可誦珠曰補衡鸚鵡

雞

紀德名標五初鳴度必三非工部殊方聽有

異失次曉無慙五字備問俗人情似充庖爾

輩堪氣交亭育際巫峽漏司南宋曰雞有五

傳趙曰劉綽啓一物之微遂留亭育

昔遊

鶴曰此詩叙與高李同遊時在開元二十五年

昔者與高李

公自注高適李白

晚登單父臺寒蕪際

碣石萬里風雲來桑柘葉如雨飛藿共徘徊
清霜大澤凍禽獸有餘哀是時倉廩實洞達
寰區開猛士思滅胡將帥望三台君王無所
惜駕馭英雄材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
門轉粟帛泛海陵蓬萊肉食三十萬獵射起
黃埃隔河憶長眺青歲已摧頽不及少年日

無復故人杯賦詩獨流涕亂世想賢才有能
市駿骨莫恨少龍媒商山議得失蜀主脫嫌
猜呂尚封國邑傳說已鹽梅景晏楚山深木
鶴去低徊龐公任本性攜子臥蒼苔

鮑曰唐志單父

屬宋州夢弼曰碣石海傍山也夢符曰肉食字見左傳夢弼曰青歲猶言青春也洙曰市駿骨注見前龍媒良馬也商山議得失謂四皓出而安漢太子蜀主脫嫌猜謂劉備之得孔明情好自密呂望封於齊營丘傳說相殷高宗此皆際時而有為者也龐德公攜妻子隱鹿門山公以自况耳

寄杜位

公自注頃者與位同在故嚴尚書幕

寒日經簷短窮猿失木悲
峽中為客恨江上憶君時
天地身何往風塵病敢辭
封書兩行淚霑洒裛新詩

送鮮于萬州遷巴州

趙曰鮮于名炅仲通之子也仲

通與弟叔明俱嘗為京兆尹

京兆先時傑琳琅照一門
朝廷偏注意接近與名藩
祖帳維舟數寒江觸石喧
看君妙為

政他日有殊恩

殊曰漢疏廣傳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

西閣三度期大昌嚴明府
同宿不到

問子能來宿今疑索故要
匣琴虛夜夜手板

自朝朝金吼霜鍾徹

其人必能琴金吼霜鍾與其音也

花催

蠟炬銷早鳧江檻底雙影
謾飄飄

趙曰今疑索故要謂

不來宿者疑我以尋索故要我夢符曰山海經豐山之鍾霜降自鳴

事

西閣曝日

凜冽倦玄冬負暄嗜飛閣羲和流德澤顓頊
愧倚薄毛髮具自和本自猶肌膚潜沃若太
陽信深仁衰氣歛有託欵傾煩注眼容易收
病脚流離木杪猿翻蹊山顛鶴朋知苦聚散
衰樂日已作卽事會賦詩人生忽如昨古來
遭喪亂賢聖盡蕭索胡爲將暮年憂世心力

弱

夢弼曰顓頊北方之帝倚薄謂附著而
陰氣通人也謝靈運詩拙疾相倚薄

小至

夢符曰或云陽爲大陰爲
小冬至陰極故曰小至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刺繡五

紋添弱線吹葭六琯動浮灰岸容待臘將舒

柳山意衝寒欲放梅雲物不殊鄉國異教兒

且覆掌中杯

夢弼曰唐雜錄宮中以女工揆
日之長短冬至後日晷漸長比

常日增一線之工洙曰續漢書以葭莖灰實
律之端按曆者候之氣至則灰飛而管通左
傳凡冬至啓
閉必書雲物

縛雞行

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

雞食蟲蟻不知雞賣還遭烹蟲雞於人何厚
薄吾叱奴人解其縛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

寒江倚山閣

短篇偶然正合如此本無奇特評者既過效者失之

玉腕騮

公自注江陵節度衛公馬也鶴曰衛伯玉時為荆南節度

等使加檢校工部尚書

聞說荆南馬尚書玉腕騮頓驂飄赤汗跼踖

顧長楸胡虜三年入乾坤一戰收舉鞭如有

問欲伴習池遊

深曰漢郊祀歌天馬下霜赤汗曹子建詩走馬長楸間習

池注見前

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

羅者久取竟未能得王以為毛骨有

異他鷹恐臘後春生騫飛避暖勁翮

思秋之甚眇不可見請余賦詩二首

鶴曰公嘗賦王兵馬使二角鷹見前

雲飛玉立盡清秋不惜奇毛恣遠遊在野只

教心力破于人何事網羅求一生自獵知無

敵百中爭能恥下韉往往語別鵬礙九天須

却避兔經三窟莫深憂趙曰鷹所以獵此野

詩野鷹能自獵洙曰史滑稽傳注韉臂捍也

東觀記太守桓虞曰善吏如使良鷹下韉命

中戰國策馮援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於死耳

黑鷹不省人間有度海疑從北極來正翮搏

風超紫塞玄冬幾夜宿陽臺虞羅自各虛施

巧春鷹同歸必見猜萬里寒空祗一日金眸

玉瓜不凡材題曰崔豹古今注秦所築

奉送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

陵起居衛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

軍司馬位鶴曰中丞柏貞節也時為

夔州都督別駕中丞之弟

也衛尚書伯玉相

母封鄧國太夫人

中丞問俗畫熊頻愛弟傳書綵鷁新遷轉五

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楚宮臘送荆門

水白帝雲偷碧海春與報惠連詩不惜知吾

斑鬢揔如銀洙曰漢制刺史車畫熊於軾綵

鷁謂船首畫鷁以壓水神夢弼

思

曰唐書方鎮表夔州兼峽忠歸萬五州防禦使隸荆南節度洙曰唐以六尚書左右僕射合為八座宋書謝惠連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句

閣夜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霄五更鼓

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此兩句對看自是無窮俯仰之

悲。兩句共見奇麗若上句野哭千家聞戰

伐夷歌幾處起漁樵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

音書漫寂寥蔡條西清詩話云作詩用事要如釋語水中著鹽飲水乃知鹽

味此說詩家祕藏也如子美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人徒見陵轍造化之工不知乃用故事彌衡過漁陽慘其聲悲壯漢武故事星辰搖動東方朔謂民勞之應則善用事者如繫風捕影豈有迹耶洙曰卧龍謂孔明也郭外有孔明廟躍馬謂公孫述也城上賦公孫躍馬而稱帝

灤西寒望洙曰灤乃黨切水名夔有灤居人分其左右謂之灤東

灤西也鄭曰灤奴浪切今作灤

水色含羣動朝光切太虛渺莽形容年侵頻

悵望興遠一蕭疎援挂時相學鷗行炯自如

儉勝 瞿唐春欲至定卜灤西居洙曰陸機詩前路既已多
後塗隨 年侵

奉送十七舅下邵桂

絕域三冬暮浮生一病身感深辭舅氏別後
見何人縹緲蒼梧帝推遷孟母鄰昏昏阻雲
水側望苦傷神趙曰蒼梧以述舅氏所往方孟母謂舅氏之母也

送王十六判官

客下荆南盡君今復入舟買薪猶白帝鳴櫓

少沙頭衡霍生春早瀟湘共海浮荒林庾信

宅為仗主人留孫曰夔州俗買薪沽水夢弼曰少猶少頃也少一作已洙

曰江陵吳船至泊於郭外沙頭希曰衡山一名霍山故云衡霍庾信宅在江陵

不離西閣二首

江柳非時發江花冷色頻地偏應有瘴臘近

已含春失學從愚子無家住老身不知西閣

意肯別定留人趙注是洙曰住一作任趙曰肯別定留人言西閣之意肯

令我別乎莫定要留人也

西閣從人別人今亦故亭江雲飄素練石壁
斷空青滄海先迎日銀河倒列星平生耽勝
事吁駭始初經田曰空青字詩人無敢使
惟太白云山色倒空青

謁真諦寺禪師

蘭若山高處煙霞嶂幾重凍泉依細石晴雪
落長松若無晴字何以成詩問法看詩妄亦有地觀身向

酒慵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烽洙曰梵言阿
蘭若唐言無

諍也故僧寺謂之蘭若

赤甲

大曆二年夔州作鶴曰是年春
公遷居赤甲趙曰赤甲山名其

山高大不生草木土皆赤色故謂之
赤甲又甲本岬字洙曰赤甲白鹽瞿

唐峽口
二山

卜居赤甲遷居新兩見巫山楚水春炙背可

以獻天子美芹由來知野人一事兩句不相屬荆州

鄭薛寄書近蜀客郗岑非我鄰笑接郎中評

事飲病從深酌道吾真洙曰嵇康絕交書野
人有快炙背而美芹

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踈矣
夢弼曰鄭審薛璩郗昂岑參皆公之故舊也

鶴曰評事必崔評
事第郎中欠考

入宅三首

奔峭背赤甲斷崖當白鹽客居媿遷次春酒
漸多添花亞欲移竹下句韻勝鳥窺新卷簾衰年
不敢恨勝槩欲相兼

亂後居難定春歸客未還水生魚復浦雲暖
麝香山半頂梳頭白過眉拄杖斑相看多使
者一一問函關夢弼曰按地志夔之魚復灩
澦風濤電射其地巨魚卻布

不得上故名魚復浦定功曰夔州圖經麝香
山在州之東南山有麝香故以名之洙曰一
一問函關時吐蕃
亂關中之信不通

宋玉歸州宅雲通白帝城吾人淹老病旅食
豈才名峽口風常急江流氣不平只應與兒
子飄轉任浮生

江雨有懷鄭典設

春雨闇闇塞峽中早晚來自楚王宮亂波分
披已打岸弱雲狼藉不禁風寵光蕙葉與多

碧點注桃花舒小紅谷口子真正憶汝岸高
灤滑限西東

雨不絕

鳴雨既過漸細微映空搖颺如絲飛階前短
草泥不亂院裏長條風乍稀舞石旋應將乳
子行雲莫自濕仙衣

石燕神女用得好奇
怪將字從俗更好眼邊

江舸何忽促未得安流逆浪歸

洙曰湘川詩
零陵有石燕

選風雨則飛如生燕止則為石高
唐賦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注見前

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應慮老夫見
泥雨怯出必愆佳期走筆戲簡

江閣邀賓許馬迎午時起坐自天明浮雲不
負青春色細雨何孤白帝城身過花間霑濕
好醉於馬上往來輕上句更似
有風韻虛疑皓首衝
泥怯實少銀鞍傍險行

晝夢

二月曉睡昏昏然不獨夜短晝分眠桃花氣

暖眼自醉春渚日落夢相牽故鄉門巷荆棘
底中原君臣豺虎邊安得務農息戰鬪普天
無吏橫索錢

熟食日示宗文宗武

消渴遊江漢羈棲尚甲兵幾年逢熟食萬里

逼清明不待他語而悲松柏邛山路未必子美先墓在邛吾意亦邛

山風花白帝城汝曹催我老回首淚縱橫本

一作邛鄭曰寰宇記邛州因邛來山得名在蜀中邛渠恭切田曰十道志邛山在洛陽縣

北邙莫芻切夢弼曰楊佺期洛城記邙山古今東洛九原之地也

又示兩兒

令節成吾老他時見汝心他時見汝思親之心謂身后寒食語

甚苦切前一首已悲此篇更不忍讀浮生看物變為恨與年深

長葛書難得江州涕不禁團圓思弟妹行坐

白頭吟趙曰長葛江州必公之弟妹所在也鄭曰長葛縣隸許州

晴二首

久雨巫山暗新晴錦繡文碧知湖外草紅見

海東雲竟日鶯相和摩霄鶴數羣野花乾更落風處急紛紛

啼鳥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遭泥去拙

高飛恨久陰雨聲衝塞盡日氣射江深壯迴

首周南客驅馳魏闕心洙曰周南謂巫陽也太史公留滯周南天子之門兩觀謂之象魏夢弼曰莊子中山公

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

下之

雨

始賀天休雨還嗟地出雷驟看浮峽過密作

渡江來牛馬行無色蛟龍鬪不開干戈盛陰

氣未必自陽臺未必自陽臺此語猶含天寶

涖渚涯之間不辨牛馬

卜居鶴曰公是年三月赤甲遷居灤西

歸羨遼東鶴吟同楚執珪未成遊碧海著處

覓丹梯雲嶂寬江北春耕破灤西桃紅客若

至定似昔人迷洙曰遼東鶴注見前趙曰史記莊舄故越之細鄙人也為

楚執珪病而尚猶越聲本無吟字而王粲登樓賦云莊舄顯而越吟十洲記東有碧海趙曰夔江之北其山稍遠故曰寬也朱曰昔一作晉

暮春題灤西新賃草屋五首

久嗟三峽客再與暮春期百舌欲無語繁花能幾時谷虛雲氣薄波亂日華遲戰伐何由定哀傷不在茲趙曰反舌無聲在芒種后十日今謂之欲無語則暮春時也

北郊千樹橘不見比封君養拙干戈際全生

麋鹿羣畏人江北草畏人草類旅食灤西雲萬

里巴渝曲三年實飽聞郊本一作邦朱曰漢

樹橘此其人皆與干戶侯等又禮樂志巴渝鼓負三十六人注高祖初為漢王得巴渝人並矯捷善鬪與之定三秦滅楚國存其武樂巴渝之樂由此始也

綵雲陰復白錦樹曉來青身世雙蓬鬢乾坤

一草亭哀歌時自短眼前語醉舞為誰醒細

雨荷鋤立在自江猿吟翠屏

壯年學書劍他日委泥沙事主非無祿浮生

卽有涯高齋依藥餌絕域改春華此語甚痛喪亂

丹心破王臣未一家誅曰項藉少年學

欲陳濟世策已老尚書郎不息豺虎鬪空慙

鴛鴦行時危人事急風逆羽毛傷落日悲江

漢中宵淚滿牀趙曰尚書郎公自謂也

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

絕句十二首

祿山作逆降天誅更有思明亦已無第二句洵

洵人窠猶不定時時戰鬪欲何須

社稷蒼生計必安蠻夷雜種錯相干周宣漢

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後代看感諷

喧喧道路多歌謠河北將軍盡入朝始是乾

坤王室正却教江漢客魂銷

不道諸公無表來茫然庶事遣人猜擁兵相

學干戈銳使者徒勞萬里迴公自注吐蕃之亂諸道節度無

一人救援者朝廷遣使敦諭竟不至

鳴玉鏘金盡正臣修文偃武不無人與王會

盡妖氛氣聖壽宜過一萬春蒼舒曰萬春字

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皓因

英雄見事若通神聖哲為心小一身燕趙休

矜出佳麗宮闈不擬選才人殊曰古詩燕趙

如玉唐制內官才人五人正五品

抱病江天白首郎空山樓閣暮春光衣冠是

日朝天子草奏何人入帝鄉趙曰白首郎公

意

澶漫山東一百州削成如按抱青丘包茅重

入歸關內王祭還供盡海頭鄭曰澶市連切

唐志山東即河北道洙曰削成如按言已平

世鄭曰青丘在青州屬河南道洙曰左傳齊

伐楚曰爾貢包茅不入

東逾遼水北滹沱星象風雲喜色和紫氣關

臨天地闊黃金臺貯俊賢多紫氣關本生強

兩絕句宜爾趙曰紫氣關言函谷關也周時

尹喜為關吏望見紫氣云當有聖人入關洙

曰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謂之黃金臺

漁陽突騎邯鄲兒酒酣並轡金鞭垂意氣即

歸雙闕舞雄豪復遣五陵知謂此等特功而驕其歸闕下舞

當如何平日五陵豪俊復當避之耳其憂愛感恨皆見於言外即字復字皆得意處形容

洋溢蕩而復整洙曰漁陽突騎邯鄲游俠其豪俊勇決古有名稱五陵漢之五陵亦豪俠

所聚之地

李相將軍擁薊門白頭惟有赤心存竟能盡

說諸侯入知有從來天子尊夢弼曰李相謂李光弼將軍謂

河北諸道節度也鶴曰李相將軍意是指李懷仙時為幽州節度使第未詳何以謂將軍

十二年來多戰場天威已息陣堂堂神靈漢

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洙曰郭子儀封汾陽郡王鶴曰

此詩十二首述安史及吐蕃之亂而歸於李懷仙之能說諸節度以入朝郭子儀之能建

功業以致中興也

得舍弟觀書自中都已達江陵今茲

暮春月末合行李到夔州悲喜相兼

團圓可待賦詩即事情見乎辭

爾到江陵府何時到峽州亂離生有別聚集
病應瘳宛轉道著颯颯開啼眼朝朝上木樓老身
須付託白骨更何憂

喜觀卽到復題短篇二首

巫峽千山暗終南萬里春病中吾見弟書到
汝爲人情事驚痛語得傾至竟答兒童問來經戰伐新

泊船悲喜後欸欸話歸秦

洙曰終南山在長安

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鵲鴿枝間喜不去原上

急曾經江閣嫌津柳風帆數驛亭應論十年

事愁絕始星星

洙曰西京雜記乾鵲噪而行人至詩春令在原兄弟急難

寄薛三郎中璩

人生無賢愚飄飄若埃塵自非得神僊誰免
危其身與子俱白頭役役常苦辛雖爲尚書
郎不及村野人憶昔村野人其樂難具陳藹
藹桑麻交公侯爲等倫天未厭戎馬我輩本
常貧子尚客荊州我亦滯江濱峽中一臥病

瘧癘終冬春春復加肺氣此病蓋有因早歲
與蘇鄭痛飲情相親二公化爲土嗜酒不失
真予今委修短豈得恨命屯聞子心甚壯所
過信席珍上馬不用扶每扶必怒嗔賦詩賓
客間揮灑動八垠乃知蓋代手才力老益神
青草洞庭湖東浮滄海濬君山可避暑况足
采白蘋子豈無扁舟往復江漢津我未下瞿
唐空念禹功勤聽說松門峽吐藥攬衣巾高

秋却束帶鼓枻視清旻鳳池日澄碧濟濟多
士新余病不能起健者勿逡巡上有明哲君

下有行化臣

洙曰蘇鄭蘇源明鄭虔也禮記
儒有席上之珍青草洞庭二湖

名君山在洞庭湖心夢弼曰郭璞江賦巴東
之峽夏后疏鑿今公留滯峽中恨禹功雖勤
尚不能鑿三峽使江流平易也趙曰公繞聞
松門峽方喫藥遽吐之欲攬衣巾而去夢弼
曰鳳池謂朝廷也趙曰健者指薛璩
也漢書素紹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

卽事

暮春三月巫峽長白晶晶行雲浮日光雷聲忽

送千峰雨花氣渾如百和香黃鶯過水翻迴

去燕子銜泥濕不妨飛閣卷簾圖畫裏虛無

只少對瀟湘虛無二字下得好兩句遂精洙

峽長鄭曰晶胡了切明也趙曰陶淵詩晶晶

川上平洙曰古詩博山爐中百和香鬱金蘇

合與都梁希曰漢武帝時月支國嘗進百和香

懷灞上游鶴曰灞水

悵望東陵道平生灞上游春濃停野驢夜宿

敞雲樓離別人誰在經過老自休苦語眼前

今古意江漢一歸舟夢弼曰東陵道指長安東門外也

月

萬里瞿唐峽春來六上弦時時開暗室故故

滿青天爽合風襟靜空當淚臉懸南飛有鳥

鵲夜久落江邊洙曰峽一作月曹孟德詩月明星稀鳥鵲南飛

晚登灊上堂

故躋灊岸高頗免崖石擁十字起開襟野堂

豁繫馬林花動雉堞粉如雲山田麥無隴春

氣晚更生江流靜猶湧四序嬰我懷羣盜久
相踵黎民困逆節天子渴垂拱所思注東北
深峽轉修聳衰老自成病郎官未為冗淒其
望呂葛不復夢周孔濟世數嚮時斯人各枯
冢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霧重安得隨鳥翎迫
此懼將恐夢符曰公羊傳五板而堵五堵而
垣也深曰呂葛謂

李潮八分小篆歌

夢弼曰書苑李潮善小篆師李斯嶧

山碑見稱於時趙明誠金石錄云唐
慧義寺彌勒像碑李潮八分書潮書
初不見重於當時獨子美詩盛稱之
以此蔡有隣韓擇木金石刻在者絕
少惟此碑與彭元曜墓誌爾余皆得
之其筆法亦不絕工非韓蔡比也邵
氏聞見錄韓退之石鼓
詩體子美八分歌也

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
鼓又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
邕中間作者寂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
傳刻肥失真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

通神子美詩貴瘦硬謂八分惜哉李蔡不復

得吾甥李潮下筆親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

隣開元以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

况潮小篆逼秦相快劍長戟森相向八分一

字直百金蛟龍盤拏肉屈強吳郡張顛誇草

書草書非古空雄壯豈知吾甥不流宕丞相

中郎丈人行巴東逢李潮逾月求我歌我今

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汝何古人是肝肺更自

流動可觀此詩叙古外殊不為發越故終篇

自嘆浩然然愈好邵氏見才力薄三字謂退

之體此作石鼓兒童之見彼起語變化蓋自

負也。洙曰蒼頡黃帝臣也觀鳥跡而為文

字鶴曰鳳翔府陳蒼縣南有石鼓其石形如

鼓其數有十紀周宣政獵之事其文即史籀

之迹洙曰周大史橛始崩大篆秦李斯繼作

小篆趙曰蔡文姬別傳臣父邕言八分書割

李斯小篆去二分取八分故曰八分書洙曰

史記始皇東行郡國上鄒嶧山刻石頌功德

其文李斯小篆修可曰續漢書桓帝詔苦縣

立老子祠兼刻石即蔡邕八分也師曰按桓

帝延熹年間詔立老子祠光和乃靈帝年號

相去延熹十餘年豈非祠立於延熹而碑刻

於光和乎洙曰韓擇木蔡有隣皆唐時人工

八分張旭飲醉輒草書人呼為張顛丞相即

李斯中郎即蔡邕歐公集古錄云秦二世詔
李斯篆今俗謂之嶧山碑史記不載其字其
本出於徐鉉又有別本出於夏竦家自唐封
演已言嶧山碑非真而杜子美直謂棗木傳
刻爾趙明誠金石錄云秦嶧山刻石唐封演
聞見記云後魏大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
歷代模之以爲楷則邑人疲於供命聚薪其
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模塌然猶求
者不已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碑之上置之
縣解今人間有嶧山碑者是皆新刻之本而
杜子美直以謂棗木傳刻者豈又有別本歟
又云麻温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片木有此
文豈子美所謂棗木
傳刻肥失真者耶

醉爲馬墜諸公攜酒相看

甫也諸侯老賓客罷酒酣歌拓金戟騎馬忽
憶少年時散蹄迹落瞿唐石白帝城門水雲
外低身直下八千尺粉堞電轉紫遊韁東得
平岡出天壁江村野堂爭入眼垂鞭鞞鞞凌
紫陌向來皓首驚萬人自倚紅顏能騎射安
知決臆追風足朱汗驂驪猶噴玉不虞一蹶
終損傷人生快意多所辱職當憂戚伏衾枕
况乃遲暮加煩促朋知來問腆我顏杖藜強

起依僮僕語盡還成開口笑提攜別掃清溪
曲酒肉如山又一時初筵衰絲動豪竹共指
西日不相貸喧呼且覆杯中淥何必走馬來
為問君不見嵇康養生被殺戮起結皆不羈
信詩醉來拓金戟古詩白馬紫遊韁夢弼曰庚臆縱意也趙曰追風馬名漢天馬歌盡赤汗
崔液詩驂驪始散東城山穆天子傳黃之澤
其馬噴玉琪曰豪竹大管也洙曰晉嵇康著養生論後以事坐誅

補遺

縛雞行雞虫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
仙坐對真成披花惱出門門一笑大江橫之句也

李潮八分小篆歌潘子真詩話云北岳碑後漢光和二年立苦縣老子

廟亦漢碑俱蔡邕書其字刻極勁杜詩所謂
苦縣光和骨尚立書貴瘦硬方通神苦縣光
和謂二碑也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六

集千家註杜工

部詩集卷之十七

豎子至

天曆二年夏夔州作鶴曰
公時寓居夔州之瀼西

糞梨且綴碧梅

杏半傳黃小子幽園至輕籠

熟柀香山風猶

滿把野露及新嘗欹枕江湖

客提攜日月長

洙曰且一作纒
欹枕一作欲寄

槐葉冷淘

青青高槐葉采

掇付中厨新麪來近市汁滓

宛相俱入鼎資

過熟加餐愁欲無碧鮮俱照

飭香飯兼苞蘆經齒冷於雪勸人投比珠願

隨金駿裏走置錦屠蘇路遠思恐泥興深終

不渝獻芹則小小薦藻明區區萬里露寒殿

開冰清玉壺君王納晚涼此味亦時須夢蜀

蘆謂蘆筍也洙曰金駿裏馬也修可曰屠蘇

字或作磨蘇玉篇云磨蘇庵也通俗文屋平

曰磨蘇廣韻云磨蘇草庵又屠蘇酒蓋蓄人

謂屋也古樂府插腰銅七首障日錦屠蘇正

曰語致遠恐泥獻芹見嵇康絕交書薦藻出

園

仲夏流多水清晨向小園碧溪搖艇闊朱果

爛枝繁始為江山靜終防市井喧哇蔬繞茅

屋自足媚盤餐通曰盤餐

歸

束帶還騎馬東西却渡船林中纔有地峽外

絕無天虛白高人靜喧卑俗累牽他鄉閱遲

暮不敢廢詩篇洙曰夔州居山水間在峽中

曰鮑明遠舞鶴賦歸人寰之喧卑

上後園山脚

朱夏熱所嬰清旦步北林小園背高岡挽葛
 上崎崙曠望延駐日飄飄散踈襟潛鱗恨水
 壯去翼依雲深勿謂地無疆劣於山有陰石
 標遍天下水陸兼浮沉自我登隴首十年經
 碧岑劒門來巫峽薄倚浩至今故園暗戎馬
 骨肉失追尋時危無消息老去多歸心志士

借白日久客藉黃金敢為蘇門嘯庶作梁父

吟

天覺曰崎嶇山貌沫曰山北曰陰田曰唐韻標音原木名或云善本止是石原字沈

曰石標其子如芎藭其皮可以禦饑時天下荒亂小民轉溝壑水陸並載石標以充糧也趙曰古詩志士惜白日沫曰晉阮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蜀志諸葛亮好為梁父吟

諸葛廟

久遊巴子國屢入武侯祠竹日斜虛寢溪風
 滿薄帷君臣當共濟賢聖亦同時翊戴歸先

主并吞更出師蟲蛇穿畫壁巫覡醉蛛絲

描寫

不盡雖無上句荒落可見歛憶吟梁父躬耕起未遲

夢弼曰國

語在男曰覲在女曰巫覡研歷切趙曰張衡東京賦巫覡操蒞

舍弟觀歸藍田迎新婦送示二首

汝去迎妻子高秋念却迴卽今螢已亂好與

鴈同來東望西江永南遊北戶開卜居期靜

處會有故人杯

趙曰詩江之永矣吳都賦開北戶以向日

楚塞難爲路藍田莫滯留衣裳判白露鞍馬

信清秋

春風自信牙樞動凡再用所自得者

滿峽重江水開帆

八月舟此詩同一醉應在仲宣樓

趙曰後漢末王粲字

仲宣依劉表於荊州因登樓而作賦其後指荊州樓爲仲宣樓

行宮張望補稻畦水歸

東屯大江北百頃平若按六月青稻多千畦

碧泉亂插秧適云已引溜加漑灌更僕往方

塘決渠當斷岍公私各地著浸潤無天旱主

守問家臣分明見溪畔芊芊烟翠羽劔劔生

銀漢鷗鳥鏡裏來關山雪邊看秋菰成黑米
 精鑿傅白粲玉粒足晨炊紅鮮任霞散終然
 添旅食作苦期壯觀遺穗及衆多我倉戒滋
 蔓壯觀滋蔓。洙曰更僕以番次更伐使之也禮記乃留更僕劉公幹詩方塘含白水漢食貨志理民之道也著爲本注謂安土也著涉畧切夢弼曰大夫之臣曰家臣家主守田野此卽是指行官而言也趙曰鏡裏雪邊皆言畦水之明潔也夢弼曰西京雜記菰有米長安人謂之彫胡趙曰精鑿出左傳粢食不鑿鑿音作謂治米使白晁曰傅合也謂以菰米合白粲炊洙曰楊惲傳田家作苦

返照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照入
 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字字著意衰年肺病
 唯高枕絕塞愁時早閉門不可久留豺虎亂
 南方實有未招魂語不輕易感恨更多

灑澗

灑澗旣沒孤根深西來水多愁太陰江天漠
 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舟人漁子歌回

首估客胡商淚滿襟寄語舟航惡年少休翻
鹽井橫黃金夢弼曰寰宇記灩澦堆冬來出
也孟切不以理
也洙曰一作擲

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叔朝謁鶴

時杜鴻漸以黃門侍郎同平章
事鎮蜀既平崔旰之難遂還朝

令弟尚為蒼水使公自注韶北兼開江使
通成都外江下峽舟船名

家莫出杜陵人北來相國兼安蜀太直歸赴

朝廷已入秦捨舟策馬論兵地拖玉腰金報

主身莫度清秋吟蟋蟀此吟蟋蟀亦過然出
於子美未必不為名

言早聞黃閣畫麒麟趙曰吳越春秋禹傷父
功不成乃巡衡山血馬

以祭仰天而嘯忽夢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
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焉禹

乃退齋三日遂獲金簡玉字之書言治水之
要洙曰長安有南北杜最為名家趙曰漢武

帝圖畫功臣
於麒麟閣

夔州歌十絕句

中巴之東巴東山江水開闢流其間白帝高

為三峽鎮夔州險過百牢關趙曰水經劉璋
分三巴有中巴

有巴西有巴東宋曰十道志梁州有百牢關

白帝夔州各異城蜀江楚峽混殊名英雄割

據非天意霸王并吞在物情夢弼曰王去聲

羣雄競起向前朝王者無外見今朝比訝漁

陽結怨恨元聽舜日舊簫韶趙曰明皇寵幸祿山卒以怨恨

起兵於漁陽此句含蓄美中有刺簫韶謂霓裳曲也

赤甲白鹽俱刺天閭閻繚繞接山巔楓林橘

樹丹青合復道重樓錦繡懸

灩東灩西一萬家江北江南春冬花背飛鶴

子遺瓊藥相趁鳧雛入蔣牙趙曰王粲白鶴賦食靈岳之瓊

藥夢弼曰唐韻蔣菰草也

東屯稻畦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晴浴狎

鷗分處處雨隨神女下朝朝脩可曰夔有平苗號青苗陂

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長年三

老長歌裏白晝攤錢高浪中洙曰峽人謂操舟人為長年三

老長上聲田曰後漢梁冀傳少好意錢之戲注引何承天纂文曰詭億一日射意一日射

數卽攤
錢也

憶昔咸陽都市合山水之圖張賣時巫峽曾
經寶屏見楚宮猶對碧峰疑

閩風玄圃與蓬壺中有高堂天下無借問夔
州壓何處峽門江腹擁城隅

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叅天長干戈滿
地客愁破雲日如火炎天涼

惟此最得歌
體踈暢磊落

上卿翁請修武侯廟遺像缺落時崔

卿權夔州

因其權州卽託以
此古人惟恐失之

大賢爲政卽多聞刺史真符不必分尚有西
郊諸葛廟臥龍無首對江濱

又上後園山脚

昔我遊山東憶戲東岳陽窮秋立日觀矯首
望八荒朱崖著毫髮碧海吹衣裳蓐收困用
事玄冥蔚強梁逝水自朝宗鎮石各其方平
原獨憔悴農力廢耕桑非關風露凋曾是戍

役傷於時國用富足以守邊疆朝廷任猛將
遠奪戎虜場到今事反覆故老淚萬行龜蒙
不可見況乃懷故鄉肺萎屬久戰骨出熱中
腸憂來杖匣劔更上林北岡瘴毒猿鳥落峽
乾南日黃秋風亦已起江漢始如湯登高欲
有往蕩析川無梁哀彼遠征人去家死路傷
不及父祖塋纍纍塚相當謂死戰地也○本
從昔登東岳俯望中州轉及時事情緒闊遠
故收拾悲慟○鶴曰東岳在兗州卽齊地洙

曰朱崖海南州也碧海在東蓐收秋神玄真
冬神也鶴曰平原指德州屬河北道開元末
張守珪使祿山討奚契丹故戍役爲民害公
言至趙時事也龜蒙二山名龜山在兗州蒙
山在青州

夜雨

小雨夜復密迴風吹早秋野涼侵閉戶江滿
帶維舟清通籍恨多病爲郎忝薄遊天寒出

巫峽醉別仲宣樓

洙曰仲宣樓指
荆州注見前

更題

只應踏初雪騎馬發荊州直怕巫山雨真傷
白帝秋羣公蒼玉佩天子翠雲裘同舍晨趨

侍胡為淹此留

洙曰晉公卿禮秩特進尚書令皆佩水蒼玉趙曰宋玉賦

上翠雲之表

峽隘

聞說江陵府雲沙靜眇然白魚如切玉朱橘
不論錢水有遠湖樹人今何處船青山各在
眼却望峽中天

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稻向畢清

晨遣女奴阿稽豎子阿段往問

鶴曰官猶

言門官漢高帝紀有功德行田宅師古曰行音行酒之行猶付與也今使

之領田故曰行官東渚即東屯耗稻謂蒲稗之能為禾害者當去之

韓文荅孟簡書云行官自吉川還唐人自有此引門官與行田皆不切

東渚雨今足佇聞粳稻香上天無偏頗蒲稗
各自長人情見非類田家戒其荒功夫競搯

捐除草置听伤穀者命之本客居安可忘青
春具所務勤懇免亂常吳牛力容易並驅動
莫當豐苗亦已概雲水照方塘有生固蔓延
靜一資隄防督領不無人提攜頗在綱荆揚
風土暖肅肅候微霜尚恐主守疎用心未甚
臧清朝遣婢僕寄語踰崇岡西成聚必散不
獨陵我倉豈要仁里譽感此亂世忙不知所
收幾何
尚願散之鄰里其盛心
如此注者乃不盡知北風吹蒹葭蟋蟀近

中堂荏苒百工休鬱紆遲暮傷

洙曰莊子捐
擗然用力甚

多而見功寡捐苦骨切鄭曰概儿利切稠也
趙曰主守謂行官張望洙曰潘安仁籍田賦
我倉如陵我庾如坻
記月令霜降百工休

阻雨不得歸灤西甘林

三伏適已過驕陽化爲霖欲歸灤西宅阻此

江浦深壞舟百板坼峻岼復萬尋篙工初一

棄恐泥勞寸心恐泥
屢用佇立東城隅悵望高飛

禽草堂亂玄圃不隔崑崙岑昏渾衣裳外昏
渾

生語曠絕同曾陰園甘長成時三寸如黃金諸

侯舊上計厥貢傾千林邦人不足重所迫豪

吏侵客居暫封殖日夜偶瑤琴木不相著實虛

徐五株態側塞煩曾襟焉得輟兩足杖藜出

嶇嶽條流數翠實偃息歸碧潯拂拭烏皮几

喜聞樵牧音令兒快搔背脫我頭上簪漢武

紀計借注計者上計薄也鶴曰唐志夔州貢

掛橘夢弼曰日夜偶瑤琴謂聽其風韻若鼓

有詠烏皮隱几詩

柴門

泛舟登瀛西迴首望兩崖東城乾旱天其氣

如焚柴長影沒窈窕餘光散豁訝大江蟠嵌

根歸海成一家下衝割坤軸竦壁攢鏌鋦蕭

瑟灑秋色氣昏霾日車坼門自此始最窄容

浮查禹功翊造化䟽鑿就欹斜巴渠決太古

衆水爲長蛇風煙渺吳蜀舟楫通鹽麻我今

遠遊子飄轉混泥沙萬物附本性約身不願

奢茅棟蓋一牀清池有餘花濁醪與脫粟在
眼無咨嗟山荒人民少地僻日夕佳貧病固
其常富貴任生涯老於干戈際宅幸蓬葦遮
石亂上雲氣杉青延日華賞妍又分外理愜
夫何誇足了垂白年敢居高士差師注差輩也未聞殆
肩差耳但言高士差亦可一笑書此豁平昔迴首猶暮霞夢
曰豁火舍切訝虛加切谷中也嵌丘街切嵌岩也洙曰夔弼為夷丹

甘林

捨舟越西岡入林解我衣青芻適馬性好鳥
知人歸晨光映遠岫夕露見日晞遲暮少寢
食清曠喜荆扉經過倦俗態在野無所違試
問甘藜藿未肯羨輕肥喧靜不同科出處各
天機勿矜朱門是陋此白屋非明朝步鄰里
長老可以依時危賦歛數脫粟為爾揮相攜
行豆田秋花藹菲菲子實不得喫貨市送王
畿盡添軍旅用迫此公家威賣豆助軍詩人有過甚者然足

以主人長跪辭戎馬何時稀我衰易悲傷屈
指數賊圍勸其死王命慎莫遠奮飛鶴曰按唐史是
年吐蕃寇近畿故此詩有軍興賦歛之語

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勒耕牛

兼書觸目

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傷舍
未曾嗔老病忌拘束應接喪精神江村意自
放林木心所欣秋耕屬地濕山雨近甚勻冬

菁飯之半

飯之半亦奇怪

牛力晚來新深耕種數畝

未甚後四鄰嘉蔬既不一名數頗具陳荆巫

非苦寒採擷接青春飛來兩白鶴暮啄泥中

芹雄者左翮垂損傷已露筋一步再流血尚

經矰繳勤三步六號叫號惟志屈悲哀頻

鸞鳳不相待側頸訴高旻杖藜俯沙渚爲汝

鼻酸辛

洙曰尚經矰微勤經一作驚夢彌曰矰咨登切繳與繫同之若切矰繳以

絲繫矢而射也

月

斷續巫山雨。天河此夜新。若無青嶂月，愁殺白頭人。飄飄移深樹，蝦蟆動半輪。故園當北斗，直想照西秦。

趙曰長安上直北斗公之家在

見螢火

巫山秋夜螢火飛，簾踈巧入坐人衣。忽驚屋裏琴書冷，復亂簷前星宿稀。却繞井欄添箇箇，偶經花蘂弄輝輝。滄江白髮愁看汝，來歲

如今歸未歸

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

峽內多雲雨，秋來尚鬱蒸。遠山朝白帝，深水謁夷陵。遲暮嗟爲客，西南喜得朋。哀猿更起坐，落鴈失飛騰。伏枕思瓊樹，臨軒對玉繩。青松寒不落，碧海闊逾澄。昔歲文爲理，羣公價盡增。家聲同令聞，時論以儒稱。太后當朝肅，頌則多才接迹昇。翠虛捎翹翹，丹極上鯤鵬。天語

宴引春壺滿

一作酒

恩分夏簟冰

只合滿字壺

義虛

謂簾雕章五色筆紫殿九華燈學並盧王敏

書偕褚薛能老兄真不墜小子獨無承近有
風流作聊從月繼徵放蹄知赤驥捩翅服蒼
鷹卷軸來何晚襟懷庶可憑會期吟諷數益
破旅愁凝雕刻初誰料纖毫欲自矜神融躡
飛動戰勝洗侵凌妙取筌蹄棄高宜百萬層
白頭遺恨在青竹幾人登回首追談笑勞歌

跼寢興年華紛已矣世故莽相仍刺史諸侯
貴郎官列宿應潘生驂閣遠黃霸璽書增乳
贖號攀石饑鼯訴落藤藥囊親道士灰劫問
胡僧憑久烏皮綻簪稀白帽稜林居看蟻穴
野食待魚膾筋力交凋喪飄零免戰兢皆為
百里宰正似六安丞
此六安丞亦難注
姪女縈新裏
丹砂冷舊秤但求椿壽永莫慮杞天崩鍊骨
調情性張兵撓棘矜養生終自惜伐數必全

懲政術甘踈誕詞場愧服膺展懷詩誦魯割

愛酒如澗咄咄寧書字冥冥欲避矰江湖多

白鳥天地有青蠅注或以白鳥為蚊蚋非豈

○朱曰峽州夷陵郡趙曰更起坐更音平聲

朱曰玉繩星名謝玄暉詩玉繩低建章趙曰

家鞞同令聞公言已與劉使君也朱曰甘泉

賦稍夔魑注稍殺也南史江淹夢得五色筆

西京雜記元日燃九華燈於終南山山下盧王

褚薛謂盧照鄰王勃諸遂良薛稷也趙曰聊

從月繼徵謂劉使君近詩可以月月相繼而

求之也朱曰易得魚忘筌得兔忘蹄青竹青

簡也趙曰勞歌趙曰寢興謂勞我歌詠而踟躕

於寢興之間也趙曰郎官公自謂也漢明帝

云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朱曰潘生驂閣

遠一作潘安雲閣遠晉潘岳以太尉掾寓直

于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夙興晏寢

匪遑底寧其辭見岳秋興賦漢黃霸為潁川

太守治為天下第一宣帝下詔稱揚賜關內

侯贊音賦注見八哀詩漢武帝穿昆明池悉

是灰墨有胡僧云天地大劫將盡則有劫灰

此劫灰之餘也夢符曰後漢桓譚數言事忤

旨出為六安郡丞趙曰公謂昔為郎官自可

出宰以言房琯故正如桓譚之忤旨也朱曰

姪女丹砂修煉之事注見前莊子上古有大

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列子杞國

有人憂天崩墜身無所寄漢徐樂書陳涉起

窮巷奮棘注棘戟也音戟之把也時秦銷

兵器故但有戟之把耳音巨巾反夢趙曰

伐數伐猶伐性之伐數則言壽也或作伐叛

非洙曰禮記頴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晉段
浩被廢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揚子鴻
飛冥冥弋人何篡焉詩青蠅喻讒人也鮑曰
江湖多白鳥與白鷗波浩蕩意同言自適也

草閣

草閣臨無地柴扉永不關魚龍迴夜水星月
動秋山久露晴初濕高雲薄未還泛舟慚小
婦飄泊損紅顏

月

併照巫山出新窺楚水清羈棲愁裏見二十

四迴明必驗升沉體如知進退情不違銀漢

落亦伴玉繩橫是愛月者也鶴曰公在雲安

四回趙曰公謂看月至盡夜不逢銀漢落時亦必伴玉繩橫然後止

十七夜對月

秋月仍圓夜江村獨老身捲簾還照客倚杖
更隨人自是不光射潛蚪動明翻宿鳥頻茅
齋依橘柚清切露華新

白露

白露團甘子清晨散馬蹄圃開連石樹船渡
入江溪憑几看魚樂迴鞭急鳥棲漸知秋實
美幽徑恐多蹊

孟氏

鶴曰孟十二倉曹與十四主簿也

孟氏好兄弟養親唯小園承顏胝手足坐客
強盤餐負米力葵外

力葵固不可解夕葵亦晦讀書秋樹

根卜鄰慚近舍訓子覺先門

洙曰家語子路為親負米夢粥

曰力一作夕洙曰先門謂孟母教子擇鄰也

驅豎子摘蒼耳

江上秋已分林中瘴猶劇哇丁告勞苦無以
供日夕蓬莠猶不焦野蔬暗泉石卷耳況療
風童兒且時摘侵星驅之去爛熳任遠適放
筐亭午際洗剝相蒙羃登牀半生熟下筋還
小益加點瓜薤間依稀橘奴跡亂世誅求急
黎民糠粃窄飽食復何心荒哉膏梁客富家
厨肉臭戰地骸骨白寄語惡少年黃金且休

擲

夢弼曰登牀謂薦之於俎也趙曰小益謂

洲

謂其子曰吾有千頭木奴歲可收絹千匹

夢

符曰漢書陳平傳亦食糠覈耳注云覈音

紇

京師人謂龕屑為紇頭唐柳芳氏族論三

世

有三公者曰膏梁有令僕曰華腴夢弼曰

西

京雜記漢佞幸有韓嫣好彈以金為丸所

失

者日有千餘長安為之語曰苦饑寒逐金

九

者

同元使君春陵行

大曆二年秋夔州

之灑

覽道州元使君

結春陵行兼賊退後示

官吏作二首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

效漢官良吏之日今盜賊未息知民疾

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

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

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感而有

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此意尤好

遭亂髮盡白轉衰病相嬰沉緜盜賊際狼狽

江漢行歎時藥力薄為客羸瘵成吾人詩家

秀博采世上名

自叙如此而起與如此粲粲

元道州前聖畏後生觀乎春陵作歛見俊哲

情復覽賊退篇結也實國楨賈誼昔流慟匡

衡常引經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兩章對

秋月一字借華星致君唐虞際純朴憶大庭

何時降璽書用爾為丹青

丹青謂圖像示人也獄訟久

衰息豈惟偃甲兵悽惻念誅求薄歛近休明

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纓涼飈振南岳之子

寵若驚色沮金印大興含滄溟清

謂元詩有棄官刺船

語我多長卿病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大甚漂

泊公孫城嘯兒具紙筆隱几臨軒楹作詩呻

吟內淡墨字歌傾感彼危苦詞庶幾知者聽

其首尾如此情事甚真○洙曰漢賈誼上疏

云當今事勢可為慟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

匡衡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夢弼

曰兩章即元結春陵行及賊退示官吏作○洙

曰莊子注大庭氏古者至德之世也漢宣帝

對曰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
輕也趙曰不苟飛長纓謂元結不苟目在冠冕之中也
洙曰長卿病謂病渴也公孫城謂白帝城卽夔州也

○春陵行 并序

元結次山

癸卯歲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
餘戶經賊已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
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徵求符牒二
伯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削於戲
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

罪若不應命又卽獲罪戾必不免也吾
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春
陵故地故作春陵行以達下情

軍國多所須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刑
法竟欲施供給豈不憂徵歛又可悲州小
經亂亡遺人實困疲大鄉無十家大族命
單羸朝餐是草根暮食乃木皮出言氣欲
絕意速行步遲追疇尚不忍況乃鞭撲之

郵亭傳急符來往跡相追更無寬大恩但有迫促期欲令鬻兒女言發恐亂隨悉使索其家而又無生資聽彼道路言恐傷誰復知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遺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爲安人天子命符節我所持州縣忽亂亡得罪復是誰逋緩違詔令蒙責固所宜前賢重守分惡以禍福移亦云貴守官不愛能

適時顧惟孱弱者正直當不虧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辭

○賊退示官吏

并序

元結次山

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焚掠幾盡而去明年賊又攻永破邵不犯此州邊鄙而退豈力能制敵歟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爲忍苦徵歛故作詩一篇以示官

吏

昔歲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戶洞
壑當門前井稅有常期日晏猶得眠忽然
遭世變數歲親戎旃今來典斯郡山夷又
紛然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是以陷鄰
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
今彼徵歛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絕人命以
作時世賢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將家
就魚麥歸老江湖邊

寄狄明府博濟

梁公曾孫我姨弟不見十年官濟濟大賢之
後竟陵遲浩蕩古今同一體比看伯叔四十
人有才無命百寮底今者兄弟一百人百狄
叔幾人卓絕秉周禮在汝更用文章爲長兄
白眉復天啓汝門請從曾翁說曾翁卽曾祖太后
當朝多巧計狄公執政在末年濁河中不汚
清濟國嗣初將付諸武公獨廷諍守丹陛禁

中冊決詔房陵前朝長老皆流涕太宗社稷
一朝正漢官威儀重昭洗時危始識不世才
誰謂茶苦甘如薺汝曹又宜裂土食身使門
戶多旌蔡胡為飄泊岷漢間干謁王侯頗歷
詆況乃山高水有波秋風蕭蕭露泥泥虎之
饑下巉品蛟之橫出清泚早歸來黃土汚人
眼易眯洙曰狄仁傑封梁國公左傳魯秉周
禮蜀志馬良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
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左傳天將
啓之按武后當朝革唐為周廢中宗為廬陵

王遷于房州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仁傑數諫
后感悟即日迎中宗復唐社稷希曰裂土即
裂地樂毅書裂地而封之趙曰唐制節度使
就第賜旌節三品以上門立戟漢書注有衣
之戟曰蔡洙曰詆許也漢息夫躬歷詆公
卿大臣歐曰眯莫禮切莊子稅穰眯目

寄韓諫議注

今我不樂思岳陽身欲奮飛病在牀美人娟
娟隔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鴻飛冥冥日月
白青楓葉赤天雨霜玉京羣帝集北斗或騎
麒麟翳鳳凰芙蓉旌旗煙霧樂影動倒景搖

瀟湘星宮之君醉瓊漿羽人稀少不在傍似
聞昨者赤松子恐是漢代韓張良昔隨劉氏
定長安帷幄未改神慘傷國家成敗吾豈敢
色難腥腐餐楓香周南留滯古莫惜南極老
人應壽昌美人胡為隔秋水馬得置之貢玉
堂師曰地理志岳州巴陵郡在岳之陽故曰岳陽有君山洞庭湖湘江之勝洙曰梁元帝纂要云曰景司馬相如賦貫列缺之倒景趙曰楚辭仍羽人於丹丘洙曰漢張良其先韓人也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功也良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

遊乃學辟穀導引輕身呂后德其安太子乃
強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
苦如此乎良不得已強聽而食趙曰神仙傳壺公數試費長房繼令噉溷臭惡非常長房難之洙曰史記太史公留滯周南春秋元命苞云老人星治平則見見則主壽昌

寄岑嘉州公自注州據蜀江外趙曰岑參也

不見故人十年餘不道故人無素書願逢顏
色關塞遠豈意出守江城居外江三峽且相
接斗酒新詩終自踈謝眺每篇堪諷誦馮唐
已老聽吹噓泊船秋夜經春草伏枕青楓限

玉除眼前所寄選何物贈子雲安雙鯉魚宋謝朓字玄暉漢文帝問馮唐曰父老何自

為郎趙曰青楓謂楚地玉除謂京闕也鶴曰夔州雲安郡也洙曰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

魏將軍歌

將軍昔著從事衫一語便奇鐵馬馳突重兩銜被

堅執銳略西極崑崙月窟東嶄巖好句法君門

羽林萬猛士惡若哮虎子所監五年起家列

霜戟一日過海收風帆平生流輩徒蠢蠢長

安少年氣欲盡魏侯骨聳精爽緊華嶽峰尖

見秋隼星纏寶校金盤墮夜騎天駟超天河

攬槍熒惑不敢動翠蕤雲旂相蕩摩吾為子

起歌都護酒闌插劔肝膽露鈎陳蒼蒼風玄

武萬歲千秋奉明主臨江節士安足數起伏音節

壯麗其偉。注謂子美自稱節士此必不可

者也洙口被堅執銳見漢書嶄巖參差見栢

如上林賦鄭曰嶄崙月窟在西而謂之東者蓋

謂魏將軍略地至西方之極而回願崑崙月窟却在東也洙曰君門羽林禁旂也漢有羽

林軍趙曰隼鷲鳥也時可曰星纏寶校金盤
陶謂馬裝也顏延年楮白馬賦云具服金組
兼飾丹腰寶校星纏縷章霞布洙曰天官書
溪中四星曰天駟攬槍妖星也熒惑火星也
羣糝雲旂皆旗也鄭曰攬初銜切槍楚耕切
旂所交切夢弼曰古樂府有丁都護歌樂錄
云丁都護歌者彭城內史徐逵為魯軌所殺
宋高祖乃使督護丁畔收殯之逵妻高祖長
女也呼畔至閣下自問斂送之事每問輒歎
息曰丁都護其聲哀切後人因其聲廣其曲
焉趙曰鈞陳星名玄武闕名修可曰臨江節
士史失其名雅古樂府載宋陸厥臨江王節
士歌曰節士慷慨髮上衝冠
寧弓掛弱水長劍竦雲端

秋峽

江濤萬古峽肺氣久衰翁不寐防巴虎全生
狎楚童狎至樵豎且以自全衣裳垂素髮門巷落丹楓
常怪商山老兼存翊贊功非無能無忠者
日暮
牛羊下來久各已閉柴門風月自清夜江山
非故園人人能言人人不能言與可惜歡娛地同耳石泉流暗壁
草露滴秋根頭白燈明裏何須花燼繁
月

月

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塵匣元開鏡風簾
自上鈎兔應疑鶴髮蟾亦戀貂裘斟酌姮娥
寡天寒柰九秋

曉望

白帝更聲盡陽臺曉色分高峰寒上日疊嶺
宿霾雲地坼江帆隱天清木葉聞語至不可解則妙耳
荆扉對麋鹿應共爾為羣

別李祕書始興寺所居

不見祕書心若失及見祕書失心疾安為動
主理信然我獨覺子神充實重聞西方止觀
經老身古寺風冷冷妻兒待米且歸去他日
杖藜來細聽嘉落真率語短而暢亦自本分蕭散有情賢於強知解者

九月一日過孟十二倉曹十四主簿

兄弟鶴曰按史是年九月吐蕃寇靈州邠州京師戒嚴

藜杖侵寒露蓬門啓曙煙力稀經樹歇老困
撥書眠語自稱意秋覺追隨盡來因孝友偏清談

見滋味爾輩可忘年

趙曰漢補衛始弱冠孔融年四十為忘年交

過客相尋

窮老真無事江山已定居地幽忘盥櫛客至
罷琴書挂壁移筐果啣兒問煮魚時聞繫舟
檝及此問吾廬

孟倉曹步趾領酒醬二物滿器見遺

老夫

楚岍通秋屐胡牀面夕畦籍糟分汁滓壅醬

落提攜飯糲添香味朋來有醉泥理生那免

俗方法報山妻

洙曰劉伶酒德頌枕麴籍糟趙曰周禮醴齊注云醴猶醴

也成而汁滓相將夢弼曰司馬遷傳堯舜糲梁之食注音粹張晏曰一斛粟春七斗米為糲醉如泥見漢周澤傳師曰方法謂造酒醬之方法也

課小豎鉏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穢淨

訖移牀三首

病枕依茅棟荒鉏淨果林背堂資僻遠在野
興清深山雉防求敵江猿應獨吟洩雲高不

去隱几亦無心

資防應洩雲突兀甚。解不得

衆壑生寒早長林卷霧齊青蟲懸就日朱果

落封泥

亦眼前人所不到

薄俗防人面全身學馬蹄

馬蹄亦

吟詩坐迴首隨意葛巾低

自畫。洙

得大意產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趙曰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

陸此馬之真性也

籬弱門何向沙虛岼只摧

字意宛轉

日斜魚更食

客散鳥還來

幽趣宛密

寒水光難定秋山響易哀

天涯稍曛黑倚杖更徘徊

溪上

峽內淹留客溪邊四五家古苔生迳地秋竹
隱踈花塞俗人無井山田飯有沙西江使船

至時復問京華

鶴曰若一作苔鄭曰迳創格切迫也

中夜

中夜江山靜危樓望北辰長爲萬里客有愧
百年身故國風雲氣高堂戰伐塵胡雛負恩

澤嗟爾太平人

復愁十二首

人煙生處僻虎跡過新蹄野鶻翻窺草村船
逆上溪

釣艇收緡盡昏鴉接翅稀月生初學扇雲細
不成衣

萬國尚防寇故園今若何昔歸相識少今又
早已戰場多

身覺省郎在家須農事歸年深荒草徑老恐
失柴扉

金絲鏤箭鏃阜尾掣旗竿一自風塵起猶嗟
行路難洙曰金絲箭阜尾旗皆胡服也

正觀銅牙弩開元錦獸張花門小箭好此物

棄沙塲用夷變夏輕棄前輩。趙曰書若虞

鶴曰漢書申屠嘉以材官蹶張曰云材官之士多力能脚踏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師曰花

門回紇也

胡虜何曾盛干戈不肯休閭閻聽小子談笑

覓封侯朝鶴曰按唐史至德年間府庫無蓄積

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以至中

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

收散卒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

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

今日翔麟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

角榮華夢符曰按唐志翔麟廐名

任轉江淮粟休添苑囿兵由來貔虎士不滿

鳳凰城趙曰鳳凰城謂京兆也

江上亦秋色火雲終不移巫山猶錦樹南國

且黃鸝

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如今九日至自覺

酒須賒洙曰南史陶潛九日無酒出宅邊叢

醉而歸

病減詩仍拙吟多意有餘莫看江揔老猶被

賞時魚洙曰江揔字持在陳授尚書令陳

校工部朱紱銀魚故託江揔以自况也

搖落

搖落巫山暮寒江東北流煙塵多戰鼓風浪

少行舟鵝費羲之墨貂餘季子裘長懷報明

主臥病復高秋洙曰晉王羲之愛鵝山陰道

鵝而歸趙曰戰國策蘇秦字季子游說秦王黑貂之裘敝

九日五首

重陽獨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臺竹葉於
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殊方日落玄猿

哭舊國霜前白鴈來弟妹蕭條各何往干戈

衰謝兩相催起一作豈洙曰張景陽七命乃

名也鮑曰筆談載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秋深乃來來則霜降北人謂之霜信

舊日重陽日傳杯不放杯即今蓬鬢改但媿

菊花開北闕心長戀西江首獨迴茱萸賜朝

士難得一枝來洙曰唐志九日賜宴及茱萸

舊與蘇司業兼隨鄭廣文采花香泛泛坐客

醉紛紛野樹歌還倚秋砧醒却聞歡娛兩冥

實西北有孤雲

故里樊川菊登高素滻源他時一笑後今日

幾人存巫峽蟠江路終南對國門繫舟身萬

里伏枕淚雙痕為客裁烏帽從兒具綠樽佳

辰對羣盜愁絕更堪論鶴曰樊川以漢將軍

卽杜陵之鄉滻水為長安大川滻所簡切夢

來命綠樽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

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句自雒陽萬里悲秋

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

潦倒新停濁酒杯結復鄭重

季秋江村

喬木村墟古疎籬野蔓懸素琴將暇日白首

望霜天登俎黃甘重支牀錦石圓遠游雖寂

寞難見此山川

季秋蘇五弟纓江樓夜宴崔十三評

事韋少府姪三首

峽險江驚急樓高月迥明一時今夕會萬里

故鄉情星落黃姑渚秋辭白帝城老人因酒

病堅坐看君傾夢弼曰十道志忠州有黃姑

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即河鼓也乃俗聲之轉耳

明月生長好浮雲薄漸遮悠悠照邊塞悄悄

憶京華清動杯中物高隨海上查不眠瞻曰

兔百過落烏紗珠曰陶潛詩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海上查注見前

對月那無酒登樓況有江扶疎曲折聽歌驚

白鬢笑舞拓秋窻樽蟻添相續沙鷗並一雙

盡憐君醉倒更覺片心降珠曰釋名酒有浮蟻在上泛泛然

暮歸

霜黃碧梧白鶴棲城上擊柝復烏啼客子入

門月皎皎誰家搗練風淒淒古樂府少及南渡桂

水闕舟楫北歸秦川多鼓鞞年過半百不稱

意明日看雲還杖藜

送孟十二倉曹赴東京選

鶴曰唐志太宗時以

歲旱穀貴通入選者集于洛州謂之東選

君行別老親此去苦家貧藻鏡留連客

藻鏡亦拙

江山憔悴人

憔悴字活道塗之歎流滯之感也

秋風楚竹冷

夜雪鞏梅春朝夕高堂念應宜綵服新

夢符曰晉

書制曰藻鏡銓衡尹曰唐舊史許子儒居選部不以藻鏡為意希曰夔屬楚地治州有鞏縣

憑孟倉曹將書覓土婁舊莊

鶴曰土婁河南

地名也

平居喪亂後不到洛陽岑為歷雲山問無辭

荆棘深北風黃葉下南浦白頭吟十載江湖

客茫茫遲暮心

耳聾

生年鷓冠子

謂世方尚武

歎世鹿皮翁眼復幾時

暗耳從前月聾

意甚怨

猿鳴秋淚缺雀噪晚愁

空黃落驚山樹嘯兒問朔風

不聞風聲惟見落葉。師曰鷓

信

男雉也其鬪無已一死乃亡故趙武靈王以
為冠以表武士夢弼曰後漢黃服志鷩冠環
纓無如雙鷩尾在左右五官虎背羽林皆
冠之黃曰楚人有隱居山中以鷩為冠因號
鷩冠子出表淑真隱傳洙曰劉向列仙傳鹿
皮翁蓄川人居本山上百餘年下賣藥於市

小園

由來巫峽水本自楚人家客病留因藥春深
買為花倒句矯異秋庭風落果灑岼雨頽沙問俗
營寒事將詩待物華

夜

絕岼風威動寒房燭影微嶺猿霜外宿江鳥
夜深飛獨坐親雄劍哀歌歎短衣煙塵繞閭

闔白首壯心違

夢弼曰漢禮樂志注闔闔天門也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

忽忽峽中睡

不知其何從來何所指但覺彼此有之

悲風方一

醒西來有好鳥為我下青冥羽毛淨白雪慘

澹飛雲江旣蒙主人顧舉翮唳孤亭

連用六句引譬

而不持以比佳士及此慰揚舲清文動哀王

見道發新硯欲學鴟夷子待勒燕山銘誰重
斬郅劔致君君未聽志在麒麟閣無心雲母
屏卓氏近新寡豪家朱門扃相如才調逸銀
漢會雙星客來洗粉黛日暮拾流螢此其用孟光車
胤事以美新昏也隱約之甚。其人必新娶不是無膏火勸郎勤
六經老夫自汲澗野水日泠泠我歎黑頭白
君看銀印青銀印青以銀青期之也臥病識山鬼爲農
知地形誰矜坐錦帳苦厭食魚腥東南兩岍

坼橫水注滄溟碧色忽惆悵風雷搜百靈空

中右白虎赤節引娉婷自云帝里女巽雨鳳

凰翎襄王薄行跡莫學冷如丁千秋一拭淚

夢覺有微馨

偶叙峽中忽及神女期前卓意又託丁鶴則猶前好鳥也

人

生相感動金石兩青熒丈人但安坐休辯渭

與涇龍蛇尚格鬪灑血暗郊垆吾聞聰明主

治國用輕刑銷兵鑄農器今古歲方寧文王

日儉德俊又始盈庭榮華貴少壯豈食楚江

萍

師曰漢武故事上忽見一青鳥從西方集

有仙姿故以况之高曰揚舲行舟也洙曰莊

子屠牛坦刀刃若新發於礪范蠡既破吳乃

浮江湖變名姓為鴟夷子皮後漢竇憲擊匈奴大破之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班

固作銘夢弼曰漢元帝時西域都護甘延壽

陳湯斬郅支單于於康居洙曰漢鄭弘為太

尉時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

見弘曲躬自卑上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

間司馬相如初遊臨邛臨邛之富人卓氏有

女文君新寡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奔相

如漢百官志郎官給錦帳希曰本作空中石

白虎善本石作右洙曰一本一作帝季女文選

我天帝之季女襄王夢神女遼東華表鶴言

丁令威注並見前洙曰家語楚昭王渡江得

一物大如斗圓而赤使使聘魯問於孔子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

鶴曰按是

南節度杜鴻漸自成都入朝

青簾白舫益州來巫峽秋濤天地迴石出倒

聽楓葉下櫓搖背指菊花開兩句皆目擊自

極舟行之妙貪趨相府今晨發恐失佳期後命催

南極一星朝北斗南極朝北斗五雲多處是

三台趙曰南極一星謂李秘書北

贈李八祕書別三十韻

往時中補右扈蹕上元初反氣陵行在妖星

下直廬六龍瞻漢闕萬騎略姚墟玄朔回天

步神都憶帝車一戎纔汗馬成語百姓免

為魚通籍蟠螭印差肩列鳳輿從萬騎略姚墟來不意至此

此然非為通籍地也詩之少識謂此事殊迎代邸喜異賞朱虛

寇盜方歸順乾坤欲晏如不才同補袞奉詔

許牽裾鴛鷺叨雲閣麒麟滯玉除文園多病

後中散舊交踈飄泊哀相見平生意有餘風

煙巫峽遠臺榭楚宮虛觸目非論故新文尚

起予清秋凋碧柳別浦落紅蕖消息多旗幟

經過歎里閭戰連脣齒國軍急羽毛書幕府

籌頻問山家藥正鋤公自注祕書北台星入

朝謁使節有吹噓西蜀災長弭南翁憤始據

對敷坑士卒乾沒費倉儲勢籍兵須用功無

禮忽諸無功而見禮者如御鞍金駉裏宮硯

玉蟾蜍拜舞銀鈎落恩波錦帕舒此行非不
濟良友昔相於去棹依顏色沿流想疾徐沉
綿疲井曰倚薄似樵漁乞米煩佳客鈔詩聽
小胥杜陵斜晚照瀟水帶寒淤莫話清溪髮
蕭蕭白映梳夢弼曰上元初止謂改元之初
墟玄朔回天步謂肅宗卽位靈武神都憶帝
車謂玄宗幸蜀未還洙曰漢書丞相陳平太
尉周勃朱虛侯劉章既誅諸呂迎代王於代
邸而立之是爲文帝文帝卽位益封朱虛侯
二千石黃金一千斤夢弼曰朱虛侯乃高祖
齊王之子李泌書亦宗室也故以爲比洙曰

魏辛毗諫文帝帝不荅起入內毗隨而引其
裾漢司馬相如有消渴疾後爲孝文園令晉
嵇康拜中散大夫嘗與阮籍輩爲竹林之遊
左傳脣亡齒寒魏武奏事曰若有急則插羽
於檄謂之羽檄漢張湯傳乾沒注云得利爲
乾失利爲沒玉蟾蜍貯硯水之器也鄭曰乞
去既切鈔楚交切洙曰
杜陵瀟水公之故里也

奉送韋中丞之晉赴湖南鶴曰韋之

史刺

寵渥徵黃漸權宜借寇頻湖南安背水背水如依
山峽內憶行春王室仍多故蒼生倚大臣還

將徐孺榻處處待高人

洙曰漢黃霸為潁川太守治為天下第一

微守京兆尹寇恂從光武南征至潁川盜賊

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

春(鶴曰)峽內憶行春韋嘗守四馬駕車一馬行

聞惠子過東溪

惠子白驢瘦歸溪唯病身皇天無老眼空谷

滯斯人崖蜜松花熟山杯竹葉春柴門了生

事黃綺未稱臣

定功曰本草白蜜一名崖蜜蓋蜂作蜜於崖石間今云崖

蜜松花熟又謂採松花而成蜜也(賓退錄)孫

覲仲益與曾慥端伯書論詩云東坡橄欖詩

已輸崖蜜十分甜惠洪以崖蜜為櫻桃又有

俗子假東坡名注杜詩云金城土酥淨如練

為蘆葍根者東坡地黃詩云崖蜜助甘冷山

薑發芳辛制地黃法當用薑與蜜而用櫻桃

可乎黃師是守泗時以酥酒遺東坡坡苔詩

云關右土酥黃似酒揚州雲液却如酥謂土

酥為蘆葍根可乎

大覺高僧蘭若

公自注和尙去冬往湖南

巫山不見廬山遠松林蘭若秋風晚一老猶

鳴日暮鍾諸僧尚乞齋時飯香爐峰色隱晴

湖種杏僊家近白榆飛錫去年啼邑子獻花

何日許門徒趙曰廬山惠遠師也脩可曰蘭

用以名寺若爾者切夢弼曰乞去既切洙曰

廬山記東南有香爐峰神仙傳董奉居廬山

治病重者種杏五株輕者一株號董仙杏林

趙曰近白榆言其所居之高近乎星辰也古

詩天上去冬往湖南見自注邑子謂同邑之子也

尚去冬往湖南見自注邑子謂同邑之子也

希曰漢尹翁歸傳于定國欲屬託邑子兩人

夢弼曰門徒謂從遊諸弟子也未知和尚歸

在何日諸弟子當

修供養以待之也

○補遺

奉酬薛判官見贈

蛇諸本誰重斬邪劍一作斬

劍事非所當用是斬邪劍乃用朱雲乞斬張

禹事今按斬邪劍亦非豈邪字乃郵字之訛

邪漢元帝時西域都護陳湯斬郵支單于於

康居當作斬郵劍與上句待勒燕山銘下句

志在麒麟閣意相屬後云龍蛇尚格鬪灑血

暗郊垆黃鶴叔似注是年秋吐蕃入寇皆於

百花潭水即滄浪

唐節度使崔寧妻異國夫

童有僧過其家遍身瘡穢夫人奉之甚謹僧

持弊衣謂曰為我濯此夫人就溪浣之蓮花

隨出潭中及貴俗呼百

花潭見山谷外集注

和裴迪蜀州東亭逢早梅相憶

葛常之韻語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按遜傳

無揚州事而遜集亦無揚州梅花詩但有早

梅詩云小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

發映雪凝寒開枝橫却月觀花繞凌風臺朝

灑長門泣夕驅臨卽杯應知早飄落故逐上

春來杜公前詩乃逢早梅而作故用何遜事

又意却月凌風皆揚州臺觀名爾近時有妄

人假東坡名作老杜事實一編無一事有據

至謂遜作揚州法曹廨舍有梅

一株吟詠其下豈不誤學者

陪李司馬早江上觀造竹橋

蔡興宗正異云

事驅石何時到海東題云觀造竹橋即日成

向中合觀字謂聚觀橋成之速而笑驅石之

誕諸本皆訛

作歡非也

王十五前閣會

藝苑雌黃云江朝宗言杜詩

此物煑為羹極美足為

饌中之俊詩見二十六卷

贈李八秘書

復齋漫錄云對揚坑士卒初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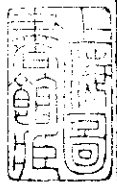
士卒之精費府庫之用抗五官切挫也方悟

坑乃抗字之訛蓋李方入對宜論蜀中兵老

財賈也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七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八



自瀼西荆扉且移居東屯茅屋四首

大曆二年夔州作鶴口是年秋公自瀼西又移居東屯又按史九月吐蕃

入寇京師戒嚴

白鹽危嶠北赤甲古城東平地一川穩高山

四面同煙霜凄野日秔稻熟天風人事傷蓬

轉吾將守桂叢

洙曰淮南王招隱士賦桂樹叢生兮山之幽

東屯復瀼西一種住青溪來往兼茅屋淹留

為稻畦市喧宜近利

公自註西居近市易巽

晏子對林僻此無蹊若訪衰翁語須令賸客

迷賸必勝也字誤。夢弼曰賸實証切陸機詩遊賞愧賸客

道北馮都使高齋見一川子能渠細石吾亦

沼清泉枕帶還相似柴荆即有焉此焉字不知是他無

後押是他斫畚應費日解纜不知年夢符曰畚音賒

怪後押燒榛種田也劉夢得竹枝歌云長刀短笠去燒畚

牢落西江外參差北戶間久遊巴子國卧病

楚人山幽獨移佳境清深隔遠關寒空見鴛

鷺迴首想朝班

簡吳郎司法

鶴曰公時移居東屯以瀼西草堂借吳司忠居

之

有客乘舸自忠州遣騎安置瀼西頭古堂本

實藉踈豁借汝遷居停宴遊雲石熒熒高葉

曉風江颯颯亂帆秋却為姻婭過逢地許坐

曾軒數散愁

又呈吳郎

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為困
窮寧有此祗緣恐懼轉須親即防遠客雖多
事使插疎籬却甚真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
戎馬淚盈巾

此兩簡語甚媿箋解
詩皆若此實誤後人

題栢大兄弟山居屋壁二首

鶴曰當
是栢貞

節之
子姪

叔父朱門貴郎君玉樹高山居精典籍文雅

涉風騷江漢終吾老雲林得爾曹哀絃繞白

雪未與俗人操

希曰古稱貴人之子及嘗事
其父者曰郎君尹曰禮記絲

聲哀(夢符曰)宋玉對楚襄王曰客有歌郢
中者為陽春白雪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

野屋流寒水山籬帶白雲靜應連虎穴喧已

去人羣筆架霑窓雨書籤映隙暝蕭蕭千里

馬箇箇五花文

喻其
兄弟

潭山人隱居

南極老人自有星北山移文誰勒銘徵君已

去獨松菊哀壑無光留戶庭予見亂離不得

已子知出處必須經高車駟馬帶傾覆此隱居似

在大路傍故云悵望秋天虛翠屏洙曰齊周顯隱鐘山後出為海鹽令

欲過北山孔稚珪假山神作文以却之曰比山移文夢弼曰漢魏以來隱士名之曰徵君

栢學士茅屋

碧山學士焚銀魚白馬却走身岩居古人已

用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餘晴雲滿戶團傾

蓋秋水浮階溜決渠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

須讀五車書

洙曰東方朔傳三冬文史足用家語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而

語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

東屯月夜

抱疾漂萍老防邊舊穀屯春農親異俗歲月

在衡門青女霜楓重黃牛峽水喧泥留虎闔

跡月挂客愁村喬木澄稀影輕雲倚細根數

驚聞雀噪暫睡想猿蹲日轉東方白風來北

斗昏天寒不成寐無夢寄歸魂

東屯北嶽

夢弼曰嶽衣檢切與嶽同

盜賊浮生困誅求異俗貧空村唯見鳥落日
未逢人上句只是此意愈覺蕭索步壑風吹面看松露滴
身遠山回白首戰地有黃塵

夜二首

白夜月休弦燈花半委眠號山無定鹿落樹
有驚蟬暫憶江東鱸兼懷雪下船蠻歌犯星
夜重覺在天邊

城郭悲笳暮村墟過翼稀甲兵年數久賦歛

夜深歸

此歲晏輸井稅江村人夜歸不惟少省情事不同

暗樹依巖

落明河繞塞微斗斜人更望月細鵲休飛

茅堂檢校收稻二首

香稻三秋末平田百頃間喜無多屋宇幸不

礙雲山御袂侵寒氣嘗新破旅顏紅鮮終日

有玉粒未吾慳

鄭曰袂古洽切複衣也

稻米炊能白秋葵煮復新誰云滑易飽老藉

軟俱勻種幸房州熟苗同伊闕春無勞映渠

益自有色如銀鄭曰唐志房州與夔同屬山南道伊闕河南府縣名黃曰

魏文帝有車渠益賦又梁陸倕蠡孟銘曰珍逾渠益

秋野五首

秋野日疏蕪寒江動碧虛繫舟蠻井絡卜宅

楚村墟棗熟從人打葵荒欲自鋤盤飧老夫

食分減及溪魚小事誰不能道能道者少○洙曰左太冲蜀都賦岷山之

精上為井絡注岷山為東井是絡之維

易識浮生理難教一物違水深魚極樂林茂

鳥知歸吾老甘貧病榮華有是非秋風吹几

杖不厭北山薇

禮樂攻吾短謙厚典然山林引興長掉頭紗帽

側曝背竹書光有典有則風落收松子天寒

割蜜房幽事楚楚儉稀踈小紅翠駐屐近微香

清遠閑麗少見首尾如此可愛○趙曰竹書謂竹簡書也

遠岸秋沙白連山晚照紅潛鱗輸駭浪歸翼

會高風

輸不

及會不砧響家家發樵聲箇箇同飛霜

任青女賜被隔南宮

宋曰後漢樂出直南宮家貧無被帝聞而嘉之

詔大官賜尚書郎已下食并給帷被

身許麒麟畫

重

年衰鴛鴦羣大江秋易盛空

峽夜多聞

索意非不小苦而氣槩老成上下圓足

逕隱千重石

帆留一片雲兒童解蠻語不必作參軍

宋曰

隆為南蠻參軍上巳日作詩曰媿隅濯清池桓温問何物荅曰名魚為媿隅温曰何為作

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那得不蠻語也

傷秋

林僻來人少山長去鳥微高秋收盡扇久客

掩柴扉懶慢頭時櫛艱難帶減圍將軍思汗

馬天子尚戎衣白蔣風颼脆殷檉曉夜稀何

年減豺虎似有故園歸

宋曰白蔣茭草也殷檉檉柳也鄭曰殷鳥

閑切赤黑色檉丑成切

雨

山雨不作泥江雲薄為霧晴飛半嶺鶴風亂

平沙樹明滅洲景微隱見巖姿露拘悶出門
遊曠絕經日趣消中日伏枕卧久塵及屨豈
無平肩輿莫辨望鄉路兵戈浩未息蛇虺反
相顧悠悠邊月破鬱鬱流年度針灸阻朋曹
糠粃對童孺一命須屈色新知漸成故窮荒
益自卑飄泊欲誰訴兀羸愁應接俄頃恐違
迂浮俗何萬端幽人有高步龐公竟獨往尚
子終罕遇宿留洞庭秋天寒瀟湘素杖策可

入舟送此齒髮暮

夢弼曰消中謂渴疾也糠

命小官也洙曰後漢龐德公尚子平俱見逸
民傳趙曰宿留音秀溜出漢書謂有所須待
也

秋清

高秋蘇肺氣白髮自能梳藥餌憎加減門庭
悶掃除杖藜還客拜愛竹遣兒書十月江平
穩輕舟進所如

瞿唐兩崖

三峽傳何處雙崖壯此門入天猶石色穿水

忽雲根雲根自佳用得縹緲如畫猱獲鬚髯古蛟龍窟宅

尊羲和冬馭近愁畏日車翻謂時事。夢弼曰猱乃高切獲

厥縛切爾雅猱善援獲善顧趙曰淮南子注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為馭

暝

日下四山陰山庭嵐氣侵牛羊歸徑險鳥雀

聚枝深正枕當星劒收書動玉琴半扉開燭

影欲掩見清砧洙曰星劒劒上有星文也玉琴以玉為琴徽也

雲

龍以瞿唐會江依白帝深終年常起峽每夜

必通林收穫辭霜渚分明在夕岑高齋非一

處秀氣豁煩襟

晨雨

小雨晨光內初來葉上聞霧交纒灑地風折

旋隨雲暫起柴荆色輕霑鳥獸羣麝香山一

半亭午未全分夢弼曰夔州圖經麝香山在州東南一百二十里山出麝

忽

香故以
為名

天池

鶴曰天池
在夔州

天池馬不到嵐壁鳥纔通百頃青雲杪曾波
白石中鬱紆騰秀氣蕭瑟浸寒空直對巫山
峽兼疑夏禹功魚龍開闢有菱茨古今同聞
道奔雷黑初看浴日紅飄零神女雨斷續楚
王風欲問支機石如臨獻寶宮九秋驚鴈序
萬里狎漁翁更是無人處誅茅任薄躬

宋曰
荆楚

歲時記載張騫乘槎至天河得織女指機石
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陽紆山河伯馮夷之
所居天子沉璧禮焉何伯乃與
天子披圖視典以觀天下寶器

即事

天畔羣山孤草亭江中風浪雨冥冥一雙白
魚不受釣三寸黃甘猶自青多病馬卿無日
起窮途阮籍幾時醒未聞細柳散金甲腸斷
秦州流濁涇

洙曰漢書文帝時匈奴大入邊
周亞夫為將軍軍細柳注細柳

在長安昆
明池南

獨坐二首

竟日雨冥冥雙崖洗更青水花寒落岸山鳥

暮過庭煖老須燕玉充饑憶楚萍避俗胡笳在

樓上哀怨不堪聽希曰雙崖謂瞿唐兩崖也趙曰古詩云燕趙多佳人

美者顏如玉待燕玉而煖則孟子所謂七十非人不暖也楚萍注見前卷

白狗斜臨北黃牛更在東峽雲常照夜江日

會兼風曬藥安垂老五字有味應門試小童開趣有商

畧亦知行不逮苦恨耳多聾洙曰白狗黃牛並峽名

雨四首

微雨不滑道斷雲踈復行紫崖奔處黑白鳥

去邊明輕清道盡秋日新霑影寒江舊落聲柴扉

臨野確半濕搗香秔

江雨舊無時夫晴忽散絲暮秋霑物冷今日

遇雲遲上馬迴休出看鷗坐不辭高軒當灑

瀕潤色靜書幃

物色歲將晏天隅人未歸朔風鳴淅淅寒雨

下霏霏多病久加飯衰容新授衣時危覺凋
喪故舊短書稀

楚雨石苔滋京華消息遲山寒青兕叫江晚
白鷗飢神女花鈿落鮫人織杼悲繁憂不自
整終日灑如絲精意○洙曰神女鮫人注見前

反照

反照開巫峽寒空半有無已低魚復暗不盡
白鹽孤荻岸如秋水松門似畫圖牛羊識童

僕既夕應傳呼

希曰魚復浦白鹽山也洙曰松門亦地名

向夕

畎畝孤城外江村亂水中深山催短景喬木
易高風境意圓靜鶴下雲汀近雞栖草屋同琴書
散明燭長夜始堪終

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

為客無時了悲秋向夕終瘴餘夔子國霜薄
楚王宮草敵虛嵐翠花禁冷蔡紅年年小搖

落不與故園同

十月一日大曆二年冬夔州鶴曰按是年秋吐蕃入寇京師戒嚴

有瘴非全歇為冬亦不難夜郎溪日暖白帝

峽風寒蒸裹如千室焦糖幸一梓茲辰南國

重舊俗自相歡洙曰夜郎西南夷也犍為有

物也梓與盤同

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

異俗吁可怪斯人難並居家家養烏鬼養字去聲

最怪決無用養字代供字之理且頓頓食黃

魚舊識難為態新知已暗踈新知漸熟漸厭未能遽舍其形

容世態深得心髓識治生且耕鑿只有不關

事之餘倍覺語味渠謂此為鳥鬼以繩繫其頸使之捕魚得

魚則倒提出之若溪胡仔曰余觀諸公詩話

烏鬼之說有四曰鷓鴣曰豬曰烏野神曰烏

蠻鬼其曰鷓鴣者見沈存中筆談其曰豬者見漫叟詩話云川人每呼豬則作烏鬼聲故號豬為烏鬼其曰烏野神者見蔡寬夫詩話引元微之江陵詩云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

龜則養字讀為供養之養其曰烏蠻鬼者見
冷齋夜話云川峽路民多供事烏蠻鬼以臨
江故頓頓食黃魚耳俗人不解便作養畜字
讀余嘗細考其說沈以為鷓鴣者是也鮑曰
爾雅注鱸魚中黃而大者長
二三丈江東人呼為黃魚

西歷青羌坂南留白帝城於菟侵客恨拒妝

作人情似蒸裹如千室尚有少意謂送者縱橫

瓦卜傳神語畚田費火聲是非何處定高枕

笑浮生公自注頃歲自秦涉隴從同谷縣出

於菟徑巫峽過青羌坂洙曰左傳楚人謂虎

云拒妝以蜜和米麪煎作之拒竒舉切妝音
汝夢符曰元微之詩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
龜注云南人染病競賽烏鬼楚巫列肆悉賣
瓦卜又神龍中西京壽安縣墨石山神祠頗
靈前有兩瓦子過客投之於上休咎仰為吉
覆為凶洙曰聲一作耕史記火耕水耨畚田
前注見

從驛次草堂復至東屯二首鶴曰按是年秋

公自東屯又歸瀼西此復至東屯蓋冬初也

峽裏歸田客江邊借馬騎非尋戴安道似向
習家池山險風煙合天寒橘柚垂築場看斂

積一學楚人爲

短景難高臥衰年強此身山家蒸栗暖野飯
射麋新世路知交薄門庭畏客頻牧童斯在
眼田父實爲鄰

暫往白帝復還東屯

復作歸田去猶殘穫稻功築場憐穴蟻拾穗
許村童落杵光輝白除芒子粒紅加食可扶
老倉庾慰飄蓬

刈稻了詠懷

稻穫空雲水川平對石門寒風踈草木旭日
散雞豚野哭初聞戰樵歌稍出村無家問消
息作客信乾坤初聞其戰後見野哭而已五
字悲甚稍字尤蕭索可憐結
意沉著非託
之悠悠者

柳司馬至

有客歸三峽相過問兩京函關猶自將渭水
更屯兵設備邯鄲道和親邏沙城幽燕惟鳥

去商洛少人行衰謝身何補蕭條病轉嬰霜

天到官闕此謂霜天寒戀主寸心明夢弼曰

州有邯鄲縣屬河北漢書北走邯鄲道脩可

曰羅紗吐蕃都城名也按姑蘇及蜀本社詩

作邏逆惟歐陽文忠公本作邏些當是

從舊史為正鄭曰邏功佐切迭四箇切

自平

自平宮中呂大一收珠南海千餘日近供生

犀翡翠稀復恐征戍干戈密蠻溪豪族小動

搖世封刺史非時朝蓬萊殿裏諸主將才如

伏波不得驕東坡志林子美詩云自平宮

至以為唐時有自平宮偶讀玄宗實錄有宮

中呂夫一叛於嶺南杜詩蓋云自平宮中呂

大一故下文有南海收珠之句見書不廣而

以意改文字鮮不為人所笑也鶴曰按舊史

廣德元年冬宦官廣州市舶使呂大一逐刺

史張沐而反又按唐志嶺南道厥貢金銀孔

雀犀象洙曰時溪洞蠻酋歸順者皆

久雨期王將軍不至

天雨蕭蕭滯茅屋空山無以慰幽獨銳頭將

軍來何遲令我心中苦不足數看黃霧亂玄

雲時聽巖風折喬木泉源泠泠雜猿狖泥濘
漠漠飢鴻鵠歲暮窮陰耿未已人生會面難
再得憶爾腰下鐵絲箭射殺林中雪色鹿前
者坐皮因問毛知子歷險人馬勞異獸如飛
星宿落應弦不礙蒼山高安得突騎只五千
峩然眉骨皆爾曹走平亂世相催促一豁明
主正鬱陶憶昔范增碎玉斗來使吳兵著白
袍昏昏閶闔閉氛祲十月荆南雷怒號漢高

祖見項羽於鴻門間行趨廟上留張
斗獻范增增拔劍撞而碎之夢弼曰
景令東吳兵盡著白袍自為
營陣趙曰閶闔吳門名也
史侯

虎牙行公自注虎牙灘名也蕭銑晉

地戊之

秋風歛吸吹南國天地慘慘無顏色洞庭揚
波江漢迴虎牙銅柱皆傾側巫峽陰岑朔漠
氣峯巒窅窅溪谷黑杜鵑不來猿狖寒山鬼
幽憂雪霜逼楚老長嗟憶炎瘴三尺角弓兩

斛力

謂秋風筋勁也

壁立石城橫塞起金錯旌竿滿

雲直漁陽突騎獵青丘犬戎鎖甲聞丹極八

荒十年防盜賊征戍誅求寡妻哭遠客中霄

淚霑臆

洙曰銅柱灘名在涪陵青丘內地屬洛陽鶴曰聞字一作圍八荒十年防

盜賊上疑有脫句

寫懷二首

勞生共乾坤何處異風俗冉冉自趨競行行
見羈束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萬古一骸

骨鄰家遞歌哭鄙夫到巫峽三歲如轉燭全

命甘留滯忘情任榮辱朝班及暮齒日給還

脫粟編蓬石城東采藥山北谷用心霜雪間

不必條蔓綠非關故安排曾是順幽獨達士

如弦直小人似鈎曲曲直吾不知負暄候樵

牧

寫得甚恨。趙曰朝班公自叙嘗為朝官也。鶴曰按虎牙行云壁立石城橫塞起觀

舞劍器行云瞿唐石城草蕭瑟則石城乃夔州地名也。洙曰謝靈運詩居常以待終處順

故安排後漢童謡云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鈎封公侯

夜深坐南軒明月照我膝驚風翻河漢梁棟
已出日羣生各一宿飛動自儔匹吾亦驅其
兒營營爲私實天寒行旅稀歲暮日月疾榮
名忽中人世亂如蟣蟲古者三皇前滿腹志
願畢胡爲有結繩陷此膠與漆禍首燧人氏
厲階董狐筆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放神
八極外俛仰俱蕭瑟終契如往還得匪合仙
術洙曰宋玉九辯薄寒之中人中竹仲切夢
彌曰燧人氏始鑽木取火炮生爲熟董狐

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洙曰燧人火化而爭
欲之心生董狐直筆而是非之端起故以爲
禍首厲階也終契如往還一作終然契如真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并序

大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州別駕元特

宅見臨穎李十二娘舞劍器壯其蔚跂

問其所師曰余公孫大娘弟子也開元

三載余尚童稚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

劍器渾脫瀏漓頓挫獨出冠時自高頭

宜春梨園二伎坊內人洎外供奉曉是
舞者聖文神武皇帝初公孫一人而已
玉貌繡衣况余白首今茲弟子亦匪盛
顏旣辨其由來知波瀾莫二撫事慷慨
聊爲劒器行昔者吳人張旭善草書書
帖數常於鄴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劒
器自此草書長進豪蕩感激即公孫可
知矣子美以詩爲散語故意多頓促此
序引張顛草書隱映頗達情態非

公不聞
此妙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劒器動四方觀者如
山色沮喪天地爲之乂低昂燿如羿射九日
落矯如羣帝駿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
江海凝清光名狀得意。收字謂其猶隱隱
有聲也但舞一劒若謂其如雷
如霆則非矣絳脣珠袖兩寂寞晚有弟子傳芬芳
臨穎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揚揚與余問
答旣有以感時撫事憎惋傷先帝侍女八千

人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風塵
 頽洞昏王室梨園弟子散如煙女樂餘姿映
 寒日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唐石城草蕭瑟玳
 筵急管曲復終樂極哀來月東出老夫不知
 其所往足繭荒山轉愁疾濃至慘黯如野笛
 中斷聞者猶不堪
 也○鄭曰燿音鵠灼也洙曰淮南子堯時十
 日並出堯令羿射中九日日鳥皆死墮其羽
 翼夢弼曰臨穎縣屬許州洙曰唐紀玄宗親
 拜五陵至睿宗橋陵見金粟山岡有龍盤鳳
 翥之勢謂待臣曰吾千秋萬歲後宜葬此左
 傳爾墓之木拱矣趙曰足繭足胼如繭也

有歎

公自注傳蜀官
軍自圍普遂

壯心久零落白首寄人間天下兵常鬪江東
 客未還自蜀歸皆
可言江東窮猿號雨雪老馬望關山
 武德開元際蒼生豈重攀洙曰武德高祖年
號開元明皇年號

寒雨朝行視園樹

柴門擁樹向千株丹橘黃甘此地無江上今
 朝雲雨歇籬中秀色盡屏紆桃蹊李徑年雖
 故梔于紅椒艷色殊鑠石藤梢元自落倚天

松骨見來枯林香出實垂將盡葉蒂辭枝不
重蘇愛日恩光蒙借貸清霜殺氣得憂虞衰
顏動覓藜牀坐緩步仍須竹杖扶散騎未知
雲閣處啼猿僻在楚山隅洙曰晉潘岳秋興賦余以太尉掾寓直于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夙興晏寢匪遑底寧於是慨然而賦

白鳥行

君不見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為白鳥似老翁
故畦遺穗已蕩盡天寒歲暮波濤中鱗介謠

腥膻素不食終日忍飢西復東魯門鷄鷓亦
蹭蹬聞道如今猶避風夢弼曰國語海鳥鷓鷃禽曰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州之鳥獸常知避其災是歲海多大風

冬至

年年至日長為客忽忽窮愁泥殺人江上形
容吾獨老天涯風俗自相親杖藜雪後臨丹
壑鳴玉朝來散紫宸心折此時無一寸路迷
何處見三秦洙曰漢書項羽三分關中王秦三降將章邯為雍王都廢立司

馬欣為塞王都襟陽董翳
為翟王都高奴故曰三秦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

三首

汝迎妻子達荆州消息真傳解我憂鴻鴈影

來連峽內鵲鴿飛急到沙頭曉關險路今虛

遠禹鑿寒江正穩流朱紱即當隨綵鷁青春

不假報黃牛希曰沙頭亦地名在江陵脩可

南今以觀赴藍田故云洙曰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

馬度秦山雲正深北來肌骨苦寒侵他鄉就

我生春色故國移居見客心歡劇提攜如意

舞喜多行坐白頭吟巡簷索共梅花笑冷藥

踈枝半不禁洙曰歡劇一作刺欲王戎好如意舞文君作白頭吟

庾信羅含俱有宅春來秋去作誰家短墻若

在從殘草喬木如存可假花此若在如存上皆書札語

築應同蔣詡徑為園須似邵平瓜比年病酒

開涓滴甚真弟勸兄酬何怨嗟黃曰庾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

遁歸江陵居宋玉故宅宅在城北三里羅舍
為桓温別駕以解舍喧擾於江陵城西三里
小洲上立茅屋而居宋曰三輔决錄蔣詡舍
中竹下開三徑惟羊仲求仲從之遊漢書邵
平故秦東陵侯貧
種瓜長安城東

別李義

神堯十八子十七王其門道國洎舒國實惟
親弟昆中外貴賤殊余亦忝諸孫丈人嗣王
業之子白玉温道國繼德業請從丈人論文
人領宗卿肅穆古制敦先朝納諫諍直氣橫

乾坤子建文章壯河間經術存温克富詩禮
骨清慮不喧洗然遇知己談論淮湖奔憶昔
初見時小襦繡芳蓀長成忽會面慰我久疾
魂三峽春冬交江山雲霧昏正宜且聚集恨
此當離樽莫怪執盃遲我衰涕唾煩重問子
何之西上岷江源願子少干謁蜀都足戎軒
誤失將帥意不如親故恩少年早歸來梅花
已飛翻努力慎風水豈惟數盤殮猛虎卧在

岸蛟螭出無痕王子自愛惜老夫困石根生

別古所嗟發聲為爾吞鮑曰高祖二十三年子

衛懷王玄霸楚哀王智雲先薨太子建成巢

王元吉以事誅除籍故此止言十八子而太

宗有天下十七子封王也趙曰中外貴賤殊

余亦忝諸孫詳詩意李義當是道國之裔孫

而公則裔國後裔之外孫也丈人又指李義

之父嘗為宗正卿馬曰古制敦謂敦厚宗族

也洙曰曹植字子建魏文帝弟也河間獻王

德漢景帝子也趙曰賈誼過秦論寒者利短

褐注云小襦也

送高司直尋封閬州

丹雀啣書來暮棲何鄉樹驂騮事天子辛苦

在道路司直非冗官荒山甚無趣借問泛舟

人胡為入雲霧與子姻婭間既親亦有故萬

里長江邊邂逅一相遇長卿消渴再公幹沉

綿屢清談慰老夫開卷得佳句時見文章士

欣然淡情素伏枕聞別離疇能忍漂寓良會

苦短促溪行水奔注熊羆咆空林游子慎馳

驚西謁巴中侯艱險如跬步主人不世才先

帝常特顧拔為天軍佐崇大王法度淮海生
清風南翁尚思慕公宮造廣厦木石乃無數
初聞伐松栢猶卧天一柱我病書不成成字
讀亦誤為我問故人勞心練征戍趙曰尚書中候曰赤
雀丹書入豐止于昌前昌拜稽首受之列子
周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驂騮驅馳千里鶴
曰司直大理寺官也洙曰漢司馬長卿病渴
魏劉公幹詩余嬰沉痾疾竄身清漳濱巴中
指閬州主人謂巴中侯也希曰漢天文志有
羽林天軍唐兵志則有天武健兒神武天騎
其以此為天軍耶趙曰言淮海則必嘗官於
揚州等處也希曰南翁即如項羽傳所謂南

公也趙曰左傳構其公宮猶卧天一柱則因
以美封閬州也神異經崑崙有銅柱其亭入
天所謂天柱也故
人即是指封閬州

錦樹行

今日苦短昨日休歲云暮矣增離憂霜凋碧
樹作錦樹萬壑東逝無停留荒戍之城石色
古東郭老人住青丘飛書白帝營斗粟琴瑟
几杖柴門憂青草萋萋盡枯死天驥跛足隨
蹇牛自古聖賢多薄命姦雄惡少封公侯故

國三年一消息終南渭水寒悠悠五陵豪貴
反顛倒鄉里小兒狐白裘生男墮地要膂力
生女富貴傾邦國莫愁父母少黃金天下風
塵兒亦得夔後語言多亂雜有適當然者當通前後看。夢弼曰青丘亦地名而非內地屬洛陽者趙曰鼈牛蠻中牛也鄭曰鼈陵之切又莫褒切生女本又作一生

白帝城樓

江度寒山閣城高絕塞樓翠屏宜晚對白谷
會深遊急急能鳴鴈輕輕不下鷗夷陵春色

起漸擬放扁舟

夢弼曰夷陵峽州也

夜宿西閣曉呈元二十一曹長

城暗更籌急樓高雨雪微稍通綃幕霽遠帶
玉繩稀門鵲晨光起檣烏宿處非寒江流甚
細有意待人歸趙曰綃縑也謂天霽之色薄如綃縑曰玉繩星名謝玄暉詩玉繩低建章希曰檣烏謂船檣上刻為烏形以占風也

西閣口號呈元二十一

山木抱雲稠寒空繞上頭雲崖纒變石風幔

不依樓社稷堪流涕安危在運籌看君話王
室感動幾銷憂

寄從孫崇簡

嵯峨白帝城東西南有龍湫北虎溪起亦高吾

孫騎曹不記馬業學尸鄉多養雞龐公隱時

盡室去武陵春樹他人迷與汝林居未相失

近身藥裏酒長攜牧叟樵童亦無賴莫令斬

斷青雲梯脩可曰世說王子猷為桓冲騎曹參軍桓問曰卿署何曹答曰不知

何曹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又問所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劉向列仙傳祝雞翁洛人也居尸鄉北山下養雞千餘頭皆有名字

奉送卿二翁統節度鎮軍還江陵鶴曰

卿二翁姓崔乃公舅氏

火旗還錦纜白馬出江城嘹唳吟笳發蕭條

別浦清寒空巫峽曙落日渭陽情留滯嗟衰

疾何時見息兵趙曰火旗朱旗也

白帝樓

漠漠虛無裏連連睥睨侵樓光去日遠峽影

入江深臘破思端綺春歸待一金春歸待一金可念臘

破思端綺非工部金去年梅柳意還欲攪邊

集孰謂此語堪解乎心趙曰睥睨城上女牆也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洙曰古

夜歸

夜來歸來衝虎過非癡非狂語山黑家中已眠臥

傍見北斗向江低仰看明星當空大庭前把

燭噴兩炬峽口驚猿聞一箇白頭老罷舞復

歌杖藜不睡誰能那

夜聞簫篋師曰樂部曰簫篋者笳管也

出於胡地唐編入鹵簿名為笳管通典曰簫篋本名悲慄出於胡中其聲

悲東夷有卷桃皮為之者

夜聞簫篋滄江上衰年側耳情所嚮鄰舟一

聽多感傷塞曲三更歛悲壯積雪飛霜此夜

寒孤燈急管復風湍君知天地干戈滿不見

江湖行路難君知干戈如此則不復恨行路矣○實歷喟然

前苦寒行二首

漢時長安雪一丈牛馬毛寒縮如蝟楚江巫
峽冰入懷虎豹哀號又堪記秦城老翁荆揚
客慣習炎蒸歲絺綌玄冥祝融氣或交手持
白羽未敢釋脩可曰西京雜記漢元封中大
雪深一丈野中鳥獸皆死牛馬
卷縮如蝟洙曰老翁公
自稱也趙曰白羽扇也
去年白帝雪在山今年白帝雪在地凍埋蛟
龍南浦縮寒刮肌膚北風利楚人四時皆麻

衣楚天萬里無晶輝三足之鳥足恐斷羲和

迭迭將安歸

趙曰進南子曰中有跋鳥
注云跋趾也謂三足鳥也

晚晴

高唐暮冬雪壯哉舊瘴無復似塵埃崖沉谷
沒白皚皚江石缺裂青楓摧南天三旬苦霧
開赤日照耀從西來六龍寒急光徘徊照我
衰顏忽落地口雖吟詠心中哀未怪及時少
年子揚眉結義黃金臺汨乎吾生何飄零支

離委絕同死灰

意甚悲語甚澀

復陰

方冬合沓玄陰塞
昨日晚晴今日黑
萬里飛蓬映天過
孤城樹羽揚風直
江濤簸岸黃沙走
雲雪埋山蒼兕吼
君不見夔子之國
杜陵翁牙齒半落
左耳聾

後苦寒行二首

南紀巫廬瘴不絕
太古以來無尺雪
蠻夷長

老怨苦寒崑崙天
關凍應折玄猿口
噤不能

嘯白鵠翅垂眼
流血安得春泥補
地裂

夢弼曰詩

南國之紀巫廬二山也崑崙山為天柱崆峒山為天關

晚來江間失大木
猛風中夜飛白屋
天兵斬

斷青海戎殺氣南
行動坤軸不爾苦
寒何大

酷巴東之峽生凌
澌彼蒼迴斡人得
知

兩首兩樣

作者自然○洙曰本一作江門鶴曰青海戎指吐蕃也

元日示宗武

大曆三年夔州至江陵府作山谷云予謫居黔

州盡書子美兩川夔峽諸詩以遺丹稜楊素翁俾刻之石使大雅之音久湮沒而復盈三巴之耳素翁又欲作高屋廣楹庇此石因請名焉予名之曰大雅堂仍為作記其畧云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况室家之好耶余嘗欲隨偶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以汨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闢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

人物草木魚虫以為物物皆有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

汝啼吾手戰吾笑汝身長處處逢正月迢迢

滯遠方飄零還柏酒衰病只藜牀訓諭青衿

子名慙白首郎賦詩猶落筆獻壽更稱觴不

見江東弟高歌淚數行（公字注）弟豐在江左無消息

又示宗武

覓句新知律攤書解滿床試吟青玉案莫帶

紫羅囊假日從時飲明年共我長應須飽經
術已似愛文章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曾
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老人語○(洙曰)張平
子四愁詩美人贈我
錦綉段何以報之青玉案晉謝玄少好佩紫
羅香囊叔父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
取之於此遂止假
因架切休假也

遠懷舍弟穎觀等

陽翟空知處荆南近得書積年仍遠別多難
不安居江漢春風起冰霜昨夜除雲天猶錯

莫花萼尚蕭疎對酒都疑夢吟詩正憶渠舊

時元日會鄉黨美吾廬鶴曰陽翟縣屬許州
穎之所在也荆南即

江陵前有舍弟觀
取妻子到江陵詩

太歲日鶴曰按史大曆三年歲次戊
申正月丙午朔則初三日為

太歲
日也

楚岸行將老巫山坐復春病多猶是客謀拙
竟何人閭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榮光懸日
月賜予出金銀愁寂鴛鴦行斷參差虎穴鄰西

江元下蜀北斗故臨秦散地逾高枕生涯脫

要津天邊梅柳樹相見幾回新後山詩話云九

天宮殿開闔闔萬國衣冠拜冕旒子美取作

五字云闔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而語益工

也鶴曰唐紫宸正殿名洙曰中候曰榮光出

河休氣四塞榮光即五色也趙曰楚人指蜀

江為西江以其從西而下也散地閑散之地也

喜聞盜賊蕃寇揔退口號五首鶴曰

大曆二年吐蕃入寇十月路

嗣恭及吐蕃戰于靈州敗之

蕭關隴水入官軍青溪黃河卷塞雲北極轉

愁龍虎氣西戎休縱犬羊羣趙曰蕭關在靈

指隴州也青海在

西即吐蕃之地也

贊普多教使入秦數通和好止煙塵朝廷忽

用哥舒將殺伐虛悲公主親說舊事○洙曰

也趙曰開元末吐蕃金城公主薨遣使來告

又因請和明皇不許以哥舒翰節度隴右翰

攻拔石堡城擒其

相收九曲故地

崆峒西極過崑崙駝馬由來擁國門逆氣數

年吹路斷蕃人聞道漸星奔趙曰劉孝標廣

絕交論靡不望

影星

奔

勃律天西采玉河堅昆碧盃最來多舊隨漢

使千堆寶少答胡王萬匹羅鄭曰唐書西域傳大勃律西與

小勃律接夢符曰唐書于闐國有玉河國人夜視月光盛處必得美玉趙曰堅昆國出碧

盃

今春喜氣滿乾坤南北東西拱至尊大曆三

年調玉燭玄元皇帝聖雲孫趙曰爾雅四氣和謂之玉燭脩

可曰唐以老子為聖祖封玄元皇帝師曰爾雅釋仍孫之子為雲孫注言輕遠如浮雲

續得觀書迎就當陽居止正月中旬

定出三峽鶴曰當陽縣屬江陵府

自汝到荆府書來數喚吾頌椒添諷詠禁火

卜歡娛舟楫因人動形骸用杖扶天旋夔子

峽春近岳陽湖發日排南喜傷神散北吁飛

鳴還接翅行序密銜蘆俗薄江山好無情者不愛

時危草木蘇馮唐雖晚達終覬在皇都呂氏童蒙

訓云杜詩如雕虫蒙記憶烹鯉問沉綿不說作賦而說雕虫不說寄書而說烹鯉不說疾

仲

病而說沉綿頌椒添諷詠禁火上歡娛不說
歲節但云頌椒不說寒食但云禁火亦文章
之妙也

人日二首

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冰雪鸞難至春寒

花較遲雲隨白水落風振紫山悲蓬鬢稀疎

久無勞比素絲稀疎少疊恁有態。蔡條西

籍嘗與客論云子美人日詩元日至人日未

有不陰時人知其一不知其二起就架上取

書示客曰此東方朔占書也歲後八日一日

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豕四日為羊五日為

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八日為穀其日晴主
所生之物育陰則災少陵意謂天寶離亂四
方雲擾幅裂裂人物歲歲俱
災豈春秋書王正月意耶

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樽前栢

葉休隨酒勝裏金花巧耐寒佩劍衝星聊暫

拔匣琴流水自須彈早春重引江湖興直道

無憂行路難趙曰四民月令元日進椒栢酒

以相遺或鏤金薄為人勝以像瑞

江梅

梅蘂臘前破梅花年後多絕知春意早最奈
客愁何雪樹元同色江風亦自波故園不可
見巫岫鬱嵯峨

庭草

楚草經寒碧庭春入眼濃舊低收葉舉新掩
捲牙重步履宜輕過開筵得屢供看花隨節
序不敢強為容

將別巫峽贈南卿兄瀼西果園四十

畝

苔竹素所好萍蓬無定居遠遊長兒子幾地
別林廬雜蘂紅相對他時錦不如具舟將出
峽巡圃念攜鋤正月喧鶯未茲辰放鷁初雪
籬梅可折風榭柳微舒託贈卿家有謂卿家
贈君此因歌野興踈殘生逗江漢何處狎樵
意尤厚漁語自可念○洙曰司馬相如賦浮文鷁
注鷁水鳥畫其象於舟首以厭水怪送大理封主簿五郎親事不合却赴

通州主簿前閩州賢子余與主簿平
章鄭氏女子垂欲納采鄭氏伯父京
書至女子已許他族親事遂停

禁鬻去東牀趨庭赴北堂風波空遠涉琴瑟
幾虛張渥水出騏驎崑山生鳳凰兩家誠款
款中道許蒼蒼頗謂秦晉匹從來王謝郎青
春動才調白首缺輝光玉潤終孤立珠明得
閣藏餘寒坼花卉恨別滿江鄉

題意懶款詩
不盡興○洙

曰晉孝武帝為晉陵公主求婿謂王珣曰主
婿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珣對曰謝混雖
不及真長不減子敬未幾帝崩袁山松欲以
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鬻初元帝始鎮建業
公私窘罄每得一豚以為珍膳項上一鬻尤
美輒以薦帝時呼為禁鬻故珣因以為戲混
竟尚主郗鑒使門生求女婿於王導導令就
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
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
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邪訪之乃羲之
也遂以女妻之漢書馬生涯注水中左傳秦
晉匹也晉江左以王謝為胄族晉樂廣以女
妻衛玠議者以為婦
公冰清女壻玉潤

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峽

久居夔府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

十韻

鶴曰詩言舟行所經之地至宜都而止則此詩作於夷陵也

老向巴人裏今辭楚塞隅入舟翻不樂

又得舟則快矣而臨別不可為解纜獨長吁情也五字備見反覆殊不用力

窄轉深啼狖虛隨亂浴鳧石苔凌几杖空翠

撲肌膚疊壁排霜劍奔泉濺水珠杳冥藤上

下濃淡樹榮枯神女峯娟妙昭君宅有無曲

留明怨惜夢盡失歡娛擺闔盤渦沸歎斜激

浪輸風雷纏地脉冰雪曜天衢鹿角真趨險

狼頭如跋胡

公自注鹿角狼頭二灘名

惡灘寧變色高卧

負微軀書史全傾撓裝囊半壓濡生涯臨臬

兀死地脫斯須不有平川决焉知衆壑趨乾

坤霾漲海雨露洗春蕪鷗鳥牽絲颺龍濯

錦紆落霞沉綠綺殘月壞金樞

奇險坡玉塔微瀾本出於

此泥笋苞初荻沙茸出小蒲鴈兒爭水馬燕

子逐檣烏絕島容煙霧環州納曉晡前聞辨

陶牧轉眄拂宜都縣郭南畿好津亭北望孤
勞心依憇息朗詠劃昭蘇意遣樂還笑衰迷
賢與愚飄蕭將素髮汨沒聽洪鑪丘壑曾忘
返文章敢自誣此生遭聖代誰分哭窮途造次
有體卧疾淹為客蒙恩早厠儒廷爭酬造化樸
直乞江湖灑瀕險相迫滄浪深可逾浮名尋
已已嬾計却區區喜近天皇寺先披古畫圖
公自注此寺有晉王右軍書應經帝子渚同
張僧繇畫孔子十哲形像

泣舜蒼梧朝士兼戎服君王按湛盧旄頭初
俶擾鶉首麗泥塗甲卒身雖貴書生道固殊
出塵皆野鶴歷塊匪轅駒伊呂終難降韓彭

不易呼

異代同歎

五雲高太甲

太甲太甲比代宗繆且

無六月曠搏扶回首黎元病爭權將帥誅山

林託疲薶未必免崎嶇

洙曰神女峯昭君宅注見前左傳鄭子家

曰小國之事大國不德則其鹿也急何能擇詩狼跋其胡謝玄暉詩餘霞散成
綺澄江靜如練夢符曰本草水馬生水中善行如馬亦謂之海馬蘇曰王粲登樓賦北彌

陶牧注陶鄉名江陵縣西有陶朱家爾雅釋地郊外謂之牧洙曰宜都峽州也趙曰廷爭酬造化公嘗論房瑄不宜廢夢符曰梁張僧繇嘗於江陵天皇寺栢堂圖廬舍那佛像夜有奇光發自屋壁又於堂內圖孔子十哲像或謂釋門之內寫素王之容雖曰神異無方豈可夷夏同貫僧繇笑曰吾誠偶然安知不利於後聞者莫知其旨及後周滅二教梁為附庸荆楚祠宇莫不毀撤惟天皇寺有宣尼像遂為國庠時人歎其先覺又嘗於此寺畫龍不即點睛道俗請之捨錢數萬落筆之後雷雨晦冥忽失龍不知所見渚宮故事定功曰屈原九歌帝子降兮北渚注帝子堯二女也隨舜不返沒於湘水之渚史記舜南狩行死於蒼梧之野歸葬於江南之九疑洙曰湛盧越王劔名晉天文志昂為旌頭胡星也

書胤征羲和俶擾天紀鶉首秦之分野屬齊州趙曰鶉首麗泥塗謂廣德元年長安陷也洙曰伊呂韓彭謂伊尹呂望韓信彭越也莊子鵬之徙於南溟也博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又爾然瘦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

巫山縣汾州唐使君十八弟宴別兼諸公攜酒樂相送率題小詩留于屋

壁

卧病巴東久今年強作歸故人猶遠謫茲日倍多違接宴身兼杖聽歌淚滿衣諸公不相

棄擁別借光輝鶴曰山谷詩集有戲題巫山縣聞銅臭江陵換袷衣丁寧巫峽雨慎莫暗

春夜峽州田侍御長史津亭留宴得

筵字

北斗三更席西江萬里船杖藜登水榭揮翰
宿春天白髮須多酒明星惜此筵始知雲雨
峽忽盡下牢邊鶴曰峽州有下牢成

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

與君陶唐後盛族多其人聖賢冠史籍枝派
羅源津在今最磊落巧僞莫敢親介立寔吾
弟濟時肯殺身物白諱受玷行高無汗真得
罪永泰末放之五溪濱鸞鳳有鍛翻先儒曾
抱麟雷霆霹長松骨大却生筋一失不足傷
念子孰自珍泊舟楚宮岸戀闕浩酸辛除名
配清江厥土巫峽鄰登陸將首途筆札枉所

申歸朝跼病肺叙舊思重陳春風洪濤壯谷
轉頗彌旬我能汎中流擔突鼉獺嗔長年已

省施慰此貞良臣宋曰左傳范宣子曰昔句

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

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夢弼曰永泰代宗年號

鄭曰水經云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楠溪酉溪

無溪辰溪悉是蠻夷子孫後漢書注云今在

辰州界宋曰顏延年詠嵇中散詩鸞翻有時

鍛鍛所拜切殘也鶴曰施州為清江郡趙曰

郭璞江賦盤渦谷轉

洙曰長年操舟者

汨松滋江亭鶴曰松滋縣

屬江陵府

紗帽隨鷗鳥扁舟繫此亭江湖深更白凡水

必黑惟湖光最白松竹遠還青一柱全應近深處

高唐莫再經恨無復今宵南極外甘作老人

星宋曰一柱觀在江

行次古城店泛江作不揆鄙拙奉呈

江陵幕府諸公

老年常道路遲日復山川白屋花開裏孤城

麥秀邊開闔濟江元自闊下水不勞牽風蝶

勤依槩春鷗懶避船王門高德業公自注時陽城郡王

衛伯玉為江陵節度使幕府盛材賢行色兼多病蒼茫

汎愛前泛泛舟愛向前至江陵息此老病也

荆州當陽縣東南有麥城洙曰史記箕子過故殷墟作麥秀之歌

乘雨入行軍六第宅夢弼曰時杜位為江陵行軍司

馬

曙角凌雲罷春城帶雨長水花分塹弱巢燕

得泥忙令弟雄軍佐公數自稱令弟皆凡材

汚省郎萍漂忍流涕衰颯近中堂

上巳日徐司錄林園宴集

鬢毛垂領白花藥亞枝紅欹倒衰年廢招尋

令節同薄衣臨積水吹面受和風老語別有喜

留攀桂無勞問轉蓬洙曰潘岳秋興賦班鬢以

垂領劉安招隱士云攀援桂枝兮聊淹留

宴胡侍御書堂公自注李尚書之芳鄭秘監審同集歸字

韻

江湖春欲暮牆宇日猶微閭閻書籍滿輕輕

花絮飛翰林名有素墨客興無違今夜文星

動吾儕醉不歸洙曰漢揚雄作長楊賦藉翰

風趙曰翰林以稱

書堂飲既夜復邀李尚書下馬月下

賦絕句

湖上林風相與清殘罇下馬復同傾甚得當日之意

又拚野鶴如雙鬢遮莫鄰雞下五更嚴有翼

黃云遮莫蓋俚語猶言儘教也自唐以來有

之故當時有遮莫你古時五帝何如我今日

三郎之說然詞人亦稍有之者杜詩云久

拚野鶴如雙鬢遮莫鄰雞下五更李太白詩

遮莫枝根長百尺不如當代多還往

遮莫親姻連帝城不如當代自簪纓

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公自注

殿中監崔條。興來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

時節又逢君鶴曰按史岐王範睿宗子然以

王珍也洙曰明皇雜錄云天寶中上命宮中

女子數百人為梨園弟子時有馬仙期李龜

年賀懷智皆洞知律度龜年特承顧遇於東
都大起第宅後流落江南每遇良辰勝景為
人歌數闋座上聞之莫不掩泣罷酒夢弼曰
雲溪友議明皇樂工李龜年奔迫江潭曾於
湖南採訪使筵上唱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
枝贈公多採摘此物最相思又云清風明月
苦相思蕩子從戎十載餘征人去日慙慙
屬歸鴈來時數附書此詞皆王維所作也

南征

春岸桃花水雲帆楓樹林偷生長避地適遠
更霑襟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百年歌自
苦未見有知音此等不忍再讀

地隅

江漢山重阻風雲地一隅年年非故物處處
是窮途喪亂秦公子悲涼楚大夫平生心已

折行路日荒蕪

洙曰謝靈運擬魏公子鄴中詩序王粲家本秦川貴公子

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楚大夫屈原宋玉也

歸夢

道路時通塞江山日寂寥偷生惟一老伐叛
已三朝紀事有情孰不愛雨急青楓暮雲深黑水遙

夢歸歸未得不用楚辭招趙曰楚地多楓此

在鄂杜之間去長安為近

奉送蘇州李二十五長史丈之任

星拆台衡地曾為人所憐公侯終必復經術

竟相傳食德見從事克家何妙年一毛生鳳

穴三尺獻龍泉赤壁浮春暮姑蘇落海邊客

間頭最白惆悵此離筵趙曰晉張華傳少子

遜位華不從後竟被誅今以言李長史之父惜乎無所考洙曰漢成帝時歌謠曰桂樹華

不實黃爵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

左傳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漢韋賢父子明

經位至丞相易訟卦六二食舊德貞厲終吉

或從王事無成蒙九二子克家夢符曰南史

謝鳳子超宗宋文帝見其作殷淑儀誅嗟賞

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洙曰龍泉楚王劍

名趙曰赤壁言李長史所經

之地蘇州稱姑蘇本山名

暮春江陵送馬大卿公恩命追赴闕

下

自古求忠孝名家信有之吾賢富才術此道

未磷緇玉府標孤映霜蹄去不疑激揚音韻

徹籍甚衆多推潘陸應同調孫吳亦異時北
宸徵事業南紀赴恩私卿月昇金掌王春度
玉璫薰風行應律湛露即歌詩天意高難問
人情老易悲樽前江漢闊後會且深期洙曰後漢
韋彪議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孫季昭示
兒編云村詩中多有反經史字音論語磨而
不磷力刃切公暮春送馬太卿曰此道未磷
繼別崔湜曰但取不磷繼皆作平聲趙曰潘
陸謂潘岳陸機洙曰孫吳謂孫武吳起書卿
士惟月趙曰金掌謂承露仙人掌此譬其近
於顯要也王春度玉璫言其以春時請
天子之丹墀也詩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暮春陪李尚書李中丞過鄭監湖亭

泛舟得過字

鶴曰湖亭在峽州

海內文章伯湖邊意緒多玉樽移晚興桂楫
帶酣歌春日繁魚鳥江天足芰荷鄭莊賓客
地衰白遠來過

蠶穀行

天下郡國向萬城無有一城無甲兵焉得鑄
甲作農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盡耕田蠶亦

成不勞烈士淚滂沱男穀女絲行復歌

三絕句

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羣盜相

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師曰步將吳璘

卞以反杜鴻漸討平之又部卒翟封殺開州

刺史蕭崇之以叛楊子琳討平之鶴曰唐志

渝州屬劔南開州屬山南杜鴻漸平吳璘楊

子琳平翟封在大曆元年與三年學林新編

云子美杜鵑詩前四句或者謂是題下注此

論殊非子美又有絕句云前年渝州殺刺史

今年開州殺刺史正與杜鵑詩相類自是一格也

二十一家同入蜀唯殘一人出駱谷自說二

女齧臂時迴頭却向秦雲哭希曰唐志鳳翔

谷關西南界入洋州路

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略與羗渾同聞道殺

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師曰時天子命

策軍彈壓蜀中之亂羗渾謂吐谷渾本西羗之種也

和江陵宋大少府暮春雨後同諸公

及舍弟宴書齋

渥洼汗血種天上麒麟兒才士得神秀書齋

聞爾為聞字不可解棣華晴雨好綵服暮春

宜朋酒日歡會老夫今始知誠齋謂此譏諸公會不見招雖

至猥淺得義外意。洙曰渥洼汗血馬見漢書禮樂志南史徐陵年數歲家人携以候沙

門釋寶誌誌摩其項曰天上石麒麟也詩朋酒注兩樽曰朋

宇文晁尚書之甥崔彧司業之孫尚

書之子重泛鄭監前湖

郊扉俗遠長幽寂野水春來更接連錦席淹

留還出浦葛巾欹側未迴船樽當霞綺輕初

散棹拂荷珠碎却圓不但習池歸酪酏君看

鄭谷去黃緣洙曰謝玄暉詩餘霞散成綺晉山簡遊習池鄭子真耕於谷口

並註見前

惜別行送向卿進奉端午御衣之上

都天曆三年夏江陵府作

肅宗昔在靈武城指揮猛將收咸京向公泣

血洒行殿佐佑卿相乾坤平逆胡冥冥隨煙

燼卿家兄弟功名震麒麟閣畫鴻鴈行紫極
出入黃金印尚書勲業超千古雄鎮荊州繼
吾祖裁縫雲霧成御衣拜跪題封賀端午向
卿將命寸心赤青山落日江湖白卿到朝廷
說老翁漂零已是滄浪客趙曰向卿其名無所考鶴曰尚書謂
衛伯玉也時為荊南節度江陵尹趙曰公之遠祖杜預在晉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
軍

夏日楊長寧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

京探韻得深字

鶴曰唐志長寧縣屬鎮北大都護府

醉酒揚雄宅升堂子賤琴不堪垂老鬢還對
欲分襟天地西江遠星辰北斗深烏臺俯麟
閣長夏白頭吟洙曰揚雄有宅一區家素貧嗜酒交子賤治單父彈琴不

下堂而單父治御史府名烏臺注見前希曰唐改秘書省為麟閣

夏夜李尚書筵送宇文石首赴縣聯

句

夢弼曰李尚書名之芳字文名或尚書之甥也石首縣屬江陵

愛客尚書重之官宅相賢甫酒香傾坐側帆

影駐江邊

之芳

翟表郎官瑞鳧看令宰仙

或

雨稀雲葉斷夜久燭花偏

甫

數語歌紗帽高

文擲綵牋

之芳

興饒行處樂離惜醉中眠

或

單父長多暇河陽實少年

甫

客居逢自出為

別幾凄然

之芳

○洙曰晉魏舒少孤為外家

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盛氏甥小而慧意謂

應之舒口當為外氏成此宅相書羽賦夏翟

注翟雉名漢蕭望之為郎有雉數十常隨車

翔集王喬鳧舄宓子賤治單父潘岳為河陽

令並見前注左傳晉

侯曰康公我之自出

多病執執奉懷李尚書

之芳

衰年正苦病侵陵首夏何須氣鬱蒸大水淼

茫炎海接竒峯肆兀火雲升恩霑道暍黃梅

雨敢望宮恩玉井冰不是尚書期不顧山陰

野雪興難乘

山陰野雪反語○鄭曰暍音謂

曰漢陳遵每飲賓客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

中雖有急終不得去時北部刺史奏事過遵

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時突入見遵

後閣出應休連與公琰書仲孺不辭同產之

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

晉王子猷居山陰

雪

老

夜懷戴安道便乘舟詣之造門不前而返
日乘輿而來輿盡而返何必見安道邪

水宿遣興奉呈羣公

魯鈍仍多病逢迎遠復迷耳聾須畫字髮短
不勝篔簹澤國雖勤雨炎天竟淺泥小紅還積
浪弱纜且長堤歸路非關北行舟却向西暮
年漂泊恨今夕亂離啼童稚頻書札盤飧詎
糝藜我行何到此物理直難齊高枕翻星月
嚴城疊鼓鞞風號聞虎豹水宿伴鳧鷖異縣

驚虛往同人惜解攜蹉跎長汎鷁展轉屢聞
雞嶷嶷瑚璉器陰陰桃李蹊餘波期救涸費
日苦輕齋杖策門闌邃肩輿羽翮低自傷甘
賤役誰愍疆幽棲巨海能無釣浮雲亦有梯
勳庸思樹立語默可端倪贈粟困應指登橋
柱必題丹心老未折時訪武陵溪

鶴曰澤國字出周禮

勤雨字雖出穀梁傳言不雨者勤雨也而此乃勤數之義洙曰家語孔子藜羹不糝李廣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吳周瑜求資糧於魯肅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困與

周瑜成都城北有昇遷橋司馬相如初西去題其柱曰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

江陵望幸

雄都元壯麗望幸歛威神地利西通蜀天文

北照秦風煙含越鳥舟楫控吳人且悲且喜倉卒有氣

未枉周王駕終期漢武巡甲兵分聖旨居守

付宗臣早發雲臺仗恩波起涸鱗鶴曰按史

以江陵府為南都又按廣德元年吐蕃入寇代宗幸陝以衛伯玉有幹畧可當方面任大

事乃拜荆南節度使意是時代宗有意幸江陵故公有此作王內翰注云時代大駕在蜀然

明皇幸蜀時未以江陵為都也陝曰周穆王肆意遠遊駕八駿之乘漢武帝南巡至于盛唐注盛唐南郡也景帝時七國反以誅鼂錯為名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蕭何漢之宗臣鶴曰宗臣指郭子儀為京城留守子儀旋復京師帝以子儀為京城留守

號國夫人

號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却嫌脂

粉浣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夢弼曰唐書楊貴妃有姊三人

長封號國並承恩出入宮掖

遣悶

地闊平沙岸舟虛小洞房使塵來驛道城日
避烏檣暑雨留蒸濕江風借夕涼行雲星隱
見疊浪月光芒螢鑿緣帷徹蛛絲鬢長閑
不厭哀箏猶凭几鳴笛竟霑裳倚著如秦贅過
逢類楚狂氣衝看劍匣穎脫撫錐囊妖孽關
東臭兵戈隴右瘡時清疑武畧世亂踣文場
餘力浮于海端憂問彼蒼百年從萬事故國
耿難忘趙曰泊船近城日為城所障故云城

螢光可以照物也鄭曰晉音吠掛也洙曰賈
誼傳秦人家貧子壯則出贅論語楚狂接輿
晉張華見劍氣衝牛斗史記平原君曰士之
處世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毛遂曰使
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
其末而已謝莊月賦端憂多暇

江陵節度使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

嚴侍御判官賦七字句同作鶴曰節

伯玉也

樓上炎天冰雪生高飛燕雀賀新成碧窓宿
霧濛濛濕朱栱浮雲細細輕杖鉞褰帷瞻具

美投壺散秩有餘清自公多暇延參佐江漢

風流萬古情脩可曰晉羊球登西樓賦云盡棟浮細細之輕雲朱棋濕濛濛

之飛雨王逸少見之愛羨竟日洙曰漢宗資

為中郎將杖鉞將兵督州郡賈琮為冀州刺

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

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

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

百城聞風震悚奈遵為將軍對酒設樂必雅

壺歌投

又作此奉御王

西北樓成雄楚都遠開山岳散江湖二儀清

濁還高下三伏炎蒸定有無出語如此江風山月何足陳哉

推轂幾年惟鎮靜曳裾終日盛文儒白頭授

簡焉能賦愧似相如為大夫洙曰漢馮唐傳古者命將跪而

推轂曰闌以內寡人制之闌以外將軍制之

鄒陽傳公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謝惠連雪

賦梁王遊於兔園授簡於司馬大夫曰為寡

人賦之漢藝文志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

江邊星月二首

驟雨清秋夜金波耿玉繩天河元自白江浦

向來澄映物連珠斷緣空一鏡升餘光憶更

漏況乃露華凝

洙曰謝玄暉詩金波麗鳩鵲玉繩低建章趙曰金波謂月

玉繩謂星也洙曰漢志五星如連珠

江月辭風纜江星別霧船雞鳴還曙色鷺浴

自晴川歷歷竟誰種悠悠何處圓客愁殊未

已他夕始相鮮

種謂星注引白榆繆但賦雜他語如何見是星月子美詩

每有此○洙曰古詩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

舟月對驛近寺

更深不假燭月朗自明船金刹青楓外朱樓

白水邊城烏啼眇眇野鷺宿娟娟皓首江湖
客鈎簾獨未眠

舟中

風餐江柳下雨卧驛樓邊結纜排魚網連檣
並米船今朝雲細薄昨夜月清圓飄泊南庭

老祗應學水仙

趙曰鮑照詩風餐委松栢雲卧恣天行南庭老公自謂也

南庭者猶北地謂之北庭耳鄭曰結字音係出漢書張釋之跪為王生結鞅注結讀曰係

秋日荆南述懷三十韻

昔承推獎分媿匪挺生材遲暮宮臣忝艱危
袞職陪揚鑣隨日馭折檻出雲臺罪戾寬猶
活干戈塞未開星霜玄鳥變身世白駒催伏
枕因超忽扁舟任往來九鑕巴嚙火三蟄楚
祠雷望帝傳應實昭王問不迴蛟螭深作橫
豺虎亂雄猜素業行已矣浮名安在哉琴鳥
曲怨憤庭鶴舞摧頽秋水漫湘竹陰風過嶺
梅苦搖求食尾常曝報恩腮結舌防讒柄探

腸有禍胎

意甚苦

蒼茫步兵哭展轉仲宣哀飢

籍家家米

公自注籍入聲

愁徵處處盃休爲貧士歎

任受衆人哈得喪初難識榮枯劃易該差池
分組冕合沓起蒿萊不必伊周地皆登屈宋
才漢庭和異域晉史坼中台霸業尋常體宗
臣忌諱災霸業尋常體謂出孫于羣公紛戮
力聖慮宵徘徊數見銘鍾鼎真宜法斗魁願
聞鋒鏑鑄莫使棟梁摧盤石圭多剪凶門轂

少推垂旒資穆穆祝網但恢恢赤雀翻然至
黃龍不假媒賢非夢傳野隱類鑿顏坏自古

江湖客冥心若死灰矯然而止。師曰唐六

置取詩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義以名

見後折檻行注明帝圖畫功臣於南宮雲臺

趙曰廣雅玄鳥燕也洙曰漢魏豹傳人生一

世如白駒之過隙語鑽燧改火漢藥巴嘗喫

酒以救蜀火趙曰月令仲秋之月雷乃收聲

公以八月在夔在江陵是見雷之三月蟄矣楚

祠楚人祠祭也希曰公自入蜀至下峽之年

恰是九春其中在夔三年耳洙曰成都記望

帝死其魂化為杜鵑左傳齊桓公以諸侯之

師伐楚責以爾貢包茅不入及昭王南征而

不復楚子使屈完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

也昭王南征而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按昭王

南征至漢以膠舟故溺死趙曰琴奏烏夜啼

之曲而庭鶴為之舞也洙曰司馬子長報任

少卿書猛虎在檻穿之中搖尾而求食秦記

龍門魚登者化為龍不登者點額曝腮而返

漢書結諫臣之舌又禍生有胎晉阮籍為步

兵校尉痛哭途窮漢末王粲字仲宣以避難

流離作七哀詩漢高帝與匈奴結和親之約

晉張華傳中台星坼未幾華被害鄭曰宵伊

鳥切洙曰漢紀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

謂盤石之宗也史記成王與弟叔虞戲削桐

葉為圭曰以此封君夢弼曰淮南子君命將

臣辭而行乃瓜鬻設明衣鑿凶門而出洙曰

馮唐傳古者命將號而推轂曰闌以外將軍

制之史記成湯見野張網乃令去其三面祝
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老子天
網恢恢春秋演孔圖曰鳥化為書孔子奉以
告天赤雀集書上化為黃玉趙曰遁甲曰赤
雀不見則國無賢注赤雀主銜書陽精也瑞
應圖曰黃龍四龍之長也王者不漉池而漁
則應和氣而遊於池沼此皆言祥瑞也夢弼
曰淮南子魯君欲相顏闔使人以幣先焉顏
闔鑿坏而遁揚雄解嘲云士或鑿坏以遁

江漢

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片雲天共遠永夜
月同孤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古來存老

馬不必取長途

古今詩話云楊大年不喜杜
詩強大年大年不服因曰公試為我續江漢
思歸客一句大年亦為屬對鄉人曰乾坤一
腐儒大年似少屈趙曰韓非子管仲隰朋從
相公伐孤竹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
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
得道焉公之意蓋以自喻也

遠遊

江闊浮高棟雲長出斷山塵沙連越嶠風雨
暗荆蠻鴈矯銜蘆內猿啼失木間弊裘蘇季
子歷國未知還夢符曰唐志越嶠劍南道也
洙曰國策蘇秦字季子說秦

王不行黑
貂之裘弊

折檻行

鶴曰此詩似為崔旰作也大曆初杜鴻漸入蜀表旰為節

度使是年四月旰入朝五月加檢校

左散騎常侍未幾又加檢校工部尚

書公蓋深惜當時朝廷無一人敢言

者夢弼曰漢成帝時朱雲上書乞斬

張禹上怒令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

以旌直臣故後世殿

檻皆曲以雲故也

嗚呼房魏不復見秦王學士時難美青襟胄
子困泥塗白馬將軍若雷電千載少似朱雲

人至今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

先皇容直臣

宗為秦王開文學館有十八學

士鶴曰青襟胄子謂國子生也書命夔典樂

教胄子定功曰魏龐德常乘白馬與關羽戰

射羽中額羽軍謂之白馬將軍脩可曰左太

冲魏都賦階階嶙峋注高也容齋二筆云杜

詩折檻行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

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此篇

專為諫爭而設謂婁師德宋璟也人多疑婁

上集卷八

三

吳

不可曉

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辭滿告別

奉薛尚書頌德叙懷斐然之作三十

韻鶴曰石首江陵屬邑也薛尚書景仙也按史永泰大曆間吐蕃再遣

使者來聘以戶部尚書薛景仙往報

南往為客久西候別君初歲滿歸鳧舄秋來

把鴈書荆門留美化姜被就離居聞道和親

入垂名報國餘連枝不日並八座幾時除往

者胡星孛恭惟漢網踈風塵相湏洞天

丘墟殿瓦鴛鴦圻宮簾翡翠虛鉤陳摧徼道

槍纍失儲胥文物陪巡狩親賢病拮据公時

呵貔貙首唱却鯨魚勢愜宗蕭相材非一范

睢公自注秦拜范睢為客卿卒聽其謀使五大夫縮伐魏拔懷其相秦也東伐韓少曲

高平拔之又以其謀縱反間於趙趙以馬服子代廉頗大破趙於長平皆范睢之謀故以

比諸屍填太行道血走浚儀渠淦口師仍會

函關憤已攄紫微臨大角皇極正乘輿乘輿平聲

如諒闇唐賞從頻峨冕殊恩再直廬公自注

人多此類金吾新授羽林前後二將軍豈惟高衛霍曾是接應徐降

集翻翔鳳追攀絕衆狙侍臣雙宋玉戰策兩

穰苴鑿澈勞懸鏡荒蕪已荷鋤嚮來披述作

公自注石首處見公新文一卷重此憶吹噓白髮甘凋喪青

雲亦卷舒經綸功不朽跋涉體何如公自注

使和吐蕃應訝耽湖橘常餐占野蔬十年嬰

藥餌萬里狎樵漁揚子淹投閣鄒生惜曳裾

但驚飛熠燿不記改蟾蜍煙雨封巫峽江淮

略孟諸歷落語然湯池雖險固遼海尚填淤

努力輸肝膽休煩獨起予趙曰西候秋日也

書謂明府得薛尚書音問也洙曰漢姜肱兄

弟三人友愛嘗同被而寢唐以六尚書左右

僕射合為八座趙曰胡星指言祿山也洙曰

鄴都銅雀臺皆鴛鴦瓦西京雜記有翡翠簾

趙曰魏文帝夢殿屋兩瓦墜地化為鴛鴦洙

曰班孟堅西都賦周以勾陳之位又微道綺

為京觀夢弼曰漢書蕭何為一代之宗臣此
以比郭令公洙曰太行山在河北浚儀渠汴
河也夢弼曰滏扶甫切光黃之間木名言尚
書公督諸郡節度兵會於滏口也洙曰晉天
文志大角星名天王座也左傳晉侯賞從亡
者夢弼曰以漢衛青霍去病此其武功以魏
應德璉徐公幹比其文學也趙曰翔鳳喻其
兄弟也洙曰衆狙出莊子史記穰苴有司馬
兵法誠齋詩話云有用文語為詩句者尤工
杜云侍臣雙宋王戰策兩穰苴蓋用如六五
帝四三王洙曰湖橘潭州有橘洲也投閣曳
裾注見前熠燿螢火也蟾蜍謂月也夢弼曰
爾雅十數宋有孟諸注今在梁國此乃公追
言梁宋之舊遊也趙曰遼海指幽燕漢志注
填淤壅
泥也

哭李尚書

之芳鶴曰尚書唐宗室也安祿山奏為范陽司馬祿

山反自投歸京師廣德初使吐蕃被
留二年乃得歸拜禮部尚書改太子
賓客
薨

漳濱與蒿里逝水竟同年欲挂留徐劔猶迴

憶戴船

極是傷痛

相知成白首此別間黃泉風雨

嗟何及江湖涕泫然

容易沉著

修文將管輅奉使

失張騫史閣行人在詩家秀句傳客亭鞍馬

絕旅櫬網蟲懸復塊昭丘遠歸魂素漣偏樵

蘇封葬地喉舌罷朝天秋色凋春草王孫若

箇邊洙曰劉公幹詩余嬰沉痾疾竄身清漳

漢書注蒿里死人里也洙曰吳季札聘魯過

徐徐君好季札劍口不敢言札心知之為使

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札乃解其劍繫

之冢樹而去世言顏回卜商為地地下修文郎

趙曰管輅見魏志方技傳夢彌曰奉使失張

騫謂李之芳廣德間嘗使吐蕃按公秋且夔

府詠懷百韻末云途中非阮籍查上似張騫

亦為李之芳而言也洙曰周禮秋官有大行

人小行人禮記骨肉歸復于土王粲登樓賦

西接昭丘注楚昭王墓也趙曰滄水名在長

安潘安仁西征賦地有玄灞素滄洙曰後漢

李固應詔對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

重題

涕灑不能收哭君餘白頭兒童相顧盡宇宙

此生浮悵然何江雨銘旌濕湖風井逕秋還

瞻魏太子賓客減應劉公自注公歷禮部尚

洙曰蕪城賦歌曰邊風起兮城土寒井逕戚

兮丘隴殘趙曰魏文帝為太子時應瑒劉楨

並見友善洙曰文帝與吳質書昔年疾疫親

獨坐

斗斗為天喉舌尚書為陛下之喉舌也劉

安招隱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故罹其灾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耶

悲秋回白首倚杖背孤城江歛洲渚出天虛
風物清滄溟服衰謝朱紱負平生仰羨黃昏
鳥投林羽翮輕洙曰一本一作滄溟恨衰謝趙

朱紱

哭李常侍嶧二首

一代風流盡修文地下深斯人不重見將老
失知音自是短日行梅嶺寒山落桂林長安
若箇畔猶想映貂金猶有餘韻趙曰短日

李常侍之襯自廣南來也梅嶺今南安軍桂
林今靜江府鶴曰唐志左右散騎常侍隸門
下中書省皆
金蟬珥貂

青瑣陪雙入銅梁阻一辭風塵逢我地江漢

哭君時可痛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詩假發揮

王子表不愧史臣詞洙曰青瑣謂省中門也

前漢書有王子侯表李
常侍乃宗室之子也

宴王使君宅題二首

漢主追韓信蒼生起謝安吾徒自飄泊世事

各艱難逆旅招邀近他鄉意緒寬不才甘朽

質高卧豈泥蟠洙曰漢高帝入關諸將道亡者數十人蕭何聞韓信亡自

追之晉謝安桓温請為司馬將發高崧戲之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

石不出將如蒼生何楊子龍蟠于泥

况愛容霜鬢留歡卜夜闌自吟詩送老相勸

酒開顏戎馬今何地鄉園獨在山江湖墮清

月酪酊任扶還

久客

羈旅知交態淹留見俗情衰顏聊自哂小吏

最相輕去國哀王粲傷時哭賈生狐狸何足

道豺虎正縱橫洙曰漢書翟公書其門曰一

擾亂王粲去而依劉表於荊州賈誼文帝時上政事疏云可為哭痛者一張網傳豺狼當

路安問

狐狸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八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九

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

鶴曰

時公自江陵移居公安公安在江陵之南故云南浦也時鄭審為江陵少尹心大曆三年秋公安縣作

更欲投何處飄然去此都形骸元土木舟楫

復江湖社稷纏妖氣干戈送老儒

此送字氣味別如送

葬之送甚可傷也

百年同棄物萬國盡窮途雨洗平

沙淨天銜闊岸紆鳴蜩隨汎梗別燕赴秋菰

棲託難高卧飢寒迫向隅寂寥相响沫浩蕩
報恩珠溟漲鯨波動衡陽鴈影徂南征問懸
榻東逝想乘桴濫竊商歌聽時憂卞泣誅經
過憶鄭驛斟酌旅情孤與處於陸相响以濕
相濡以沫潘岳關中記漢武帝遊昆明池見
魚銜鈎取其鈎放之其後魚銜珠以報北山
移文竊吹草堂濫巾北岳淮南子竊戚欲干
齊桓公無以自達於是擊牛角而疾商歌桓
公聞之命後車載歸韓非子楚人和氏得玉
璞以獻厲王王使人相之石也王以為詐別
其左足及武王即位乃抱其璞哭於楚山之下
其右足文王即位乃抱其璞哭於楚山之下

漢書鄭莊置驛
馬請謝賓客

移居公安山館

魯曰公安縣屬江陵

為左將軍荆州牧鎮沔口時
人號備為左公因名曰公安

南國晝多霧北風天正寒路危行木杪身遠
宿雲端山鬼吹燈滅厨人語夜闌雞鳴問前
館世亂敢求安

官亭夕坐戲簡顏十少府

鶴曰顏乃
公安尉也

南國調寒杵西江浸日車客愁連蟋蟀亭古

帶蒹葭不返青絲鞚虛燒夜燭花老翁須地

主細細酌流霞趙曰度信夜聽搗衣詩調聲不用吟

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顧八題壁

鶴曰即顧八分文學

神僊中人不_易得柱 句顏氏之子才孤標天

馬長鳴待駕馭秋鷹整翮當雲霄君不見東

吳顧文學公自注顧君不見西漢杜陵老詩

家筆勢君不嫌詞翰升堂為君掃是日霜風

凍七澤烏蠻落照銜赤壁酒酣耳熱忘頭白

感君意氣無所惜一為歌行歌主客鶴曰神

正以顏為尉而言也漢梅福尉南昌後得仙今稱仙尉本此洙曰杜陵漢宣帝陵在長安

即公之鄉也子虛賦楚有七澤夢弼曰蜀嵩州嵩山地接諸蠻部有烏蠻白蠻赤壁在鄂

州趙曰主則顏少府客則公與顧也

移居公安敬贈衛太尉鈞

衛侯不易得余病汝知之故有雅量涵高遠

清襟照等夷平生感意氣少小愛文辭河海

由來合風雲若有期形容勞宇宙質朴謝軒
墀自古幽人泣流年壯士悲水煙通徑草秋
露接園葵入邑豺狼鬪傷弓鳥雀饑白頭供
宴語烏几伴棲遲交態遭輕薄今朝豁所思

趙曰質朴謝軒墀言不復仕於朝也

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

逍遙公後世多賢送爾維舟惜此筵念我能
書數字至將詩不必萬人傳時危兵甲黃塵

裏日短江湖白髮前古往今來皆涕淚斷腸

分手各風煙語各矜重。田曰北史韋夔養

唐宰相世系表韋氏九房以夔之後為逍遙公房嗣立之後為小逍遙公房洙曰能書一作常能鶴曰按史是年秋吐蕃入寇京師戒嚴

贈虞十五司馬

遠師虞秘監公自注世南今喜識玄孫形象丹青

逼家聲器宇存淒涼憐筆勢浩蕩問辭源爽

氣金天豁清談玉露繁佇鳴南嶽鳳欲化北

溟鯤交態知浮俗儒流不異門過逢連客位
日夜倒芳樽沙岸風吹葉雲江月上軒百年
嗟已半四座敢辭喧書籍終相與青山隔故
園洙曰董仲舒有玉杯繁露劉公幹詩鳳凰
集南嶽徘徊孤竹根莊子北溟有魚其名
為鯤化而為鳥其名為鵬沈休文詩客位紫
苔生夢弼曰魏志蔡邕竒王粲聞其至門倒
屣迎之一座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
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盡當與之

公安縣懷古

野曠呂蒙營江深劉備城寒天催日短風浪

與雲平

語有氣格過
公安時景耳

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

名維舟倚前浦長嘯一含情

鄭曰吳孫權封
呂蒙為孱陵侯

即公安在漢為孱陵縣魯曰先主為荊州牧
治公安趙曰灑落君臣契謂先主與孔明也

呀鵲行

病鶻孤飛俗眼醜每夜江邊宿衰柳清秋落

日已側身過鴈歸鷗錯迴首緊腦雄姿迷所

向踈翮稀毛不可壯彊神迷復阜鵬前俊才

早在蒼鷹上風濤颯颯寒山陰熊羆欲蟄龍

蛇深念爾此時有一擲失聲濺血非其心

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余下

沔鄂夢弼曰晉肅即李賀之父鶴曰公以是年冬發公安至岳陽

正解柴桑纜仍看蜀道行檣烏相背發塞鴈

一行鳴南紀連銅柱西江接錦城憑將百錢

卜飄泊問君平可念。涑曰柴桑里在江州銅柱在交趾漢馬援所立錦

城成都府也趙曰漢嚴君平賣卜於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

北風

北風破南極朱鳳日威垂洞庭秋欲雪鴻鴈

將安歸十年殺氣盛六合人煙稀吾慕漢初

老時清猶茹芝甚自重。趙曰漢初老謂四皓也

憶昔行

憶昔北尋小有洞洪河怒濤過輕舸辛勤不

見華蓋君良岑青輝慘么麼千崖無人萬壑

靜三步回頭五步坐秋山眼冷魂未歸仙賞

心違淚交墮亦悲歎弟子誰依白茅室盧老

獨啓青銅鎖巾拂香餘搗藥塵階除灰死燒

丹火玄圃滄洲莽空闊金節羽衣飄婀娜落

日初霞閃餘映倏忽東西無不可恍惚松風

澗水聲合時青兕黃熊啼向我岑寂語。四

容之徒然咨嗟撫遺跡至今夢想仍猶左祕

訣隱文須內教教平晚歲何功使願果更討

衡陽董鍊師南遊早鼓瀟湘柂此憶昔與昔

○補曰公昔遊詩云昔謁華蓋君綠袍崑玉

脚人棺已上天白日亦寂寞暮升長岑頂巾

几猶未却詳考二詩之意蓋公遊王屋本欲

謁華蓋君適值君已化鶴曰董鍊師即昔遊

詩所謂董先生者方公遊王屋山時董在東

蒙今在衡嶽范元實詩眼云昔常問山谷耕

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山谷云不

如千崖無人萬壑靜三步回頭五步坐蓋七

言詩四字三字作兩節也此句法出黃庭經

自上句有黃庭下關元以下多此體張子平四

愁詩句句如此雄健穩愜至五言詩亦有三

定留人肯別耶定留人耶

山谷尤愛其深遠閑雅

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

中郎石經後八分蓋憔悴顧侯運鑪錘筆力
破餘地昔在開元中韓蔡同龔龔玄宗妙其
書是以數子至御札早流傳揄揚非造次

注明皇師韓擇木嘗於
彩牋上八分書賜張說

三人並入直恩澤各

不二顧於韓蔡內辨眼工小字分日示諸王
鉤深法更秘文學與我遊蕭疎外聲利追隨
二十載浩蕩長安醉高歌卿相宅文翰飛省
寺視我揚馬間白首不相棄驂駟入窮巷必

脫黃金轡一論朋友難遲暮敢失墜古來事
反覆相見橫涕泗嚮者玉珂人誰是青雲器
才盡傷形體病渴汚官位故舊獨依然危時
話顛躓我甘多病老子負憂世志胡爲困衣
食顏色少稱遂遠作苦辛行順從衆多意舟
楫無根蒂蛟鼉好爲祟况兼水賊繁特戒風
颯駛崩騰戎馬險往往殺長吏子干東諸侯
勤勉防縱恣邦以民爲本魚飢費香餌請哀

瘡痍深告訴皇華使使臣精所擇進德知歷
試惻隱誅求情固應賢愚異烈士惡苟得俊
傑思自致贈子猛虎行出郊載酸鼻卒不知
○洙曰後漢蔡邕為中郎將熹平中表求正
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書冊於碑使工
鐫刻立於太學門外西京記正觀中得邕石
經數板皆八分書韓蔡韓擇木蔡有鄰善八
分開元時人東觀餘論云顧侯運鑪錘筆力
破餘地昔在開元中韓蔡同鼎鼐此詩蓋謂
顧誠奢也觀其遺蹟乃知子美弗虛稱之耳
碑首倒鑿亦自奇古不獨八分可賞云脩可
曰韻書鼐鼐壯士作力貌師曰書苑明皇工
八分章草豐茂奇特張說為麗正殿學士獻

詩明皇於彩牋上八分書讚曰德重和鼎功
逾濟川詞林秀發翰苑光鮮所謂御札流傳
者此也洙曰顧於韓蔡內辨眼工小字謂八
分外尤能小字也師曰辨眼謂於字中號明
眼者玉珂車馬之飾也顏延年五君詠仲容
青雲器洙曰才盡字如江淹人謂才盡汚字
如漢書李尋云久汚玉堂之署此乃公自叙
也鶴曰崩騰戎馬險往往殺長吏按史吐蕃
寇邠靈州又商州兵馬險使劉洽殺殷仲卿幽
州兵馬使朱希彩殺節度使李懷仙皆是年
也東諸侯者自長安言之洪吉在東也又言
皇華使蓋洪在唐乃西道採訪使所治洙曰
樂府陸士衡猛虎行渴不飲盜泉水熱
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

留別公安太易沙門

隱居欲就廬山遠麗藻初逢休上人數問舟
航留製作長開篋笥擬心神沙村白雪仍含
凍江縣紅梅已放春先踏鑪峯置蘭若徐飛
錫杖出風塵

洙曰晉惠遠師居廬山僧惠
休姓湯能詩廬山有香爐峯

曉發公安數月憩息此縣

北城擊柝復欲罷東方明星亦不遲鄰雞野
哭如昨日物色生態能幾時舟楫眇然自此
去江湖遠適無前期出門轉眄已陳迹藥餌

扶吾隨所之

歲晏行

歲云暮矣多北風瀟湘洞庭白雲中漁父天
寒網罟凍莫徭射鴈鳴桑弓去年米貴闕軍
食今年米賤大傷農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
杼柚茅茨空楚人重魚不重鳥汝休枉殺南
飛鴻况聞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庸往
日用錢捉私鑄今許鉛錫和青銅刻泥爲之

最易得好惡不合長相蒙萬國城頭吹畫角

此曲哀怨何時終首尾痛徹。子美晚年詩多雜亂無復語次如此歌

本說射鴈隔數句後方出汝字應前未了復說時事因及私鑄未了終以畫角老人語態

不可拘以常格得以此失以此山谷專主此等流弊至不可讀亦不得以此為戒也。○定

功曰隋地理志長沙郡雜有夷蛋名曰莫徭自言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為名。○宋曰

唐制授人以口分世業田凡授田者丁歲納粟稻謂之租用人之力不過二十日不役者

日為絹三尺為之庸又唐制盜鑄者死沒其家屬至天寶間盜鑄益甚雜以鐵錫無復錢

形號公鑄者為官爐錢夢彌曰刻泥謂刻泥作模也

發劉郎浦鮑曰十道志劉郎浦在荆州先主納吳女處也呂溫

詩云吳蜀成婚此水濤珍珠步障幄黃金誰將一女輕天下欲換劉郎鼎

時心

挂帆早發劉郎浦疾風颯颯昏亭午舟中無

日不沙塵岸上空村盡豺虎十日北風風未

迴客行歲晚尤相催白頭厭伴漁人宿黃帽

青鞋歸去來沈曰黃帽乃籜冠青鞋乃芒鞋也

別董頴

窮冬急風水逆浪開帆難士子甘旨闕不知
道里寒有求彼樂土南適小長安別我舟楫
去覺君衣裳單素聞趙公節兼盡賓主歡已
結門閭望無令霜雪殘老夫纜亦解脫粟朝
未餐飄蕩兵甲際幾時懷抱寬漢陽頗寧靜
峴首試考槃當念着白帽采薇青雲端夢弼曰孝
子薦其甘旨此謂董頰有母也趙曰小長安
鄧州也見光武紀注趙公必鄧州守也門廬
望用戰國策齊王孫賈之母謂賈曰汝朝出
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

倚間而望夢符曰漢書公孫弘食一肉脫粟飯鶴曰漢陽峴首乃適鄧之所經行也

幽人

孤雲亦羣遊神物有所歸麟鳳在赤霄何當
一來儀往與惠詢輩中年滄洲期天高無消
息棄我忽若遺內懼非道流幽人見瑕疵洪
濤隱語笑鼓枻蓬萊池崔嵬扶桑日照耀珊
瑚枝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嚙漱元和津
所思煙霞微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五湖

復浩蕩歲暮有餘悲

南史寶誌見徐陵曰天

上石麒麟也則麟亦可言在赤霄矣歐公曰

惠詢輩謂惠遠許詢也夢弼曰見一作在孝

其籙注云服元和謂咽津液師曰按唐史拾

遺惠昭荀珣與甫友善常以

詩倡酬故子美此詩思之也

泊岳陽城下

鶴曰岳州也居天岳山陽故曰岳陽

江國踰千里山城僅百層岸風翻夕浪舟雪

灑寒燈留滯才難盡艱危氣益增

實歷圖南

未可料變化有鯤鵬

洙曰太史公留滯周南趙曰史記懦夫增氣洙

曰鵬鵬之圖南見莊子

纜船苦風戲題四韻奉簡鄭十三判

官

東岸朔風疾天寒鶴鵠呼漲沙霾草樹舞雪

渡江湖吹帽時時落維舟日日孤因聲置驛

外為覓酒家壚

趙曰漢書鄭莊置驛請謝實客此簡鄭判官故云然洙曰

漢書文君當爐注賣酒之處累

土為爐以居酒瓮形如銀爐

登岳陽樓

上集卷之七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

日夜浮氣壓百代為五言雄渾之絕下親朋

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

流趙曰戰國策吳起對魏武侯曰昔者三苗

錄云過岳陽樓觀子美詩不過四十字耳氣

象閑放涵蓄深遠殆與洞庭爭雄所謂富哉

言乎太白退之輩率為大

篇極其筆力終不逮也

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廣

賢豪贊經綸功成空名垂子孫不振耀歷代

皆有之鄭公四葉孫長大常苦飢眾中見毛

骨猶是麒麟兒磊落貞觀事致君樸直詞家

聲蓋六合行色何其微遇我蒼梧陰忽驚會

面稀議論有餘地公侯來未遲虛思黃金貴

自笑青雲期長卿久病渴武帝元同時季子

黑貂弊得無妻嫂欺尚為諸侯客獨屈州縣

卑南遊炎海甸浩蕩從此辭窮途仗神道世

亂輕上宜解帆歲云暮可與春風歸出入朱

門家華屋刻蛟螭玉食亞王者樂張游子悲
侍婢豔傾城綃綺輕霧霏掌中琥珀鍾行酒
雙逶迤新歡繼明燭梁棟星辰飛兩情顧眄
含珠碧贈於斯上貴見肝膽下貴不相疑心
事披寫間氣酣達所為錯揮鐵如意莫避珊
瑚枝殆自道其平生始兼逸邁興終慎賓主
儀戎馬閻天宇嗚呼生別離洙曰鄭公魏徵
幼時嵇康異之謂人曰琅琊王毛骨非常麟
兒注見前洙曰貞觀太宗年號時鄭公輔政

多所獻替行色謂魏佑之文廣也莊子車馬
有行色鶴曰蒼梧山在道州今云蒼梧陰則
在潭岳也洙曰司馬相如傳武帝讀子虛賦
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國策蘇
秦說秦王不行黑貂之裘弊大困而歸至家
妻不下紕嫂不為炊趙曰長卿季子皆以比
魏佑師曰輕土宜謂去鄉土也洙曰書惟辟
玉食夢符曰博雅碧玉也子虛賦錫碧金銀
洙曰晉書石崇與王愷爭豪武帝助愷以珊
瑚樹賜之高三尺許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
意擊之應手而碎

冬晚送長孫漸舍人歸州

參卿休坐幄蕩子不歸鄉南客瀟湘外西戎

郭杜傍衰年傾蓋晚費日繫舟長會面思來
札銷魂逐去檣雲晴鷗更舞風逆鴈無行匣
裏雌雄劔吹毛任選將趙曰參卿公自言也
希曰漢書運籌帷幄之中故用坐幄字
古詩蕩子行不歸鄆縣杜陵俱在長安
西戎鄆杜傍是年吐蕃寇鄆靈州京師戒嚴
涿曰鄆陽傳傾蓋如故
將莫耶之劔能
决吹毛遊塵

陪裴使君登岳陽樓

大曆四年春岳陽作

湖闊兼雲霧樓孤屬晚晴遠近濃淡禮加徐

孺子詩接謝宣城雪岸叢梅發春泥百草生

敢違漁父問從此更南征涿曰後漢徐穉字

蕃不接賓客唯見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南史謝玄暉長五言詩嘗為宣城郡太守史
記楚屈原放逐行吟澤畔顏色憔悴
漁父見而問之離騷濟沅湘以南征

送重表姪王珣評事使南海齊曰珣

水深至心曰砢今作厲。此
古深則厲厲字也非今作厲

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為

尚書婦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
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箒俄
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爲
之久自陳翦髻鬢鬢鬢市充盃酒上云天下亂
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
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
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
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及乎貞

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
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
垂不朽鳳雛無凡毛五色非爾曹往者胡作
逆乾坤沸嗷嗷吾客在馮翊爾家同遁逃爭
奪至徒步塊獨委蓬蒿逗留熱爾腸十里却
呼號自下所騎馬右持腰間刀左牽紫遊韉
飛走使我高苟活到今日寸心銘佩牢亂離
又聚散宿昔恨滔滔水花笑白首春草隨青

袍廷評近要津節制收英髦北驅漢陽傳南
泛上瀧舫家聲肯墜地利器當秋毫番禺親
賢領籌運神功操大夫出盧宋寶貝休脂膏
洞主降接武海胡舶千艘我欲就丹砂跋涉
覺身勞安能陷糞土有志乘鯨鼈或驂鸞騰
天聊作鶴鳴臯鸞比王鶴自喻○西清詩話
氏嘗云子必貴但未見汝與遊者珪一日引
房玄齡杜如晦過之母曰汝貴無疑所載止
此質之少陵詩乃珪之母杜氏非盧氏也能
識真主於側微尤偉甚少陵詩上下詳諦如

此史乃失之世號詩史信矣桐江詩話云西
清詩話辨王珪母姓杜不姓盧乃珪之妻非母也
證今觀其詩不特不姓盧乃珪之妻非母也
史氏之訛如此容齋隨筆云觀此詩疑指王
珪珪相唐太宗贈禮部尚書然細考之史大
不合蔡條詩話引唐列女傳珪母盧氏識房
杜必貴質之此時則珪母乃杜氏也桐江詩
話不特不姓盧乃珪之妻非母也予按唐列
女傳元無此事珪傳末只云始隱居時與房
玄齡杜如晦善三人過其家母李窺之知其
必貴蔡說妄云有傳又誤以李為盧皆不足
辨但唐高祖在位日太子建成與秦王不睦
以權相傾珪為太子中允說建成曰秦王功
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說長年位居東宮
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宜
自收之以取功名建成乃請行其後楊文幹

之事起高祖責以兄弟不睦歸罪珪等而流
之太宗即位乃召用之一日宴近臣於丹霄
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為仇讎不謂今
日得同此宴上曰珪徵盡心所事我故用之
然則珪與太宗非素交明矣唐書載李氏事
亦采之小說恐未必然而杜公稱其祖姑事
不應不實且太宗時宰相別無姓王者真不
可曉也夢弼曰王珪母李氏珪之婦杜氏詩
中所稱則皆指李氏也馮翊郡同州也水花
言水浪也洙曰哀江南賦青袍如草希曰漢
宣帝於廷尉置左右評負四人魏晉以來直
謂之廷尉評見六典註趙曰節制收英髦言
南海節度使幕中需賢材也洙曰唐制鄂州
有漢陽縣傳張戀切傳車也如今之乘驛是
矣鄭曰瀧音雙舳音刀趙曰嶺南人呼急湍
為瀧夢弼曰集韻瀧水名在嶺南韓昌黎瀧

吏詩南行逾六旬始下昌樂瀧鄭曰番禺廣
州也本二山名番禺何切禹音愚趙曰番禺
親賢領必宗室之子為節度也鶴曰按史時
李勉為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趙曰舊唐書
盧奐為南海太守自言開元以來廣府節度
使清白者有四裴由先李朝隱宋璟及奐也
寶貝休脂膏謂廉潔而不污於貨利也漢孔
奮清絜身處脂膏而未嘗自潤廣南有溪洞
蠻其長謂之洞主降戶江切禮記堂上接武
番禺雜錄船大船也番商遠國運奇貨非船
不可船撓名曰艘猶今言幾隻也洙曰
晉葛洪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勾漏令

洪波忽爭道岸轉異江湖鄂渚分雲樹衡山

過南嶽入洞庭湖鶴曰時正月公

引舳艫終勝寒儉翠牙穿裊蔣碧節吐寒蒲病渴

身何去春生力更無比他人言壤童犁雨雪

漁屋架泥塗歌側風帆滿微冥水驛孤悠悠

回赤壁浩浩略蒼梧帝子留遺恨曹公屈壯

圖聖朝光御極殘孽駐艱虞才淑隨廝養名

賢隱鍛鑪邵平元入漢張翰後歸吳莫怪啼

痕數危檣逐夜烏洙曰鄂渚在江夏西黃鶴磯上楚詞乘鄂渚而返顧

鄭曰說文舳舟尾舫舟前也趙曰蔣舊作槩詳詩意乃菰蔣之蔣蓋蒲有節而蔣有牙也

夢弼曰王荆公本作蔣洙曰帝子舜之二妃從舜南巡不返道死沅湘之間曹公曹操也

以舟師敗吳於赤壁趙曰殘孽謂吐蕃也洙曰漢蒯通傳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注

廝取薪者養養人者也趙曰晉書嵇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銀於柳樹之下洙曰蕭何傳韓

信謀反呂后何計誅信高祖使使拜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衛邵平者故秦東陵侯謂

何曰禍自此始矣願君謝封不受悉以家財佐軍何從其計上大悅

宿青草湖鶴曰青草湖與洞庭湖相連在岳州

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為名宿槩依農事郵籤

報水程寒水爭倚薄雲月遞微明湖鴈雙雙

起人來故北征

趙曰所以隱棹曰樂楚人於湖中種田故宿樂依之也郵

籤謂漏籌舟中所用以知時也

宿白沙驛

公自注初過湖南五里

水宿仍餘照人煙復此亭驛邊沙舊白湖外
草新青萬象皆春氣孤槎自客星隨波無限
好的的近南溟

上水遣懷

我衰太平時身病戎馬後蹭蹬多拙為安得

不皓首驅馳四海內童稚日餬口但遇新少
年少逢親舊友低顏下色地故人知善誘後
生血氣豪舉動見老醜窮迫挫曩懷常如中
風走一紀出西蜀于今向南斗孤舟亂春華
暮齒依蒲柳冥冥九疑葬聖者骨已朽蹉跎
陶唐人鞭撻日月久中間屈賈輩讒毀竟自
取鬱没二悲魂蕭條猶在否齒萃清湘石逆
行雜林藪篙工密逞巧氣若酣盃酒譌謳互

激遠回幹明授受善知應觸類各藉穎脫手
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蒼蒼衆色晚熊挂
玄蛇吼黃羆在樹顛正爲羣虎守羸骸將何
適履險顏益厚庶與達論者吞聲混瑕垢洙曰
左傳餽其口於四方鄭曰中陟仲切洙曰朱叔元
與彭寵書伯通猶中風狂走自揜盛時鶴曰
公以天寶十四載冬避亂離長安自關隴入
蜀至大曆三年春出峽恰一紀非謂在蜀一
紀而始出也洙曰山海經蒼梧之川其中有
九疑山舜所葬之處也陶唐帝堯氏也其民
淳朴無知至治之世也脩可曰屈原沒汨羅
賈誼謫長沙皆以被讒毀而廢黜也鄭曰昔

音酋萃蒼沒切嶺華山峻貌趙曰觀篙工之
逞巧回幹如此善知者應觸類以推之於他
事莫不各有穎脫之手而求古來經濟之才
如操舟之妙者何獨罕有乎詩疏熊能攀緣
上高樹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柳子厚作熊
說云鹿畏羆羆畏虎虎畏羆觀公詩意以羆
在樹而守
虎明矣

湘夫人祠

蕭蕭湘妃廟空墻碧水春蟲書玉佩蘚燕舞
翠帷塵晚泊登汀樹微馨借渚蘋蒼梧恨不
淺染淚在叢筠趙曰博物志舜死湘妃
以淚揮竹染竹成斑

祠南夕望

百丈牽江色孤舟泛日斜興來猶杖屨目斷
更雲沙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湖南清絕
地萬古一長嗟

洙曰百丈牽船索也連竹為之

遣遇

磬折辭主人開帆駕洪濤春水滿南國朱崖
雲日高舟子廢寢食飄風爭所操我行匪利
涉謝爾從者勞石間采蕨女鬻菜輸官曹丈

夫死百役暮返空村號聞見事畧同刻剥及

錐刀貴人豈不仁視汝如莠蒿索錢多門戶

喪亂紛嗷嗷奈何黠吏徒漁奪成逋逃自喜

遂生理花時貫緼袍

洙曰莊子漁父篇曲腰磬折朱崖南海地名漢

賈捐之罷擊朱崖鄭曰即潭州之丹崖也趙

曰左傳錐刀之末洙曰漁奪謂侵奪如漁獵

解憂

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共濟
向來雲濤盤

言外欸曲

公自注雲濤盤衆力亦不細呀坑瞥眼過飛

艣本無蒂得失瞬息間致遠宜恐泥百慮視

安危分明曩賢計茲理庶可廣拳拳期勿替

鄭口呀虛加切趙曰呀坑者坑如口之呀開也夢弼曰坑一作坑呀坑乃灘口也東坡曰

讀子美減米散同舟之句則可以振貪懦於百世之下也又曰杜甫詩固無敵然自致遠

已下句真村陋也世人雷同不復譏評過矣然亦不能掩其美也

宿鑿石浦

早宿賓從勞仲春江山麗飄風過無時舟楫

不敢繫回塘澹暮色日沒衆星嘒缺月殊未

生青燈死分翳極明滅之態窮途多俊異亂

世少恩惠鄙夫亦放蕩草草頻卒歲斯文憂

患餘聖哲垂豕繫此豕繫亦何當殆膚引耳趙曰易繫辭作易者其

有憂患乎

早行

歌哭俱在曉興到行邁有期程孤舟似昨日

聞見同一聲飛鳥數求食潛魚亦獨驚前王

作網罟設法害生成碧藻非不茂高帆終日

征干戈未揖讓崩迫開其情趙曰易繫辭作

以畋以漁蓋取諸離夢弼曰蕭太傳辭奪禮表不勝崩迫之情

過津口夢弼曰津口屬江陵

南岳自茲近湘流東逝深和風引桂楫春日

漲雲岑自是景意可喜回道過津口而多楓樹林白

魚困密網黃鳥喧嘉音物微限通塞惻隱仁

者心甕餘不盡酒膝有無聲琴聖賢兩寂寞

眇眇獨開襟趙曰梁元帝鳥栖曲沙棠作船桂作楫夢弼曰陸士衡詩甕餘

殘酒膝有橫琴

次空靈岸鄭曰當作空舫鄺元水經湘水縣有空舫峽

汙汙逆素浪落落展清眺幸有舟楫遲得盡

所歷妙空靈霞石峻楓枯隱奔峭青春猶無

私白日亦偏照可使營吾居終焉託長嘯毒

瘴未足憂兵戈滿邊徼嚮者留遺恨耻為達

人誚迴帆覬賞延佳處領其要鄭曰括古活切木名趙曰

謝靈運云徒旅若奔峭一師
曰奔謂奔流峭謂峭峯

宿花石戍鮑園按唐志潭州長沙有花石戍

午辭空靈岑夕得花石戍岸疏開闢水木雜
古今樹地蒸南風盛春熱西日暮四序本平
分氣候何回互茫茫天造開理亂豈恒數繫
舟盤藤輪杖策古樵路罷人不在村野圃泉
自注十字畫不能極舉目斐然柴扉雖蕪沒農器尚牢固
山東殘逆氣吳楚守王度誰能叩君門下令

減征賦鄭曰罷音疲洙曰罷人言民困於征役而罷敝不在村謂其不安居也

符曰左傳初招之詩曰祈招之悒悒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早發

有求常百慮斯文亦吾病閱世知道者之以言可以有省

茲朋故多窮老驅馳併早行篙師怠席挂風
不正昔人戒垂堂今則奚奔命濤翻黑蛟躍
日出黃霞映煩促瘴豈侵頹倚睡未醒僕夫
問盥櫛暮顏靦青鏡隨意簪葛巾仰慙林花

盛側聞夜來寇幸喜囊中淨艱危作遠客干
請傷直性薇蕨餓首陽粟馬資歷聘賤子欲
適從疑悞此二柄洙曰漢袁盎傳于金之子
不垂堂脩可曰左傳罷於
奔命洙曰一作睡還醒洙曰史記夷齊不食
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食之蘇秦張儀歷聘
六國諸侯皆以粟馬資之

次晚洲

參錯雲石稠坡陁風濤壯晚洲適知名秀色
固異狀棹經垂猿把身在度鳥上擺浪散帙

妨危沙折花當

當雖花根與玉卮無當同然對上文妨字則不等俞舜卿

謂予言危沙記險無他標識故插花以當之似有理羈艱暫愉悅羸老
反惆悵中原未解兵吾得終踈放陳曰棹經
在度鳥上言春水張而船所經者高也師曰花當乃花根也

登白馬潭

水生春纜没日出野船開宿鳥行猶去花叢
笑不來鳥則宿矣吾行猶去笑亦吾笑作者自然別人人傷白首
處處接金盃莫道新知要南征且未迴

歸鴈

聞道今春鴈南歸自廣州見花辭漲海避雪

到羅浮清麗語是物關兵氣老語何時免客愁年

年霜露隔不過五湖秋夢弼曰漲海海名謝承後漢書陳茂常渡

漲海交趾七郡皆從漲海入也羅浮山在嶺南惠州

野望

納納乾坤大行行郡國遙雲山兼五嶺風壤

帶三苗野樹侵江闊春蒲長雪消扁舟空老

去無補聖明朝

公自注服虔曰嶺有五因以為名交趾合浦果有此嶺

夢弼曰裴遜之詩納納江海深宋曰古樂府

行行重行行黃曰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五嶺希曰書注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

入喬口

公自注長沙北界鶴曰唐志潭州有喬口鎮兵

漠漠舊京遠遲遲歸路賒殘年傍水國落日

對春華樹蜜早蜂亂江泥輕燕斜賈生骨已

朽悽惻近長沙

宋曰莊子其人與骨皆已朽矣

銅官渚守風

趙曰潭州長沙有銅官山云楚鑄錢處

不夜楚帆落避風湘渚間水耕先浸草春火

更燒山早泊雲物晦逆行波浪慳飛來雙白

鶴過去杳難攀宋曰漢書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注云燒草下水種稻草與

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也

北風公自注新康江口信宿方行

春生南國瘴氣待北風蘇向晚霾殘日初宵

鼓大鑪爽攜卑濕地聲拔洞庭湖萬里魚龍

伏三更鳥獸呼使晚唐諸人作北風詩形容蹇縮定不爾有豪意形滌

除貪破浪愁絕付摧枯執執沉沉在凌寒往

往須且知寬疾肺不敢恨危塗再宿煩舟子

衰容問僕夫今晨非盛怒便道即長驅隱几

看帆席雲山湧坐隅趙曰南史宗慤云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宋玉風

賦盛怒於土囊之口莊子南郭子綦隱几而坐

詠懷二首

人生貴是男丈夫重天機未達善一身得志

行所為嗟余竟軼軻將老逢艱危胡雛逼神

器逆節同所歸河洛化為血公侯草間啼西
京復陷沒翠蓋蒙塵飛萬姓悲赤子兩宮棄
紫微倏忽向二紀姦雄多是非本朝再樹立
未及貞觀時日給在軍儲上官督有司高賢
迫形勢豈暇相扶持疲薶苟懷策棲屑無所
施先王實罪已愁痛正為茲歲月不我與蹉
跎病於斯夜看艷城氣回首蛟龍池齒髮已
自料意深陳苦辭洙曰莊子榮啓期曰人之
所貴者男也而予幸得之

一樂也胡雛指安史此追言天寶之亂兩京
陷沒玄宗肅宗播遷于外夢弼曰本朝再樹
立謂代宗時也貞觀太宗年號先王
罪已謂肅宗即位嘗下詔痛自刻責

邦危壞法則聖遠益愁慕飄飄桂水遊悵望
蒼梧暮潛魚不銜鈎走鹿無反顧皦皦幽曠
心拳拳異平素衣食相拘閔朋知限流寓風
濤上春沙十里浸江樹逆行少吉日時節空
復度井竈任塵埃舟航煩數具牽纏加老病
瑣細隘俗務萬古一死生胡為足名數多憂

汗桃源拙計泥銅柱未辭炎瘴毒擺落跋涉
懼虎狼窺中原焉得所歷住葛洪及許靖避
世常此路賢愚誠等差自受合馳驚羸瘠且
如何魄奪針灸屢擁滯僮僕慵稽留篙師怒
終當挂帆席天意難告訴南為祝融客勉強
親杖屨結託老人星羅浮展衰步鶴曰湘水
自桂州灘
江而下故云桂水鄭曰閔五既切不通也泥
乃計切夢彌曰晉葛洪字稚川聞交趾出丹
砂求為勾漏令遂將子姪俱行後止於羅浮
山蠻志許靖字文休避董卓之誅走至交趾

後以劉璋招入蜀事先主鄭曰衡山上有祝
融峯洙曰言老人星以在南極羅浮山則在
嶺南也

望嶽

大曆四年春晚自潭
之衡復回潭州作

南嶽配朱鳥秩禮自百王歛吸領地靈瀕洞
半炎方邦家用祀典在德非馨香巡狩何寂
寥有虞今則亡泊吾隘世網行邁越瀟湘渴
日絕壁出漾舟清光旁祝融五峯尊峯峯次
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巖相望恭聞魏夫人

羣仙夾翱翔有時五峯氣散風如飛霜牽迫
限脩途未暇杖崇岡歸來覬命駕沐浴休玉
堂三歎問府主曷以贊我皇牲璧忍衰俗神
其思降祥趙曰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
朱鳥之星也洙曰書望秩于山川
注如其秩次望祭之五岳牲禮視三公夢弼
曰淮南子頽濛鴻洞莫知其門洙曰有虞今
則亡謂巡狩之禮亡矣趙曰渴日望日影出
於高峯也義如渴雨之渴五峯祝融紫蓋天
柱石廩芙蓉也夢弼曰岳之諸峯皆朝於祝
融獨紫蓋一峯勢轉東去鄭曰喋音業山高
貌田曰夫人晉魏舒之女也幼讀書好神仙
嘗有四仙人降之畫傳其秘術壽終日以杖

代尸而升天封南嶽夫人治南嶽

清明二首

朝來新火起新煙湖色春光淨客船繡羽衝
花他自得紅顏騎竹我無緣胡童結束還難
有楚女腰肢亦可憐不見定王城舊處長懷
賈傳井依然虛霑焦舉為寒食實藉君平賣
卜錢鍾鼎山林各天性濁醪麤飯任吾年洙曰

騎竹謂騎竹馬也漢景帝子發封長沙王謚
曰定賈誼為長沙王太傅今其廟有井存焉

洙曰焦本作周後漢周舉為并州刺史太原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至其二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少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眾惑稍解風俗頓革趙曰鍾鼎謂鳴鍾而食列鼎而烹也

此身飄泊苦西東右臂偏枯半耳聾寂寂繫

舟雙下淚悠悠伏枕左書空十年蹴踘將雛

遠萬里鞦韆習俗同蹴踘秋千皆清明景物分著二句而將雛遠更

自慘然非謂軍興也旅鴈上雲歸紫塞家人鑽火用青

楓秦城樓閣煙花裏漢主山河錦繡中

語有渾渾

意風水春來洞庭闊白蘋愁殺白頭翁

洙曰劉向

別錄蹴踘黃帝所造本兵勢也古今藝術圖秋于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矯師曰十年蹴踘言軍興也將雛遠謂挈子遠遊也趙曰後四句公懷長安而嘆其在湘潭也

客從

客從南溟來遺我泉客珠珠中有隱字欲辨

不成書緘之篋笥久以俟公家須開視化為

血哀今徵斂無趙曰任昉述異記南海鮫人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

泣則出珠鮫人即泉仙也又名泉客鶴曰按史大曆四年三月遣御史稅商錢詩或為是而作也

發潭州鶴曰公自潭之衡州

夜醉長沙酒曉行湘水春岸花飛送客檣燕

語留人賈傅才未有褚公書絕倫名高前後

事回首一傷神洙曰賈傅注見前唐書褚遂良工隸楷太宗令侍書高宗

時為右僕射因諫帝不當廢王皇后立武昭儀為后左遷潭州都督

雙楓浦夢弼曰按圖經在潭之瀏陽縣

輟棹青楓浦雙楓舊已摧自驚衰謝力不道

棟梁材浪足浮紗帽皮須截錦苔江邊地有

主暫借上天迴欲尋無主之地傷世狹也趙曰此詩用乘槎意

酬郭十五判官郭判官自潭寄以詩受鶴曰公至衡州

才微歲老尚虛名卧病江湖春復生藥裹關

心詩總廢花枝照眼句還成只同燕石能星

隕自得隋珠覺夜明喬口橘洲風浪促繫帆

何惜片時程洙曰荀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左傳隕石于宋土

隕星也又星隕如雨淮南子隋侯之珠注明月珠也又搜神記隋珠徑寸夜有光明夢弼曰橘洲在長沙郡之喬口

杜貞外兄垂示詩因作此寄上

郭受

新詩海內流傳遍舊德朝中屬望勞郡邑
地卑饒霧雨江湖天闊足風濤松醪酒熟
旁看醉蓮葉舟輕自學操春興不知凡幾
首衡陽紙價頓能高洙曰賈誼傳長沙卑濕莊子顏回問仲尼

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見津人操舟若神吾問仲尼曰操可學乎曰可善游者數習而後能鄭曰世說庾闡作揚都賦成人競傳寫都下為之紙貴

衡州送李大夫七丈勉赴廣州

斧鉞下青冥樓船過洞庭北風隨爽氣南斗

避文星可稱壯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王孫

丈人行垂老見飄零洙曰禮記諸侯賜斧鉞然後殺夢弼曰李勉鄭

惠王之曾孫也

迴棹鶴曰公至衡州畏熱復回將歸襄陽不果竟留於潭

宿昔試安命自私猶畏天勞生繫一物爲客
費多年衡岳江湖大蒸池疫癘偏散才嬰薄
俗有跡負前賢巾拂那關眼餅壘易滿船火
雲滋垢膩凍雨衰沉綿強飯萼添滑端居茗
續煎清思漢水上涼憶峴山巔順浪翻堪倚
迴帆又省牽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几杖
將衰齒茅茨寄短椽灌園曾取適遊意可終
焉遂性同漁父成名異魯連篙師煩爾送朱

夏及寒泉

趙曰衡州志 衡州志曰蒸湘水其氣如蒸

雨夏月暴雨也凍音東鄭曰衰音邑夢弼曰

沈休文蕭愜碑因遇沉痾綿留氣序希曰湖

南土風唯尚煎茶客至繼以六七故知茗績

煎之句蓋紀實也趙曰漢水峴山在襄陽公

懷故鄉魯曰自岳之潭之衡爲上水而自衡

回潭爲順水前後詩可考也洙曰晉杜預平

峴山之上襄沔記王粲宅在萬山之下一立
井史記魯仲連齊人責新垣衍帝秦秦軍爲
之却六十里平原君欲封之辭不受田單攻
聊城不下魯連爲書以遺燕將燕將見書自
殺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
逃隱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訕
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

白日照舟師朱旗散廣川羣公餞南伯肅肅
秩初筵鄙人奉末眷佩服自早年義均骨肉
地懷抱罄所宣盛名富事業無取愧高賢不
以喪亂嬰保愛金石堅計拙百寮下氣蘇君
子前會合苦不义哀樂本相纏交遊颯向盡
宿昔浩茫然促觴激百慮掩抑淚潺湲熱雲
集曛黑闕月未生天白團為我破華燭蟠長

煙鵠鵠催明星解袂從此旋上請減兵甲下

請安井田永念病渴老附書遠山巔師曰道

也州長曰伯夢弼曰白團謂扇也
鄭曰鵠古活切鵠何葛切鳥名

奉送王信州峯北歸趙曰唐志夔州

祖獨孤信改為夔鶴曰按唐志穎州
舊亦為信州詳詩中海甸及穎川之

句當是
穎州也

朝廷防盜賊供給愍誅求下詔選郎署傳聲
典信州蒼生今日困天子嚮時憂井屋有煙

起瘡痍無血流壤歌唯海甸畫角自山樓白
髮寐常早荒榛農復秋解龜踰卧轍遣騎覓
扁舟徐榻不知倦穎川何以疇塵生彤管筆
寒臆黑貂裘高義終焉在斯文去矣休別離
同雨散行止各雲浮林熱鳥開口江渾魚掉
頭尉佗雖北拜太史尚南留軍旅應都息寰
區要盡收九重思諫諍八極念懷柔徙倚瞻
王室從容仰廟謀故人持雅論絕塞豁窮愁

復見陶唐理甘為汗漫遊

趙曰世紀堯時老
人擊壤而歌唯海

甸則時淮海無虞也
景平漢侯霸為臨淮太守被徵百姓攀轅臥
轍不許去晉書劉真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
漢陳蕃為豫章太守特設一榻以待徐孺子
去則縣之趙曰言王崧之待我如陳蕃之見
孺子我將何以疇之乎穎川陳氏郡名謂陳
蕃也以比王信州洙曰詩彤管有煒戰國策
蘇秦黑貂裘弊師曰塵生彤管筆公自嘆嘗
為左拾遺也洙曰曹子建詩風流雲散一別
如雨又劉孝標廣絕交論煙霏雨散漢書高
祖以尉佗平南越使陸賈賜佗印為南越王
賈說佗郊迎北面稱臣尉紆物切太史公自
序留滯周南夢弼曰太史乃公自比也趙曰
故人指王信州也洙曰堯稱陶唐氏淮南子

盧敖見若士謂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

哭韋大夫之晉鶴曰按集中大曆二年秋有送韋中丞之

晉赴湖南死於鎮所

悽愴郇瑕邑差池弱冠年士人叨禮數文律
早周旋臺閣黃圖裏簪裾紫蓋邊尊榮真不
忝端雅獨脩然貢喜音容間馮招疾病纏南
過駭蒼卒北思悄聯綿鵬鳥長沙諱犀牛蜀
郡憐素車猶慟哭寶劍欲高懸漢道中興盛

韋經亞相傳冲融標世業磊落映時賢城府
深朱夏江湖眇霽天綺樓關樹頂飛旄泛堂
前鬪幕疑風燕笳簫急暮蟬興殘虛白室跡
斷孝廉船童孺交遊盡喧卑俗事牽老來多
涕淚情在強詩篇誰繼方隅理朝難將帥權

春秋褒貶例名器重雙全洙曰郇瑕晉地今

左傳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曰必居郇瑕氏

之地希曰士人一作文人一作大人
書王陽在位貢禹彈冠劉孝漂廣絕交論王
陽登則貢公喜左太冲詩馮公豈不偉白首

不見招鄭曰馮馮唐也誨誨曰漢書賈誨為長
沙王太傅有鵬飛入誨舍誨自傷以為壽不
能長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冰
立石犀五頭以厭水精師曰蜀郡憐言蜀人
思韋之德也洙曰吳季札解寶劍繫徐君塚
樹詳見前注漢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
位至丞相師曰綺樓關樹頂言奠樓之高也
關一作高鄭曰辯音繹小幕也夢弼曰莊子
虛室生白橫賦棄虛白之室歸長夜之堂孝
廉船注見前夢弼曰左傳惟名與器不可以
人假

江閣臥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御

鶴

江閣近潭州

客子庖厨薄江樓枕席清衰年病祗瘦長夏

想為情滑憶彫胡飯香聞錦帶羹溜匙兼暖

腹誰欲致盃鬯

洙曰彫胡注見前夢符曰荆

春末開花紅白如錦彥輔曰錦帶吐綬雞也其肉脆美堪作臠

潭州送韋貞外 迢牧韶州

炎海韶州牧風流漢署郎分符先令望同舍

有輝光白首多年疾秋天昨夜涼洞庭無過

鴈書疏莫相忘

洙曰漢紀與郡守為符注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

同舍郎見直不疑傳趙
曰公嘗為郎故用同舍

潭州留別杜真外院長 韋迢

江畔長沙驛相逢纜客船大名詩獨步小
郡海西偏地濕愁飛鵬天炎畏跼鳶去留
俱失意把臂共潸然

洙曰飛鵬跼鳶見前

酬韋韶州見寄

養拙江湖外朝廷記憶踈深慙長者轍重得
故人書白髮絲難理新詩錦不如雖無南過

鴈看取北來魚

洙曰陳平傳門外多長者車轍希曰衡陽有回鴈峯相傳

鴈自此而止洙曰古詩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夢弼曰韋詩相憶無南鴈故公以北來魚戲之蓋謂鴈不過衡陽而瀟湘北流也

早發湘潭寄杜真外院長 韋迢

北風昨夜雨江上早來涼楚岫千峰翠湘
潭一葉黃故人湖外客白首尚為郎相憶

無南鴈何時有報章

趙曰白首為郎用馮唐顏駟意鶴曰湘潭

縣屬潭州韋自湘潭寄詩而公在潭也

樓上

天地空搔首頻抽白玉簪
皇興三極北身事五湖南
戀闕勞肝肺論材愧杞梓
亂離難自救終是老湘潭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九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二十

千秋節有感二首

洙曰按唐紀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宴

百官於花萼樓下百官表請以每年八月五日為千秋節王公以下獻鏡及承露囊。大曆四年秋至冬潭州作

自罷千秋節頻傷八月來
先朝常宴會壯觀

已塵埃鳳紀編生日龍池
塹劫灰湘川新涕

淚秦樹遠樓臺寶鏡羣臣
得金吾萬國迴衢

樽不重飲白首獨餘哀

夢弼曰左傳鳳鳥氏歷正也鳳紀編生日

言禮官書誕節於鳳曆也趙曰明皇居藩邸
東有舊井湧為小池常有雲氣黃龍見開元
帝即位建興慶宮遂為龍池及幸蜀前一夕
躍然望西南去鄭曰塹七艷切坑也饒曰漢
武帝穿昆明池悉是灰墨後問西域胡僧曰
此乃天地劫灰之餘也逸曰金吾將軍常禁
衛者趙曰淮南子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
樽耶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

御氣雲樓敞含風綵仗高仙人張內樂王母
獻宮桃羅韞紅渠豔金羈白雪毛舞階銜壽

酒走索背秋毫聖主他年貴邊心此日勞桂

江流向北滿眼送波濤夢弼曰明皇雜錄千秋節上宴勤政樓大

陳聲樂洙曰曹子建洛神賦凌波微步羅韞生塵又迫而察之若芙蓉出綠波曹子建詩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張平子西京賦跳丸劍之揮霍走上索而相逢索昔各切繩也謂走索以為戲也鶴曰湘水之源自桂州灘江而下經零陵以至下潭也

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于江側不交

州府之客人事都絕久矣肩輿江浦

忽訪老夫舟楫而已茶酒內余請誦

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詞句動人

接對明日憶其湧思雷出書篋几杖

之外殷殷留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
記老夫傾倒於蘇至矣

龐公不浪出蘇氏今有之再聞誦新作突過
黃初詩乾坤幾反覆揚馬宜同時今晨清鏡
中勝食齋房芝余髮喜却變白間生黑絲昨
夜舟接天湘娥簾外悲百靈未敢散風破寒

江遲

亦奇趙曰後漢龐德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魏文帝為太子時有七子從

之遊皆能詩黃初文帝即位年號也宋曰揚

雄司馬相如也師曰清鏡中指江上也宋曰

漢志元豐中芝生甘泉齋房夢弼曰本一作
昨夜舟火滅湘娥謂虞帝二妃也容齋三筆
云杜子美贈蘇渙詩序云渙靜者也吟詩殷
殷留金石聲詩中云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
詩又有一篇寄裴道州寄呈蘇渙云附書與
裴因示蘇此生已媿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
等早據要路思捐軀其褒重之如此唐藝文
志有渙詩一卷云渙少喜剽盜善用白弩已
蜀商人苦之稱白路以比莊驕後折節讀書
進士及第湖南崔擘從事繼走交廣與哥
舒晃反伏誅然則非所謂靜隱者也渙在廣
州作變律詩十九首上廣帥其一曰養蠶為
素絲葉盡蚕亦老傾筐對空床此意向誰道
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
行路難禍亦不在大福亦不在先世路險孟
門吾儕當勉旃其二曰毒蜂一成窠高挂惡

木枝行人百步外日斷魂為飛長安大道邊
挾彈誰家兒手持黃金丸引滿無所疑一中
紛下來勢若風雨隨身如萬箭攢宛轉迷所
之徒有疾惡心奈何不知幾讀此二詩可以
知其人矣杜贈渙詩名為記
異語意不與他等厥有旨哉

可歎

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古往今

來共一時人生萬事無不有

此為河東之醜慨然起興以下

全不近者扶眼去其夫河東女兒身姓柳丈

相涉夫正色動引經艷城客子王季友羣書萬卷

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貧窮老瘦家賣屐

好事就之為攜酒豫章太守高常孫引為賓

客敬頗久聞道三年未曾語小心恐懼閉其

口太守得之更不疑人生反覆看已醜明月

無瑕豈容易紫氣鬱鬱猶衝斗時危可仗真

豪俊二人得置君側否太守頃者領山南邦

人思之比父母王生早曾拜顏色高山之外

皆培塿用為義和天為成用平水土地為厚

王也論道阻江湖李也疑承曠前後死為星
辰終不滅致君堯舜焉肯朽吾輩碌碌飽飯
行風后力牧長回首謂風后力牧及亦頗無
王季友豐城人家貧賣履博極羣書李勉引
為賓客甚敬之善為詩見元結篋中集又按
史李勉高祖子鄭王元懿之曾孫以廣德二
年為洪州刺史大曆二年入朝拜京兆尹兼
御史大夫四年冬入廣平馮崇道朱濟之亂
時公在潭州故有此作夢弼曰按本傳李勉
初為梁州刺史梁屬山南道修可曰訪文培
塿小土山也培都苟切塿路苟切夢弼曰尚
書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
左曰輔右曰弼深曰風后力牧乃黃帝之臣

也

奉贈盧五丈參謀琚

公自注時丈人使自江陵在長

沙待命恩旨先支給錢米

恭惟同自出妙選異高標入幕知孫楚披襟
得鄭僑但借鄭僑丈人藉才地門闕冠雲霄老矣
逢迎拙相於契托饒賜錢傾府待爭米駐船
遙鄰好艱難薄珉心杼柚焦客星空伴使寒
水不成朝素髮乾垂領銀章破在腰說詩能

累夜醉酒或連朝藻翰惟牽率湖山合動搖
時清非造化興盡却蕭條天子多恩澤蒼生
轉寂寥休傳鹿是馬莫信鵬為鴉莫信服為鴉可也鹿
馬不未解依依袂還斟沉沉瓢流年疲蟋蟀
疲字體物幸鷦鷯孤負滄洲願誰云晚見招
沉著祖曰左傳晉侯曰康公我之自出鶴曰公之
祖母廬氏參謀其族也故云夢弼曰公之母
鄭氏參謀之母豈以鄭氏耶宋曰晉孫楚字
子荆參石苞驃騎軍事趙曰左傳季札聘於
鄭見子產如舊相識僑子產名也鄰好艱難
薄言盧之使江陵也當艱難之際杼柚空而

氓心焦不可多歛以為鄰好之奉也客心空
件使公自言伴盧為使星也宋曰潘岳秋興
賦素髮蠟以垂領夢弼曰謝宣遠蒼靈運詩
牽率酬嘉藻宋曰秦相趙高指鹿為馬漢賈
誼在長沙有鵬飛入誼舍鵬似鴉不祥鳥也
詩蟋蟀在堂歲聿云暮莊子鷦鷯巢於深林
不過一枝師曰滄洲神仙所居之地也
曰左太冲詩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惜別行送劉僕射判官

聞道南行市駿馬不限匹數軍中須襄陽幕
府天下異王將儉省憂艱虞祗收壯健勝鐵
甲豈因格鬪求龍駒而今西北自反胡騏驎

蕩盡一匹無龍媒真種在帝都子孫未落西
南隅向非戎事備征伐君肯辛苦越江湖江
湖凡馬多顛顛衣冠往往乘蹇驢梁公富貴
於身踈號令明白人安居俸錢時散士子盡
府庫不爲驕豪虛以茲報主寸心赤氣却西
戎迴北狄羅網羣馬藉馬多氣在驅除出金
帛劉侯奉使先推擇滔滔才略滄溟窄杜陵
老翁秋繫船扶病相識長沙驛強梳白髮提

胡盧手兼菊花路傍摘九州兵革浩茫茫三
嘆聚散臨重陽當杯對客忍涕淚不覺老夫
神內傷

重送劉十弟判官

分源豕韋派別浦鴈賓秋年事推兄忝人才
覺弟優經過辨艷劒意氣逐吳鈎垂翅徒衰
老先鞭不滯留本枝凌歲晚高義豁窮愁他
日臨江待長沙舊驛樓

趙曰分源豕韋派言
劉與杜同出也左傳

晉史墨曰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
龍以事孔甲賜氏曰御龍以承其後魯縣
預注云劉累代彭姓豕韋之後累尋遷魯縣
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為
豕韋氏又范宣子曰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
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
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劉孝標書年事適
盡容髮衰謝洙曰晉張華與雷煥辨斗牛間
紫氣寶劍之精在豫章豐城華補煥為豐城
令掘獄得石函中有龍泉太阿之劍吳劔吳
王所鑄之金鈎也光武與馮異璽書始雖垂
翅回溪終能奮翼澠池劉琨與親舊書常恐
祖生先
吾着鞭

登舟將適漢陽

鶴曰公欲適漢陽不果迄留潭

春宅棄汝去秋帆催客歸庭蔬尚在眼浦浪
已吹衣生理飄蕩拙有心遲暮違中原戎馬
盛遠道素書稀塞鴈與時集檣烏終歲飛鹿
門自此往永息漢陰機趙曰公二月到潭寓居焉故曰春宅洙曰
莊子子貢南遊過漢陰見丈人為圃畦抱甕
而出灌子貢曰有械則一日浸百畦為圃者
日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
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
湖南送敬十使君適廣陵
相見各頭白其如離別何幾年一會面今日

復悲歌少壯樂難得歲寒心匪他氣纏霜匣
滿冰置玉壺多氣字多字較別遭亂實漂泊濟時曾
琢磨形容吾較老膽力爾誰過撫接自在秋晚岳
增翠風高湖湧波元突騫騰訪知己淮海莫蹉
跎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迺

呈蘇渙侍御

鶴曰裴虬為道州刺史蘇侍御時在潭

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虛名但

蒙寒暄問泛愛不救溝壑辱齒落未是無心
人舌存恥作窮途哭道州手札適復至紙長
要自三過讀盈把那須滄海珠入懷本倚崑
山玉撥棄潭州百斛酒蕪沒瀟岸千株菊使
我晝立煩兒孫令我夜坐費燈燭憶子初尉
永嘉去紅顏白面花映肉軍符侯印取豈遲
紫燕騾耳行甚速聖朝尚飛戰鬪塵濟世宜
引英俊人黎元愁痛會蘇息夷狄跋扈徒遂

巡授鉞築壇聞意旨頽網漏網期彌綸郭欽
上書見大計劉毅荅詔驚羣臣他日更僕語
不淺明公論兵氣益振傾壺簫管黑白髮儂
劔霜雪吹青春宴筵曾語蘇季子後來傑出
雲孫比茅齋定王城郭門藥物楚老漁商市
市北肩輿每聯袂郭南抱甕亦隱几無數將
軍西第成早作丞相東山起鳥雀苦肥秋粟
菽蛟龍欲蟄寒沙水天下鼓角何時休陣前

部曲終日死附書與裴因示蘇此生已愧須
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

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在否妻荅曰在儀曰

足矣蘇曰世說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

之兼葭倚玉樹鶴曰按集中有送裴二尉永

嘉詩趙曰紫燕漢文帝良馬名騶耳周穆王

之入駿也洙曰跋扈猶強梁也後漢質帝目

梁冀為跋扈將軍授鉞築壇言天子將命之

以將帥之事也晉武帝時侍御史郭欽上疏

言戎狄強獷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

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

先王荒服之制帝不聽又武帝嘗問劉毅曰

朕可方漢之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

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相靈之世
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禮記更僕
注僕太僕也君燕朝則正立掌擯相更之者
為久將倦故使之相代也鄭曰振之人切舞
與舞同趙曰蘇秦字季子徐穉傳角立傑出
爾雅七世孫曰雲孫此以言蘇侍御為季子
之雲孫定王城在潭州渙商市亦在夢弼曰
茅齋蘇所居楚老公自謂漁商市公所寓也
肩輿見前蘇侍御來訪詩序夢弼曰楚國先
賢傳諸阮居市比而富以車徒每出肩輿數
十連袂牽車飲酣自若鶴曰市比謂商市之
北郭南謂定王城郭之南抱甕隱几公自謂
也趙曰後漢馬融為大將軍西第頌頰為正
直所羞鶴曰此借以喻諸將平安史之亂有
功於京師賜第也深
曰晉謝安起於東山

奉贈李八丈曠判官

我丈時英特宗枝神堯後珊瑚市則無駮驥

人得有得有者不早年見標格秀氣衝星斗

事業富清機官曹正獨守頃來樹嘉政皆已

傳眾口艱難體貴安冗長吾敢取區區猶歷

試炯炯更持久討論實解頤操割紛應手篋

書積誠諫宮闕限奔走入幕未展材秉鈞孰

為偶所親問淹泊汎愛惜衰朽垂白辭南翁

委身希北叟真成窮轍鮒或似喪家狗秋枯

洞庭石風颯長沙柳高興激荆衡知音為回

首宋曰神堯唐高祖也趙曰駮耳赤驥周穆

事蘇曰曹顏遠思友詩精義測神奧清機發

妙理宋曰艱難體貴安言於艱難之際能脫

畧細務也夢符曰陸機文賦文固無取乎冗

長長去聲宋曰漢匡衡傳匡說詩解人頤趙

曰莊子庖丁解牛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夢

符曰晉史謝安謂祁超為入幕之賓宋曰乘

釣謂作相也詩秉國之鈞漢書項籍使范增

說項梁云南翁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班

固幽通賦北叟頗識其倚伏用塞翁失馬事

事見淮南子史記孔子纍纍然若喪家之狗

趙曰洞庭長沙荆南衡陽皆相連之地也

晚秋長沙蔡五侍御飲筵送殷六參軍歸澧州觀省

佳士欣相識慈顏望遠遊甘從投轄飲肯作

置書郵高鳥黃雲暮寒蟬碧樹秋湖南冬不

雪吾病得淹留宋曰潘岳閑居賦壽觴舉慈

容滿座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

不得去世說殷羨字洪喬為豫章太守臨去

都下人土因附書百許函既至石頭悉擲水

作致書郵蘇曰古樂府云黃雲暮四合
高鳥各分飛寄語遠遊子月圓胡不歸

別張十三建封湖南觀察使韋之晉

辟參謀

夢弼曰建封劉文靜外曾孫也少隨父玠客隱兗州時子

美父開為兗州司馬有契好湖南觀察使韋之晉辟署參謀授左清道兵曹參軍不樂職輒去後為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使見本傳

嘗讀唐實錄國家草昧初劉裴首建議龍見尚躊躇秦王撥亂姿一劍總兵符汾晉為豐沛暴隋竟滌除宗臣則廟食後祀何踈蕪彭

城英雄種宜膺將相圖爾惟外曾孫個儻汗

血駒

不謂其序外祖至此

眼中萬少年用意盡崎嶇相

逢長沙亭乍問緒業餘乃吾故人子童巾聯

居諸揮手灑衰淚仰看八尺軀內外名家流

風神蕩江湖范雲堪結友嵇紹自不孤擇材

征南幕湖落回鯨魚載感賈生慟復聞樂毅

書王憂急盜賊師老荒京都舊丘復稅駕大

厦傾宜扶君臣各有分管葛本時須雖當霰

雪巖未覺括柏枯高義在雲臺嘶鳴望天衢

羽人掃碧海功業竟何如高祖鎮大原時劉

文靜為晉陽令裴寂為晉陽宮監見天下盜

起知隋必亡首建議勸帝舉大事帝猶未允

賴秦王贊之遂起兵汾晉昔漢高祖起於豐

沛故以為比也宋曰漢以蕭曹為宗臣見本

傳贊夢弼曰彭城劉氏郡號也趙曰詩日居

月諸宋曰梁書范雲好節尚奇專趣人之急

少時與領軍長史王駭善駭亡於官舍貧無

居宅雲乃迎喪於家躬營含歛晉嵇康與山

濤結神交康後坐事臨誅謂其子紹曰巨源

在汝不孤矣巨源濤字也師曰公得建封以

其子囑之也夢弼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

今以言韋之晉為湖南而辟建封為幕客也

送盧十四弟侍御護韋尚書靈輓歸

上都二十四韻鶴曰公之祖母盧氏

素幕渡江遠朱幡登陸微悲鳴駟馬顧失涕

萬人揮參佐哭辭畢門闌誰送歸從公伏事

久之子俊才稀長路更執紼此心猶倒衣感

宋曰漢賈誼文帝時上痛哭流涕之書史記
樂毅為燕伐齊燕惠王疑之毅遂降趙惠王
遺書謝之毅亦報書焉趙曰管葛管仲諸葛
亮也宋曰漢明帝圖功臣於南宮雲臺十洲
記蓬萊山在碧海之中水皆碧故曰碧海

恩義不小懷舊禮無違墓待龍驤詔臺迎解
豕威深衷見士則雅論在兵機戎狄乘妖氣
塵沙洛禁闈往年朝謁斷他日掃除非但促
銅壺箭休添玉帳旂動詢黃閣老肯慮白登
圍萬姓瘡痍合羣兇嗜慾肥刺規多諫諍端
拱自光輝儉約前王體風流後代希對剔期
特達衰朽再芳菲空裏愁書字山中疾採薇
撥杯要忽罷抱被宿何依眼冷看征蓋兒扶

立釣磯清霜洞庭葉故就別時非

洙曰朱幡

制二千石朱幡鶴曰素幕既渡江而朱幡乃

登陸則又非丹旄矣此當是軍校送之者校

者營纍之稱故謂軍之一部為一校每軍一

校則別為幡耳洙曰既助葬必執紼詩顛倒

裳衣趙曰晉王濬為龍驤將軍卒葬桓谷中

大營塋域解豕侍御史冠也世說陳仲舉言

為世範行爲士則塵沙落禁圍言吐蕃陷京

師也他日掃除非言禦吐蕃不得上策也銅

壺更漏也玉帳將軍之帳也洙曰黃閣老三

公也漢書匈奴圍高帝於白登七日趙曰言

天子雖動詢大臣而莫肯以白登之圍為慮

也晉殷浩被黜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

夷齊隱首陽山採薇而食趙曰

撥杯揮杯也夢弼曰要平聲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呈湖南親友三

十六韻

軒轅休製律虞舜罷彈琴

公自注伏羲造瑟神農作琴舜彈五

絃歌南風之篇

尚錯雄鳴管猶傷半死心聖賢名古

邈羈旅病年侵舟泊常依震

震字無所屬澤

湖

平早見參如聞馬融笛若倚仲宣襟故國悲

寒望羣雲慘歲陰水鄉霾白蜃楓岍壘青岑

鬱鬱冬炎瘴濛濛雨滯淫鼓迎方祭鬼彈落

似鴉禽興盡纔無悶愁來遽不禁生涯相汨

沒時物正蕭森疑惑尊中弩淹留冠上簪牽

裾驚魏帝投閣為劉歆狂走終奚適微才謝

所欽吾安藜不糝汝貴玉為琛烏几重重縛

鷄衣寸寸針哀傷同庾信

公自注庾信述作

述作

異陳琳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戶砧叨陪錦帳

坐久放白頭吟反樸時難遇忘機陸易沉應

過數粒食得近四知金春草封歸恨源花費

獨尋轉蓬憂悄悄行藥病泔泔瘞天追潘岳
持危覓鄧林蹉跎翻學步情態深傷感激在知音
却假蘇張舌高誇周宋鐔納流迷浩汗峻址
得嶽峯城府開清旭松筠起碧潯披顏爭倩
倩逸足競駸駸朗鑒存愚直皇天實照臨公
孫仍恃險侯景未生擒書信中原闊干戈北
斗深畏人千里井問俗九州箴戰血流依舊
軍聲動至今葛洪尸定解許靖力難任家事

丹砂訣無成涕作霖洙曰史記黃帝名曰軒

倫取竹於解谷上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

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管以聽鳳之鳴

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

以生之是爲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

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黃鍾音夢弼

曰軒轅之制律所以通入節之氣而調八方

之風今風之疾足見律管之錯而不能和諧
也洙曰枚乘七發云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
枝其根半死半生書注震澤吳太湖名漢馬
融好吹笛有長笛賦王粲仲宣登樓賦云憑
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似鴉禽謂鵬
鳥也修可曰風俗通汲令應彬請主簿杜宣
飲酒時壁上懸赤弩照杯中如蛇宣惡之因
得疾柳知之延宣於舊處置酒指曰此弩影

耳宣疾遂瘳師曰疑惑尊中弩言久病也淹
畱冠上簪言不用也洙曰魏辛毗諫文帝帝
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趙曰漢楊雄校書天
祿閣王莽時以獻符命投劉歆子棻於四裔
辭所連及使者來收雄雄恐乃從閣上自投
下幾死此以喻昔日論房瑄而忤肅宗也洙
曰陸士衡詩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莊子
藜羹不糝趙曰女與汝通指湖南親友也琛
寶也趙曰陳琳健於章奏曹公讀其檄而頭
風愈今公自言述作異於陳琳不能愈風也
漢志郎官賜錦帳公嘗為負外郎故云莊子
是陸沉者也注沉不在水而乃在陸洙曰張
華鷓鴣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漢
書王密懷金遺楊震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
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夢弼曰公謂諸
公嘗餽食賜金也師曰春草封歸恨言不得

歸故封也源花費獨尋言尚避亂也鮑照有
行藥至城東橋詩注云有疾服藥行以宣導
之漢外戚傳許后當娠霍光夫人顯使女暨
淳于衍投毒藥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涿涿
也藥得無有毒乎趙曰潘岳西征賦天赤子
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瘞於蜀切埋也今詳
句公必有喪子之禍但無所考矣鶴曰按元
稹志公墓云嗣子宗武病不克葬則宗文為
早世甚明又按公集大曆二年熟食日示宗
文宗武有詩明年出夔二子尚無恙意是年
春自潭之衡時喪宗文公在衡畏熱復回潭
故下句又用渴死事公與聶令有舊當是瘞
宗文於耒陽而後人遂誤以為公之墳也洙
曰列子夸父逐日於嵎谷道渴而死弃其杖
尸膏肉所浸生鄧林彌廣數千里莊子壽陵
餘子學步於邯鄲失其故步直匍匐而歸耳

又莊子說趙文王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
為鋒齊岱為錐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
缺鐔音淫劍鼻也趙曰詩巧笑倩兮洙曰後
漢公孫述恃蜀地險自立為王梁武時侯景
舉兵反陷臺城夢弼曰北斗長安城也趙曰
金陵記江南計吏止于傳舍將去以馬殘草
瀉於井中謂無再過之期矣不久復經此地
飲此水遂為昔時之莖刺喉而死故後人戒
之曰千里井不瀉到諺又云千里井不反唾
疑莖字之誤也洙曰左傳虞人之箴曰茫茫
禹迹畫為九州漢楊雄作十二州箴晉葛洪
為勾漏令求丹砂以尸解得仙趙曰蜀志許
靖字文休王朗與靖書曰足下周游江湖以
暨南海歷觀夷俗公以喻已之南征而嘆力
任之難也

舟中夜雪有懷盧十四侍御弟

朔風吹桂水大雪夜紛紛暗度南樓月寒深

北渚雲燭斜初近見舟重竟無聞不待雪字不識

山陰道聽雞更憶君鶴白桂水注見前南樓

共登者必盧送韋尚書歸樞經過此地也

對雪

北雪犯長沙胡雲冷萬家隨風且間葉間字好謂

空中或有或無也帶雨不成花上句對金錯囊垂罄銀

壺酒易賒無人竭浮蟻有待至昏鴉公自注何遜詩

城陰度塹黑昏鴉接翅歸王莽錢名錯刀以金錯其文

暮冬送蘇四郎僕兵曹適桂州

飄飄蘇季子六印佩何遲早作諸侯客兼工

古體詩爾賢埋照久余病長年悲盧綰須征

日樓蘭要斬時歲陽初盛動王化久璘緇為

入蒼梧廟看雲哭九疑洙曰史記蘇秦字季

負郭二頃田安能佩六國相印乎阮步兵詩

沉醉似埋照漢書高祖使使徵盧綰綰稱病

不行上怒曰綰果反使樊噲擊綰昭帝時傳

介子刺樓蘭王持首還懸之此闕鶴曰按史

是年十二月桂州人朱濟反容管經略王翊

敗之故有此句希曰舜葬於九疑山在道州

蘇僕適桂州所經從也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并序大曆五年潭州

開文書帙中檢所遺忘因得故高常侍

適往居在成都時高任蜀州刺史人日

相憶見寄詩淚灑行間讀終篇末自枉

詩已十餘年莫記存沒又六七年矣老
病懷舊生意可知今海內忘形故人獨
漢中王瑀與昭州敬使君超先在愛而
不見情見乎辭大曆五年正月二十一
日却追酬高公此作因寄王及敬弟
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今晨散
帙眼忽開迸淚幽吟事如昨嗚呼壯士多慷
慨合沓高名動寥廓嘆我悽悽求友篇感時

鬱鬱匡君略錦里春光空爛熳瑤墀侍臣已
冥寞瀟湘水國旁黿鼉郭杜秋天失鵬鷲東
西南北更堪論白首扁舟病獨存遙拱北辰
纏寇盜欲傾東海洗乾坤邊塞西蕃最充斥
衣冠南渡多崩奔鼓瑟至今悲帝子曳裾何
處覓主門文章曹植波瀾闊服食劉安德業
尊獨以服食長笛誰能亂愁思昭州詞翰與
招蒐夢弼曰高適乾元中刺蜀州永泰元年
卒鶴曰公入蜀上元初始有草堂適人

日寄詩當在上元二年也趙曰按史適召還為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故有瑤輝侍臣及鄂杜失鵬鷲之句鄂杜謂長安帝都也宋曰楚辭使湘靈鼓瑟兮漢鄒陽傳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此言思漢中王而不得見也魏陳思王曹植字子建善屬文漢淮南王劉安與八公著書言服食神仙事趙曰晉向秀傳聞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嵇生游宴之好感音而嘆作思舊賦

人日寄杜二拾遺 蜀州刺史

高適

人日題詩寄草堂遙憐故人思故鄉柳條

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堪斷腸身在南蕃

無所預心懷百憂復千慮今年人日空相

憶明年此日知何處一臥東山三十春豈

知書劔老風塵龍鍾遠忝二千石愧爾東

西南北人趙曰身在南蕃無所預謂子美

龍鍾行不進貌遠忝二千石此適自謂為

蜀州也宋曰東西南北人用孔子語趙曰

奉贈蕭二十使君

昔在嚴公幕俱為蜀使臣艱危參大府前後

間清塵公自注嚴再領蜀都余後參幕府起草鳴先路乘槎

動要津王鳧聊暫出蕭雉只相馴終始任安

義荒蕪孟母鄰聯翩匍匐禮意氣死生親自公

注嚴公既歿老母在堂使君溫清之間甘脆

之禮名數若已之庭闈焉及太夫人傾逝喪

事又首諸孫主典撫孤之情真所謂一張老

死生不減骨肉則膠漆之契可以見矣存家事嵇康有故人食恩慙鹵莽鏤骨抱酸

辛巢許山林志夔龍廊廟珍鵬圖仍矯翼熊

軾且移輪磊落衣冠地蒼茫土木身墳篋鳴

自合金石瑩逾新重憶羅江外同遊錦水濱

結歡隨過隙懷舊益霑巾曠絕含香舍稽留

伏枕辰停驂雙闕早迴鴈五湖春不達長卿

病從來原憲貧監河受貸粟一起轍中鱗趙

嚴武初鎮蜀蕭使君參其幕府洎嚴之再來

也蕭使君自幕府入為舍人而公為參謀繼

蕭之後故有前後間清塵之句唐制凡詔言

制敕璽書冊命舍人皆起草洙曰王鳧王喬

葉令雙鳧事魯恭為中年令翟雉馴於桑下

上三

七

云

使君蕭姓也故兼用望之焉鶴曰蕭使君嘗
宰縣公有蕭明府宴處覓桃栽詩修可曰漢
書衛青為大將軍霍去病為驃騎將軍祿秩
與大將軍等自是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故
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獨任安不
去趙曰禮記擅弓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美
哉輪焉美哉負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
斯注獻賀也文子趙武也又左傳楚子問於
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
治今按趙孟即文子趙武也范武子即隋武
子士會也公詩意謂文子家事之所以存者
以張老也猶今嚴公之有蕭使君也公記憶
用事第以張老為文子家臣而又以文子之
稱范武子家事治語兼用之洙曰晉嵇康臨
誅謂其子曰山公在汝不孤矣趙曰漢制刺
史車畫熊於軾羅江縣屬綿州錦水則成都

也漢志尚書郎奏事口含雞舌香公舊為真
外郎而今畱滯於江南且多病故有曠絕伏
枕及迴鴈長卿之句停驂雙闕早則自言致
仕之早也洙曰莊子莊周家貧往貸粟於監
何侯曰周昨來中道見車轍中有鮒
魚焉曰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

奉送二十三舅錄事之攝彬州

崔韋

賢良歸盛族吾舅盡知名徐庶高交友劉牢

出外甥劉牢又異馬泥塗豈珠玉環堵但柴

荆衰老悲人世驅馳厭甲兵氣春江上別淚

血渭陽情丹鷁排風影林鳥反哺聲永嘉多

北至勾漏且南征厚必見公侯復終聞盜賊

平彬州頗涼冷橘井尚淒清從役何蠻貊居

官志在行徐庶字元直其所與遊者諸葛亮

桓玄曰何無忌酷似其舅無忌劉牢之甥

也趙曰林鳥反哺聲言崔舅侍太夫人以行

也張華注禽經云慈鳥曰烏鳥長則反哺其

母朱曰永嘉晉年號永嘉之亂元帝渡江衣

冠多自北至左傳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趙

曰論語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

行矣左傳當官而行何強之有也

送魏二十四司宜充嶺南掌選崔郎

中判官兼寄韋韶州

選曹分五嶺使者歷三湘才美膺推薦君行

佐紀綱佳聲期共遠雅節在周防明白山濤

鑒嫌疑陸賈裝故人湖外少春日嶺南長憑

報韶州牧新詩昨寄將趙曰五嶺注見前

源為三湘也朱曰晉山濤典選吏部並得其

才其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漢

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佗賜賈橐

中裝直千金官送亦千金趙曰此戒魏司直

送趙十七明府之縣

連城為寶重茂宰得才新山雉迎舟楫江花
報邑人論交翻恨晚臥病却愁春惠愛南翁
悅餘波及老身趙曰魏文帝與鍾繇書不損
連城之價注謂秦昭王以十
五城易趙璧也蘇曰謝玄暉和登孫權故城
詩雄圖悵若茲茂宰深遐睠太白贈義興宰
亦云天子思茂宰希曰山雉江花蓋暗用
魯恭馴雉及潘岳種花事以美其之縣也

同豆盧峰貽主客李貞外賢子斐知

字韻鶴曰按唐表豆盧峰姓慕容氏
北人謂歸義為豆盧因賜以為

氏居昌黎棘城又唐志主客郎中貞
外郎各一人掌二王後諸蕃朝見之
專屬禮部

鍊金歐冶子噴玉大宛兒符彩高無敵聰明

達所為夢蘭他日應折桂早年知爛熳通經

術光芒刷羽儀謝庭瞻不遠潘省會於斯唱

和將雛曲田翁號鹿皮鄭曰吳越春秋干將
與歐冶子作劍採五

山之精合六金之英煉而為劍定功曰穆天
子東遊黃澤使宮樂謠曰黃之澤其馬歎玉

皇人壽穀漢書大宛國多善馬馬汗血言其
先天馬子也賈復顧兒謂弟曰此吾宗大宛

兒也一日千里亦可田曰曹子建七啓云符
采照燭魏文帝車渠枕賦發符采而揚榮趙
曰傳玄乘輿馬賦曰符來橫發大率言符光
雜穆也宋曰左傳鄭文公妾燕姑夢天使與
已蘭而生穆公名之曰蘭晉却詵對武帝曰
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崑
山片玉故及第者謂之折桂本此易鴻漸于
陸其羽可用爲儀晉謝安戒約子姪因曰子
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往玄荅曰譬如
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趙曰晉潘岳
秋興賦以太尉掾寓直于散騎之省今公乃
工部員外郎李乃主客員外郎盧亦必省郎
之官故云潘省會於斯夢弼曰樂府
有鳳將雛曲宋曰鹿皮翁注見前卷

歸鴈二首

萬里衡陽鴈今年又北歸雙雙瞻客上一一
背人飛雲裏相呼疾沙邊自宿稀繫書無浪
語愁寂故山薇夢弼曰衡陽有回鴈峰鴈至
此不過遇春而回希曰公在
南而鴈北飛故曰背人
曰鴈足繫書用蘇武事
欲雪違胡地先花別楚雲却過清渭影高起
洞庭羣塞北春陰暮江南日色曛傷弓流落
羽行斷不堪聞

小寒食舟中作

鶴曰公在潭率舟居
小寒食如小至謂前

一日也

佳人強飲食猶寒隱几蕭條戴鶻冠春水船
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娟娟戲蝶過閑
幔片片輕鷗下急湍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
直北是長安趙曰鶻冠隱者之冠也見袁淑
真隱傳舊注引漢輿服志以為
虎賁武騎之冠非也范元實詩眼云沈佺期
云雪白山青千萬里幾時重謁聖明君杜云
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沈云人
如天上坐魚侶鏡中懸杜云春水船如天上
坐老年花侶霧中看皆不免蹈襲然亦未易
優劣也公谷曰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船

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沈雲卿之詩也雲卿
得意於此故屢用之老杜春水船如天上坐
祖佺期之語也繼之以老年花侶霧中看蓋
觸類而長之又曰前人詩有水面船如天上
坐杜公改一春字而精神炯然可謂點鉄成
金邵氏聞見錄云或以沈雲卿論少陵之妙
予謂少陵所以獨立千載之上者不
但有所本也三百篇之中果何本哉

燕子來舟中作

湖南為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舊入故
園嘗識主如今社日遠看人可憐處處巢君
室何異飄飄託此身暫語船檣還起處穿花

落水益霑巾

洙曰古詩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室

清明

著處繁華矜是日長沙千人萬人出渡頭翠
 柳豔明眉爭道朱蹄驕齧膝此都好遊湘西
 寺諸將亦自軍中至馬援征行在眼前葛強
 親近同心事金鐙下山紅日晚金鐙馬也牙檣
 揆拖青樓遠古時喪亂皆可知人世悲歡暫
 相遣弟姪雖存不得書干戈未息苦離居逢

迎少壯非吾道况乃今朝更祓除

夢弼曰著直略切觸

也趙曰漢書王褒傳齧膝注云良馬低頭至

膝故曰齧膝洙曰朱達明善相馬魏文帝將

出取馬入達明曰此馬今日死矣及將乘馬

惡香齧帝膝帝怒遣使殺之漢馬援南征交

趾後又擊五溪蠻夷晉書葛強山簡愛將也

夢符曰廣韻鐙都鄧切鞞也埤蒼云檣帆

柱也檣尾銳如牙故曰牙檣師曰拖所以正

船搖拖曰換鄭曰換力結切拗也趙曰周禮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注如今三月三日

上巳往水上之類以清明值

三月三日清明以清明值

贈韋七贊善

鶴曰按唐志東宮官有左右贊善大夫各五人

掌傳令諷過失贊禮儀韋贊善必見素之後見素位至宰相贈司空與公

皆京兆人

鄉里衣冠不乏賢杜陵韋曲未央前爾家最

近魁三象公自注斗魁下兩時論同歸尺五

天公自注俚語曰城北走關山開雨雪南遊

花柳塞雲煙洞庭春色悲公子蝦菜忘歸范

蠡船洙曰杜陵韋曲地名未央宮名並在長

安鄭曰塞悉則切洙曰勾踐既滅吳范蠡扁舟泛五湖

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為新句

江上人家桃樹枝春寒細雨出踈籬影遭碧

水潛勾引風妬紅花却倒吹吹花困懶旁舟

楫水光風力俱相怯赤憎輕薄遮人懷珍重

分明不來折折字濕久飛遲半欲高縈沙惹

草細於毛蜜蜂胡蝶生情性偷眼蜻蜓避百

勞趙曰古樂府艷花勾引落鶴曰公嘗有生

也洙曰本作不來接一作折鶴曰爾雅鴉伯勞也

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修可曰盛弘之荆州記長沙西

岸有祿山蓋衡山之足又名靈麓峰

乃嶽山七十二峰之數目湘西古渡

登岬夾徑喬松泉澗盤繞諸峰疊秀

下瞰湘江岳麓寺道林寺岳麓書院

皆在焉

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林壑爭盤紆寺門高
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五月寒風冷佛
骨六時天樂朝香爐地靈步步雪山草僧寶
人人滄海珠塔劫宮牆壯麗敵香廚松道清

涼俱蓮花交響共命鳥金榜雙迴三足鳥方
丈涉海費時節玄圃尋河知有無暮年且喜
經行近春日兼蒙暄暖扶飄然斑白身奚適
旁此煙霞茅可誅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
土仍膏腴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內不喧
呼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樂國養微軀依止
老宿亦未晚富貴功名焉足圖久爲野客尋
幽慣細學何顯免興孤一重一掩吾肺腑山

鳥山花吾友于宋公放逐曾題壁物色分留

與老夫公自注宋之問之貶也奎經於此有詩尚在壁間洙曰玉泉地名洞庭在

岳州之前赤沙湖在永州趙曰阿彌陀經極樂國王常作天樂晝夜六時雨曼陀羅華楞

嚴經雪山大力白牛食其山中肥膩香草洙曰釋書有共命鳥二首一身三足鳥言寺額

金榜有回鸞反鵲之勢也天台賦涉海則方丈蓬萊玄圃乃崑崙也張騫傳贊曰禹本紀

言河出崑崙騫窮河源思觀所謂崑崙者乎屈原卜居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趙曰桃源

在今鼎州易制度言其宮室朴略也易去聲朱曰橘洲湘江中四洲之一夏中水泛惟此

不沒上多美橘故名老宿僧之年臘高者夢彌曰野客樊本作謝客謝靈運字客子為永

嘉太守性好山水肆意遊遨嘗於南山伐木

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太守王琇驚駭謂

山賊不知為靈運也何願當作周願詳見上

有率寺詩何願好不忘洙曰一重一掩山也

花共友于易一吾字便覺不逮洪駒甫云謂

兄弟為友于者歌後語也

奉酬寇十侍御錫見寄四韻復寄寇

往別郁瑕地于今四十年來簪御府筆故泊

洞庭舩詩憶傷心處春深把臂前南瞻按百

越黃帽待君偏洙曰郁瑕晉地魏略侍御史簪白筆立殿陛書過以記不

法趙曰把臂言往別郇瑕之時也師曰按百越言按察楚越之郡趙曰漢書鄧通以擢船為黃頭郎注云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郎皆著黃帽

白馬

白馬東北來空鞍雙貫箭可憐馬上郎意氣

今誰見近時主將戮中夜商於戰喪亂死多

門嗚呼涕如霰詩或託興或紀事託名不必商於不商於也鮑曰商於乃

張儀欺楚王之地楚世家注商城在於水中也商州也舊屬楚蔡百世曰此潭州詩主將謂崔瓘也時為滅玠所殺侯景之亂舉軍皆白馬青袍故云朱曰商或作傷趙曰商於當

作傷於按商於山名在號州與此潭州之亂無相干斷不可楚詞哀郢涕淫淫其若霰

入衡州鶴曰公在潭以滅玠之亂遂

兵馬使滅玠殺團練使崔瓘據潭州為亂禮州刺史楊子琳道州刺史裴虬衡州刺史陽齊各出軍討之

兵革自久遠興衰看帝王漢儀甚照耀胡馬

何猖狂老將一失律清邊生戰場君臣忍瑕

垢河岳空金湯重鎮如割據輕權絕紀綱軍

州體不一寬猛性所將嗟彼苦節士素於圓

鑿方寡妻從爲郡兀者安堵墻凋弊惜邦本
哀矜存事常旌麾非其任府庫實過防怒已
獨在此多憂增內傷偏裨限酒肉卒伍單衣
裳元惡迷是似聚謀洩康莊竟流帳下血大
降湖南殃烈火發中夜高煙焦上蒼至今分
粟帛殺氣吹沅湘福善理顛倒明徵天莽茫
銷魂避飛鏑累足穿豺狼隱忍枳棘刺遷延
胝胼瘡遠歸兒侍側猶乳女在旁久客幸脫

免暮年慙激昂蕭條向水陸汨沒隨漁商報
主身已老入朝病見妨悠悠委薄俗鬱鬱回
剛腸參錯走洲渚春容轉林篁片帆在柳岸
通郭前衡陽華表雲烏埤名園花草香旗亭
壯邑屋烽櫓蟠城隍中有古刺史盛才冠巖
廊扶顛待柱石獨坐飛風霜昨者間瓊樹高
談隨羽觴無論再繾綣已安蒼黃劇孟七
國畏馬卿四賦良門闌蘇生在

公自注蘇勇
生侍御

銳白起強問罪富形勢凱歌懸否臧氛埃期必掃蚊蚋焉能當橘井舊地宅仙山引舟航

此行厭暑雨厥土聞清涼雖謂柳為清涼州可也諸舅

剖符近開緘書札光頻繁命屢及磊落字百

行江揔外家養謝安乘興長下流匪珠玉擇

木羞鸞凰我師嵇叔夜世賢張子房公自注

勸柴荆寄樂土鵬路觀翱翔趙曰漢光武紀

漢官威儀注曰易師卦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左傳瑾瑜匿瑕國君含垢金湯謂金城

湯池也楚詞圓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鉅錡而難入趙曰苦節士指崔瓘也按本傳崔瓘以士行修謹聞大曆中為湖南觀察使將吏寬施不奉法少以禮法繩之下多怨者寡妻從為郡元者安堵牆言寡妻平日遭擾自從崔太守為郡之後如兀者安於堵牆之下不復驚動也元惡指臧玠也以崔瓘謹守府庫不能賜予裨將卒伍衣食不繼遂聚謀而為亂也夢符曰爾雅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趙曰書天道福善禍淫又明徵定保鄭曰莊子手足胼胝胼蒲眠切胝張尼切皮厚也柳丑林切郴州也秦屬長沙郡夢弼曰雲鳥埤言城高也埤部弭切或曰埤當作障趙曰史表旗亭注市樓也立旗於上故名烽櫓者設烽燧於櫓也櫓者城上守望樓隍者城下之壕也漢書舜遊岩廊之上注毀下小屋也希

曰漢書將軍為國柱石又御史號獨坐風霜
則御史之任時裴端公虬為道州刺史陽中
丞濟為衡州刺史故云洙曰漢游俠傳劇孟
以俠顯吳楚七國反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
隱若一敵國云司馬相如字長卿有子虛上
林表二世及大人四賦夢弼曰史記張儀願
為門闌之斯又白起為秦將善用兵趙曰劇
孟馬卿以比比刺史白起以比蘇渙渙為人勇
銳時在崔瓘幕夢弼曰易師出以律否臧凶
否音鄙趙曰郴州橘井已見前注又有馬嶺
山亦名蘇仙山蘇耽入山學道其母往闖之
見其乘白馬飄然故又謂之白馬嶺其上
壇夢弼曰時公之舅崔偉攝郴州公欲往依
之剖符注見前洙曰南史江惔字惔持七歲
而孤依於外氏聰敏有至性舅吳平光侯蕭
勵名重當世尤所鍾愛晉謝安放情丘壑每

游賞以妓女從趙曰我師稽叔夜公自言欲
放曠懶散如嵇康也樂土謂郴州也鵬路翺
翔謂衡州
刺史也

舟中苦熱遣懷奉呈陽中丞通簡臺省諸公

媿為湖外客看此戎馬亂中夜混黎盄脫身
亦奔竄平生方寸心反當帳下難嗚呼殺賢
良不叱白刃散吾非丈夫特沒齒埋冰炭恥
以風疾辭胡然泊湘岨入舟雖苦熱垢膩可

漑灌痛彼道邊人形骸改昏旦中丞連帥職
封內權得按身當問罪先縣實諸侯半士卒
既輯睦啓行促精悍似聞上游兵稍逼長沙
館鄰好彼克修天機自明斷南圖卷雲水北
拱載霄漢美名光史臣長策何壯觀驅馳數
公子咸願同伐叛聲節哀有餘夫何激衰懦
偏裨表三上鹵莽同一貫始謀誰其間迴首
憤惋宗英李端公守職甚昭煥變通迫脅

地謀畫焉得筭王室不肯微凶徒略無憚此
流須卒斬神器資強幹扣寂豁煩襟皇天照

嗟嘆

趙曰舊本作反掌蔡伯世作反當字是蓋公自言平生有經世之心而反當張

下之

難不能一叱白刃使散乃自以為媿矣

帳下

指臧玠賢良指崔瓘也洙曰道邊形骸

謂遇

亂而死者趙曰中丞謂衡州刺史陽濟

夢符

曰漢書注上游水之上流也趙曰時澧

州刺史

楊子琳出兵同討臧玠故云上游兵

也見後

呈聶令詩中公自注田曰南圖字見

莊子趙曰御史相呼為端公時李勉自御史

中丞出為廣州刺史亦以兵討玠夢符曰老

子天下神器後漢章帝時宋意上疏曰春秋

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

幹弱枝也趙曰陸機
文賦叩寂寞而求音

江閣對雨有懷行營裴二端公

鶴曰裴虬

時為道州刺史
同平臧玠之亂

南紀風濤壯陰晴屢不分野流行地日江入

度山雲層閣憑雷殷長空面水文雨來銅柱

北應洗伏波軍

深曰本一作南極伏波銅柱
注見前趙曰武王伐紂大雨

太公謂之
洗兵雨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

旄頭彗紫微無復俎豆事金甲相排蕩青衿
一憔悴嗚呼已十年儒服弊于地征夫不遑
息學者淪素志我行洞庭野歛得文翁肆
侏胄子行若舞風雩至周室宜申興孔門未
應棄是以資雅才渙然立新意衡山雖小邑
首唱恢大義因見縣尹心根源舊宮闕講堂
非曩構大屋加塗墍下可容百人墻隅亦深
邃何必三千徒始壓戎馬氣林木在庭戶密

幹壘蒼翠有井朱夏時輓轡凍堦屺耳聞讀

書聲殺伐災髣髴災髣髴難曉故國延歸望哀顏

減愁思南紀收波瀾西河共風味采詩倦跋

涉載筆尚可記高歌激宇宙凡百慎失墜趙曰

苑頭胡星也晉天文志昴為苑頭紫微帝宮也

也彗紫微言其犯帝座此追言安史之亂也

宋曰漢書文翁為蜀郡守興事學宮以教蜀人

子弟也詩闕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鄭曰

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趙曰公謂采詩之官

倦於跋涉而不來采吾詩吾之詩如史官

載筆尚可備國史之失墜也

朱鳳行鶴曰此詩為衡州刺史陽濟作也時濟攝連師之職以討

臧玠之亂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巔朱鳳聲嗷嗷

側身長顧求其曹翅垂口噤心甚勞下愍百

鳥在羅網黃雀最小猶難逃願分竹實及螻

蟻盡使鷓鴣相怒號

聶耒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飢荒

上集卷下

江詩得代懷興盡本韻至縣呈聶令

陸路去方田驛四十里舟行一日時

屬江漲泊于方田鄭曰耒陽衡州屬縣

耒陽馳尺素見訪荒江眇義士烈女家風流

吾賢紹昨見狄相孫許公人倫表前朝翰林

後屈跡縣邑小知我礙湍濤半旬獲浩漭麾

下殺元戎湖邊有飛旄孤舟增鬱鬱僻路殊

悄悄側驚猿猱捷仰羨鸛鶴矯禮過宰肥羊

愁當置清醪人非西喻蜀興在北坑趙子美將死

猶憤憤詩辭興在北坑趙殊不方行柳岍靜

未話長沙擾崔師乞已至灃卒用矜少問罪

消息真開顏憩亭沼公自注時臧玠殺崔瓘

乞師于洪府師已至袁州比揚中丞子琳問

罪將士自灃土達長沙洙曰史記刺客傳聶

政殺韓相俠累而自死其姊壘伏尸哭極哀

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

乃其姊亦烈女也師曰狄相孫謂狄仁傑孫

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當師事之趙曰本作

前期蔡伯世本作前朝為是豈聶令之父或

祖嘗任翰林之職乎羔以沼切大水貌司馬相如上林賦浩羔演漾鄭曰醪普沼切酒清曰醪朱曰漢司馬相如作喻巴蜀檄秦武安侯白起破趙坑其降卒四十萬人夢弼曰公謂臧玠之徒不可以言諭宜悉坑之也鶴曰按史云公至耒陽聶令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今以詩考之公是秋下洞庭欲歸襄陽尚有別湖南幕府親交及過洞庭湖詩其誣不足攻也

長沙送李十一街回鶴曰公時在衡復潭蓋欲歸襄

陽也

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遠愧尚

方曾賜履竟非吾土倦登樓說盡轉暢久存膠漆

應難並一辱泥塗遂晚收李杜齊名真忝竊

自引李杜亦躔朔雲寒菊倍離憂鶴曰西康州即同谷縣公以乾元二年冬寓同谷至是年為十二秋矣趙曰尚方

賜履公嘗為左拾遺故云沫曰王粲登樓賦

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久留漢陳重

雷義結交時稱如膠漆之堅左傳趙孟謝絳

縣老人曰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漢書靈帝

時黨事起杜密免歸本郡與李膺俱坐而名

行相次時人稱李杜焉以前有李固杜喬又

上集卷三十一

三

正

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

鶴曰

是秋公將北首卒於潭岳之間誌云竟以寓卒濱於岳陽

水闊蒼梧野天高白帝秋途窮那免哭身老
不禁愁大府才能會諸公德業優北歸衝雨
雪誰憫弊貂裘

過洞庭湖

鮑曰洪玉甫云此詩迺人得之於江心一小石刻玉

直方詩話亦載其說

鮫室圍青草龍堆隱白沙護堤盤古木迎棹

舞神鴉破浪南風正回檣長日斜湖光與
遠直欲泛仙槎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二十

--	--	--	--	--	--	--	--	--	--	--

1
2
3

4

5
6
7

8

9

10

集千家註杜工部文集目錄

卷之一

天狗賦

進鵬賦表

鵬賦

進三大禮賦表

朝獻太清宮賦

朝享太廟賦

有事于南郊賦

進封西嶽賦表

封西嶽賦

畫馬讚

唐興縣客館記

雜述

秋述

說旱

東西兩川說

卷之二

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

奉謝口勅狀

薦岑參狀

郭使君滅殘寇狀

王使君論巴蜀表

柏都督謝上表

畫太乙天尊圖文

祭遠祖當陽君文

祭外祖祖母文

祭相國房公文

杜氏墓誌

盧氏墓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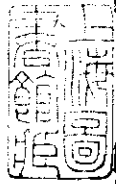
淑妃皇甫氏神道

碑

目錄

終

杜工部文集卷之一



天狗賦

并序年譜云按玄宗天寶六

載詔天下有一藝者公應詔

退下留京師是年十月上幸華清宮

公因至獸坊作天狗賦又按長安東

驪山有溫泉水浴可愈疾初秦始皇

砌石起室漢武帝又加修飾唐貞觀

間建湯泉宮咸亨間改溫泉宮天寶

六載改華清宮又築羅城置百司及

十宅每歲十

月上巡幸焉

天寶中上冬幸華清宮甫因至獸坊怪天狗
院列在諸獸院之上胡人云此其獸猛健無

與比者甫壯而賦之尚恨其與凡獸相近
澹華清之莘莘漠漠而山殿戍削縹與天風
崛乎迴薄上揚雲旂兮下列猛獸夫何天狗
嶙峋兮氣獨神秀色似後猊小如猿狖忽不
樂雖萬夫不敢前兮非胡人馬能知其去就
向若鐵柱歆而金鑠斷兮事未可救瞥流沙
而歸月窟兮斯豈踰晝日食君之鮮肥兮性
剛簡而清瘦敏於一擲威解兩鬪終無自私

必不虛透嘗觀乎副君暇豫奉命于畋則蚩
尤之倫已脚涓戟涇提挈丘陵與南山周旋
而慢圍者戮實禽有所穿伊鷹隼之不制兮
呵犬豹以相纏蹙乾坤之翕習兮望麋鹿而
飄然由是天狗捷來發自於左頓六軍之蒼
黃兮劈萬馬以超過材官未及唱野虞未及
和問髀矢與流星兮圍要害而俱破泊千蹄
之迸集兮始拗怒以相賀真雄姿之自異兮

已歷塊而高臥不愛力以許人兮能絕甘以
爲大音既而羣有噉咋勢爭割據垂小亡而
大傷兮翻投跡以來預劃雷殷而有聲兮紛
膽破而何遽似爪牙之便禿兮無魂魄以自
助各弭耳低徊閉目而去每歲天子騎白日
御東山百獸蹶蹙以皆從兮四猛乞銛銳乎
其間夫靈物固不合多兮胡役役隨此輩而
往還惟昔西域之遠致兮聖人爲之豁迎風

虛露寒體蒼螭軋金盤初一顧而雄材稱是
兮召羣公與之俱觀宜其立閭闔而吼紫微
兮却妖孽而不得上干時駐君之玉輦兮近
奉君之渥歡使臭處而誰何兮備周垣而辛
酸彼用事之意然兮匪至尊之賞闐仰千門
之峻嶒兮覺行路之艱難懼精爽之衰落兮
驚歲月之忽殫顧同儕之甚少兮混非類以
摧殘偶快意於狡獵兮尤見疑於躡捷此乃

獨步受之於天兮孰知羣材之所不接且置身之暴露兮遭縱觀之稠疊俗眼空多生涯未愜吾君儻憶耳尖之有長毛兮寧久被斯人終日馴狎已

進鵬賦表

年譜云天寶九載公在京師嘗進鵬賦在進三大禮

賦之先

臣甫言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貴磨滅鼎銘之勲不復照曜於明時自先君恕預以降奉

儒守官未墜素業矣亡祖故尚書膳部員外郎先臣審言修文於中宗之朝高視於藏書之府故天下學士到于今而師之臣幸賴先臣緒業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今賈馬之徒得排金門上玉堂者甚衆矣唯臣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奔走不暇只恐轉死溝壑安敢望仕進乎伏惟天子哀憐之明主儻使執先祖之故事拔泥塗之久

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以鼓吹六經先鳴數
子至於沉鬱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臯之
流庶可跂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伏惟
明主哀憐之無令役役便至於衰老也臣甫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爲鷓鴣者
鷓鴣鳥之殊特搏擊而不可當豈但壯觀於旌
門發狂於原隰引以爲類是大臣正色立朝
之義也臣竊重其有英雄之姿故作此賦實

望以此達於聖聰矣不揆蕪淺謹投延恩
進表獻賦以聞謹言

鷓鴣賦

當九秋之淒清見一鷓之直上以雄材爲已
任橫殺氣而獨往稍稍勁翮肅肅遺響杳不
可追俊無留賞彼何鄉之性命碎今日之指
掌伊鷓鴣鳥之累百敢同年而爭長此鷓鴣之
大略也若乃虞人之所得也必以氣稟玄冥陰

乘甲子河海蕩滂風雲亂起雪汨山陰冰纏
樹死迷向背於八極絕飛走於萬里朝無以
充腸夕違其所止頗愁呼而蹭蹬信求食而
依倚用此時而椽杵待尤者而綱紀表狎羽
而潛窺順雄姿之所擬歛捷來於森木固先
繫於利觜解騰攫而竦神開網羅而有喜獻
令之課數備而已及乎閩隸受之也則擇其
清質列在周垣揮拘孥之掣曳挫豪梗之飛

翻識畋遊之所使登馬上而孤騫然後綴以
珠飾呈於至尊搏風槍擧用壯旌門乘輿或
幸別館獵平原寒蕪空闊霜仗喧繁觀其夾
翠華而上下卷毛血之崩奔隨意氣而電落
引塵沙而晝昏豁堵墻之榮觀棄功效而不
論斯亦足重也至如千年孽狐三窟狡兔恃
古塚之荆棘飽荒城之霜露迴惑我往來趨
趨我場圃雖青青骹戴角白鼻如瓠蹙奔蹄

而俯臨飛迅翼而遐寓而料全於果見迫寧
遽屢攬之而穎脫便有若於神助是以噉哮
其音颯爽其慮續下構而繚繞尚投跡而容
與奮威逐北施巧無據方蹉跎而就擒亦造
次而難去一竒卒獲百勝昭著夙昔多端蕭
條何處斯又足稱也爾其鷓鴣鴉鴉之倫莫
益於物空生此身聯拳拾穗長大如人肉多
奚有味乃不珍輕鷹隼而自若託鴻鵠而爲

鄰彼壯夫之慷慨假強敵而逡巡拉先鳴之
異者及將起而復臻忽隔天路終辭水濱寧
掩羣而盡取且快意而驚新此又一時之俊
也夫其降精於金立骨如鐵日通於腦筋入
於節架軒楹之上純漆光芒掣梁棟之間寒
風凜冽雖趾躄千變林嶺萬穴擊叢薄之不
開突杈枒而皆折又有觸邪之義也久而服
勤是可吁畏必使烏攫之黨罷鈔盜而潛飛

臯怪之羣想英靈而虛墜豈非虛陳其力叨
竊其位等摩天而自安與槍榆而無事者矣
故不見其用也則晨飛絕壑暮起長汀來雖
自負去若無形置巢截窠養子青冥倏爾年
歲茫然闕廷莫試鈎爪空迴斗星衆雛儻割
鮮於金殿此鳥已將老於岳局

進三大禮賦表

年譜云按玄宗天寶

朝獻太清宮癸巳朝享太廟甲午有事于南郊公時在京師進三大禮賦

上奇之命待制集
賢院召試文章

臣甫言臣生長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
與麋鹿同羣而處浪跡陛下豐草長林實自
弱冠之年矣豈九州牧伯不歲貢豪俊於外
豈陛下明詔不及席思賢於中哉臣之愚頑
靜無所取以此知分沉埋盛時不敢依違不
敢激汗默以漁樵之樂自遣而已頃者賣藥
都市寄食朋友竊慕堯翁擊壤之謳適遇國

家郊廟之禮不覺手足蹈舞形于篇章漱吮
甘液游泳和氣聲韻浸廣卷軸斯存抑亦古
詩之流希乎述者之意然詞理野質終不足
以拂天聽之崇高配史籍以永久恐修先狗
馬遺恨九原謹稽首投延恩匭獻納上表進
明主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有事于南郊等
三賦以聞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朝獻太清宮賦

冬十有一月天子既納處士之議承漢繼周
革弊用古勒崇揚休明年孟陬將攄大禮以
相籍越彝倫而莫儔歷良辰而戒吉分祀事
而孔修營室主夫宗廟乘輿備乎冕裘甲子
王以昧爽春寒薄而清浮虛閭闔逗蚩尤張
猛馬出騰虬捎熒惑隨旄頭風伯扶道雷公
挾輶通天台之雙闕警溟漲之十洲浩劫礪
砢萬僊颼颼歛臻于長樂之舍崑崙入乎崑崙

之丘太一奉引庖犧左右堯步舜趨禹馳湯
驟鬱閔宮之律萃圻元氣以經構斷紫雲而
竦牆撫流沙而承霤紛墮珠而陷碧燿波錦
而浪繡森青冥而欲雨艷光烱而初晝於是
翠蕤俄的藻籍舒就祝融擲火以焚香溪女
捧盤而盥漱羣有司之望幸辯名物之難究
瓊漿自間於粢盛羽客先來於介冑爍聖祖
之儲祉敬雲孫而及此詔軒轅使合符勅王

喬以視履積昭感於嗣續匪正辭於祝史若
盼蠻而有憑肅風颺而乍起揚流蘇於浮柱
金英霏而披靡擬雜珮於曾巔孔蓋歌以颯
纒中澹澹以迴復外蕭蕭而未已上穆然注
道爲身覺天傾耳陳僭號於五代復戰國於
千祀曰嗚呼昔蒼生纏孟德之禍爲仲達所
愚鑿齒其俗窳窳其孤赤烏高飛不肯止其
屋黃龍哮吼不肯負其圖伊神器臬兀而小

人响喻曆紀大破創痍未蘇尚攫拏於吳蜀
又顛躓於羯胡縱羣雄之發憤誰一統於亨
衢在拓跋與宇文豈風塵之不殊比聰虜及
堅特渾貔豹而齊驅愁陰鬼嘯落日梟嘯各
擁兵甲俱稱國都且耕且戰何有何無惟累
聖之徽典恭淑慎以允緝茲火土之相生非
符讖之備及煬帝終暴叔寶初襲編簡尚新
義旗爰入旣清國難方覩家給竊以爲數子

自誣敢貞乎五行攸執而觀者潛晤或喜至
於泣鱗介以之鳴簏毘跂以之振蟄感而遂
通罔不具集仡神光而紺閻羅詭異以戢昏
地軸傾而融曳洞宮儼以嶷岌九天之雲下
垂四海之水皆立鳳鳥威遲而不去鯨魚屈
矯以相吸掃大始之含靈卷殊形而可挹則
有虹蜺爲鈎帶者入自於東揭莽蒼履崆峒
素髮漠漠至精濃濃條弛張於巨細覬披寫

於心曾蓋脩竿無隙而仄席已容裂手中之
黑簿睨堂下之金鐘得非擬斯人於壽域明
返樸於玄蹤忽駢日而翻萬象却浮雲而留
六龍咸讐跖而壯茲應終蒼黃而昧所從上
猶色若不足處之彌恭天師張道陵等洎左
玄君者前千二百官吏謁而進曰今王巨唐
帝之苗裔坤之紀綱上配君服宮尊臣商起
數得統特立中央且大樂在懸黃鐘冠八音

之首太昊斯啓青陸獻千春之祥曠哉勤力
耳目宜乎大帶斧裳故風后孔甲充其佐山
稽岐伯翼其傍至於易制取法足以朝登五
帝夕宿三皇信周武之多幸存漢祖之自強
且近朝之濫吹仍改卜乎祠堂初降素車終
勤恤其後有客白馬固漂淪不忘伊庶人得
議寔邦家之光臣道陵等試本之於青簡探
之於縹囊列聖有差夫子聞斯於老氏好問

自久宰我同科於季康敢撥亂返正乃此其所長萬神開八駿迴旗掩月車奮雷騫七曜燭九垓能事穎脫清光大來或曰今太平之人莫不優游以自得況是蹴魏踏晉批周抉隋之後與夫更始者哉

蔡條西清詩話云杜少陵文自古奧如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忽翳日而隤萬象却浮雲而留六龍乃舞陵亂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其語磊落驚人或言無韻者殆不可讀是大不然蘇東坡有美堂詩云天外熏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

蓋出於此也嚴有翼藝苑雌黃云秦少游嘗言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詩冠古今而無韻者殆不可讀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此未易以理推也余比觀西清詩話乃不然此說云杜少陵文自古奧所舉數語出朝獻太清宮賦誠磊落驚人此謂之有韻之作可乎切意少游所謂無韻不可讀者不過課伐木詩序之類而已後山詩話云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耳

朝享太廟賦

初高祖太宗之櫛風沐雨勞身焦思用黃鉞

白旗者五年而天下始一歷三朝而戮力今
庶績之大備上方采厖俗之謠稽正統之類
蓋王者盛事臣聞之於里曰昔武德已前黔
黎蕭條無復生意遭鯨鯢之蕩汨荒歲月而
沸渭袞服紛紛朝廷多閏者仍亘乎晉魏臣
竊以自赤精之衰歇曠千載而無真人及黃
圖之經綸息五行而歸厚地則知至數不可
以久缺凡材不可以長寄故高下相形而尊

卑各異惟神斷繫之於是本先帝取之於義
壬辰旣格于道祖乘輿卽以是日致齋於九
室所以昭達孝之誠所以明繼天之質具禮
有素六官咸秩大輅每出或黎元不知豐年
則多而筐筥甚實旣而太尉叅乘司僕扈蹕
望重闈以肅恭順法駕之徐疾公卿淳古士
卒精一黜宗廟之愈深抵職司之所密宿翠
華於外戶曙黃屋於通術氣淒淒於前旒光

靡靡於嘉粟階有賓阼帳有甲乙升降之際
見玉柱生芝擊拊之初覺鈞天合律筍簾乍
以碣磬千戚宛而婆娑鞀鼓塤箎爲之主鍾
磬等瑟以之和雲門咸池取之至空桑孤竹
貴之多八音脩通旣比乎旭日升而氛埃滅
萬舞陵亂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鳥不敢
飛而玄甲嶸嶸以岳峙象不敢去而鳴珮劍
燦以星羅已而上乾豆以登歌美休成之旣

饗璧玉儲精以稠疊門欄洞豁而森爽黑帝
歸寒而激昂蒼靈戒曉而來往熙事莽而充
塞羣心麋以振蕩桐花未吐孫枝之鸞鳳相
鮮雲氣何多宮井之蛟龍亂上若夫生弘佐
命之道死配貴神之列則殷劉房魏之勲是
可以中摩伊呂上冠夔高代天之工爲人之
傑丹青滿地松竹高節自唐興以來若此時
哲皆朝有數四名垂卓絕向不遇反正撥亂

之主君臣父子之別奕葉文武之雄注意生
靈之切雖前輩之溫良寬大豪俊果決曾何
以措其筋力與韜鈴載其刀筆與喉舌使祭
則與食則血若斯之盛而已爾乃直于主索
于祊警幽全之物散純道之精蓋我后常用
惟時克貞營以蕭合酌以茅明嘏以慈告祝
以孝成故天意張皇不敢殄其瑞神姦妄帖
不敢祕其精而撫絕軌享鴻名者矣于以奏

永安于以奏王夏福穰穰於絳闕芳霏霏於
玉笋沛枯骨而破聾盲施殀胎而逮鰥寡園
陵動色躍在藻之泉魚弓劒皆鳴汗鑄金之
風馬霜露堪吸禎祥可把曾宮歔歔陰事儼
雅薄清輝於鼎湖之山靜餘響於蒼梧之野
上窅然漠漠惕然兢兢紛益所慕若不自勝
嗽牙旗而獨立吟翠駮而未乘五老侍祠而
精駭千官逖聽而思凝於是丞相進曰陛下

應道而作惟天與能澆訛散淳樸登尚猶日
慎業業孝思烝烝恐一物之失所懼先王之
咎徵如此之勤恤匪解是百姓何以報夫元
首在臣等何以充其股肱且如周宣之教親
不暇孝武之淫祀相仍諸侯敢於追脅方士
奮其威稜一則以微言勸內一則以輕舉虛
憑又非陛下恢廓緒業其瑣細亦曷足稱丞
相退上躅天躅地授綬登車伊鴻洞槍鼎先

出爲儲胥本枝根株乎萬代睿想經緯乎六
虛甲午方有事於采壇紺席宿夫行所如初
有事於南郊賦

蓋主上兆於南郊聿懷多福者舊矣今茲練
時日就陽位之美又所以厚祖考通神明而
已職在宗伯首崇禋祀先是春官條頌祗之
書獻祭天之紀令泰龜而不昧俟萬事之將
履掌次閱氈邸之則封人考墳宮之旨司門

轉致乎牲牢之繫小胥專達乎懸位之使二
之日朝廟之禮既畢天子蒼然視於無形澹
然若有所聽又齋心於宿設將盥食而匪寧
旌門坡陁以前驚轂騎反覆以相經頓曾城
之軋軋萬戶之熒熒馳道端而如砥浴日
上而如萍掣翠旄於華蓋之角彗黃屋於鈞
陳之星神僊戍削以落羽翹翹幽憂以固扃
戰岐慄華擺渭掉涇地回回而風淅淅天決

決而氣清清甲冑乘陵轉迅雷於荆門巫峽
玉帛清迥霽夕雨於瀟湘洞庭於是乘輿霈
然乃作翳夫鸞鳳將至以冲融寥廓不可乎
彌度聲明通乎純粹溟滓爲之垠堦駟蒼螭
而蜿蜒若無骨以柔順奔烏攫而黝黹徒有
勢於殺縛朱輪竟野而杳冥金鏤成陰以結
絡吹堪輿以軒輕槍寒暑以前却中營密擁
乎太陽宸眷眇臨乎長薄熊羆弭耳以相舐

虎豹高跳以虛攫上方將降帷宮之絺縞屏
玉軼以蠖略人門行馬以拱乎合沓之場皮
弁大裘始進於穹崇之幕衝牙鏗鏘以將集
周衛轆轤而或若月窟黑而扶桑寒田燭稠
而曉星落肅定位以告潔藹巖上而清超雲
齒齒以張蓋春歲蕤而建杓簪裾斐斐樽俎
蕭蕭方回曲折周旋寂寥必本於天王宮與
夜明相射動而之地山林與川谷俱標於是

乎官有御事有職所以敬鬼神所以勤稼穡
所以報本反始所以度長立極玄酒明水之
上越席䟽布之側必取先於稻秫麴蘖之勤
必取著於紛純文繡之飾雖三牲八簋豐備
以相泐而蒼璧黃琮實歸乎正色先王之丕
業繼起信可以永其昭配羣望之徧祭在斯
示有以明其翼戴由是播其聲音以陳列從
乎節奏以進退韶夏濩武采之於訓謨鍾石

陶匏具之於梗槩變方形於動植聽宮徵於
砢磨英華發外非因乎筍簴之高和順積中
不在乎雷鼓之大旣而腠管胠胃柴燎窟塊
驕嘉孽赫葩斜晦漬電纏風升雪颯星碎拂
勿佺淡眇溟蕤淬聖慮岑寂玄黃增霈蒼生
顛昂毛髮清籟雷公河伯咸駭駭以脩聳霜
女江妃乍紛紛而睽睽執綬秉翟朱干玉戚
鼓瑟吹笙金支翠旌神光倏歛祀事虛明於

是潛漉乎渙汗紆餘乎經營浸朱崖而灑朔
漠洶暘谷而濡若英耆艾涕而童子儻叢棘
坼而狴牢傾是率土之濱覃醺醪以涵泳非
奉郊之縣獨宴慰以縱橫玄澤淡泞乎無極
殷薦綢繆乎至精稽古之時屢應符而合契
聖人有作不逆寡而雄成爾乃孤卿侯伯雜
羣儒三老儼而絕皮軒趨帳殿稽首曰臣聞
燧人氏已往法度難知文質未變太昊氏繼

天而王根啓閉於厥初以木傳子據終始而
可見洎虞夏殷周茲煥炳葱蘢秦失之於狼
貪蠶食漢綴之以蛇斷龍戰中莽茫夫何從
聖蓄縮曾不眷伏惟道祖視生靈之磔裂醜
害馬之蹄齧呵五精之息肩考正氣之無轍
協夫貽孫以降使之造命更摯累聖昭洗中
祚觸蹶氣慘黷乎脂夜之妖勢廻簿乎龍蛇
之孽伏惟陛下勃然憤激之際天闕不敢旅

拒鬼神爲之嗚咽高衢騰塵長劔吼血尊卑
配宇縣刷插紫極之將頽拾清芬於已缺鑪
以之仁義鍛以之賢哲聯祖宗之耿光卷夷
狄之影撒蓋九五之後人人自以遭唐虞四
十年來家家自以爲稷高王綱近古而不軌
天聽貞觀以高揭蠢爾差僭粲然優劣宜其
課密於空積忽微判定於興廢繼絕而後覩
數統從首八音六律而惟新日起筭外一字

千金而不滅上曰吁昊天有成命惟五聖以
受我其夙夜匪遑宴用素樸以守于嗟乎麟
鳳胡爲乎郊藪豈上帝之降鑒及茲玄元之
垂裕于後夫聖以百年爲鶉鷲道以萬物爲
芻狗今何以茫茫臨乎八極眇眇託乎羣后
端策拂龜於周漢之餘緩視闊步於魏晉之
首斯上古成法蓋其人已朽不足道也於是
天子默然而徐思終將固之又固之意不在

抑殊方之貢亦不必廣無用之祠金馬碧雞
非理人之術珊瑚翡翠此一物何疑奉郊廟
以爲寶增怵惕以致孜孜況大庭氏之時六龍
飛御之歸

後村詩話云前人謂杜詩冠古今而無韻者不可讀又謂太白律詩殊少此論施之
小家數可也余觀杜集無韻者惟夔府詩
題數行頗艱澁容有誤字脫簡如大禮三
賦沉著痛快非鉤章棘句者所及太白七
言近體如鳳凰臺五言如憶賀監哭紀叟
之作皆高妙未嘗細考而輕爲議論學者
之通患韓退之嘗云氣水也言浮物也水

大則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此論最親切李杜是甚氣魄豈但工於有韻及古體乎

進封西嶽賦表

年譜云天寶十三載公在京師進封西嶽

賦按玄宗天寶九載詔封華嶽未幾廟災乃傳封至是年公始進此賦而

請封也

臣甫言臣本杜陵諸生年過四十經術淺陋進無補於明時嘗困於衣食蓋長安一匹夫耳頃歲國家有事于郊廟幸得奏賦待制於

集賢委學官試文章再降恩澤仍猥以臣名實相副送隸有司參列選序然臣之本分甘棄置永休望不及此豈意頭白之後竟以短篇隻字遂曾聞徹宸極一動人主是臣無負於少小多病貧窮好學者已在臣光榮雖死萬足至於仕進非敢望也日夜憂迫復未知何以上荅聖慈明臣子之效況臣常有肺氣之疾恐忽復先草露塗糞土而所懷冥冥孤

負皇恩敢攄竭憤懣領略不則作封西嶽賦
一首以勸所覬明主覽而留意焉先是御製
嶽碑文之卒章曰待余安人治國然後徐思
其事此蓋陛下之至謙也今茲人安是已今
茲國富是已況符瑞翕習福應交至何翠華
之脉脉乎維嶽固陛下本命以永嗣業維嶽
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斯又不可寢已伏惟
天子霈然留意焉春將披圖視典冬乃展采

錯事日尚浩濶人匪勞止庶可試哉微臣不
任區區懇到之極謹詣延恩輒獻納奉表進
賦以聞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封西嶽賦

并序

上旣封泰山之後三十年間車轍馬跡至于
太原遷于長安時或謁太廟祭南郊每歲孟
冬巡幸溫泉而已聖主以爲王者之體告厥
成功止於岱宗可矣故不肯到崆峒訪具茨

驅八駿於崑崙親射蛟於江水始爲天子之
能事壯觀焉爾況行在供給蕭然煩費或至
作歌有慚於從官誅求坐殺於長吏甚非主
上執玄祖醇醲之道端拱御蒼生之意大哉
聖哲垂萬代則蓋上古之君皆用此也然臣
甫愚竊以古者疆場有常處贊見有常儀則
備乎玉帛而財不匱乏矣動乎車輿而人不
愁痛矣雖東岱五嶽之長足以勒崇垂鴻與

山石無極伊太華最爲難上至於封禪之事
獨軒轅氏得之夫七十二君罕能兼之矣其
餘或蹶踣風雲碑版祠廟終么麼不足追數
今聖主功格軒轅氏業纂七十君風雨所及
日月所照莫不砥礪華近甸也其可慙乎比
歲鴻生巨儒之徒誦古史引時義云國家土
德與黃帝合主上本命與金天合而守闕者
亦百數天子寢不報蓋謙如也頃或詔厥郡

國掃除曾巔雖翠蓋可薄乎蒼穹而銀字未
藏於金氣臣甫誠薄劣不勝區區吟詠之極
故作封西嶽賦以勸賦之義預述上將展禮
焚柴者實覬聖意因有感動焉爲其詞曰
惟時孟冬百工乃休上將陟西嶽覽八荒御
白帝之都見金天之王旣刊石乎岱宗又合
符乎軒皇茲事體大越不可載已先是禮官
草具其儀各有典司俯叶吉日欽若神祇而

千乘萬騎已蠖略佻儼屈矯陸離唯君所之
然後拭翠鳳之駕開日月之旗撞鳴鍾發雷
輜辨格澤之修竿決河漢之淋漓曠天狼之
威弧墜魍魎之霏霏赤松前驅彭祖後馳方
明夾轂昌寓侍峯山靈秉鉞而踉蹌海若護
蹕而參差風馭冉以縱變雲螭蹉而遲蜿地
軸軋軋殷以下折原隰草木儼而東飛岐梁
閃倏涇渭反覆而天府載萬候之玉尚方具

左燾黃屋已焜煌於山足矣乘輿尚鳴鸞輿
儲精澹慮華蓋之大角低回北斗之七星皆
去屆蒼山而信宿屯絕壁之清曙旣臻夫陰
宮犀象肆兀戈鋌悉宰飄飄蕭蕭洶洶如也
於是太一抱式玄冥司直天子廼宿祓齋就
登陟駢素虬超崩岌天語祕而不可知代欲
聞而不可得柴燎上達神光充塞泥金乎菡
萏之南刻石乎青冥之北上意由是茫然延

降天老與之相識問太微之所居稽上帝之
遺則颯弭節以徘徊撫八紘而黠黑忽風飈
而景倒澹殊狀而異色罔若褰祛開帷下辯
宸極者久之雲氣蒼蒼以迴複山嘒業而未息
祀事孔明有巖有翼神保是格時萬時億爾
乃駐飛龍之秋秋詔王屬以中休覲羣后於
高掌之下張大樂於洪河之洲芬樹羽林莽
不可收千人舞萬人謳騏驎跋跋而在郊鳳

鳳蔚跋而來遊雷公伐鼓而渾汗地祇被震
而悲愁樂師拊石而具發激越乎遐陬羣山
爲之相巖萬穴爲之倒流又不可得載已久
而景移樂闕上悠然垂思曰嗟乎余昔歲封
泰山禪梁父以爲主者成功已纂終古嘗鑒
前史至於周穆漢武豫遊寥闊亦所不取惟
此西嶽作鎮三輔非無意乎頃者猶恐百姓
不足人所疾苦未暇瘞斯玉帛考乃鐘鼓是

以視嶽於諸侯錫神以茅土豈唯壯設險於
甸服報西成之農扈亦所以感一念之精靈
荅應時之風雨者矣今茲冢宰庶尹醇儒碩
生僉曰黃帝顓頊乘龍遊乎四海發軔匝乎
六合竹帛有云得非古之聖君而泰華最爲
難上故封禪之事鬱沒罕聞以余在位發祥
隕祉者焉可勝紀而不得已遂建翠華之旗
用塞雲臺之議矧乎殊方奔走萬國皆至玄

元從助清廟歔歔也臣甫舞手蹈足曰大哉
爍乎真天子之表奉天爲子者已不然何數
千萬載獨繼軒轅氏之美彼七十二君又疇
能臻此蓋知明主聖罔不克正功罔不克成
放百靈歸華清

畫馬讚

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驊騮老大驪裏清新魚
目瘦腦龍文長身雪垂白肉風蹙鬪筋逸態

蕭疎高驤縱恣四蹄雷電一日天地御者閒
敏去何難易愚夫乘騎動必顛躓瞻彼駿骨
實惟龍媒漢哥燕市已矣茫哉但見駑駘紛
然往來良工惆悵落筆雄才公自注穆天子
傳飛兔驪裏日

馳三
萬里

唐興縣客館記年譜云上元二年公
在成都作唐興縣客

館記按集中有簡王明府詩鶴云遂
州唐興縣宰王潛也公嘗爲潛作唐
興客館記蓋公時在成都遂州與成
都俱屬劍南唐興在天寶初改爲蓬

溪此因其
舊名耳

中興之四年王潛爲唐興宰脩厥政事始自
鰥寡惇獨而和其封內非侮循循不畏險膚
而行而一咨于官屬于羣吏于衆庶曰邑中
之政庶幾繕完矣惟賓館上陋下濕吾人猶
不堪其居以容四方賓賓其謂我何改之重
勞我其謂人何咸曰誕事至濟厥載則達觀
于大壯作之閉闕作之堂構以永圖崇高廣

大踰越傳舍通梁直走嵬將墜壓素柱上承
安若泰山兩傍序開發洩霜露潛靚深矣步
櫺復雷萬瓦在後匪丹雘爲實踈達爲迴廊
南注又爲覆廊以容介行人亦如正館制度
小劣直左階而東封殖脩竹茂樹挾右堦于
南環廊又注亦可以行步風雨不易謀而集
事邑無妨工亦無匱財人不待子來定不待
方中矣宿息并樹或相爲賓或與之毛天子

之使至則曰邑有人焉某無以粟階州長之
使至則曰某非敢賓也子無所用俎四方之
使至則曰子貺某多矣敢辭贄或曰明府君
之侈也何以爲人皆曰我公之爲人也何以
侈子徒見賓館之近夫厚不知其私室之甚
薄器物未備力取諸私室人民不知賦歛乃
至於館之醢醢闕出於私厨使之乘駟闕辦
於私廐君豈爲亭長乎是躬親也若館宇不

修而觀臺榭是好賓至無所納其車我浩蕩
無所措手足獲高枕乎其誰不病吾人矣玼
瑕忽生何以爲之是道也施舍不幾乎先覺
矣杖之友朋歎曰美哉是館也成人不知人
不怒廨署之福也府君之德也府君曰古有
之也非吾有也余何能爲是亦前州府君崔
公之命也余何能爲是日辛丑歲秋分大餘
二小餘二千一百八十八杜氏之老記已

作廨署之福也府君之德也府君之德也廨署之福也府君曰古有之也非吾有也余何能為是亦前州府君崔公之命也余何能為是日辛丑歲秋分大餘二小餘二千一百八十八杜氏之老記

雜述

杜子曰凡今之代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進賢賢乎則魯之張叔卿孔巢父二才士者聰明深察博辯閎大固必能伸於知已令聞不已任重致遠速於風飈也是何面目黧黑

常不得飽飯喫曾未如富家奴茲敢望縞衣乘軒乎豈東之諸侯深拒於汝乎豈新令尹之人未汝之知也由天乎有命乎雖岑子薛子引知名之士月數十百填爾逆旅請誦詩浮名耳勉之哉勉之哉夫古之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嗟乎叔卿遣辭工於猛猛放蕩似不能安排者以我為聞人而已以我為益友而已

叔卿靜而思之嗟乎巢父執雌守常吾無所
贈若以泰山冥冥崒以高泗水潏潏瀟瀟以清
悠悠友生復何時會于王鑄之京載飲我濁
酒載呼我爲兄

秋述

年譜云天寶十載公在京有秋述一首時霖雨積旬墻屋多壞

西京尤甚

秋杜子臥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榻
常時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昔襄陽龐

德公至老不入州府而揚子雲草玄寂寞多
爲後輩所褻近似之矣嗚呼冠冕之窟名利
卒卒雖朱門之塗泥士子不見其泥矧抱疾
窮巷之多泥乎子魏子獨踽踽然來汗漫其
僕夫夫又不假蓋不見我病色適與我神會
我棄物也四十無位子不以官遇我知我處
順故也子挺生者無矜色無邪氣必見用
則風后力牧是已文章則子游子夏是已無

邪氣故也得正始故也噫所不至於道者時
或賦詩如曹劉談話及衛霍豈少年壯志未
息俊邁之機乎子魏子今年以進士調選名
隸東天官告予將行旣縫裳旣聚糧東人怵
惕筆札無敵謙謙君子若不得已知祿仕此
始吾黨惡乎無述而止

說旱

公自注初中丞嚴公節制劔南

日奉此說年譜云寶應元年公
在成都尹節度劔南東西川

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傳曰龍
見而雩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
物待雨盛大故祭天遠爲百穀祈膏雨也今
蜀自十月不雨抵建卯非雩之時奈久旱何
得非獄吏只知禁繫不知踈決怨氣積冤氣
盛亦能致旱是何川澤之乾也塵霧之塞也
行路皆菜色也田家其愁痛也自中丞下車
之初軍郡之政罷弊之俗已下手開濟矣百

事冗長者又以革削矣獨獄囚未聞處分豈次第未到爲獄無濫繫者乎穀者百姓之本百役是出況冬麥黃枯春種不入公誠能暫輟諸務親問囚徒除合死者之外下筆盡放使囹圄一空必甘雨大降但怨氣消則和氣應矣躬自䟽決請以兩縣及府繫爲始管內東西兩川各遣一使兼委刺史縣令對巡使同䟽決如兩縣及府等囚例處分衆人之望

也隨時之義也昔貞觀中歲大旱文皇帝親臨長安萬年二赤縣決獄膏雨滂足卽岳鎮方面歲荒札皆連帥大臣之務也不可忽凡今徵求無名數又耆老合侍者兩川侍丁侍異常丁乎不殊常丁賦歛是老男老女死日短促也國有養老公遽遣吏存問其疾苦亦和氣合應之義也時雨可降之徵也愚以爲至仁之人常以正道應物天道奚近去人不

遠

東西兩川說

聞西山漢兵食糧者四千人皆關輔山東勁
卒多經河隴幽朔教習慣於戰守人人可用
兼差堪戰子弟向二萬人實足以備邊守險
脫南蠻侵掠邛雅子弟不能獨制但分漢勁
卒助之不足撲滅是吐蕃馮陵本自足也摧
量西山邛雅兵馬卒叛援形勝明矣頃三城

失守罪在職司非兵之過也糧不足故也今
此輩見闕兵馬使八州素歸心於其世襲刺
史獨漢卒偏裨將主之竊恐備吐蕃在羗漢
兵小昵而釁隙隨之矣況軍足姦吏減剝未
已哉愚以速擇偏裨主之主之勢明其號令
一其刑賞申其哀恤致其驩忻宜先自羗子
弟始自漢兒易解人意而優勸旬月大浹洽
矣仍使兵羗各繫其部落刺史得自教閱都

受統於兵馬使更不得使入州都管在一羗
王或都關一世襲刺史是羗之豪族發源有
遠近世封有豪家紛然聚藩落之議於中肆
與奪之權於外已然則備守之根危矣又何
以藉其爲本式遏雪嶺之西哉比羗族封王
者言以拔城之功得令成失矣襲王如故總
統未已余諸董攘臂何王尹之獄是矣由策
嗣羗王關王氏舊親西董族最高怨望之勢

然矣誠於此時便宜聞上使各自統領不須
王區分易制然後都靜聽取別於兵馬使不
益元戎氣壯部落無語或縱一部落怨獲羣
部喜矣無爽如此處分豈惟邛南不足憂八
州之人願賈勇復取三城不日矣幸急擇公
所素諳明于將者正色遣之獠賊內編屬自
久數擾背亦自久徒惱人耳憂慮蓋不至大
昨聞受鐵券爵祿隨之今聞已小動爲之奈

何若不先招諭也穀貴人愁春事又起緣邊
耕種卽發精卒討之甚易恐賊星散於窮谷
深林節度兵馬但驚動緣邊之人供給之外
未見免劫掠而還賃其地豪族兼有其地而
轉富蜀之土肥無耕之地流冗之輩近者交
互其鄉村而已遠者漂寓諸州縣而已寔不
離蜀也大抵祇與兼并豪家力田耳但鈞畝
薄斂則田不荒以此上供王命下安疲人可

矣豪族受賃罷人田管內最大誅求宜約富
家辦而貧家創痍已深矣今富兒非不緣子
弟職掌盡在節度衙府州縣官長手下哉村
正雖見面不敢示文書取索非不知其家處
獨知貧兒家處兩川縣令刺史有權攝者須
盡罷免苟得賢良不在正授權在進退聞上
而已

杜工部文集卷之二

杜工部文集卷之二

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

年譜

云公時爲華州司功參軍

問山林藪澤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故供
甲兵士徒之役府庫賜與之用給郊廟宗社
之祀奉養祿食之出辨乎名物存乎有司是
謂公賦知歸地著不撓者已今聖朝紹宣王
中興之洪業于上庶尹備山甫補袞之能事

于下而東寇猶小梗率土未甚闢揔彼賦稅之獲盡贍軍旅之用是官御之舊典闕矣人神之攸序乖矣欲使軍旅足食則賦稅未能充備矣欲將誅求不時則黎元轉罹于疾苦矣子等以待問之實知新之明觀志氣之所存於應對乎何有佇渴救敝之通術願聞強學之所措意蓋在此矣得游說乎

問國有輶車廬有飲食古之按風俗遣使臣

在王官之一守得馳傳而分命蓋地有要害郊有遠近供給之比省費相懸今茲華惟襟帶關逼輦轂行人受辭於朝夕使者相望於道路屬年歲無蓄積之虞職司有愁痛之歎况軍書未絕王命急宣插羽先翥於騰鷹敵帷不供於埋馬豈芻粟之勤獨爾實驂駢之價闕如人主之軫念屢及於茲邦伯之分憂何嘗敢怠乞恩難再近日已降水衡之錢積

骨頗多無暇更入燕王之市欲使輜軒有喜
主客合宜閭閻罷杼軸之嗟官吏得從容之
計側佇新語當聞濟時

問通道陂澤隨山濬川經啓之理疏奠之術
抑有可觀其來尚矣初聖人盡力溝洫有國
作爲隄防洎後代控引淮海漕通涇渭因舟
楫之利達倉庾之儲又賴此而殷亦行之自
久近者有司相土決彼支渠旣潰渭而亂河

竟功多而事寢人實勞止岸乃善崩遂使委
輸之勤中道而棄今軍用蓋寡國儲未贍雖
遠方之粟大來而助挽之車不給是以國朝
仗彼天使徵茲水工議下淇園之竹更鑿商
顏之井又恐煩費居多績用莫立空荷成雲
之錘復擁填淤之泥若然則舟車之用大小
相妨矣軍國之食轉致或闕矣矧夫人煙尚
稀牛力不足者已子等飽隨時之要挺賓主

之資副乎求賢敷厥讜議

問足食足兵先哲雅誥蓋有兵無食是謂棄之致能掉鞅靡旌斯可用矣况寇猶作梗兵不可去日聞將軍之令親覩司馬之法關中之卒未息灞上之營何遠近者鄭南訓練城下屯集贍彼三千之徒有異什一而稅竊見明發教以戰鬪亭午放其庸保課乃菽麥以爲尋常夫悅以使人是能用法古伊歲則云暮

實慮休止未卜及瓜之還交比翳桑之餓羣有司自救不暇二三子謂之何哉

問昔唐堯之爲君也則天之大敬授人時十六升自唐侯者已昔帝舜之爲臣也舉禹之功克平水土三十登爲天子者已本之以文思聰明加之以勞身焦思旣睦九族協和萬邦黜去四凶舉十六相故五帝之後傳載唐虞之美無得而稱焉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詩

曰文王小心翼翼竊觀古人聖哲未有不以君唱于上臣和于下致乎人和年豐成乎無爲而理者也主上躬純孝之聖樹非常之功內則拳拳然事親如有闕外則悻悻然求賢如不及伊百姓不知帝力庶官但恭已而已寇孽未平咎徵之至數也倉廩未實物理之固然也今大軍虎步列國鶴立山東之諸將雲合淇上之捷書日至二三子議論引正詞

氣高雅則遺褻盪滌之後聖朝砥礪之辰雖遭明主必致之於堯舜降及元輔必要之於稷卨驅蒼生於仁壽之域反淳朴於羲皇之上自古哲主立極大臣爲體眇然坦途利往何順子有說否庶復見子之志豈徒瑣瑣射策趨競一第哉頃之問孝廉取備尋常之對多忽經濟之體考諸詞學自有文章在束以徵事曷成凡例焉今愚之粗徵貴切時務而

已夫時患錢輕以至於量資幣權子母代復
改鑄或行乎前榆莢後契乃當此之際百姓
蒙利厚薄何人所制輕重又穀者所以阜俗
康時聚人守位者也下至十室之邑必有千
鍾之藏苟凶穰以之貴賤失度雖封丞相而
猶困侯大農而謂何是以繼絕表微無或區
分踰越蒙實不敏仁遠乎哉

奉謝口勅放三司推問狀

年譜云至德二載夏

公至鳳翔上謁肅宗拜左拾遺會房
瑄以陳濤戰敗罷相公與瑄為布衣
交上疏救瑄帝怒詔三司推問宰相
張鎬抹之帝解就令鎬宣口勅宜放
推問故
有謝狀

右臣甫智識淺昧向所論事涉近激訐違忤
聖旨既下有司具已舉劾甘從自棄就戮為
幸今日已時中書侍郎平章事張鎬奉宣口
勅宜放推問知臣愚戇舍臣萬死曲成恩造
再賜骸骨臣甫誠頑誠蔽死罪死罪臣以陷

身賊庭憤惋成疾實從間道獲謁龍顏猾逆
未除愁痛難過猥廁衮職願少裨補竊見房
瑄以宰相子少自樹立晚爲醇儒有大臣體
時論許瑄必位至公輔康濟元元陛下果委
以樞密衆望甚允觀瑄之深念主憂義形於
色況畫一保大素所蓄積者已而瑄性失於
簡酷嗜鼓琴黃庭蘭今之琴工遊瑄門下有
日貧病之老依倚爲非瑄之愛惜人情一至

於玷汚臣不自度量歎其功名未垂而志氣
挫衄覬望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何
思慮始竟闕於再三陛下貸以仁慈憐其懇
到不書狂狷之過復解網羅之急是古之深
容直臣勸勉來者之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豈小臣獨蒙全軀就列待罪而已無任先懼
後喜之至謹詣閣門進狀奉謝以聞謹進
至德二載六月一日宣義郎行在左拾遺

臣杜甫狀奏

為遺補薦岑參狀

宣義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賜緋魚袋
岑參右臣等竊見岑參識度清遠議論雅正
佳名早上時輩所仰今諫諍之路大開獻替
之官未備恭惟近侍實藉茂材臣等謹詣閣
門奉狀陳薦以聞伏聽進止

至德二載六月十二日左拾遺內供奉臣

裴薦等狀

右拾遺內供奉臣孟昌浩

右拾遺內供奉臣魏齊聃

左拾遺內供奉臣杜甫

左補闕臣韋少游

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

年譜云乾元元年夏公出為華州司
功七月有為華州郭使君作進滅殘
寇形勢圖狀

右臣竊以逆賊束身檻中奔走無路尚假餘息蟻聚苟活之日久陛下猶覲其匍匐相率降款盡至廣務寬大之本用明惡殺之德故大軍雲合蔚然未進上以稽王師有征無戰之義下以成古先聖哲之用心茲事玄遠非愚臣所測臣聞易載隨時不俟終日先王之用刑也抑亦小者肆諸市朝大者陳諸原野今殘孽雖窮蹙日甚自救不暇尚慮其逆帥

望秋高馬肥之便蓄突圍拒轍之謀大軍不可空勤轉輸之粟諸將宜窮犄角之進頃者河北初收數州思明降表繼至實爲平盧兵馬在賊左脅賊動靜之利制不由已則降附可知今大軍盡離河北逆黨意必寬縱若萬一軼略河縣草竊秋成臣伏請平盧兵馬及許叔冀等軍鄆州西北渡河先衝收魏或近軍志避實擊虛之義也伏惟陛下圖之遣李

銑殷仲卿孫青漢等軍邏迤渡河佐之收其
貝博賊之精銳撮在相魏衛之州賊用仰魏
而給賊若抽其銳卒渡河救魏博臣則請朔
方伊西北庭等軍渡沁水收相衛賊若迴戈
距我兩軍臣又請郭口祁縣等軍驀嵐馳屯
據林慮縣界候其形勢漸進又遣李廣琛魯
炁等軍進渡河收黎陽臨河等縣相與出入
掎角逐便撲滅則慶緒之首可翹足待之而

已是亦恭行天罰豈在王師必無戰哉愚臣
聞見淺狹承乏待罪未精慎固之守輕議擒
縱之術抑臣之夢寐貴有裨補謹進前件圖
如狀伏聽進止乾元元年七月日某官臣狀
進

為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

年譜

云廣德元年公在閬州按集中有王閬州筵及陪王使君晦日泛江諸詩

臣某言伏自陛下山東收燕薊泊海隅萬里

百姓感動喜王業再造瘡痍蘇息陛下明聖社稷之靈以至於此然河南河北貢賦未入江淮轉輸異於曩時唯獨劔南自用兵以來稅歛則殷部領不絕瓊林諸庫仰給最多是蜀之土地膏腴物產繁富足以供王命也近者賊臣惡子頻有亂常巴蜀之人橫被煩費猶自勸勉充備百役不敢怨嗟吐蕃今下松維等州成都已不安矣楊琳師再脅普合穎

穎兩川不得相救百姓騷動未知所裁況臣本州山南所管初置節度庶事草創豈暇力及東西兩川矣伏願陛下聽政之餘料巴蜀之理亂審救援之得失定兩川之異同問分管之可否度長計大速以親賢出鎮哀罷人以安反仄犬戎侵軼羣盜窺伺庶可遏矣而三蜀大府也徵取萬計陛下忍坐見其狼狽哉不即爲之臣竊恐蠻夷得恣屠割耳實爲

陸下有所痛惜必以親王委之節鉞此古之維城盤石之義明矣陛下何疑哉在選擇親賢加以醇厚明哲之老爲之師傅則萬無覆敗之跡又何疑焉其次付重臣舊德智略經久舉事允愜不隕穫於蒼黃整頓理體竭露臣節必見方面小康也今梁州旣置節度與成都足以久遠相應矣東川更分管數州於內幕府取給破弊滋甚若兵馬悉付西川梁

州益坦爲聲援是重斂之下免出多門西南之人有活望矣必以戰伐未息勢資多軍應須遣朝廷任使舊人授之使節留後之寄綿歷歲時非所以塞衆望也臣於所守封界連接梓州正可爲成都東鄙其中別作法度亦不足成要害哉徒擾人矣伏惟明主裁之勅天下徵收赦文減省軍用外諸色雜賦名目伏願損之又損之劔南諸州亦困而復振矣

將相之任內外交遷西川分壺以仗賢俊愚
臣特望以親王摠戎者意在根固流長國家
萬代之利也敢輕易而言次請慎擇重臣亦
願任使舊人鎮撫不缺之際臨危制變之明
者觀其樹勲庸於當時扶泥塗於已墜借如
犬戎傲擾臣素知之臣之兄承訓自沒蕃以
來長望生還僞親信於贊普探其深意意者
報復摩彌青海之役決矣同謀誓衆於前後

沒落之徒曲成翻動陰合應接積有歲時
漢使回蕃使至帛書隱語累嘗懇論臣皆
進上聞屢達臣兄承訓憂國家緣邊之急願
亦勤矣況臣本隨兄在蜀向二十年兄既辱
身蠻夷相見無日臣比未忍離蜀者望兄消
息時通所以戮力邊隅累踐班秩補拙之分
淺待罪之日深蜀之安危敢竭聞見臣子之
義貴有所盡於君親愚臣迂闊之說萬一少

禪聖慮遠人之福也愚臣之幸也昨竊聞諸
道路出吐蕃已來草竊岐隴逼近咸陽似是
之間憂憤墮迫益增尸祿寄重之懼寤寐報
效之懇謹冒死具巴蜀成敗形勢奉表以聞

為夔府栢都督謝上表

年譜云大曆元年公至夔

州時栢中丞為夔州都督公嘗為作
謝上表按集中有陪栢中丞觀宴將

士等
詩

臣某言伏奉月日制授臣某官祇拜休命內

顧殞越策駑馬之力冒累踐之寵自數勲力
萬無一稱再三怵惕流汗至踵謹以某月日
到任上訖臣某誠戰誠懼頓首頓首死罪死
罪伏以陛下君父任使之久掩臣子不逮之
過就其小效復分深憂察臣劔南區區恐失
臣節如彼加臣頻煩階級鎮守要衝如此勉
勵疲鈍伏揚陛下之聖德愛惜陛下之百姓
先之以簡易間之以樂業均之以賦歛終之

以敦勸然後畢禁將士之暴弘治主客之宜
示以刑典難犯之科寬以困窮計無所出哀
今之人庶古之道內救惇獨外攘師寇上報
君父曲盡庸拙之分下循臣子勤補失墜之
目灰粉骸骨以備守官伏惟恩慈胡忍容易
愚臣之願也明主之望也限以所領未遑謁
對無任兢灼之極謹遣某官奉表陳謝以聞
臣誠喜誠懼死罪死罪

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閣畫太
一天尊圖文

石鼈老放神乎始青之天遊目乎浩劫之家
泠泠然馭乎風熙熙然登乎臺進而俯乎寒
林退而極乎延閣見龍虎日月之君亘于踈
梁塞于高壁骨者鬣者哲者黜者視遇之間
若寇嚴敵者已伊四司五帝天之徒青節崇
然綠輿駢然仙宮洎鬼官無央數衆陽者近

陰者遠俱浮空不定目所向如一蓋知北闕
帝君之尊端拱侍衛之內於天上最貴矣已
而左玄之屬吏三洞弟子某進曰經始績事
前柱下史河東柳涉職是樹善損于而家憂
于而國剥私室之匱渴蒸人之安志所至也
請梗槩帝君救護之慈朝拜之功曰若人存
思我主籙生之根死之門我則制伏妖之興
毒之騰凡今之人反側未濟柳氏柱史也立

乎老君之後獲隱嘿乎忍塗炭乎先生與道
而遊與學而遊可上以昭太一之威神于下
下以昭柱史之告訴于上玉京之用事也率
土之發祥也惡乎寤而庸詎仰而先生藐然
若往頽然而止曰噫夫鳥亂於雲魚亂於山
是鼻戈鈎罟削格之智生是機變邀退攫拾
之智極故自黃帝已下干戈崢嶸流血不乾
骨蔽平原乖氣橫放淳風不返雖書載蠻夷

率服詩稱徐方大來許其慕中夏與夫容成
中央氏尊盧氏輩結繩而已百姓至死不相
往來茲茂德困矣矧賢主趣之而不及庸主
聞之而不曉浩穰崩蹙數千古哉至使世之
仁者蒿目而憂世之患有是夫今聖主誅干
紀康大業物尚疵癘戰爭未息必揆當世之
變日慎一日衆之所惡與之惡衆之所善與
之善勅有司寬政去禁問疾薄斂修其共田

險其走集以此馭賊臣惡子自然百祥攻百
異有漸天下洶洶何其撓哉已登乎種種之
民舍夫噶噶之意是巍巍乎北闕帝君者肯
不乘道腴卷黑簿詔北斗削死南斗注生與
夫圓首方足施及乎蠢蠕之蟲肖翹之物盡
驅之更始何病予不得如昔在太宗之時哉
石鼈老畢辭三洞弟子某又某靜如得動如
失久而却走不敢貳問

祭遠祖當陽君文

年譜云開元二十

遠祖于洛之首陽按晉鎮南將軍當陽侯杜預字元凱乃公之十三世祖也

維開元二十九年歲次辛巳月日十三葉孫
甫謹以寒食之奠敢昭告于先祖晉駙馬都
尉鎮南大將軍當陽成侯之靈初陶唐出自
伊祁聖人之後世食舊德降及武庫應乎虬
精恭聞淵深罕得窺測勇功是立智名克彰

繕甲江陵稜清東吳建侯于荆邦于南土河
水活活造舟為梁洪濤奔汜未始騰毒春秋
主解豪隸躬親嗚呼筆跡流宕何人蒼蒼孤
墳獨出高頂靜思骨肉悲憤心曾峻極于天
神有所降不毛之地儉乃孔昭取象邢山全
模祭仲多藏之誠焯序前文小子築室首陽
之下不敢忘本不敢違仁庶刻豐石樹此大
道論次昭穆載揚顯號于以采繁于彼中園

誰其尸之有齊列孫嗚呼敢告茲辰以永薄
祭尚饗

祭外祖祖母文

維年月日外孫滎陽鄭宏之京兆杜甫謹以
寒食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外王父母之靈嗚
呼外氏當房祭祀無主伯道何罪元陽誰撫
緬惟夙昔追思艱窶當太后秉柄內宗如縷
紀國則夫人之門舒國則府君之外父聿以

生居貴戚釁結狂豎雌伏單栖雄鳴折羽憂
心惻惻獨行踽踽悲夫景分飛忽間於鳳皇
咄彼讒人有詞異於鸚鵡初我父王之遘禍
我母妃之下室深狴殊塗酷吏同律夫人於
布裙扉屨提餉潛出昊天不傭退藏于密久
成凋瘵溘至終畢蓋乃事存于義陽之誅名
播于燕公之筆嗚呼哀哉宏之等從母昆弟
兩家因依弱歲俱苦慈顏永違豈無世親不

如所愛豈無舅氏不知所歸誓以偏往測戀
光輝漸漬相勗居諸造微幸遇聖主願發清
機以顯內外何當奮飛洛城之北邙山之曲
列樹風煙寒泉珠玉千秋古道王孫去兮不
歸三月清天春草萋兮增綠頃物將牽累事
未欲遂使淚流頓盡血下相續者矣捧奠遲
迴炯心依屬庶多載之灑掃循茲辰之軌躅

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年譜云廣德九年公在閬

州有祭故相國房公文按唐史房琯
字次律玄宗幸蜀拜為相肅宗即位
靈武瑄請自將平賊戰于陳濤斜敗
績遂罷相守邠州繼歷晉漢二州刺
史廣德元年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
贈太尉又按公集中有承聞房公靈
視自閬州啓殯歸葬東都詩鶴云按
舊史房公以廣德元年八月四日卒
于閬州僧舍而權瘞于彼時公在閬
州春祭文明年春晚有別房公墓詩
又明年為永泰元年房公啓殯時公
在雲安故有承聞房公歸葬東都之
作

維唐廣德元年歲次癸卯九月辛丑朔二十

二日壬戌京兆杜甫敬以醴酒茶藕尊鯽之
奠奉祭故相國清河房公之靈曰嗚呼純朴
既散聖人又歿苟非大賢孰奉天秩唐始受
命羣公間出君臣和同德教充溢魏杜行之
夫何畫一屢屢繼之不墜故實百餘年間見
有輔弼及公入相紀綱已失將帥干紀煙塵
犯闕王風寢頓神器圯裂關輔蕭條乘輿播
越太子即位揖讓蒼卒小臣用權尊貴倏忽

公實匡救忘餐奮發累抗直詞空聞泣血時
遭稜沴國有征伐車駕還京朝廷就列盜本
乘弊誅終不滅高義沉埋赤心蕩折貶官厭
路讒口到骨致君之誠在困彌切天道闊遠
元精茫昧偶生賢達不必濟會明明我公可
去時代賈誼慟哭雖多顛沛仲尼旅人自有
遺愛二聖崩日長號荒外後事所委不在卧
內因循寢疾憔悴無悔死矢泉塗激揚風槩

天柱旣折安仰翊戴地維則絕安放夾載豈
無羣彥我心怵怵不見君子逝水滔滔泄涕
寒谷吞聲賊壕有車爰送有紼爰操撫墳日
落脫劔秋高我公戒子無作爾勞歛以素帛
付諸蓬蒿身瘞萬里家無一毫數子哀過他
人鬱陶水漿不入日月其慆州府救喪一二
而已自古所嘆罕聞知已曩者書札望公再
起今來禮數爲態至此先帝松栢故鄉粉粹

靈之忠孝氣則依倚拾遺補闕視君所履公
初罷印人實切齒甫也備位此官蓋薄劣耳
見時危急敢愛生死君何不聞刑欲加矣伏
奏無成終身愧恥乾坤慘慘豺虎紛紛蒼生
破碎諸將功勲城邑自守鼙鼓相聞山東雖
定灞上多軍憂恨展轉傷痛氤氲玄豈正色
白亦不分培塿滿地崑崙無羣致祭者酒陳
情者文何當旅櫬得出江雲嗚呼哀哉尚饗

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

年譜云天

寶九年公在河南誌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按縣君公之姑也又按公范

陽太君墓誌云縣君適河東裴榮期榮期嘗為濟王府錄事

甫以世之錄行跡示將來者多矣大抵家人
賄賂詞客阿諛真偽百端波瀾一揆夫載筆
光芒於金石作程通達於神明立德不孤揚
名歸實可以發皇后則標格女史竊見於萬
年縣君得之矣其先系統於伊祁分姓於唐

杜吾祖也我知之遠自周室迄于聖代傳之
以仁義禮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春秋傳
云穆叔謂之世祿其在茲乎曾祖某隋河內
郡司功獲嘉縣令王父某皇監察御史洛州
鞏縣令前朝咸以士林取貴宰邑成名考某
修文館學士尚書膳部員外郎天下之人謂
之才子兄升國史有傳縉紳之士誄為孝童
故美玉多出於崑山明珠必傳於滄海蓋縣

君受中和之氣成肅雍之德其來尚矣作配
君子寔惟好仇河東裴君諱榮期見任濟王
府錄事參軍入在清通同行領袖素髮相敬
朱紱有光縣君旣早習于家風以陰教爲已
任執婦道而純一與禮法而始終可得聞也
昔舅歿姑老承順顏色侍歷年之寢疾力不
暇於須臾苟便於人皆在於手淚積而形骸
奪氣憂深而巾櫛生塵尊卑之道然固出自

於天性孝養衰送名流稱仰允所謂能循法
度則可以承先祖供給祭祀矣維其矜莊門
戶節制差服功成則運有若四時物或猶乖
匪踰終日黼畫組就之事割烹煎和之宜規
矩數及於親姻脫落頗盈於歲序若其先人
後已上下敦時懸壑知歸揖讓惟久在嫂叔
則有謝氏光小郎之才於娣姒則有鍾琰洽
介婦之德周給不礙於親踈泛愛無擇於良

賤至如星霜伏臘軒騎歸寧慈母每謂於飛
來幼童方生乎感悅加以詩書潤業導誘爲
心過悔吝於未萌驗是非於往事內則致諸
子於無過之地外則使他人見賢而思齊爰
自十載已還默契一乘之理絕葷血於禪味
混出處於度門喻筏之文字不遺開卷而音
義皆達母儀用事家相遵行矣至於膳食滑
甘之美鞞結縫線之難展轉忽微欲參謀而

縣解指麾補合猶取則於垂成其積行累功
不爲薰修所住著有如此者靈山鎮地長吐
煙雲德水連天自浮星象則其看心定惠豈
遙於揚者哉越天寶元年某月八日終堂于
東京仁風里春秋若干示諸生滅相越六月
二十九日遷殯于河南縣平樂鄉之原禮也
嗚呼哀哉琴瑟罷聲蘋蘩晦色骨肉號兮天
地感中外痛兮鬼神測有子長曰朝列次朝

英北海郡壽光尉次朝牧女長適獨孤氏次
閻氏皆稟自胎教成於妙年厥初寢疾也惟
長女在列英牧或以遊以宦莫獲同曾氏之
元申號而不哭傷斷鄰里悠哉少女未始聞
哀又足酸鼻嗚呼縣君有語曰可以褐衣歛
吾起塔而葬裴公自以從大夫之後成縣君
之榮愛禮寔深遺意蓋闕但褐衣在歛而幽
隧爰封其所廡飾咸遵儉素眷茲邑號未降

天書各有司存成之不日嗚呼哀哉有兄子
曰甫制服於斯紀德於斯刻石於斯或曰豈
孝童之猶子歟奚孝義之勤若此甫泣而對
曰非敢當是也亦爲報也甫昔卧病於我諸
姑姑之子又病閻女巫至曰處楹之東南隅
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我是用存而姑
之子卒後乃知之於是使甫嘗有說於人客
將出涕感者久之相與定謚曰義君子以爲

魯義姑者遇暴客於郊抱其所攜棄其所抱以割私愛縣君有焉是以舉茲一隅昭彼百行銘而不韻蓋情至無文其詞曰 嗚呼有唐義姑京兆杜氏之墓

唐故范陽太君盧氏墓誌

年譜云天寶三載五

月五日公之祖母范陽太君盧氏卒於陳留之私第按公之祖審言前娶薛氏再娶盧氏以八月旬有一日歸葬河南鄆師公作墓誌

五代祖柔隋吏部尚書容城侯大父元懿是

渭南尉父元哲是廬州慎縣丞維天寶三載五月五日故修文館學士著作郎京兆杜府君諱某之繼室范陽縣大君盧氏卒於陳留郡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九嗚呼以其載八月旬有一日發引歸葬于河南之偃師以是月三十日庚申將入著作之大塋在縣首陽之東原我太君用甲之穴禮也墳南去大道百二十步奇三尺北去首陽山二里凡塗車芻

靈設爇置銘之名物加庶人一等蓋遵儉素之遺意塋內西北去府君墓二十四步則壬甲可知矣遣奠之祭畢一二年相進曰斯至止將欲啓府君之墓門安靈櫬於其右豈庶飾未具時不練歟前夫人薛氏之合葬也初太君令之諸子受之流俗難之太君易之今茲順壬取甲又遺意焉嗚呼孝哉孤子登號如嬰兒視無人色且左右僕妾洎廝役之賤

皆蓬首灰心嗚呼流涕寧或一哀所感片善不忘而已哉實惟太君積德以常臨下以恕如地之厚縱天之和運陰教之名數秉女儀之標格嗚呼得非太公之後必齊之姜乎薛氏所生子適曰某故朝儀大夫兗州司馬次曰升幼卒報復父讎國史有傳次曰專歷開封尉先是不祿息女長適鉅鹿魏上瑜蜀縣丞次適河東裴榮期濟王府錄事次適范陽

盧正均平陽郡司倉參軍嗚呼三家之女又
皆前卒而其等夙遭內艱有長自太君之首
者至於婚姻之禮則盡是太君主之慈恩穆
如人或不知者咸以爲盧氏之腹生也然則
其等亦不無平津孝謹之名於當世矣登卽
太君所生前任武康尉二女曰適京兆王佑
任碭石尉曰適會稽賀撫卒常熟主簿其往
也旣哭成位有若冢婦同郡盧氏介婦滎陽

鄭氏鉅鹿魏氏京兆王氏女通諸孫子三十
人內宗外宗寢以踈闊者或玄纁玉帛自他
日互有所至若以爲杜氏之葬近於禮而可
觀而家人亦不敢以時繼年式志之金石銘
曰
太君之子儀所尊貴因長子澤就私門毫邑
之都終天之地享年不永歿而猶視

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

年譜

云天寶四載公在齊州作開元皇帝皇甫淑妃墓碑碑云淑妃生鄂王瑤臨晉公主公主下嫁滎陽鄭潛曜妃薨後歲陽載紀潛曜下教邑司爰度碑版公以宿昔忝鄭莊之賓客遊竇主之園林遂承斯文之託焉按爾雅自甲至癸為歲之陽妃以開元二十三年薨至天寶四載為歲陽載紀也又按鄭有園亭在河南新安縣公集中有鄭駙馬宴洞中及重題東亭詩又有鄭駙馬池臺遇鄭廣文同飲詩

后妃之制古矣而軒轅氏帝嚳氏次妃之跡最有可稱存乎舊史然則其義隱其文畧周

禮王者內職大備而陰教宣詩人關雎風化之始樂得淑女蓋所以教本古訓發皇婦道居具燕寢之義動有環珮之節進賢才以輔佐君子不淫色以取媚閨房雖彤管之地功過必紀而金屋之寵流宕一揆稽女史之華實嗣嬪則之清高亦時有其人偉夫精選淑妃諱某姓皇甫氏其先安定人也惟高封商於赫有光伊玄祖樹德于今不忘必宋之子

莫之與比伊清風繼代惠此餘美夫其係緒
蕃衍紱冕所興列爲公侯古有皇甫充石則
其宗可知也夫其體元消息經術之美刊正
帝圖中有玄晏先生則其家可知矣嗟乎我
有奕葉承權輿矣我有徽猷展肅雍矣積羣
玉之氣自對白虹之天生五色之毛不離丹
鳳之穴曾祖烜皇朝宋州刺史祖粹皇朝越
州刺史都督諸軍事父日休皇朝左監門衛

副率妃則副率府君之元女也粵在襁褓體
如冰雪氣象受於天和詩禮傳乎胎教故列
我開元神武之嬪御者豈易其容止法度哉
今上昔在春宮之日詔誥良家女擇視可否
充備淑哲太妃以內秉純一外資沈靜明珠
在蚌水月鮮白美玉處石雲崖津潤結襦而
金印相輝同輦而翠旗交影由是恩加婉順
品列德儀雖掖庭三千爵秩十四掩六宮以

取俊超羣女以見賢豈渥澤之不流曾是不
敢以露才揚已卑以自牧而已夫如是言足
以厚人倫化風俗彌縫坤載之失夾輔元亨
之求嗚呼彼蒼也常與善何有初也不久好
柰何況妃亦旣邁疾怙如慮往上以之服事
最舊佳人難得送藥必經於御手見寢始迴
於天步月氏使者空說返魂之香漢帝夫人
終痛歸來之像以開元二十三年歲次乙亥

十月癸未朔薨于東京某宮院春秋四十有
二嗚呼哀哉望景向夕澄華微陰風驚碧樹
霧重青岑天子悼履綦之無絕惜脂粉之凝
冷下麟鳳之銀床到梧桐之金井嗚呼哀哉
厥初權殯于崇政里之公宅後詔以某月二
十七日巳酉卜葬于河南縣龍門之西北原
禮也制曰故德儀皇甫氏贊道中壺肅事後
庭孰云疾疢奄見凋落永言懿範用愴于懷

宜登四妃之列式旌六行之美可冊贈淑妃
喪須並官供河南尹李適之充使監護非夫
清門華胄積行累功序于王者之有始有卒
介于嬪御之不僭不濫是何存榮歿哀視有
遇之多也有子曰鄂王諱瑤兼太子太保使
持節幽州大都督事有故在疚而卒豈無樂
國今也則亡匪降自天云何吁矣有女曰臨
晉公主出降代國長公主子滎陽潛曜官曰

光祿卿爵曰駙馬都尉昔王儉以公主恩尚
帝女爲榮何晏兼關內侯是亦晉朝歸美公
主禮承於訓孝自於心霜露之感形于顏色
享祀之數缺於酒埽嘗戚然謂左右曰自我
之西歲陽載紀彼都之外道理遐絕聖慈有
蓬萊之深異縣有松檟之阻思欲輕舉安得
黃鵠未議巡豫徒瞻白雲望關塞之風煙尋
常涕泗懷伊川之陵谷恐懼遷移於是下教

邑司爰度碑版甫忝鄭莊之賓客遊竇主之
園林以白頭之嵇阮豈獨步於崔蔡而野老
何知斯文見託公子泛愛壯心未已不論官
闕游夏入文學之科兼叙哀傷顏謝有后妃
之誄銘曰

積氣之清積陰之靈漢曲迴月高堂麗星驚
濤洶洶過雨冥冥洗滌蒼翠誕生娉婷 婉
彼柔惠迥然開爽綢繆之故昔在明兩恩渥

未渝康哉大往展如之媛孰與爭長 珩珮
是加翬褕克備先德後已累功居位壺儀孔
修宮教咸遂王子獎飾禮示尊異 小苑春
深離宮夜逼花間度月同輦未歸池畔臨風
焚香不息嗚呼變化惠好終極 馮相視稜
太史書氛藏舟晦色逝水寒文翠幄成彩金
爐罷燠燕趙一馬瀟湘片雲 恍惚餘跡蒼
茫具美王子國除匪他之耻公主愁思永懷

于彼日居月諸丘壠荆杞 巖巖禹鑿瀾瀾

伊川列樹拱矣豐碑缺然爰謀述作歛就雕

鑄金石照地蛟龍下天 少室東立繚垣西

走佛寺在前宮橋在後維山有麓與碑不朽

維水有源與詞永久 東坡餘論云董君新序稱子美為皇甫淑妃碑

在開元三十二年最少作也予按此碑乃淑

馬鄭潛曜託子美作而非開元二十三年淑

妃葬時作也碑云甫忝鄭莊之賓客遊竇主

之園林以白頭之嵇阮豈獨步於崔蔡野老

何知斯文見託其叙稱白頭野老安得謂之

少作又銘云日居月諸丘壠荆杞列樹拱矣

豐碑缺然則立碑蓋在葬後也董君不攷立碑之年但據葬年而云故誤耳

杜工部文集卷之二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附錄

唐杜工部墓誌銘

元稹微之撰

敘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
總萃焉始堯舜之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
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
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
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
比擬秦漢已還採詩之官旣廢天下俗謠民

樵集附錄
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
漢武賦栢梁詩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
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
之音亦雜而詞意闊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
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
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徃徃橫槊賦詩
故其適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
古晉世風槩稍存齊宋之間教失根本士子

以簡慢矯飾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
蕩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
意義格力固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艷刻
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
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
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
而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好古者遺近務華
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

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古旁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圖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竒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

去拘束摸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有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况壺奧乎予嘗欲條析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爲之準特病嬾未就爾適遇子美之孫嗣業啓子美柩之襄祔事於偃師途次于荆楚雅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爲文拜余爲誌辭不能絕余

因係其官闕而銘其卒葬云係曰晉當陽成
侯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令於鞏依藝生
審言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
閑生甫閑為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
大禮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右衛
率府胄曹屬京兆亂步謁行在拜左拾遺
先生云河西尉
再轉左拾遺歲餘以直言失官出為華州
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劔南節度使嚴武狀為

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旋又棄去扁舟下荆
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享年五十有九夫
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
而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歿命其子嗣業
嗣業以家貧無以給喪收拾乞匄焦勞晝夜
去子美歿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
足為難矣銘曰維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
之佳晨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山前嗚呼

千歲而下曰此先生之古墳

唐文藝傳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勅撰

杜審言字必簡襄州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遠裔擢進士授隰城尉恃才高以傲世見疾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出謂人曰味道必

死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類此累遷洛陽丞坐事貶吉州司戶叅軍司馬周季重司戶郭若訥構其罪繫獄將殺之季重等酒酣審言子升年十三褻刀刺季重於坐左右殺升季重將死曰審言有孝子吾不知若訥故誤我審言免官還東都蘇頲傷升孝烈誌其墓劉允濟祭

以文後武后召審言將用之問曰卿喜否審言蹈舞謝后令賦歡喜詩歎重其文授著作佐郎遷膳部員外郎神龍初坐交通張易之流峯州入爲國子監主簿修文館直學士卒大學士李矯等奏請加贈詔贈著作郎初審言病甚宋之問武平一等省候何如答曰甚爲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云少與李矯

崔融蘇味道爲文章四友世號崔李蘇杜融之亡審言爲服總云從祖兄易簡九歲能屬文長博學爲岑文本所器擢進士補渭南尉咸亨初歷殿中侍御史嘗道遇吏部尚書李敬玄不避敬玄恨召爲考工員外郎屈之而侍郎裴行儉與敬玄不平故易簡上書言敬玄罪敬玄曰襄陽兒輕薄乃爾因奏易簡險躁高宗怒貶開州司馬審言生子閑閑生甫

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
奇其材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
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
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
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數
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
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
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

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
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
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
給揚雄枚臯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
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
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
載亡走鳳翔上謁拜左拾遺與房琯爲布衣
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甫

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鎰曰甫若抵罪絕言者乃解甫謝且謝且稱瑄宰相子少自樹立爲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瑄才堪公輔陛下果委而相之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然性失於簡酷嗜鼓琴廷蘭託瑄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爲非瑄愛惜人情一至玷汙臣歎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衄覲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訐

激違忤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賜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錄時所在寇奪甫家寓廩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爲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劔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劔南東西川往依焉武再帥劔南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

世舊待甫甚善親詣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為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唐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

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九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當寇亂挺節無所汙為歌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

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

詩競相沿襲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馱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 附錄終